

北齊書
全一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北齊書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許嘉璐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北齊書/許嘉璐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2-2

I.北… II.許… III.①中國-古代史-北齊(550~577)-紀傳體②北齊書-譯文
IV.K239.24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10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北齊書

(全一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許嘉璐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34.5　字數 874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2-2/K・85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北齊書》1 册　112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褘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城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峥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衡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說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帮”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畮”、“畂”、“畒”、“畝”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說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藺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臟(《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晳"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別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况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莉)　襌(襢)
辯(譽諮謵)　蓋(葢)　虧(虧虧)　善(譱)
飆(飆飆)　剛(罡)　料(析)　觴(觴)
餅(餅)　詬(詢)　躪(躝)　舐(舐)
豺(犲)　穀(穀)　欞(櫺)　疏(疎疏)
躔(躚)　罐(罐)　騮(駵駵)　搜(挍)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嬴)　鎖(鑠)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威)　柝(榜櫜檬)
欻(欻)　悸(瘁)　秣(餘)　蜿(蜿)
垂(烝垩)　奸(奸)　粦(粦)　腕(擘)
齞(蹦)　殲(殲)　腦(臘)　尪(尩尫)
瓷(甕)　鸛(鸛)　旆(旆)　誤(悞)
蹙(蹴)　剿(剿)　篷(箠)　鳥(鳥)
啖(嚪)　秸(稭)　脾(䏶)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淑(潄)
登(登)　贐(賮賮)　撇(擎)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鞠)　鍥(契)　腰(署)
斗(斗)　絶(蠿)　縈(縈)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暈)
扼(扼)　框(闔)　麯(麴)　彝(彞)
愕(愕)　髡(髡)　紝(絍)　癰(癱)
鋒(鏠鋒)　攬(擥擥)　穤(穤)　禹(禽)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龥)	燥(𤎖)	煮(䰞)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𧜭)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閲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凉”、“况”、“峯”、“兖”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笫”(《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北齊書》全譯出版説明

北魏永熙三年(535),高歡立魏清河王世子元善見爲帝,改元天平(534),史稱東魏(與元修的西魏對稱)。東魏武定八年(550),高歡之子高洋推翻東魏,建立了齊,史稱北齊。幼主承光元年(570),北齊亡於北周。《北齊書》主要記載了從東魏孝静帝天平元年至北齊幼主高恒承光元年間四十四年的歷史。全書五十卷,包括紀八卷,列傳四十二卷。

據《舊唐書》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傳》,唐初,令狐德棻上表請修史:"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没。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下詔編魏、周、齊、隋、梁、陳六代史書,其中齊史由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秘書丞魏徵等負責。但當時政權初建,政局未穩,後來又有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和秦王李世民之間的政治鬬争,所以編史雖歷數年,並未完成。貞觀三年,唐太宗專設機構編纂梁、陳、齊、周、隋五朝史,命李百藥負責北齊史。他在其父李德林《齊書》的基礎上,兼採隋代王劭《齊志》和其他史作,擴充改寫,貞觀十年(636)編成全書。《北齊書》的修纂,經歷了兩代人、三個王朝、約六十多年時間,這一點跟隋末唐初姚察、姚思廉父子編纂《梁書》、《陳書》的經過頗爲相似。

《北齊書》衹有紀傳,没有志和表。唐初編纂梁、陳、北齊、北周、隋各代史書時,也是衹有紀、傳,至貞觀十五年(641),唐太宗又命史臣集中編纂這五個朝代的史志,參與編纂的大臣有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等,開始由令狐德棻監修,唐高宗永徽三年(652),改由長孫无忌監修,至高宗顯慶元年(656)成書。全書共十篇史志,記述了梁、陳、北齊、北周、隋五個朝代的典章制度,"五代史志"編入了《隋書》,所以閲讀《北齊書》,要瞭解東魏北齊時代的制度史,應參考《隋書》中的十篇史志。

唐代中葉以後,《北齊書》逐漸殘缺,到北宋初,李百藥的原文僅存十八卷,其餘各卷是由唐以後人增補。李延壽《北史》撰成於唐高宗顯慶四年(659),上距《北齊書》成書僅二十三年;其時《北齊書》還比較完整,《北史》的北齊史部份多採自《北齊書》。後來,《北齊書》散佚,後人又據《北史》以補《北齊書》。另外,《北齊書》有部份内容抄入《高氏小史》、《通志》等書,重刊《北齊書》時,又把抄録的内容重新增補到《北齊書》中。宋嘉祐年間(1056—1063)校刊此書,在部份增補的卷末附有校語,説明缺補的情況。《北齊書》雖然在宋代增補爲完書,但已經不是李百藥的原作了。清代錢大昕考訂,今本《北齊書》衹有卷四、十三、十六至二十五、四十一至四十五、五十,共十八卷是原文。關於散佚的原因,清代史論家王鳴盛説:"自李延壽作《北史》,人共信之,廢各史不觀,《北齊書》遂致殘缺。"認爲是看的人少了,

流傳較少,也就逐漸散佚了。從唐至宋,《北齊書》已大部份亡佚。隨着雕版印刷技術的發達和造紙術的進步,包括《北齊書》在内的許多史書纔得以傳印。

《北齊書》最早的刻本,據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記載,大致在北宋政和年間(1111—1118),但此本早已失傳。南宋時曾與其他六史重刻,當時刷印的版本稱蜀大字本,因與其他六史合印,所以又稱"眉山七史本"。此書的版片存於杭州,明初移至南京國子監,歷宋、元、明三代,各朝都曾隨時修補、抽换一些版片用於刷印,這就是所謂"三朝遞修本"。南宋刻印的版本今亦失傳。明代中葉以後,這套版片越來越模糊不清,補版也越來越多,到清代中葉已經模糊一片,被稱爲"邋遢本"。萬曆十七年(1589)南京國子監祭酒趙用賢重刻新本,據《北史》作了許多補改,所印稱南監本。後來北京國子監刊印二十一史時,據《北史》等書對三朝本作了新的增補,重新刊印,爲區别於南京國子監本,稱爲北監本。清代乾隆四年(1739)在大内武英殿刊印《二十四史》,其中《北齊書》以北監本爲主,兼取南監本,以活字排印,稱武英殿本。明末毛氏汲古閣《十七史》本、以汲古閣本爲底本的清同治十三年(1847)金陵書局本和193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本,都直接間接來自於三朝本。百衲本是據涵芬樓藏三朝本和宋蜀大字本影印,並據殿本做了大量修補。中華書局點校本是現在最常見的版本,它是以百衲本爲主,以三朝本、南監本及武英殿本做了充分的互校,又以《北史》、《太平御覽》、《册府元龜》、《通志》、《資治通鑒》及《通鑒考異》中有關部份作爲參考,更正了不少原書流傳過程中産生的訛誤,厘清了許多難題,是目前最完備的版本。

《北齊書》全譯本是以百衲本原文爲底本翻譯。在編輯過程中我們對譯文以及原文部份異體古字、避諱字等文字的整理,參校了中華書局點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涵芬樓版殿本二十五史。本書的目録是我們重新編排。

《北齊書》全譯主編:許嘉璐。譯者:史建橋、陳鴻彝、朱玫、蘇保榮、武建宇。

北齊書目録

北齊書卷一

帝紀第一

神武(上)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蓨人也。六世祖隱，晋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衆歸魏，爲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謐，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謐生皇考樹，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鄰人以爲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産姊婿鎮獄隊尉景家。

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顴，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爲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爲托。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爲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絶，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内喜。爲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啖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蓨人。六世祖高隱，爲晋朝玄菟太守。高隱生高慶，高慶生高泰，高泰生高湖，三代爲慕容氏做官。到慕容寶敗亡，國家大亂，高湖帶領部衆歸附魏，任右將軍。高湖生了四個兒子，第三個兒子高謐，在魏做官到侍御史，因犯法遷居懷朔鎮。高謐生了高歡的父親高樹，高樹性格曠達坦率，不經營家産。居住在白道南，多次出現紅光紫氣的異象，鄰居感到奇怪，勸他遷居以躲避開。高歡的父親説："怎麽知道這不吉利呢?"依然像往常一樣住下去。等到神武出生而他的母親韓氏去世，被放在同胞姐姐的丈夫鎮獄隊尉景的家裏撫養。

神武既然歷代生活在北方，所以習慣了那裏的風俗，於是和鮮卑人同化。長大後性格沉着穩重有大度，輕視財物而重視和士人交往，受到勇悍任俠的人的推重。他眼睛炯炯有神，長臉高顴骨，牙齒潔白如玉，年輕時就具有傑出人物的外表。家裏貧窮，等到娶了武明皇后，纔開始有了馬，得以在鎮裏擔任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對神武的相貌感到驚奇，對他説："您有安民濟世的才能，終究不會虚度一生。"便將子孫托付給他。等到高歡顯貴時，追贈段長爲司空，提升他的兒子段寧加以任用。神武由隊主轉任函使。曾經乘坐驛站的馬經過建興，雲霧遮蔽天色昏暗，雷聲隨着響了起來，半天纔停下來，好像有神靈響應的樣子。每次奔走在道路上，往來没有疲憊勞頓的神色。又曾經夢見踩着衆多的星星行走，醒來

爲慢己，笞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産以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户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瓮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捫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

後内心歡喜。他任函使六年，每次到洛陽，給令史麻祥辦事。麻祥曾經拿肉給神武吃，神武生性不站着吃東西，就坐着吃麻祥給的肉。麻祥認爲這是不尊重自己，鞭打神武四十下。等到從洛陽回來，高歡拿出全部家産來交結賓客，親友奇怪地問他。他回答説："我到洛陽，皇家的衛隊相繼焚燒了領軍張彝的住宅，朝廷害怕他們騷亂而不敢過問，執掌國政像這個樣子，以後的事就可想而知了。財物難道可以長久地守住嗎?"從此他就有了肅清天下混亂局面的志向。高歡和懷朔省事雲中人司馬子如以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成爲盡力相助的好友，懷朔户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也和他結交。劉貴曾經得到一隻白鷹，和神武以及尉景、蔡儁、司馬子如、賈顯智等在沃野打獵。看到一隻紅色的兔子，白鷹幾次上去捕捉兔子都逃掉了，於是來到了一塊迂迴難行的沼澤地。沼澤地中有茅屋，兔子將要跑到裏面去時，有一隻狗從屋子裏出來噬咬，鷹和兔子都死了。神武很生氣，用響箭射去，把狗射死了。屋裏有兩個人出來，緊緊抓住神武的衣襟不放。這兩個人的母親兩眼瞎了，拖着拐杖呵斥她的兩個兒子説："爲什麼觸犯貴人!"她拿出罎子裏的酒，烹煮羊來招待客人。又自稱善於給人摸相，摸遍了各人都説是貴人，而他們都要由神武來指派調遣。又説："司馬子如歷任官位直到顯貴，賈顯智不能善終。"吃完飯後出來，走了幾里地又返回去，再去拜訪那裏時，却本來就没有人家，纔知道先前遇到的人不是凡人。從此各人對高歡更加敬重。

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决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透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歸尒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爲神

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在上谷反叛，神武就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跟隨他。因討厭杜洛周的所作所爲，高歡暗地裏和尉景、段榮、蔡儁策劃殺掉他，没有成功就逃走了，被杜洛周的騎兵追趕。文襄和魏永熙后都還年幼，武明后騎在牛背上抱着他們。文襄幾次從牛背上掉下來，神武拉開弓打算射死他甩掉包袱離去。武明后呼喚段榮求救，幸虧段榮跳下坐騎抱起文襄纔免丢性命。於是投奔葛榮，又逃到秀容歸附尒朱榮。在這之前，劉貴爲尒朱榮效力，極力誇説神武相貌

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厩，厩有惡馬，榮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嚙，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床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别爲群，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悦，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遥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床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號爲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毁，至文宣時遂爲宫。既而榮以神武爲親信都督。

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内向。榮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

堂堂，到這時纔得以相見，因高歡面容憔悴的緣故，尒朱榮對他没感到有什麽驚奇之處。劉貴就替神武换衣，再要求見面。於是跟着尒朱榮來到了馬厩，馬厩裏有一匹烈馬，尒朱榮命令他爲這匹馬修剪鬃毛。神武没有捆縛烈馬就給它修剪了鬃毛，竟然没被踢咬，過了一會兒他站起身説："對付惡人也像對付這匹馬一樣。"尒朱榮就讓神武坐在床下，屏退身邊的人向他咨詢當前的時局。神武説："聽説您有十二谷的馬，以毛色的不同分别成群，這些馬打算作什麽用呢?"尒朱榮説："説説你的意見。"神武説："現在天子愚昧軟弱，太后淫亂，得寵的奸佞小人擅自發號施令，朝廷的政令不能實行，以明公您的雄健威武，乘機起事，征討鄭儼、徐紇來清除皇帝身邊的壞人，稱霸天下的大業就可像舉起馬鞭一樣順利成功。這就是我賀六渾的意見。"尒朱榮十分高興，交談從中午持續到半夜，纔出來。從此高歡常常參與謀劃軍務。後來跟隨尒朱榮轉移占據了并州，來到揚州同鄉人龐蒼鷹的家，住在一間圓形草屋裏。每次他從外邊回來，主人遠遠聽到他行走的聲音震得地都抖動起來。龐蒼鷹的母親幾次看到圓形草屋裏冒出紅氣明晃晃地直衝到天上。又有龐蒼鷹曾經在夜裏想走進圓形草屋，有穿青衣的人拔出刀來呵斥道："爲什麽衝犯王!"説完人就不見了。他開始感到驚異，偷偷地觀察，衹見一條紅色的蛇盤在床上，就更加驚訝了。於是殺牛分出肉，送給高歡來厚待他。龐蒼鷹的母親請求將神武收爲義子。等到高歡得勢，將這座房屋作爲自己的住處，稱爲南宅。雖然門庭道路開闊寬敞，殿堂高大富麗，但他原來所住的圓形草屋，仍用石灰塗飾，保留下來没拆毁，到文宣時就改爲皇宫。不久尒朱榮任命神武爲親信都督。

這時魏明帝對鄭儼、徐紇懷恨在心，又受靈太后逼迫，没敢制服他們，私下派尒朱榮帶兵向京城進發。尒朱榮任命神武爲前鋒。到了上黨，魏明帝又暗地裏下詔要他們停止進軍。等到魏明帝突然崩逝，尒朱榮就進入了洛陽，於是打算篡奪皇位。神武進諫規勸，擔心他不聽，請求用銅

勳，封銅鞮伯。及尒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别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泰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于濟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常在榮帳内。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尒朱兆。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

鑄像占卜吉凶，鑄像不成功，尒朱榮就打消了篡位的念頭。孝莊帝立爲皇帝後，評定功勞記録在册，高歡被封爲銅鞮伯。等到尒朱榮攻打葛榮，命令神武向葛榮部下另稱王的七個人曉諭利害使他們降伏。後來和行臺于暉在泰山打敗羊侃，不久和元天穆在濟南打敗邢杲。逐漸升任第三鎮人酋長，常常在尒朱榮的軍帳内議事。尒朱榮曾經問身邊的人説："有一天没了我，誰可以統領軍隊?"大家都説是尒朱兆。尒朱榮説："此人衹可統領三千名騎兵以下，能够代替我統領衆人的衹有賀六渾。"於是告誡尒朱兆説："你不是他的對手，最後會像牛穿了鼻子一樣受他控制。"於是任命神武爲晉州刺史。高歡在這裏大肆聚斂財物，通過劉貴賄賂尒朱榮部下的重要人物，詳細地知道了尒朱榮心中所想的。當時晉州倉庫裏的號角無緣無故地自己響了起來，神武感到奇怪，不久魏孝莊帝殺了尒朱榮。

及尒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僞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内。兆不納，殺帝，而與尒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往往逗遛，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尒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敕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内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度律、彦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

等到尒朱兆從晉陽打算帶兵奔赴洛陽，召唤神武。神武派長史孫騰以絳蜀、汾胡想要反叛，不能離去不管爲由表示推辭。尒朱兆對此感到憤恨。孫騰完成使命後回來報告。神武説："尒朱兆帶兵冒犯君上，這是大賊寇的行爲，我不能長久地爲他效力。"從此開始有了消滅尒朱兆的主意。等到尒朱兆進入洛陽，抓住了孝莊帝帶到北方去，神武聽到這個消息，十分震驚。他又派孫騰去假裝祝賀尒朱兆，藉機秘密觀察孝莊帝的所在，打算劫持他來奉行大義，没能成功。於是寫信告訴尒朱兆，説不應該抓了天子而在天下承受壞名聲。尒朱兆不肯采納，殺掉了孝莊帝，又和尒朱世隆等立長廣王元曄爲帝，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等到費也頭紇豆陵步藩攻入秀容，進逼晉陽，尒朱兆徵召神武。神武打算前往，賀拔焉過兒請求延緩行動以等待他們雙方相争自行削弱。神武就常常徘徊不前，以河上没有橋不能過河爲托辭。步藩兵力强盛，尒朱兆戰敗逃走。起初，孝莊帝殺尒朱榮，知道他的黨羽一定會謀劃造反，就秘密下詔給步藩命令他偷襲尒朱兆的後方。步藩已經打敗了尒朱兆等，因而兵力日益强盛。尒朱兆又向神武請求救援，神武心

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

裏想消滅尒朱兆，又考慮到步藩以後難以除掉，就和尒朱兆全力打敗了步藩。步藩死了，尒朱兆十分感激神武，和他盟誓結爲兄弟。當時尒朱世隆、尒朱度律、尒朱彦伯一同執掌朝政，尒朱天光占據了潼關以西地區，尒朱兆占據了并州，尒朱仲遠占據了東郡，各自擁有兵力危害百姓，天下人十分痛苦。

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厠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常於并州市搭殺人者，乃署爲親信。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户掘黄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污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温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况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也。"紹宗曰："親兄弟尚爾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有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晋陽出滏口。路逢尒朱榮妻鄉郡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

葛榮的部下流落到并州、肆州的有二十多萬，被契胡欺侮，都不能在那裏生活下去，大大小小二十六次造反，被殺掉的人占了一半，仍然是搶劫盜竊不斷。尒朱兆對此感到憂慮，向神武詢問對策。神武説："六鎮造反的殘餘，不能全都殺掉，應該挑選大王向來信任的人派去統率他們。如果有犯法的人，直接拿他們的統領問罪，那麽犯罪的人就少了。"尒朱兆説："好，誰可以去呢?"賀拔允當時在坐，請求讓神武去。神武揮拳揍賀拔允，打斷了他的一顆牙齒，説："天柱在世時，奴才們伏伏貼貼像鷹犬一樣聽從安排，今天天下的安排處置在於王，但阿鞠泥竟敢欺下瞞上，請殺掉他。"尒朱兆以爲神武是誠心誠意的，就將這事委派給他。神武因爲尒朱兆喝醉了酒，擔心他酒醒後也許産生疑心變卦，就出來，宣布受到委派統率州鎮的兵卒，可集中到汾水以東接受命令。於是在陽曲川樹起軍旗，排列部屬人馬。有個到軍門求見的人，穿戴着深紅色的頭巾衣袍，自稱是梗楊驛站的役夫，願意在高歡身邊效力。詢問他，這人以勇力出名，常常在并州街市上打人殺人，就安排他爲親信。士兵們向來討厭尒朱兆而喜歡神武，這時没有不投到這裏來的。過不多久，高歡又派劉貴向尒朱兆請求，因并州、肆州連年降霜乾旱，歸順的人家挖洞捕黄鼠作爲食物，臉上都没有吃糧食所具有的正常氣色，白白玷辱了人家的土地，請求讓他們遷到山東謀生，等他們獲得温飽後再安置他們。尒朱兆采納了他的建議。尒朱兆的長史慕容紹宗規勸説："不可，現在四方動蕩不安，人人懷有異心，何况高公雄才大略，又掌握着大軍，不能這麽做。"尒朱兆説："我們設下香火立下莊重的誓言結爲兄弟，有什麽疑慮的。"慕容紹宗説：

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己。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神武嚙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凶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户家累别爲營，神武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悦，倍願附從。初，魏真君中内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太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爲三封，斬其北鳳凰山，以毁其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求糧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車營租米，神武自取之。

“親兄弟尚且難以相信，何况設香火結成的兄弟。”當時尒朱兆身邊的人已接受了神武的錢財，就進讒言説慕容紹宗和神武以前就有矛盾，尒朱兆就拘禁了慕容紹宗并催促神武出發。神武就從晉陽出了滏口。在路上遇到尒朱榮的妻子鄉郡長公主，她從洛陽來，帶了三百匹馬，高歡將這些馬全都奪了過來。尒朱兆聽説後，就放出慕容紹宗并問他該怎麽辦。慕容紹宗説：“對付他就像手掌中把握的東西一樣好辦。”尒朱兆於是親自追趕神武，到了襄垣，正逢漳水暴漲，橋被冲壞了。神武隔着河水行禮説：“我之所以借公主的馬，没有别的原因，衹是爲了防備山東的盜賊罷了。王聽了公主的話，親自前來追趕，現在渡過河來要我死我不推辭，衹是這裏的人馬就會反叛。”尒朱兆自稱没有這個意思，於是騎着輕快的馬渡過了河，和神武一起坐在帳幕下，尒朱兆表示謝罪，接着要將刀交給高歡并伸出頭，讓神武砍殺自己。神武大哭説：“自從天柱去世，賀六渾又有誰可依靠，希望貴人您千歲萬歲，來發揮我的能力和作用。現在旁人挑撥離間到了這種地步，貴人您怎麽忍心再説出這樣的話。”尒朱兆把刀扔到地上。於是他們殺白馬盟約，發誓結爲兄弟。高歡留下尒朱兆住宿夜裏宴飲，尉景埋伏下壯士打算將尒朱兆抓起來殺掉。神武咬破臂膀制止他説：“現在殺了他，他的黨羽一定會跑回去聚集起來。我們的士兵飢餓馬匹瘦弱，不能抵抗，如果英雄興兵起事，那麽造成的危害就更加嚴重了。不如暫且放過他。尒朱兆雖然敏捷有力，但凶暴無謀，不值得設法幹掉他。”第二天，尒朱兆回到自己的營地，他又召唤神武，神武將騎上馬去他那兒，孫騰拉住他的衣服，纔没有去。尒朱兆隔着河水肆意謾罵，快馬回到晉陽。尒朱兆的親信念賢帶領歸附的人及其家眷單獨設營，神武假裝和他親近，觀看他的佩刀，趁機拔出來殺掉跟隨他的人，跟隨他的人全部逃散了。於是士兵們都很高興，更加願意歸附跟隨高歡。起初，魏太平真君年間研究讖緯之學的人上奏説上黨有天子氣，説是在壺關的大王山上。太武帝因此到南方巡視來鎮住所説的天子氣，壘起三堆

石塊，截斷北邊的鳳凰山，來破壞它的形貌。後來居住在晉陽的上黨人，把他們住的地方稱做上黨坊，神武就居住在那裏。到這次去山東，高歡在大王山住了六十天後纔進發。將要離開滏口，高歡加倍約束部下，百姓一絲一毫的東西也不准侵犯。將要經過麥地時，神武總是牽着馬步行過去。遠近的人聽說這件事，都稱贊高儀同帶兵紀律嚴明，更加願意歸附他。高歡於是繼續前進，駐扎在鄴，他向相州刺史劉誕請求給予糧食，劉誕不肯提供。有整車整車連爲營地的向官府繳納的稻米，神武自己奪取了過來。

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自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尒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爲渤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爲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書，言尒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怨。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皆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以討尒朱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

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自己帶兵駐扎在信都，高乾、封隆之打開城門接待他，於是占據了冀州。這個月，尒朱度律廢掉元曄另立節閔帝，想要牽制神武。三月，他就禀告節閔帝，封神武爲渤海王，派使者徵召神武進京朝見。神武推辭。四月癸巳，又給高歡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從太原前來投奔，神武任命他爲行臺郎，不久任命爲安州刺史。神武自從到山東來，蓄養士兵整頓裝備，禁止侵犯掠奪，老百姓都歸順他。高歡於是製作假文書，說尒朱兆將把六鎮的人發配給契胡作部屬，大家都感到憂愁怨恨。高歡又給并州發布命令，徵調兵馬討伐步落稽。他徵發了一萬人，準備派遣他們，孫騰、尉景替他們請求留下五天再走，像這樣請求了兩次。神武親自把他們送到郊外，流下眼淚與他們握手告別，人人都號啕痛哭，哭聲震天動地。神武就開導他們說："我和你們都是離開家鄉的人，按道義如同一家人，没想到上面要徵召你們。你們直接向西進軍也會死掉，延誤了進軍的期限也會死，把你們配給國人也會死，怎麽辦！"大家說："衹有造反了。"神武說："造反是應急的辦法，應當推舉一個人作統帥。"大家都願意擁戴神武。神武說："你們鄉里鄉親的難以控制，没看到葛榮嗎，雖然有百萬之衆，却没有刑法，最終自己像灰烟一樣滅亡。現在讓我作統帥，應當和以前不一樣，不能欺侮漢族人，不能違犯軍令，生死都聽任我的命令纔可以，衹要不違犯命令就不會被天下人所取笑。"大家都伏地叩頭，

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

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尒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尒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日反决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既振，乃抗表罪狀尒朱氏。世隆等秘表不通。八月，尒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爲朝廷隔絶，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陽平，尒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爲地道，往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爲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慚而逃。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尒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尒朱兆責神武以背己。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

死活衹聽他的命令。神武就像不得已的樣子接受了，第二天，殺牛犒勞士兵，高歡給他們講明討伐尒朱兆的意思。封隆之進言説："千載一時的機會，全天下都感到很幸運。"神武説："討伐賊寇，是順應天理；拯救時局，是宏大的事業。我雖然不勇武，要用生命來接受這個使命，怎麽敢推辭呢。"

六月庚子，高歡在信都舉起義旗，但還没有公開背叛尒朱氏。等到李元忠和高乾平定了殷州，將尒朱羽生斬首前來拜見高歡，神武拍着胸脯説："今天下决心反了。"於是任命李元忠爲殷州刺史。這時軍威大振，高歡就給皇帝上奏表公布尒朱氏的罪行。尒朱世隆等人將奏表藏起來不呈報。八月，尒朱兆攻下殷州，李元忠前來投奔高歡。孫騰認爲朝廷與己方隔絶，不如暫且另立天子，那麽衆人的希望就有了寄托。十月壬寅，擁戴章武王元融的兒子渤海太守元朗爲皇帝，建立年號爲中興，他就是廢帝。當時尒朱度律、尒朱仲遠帶兵駐扎在陽平，尒朱兆同他們會合。神武采納竇泰的計策，使用反間計，尒朱度律、尒朱仲遠没和高歡交戰就撤回了。神武就在廣阿打敗了尒朱兆。十一月，高歡攻打鄴城，相州刺史劉誕環繞着城墻堅守。神武築起土山，挖掘地道，處處樹起大木柱，在同一時間内焚燒起來，城墻塌陷落進地裏。麻祥當時是湯陰令，神武呼唤他説："麻都！"麻祥羞愧地逃走了。永熙元年正月壬午，高歡攻下了鄴城，占據了它。廢帝晋升神武爲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這時青州舉起義旗，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翔都派遣使者來表示歸附。代理汾州刺史劉貴棄城前來投降。閏三月，尒朱天光從長安，尒朱兆從并州，尒朱度律從洛陽，尒朱仲遠從東郡，一同會合在鄴城，聚衆號稱二十萬人，在洹水兩岸駐扎下來，節閔帝任命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神武命令封隆之守衛鄴城，自己出兵駐扎在紫陌。當時戰馬不到二千匹，步兵不過三萬人，兵力與敵方衆寡懸殊。高歡於是在韓陵設置圓形的陣勢，將牛驢排成行堵住回去的道路，因此將士都抱着必死的信念，從四面衝上去攻擊敵人。尒朱兆責備

柱，我報仇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户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絶矣。”乃合戰，大敗之。尒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光、度律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執世隆、彦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時凶蠹既除，朝廷慶悦。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數騎將逾城，至一大將軍前，敕紹爲軍導向鄴，云佐受命者除殘賊。紹廻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焉。及戰之日，尒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也。

神武背叛了自己。神武説：“本來努力要做的，是共同輔佐王室，現在孝莊帝在哪裏？”尒朱兆説：“永安冤枉并殺害了天柱，我衹是報仇罷了。”神武説：“我過去親耳聽見天柱策劃，你就在門前站着，難道能説不謀反嗎？况且君主殺了臣子，有什麽可報仇的，今天我們之間的情義算没了。”於是雙方交戰，高歡把尒朱兆打得大敗。尒朱兆對慕容紹宗捶着胸脯説：“不聽您的話，以至於到了這種地步。”他們準備輕裝逃走。慕容紹宗摇動着旗幟吹響號角，收容招集逃散的士兵，排成隊形向西而去。高季式帶着七名騎兵追趕，過了野馬崗，和尒朱兆相遇。高昂遠遠望去没看到高季式，哭着説：“我弟弟没命了！”入夜很久，高季式回來了，血沾滿了袖子。斛斯椿兼程趕路先占領了河橋。起初在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星、鎮星、太白星一同聚集在觜宿的方位上，參宿的光色十分明亮。太史占卜説，會有稱王的人興起。那時，神武在信都起兵，到這時打敗了尒朱兆等人。四月，斛斯椿活捉尒朱天光、尒朱度律送到了洛陽。長孫承業派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到了洛陽，押來尒朱世隆、尒朱彦伯殺了他們。尒朱兆逃奔并州。尒朱仲遠逃奔梁州，於是死在那裏。這時凶惡的奸賊已經消滅，朝廷歡慶。起初還没交戰的前一個月，章武人張紹在夜裏忽然被幾名騎兵帶出了城，來到一位大將軍面前，他命令張紹作軍隊的嚮導去鄴城，説是幫助接受天命的人掃除殘餘的賊寇。張紹回頭看去，軍隊的多少無法估計，隊形整齊行軍迅速没有一點聲音。快到鄴城時，纔把他放了。到交戰那天，尒朱氏的士兵看到陣地外有士兵戰馬從四面包圍過來，大概是神人幫助吧。

既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户。神武辭天柱，減户五萬。壬辰，還鄴，魏帝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别。

不久神武到達洛陽，廢黜節閔帝以及中興主而另立孝武帝。孝武帝即位以後，授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的職位，增加封邑加上以前的共十五萬户。神武推辭了天柱大將軍的職位，减去封邑五萬户。壬辰，高歡返回鄴城，魏孝武帝在乾脯山爲他餞行，握手告别。

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伐尒朱

七月壬寅，神武帶領軍隊向北討伐尒朱兆。

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尒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武深以爲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尒朱兆大掠晋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晋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尒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二年正月，竇泰奄至尒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尒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烏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

封隆之説："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人過去事奉尒朱氏，全都背叛反咬一口，現在他們在京城，受到寵信重用，一定會製造禍端。"神武認爲他説得很對，於是將尒朱天光、尒朱度律押回京城，把他們全都斬了。高歡於是從滏口進軍。尒朱兆在晋陽大肆搶劫，又退到北邊守衛秀容。高歡平定了并州。神武認爲晋陽四面都有險要可守，於是在那裏建立了大丞相府并定居下來。尒朱兆到了秀容後，分兵把守險要的地方，出出進進搶劫掠奪。神武張揚聲勢説要討伐他，軍隊出動後又停了下來一連四次，尒朱兆的防備之心懈怠下來。神武估計他在新年開始的時候會聚客擺宴，派遣竇泰帶領精鋭的騎兵快速趕去，一天一夜跑了三百里，神武帶領大軍跟在他們後面。太昌二年正月，竇泰突然來到尒朱兆的庭院前。尒朱兆的士兵因宴飲而守備鬆懈，忽然見到竇泰的軍隊，都驚慌地逃跑了，竇泰在赤洪嶺追上并打敗了他們。尒朱兆上吊自盡，神武親自前去厚葬了他。慕容紹宗帶着尒朱榮的妻兒以及剩下的人馬守住烏突城來保護自己，又投降了，神武因過去情義的緣故，十分優厚地對待他們。

神武之入洛也，尒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内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謡言曰："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敕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武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光州，爲政嚴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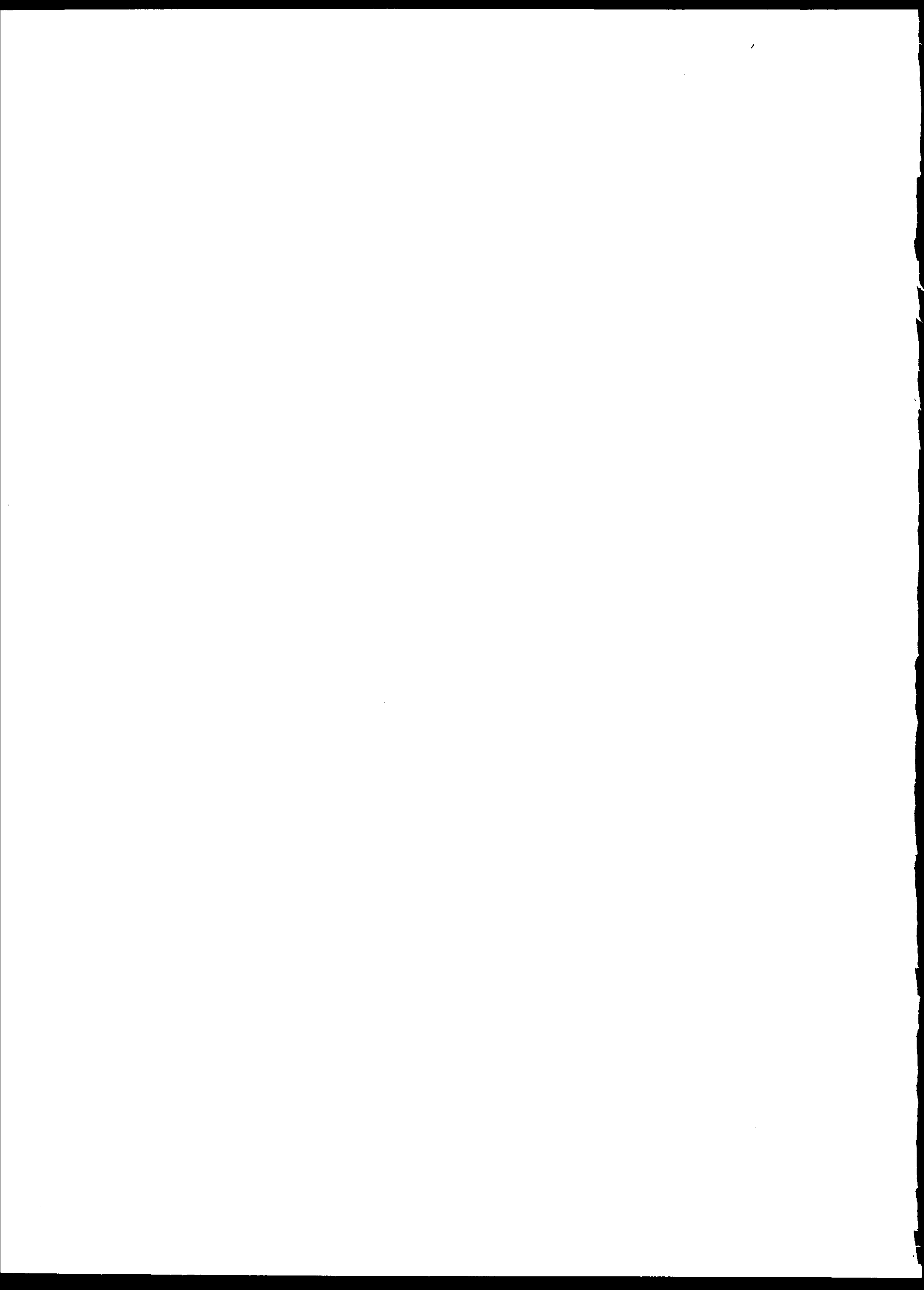
神武進入洛陽的時候，尒朱仲遠的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從滑臺前來歸附，神武因他們幫助尒朱氏作亂，而且多次歸順了又反叛，把他們全都殺了。斛斯椿因此心裏很不安，就和南陽王元寶炬以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王思政在魏孝武帝面前進讒言陷害神武。舍人元士弼又舉奏神武接受詔令時態度很不恭敬。所以魏孝武帝有心另依靠賀拔岳。起初在孝明帝的時候，洛下有人用兩鈸相互敲擊，唱歌謡説："銅鈸敲打鐵鈸，元家的朝代將到了末日。"好事的人認爲"二拔"説的是拓拔、賀拔，斷言都是將要衰敗的徵兆。當時司空高乾秘密寫信告訴神武，説魏孝武帝有貳心，神武把信封好呈送給魏孝武帝。魏孝武帝殺了高乾，又派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送密詔給長樂太守龐蒼鷹命令他殺了高乾的弟弟高昂。高昂事先聽到他哥哥的死訊，將長矛扎在柱子上，他埋伏下壯士在路上抓住了潘紹業，從潘紹業衣袍的領子上搜到了詔書，前來投奔神武。神武抱住

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慎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勳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渤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

他的頭，哭着說："天子冤枉殺了司空!"急忙派遣使者打着白色的軍旗去慰問高乾的家屬。當時高乾的二弟高慎在光州，治政嚴厲，又放縱部下索取收納錢財，魏孝武帝派人撤換了他。高慎聽到哥哥遭難的消息，打算投奔到梁。他的部下說："朝廷看重你的功勛，一定不會因兄弟關係連帶治你的罪。"高慎於是換上破舊的衣服推着獨輪車回渤海去。遇上高歡派來的使者，也來投奔高歡。從此魏孝武帝和神武有了隔閡。

阿至羅虜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款。先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常賚其粟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河池，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阿至羅部族人正光以前對魏朝一直歸附稱臣，自從魏朝動蕩不安，全都反叛。神武派遣使者招降，他們便誠心歸附。在這之前，皇帝下詔因寇賊平定，撤銷了行臺。到這時，因不同風俗的邊遠地方歸附降順，又授予神武大行臺的職位，根據具體情況處理事務。神武經常送給歸附的人糧食布匹，議論的人認爲這是徒勞無益，神武不聽從，像開始一樣安撫慰問他們。他們的首領吐陳等人感激神武的恩德，都聽從他的指揮，救出曹泥，抓獲万俟受洛干，起到了極大的作用。黄河以西費也頭部落人紇豆陵伊利居住在河池，倚仗險阻聚合衆人，神武派遣長史侯景多次招降但不聽從。



北齊書卷二

帝紀第二

神武(下)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於河東。

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圖災。既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爲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矣。

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并亡來奔。稱魏帝撾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鷙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綦儁察儁罪，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儁拒之，魏帝逾怒。

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魏帝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詐，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去到黄河以西討伐費也頭部落人紇豆陵伊利，消滅了他，遷移他的部屬到黄河以東。

二月，永寧寺九層佛塔發生火災。不久有人從東萊來，説到海上的人都在海中看到了這座佛塔，過了一會兒起了霧就消失了。説的人認爲天意好像是説，永寧寺遭火災，魏不安寧了，佛塔飛到了東海，渤海那裏得到了應驗。

魏帝已經有了異心，當時侍中封隆之同孫騰私下説，封隆之死了妻子，魏帝想把妹妹嫁給他。孫騰也不相信，心裏忌恨封隆之，把他的話泄露給斛斯椿。斛斯椿把這事告訴了魏帝。孫騰又帶着兵器進入官署，擅自殺了御史。一同逃跑前來投奔。説是魏帝先打了舍人梁續，光禄少卿元子幹捋袖伸臂痛打了他，對孫騰説："告訴你的高王，元家男兒的拳頭就是這樣。"領軍婁昭稱病回到晉陽。魏帝於是任命斛斯椿兼任領軍，分别設置督將以及黄河以南、潼關以西各刺史。華山王元鷙在徐州，神武指使邸珍奪走了他的鎖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都是和神武一同起事，魏帝忌恨他們。所以撤銷了建州以除掉韓賢，派遣御史中尉綦儁調查蔡儁的罪行，任命開府賈顯智爲濟州刺史。蔡儁抗拒不從，魏帝更加憤怒。

五月魏帝下詔書，説將要征伐句吴，出動黄河以南各州的軍隊，增加宫中的警衛，把守河橋。六月丁巳，魏帝秘密下詔書給神武説："宇文黑獺自從平定秦、隴，多次要求非分的事情，

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匆匆，遂召群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内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吴、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荆州綰接蠻左，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違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荆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所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群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州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爲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今猖狂之罪，尒朱時討。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絶。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録在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使舍人温子昇草敕，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床，拔劍作色。子昇乃爲敕曰：

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

或許有巧變詭詐，行事憑藉謀劃。但他的上表没有完全背叛，進軍征討的事過於倉促，於是召集各位大臣，商議這樣做可不可以。他們都説假裝聲稱南伐，内外警戒森嚴，一來防止宇文黑獺的意外，二來可以威脅吴、楚。”當時魏帝將要征伐神武，神武調遣將帥，魏帝疑慮，所以有了這份詔書。神武就上表説：“荆州連接邊遠夷族地區，又接近京都地區，關、隴一帶倚仗地隔遥遠，將有反叛的意圖。臣現在秘密率領兵馬三萬，打算從河東渡河；又派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將軍彭樂準備出兵四萬，從那裏的來違津渡河；派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準備出兵五萬，以討伐荆州；派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準備山東兵七萬、突擊騎兵五萬，以征討長江以東。都約束所率領的部隊，尊聽您的安排。”魏帝覺察到神武的變化，於是拿出神武的上表，命令衆官對此商議，想制止神武各軍。神武就召集晋陽的屬官，命令他們廣泛討論，又上表給魏帝。仍然發誓表明自己的忠誠説：“臣被受寵的奸佞小人所離間，陛下一旦起了疑心，現在狂妄犯上的罪名，尒朱時討（疑缺文）。臣如果不竭盡忠誠和節操，敢對不起陛下，那麽讓我身遭天降的災禍，斷子絶孫。陛下如果相信我的忠心，使戰事不發生，陛下身邊的幾個佞臣希望能考慮將他們廢黜趕出。”辛未，魏帝又會集在京的文武官員商議以答覆神武，派舍人温子昇起草敕書，温子昇猶豫不定不敢起草。魏帝靠在胡床上，拔出劍來神色嚴厲。温子昇就爲他寫下敕書説：

先前帶着真誠的心意，遠遠地顯示給王，深切希望彼此一同互相體諒理解，可是心地不善的人無端生事挑撥離間。近來孫騰突然逃向你處，致使聽説的人懷疑您有反叛的圖謀，所以派遣御史中尉綦儁詳細表明朕的心意。現在得到王的陳述，言辭誓語誠懇痛切，反覆思量，還是有不能理解的地方。以朕微小之身，遇到王的用兵謀略，不費一

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刀一槍，輕易地成爲天子，可以説生我的人是父母，使我顯貴的人是高王。現在我如果無事和王背離，謀求攻伐征討，那麼就讓我及子孫的後果，仍和王的誓言一樣。皇天后土，都聽到了這樣的話。

近慮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户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

近來憂慮宇文黑獺作亂，賀拔勝響應，所以軍隊嚴加戒備，想同王一起遥相支援。宇文黑獺今天派來的使者接連不斷，觀察他的舉動，更没有反叛的迹象。賀拔勝在南方，開闢擴展邊疆，爲國立功，想起來没有可指責的地方。您如果打算分兵討伐，用什麼作爲理由？東南不肯歸附，時間已經很久，前代君王以來，不再放在心上。現在國家的户口減少了一半，不應該竭盡兵力肆意動武。

朕既暗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厙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既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脱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争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虀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

朕已是愚昧不明，不知奸佞小人是誰，可列出他們的姓名，讓朕知道。就像聽説厙狄干對王講的："本來打算選取懦弱的人做君主，王無緣無故立這個年長的人做君主，使他不可控制，現在衹要作出十五天的行軍，自然可以廢掉他，再立剩下的人。"像這樣議論的，自然是王那裏有功勛的人，難道是出自奸佞臣子的口。去年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懲罰不遣送他們，誰不怪罪王！孫騰既然是禍害的根由，竟不感到慚愧恐懼，王如果事奉君主竭盡忠誠，爲什麼不殺掉二人將首級送來。王雖然禀告謀劃西征，可是四路一同進軍，或想南下越過洛陽，或想向東逼近江左，説起這事的人尚且應該感到奇怪，聽到這事的人怎能不感到懷疑。王如果信守忠誠不起貳心，安然居住在北方，在這裏即使有百萬兵馬，終究不會有算計你的心。王倘若信崇邪惡背棄大義，舉起戰旗指揮南下，我即使没有一匹戰馬一隻戰車的輪子，也想舉起空拳而拼死相争。朕本來缺少德行，王已經立了我，老百姓不知道，或許説還可以。如果另有打算，那麼就宣布朕的罪惡，假如還是被王殺掉，遭受粉身碎骨之辱，也没有一點遺憾。爲什麼呢？

契，不圖今日分疏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欷。

王既然以仁德受到推重，以大義受到擁戴，我一旦背離仁德捨棄大義，就是罪有應得。本來希望君臣結爲一體，就像符契相合，不料想今天分裂疏遠到這種地步。古話説："越國人拿箭射我，笑着説這件事；我的哥哥拿箭射我，哭着説這件事。"朕既然和王親近，情誼如同兄弟，所以投筆捶胸，不覺傷心抽泣。

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敕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脱須糧廪，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爲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敕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尒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横爲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爲逆首。昔趙鞅興晋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

起初，神武自京城將要北上，認爲洛陽久經戰亂，帝王的氣象衰竭喪盡，雖然有山河的險固，但土地狹窄，不如鄴城，請求遷都。魏帝説："高祖定都河洛，作爲永久的基業，建立規劃制度，到世宗方纔完成。王既然功在社稷，應該遵循太和舊例。"神武接受了詔令，到這時又重作遷都鄴城的謀劃。派遣三千騎兵鎮守建興，增加河東以及濟州的兵馬，在白溝捕獲船隻不讓去洛陽，各州將賣出的粟米合在一處運進鄴城。魏帝又告誡神武説："王如果要壓服人心，杜絕衆人的議論，衹有遣返河東的兵馬，撤除建興的防守，送還相州的粟米，追回濟州的軍隊，讓蔡儁代爲受過，讓邸珍離開徐州，停止用兵遣散戰馬，各自從事家業，如果需要糧食，到别處調遣轉運，那麽進讒言的人就開不了口，疑慮悔恨就不會産生。王在太原高枕無憂，朕在京洛垂拱而治，始終不會舉步渡過黄河，向你發起戰争。王如果馬頭朝向南方，想要篡權奪位，朕雖然没有軍事才能，想制止又做不到，一定要爲國家和祖宗做出拼死保衛的對策。決斷在於王，不是朕所能定奪，衹是給高山止住增添的一筐土，讓我們相互珍惜。"魏帝當時任命任祥爲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任祥放棄官職逃到河北，占據郡城等待神武。魏帝就詔令從北方來的文武官員讓他們任選去留，下詔書公布神武的罪狀，爲北伐作準備。神武也收住馬的繮繩宣告説："我遇到尒朱擅權，在四方推行大義，事奉擁戴君主，仁義通達人間地下，横遭斛斯椿進讒言陷害，把誠心信守節操的人當成反叛的首領。以前趙鞅出動晋陽的兵馬，是爲了殺掉君王身邊的惡人。現在南下，衹是要殺掉斛斯椿而已。"任命高昂爲先鋒，

說："要是用了司空的進言，怎麽會有今天的舉動。"司馬子如回答神武說："本來打算立年紀小的，正是因爲這個呀。"

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彦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略鎮陝，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儁。神武使竇泰與左厢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暹。元壽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

魏帝到潼關以西徵調兵力，召賀拔勝趕赴他的居住地，派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元斌之、斛斯椿一同鎮守武牢，汝陽王元暹鎮守石濟，行臺長孫子彦率領前恒農太守元洪略鎮守陝，賈顯智率領豫州刺史斛斯元壽討伐蔡儁。神武派遣竇泰和左厢大都督莫多婁貸文迎戰賈顯智，韓賢迎戰元暹。斛斯元壽的軍隊投降。竇泰、莫多婁貸文和賈顯智在長壽津相遇，賈顯智暗地裏約定投降，引導軍隊後退。軍司元玄覺察到這件事，騎快馬回去，請求增兵。魏帝派遣大都督侯幾紹趕去，在滑臺以東交戰，賈顯智帶領軍隊投降，侯幾紹死在那裏。

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群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决。而元斌之與斛斯椿争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紿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遜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陽，停於永寧寺。

七月，魏帝親自率領大軍屯守河橋。神武來到黄河以北十餘里的地方，再次派使者口頭表明忠誠和懇切，魏帝没有回答。神武就帶領軍隊渡過黄河。魏帝向大臣們詢問對策，有的説向南依附賀拔勝，有的説西去關中，有的説把守洛口死戰。魏帝不能作出决斷。而元斌之和斛斯椿由於争奪權力不和，元斌之拋棄斛斯椿直接返回，哄騙魏帝説："神武的軍隊到了。"當天，魏帝後退到長安。己酉，神武進入洛陽，在永寧寺停了下來。

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争，出不陪隨，緩則耽寵争榮，急便逃竄，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并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没家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决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恒農，遂西剋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

八月甲寅，神武召集衆官員，對他們説："作爲臣子要事奉君主，挽救危險動亂的局面，如果在朝不進言規勸，出行不陪同伴隨，局勢緩和時沉溺於得寵争奪榮華，局勢緊急時就逃跑流竄，臣子的節操在哪裏！"於是逮捕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一齊殺掉，這是消滅與自己有貳心的人。元士弼被抄没家産人口。神武認爲國家大事不可荒廢，於是同衆官員商議任命清河王元亶爲大司馬，居住在尚書家宅而秉承皇帝旨意處理事務。清河王出行時開路清道，禁止人通行，神武對此感到憎惡。神武不久到達恒農，就向西攻克潼關，活捉了毛洪賓。進軍到長城，龍門都督薛

關，大都督厙狄温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答。

九月庚寅，神武還於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昌喪亂，國統中絶，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静帝。魏於是始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護軍祖瑩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户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謡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謂神武也。

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

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内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黄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

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

宗禮投降。神武撤退駐扎在河東，命令行臺尚書長史薛瑜防守潼關，大都督厙狄温防守封陵。在蒲津西岸修築城堡，守護華州，任命薛紹宗爲刺史。高昂兼管豫州的事務。神武自從晉陽出發，到這時一共四十次上奏，魏帝全都不予答覆。

九月庚寅，神武返回洛陽，於是派遣僧人道榮上表到關中，魏帝又不予答覆。神武於是召集衆官員和四門學中年高的人，商議推舉新立皇帝。大家認爲自從孝昌年間發生戰亂以來，君主一代一代相傳的傳統從中斷絶，祖宗靈牌的擺放没有了依據，昭穆的排列失去了秩序，永安年間孝莊帝稱孝文帝作伯父，永熙年間孝武帝將孝明帝的靈牌遷到了側房，基業喪失在位時間短暫，主要在於這個原因。於是商議立清河王的世子元善見爲皇帝。商議的結果確定下來，告訴了清河王。清河王説："天子没有父親，假如讓我兒子立爲皇帝，我不惜剩下的壽命。"於是立他的兒子爲皇帝，這就是孝静帝。魏朝從此開始分裂成兩部分。神武認爲孝武帝已在西邊，害怕他進逼崤、陝，洛陽又在黄河以南，接近梁朝的邊境，如果去了晉陽，形成的態勢是不能相互接應，於是提議遷都到鄴城，護軍祖瑩對此贊同。詔令發布三天，皇帝的車子就出發了，四十萬户人艱難地走在路上。神武留在洛陽部署安排，事情完了後回到晉陽。從此軍事和國家行政的事務，都歸相府。在這之前童謡説："可憐青雀的幼子，飛來了鄴城裏，翅膀的羽毛快要長成了，變成了鸚鵡的幼子。"喜歡多事的人偷偷地説，青雀的幼子是説魏帝清河王的兒子，鸚鵡是説神武。

起初孝昌年間，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住在雲陽谷，西邊的領土每年都被他侵擾，稱之爲胡荒。

天平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聚衆歸附，神武迎接收納了他。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把他打得大敗。己巳，魏帝下詔書褒獎，任命神武爲相國，暫用天子所用的黄金裝飾的長柄斧，佩劍穿履上殿，上朝不行快步走的禮節。神武堅决推辭。

三月，神武打算將女兒嫁給劉蠡升的太子，

候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户。壬申，神武朝于鄴。

等到他不設防備，辛酉，秘密派出軍隊襲擊了他。他的北部王砍下劉蠡升的首級送來。他的部屬又擁立他的兒子南海王，神武進兵攻打他們，又俘虜了南海王以及他的弟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以下四百多人，胡人、魏人五萬户。壬申，神武到鄴城上朝。

四月，神武請給遷人廩各有差。

四月，神武請求按一定的等差給遷移的人糧食。

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

九月甲寅，神武因州郡縣的官員有很多違犯法律，請求派出使者詢問瞭解人民的疾苦。

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厍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爲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户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婿凉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内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没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户五千以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

天平三年正月甲子，神武率領厍狄干等一萬騎兵襲擊西魏夏州，不吃熱的食物，四天就趕到了。把長矛捆綁起來作梯子，夜裏進入了夏州城，活捉了夏州刺史費也頭人斛拔俄彌突，并留用了他。留下都督張瓊鎮守夏州，遷移那裏的部落五千户返回。西魏靈州刺史曹泥和他的女婿凉州刺史劉豐派遣使者請求歸附。周文包圍了曹泥，把水灌進靈州城，没淹的地方衹剩四尺高。神武命令阿至羅出動騎兵三萬直接越過靈州，繞到西魏軍隊的後方，俘獲戰馬五十匹，西魏的軍隊就撤退了。神武率領騎兵迎接曹泥、劉豐，帶走那裏剩下的五千户人口返回，恢復了曹泥的官爵。魏帝下詔書加神武九錫的儀仗，神武堅決推讓纔停止。

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神武以衆應之。六月甲午，普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干、豳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降。

二月，神武命令阿至羅進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神武率領大部隊接應。六月甲午，万俟普撥和他的兒子太宰受洛干、豳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以及督將三百多人聚集部下前來投降。

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

八月丁亥，神武請求統一斗和尺的標準，在全國頒布。

九月辛亥，汾州胡王迢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之。

九月辛亥，汾州胡人王迢觸、曹貳龍聚衆反叛，設立百官，年號叫平都。神武討伐平定了他們。

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晋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

十二月丁丑，神武從晋陽向西征伐，派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元暹、司徒高昂等人奔赴上洛，大都督竇泰從潼關進入。

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次蒲津，以冰薄不得赴救，乃班

天平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隊戰敗而自殺。神武駐扎在蒲津，因冰層薄不能趕去救援，於是

師。高昂攻剋上洛。

二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晉、東雍、南汾、泰、陝九州霜旱，人饑流散，請所在開倉賑給。

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

十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厄少却，西人鼓噪而進，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

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賑恤宿衛武官。

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并來赴救。大都督厙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宋顯死之。西師之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崤，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帥衆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城走，神武遂毁金墉而還。

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録尚書事，固讓乃止。

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宫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宴射，神武降階稱賀，又辭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

撤軍。高昂攻克了上洛。

二月乙酉，神武因并、肆、汾、建、晉、東雍、南汾、泰、陝九州遭霜災和旱災，人民飢餓流離失所，請求當地打開糧倉救濟。

六月壬申，神武到天池，得到一塊吉祥的石頭，上面隱隱突起形成文字説，“六王三川”。

十月壬辰，神武向西征討，從蒲津渡河，聚集軍隊二十萬。周文在沙苑駐守。神武因地勢險要稍稍後撤，西魏的軍隊擊鼓叫喊着進攻，神武的軍隊大亂，丢棄兵器和盔甲十八萬具，神武騎着駱駝，等候到船隻後返回。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堅決請求解除自己丞相的職務，魏帝答應了他。

四月庚寅，神武到鄴城朝見魏帝，壬辰，返回晉陽。請求放開飲酒的禁令，并用錢物救濟宫内警衛的武官。

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在金墉圍攻西魏的將領獨孤信，西魏帝以及周文都趕來援救。大都督厙狄干率領各將作先頭部隊，神武統領大軍跟着前進。八月辛卯，在河陰交戰，把西魏軍隊打得大敗，俘虜數萬人。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宋顯戰死。西魏軍隊戰敗，獨孤信先前進入潼關，周文留下他的都督長孫子彥防守金墉，於是燒毁了營地逃跑。神武派兵追趕，到了崤，追趕不上而返回。起初神武知道西魏軍隊來犯，從晉陽率領大軍快速趕來，到了孟津，未能渡河，而兩軍已互有勝負。不久神武渡過黄河，長孫子彥也放棄金墉城逃走，神武於是摧毁了金墉而返回。

十一月庚午，神武到京都朝見魏帝。十二月壬辰，返回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晋升神武爲相國、録尚書事，神武堅決推讓纔停止。

十一月乙丑，神武因新的皇宫修成，到鄴城朝見魏帝。魏帝和神武聚飲習射，神武走下臺階表示祝賀，又辭讓渤海王以及都督中外諸軍事的職務，魏帝下詔書不同意。十二月戊戌，神武返回晉陽。

興和二年十二月，阿至羅的另外一支部隊派

降。神武帥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遣使者請求投降。神武率領大軍迎接他們，出了武州塞，没有見到降軍，大規模捕獵後返回。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

興和三年五月，神武巡視北部邊境地區，派遣使者同蠕蠕交往和好。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揚側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椒掖之内，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晋陽。

興和四年五月辛巳，神武到鄴城朝見魏帝，請求下令衆官員每月當面陳述政事，宣揚提携職位低的賢能官員，接納規勸屏除奸邪，親自審理案件，褒奬勤奮罷免怠惰；州郡的長官有過錯，下級的官員連帶治罪；宫内的后妃，皇帝召幸要有秩序；後園供玩樂的鷹犬全都扔掉。六月甲辰，神武返回晋陽。

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一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九月，神武向西征伐。十月己亥，在玉壁城包圍了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打算以此制服敵人，西魏的軍隊不敢出戰。十一月癸未，神武因爲降大雪，士兵死亡很多，於是撤軍。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擒西魏督將已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盗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决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鋭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爲懷州，若死，則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鬥，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横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拓地至弘農而還。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占據武牢背叛到西魏。三月壬辰，周文率領大軍援助高慎，圍攻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在芒山把他們打得大敗，活捉西魏督將以下四百多人，俘虜殺死共計六萬人。當時有個偷殺驢的軍士，按軍令應當處死，神武没有殺，準備到并州處决他。第二天又交戰，這個軍士投奔西魏軍隊，告訴了神武所在的地方。西魏軍隊集中精鋭兵力前來攻打，衆人潰敗，神武丢了馬，赫連陽順下馬把馬送給神武，和僕從馮文洛將神武扶上馬一同逃走，跟隨的步兵騎兵六七個人。追趕的騎兵到了，親信都督尉興慶説："王走吧，興慶我腰上有一百支箭，足可以殺一百個人。"神武鼓勵他説："事成後，任命你爲懷州刺史，你要是死了，就任用你的兒子。"尉興慶説："兒子小，希望用我的哥哥。"神武答應了他。尉興慶搏鬥，箭射光了後戰死。西魏太師賀拔勝帶着十三個騎兵追趕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了其中兩個。賀拔勝的長矛將要刺中神武，段孝先從側面射中賀拔勝的馬使它喪命，神武於是免於一死。豫、洛二州平定。神武派劉豐追趕，開拓土地直到弘農然後返回。

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

七月，神武送給周文書信，譴責他殺死孝武帝的罪行。

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爲相國、録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隥，四十日罷。

十二月己卯，神武朝京師，庚辰，還晋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亢旱，請蠲懸責，賑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差。四月丙辰，神武還晋陽。

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户口，分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尒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胄、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并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晋陽宫，以處配口。

三月乙未，神武朝鄴，丙午，還晋陽。

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民間寡婦。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晋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黄黑蟻陣鬥，占者以爲黄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黄蟻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晋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盗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興孤虚術，萃其北。

八月辛未，魏帝下詔書任命神武爲相國、録尚書事、大行臺，其他職務如同往常，神武堅决推辭纔停止。這個月，神武命令在肆州北山修築城墻，西自馬陵戍，東到土隥，四十天後停工。

十二月己卯，神武到京都朝見魏帝，庚辰，返回晋陽。

武定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視冀、定二州，接着到京城朝見魏帝。因冬季和春季嚴重乾旱，請求免除拖欠的租税，救濟貧困的人，赦免死罪以下的犯人。又請求按一定的等級差别授給老年人板職的名譽職銜。四月丙辰，神武返回晋陽。

十一月，神武討伐山胡，擊敗平定了他們，俘獲一萬多户人口，將他們分配到各州。

武定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尒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胄、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人謀劃刺殺神武，藉十五日夜晚進行打簇的娱樂游戲時，懷藏利刃進入，他們的黨羽薛季孝告了密，這些人一起被殺。丁未，神武請求在并州建立晋陽宫，以安排分配的人口。

三月乙未，神武到鄴城朝見魏帝，丙午，返回晋陽。

十月丁卯，神武上書進言，幽、安、定三州北邊連接奚、蠕蠕，請求在險要的地方修築城墻部署軍隊加以防守，親自前去檢查，没有不嚴密牢固的。乙未，神武請求解去芒山戰俘的鐐銬予以釋放，將民間的寡婦配給他們。

武定四年八月癸巳，神武準備向西征伐，從鄴城聚集軍隊到晋陽。殿中將軍曹魏祖説："不可，現在八月西方爲王，以死亡之氣去迎生長之氣，對客人不利，對主人却有利。軍隊一定要出動，會傷害大將軍。"神武没有聽從。自從東魏、西魏交戰，鄴城每次先有黄螞蟻和黑螞蟻對陣相鬥，占卜的人認爲黄色是東魏軍服的顔色，黑色是西魏軍服的顔色，民間以此來觀測兩軍的勝敗。這時，黄螞蟻全都死了。九月，神武圍攻玉壁向西魏軍隊挑戰，西魏軍隊不敢應戰。西魏晋州刺史韋孝寬防守玉壁，城裏派出戴着鐵製面具的士兵，神武派元盗用箭射他們，每次都射中

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爲一冢。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并鳴，士皆讋懼。神武有疾。

他們的眼睛。采用李業興孤虚的方術，聚集在北方。北方，是天然的險要地方。於是堆起土山，挖了十條地道，又在東面挖了二十一條地道來攻城。城裏没有水源，到汾水取水，神武派人使汾水改道，一個晚上就完成了。韋孝寬争奪占據土山。東魏軍隊停留了五十天，城攻不下來，死了七萬人，埋在一起合爲一座大墳。有流星墜落到神武的軍營，驢子都一起鳴叫，士兵們都感到恐懼。神武有了病。

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晋陽。有惡鳥集亭樹，世子使斛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勑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

十一月庚子，神武帶病乘車撤回軍隊。庚戌，派遣太原公高洋鎮守鄴城。辛亥，徵召世子高澄到晋陽。有醜惡的鳥聚集在亭子和樹上，世子派斛律光射死它們。己卯，神武因没有取得戰功，上表請求解除都督中外諸軍事的職務，魏帝下詔書褒獎答應了他。這時西魏説神武中了箭，神武聽説後，就勉强坐起來接見各高級官員，讓斛律金唱勑勒歌，神武親自應和，感到悲哀而流淚。

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爲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耶?"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爲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厙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勑勒老公，并性遒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相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

侯景向來瞧不起世子，曾經對司馬子如説："王在，我不敢有異心，王不在了，我不能和鮮卑小兒共事。"司馬子如捂住他的嘴。到這時，世子以神武的名義寫信召侯景來。侯景先前和神武有約定，收到書信後，書信的反面有微小的黑點，就來。這次書信來了，反面没有黑點，侯景没有來，又聽説神武生了病，於是聚集軍隊堅守。神武對世子説："我雖然有病，你臉上有更多的憂慮神色，爲什麽呢?"世子没有回答。神武又問道："難道不是憂慮侯景反叛嗎?"世子説："是的。"神武説："侯景控制黄河以南十四年了，一直有驕横放肆、不服管束的心志，不過我能够馴養，怎麽能被你控制呢！現在四方没有平定，不要急於舉行哀悼儀式。厙狄干是鮮卑老前輩，斛律金是勑勒老前輩，他們都性情剛强正直，始終不會背叛你。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道來投奔我，一定不會有異心。賀拔焉過兒淳樸誠實没有過錯。潘相樂本來是道德很高的人，心地温和厚道，你們兄弟一定會得到他的幫助。韓軌稍微戇直，應該寬容他。彭相樂是難得的親信，應該保護他。略能做侯景對手的衹有慕容紹宗，

我故意不重視他，把他留下來給你，應該給以特殊的禮遇，委任他謀劃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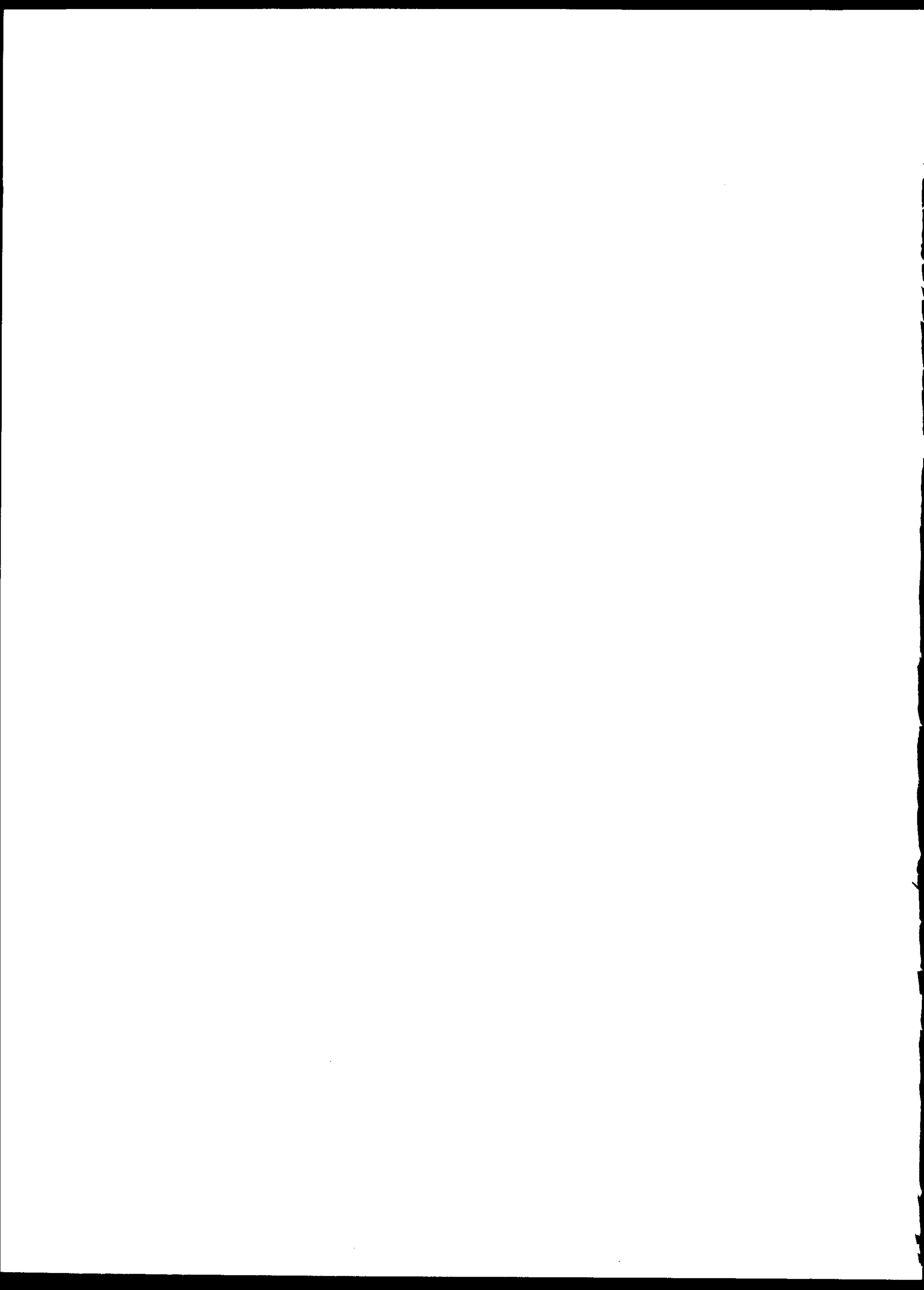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爲我耶，死亦何恨。”丙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秘不發喪。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製緦衰。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黄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轀輬車、黄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爲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

武定五年正月初一，發生日食，神武説："發生日食是因爲我嗎，死了也没什麽遺憾。”丙午，向魏帝上書陳述。這一天，在晉陽去世，當時五十二歲，保密不宣告死訊。六月壬午，魏帝在東堂舉行哀悼儀式，三天時間，魏帝爲神武穿上喪服。下詔書按漢代大將軍霍光、東平王劉蒼的舊例舉行喪禮；贈假黄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的印璽，轀輬車、黄繒車蓋、車的左邊裝上牦牛尾製成的飾物、前後有鳥羽製成的華蓋、鼓吹樂器、輕車、穿甲的武士，同時安排九錫的特殊禮節，謚號稱獻武王。八月甲申，在鄴城西北漳水的西邊下葬，魏帝親自送葬到紫陌。天保初年，追尊稱獻武帝，廟號稱太祖，陵墓叫義平。天統元年，改謚號稱神武皇帝，廟號稱高祖。

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統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厮養，有虚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擒，并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效力。至南威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神武性情深沉縝密傲岸嚴肅，整天表情莊重，别人不能揣測他的内心，策劃謀略的時候，變化多端如同神人，至於軍事和國家的重大方針，獨到地運用自己的思考，文官武將很少能預知。統領指揮軍隊，法令嚴肅，面對敵人奪取勝利，制定策略没有一定之規。聽訟斷案明察是非，不可欺蒙。善於鑒識人的才能喜歡和士人交往，周全保護立過功勛的人。性格周密善辯，每當有禮樂教化的事情，常常關注備至，闡述事理傾心交談，不崇尚華麗奢侈。提拔人員授予官職，在於得到人才，如果他能够勝任，甚至到奴僕中選拔，徒有虚名而無實際才能的，很少得到任用。各將領出外征討，照着他的策略做的，無不取勝報捷，違背他的指揮的，大多導致失敗逃亡。十分崇尚儉樸，刀劍鞍轡上没有金玉的飾物。年輕時酒量很大，自從擔當重任後，每次不超過三杯。住在家裏就和在官府一樣。仁慈寬容地愛護士人。開始范陽人盧景裕以明曉經義受人稱道，魯郡人韓毅以擅長書法聲名顯揚，他們都因謀反被抓，一并蒙受恩德安置在府宅裏，教神武的兒子們。他的文人武士盡心去做事，因過錯被抓起來而不加懲罰的有很多。所以遠近都心悦

誠服地歸附他，都想爲他出力效命。以至於南面懾服梁國，北面安撫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全都招引接納，得到他們的人力物用，規劃謀略考慮得遠啊。



北齊書卷三

帝紀第三

文　襄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爲渤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嘆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静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俊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

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凝滯，於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厘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山園游燕，必見招携，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娱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群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絶。乃榜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

世宗文襄皇帝名澄，字子惠，是神武的長子，母親是婁太后。生下來就很聰明，神武認爲他與衆不同。魏中興元年，被立爲渤海王世子。跟隨杜詢學習，聰敏超過常人，杜詢十分稱贊佩服。中興二年，加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娶孝静帝的妹妹馮翊長公主爲妻，當時十二歲，神情英俊豪爽，就像成年人。神武試着問他當時政事的得失，辨别分析没有不合乎道理的，從此軍隊國家大事的謀劃都讓他參預。

天平元年，加授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的職務。天平三年，入朝輔佐朝政，加授領左右、京畿大都督的職務。當時的人雖然聽説他的器度和見識，還是把他當小孩子來看待，可是他謀劃事情嚴肅而明確，處事不感到疑難困惑，於是朝野都感到振奮而尊敬他。元象元年，代理吏部尚書。魏朝自從崔亮以後，選拔人一直以任職的年數和成績爲制度，文襄就改革以往的體制，選拔衹在於得到人才。又淘汰尚書郎，精選有品學門第的人來加以補充。至於有才能名望的人，都受到薦舉提拔，如果有還没處在顯要地位的人，都招到自己的家裏，把他們當作客人，每當到園林裏游賞宴飲，一定會被招請來，射箭寫詩，讓他們各盡自己的所長，作爲娱樂。興和二年，加授大將軍，領中書監，仍舊代理吏部尚書。自從正光年間以後，天下多亂，在職的官員們，廉潔的很少。文襄就上奏任命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檢舉彈劾權貴豪强，没有放縱不問的，從此風俗發生了變化，徇私枉法的門路被杜

者，皆優容之。

絶了。於是在街頭要道張榜公布，詳細論述治理國家的方針大計，并開通直言進諫的道路，有評論時事上書誠懇能切中要害的，都寬容地對待他。

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丙午，神武崩，秘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夏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停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既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

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向西征討，生病，撤軍，文襄快馬趕到軍營，侍奉護衛神武返回晉陽。武定五年正月丙午，神武去世，保密不公布死訊。辛亥，司徒侯景盤據在黄河以南反叛，潁州刺史司馬世雲據城響應他。侯景誘騙扣留了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人。派遣司空韓軌率領大軍討伐他。夏四月壬申，文襄到鄴城朝見魏帝。六月己巳，韓軌等人從潁州撤軍。丁丑，文襄返回晉陽，纔公布神武的死訊，通告文武官員，陳述神武的遺願。七月戊戌，魏帝下詔任命文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文襄上奏辭去職位，希望中止王的爵位。壬寅，魏帝下詔書任命太原公高洋代理軍隊國家的事務，從宫中派遣宦官做使者來勸勉曉諭。八月戊辰，文襄上奏申説神武生前留下的命令，請求減去封邑分别封賞給將領，各有差别。辛未，到鄴城朝見魏帝，堅決辭去丞相的職務。魏帝下詔書説："既然是朝野的依靠，關係到國家的安危，不能讓你達到自己的願望，需要暫且强行改變你的心意，可恢復以前大將軍的職務，其他的職務像過去一樣。"

議者咸云侯景猶有北望之心，但信命不至耳。又景將蔡遵道北歸，稱景有悔過之心。王以爲信然，謂可誘而致，乃遺景書曰：

議論的人都説侯景還有歸附北方的願望，衹是聯絡的書信没到。又有侯景的將領蔡遵道回到北方，説侯景有悔過的心思。文襄認爲是真的，説可以誘導使他回來，於是送給侯景書信説：

> 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依，偏所眷屬，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待爲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一餐者便致扶輪之效，况其重於此乎？常以故舊之義，欲將子孫相托，方爲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况聞負杖行歌，便以狼顧反噬，不蹈忠臣之路，便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

> 已故的父王和司徒你在平定險惡中結下情誼，是喪父的我所依靠的，是我最值得懷念的，這種情義貫穿始終，在困境中也會存在。當作一國中傑出人士對待的樹立了用漆塗身爲主復仇的節操，被饋贈了一頓飯的就表達了扶着車輪推進報答恩情的效用，何况比這些還要重的呢？我常常出自舊交的情義，打算將子孫托付給你，彼此結爲秦、晉那樣的聯姻，共同成爲劉、范那樣的親家。

自强，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爲累卵之危。西取救於宇文，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爲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吴則吴人不信。當是不逞之人，曲爲無端之説，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闔門大小，悉在司寇，意謂李氏未滅，猶言少卿可反。孤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但禮由權奪，志在忘私，聊遣偏裨，前驅致討，南兗、揚州應時剋復。即欲乘機席卷縣瓠，屬以炎暑，欲爲後圖，且令還師，待時更舉。

何况聽説一面扶着手杖邊走邊唱，一面就像狼一樣回過頭來反咬一口，不遵循忠臣的道路，就會陷入叛徒的境地。力量不足以使你自己强盛，局勢不足以使你自己保全，帶領烏合之衆，處於累卵的危境。西面向宇文泰求取救助，南面向梁國請求支援，用重重疑慮的心，去做進退無着的事。進入西魏而西魏的人不接納，歸附梁國而梁國的人不信任。應該是一心作亂的人，編造没有根據的説法，於是懷着以訛傳訛成街市有老虎的疑問，竟造成誤信曾參殺人使曾母扔掉織布的梭子而逃走的迷惑。近來的舉動，事情已可見到，人們互相懷疑誤會，想來你自己可感覺得到。全家老少，全在於司寇，意思是説李氏没有消滅，還説少卿可以返回。喪父的我因行無善招來災禍，遭到上天的殘酷懲罰，祇是出於禮教暫時奪去服喪的心願，志向在於忘掉私情，姑且派遣部下，向前進軍討伐，南兗州、揚州可立刻攻克。當時想乘機攻下縣瓠，恰逢天氣炎熱，想以後再作打算，暫且下令撤軍，等待時機再出兵。

今寒膠向折，白露將團，方憑國靈，龔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强盛，内外感恩，上下戮力，三令五申、可赴湯火。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熒。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人負我，不我負人，當開從善之途，使有改迷之路。若能卷甲來朝，垂橐還闕者，即當授豫州，必使終君身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禄位，退則不喪功名。今王思政等皆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掌握，脱能刺之，想有餘力。即相加授，永保疆埸。君門眷屬可以無患，寵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爲通家，共成親好。

現在秋高氣爽弓雖折而不開膠，白色的露珠即將凝成，正是憑藉國家的威靈，奉行上天的懲罰的時候了。我軍裝備精良，兵强馬壯，全都感激皇恩，上下齊心努力，發幾道命令，就可以赴湯蹈火。讓戰旗和軍鼓彼此相望，行軍揚起的塵土前後相接，形勢如同熱湯灌在積雪上，事態等於大水澆在熒火上。明智的人離開危境到安全的地方，聰明的人將災禍轉變爲幸福，寧願别人對不起我，不願意我對不起别人，應當開通棄惡從善的途徑，使有改悔自新的路子。如果能捲起鎧甲前來朝見，放下弓袋回到京城，當即授予豫州刺史的職務，一定使你終身擁有地位和聲名。所屬的文武官員不再加以追究，任職能保持他們的俸禄地位，引退不會喪失他們的功名。現在王思政等人都是孤立無援的軍隊地位偏下的將領，從遠方來深入我境，然而他們的性命在於你的掌握之中，如

果能刺殺他們，想來是有餘力的。當即增授官職，永遠保持邊境的平安。你的家屬可以没有禍患，寵愛的妻子和心愛的兒子也都送還，仍然成爲世交，共同親密友好。

君今不能東封函谷，南面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欲自守，聚衆不以爲强，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有惡逆之禍，覆宗絶嗣，自貽伊戚。戴天履地，能無愧乎！孤子今日不應遣此，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西歸之心，深有悔過之意"，未知此語爲虚爲實。吉凶之理，想自圖之。

你現在東面不能封侯，南面不能稱王，受別人的控制，威名頓時喪盡。得到地盤不想自己守住，聚集軍隊不能成爲强大，白白地使自己有着背叛的名聲，家裏有着逆亂的災禍，顛覆祖宗斷絶後嗣，是自己帶來的憂患。頭頂蒼天脚踏大地，能不感到慚愧嗎！喪父的我今天不應該説這些，衹是聽到蔡遵道説"司徒本來没有歸附西魏的願望，很有悔過的意思"，不知道這話是假是真。吉凶的道理，想你自己會考慮。

景報書曰：

侯景回信説：

僕鄉曲布衣，本乖藝用，出身爲國，綿歷二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富貴當年，榮華身世。一旦舉旗旆，援鼓枹，北面相抗者何哉？實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倖弄權，心腹離貳，妻子在宅，無事見圍。及迴歸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遣，斧鉞已臨。既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冀申鄙情。而群帥恃雄，眇然弗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掘圍堰水，僅存三版。舉目相看，命縣漏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拘秦送地，豈樂爲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僕實不辜，桓、莊何罪。且尊王平昔見與比肩，戮力同心，共奬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雁行而已。福禄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之盗，禄去公室，抑謂

我是鄉下的老百姓，本來没什麽才能用處，爲國家獻身，已經歷了兩代君主，冒着危險經受艱難，怎能躲避風霜，於是得到當年的富貴，一生的榮華。有一天舉起戰旗，拿起鼓槌，同北面相對抗是爲什麽呢？實在是害怕滅亡的危險，擔心招來禍害的緣故罷了。往年的年底，你尊敬的父王患病，神不保佑善人，我祈禱也不能痊愈。於是讓得寵的小人把持權力，親信的人離心離德。妻子兒女在家裏，無緣無故被包圍。等回到長社，希望親自陳述情况，文書還没發送出去，軍隊的斧鉞就逼近了。戰旗已在對面，相距不遠，飛快地遞送文書上奏，希望陳述我的情意。可是衆將領倚仗兵力强大，對我藐視不屑一顧，揮舞着兵器鋒刃前刺，一心想屠殺，挖掘圍溝攔水灌城，没淹的城墻衹剩六尺高。舉目看去，生命的危險就在頃刻間，不忍死去，到城下出戰，在西魏卑躬屈禮割讓土地，難道是我高興做的嗎？禽獸厭惡死亡，人性喜好生命，我實在没什麽罪過，桓公、莊公有什麽罪。况且你尊敬的父王以前同我并肩共事，努力同心，輔佐皇帝，雖然又有權勢的參差不同，所處的天氣冷熱略有差異，丞相司徒，就像大雁的行列

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拜恩私第，何足關言。

前後排列罷了。幸福俸禄官爵榮譽，自是天子賜給的，有了功勞然後授予，從道理上不相衝突，想要求我像漆身吞炭那樣報恩，是多麼的荒謬！然而偷竊别人的財物，還稱他是盜賊，得到的俸禄脱離了君主，衹是説不取。現在魏國的德行雖然衰弱，上天給予的命運没有改變，爲個人的私宅家眷報答恩情，有什麼值得説的。

賜嗤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褒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將何以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舍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强，身危如累卵。然億兆夷人，卒降十亂，紂之百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即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强，殷憂啓聖，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携以禮，被我虎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氛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道汧隴，吴越悍勁，帶甲千群，秦兵冀馬，控弦十萬，大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蒂自殞，此而爲弱，誰足稱雄？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陳平背楚，歸漢則强，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舍在人，奉禮而行，神其吐邪！

你嗤笑我不能東面封侯，受到别人控制，好像是教導我推崇祭仲而褒揚季氏。没有君主的國家，在禮制上没有聽説過，行動不合法度，將用什麼來作爲準則。我私下認爲分出財物撫養幼子，事情歸於完美的終結，騰出房屋安置孤兒，誰會説交情半道而止。你又説我兵多不足以使自己强盛，處身危急如同累卵。然而商紂擁有衆多的平民，最終經歷了多次動亂，商紂百次取勝，終究自己斷絶了後嗣，潁川之戰，就是借鑒。政局的衰微和穩定是由人力所爲，不在於誰掌握了政權而在於德行，如果能够忠誠守信，即使弱小也一定會强大，憂傷啓發人的智慧，處身危急有什麼痛苦。況且現在梁國國運昌盛，以禮節招引安撫我，給我披上虎皮，用高貴的爵位籠絡我，我正打算以五岳爲園苑而以四海爲水池，掃蕩邪惡污穢的空氣來拯救老百姓。東面束縛甌越，西面打通汧隴，吴越强悍有力，帶甲的士兵有一千隊，秦的强兵冀的壯馬，弓箭手十萬，大風一振蕩，枯朽的樹幹一定摧毁，凝結的凍霜頃刻墜落，秋天的葉蒂自然死亡，把這看作弱小，誰能稱得上强大？又説我被兩面誣蠛，受到兩國懷疑，考慮事理人情，説得太過分了。過去陳平背叛楚國，歸附漢朝就使漢朝强大，百里奚離開虞國，進入秦國就使秦國成爲霸主。大概昏昧還是明智是由君主，用還是不用在於個人，遵奉禮制而行事，神會拋棄嗎！

書稱士馬精新，剋日齊舉，誇張形勢，必欲相滅。切以寒膠

書信上説兵馬裝備精良新穎，指定日期一起出動，誇大炫耀形勢，一定想消滅我。

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争，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徇意於前塗，不覺坑阱在其側。去危就安，今歸正朔；轉禍爲福，已脱網羅。彼當嗤僕之過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剋復中原，荆、襄、廣、潁已屬關右，項城、縣瓠亦奉江南，幸自取之，何勞見援。然權變非一，理有萬塗，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三分鼎峙，燕、衛、趙、晋足相俸禄，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自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父禰之業，各保疆壘，聽享歲時，百姓乂寧，四人安堵。孰若驅農夫於壟畝，抗勁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克濟。

以寒膠白露的時間臨近，這樣的節氣對我們是相同的，秋風揚起塵土，你我戰馬所向有什麼兩樣。衹知道北方的盡力相争，没意識到西方和南方的聯合，衹打算一心到前邊的路上巡行，没有覺察到陷坑就在旁邊。離開危境趨向安全的地方，現在我已回歸正統；將災禍轉變爲幸福，現在我已擺脱了網羅。那時你會嗤笑我過於執迷，這裏我也笑你糊塗不清醒。現在引導二國，舉旗向北討伐，士兵們像熊虎一樣士氣高昂，攻下收復中原，荆州、襄州、廣州、潁州已經屬於西魏，項城、縣瓠也歸附梁國，幸運的是自己奪取的，何必動用别人的援助。然而情況的變化不是一成不變的，事物的道理有多種多樣，替你打算，不如割讓土地求得雙方和平，形成天下三分鼎立，燕、衛、趙、晋的地方足够你得到俸禄了，齊、曹、宋、魯的地方全都歸到大梁。使我能够在南方的王朝盡心效力，促成和北方結爲姻親通好，作爲訪問禮物而捆束好的布帛自然運在路上，戰車不再駕馭，我立下當世的功勞，你完成父親留下的事業，各自保衛邊境上的堡壘，聽任享受歲月的時光，百姓安寧，士農工商四民得到安居。如果要在田野上驅趕農夫，去對抗從三方來的强敵，有前前後後躲避兵器的進攻，在心腹要害抵擋刀刃箭鏃的襲擊，即使是任命姜太公爲將領，也不能够得到生存，就是到上天那裏，也怎麽能够成功。

來書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脱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復加坑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遵道所説，頗亦非虚，故重陳辭，更論款曲。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爲仇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

來信上説，妻子老幼都在司寇那裏，以此相要挾，希望我能够返回。應該是起疑心想偏了，不懂得大道理。過去王陵歸附漢朝，母親留在楚國也没回去；劉邦的父親被楚國囚禁，劉邦坦然自若地討一杯羹。何況那妻子兒女，還可以放在心上。如果説殺了有用，我想制止也不可能，殺了没有壞處，再加活埋還是斬殺，我的家眷在你手上，同我有什麽關係呢。蔡遵道所説的，也確實不是假的，所以又加以陳述，再表明自己的心意。過去我和盟主，共事像琴瑟一樣和諧，

還書，其何能述。

進讒言的人挑撥離間，反而成爲仇敵，撫弄弓弦拿着弓箭，不覺感到傷心，撕開布帛寫回信，還有什麽可述説的呢。

王尋覽書，問誰爲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王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王欲間景於梁，又與景書而謬其辭，云本使景陽叛，欲與圖西，西人知之，故景更與圖南爲事。漏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

王不久看到了信，問是誰寫的。有人説："是他的行臺郎王偉。"王説："王偉有如此文才，爲什麽不讓我知道。"王想離間侯景和梁國的關係，又給侯景寫信而説些荒謬的話，説本來讓侯景假裝叛變，是想謀取西魏，西魏人知道了，所以侯景把這事改爲謀取梁國。這封信泄露給了梁國，梁國人也不相信。

壬申，東魏主與王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王嘗侍飲，舉大觴曰："臣澄勸陛下酒。"東魏主不悦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如此生！"王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毆之三拳，奮衣而出。尋遣季舒入謝。東魏主賜季舒綵，季舒未敢即受，啓之於王，王使取一段。東魏主以四百匹與之，曰："亦一段耳。"東魏主不堪憂辱，咏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因流涕。

壬申，東魏主和王在鄴城東面打獵，像飛一樣快馬奔馳追趕獵物。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面呼喊道："天子不要讓馬跑了，大將軍發怒了。"王曾經侍奉魏帝飲酒，舉起大酒杯説："臣高澄給陛下勸酒。"東魏主不高興地説："自古以來没有不滅亡的國家，朕因爲什麽像這樣求生！"王憤怒地説："朕！朕！長着狗脚的朕！"要崔季舒打了魏帝三拳，拂袖離去。不久派崔季舒進去謝罪，東魏主賜給崔季舒彩色絲綢，崔季舒不敢馬上接受，向王請示，王讓他取一段。東魏主將四百匹送給了他，説："這也是一段。"東魏主不能忍受憂煩侮辱，吟誦謝靈運的詩説："韓國滅亡子房奮發而起，秦國稱帝魯連感到耻辱，本是來自江海上的人，忠義感動了君子。"於是流下了眼淚。

三月辛亥，王南臨黎陽，濟於虎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書百僚，以相戒勵，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又令朝臣牧宰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邊城，務得其才，不拘職業。六月，王巡北邊城戍，賑賜有差。

三月辛亥，王到南方巡視黎陽，在虎牢渡河，從洛陽到太行然後返回晉陽。在路上寫信給衆官員，以相勸戒勉勵，朝野領會他的意旨，無不震驚畏懼。又命令朝廷大臣和州郡長官各自推舉有才德的人以及勇武有膽識能勝任守衛邊城的人，一定要得到這樣的人才，不局限於什麽職業。六月，王巡視北方城鎮的邊防，救濟賞賜各有差别。

七月，王還晉陽。辛卯，王遇盗而殂，時年二十九。葬于峻成陵。齊受禪，追謚爲文襄皇帝，廟號世宗。時有童謡曰："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燈滅。"識者以爲王將殂之兆也。數日前，崔季舒無故於北宫門外諸貴

七月，王返回晉陽。辛卯，王遇上盗賊被害而亡，當時二十九歲。安葬在峻成陵。齊接受魏帝禪位後，追封謚號爲文襄皇帝，廟號稱世宗。當時有童謡説："百尺的高竿折斷，水底的燃燈熄滅。"有見識的人認爲是王即將死亡的先兆。幾天前，崔季舒無緣無故在北宫門外各高官面前

之前誦鮑明遠詩曰："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聲甚凄斷，淚不能已，見者莫不怪之。初，梁將蘭欽子京爲東魏所虜，王命以配厨。欽請贖之，王不許。京再訴，王使監厨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爾。"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王居北城東栢堂莅政，以寵琅邪公主，欲其來往無所避忌，所有侍衛，皆出於外。太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出一月。王曰："小人新杖之，故嚇我耳。"將欲受禪，與陳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擬百官。京將進食，王却，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却。"京聞之，置刀於盤，冒言進食。王怒曰："我未索食，爾何遽來！"京揮刀曰："來將殺汝！"王自投傷足，入于床下，賊黨去床，因而見殺。先是訛言曰："軟脱帽，床底喘。"其言應矣。時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入而討賊，臠割京等，皆漆其頭。秘不發喪，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

吟誦鮑明遠的詩説："將軍已經去世，部下也很少留存。"聲音十分凄凉絶望，淚流不止，看到的人無不感到奇怪。起初，梁國的將領蘭欽的兒子蘭京被東魏俘虜，王命令將他分配到厨房。蘭欽請求把他贖回來，王不答應。蘭京再次申訴，王派監厨的僕役薛豐洛用棍棒打了他一頓，説："再上訴就會殺了你。"蘭京和他的黨羽六個人圖謀作亂。當時王住在北城東面的栢堂處理政事，因寵幸琅邪公主，想他們的來往没什麽要避開的，所有的侍衛，都到外邊去。太史上奏説天上的宰輔星十分微弱，變故不出一個月。王曰："剛用棍棒打了小人，所以嚇唬我罷了。"他打算接受禪位，和陳元康、崔季舒等讓身邊的人離開，考慮任命各官員。蘭京將要進送食物，王拒絶了，對大家説："昨天晚上我夢見這個奴才用刀砍我，應該殺掉他。"蘭京聽到後，把刀子放在盤子裏，假裝説進送食物。王憤怒地説："我没有要吃的，你怎麽這樣快就來了！"蘭京揮着刀子説："來了要殺你！"王自己一跳傷了脚，鑽入床底下，這夥盗賊撤去床，王於是被殺。先前謡傳説："無力地脱掉帽子，在床底下喘息。"這話應驗了。當時太原公高洋在城東的雙堂，進來找盗賊算賬，將蘭京等人千刀萬剮，把他們的頭都塗上漆。保密不公布王的死訊，慢慢放出話説："奴才造反，大將軍受了傷，没有大的痛苦。"

北齊書卷四

帝紀第四

文宣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后初孕，每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嘗怪之。初，高祖之歸尒朱榮，時經危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時尚未能言，欻然應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言。鱗身，重踝，不好戲弄，深沉有大度。晉陽曾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爲阿秃師。帝曾與諸童共見之，歷問禄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高祖嘗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之。又各配兵四出，而使甲騎僞攻之。世宗等怖撓，帝乃勒衆與彭樂敵，樂免胄言情，猶擒之以獻。後從世宗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餘人無見者。内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唯高祖異之，謂薛琡曰：“此兒意識過吾。”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禄大夫、太原郡開國公。武定元年，加侍中。二年，轉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

顯祖文宣皇帝名洋，字子進，是高祖的第二個兒子，世宗的同母弟弟。皇后剛剛懷孕時，每天晚上有紅光照在屋子裏，皇后私下裏感到奇怪。起初，高祖歸附尒朱榮，當時正經歷戰亂，家裏窮得衹有直立的墻壁，皇后和親戚們相對而坐，一同擔憂挨凍受餓。文宣帝當時還不會説話，突然應聲説道：“能活。”太后和身邊的人大吃一驚而不敢説什麼。身上有鱗片狀的皮膚，長着雙重的足踝，不喜好玩游戲，性格沉着持重有大度。晉陽曾經有個和尚，一會兒愚蠢一會兒聰明，當時的人猜不透他是個什麼人，把他叫做阿秃師。文宣帝曾經和孩子們一起去見他，一一詢問將來自己的俸禄地位，輪到文宣帝時，阿秃師衹是舉起手再三指着天而已，嘴上没説什麼。看到的人都感到驚訝。高祖曾經試着觀察兒子們的見識，讓他們各自整理紊亂的蠶絲，衹有文宣帝拔出刀來砍斷了亂絲，説：“亂的東西必須砍斷。”高祖認爲他做得對。又各自配給士兵從四面出去，派帶甲的騎兵假裝攻擊他們。世宗等人感到恐懼，文宣帝就指揮士兵和彭樂相鬥，彭樂脱下鎧甲説出真情，還是抓了去獻給高祖。後來跟隨世宗巡視經過遼陽山，惟獨他看到了天門打開，其餘的人没有見到的。内心雖然聰明，相貌好像不够好，世宗常常嗤笑他，説：“這樣的人也得到富貴，相面的方法從哪裏可以解釋。”衹有高祖認爲他與衆不同，對薛琡説：“這孩子的見識超過我。”小時候拜范陽人盧景裕做老師，記憶力超過常人，盧景裕没有預料到。天平二

年，授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禄大夫、太原郡開國公。武定元年，加授侍中。武定二年，轉任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武定五年，授予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

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倉卒，内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臠斬群賊而漆其頭，徐宣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内外莫不驚異焉。乃赴晋陽，親總庶政，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

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情突然，内外震驚。文宣帝神色不變，指揮處置，親自用刀剮了盜賊們并將他們的頭塗上漆，慢慢放出話説："奴才造反，大將軍受了傷，没有大的痛苦。"當時内外無不感到驚訝。於是趕赴晋陽，親自統領政務，務求從寬辦理，事情有不方便的全都免省。

冬十月癸未朔，以咸陽王坦爲太傅，潘相樂爲司空。

冬十月癸未初一，任命咸陽王元坦爲太傅，潘相樂爲司空。

十一月戊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梁齊州刺史茅靈斌、德州刺史劉領隊、南豫州刺史皇甫眘等并以州内屬。

十一月戊午，吐谷渾國派遣使者朝見進貢。梁國齊州刺史茅靈斌、德州刺史劉領隊、南豫州刺史皇甫眘等都率本州歸附魏國。

十二月己酉，以并州刺史彭樂爲司徒，太保賀拔仁爲并州刺史。

十二月己酉，任命并州刺史彭樂爲司徒，太保賀拔仁爲并州刺史。

八年春正月庚申，梁楚州刺史宋安顧以州内屬。辛酉，魏帝爲世宗舉哀於東堂。梁定州刺史田聰能、洪州刺史張顯等以州内屬。戊辰，魏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户。甲戌，地豆于國遣使朝貢。

武定八年春正月庚申，梁國楚州刺史宋安顧率本州歸附魏國。辛酉，魏帝在東堂爲世宗舉行哀悼儀式。梁國定州刺史田聰能、洪州刺史張顯等率本州歸附魏國。戊辰，魏帝下詔書晋升文宣帝爲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户。甲戌，地豆于國派遣使者朝見進貢。

三月辛酉，又進封齊王，食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萬户。自居晋陽，寢室夜有光如晝。既爲王，夢人以筆點己額。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再拜賀曰："王上加點，便成主字，乃當進也。"

三月辛酉，又進封爲齊王，享用冀州的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的河間五個郡，食邑十萬户。自己居住在晋陽，卧室裏夜間有亮光就和白天一樣。已經成爲王，夢見有人用筆在自己的額頭上點了一下。天亮後把這夢告訴了門客王曇哲説："我要引退嗎？"王曇哲拜了兩拜祝賀道："王字上加一點，就成了主字，應當進取。"

夏五月辛亥，帝如鄴。甲寅，進相國，總百揆，封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萬户，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魏

夏五月辛亥，文宣帝到鄴城。甲寅，進升爲相國，統領百官，封給冀州的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的河間高陽章武、定州的中山常山博陵十個郡，食邑二十萬户，加九錫的儀仗，特殊禮遇，齊王的爵位照舊。魏帝派遣兼太尉彭城王

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樂册命曰：

於戲，敬聽朕命！夫惟天爲大，列晷宿而垂象；謂地蓋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四時代序，萬類駢羅，庶品得性，群形不夭。然則皇王統曆，深視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師相，此則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漢昭無爲而治。頃者天下多難，國命如旒，則我建國之業將墜於地。齊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艱危，爰翼朕躬，國爲再造，經營庶土，以至勤憂。及文襄承構，愈廣前業，康邦夷難，道格穹蒼。王繼德應期，千齡一出，惟幾惟深，乃神乃聖，大崇霸德，實廣相猷。雖冥功妙實，藐絶言象，標聲示迹，典禮宜宣。今申後命，其敬虛受。

王摶風初舉，建旟上地，庇民立政，時雨滂流，下識廉耻，仁加水陸，移風易俗，自齊變魯，此王之功也。仍攝天臺，總參戎律，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竄迹，松塞無烟，此又王之功也。逮光統前緒，持衡匡合，華戎混一，風海調夷，日月光華，天地清晏，聲接響隨，無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邈矣炎方，逋違正朔，懷文曜武，授略申規，淮楚連城，灌然桑落，此又王之功也。關、峴衿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岳立鴟跱，

元韶、司空潘相樂宣布册封的詔令説：

嗚呼，敬聽朕的命令！衹有天是博大的，排列日月星辰而顯示天象；地是廣厚的，疏導大川高山而盛産萬物。所以四季更迭交替，萬物排比羅列，各種物體得其本性，各種形象不致消滅。既然如此，那麼王朝的統治時期，眼觀深處安居宫内，拱手沉默無所作爲，把成功托付給國師丞相，這就是夏伯、殷尹竭盡輔佐之力，周成王、漢昭帝無須作爲而國家得到了治理。近來天下多難，國家的命運就像冠冕懸挂的玉串那樣不牢靠，而我們建國的基業將墜毁在地。齊獻武王在動亂的風雲中迅速奮起，極力拯救艱難危亡，輔助朕身，國家等於是重建，治理國家，以致積勞成疾而逝。等到文襄繼承基業，更加擴大了前人的業績，使國家安康危難平定，道義達到了上天。王施行仁德應運而生，一千年纔出一個，既看到事物的隱微之處又看到事物的精深之處，既有奇特的才能又有最高的智慧和道德，極力推崇霸道，施行丞相的謀略。雖然神靈的力量精妙真實，輕視棄絶言辭留下的迹象，用聲音標明顯示事迹，制度禮儀應該公布。現在申明後發的命令，敬請虛心接受。

王初出乘風直上，在上黨之地竪立旗幟，庇護百姓處理政事，應時的雨水洶涌流出，百姓懂得廉耻，仁愛施加萬物，移風易俗，由强悍的齊國轉變爲講究禮儀的魯國，這是王的功勞啊。接替代領尚書，統管軍機大事，謀略制出如同神人，威名傳揚北方大地，拉開弓弩敵人就逃竄無踪，邊塞上不再升起報警的狼烟，這又是王的功勞啊。等到總管前人的基業，保持穩定統一國家，華夏民族和西方民族融爲一體，風向和海潮諧調平和，日月光芒照耀，天地清明寧静，如同聲音一響回音隨之而起，没有不想歸附的，這又是王的功勞啊。遥遠啊炎熱的南方，違背我朝制訂的曆法，王既安撫籠絡人心又炫

偏師纔指，渙同冰散，此又王之功也。晉熙之所，險薄江雷，迥隔聲教，迷方未改，命將鞠旅，覆其巢穴，威略風騰，傾懾南海，此又王之功也。群蠻跋扈，世絶南疆，摇蕩邊垂，亟爲塵梗，懷德畏威，向風請順，傾陬盡落，其至如雲，此又王之功也。胡人别種，延蔓山谷，酋渠萬族，廣袤千里，憑險不恭，恣其桀黠，有樂淳風，相携叩款，粟帛之調，王府充積，此又王之功也。茫茫涉海，世敵諸華，風行鳥逝，倏來忽往，既飲醇醪，附同膠漆，氈裘委仞，奇獸銜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尚阻，作我仇讎，爰把椒蘭，飛書請好，天動其衷，辭卑禮厚，區宇乂寧，遐邇畢至，此又王之功也。江陰告禍，民無適歸，蕭宗子弟，尚相投庇，如鳥還山，猶川赴海，荆、江十部，俄而獻割，乘此會也，將混朱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茂，禎符顯見，史不停筆，既連百木，兼呈九尾，素過秦雀，蒼比周烏，此又王之功也。搜揚管庫，衣冠獲序，禮云樂云，銷沉俱振，輕徭徹賦，矜獄寬刑，大信外彰，深仁遠洽，此又王之功也。王有安日下之大勳，加以表光明之盛德，宣贊洪猷，以左右朕言。昔旦、奭外分，毛、畢入佐，出内之任，王宜總之。

耀武力，授予謀略申明法度，淮楚一帶相連的城池，像桑葉凋落一樣瓦解，這又是王的功勞啊。潼關、峴山如衣帶環繞相連，跨越人烟稀少的地方，像腸胃一樣迂迴曲折，像山岳聳立鴟鳥對峙，側翼的軍隊方纔出動，就像冰塊消散一樣崩潰，這又是王的功勞啊。晉熙這塊地方，地勢險要接近長江，遠隔聲威教化，迷失方向不能改變，命令將領帶領軍隊，摧毁他們的巢穴，威勢謀略像大風騰起，壓倒懾服南海，這又是王的功勞啊。各蠻族狂妄放肆，在南部邊疆與世隔絶，擾亂動蕩邊境，屢次造成禍害，他們感受恩德畏懼威勢，仰慕請求歸順，所有的村寨和聚落，他們的到來如同雲彩堆涌，這又是王的功勞啊。胡人的另一種族，在山谷中繁衍發展，首領統轄上萬個部落，占據的地方有千里之廣，憑藉着險要不肯歸附，肆意表現他們的凶悍狡猾，現在他們樂於接受淳樸的風俗，手拉手前來叩拜朝見，糧食布帛的調運，堆滿了王家的府庫，這又是王的功勞啊。進入茫茫的大海，世代與華夏爲敵，像風一樣飄行像鳥一樣飛逝，一會兒來一會兒往，現在喝着濃濃的美酒，像膠和漆一樣歸附，皮毛製的衣服堆積如山，珍奇的野獸首尾相連，這又是王的功勞啊。秦地的河流還阻隔不通，成爲我們的仇敵，現在帶着美好的椒和蘭，傳來書信請求和好，上天被他們的誠意所感動，言辭謙卑禮物豐厚，天下安寧，遠方近處都來歸附，這又是王的功勞啊。長江以南報告了災禍，老百姓没有合適的依靠，蕭氏家族的子弟，尚且前來投靠請求庇護，像飛鳥返回大山，像河流奔向大海，荆、江一帶十州，不久獻出劃歸，乘這個機會，將要統一南方，這又是王的功勞啊。萬事妥帖，天下太平，國家興旺，吉祥的事物到處顯現，史官不停筆地記録下來，已經有了相連的百棵樹木，又出現了九尾的鳥，白超過了秦國的雀，黑超過了周朝的烏，這又是王的功勞啊。搜求發揚庫中的舊

物，禮制教化恢復了秩序，禮怎麼説樂怎麼説，過去消亡沉寂的都振興起來，減輕徭役撤銷賦税，同情獄犯寬緩刑罰，真誠的信義彰揚在外，深切的仁愛廣施遠方，這又是王的功勞啊。王有安定天下的偉大功勛，加上表現了光明磊落的盛大美德，弘揚參與了宏大的謀略，來輔佐朕。過去周公旦、召公奭得到外任的職分，毛公、畢公進入朝廷輔佐，朝廷内外的職任，王應該統領。

人謀鬼謀，兩儀協契，錫命之行，義申公道。以王踐律蹈禮，軌物蒼生，圓首安志，率心歸道，是以錫王大路、戎路各一，玄牡二駟。王深重民天，唯本是務，衣食之用，榮辱所由，是用錫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深廣惠和，易調風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王風聲振赫，九域咸綏，遠人率俾，奔走委贐，是用錫王朱户以居。王求賢選衆，草萊以盡，陳力就列，罔非其人，是用錫王納陛以登。王英圖猛概，抑揚千品，毅然之節，肅是非違，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王興亡所繫，制極幽顯，糾行天討，罪人咸得，是用錫王鈇鉞各一。王鷹揚豹變，實扶下土，狼顧鴟張，罔不彈射，是用錫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率民興行，感達區宇，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往欽哉。其祗順往册，保弼皇家，用終爾休德，對揚我太祖之顯命。

人的謀略與占卜吉凶，天地協調一致，施行天子賜予的詔命，意義在於申明公道。因爲王履行法令遵循禮制，給百姓制訂準則，人人安心，盡心歸附正道，所以賜給王玉輅車、兵車各一輛，黑色公馬八匹。王十分重視民以食爲天的道理，致力於農桑的根本，衣食的效用，是榮耀與恥辱的根由，所以賜給王上公的禮服和禮帽，配上紅色的鞋子。王極力推廣仁愛和順，改變調節風俗教化，觸動了天地之神，功德可以效仿，所以賜給王軒懸的樂器，六佾的舞蹈。王的聲威遠播顯赫，中央和八方地帶全都安寧，遠方的人相繼來使，在路上奔走送來進貢的禮物，所以賜給王朱户居住。王渴求賢才廣選於衆人，民間的人才已經挑盡，施展才力排在職官行列中的，没有不是這樣的人才，所以賜給王“納陛”上殿的禮遇。王英明的謀略和勇猛的氣概，貶斥獎掖百官，以剛毅果斷的氣節，敬重對的責難錯的，所以賜給王護衛勇士三百人。王關係到國家的興亡，制定了陰間和陽間的標準，督察施行上天的懲罰，有罪的人都得到了處理，所以賜給王鈇和鉞各一件。王揚威應變，扶助天下，凶暴囂張的人，没有不鎮壓的，所以賜給王紅色的弓一張，紅色的箭百支，黑色的弓十張，黑色的箭千支。王十分孝敬父母友愛兄弟，感動了神靈，帶領百姓推廣實行，感化達到整個天下，所以賜給王香酒一樽，配上玉製的酒杓。回去後恭敬地執行詔命吧。要恭敬地順從以往的册命，保衛輔佐皇家，最終完

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丙辰，下詔曰：

三才剖判，百王代興，治天靜地，和神敬鬼，庇民造物，咸自靈符，非一人之大寶，實有道之神器。昔我宗祖應運，奄一區宇，歷聖重光，暨於九葉。德之不嗣，仍離屯圮，盜名字者遍於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主殺朝危，人神靡繫，天下之大，將非魏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剋剪多難，重懸日月，更綴參辰，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勛巨業，無德而稱。逮文襄承構，世業逾廣，邇安遠服，海內晏如，國命已康，生生得性。迄相國齊王，緯文經武，統茲大業，盡睿窮幾，研深測化，思隨冥運，智與神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至心於萬物，被大道於八方，故百僚師師，朝無秕政，網疏澤洽，率土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屈膝，辟地懷人，百城奔走，關隴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誠。伊所謂命世應期，實撫千載。禎符雜遝，異物同途，謳頌填委，殊方一致，代終之迹斯表，人靈之契已合，天道不遠，我不獨知。

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籍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算。靜言大運，欣於避賢，遠惟唐、虞禪代之典，近想魏、晉揖讓之風，其

成你的大德，報答稱揚我太祖的美好命令。

魏帝因上天和人心的希望有所歸依，丙辰，下詔書說：

天地人三才的開闢，歷代帝王的更迭興起，治理上天安定大地，對鬼神和睦恭敬，保護百姓造化萬物，都來自上天的符命，并不是一個人的帝位，而實在是有道之人的神物。以前我的先祖順應天命，統一天下，歷代爲帝光輝相承，到現在已有九代。德行不能承襲，一再遭受災禍，欺世盜名的人遍布全國各地，擅自制定王命的不止是三公，君主被殺朝廷危亡，凡人和神靈都没有了依靠，天下的廣大，將不再歸魏所有。幸虧齊獻武王奮起發揚神奇的武略，平定剪除許多危難，重新懸挂日月，再次聯綴星辰，宗廟得以清除，國家由此重建，偉大的功勛宏偉的事業，其德行之高是無法稱説的。到了文襄王繼承基業，先人的事業更加擴展，近處安寧遠方歸順，天下太平，國家的命運已經康復，人民繁衍不息。到了相國齊王，文才武略兼備，統領這宏大的事業，竭盡智慧洞察隱微，研習精深預測變化，思緒隨着鬼魂轉動，智謀伴同神靈運行，恩德好像春天，威武如同夏日，爲萬物敞開至誠的心，給八方普施大道，所以百官相互師法，朝廷没有不好的治理措施，法網寬疏恩澤滋潤，天下誠心歸附。外面直到江淮一帶，響應屈服，開闢疆土安撫人心，上百座城奔走回歸，關隴一帶敬慕大義而請求和好，瀚漠仰望美德而表達誠意，這就是所謂的享譽當世應運而生，安撫千年。吉祥的徵兆雜沓而來，不同的事物表達共同的意向，謳歌贊頌紛紛匯集，朝代終結的迹象已經表露，世人和神靈的默契已經相合，上天的旨命已經不遠了，這不衹是我所知道的了。

朕繼承帝業，將要承襲世代的祭祀，憑藉輔助扶立的厚實基礎，延續宗廟和社稷的謀劃。靜靜地思考上天的旨意，樂意退讓給賢人，遥思唐堯、虞舜禪位的故事，近想

可昧興替之禮，稽神祇之望？今便遜於别宫，歸帝位於齊國，推聖與能，眇符前軌。主者宣布天下，以時施行。

魏、晉禮讓的風氣，大概可以領會興衰更迭的禮制，同神靈的願望相合？現在就退位到另外的宫殿，把帝位歸給齊國，稍稍符合前人的制度。主事的人向天下宣布，及時施行。

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册曰：

又派遣兼太尉彭城王元韶、兼司空敬顯儁手捧詔書説：

咨爾相國齊王：夫氣分形化，物繫君長，皇王遞興，人非一姓。昔放勳馭世，沉璧屬子；重華握曆，持衡擁璇。所以英賢茂實，昭晰千古，豈盛衰有運，興廢在時，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漢劉告否，當塗順民，曹歷不永，金行納禪，此皆重規襲矩，率由舊章者也。

啊，相國齊王：大氣的劃分和形狀的變化，事物都關聯到君主，帝王交替興盛，做皇帝的人不是一個姓氏。以前放勳駕御天下，在河裏沉下玉璧囑托兒子；重華手握曆法，執掌權柄。所以才德出衆的人取得豐碩的成果，千年名聲顯揚，難道繁榮衰亡都有定數，興盛廢黜都在時機，知道天命不得不授予，畏懼天命不得不接受。因此漢朝告諭困厄，魏朝順應了民意，曹氏的年代不能長久，晉朝接受了禪讓，這都是循規蹈矩，沿用舊的制度啊。

我祖宗光宅，混一萬宇。迄於正光之末，奸孽乘權，厥政多僻，九域離蕩。永安運窮，人靈殄瘁，群逆滔天，割裂四海，國土臣民，行非魏有。齊獻武王應期授手，鳳舉龍驤，舉廢極以立天，扶傾柱而鎮地，剪滅黎毒，匡我墜曆，有大德於魏室，被博利於蒼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内剿凶權，外摧侵叛，遐邇肅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舟梁一世，體文昭武，追變窮微。自舉迹藩旟，頌歌總集，入統機衡，風猷弘遠。及大承世業，扶國昌家，相德日躋，霸風愈邈，威靈斯暢則荒遠奔馳，聲略所播而鄰敵順款。以富有之資，運英特之氣，顧眄之間，無思不服。圖諜潜蘊，千祀彰明，嘉禎幽秘，一朝紛委，以表代

我的祖先據有帝位，統一天下。到了正光末年，奸邪的人篡奪了權力，治政措施多邪惡不正，國家動蕩不安。永安年間運數窘迫，百姓陷入困苦，反叛者罪惡滔天，割據分裂國家，國家的領土和臣子百姓，將不再歸魏國所有。齊獻武王順應時運伸手救援，像鳳一樣飄然高舉像龍一樣昂然騰躍，舉起廢棄的大梁來支撑上天，扶起傾倒的柱子來穩定大地，掃除帶給百姓的禍害，匡扶被毁壞的帝業，對魏朝有極大的功德，給百姓施予博厚的利益。等到文襄繼承傳統，發揚光大前人的業績，對内剿滅弄權的奸臣，對外摧毁侵略作亂的敵人，遠近整肅安寧，功勞達到了上天。王德行和神靈相合，像舟梁一樣引導一代，實行文治顯揚武功，追究變化窮盡精微。自從開始統領一方，稱頌的歌聲匯總相集，進入朝廷總管朝政，風教德化更加深遠。等到全面繼承父兄的事業，扶助國家繁榮家族，感恩的心意一天天上升，圖霸的影響更加深遠，神威暢通則荒僻遥遠的人奔

德之期，用啓興邦之迹，蒼蒼在上，照臨不遠。朕以虚昧，猶未逡巡，静言愧之，坐而待旦。且時來運往，嬀舜不暇以當陽，世革命改，伯禹不容於北面，況於寡薄，而可踟蹰。是以仰協穹昊，俯從百姓，敬以帝位式授於王。天禄永終，大命格矣。於戲！其祗承曆數，允執其中，對揚天休，斯年千萬，豈不盛歟！

跑着前來投靠，聲譽傳揚則鄰近的敵人歸順臣服。以富有的天資，運用超群不凡的才智，轉眼看去的時候，没有不想服從的。圖籍表册無形中蘊含，千年傳播顯揚，吉祥徵兆隱藏不露，一時間紛紛顯現，以表現德行更替的時期，來顯示國家興旺的迹象，蒼天在上，光輝的照耀不會遠了。朕因爲空虚愚昧，還没有猶豫不定，静静地感到自己慚愧，坐下來等待天明。況且時命運數有來也有去，嬀舜没有空閑登臨帝位，世事變更命運改定，伯禹不能接受面北稱帝，何况我這樣德行寡薄的人，還可以猶豫彷徨。因此上符合上天的意旨，下服從百姓的意願，恭敬地將帝位授給王。天賜的福禄永遠終結，魏朝的命數已經到了。嗚呼！望尊敬地接受上天賜給的運數，公允地掌握中正之道，稱揚報答上天的美意，千年萬年，難道會不興盛嗎！

又致璽書於帝，遣兼太保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又尚書令高隆之率百僚勸進。戊午，乃即皇帝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曰：

皇帝臣洋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否泰相沿，廢興迭用，至道無親，應運斯輔。上覽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天揖讓，考曆歸終。魏氏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後，内外去之。世道横流，蒼生塗炭。賴我獻武，拯其將溺，三建元首，再立宗祧，掃絶群凶，芟夷奸宄，德被黔黎，勛光宇宙。文襄嗣武，克構鴻基，功浹寰宇，威稜海外，窮髮懷音，西寇納款，青丘保候，丹穴來庭，扶翼危機，重匡頽運，是則有大造於魏室也。

又送給文宣帝詔書，派遣兼太保彭城王元韶、兼司空敬顯儁手捧皇帝的印璽，禪讓的禮儀一律依照唐虞、漢魏的舊例。又尚書令高隆之率領百官勸登帝位。戊午，於是在南郊登皇帝位，登上高臺燒柴祭祀禱告上天説：

皇帝臣高洋膽敢使用黑色的公牛，明確告知天帝：運數的好壞相互承接，國家的衰亡興旺交互更替，上天的規律是不問親近，祇幫助順應運數的人。上觀覽唐、虞，下考察魏、晉，没有不是先於天時禪讓帝位，考慮天命授位的時間歸於終結。魏國多難，已將近三十年，孝昌帝以後，朝廷内外離心離德。社會動蕩不安，百姓陷入困境。幸虧我齊獻武王，從將要溺死時拯救了他們，三次扶立皇帝，重新建立宗廟，掃蕩消滅了凶惡的人，鏟除平定了奸賊，恩德施予百姓，功勛照耀宇宙。齊文襄王繼承武功，建立了宏大的基業，功績遍於天下，威風越過邊外，北方的不毛之地感激恩德，西邊的賊寇降伏歸順，青丘國保證聽候命令，丹穴之地前來朝見進貢，在危急關頭給予扶助，改變了衰

亡的命運，這對魏朝有了極大的功勞。

魏帝以卜世告終，上靈厭德，欽若昊天，允歸大命，以禪於臣洋。夫四海至公，天下爲一，總民宰世，樹之以君。既川岳啓符，人神效祉，群公卿士，八方兆庶，僉曰皇極乃顧於上，魏朝推進於下，天位不可以暫虛。遂逼群議，恭膺大典。猥以寡薄，托於兆民之上，雖天威在顏，咫尺無遠，循躬自省，實懷祇惕。敬簡元辰，升壇受禪，肆類上帝，以答萬國之心，永隆嘉祉，保祐有齊，以被於無窮之祚。

魏帝因預料國運將宣告終結，天帝厭惡魏朝的德行，恭敬地順從上天的旨意，真誠地歸依天命，將帝位禪讓給臣高洋。四海歸於國家，天下合爲一統，總領百姓主宰世界，將君主樹立起來。既然山川顯示吉祥的徵兆，人神呈現幸福的氣象，衆多的官員，八方的百姓，都說天帝在上期盼着，魏朝在下推動促成，帝位不能够一時空虛。於是被大家的建議所逼迫，恭敬地服從盛大的典禮。我以寡薄的德行，托付在百姓之上，上天的威嚴顯現在臉上，近在咫尺，躬身反省自己，實在是心懷敬畏。恭敬地選擇良辰吉日，登上高臺接受禪位，給上帝舉行祭天之禮，以報答天下人的心意，使幸福長久興盛，保祐齊朝，給以享受無窮無盡的福運。

是日，京師獲赤雀，獻於南郊。事畢，還宮，御太極前殿。詔曰：

這一天，京城捕獲紅色的雀鳥，在南郊獻祭宗廟。事情完畢後，回到宮中，來到太極前殿。下詔書說：

無德而稱，代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朕以虛薄，功業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九鼎行出，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則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內資明德，纂戎先業，闢土服遠。年逾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故魏帝俯遵曆數，爰念褰裳，遠取唐、虞，終同脫屣。實幽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群公卿士誠守愈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水，有眷終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瑞，外壇告天，赤雀效祉。惟爾文武不貳心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克隆大業，永言誠節，共斯休祉。思與億兆同始茲日，其大赦天下。改

没有德行而稱帝，用禮節代替刑罰，不用言語而取得信義，像先有春天後有秋天那樣井然有序。所以知道憐憫同情的教化，上天人間同一個道理，寬宏大量的方式，今古同一種風尚。朕因爲空虛淺薄，没有立下什麼功業。以前已故的齊獻武王正逢魏朝不幸，國家大權旁落，於是驅使控制諸侯，在燕、趙之地大發號令，拯救了毁滅的國家，使衰亡的保存下來。文襄王對外顯示作戰的功績，對内憑藉賢明的道德，繼承光大前人的事業，開闢疆土使遠方歸服。時間超過了兩紀，世間經歷了兩朝，訴訟案件判決適當，處處都有稱頌的歌聲。前魏帝恭敬地遵守國家的命數，於是想到讓出帝位，效法遠古的唐、虞，結局如同脱去鞋子一樣容易。實在是深重的憂慮不能停息，志向在於奪取陽城，而衆官員真誠守候更加懇切，於是接受禪位，處在百姓之上，如同趟入深水，終日回首反顧。從晉陽開始出發，九尾鳥呈現祥瑞，到郊外的高臺祭告上天，紅色的鳥雀

武定八年爲天保元年。其百官進階，男子賜爵，鰥寡六疾義夫節婦旌賞各有差。

顯示福運。想到文武無貳心的官員，親信得力的將領，輔佐先王，昌盛了宏大的事業，忠誠的節操長久不衰，共同享有幸福。願意和百姓在這一天共同開始，命令大赦天下。將武定八年改爲天保元年。給百官提升官級，男子賜給爵位，鰥夫寡婦各類病人有義氣的男子守貞節的婦人賞賜各有差別。

己未，詔封魏帝爲中山王，食邑萬户；上書不稱臣，答不稱詔，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爲縣公，邑一千户；奉絹萬匹，錢千萬，粟二萬石，奴婢二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詔追尊皇祖文穆王爲文穆皇帝，妣爲文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爲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爲文襄皇帝，祖宗之稱，付外速議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爲皇太后。乙丑，詔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及西來人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嚴勒長吏，厲以廉平，興利除害，務存安静。若法有不便於時，政有未盡於事者，具條得失，還以聞奏。甲戌，遷神主於太廟。

己未，下詔書封魏帝爲中山王，食邑一萬户；呈上書信不自稱臣子，答覆不宣稱詔書，樹立天子的旗幟，實行魏朝的曆法，乘坐五個時令不同的跟從車輛；封中山王的各個兒子爲縣公，食邑一千户；奉送絲絹一萬匹，錢一千萬，粟米二萬石，奴婢二百人，水碾一具，田地一百頃，園苑一所。下詔追尊皇祖父文穆王爲文穆皇帝，祖母爲文穆皇后，父親齊獻武王爲獻武皇帝，哥哥文襄王爲文襄皇帝，祖宗的稱號，交給朝廷外儘快商議奏上。辛酉，尊封王太后爲皇太后。乙丑，下詔書封賞投降魏朝的人爵位各有差別。在信都歸順大義和爲魏朝圖霸效力的人，以及從西魏來的人連同武定六年以來從南邊投順歸化的人，不在投降者的範圍之内。辛未，派遣擔任使命的官員到四方，觀察風尚習俗，慰問百姓疾苦，嚴格管理地方官員，厲行廉潔公正，興利除害，務求保持安寧。如果法令有不適合當時情況的，治政措施有對辦理事物不周到的，詳細地説明得失，返回時上奏。甲戌，將祖宗的靈位遷移到太廟。

六月己卯，高麗遣使朝貢。辛巳，詔曰："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以創出爲奇，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惟新，思蠲往弊，反朴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又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以時修治廟宇，務盡褒崇之至。詔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

六月己卯，高麗派遣使者朝見進貢。辛巳，下詔書説："近來風俗放蕩，浮華攀比日益滋長，家裏有吉凶的事，務求争勝奇特。婚姻喪葬的費用，車輛服飾飲食的奢華，動不動就耗盡一年所得的資用，來謀求一天的富裕。又有奴僕佩帶金玉，婢妾穿着絲綢，開始以首創爲珍奇，後來以超過先前的爲華麗，上下貴賤，不再有等級差别。現在國運正是求新的時候，想要除掉以往的弊端，返到質樸回歸真淳，將百姓納入正確的準則。可以衡量事物詳細訂立條文法規，使得節儉得到適中的程度。"又下詔書封給崇聖侯食邑一百户，以奉養孔子的祭祀，并要求魯郡按時修理

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詔曰："冀州之渤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業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復田租。齊郡、渤海可并復一年，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

廟宇，一定盡到褒揚尊崇的極限。下詔書分别派遣使者到五岳四河祭祀，堯祠舜廟，以下到孔父、老君等載入祭祀典制的，全都按次序而没有遺漏。下詔書説："冀州的渤海、長樂二郡，是先帝最初被封的國土，是起義大旗開始升起的地方。并州的太原、青州的齊郡，是圖霸基業的所在，帝王命數的根基。君子有所作爲，貴在不忘根本，想到恩惠普施，免除田租。齊郡、渤海可一同免除賦税一年，長樂免除賦税二年，太原免除賦税三年。"

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昂、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儁等并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徂，或殞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慰逮存亡。又詔封宗室高岳爲清河王，高隆之爲平原王，高歸彦爲平秦王，高思宗爲上洛王，高長弼爲廣武王，高普爲武興王，高子瑗爲平昌王，高顯國爲襄樂王，高叡爲趙郡王，高孝緒爲脩城王。又詔封功臣厙狄干爲章武王，斛律金爲咸陽王，賀拔仁爲安定王，韓軌爲安德王，可朱渾道元爲扶風王，彭樂爲陳留王，潘相樂爲河東王。癸未，詔封諸弟青州刺史浚爲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爲平陽王，定州刺史湝爲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爲常山王，冀州刺史涣爲上黨王，儀同三司淯爲襄城王，儀同三司湛爲長廣王，湝爲任城王，湜爲高陽王，濟爲博陵王，凝爲新平王，潤爲馮翊王，洽爲漢陽王。

下詔書已故太傅孔騰、已故太保尉景、已故大司馬婁昭、已故司徒高昂、已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已故領軍万俟干、已故定州刺史段榮、已故御史中尉劉貴、已故御史中尉竇泰、已故殷州刺史劉豐、已故濟州刺史蔡儁等人都輔佐先帝，協助治理皇家的基業，有的不幸早年去世，有的以身殉職，可派遣使者到墓地舉行祭奠，并安撫問候他們的妻子兒女，安慰兼及活着或死去的人。又下詔書封宗室高岳爲清河王，高隆之爲平原王，高歸彦爲平秦王，高思宗爲上洛王，高長弼爲廣武王，高普爲武興王，高子瑗爲平昌王，高顯國爲襄樂王，高叡爲趙郡王，高孝緒爲脩城王。又下詔書封功臣厙狄干爲章武王，斛律金爲咸陽王，賀拔仁爲安定王，韓軌爲安德王，可朱渾道元爲扶風王，彭樂爲陳留王，潘相樂爲河東王。癸未，下詔書封各弟青州刺史高浚爲永安王，尚書左僕射高淹爲平陽王，定州刺史高湝爲彭城王，儀同三司高演爲常山王，冀州刺史高涣爲上黨王，儀同三司高淯爲襄城王，儀同三司高湛爲長廣王，高湝爲任城王，高湜爲高陽王，高濟爲博陵王，高凝爲新平王，高潤爲馮翊王，高洽爲漢陽王。

丁亥，詔立王子殷爲皇太子，王后李氏爲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厙狄干爲太宰，司徒彭樂爲太尉，司空潘相樂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

丁亥，下詔書立王子高殷爲皇太子，王后李氏爲皇后。庚寅，下詔書任命太師厙狄干爲太宰，司徒彭樂爲太尉，司空潘相樂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爲司空。辛卯，任命前太尉、

爲司空。辛卯，以前太尉、清河王岳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州牧。壬辰，詔曰："自今已後，諸有文啓論事并陳要密，有司悉爲奏聞。"己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宫，赦畿内及并州死罪已下，餘州死降，徒流已下一皆原免。

清河王高岳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州牧。壬辰，下詔書説："從今以後，凡有論述政事并且陳説重要機密的文書，有關部門都要詳細上奏。"己亥，因皇太子剛剛進入東宫，赦免京城轄區以内以及并州判死刑以下的人，其餘各州判死刑緩期、流放以下全都寬恕免刑。

秋七月辛亥，詔尊文襄妃元氏爲文襄皇后，宫曰静德。又詔封文襄皇帝子孝琬爲河間王，孝瑜爲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隆之録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爲尚書令。又詔曰："古人鹿皮爲衣，書囊成帳，有懷盛德，風流可想。其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徒爲蓄積，命宜悉出，送内後園，以供七日宴賜。"

秋七月辛亥，下詔書尊封文襄皇帝妃元氏爲文襄皇后，所居宫名叫静德。又下詔書封文襄皇帝的兒子高孝琬爲河間王，高孝瑜爲河南王。乙卯，任命尚書令、平原王高隆之録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高淹爲尚書令。又下詔書説："古人用鹿皮作衣裳，用裝書籍的袋子作帷帳，懷念這些值得稱美的事情，它的流風餘韵可以追想。魏朝皇宫府庫裏所有平常不給外人的珍奇彩色絲帛，衹是白白地儲藏，命令全都拿出，送到宫内的後園裏，以供應七天的宴飲賜賞。"

八月，詔郡國修立黌序，廣延髦俊，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仰依舊銓補，服膺師説，研習《禮經》。往者文襄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又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謇謇若朱雲，諤諤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弼于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寵以榮禄，待以不次。"又曰："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心勸課，廣收天地之利，以備水旱之災。"庚寅，詔曰："朕以虚寡，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傍説，凡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録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爲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可令群官更加論究。適治之方，先盡要切，引綱理目，必使無遺。"

八月，下詔書各郡國修建學校，廣泛延請傑出人才，尊崇依循儒家的風範。國立學校的學生也依靠舊的注釋補充，服從老師的學説，研究講習《禮經》。以前文襄皇帝運來的蔡邕五十二枚石經，應該立即移送放置在學館裏，按順序修建樹立起來。又下詔書説："有能够直言規勸，不避開罪罰，忠誠正直像朱雲，直言進諫像周舍，啓發朕的思想，豐富朕的頭腦，對我一人有幫助，效益兼及百姓的，一定要用榮譽俸禄加以恩寵，不依常規對待。"又説："各管理百姓的官員，切望專心務農植桑的事情，盡心鼓勵督促，廣泛獲取天地的利益，以防備水旱的災患。"庚寅，下詔書説："朕因空虚淺薄，繼承擴展帝王的事業，想因此贊揚偉大的功績，流傳到萬年。雖然史官執筆，凡是聽到的絶不遺漏，還是擔心有未盡的言論或遺漏美好的事物，有時没有記載下來，在位的王公貴族和大小文武官員，下至平民百姓，以至僧侣，或者親自表達自己的意旨，或者接受傳下來的其他學説，凡是可以記載在書籍中的，都應該依次記録下來保存。"甲午，下詔書説："魏代討論確定《麟趾格》，於是成爲通行的制度，在官署中實施使用，還是不够完善。

可下令官員們進一步討論研究。適合治理的方法，首先都要切中要害，提起總綱理出細目，一定使不要遺漏。”

九月癸丑，以散騎常侍、車騎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如故。詔梁侍中、使持節、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爲梁王。庚午，帝如晉陽，拜辭山陵。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總國事。

九月癸丑，任命散騎常侍、車騎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高成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高麗王、開國公的爵位如同以往。下詔書封梁國侍中、使持節、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爲梁王。庚午，皇帝到晉陽，拜謁辭别先祖的陵墓。這一天皇太子住進涼風堂，監督總管國家事務。

冬十月己卯，備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宫，朝皇太后於内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癸未，茹茹國遣使朝貢。乙酉，以特進元韶爲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段韶爲尚書右僕射。丙戌，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別掌機密。

冬十月己卯，準備法駕儀仗，駕御金輅車，進入晉陽宫，在内殿朝拜皇太后。辛巳，特赦并州、太原郡、晉陽縣以及相國府四獄之囚犯。癸未，茹茹國派遣使者朝見進貢。乙酉，任命特進元韶爲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段韶爲尚書右僕射。丙戌，吐谷渾國派遣使者朝見進貢。壬辰，撤銷相國府，保留騎兵曹、外兵曹，各自建立一省，分别掌管機密。

十一月，周文帝率衆至陜城，分騎北渡，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丙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嘆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庚午，還宫。

十一月，周文帝率領軍隊到陜城，分派騎兵向北渡河，到達建州。甲寅，梁國湘東王蕭繹派遣使者朝見進貢。丙寅，皇帝親自出征在城東駐扎。周文帝聽説皇帝的軍容嚴整盛大，感嘆地説：“高歡没有死啊。”於是撤軍。庚午，返回宫中。

十二月丁丑，茹茹、庫莫奚國并遣使朝貢。辛丑，帝至自晉陽。

十二月丁丑，茹茹國、庫莫奚國都派遣使者朝見進貢。辛丑，皇帝從晉陽到達京城。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有事于圓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于東郊。乙酉，前黄門侍郎元世寶、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謀逆，免死配邊。有事於太廟。甲戌，帝泛舟於城東。

天保二年春正月丁未，梁國湘東王蕭繹派遣使者朝見進貢。辛亥，在圓丘舉行祭祀，用神武皇帝配祭。癸亥，在東郊親自耕種籍田。乙酉，前黄門侍郎元世寶、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謀反，免除死罪發配邊疆。在太廟舉行祭祀。甲戌，皇帝在城東乘船而行。

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壬寅，茹茹國遣使朝貢。

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被殺。壬寅，茹茹國派遣使者朝見進貢。

三月丙午，襄城王淯薨。己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爲梁使持節、假

三月丙午，襄城王高淯薨。己未，下詔書任命梁國承制湘東王蕭繹爲梁使持節、假黄鉞、

黄鉞、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梁交州刺史李景盛、梁州刺史馬嵩仁、義州刺史夏侯珍洽、新州刺史李漢等并率州内附。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

夏四月壬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

閏月乙丑，室韋國遣使朝貢。

五月丙戌，合州刺史斛斯顯攻剋梁歷陽鎮。丁亥，高麗國遣使朝貢。是月，侯景廢梁簡文，立蕭棟爲主。

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爲太尉。

七月壬申，茹茹遣使朝貢。癸酉，行臺郎邢景遠破梁龍安戍，獲鎮城李洛文。己卯，改顯陽殿爲昭陽殿。

九月壬申，詔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爲白户。癸巳，帝如趙、定二州，因如晋陽。

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廟。

十一月，侯景廢梁主，僭即僞位於建鄴，自稱曰漢。

十二月，中山王殂。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獲雜畜十餘萬，分賚將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東爲民。

二月，茹茹主阿那瓌爲突厥虜所破，瓌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發、注子庫提并擁衆來奔。茹茹餘衆立注次子鐵伐爲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貢。

三月戊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使持節、南道大都督，司徒潘相樂爲使持節、東南道大都督，及行臺辛術率衆南伐。癸巳，詔進梁王蕭繹

相國，建立梁臺，統領百官，承制。梁國交州刺史李景盛、梁州刺史馬嵩仁、義州刺史夏侯珍洽、新州刺史李漢等都率領本州歸附。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因犯罪被免職。

夏四月壬辰，梁王蕭繹派遣使者朝見進貢。

閏四月乙丑，室韋國派遣使者朝見進貢。

五月丙戌，合州刺史斛斯顯攻克梁國歷陽鎮。丁亥，高麗國派遣使者朝見進貢。這一月，侯景廢掉梁簡文帝，立蕭棟爲君主。

六月庚午，任命前司空司馬子如爲太尉。

七月壬申，茹茹國派遣使者朝見進貢。癸酉，行臺郎邢景遠攻下梁國龍安戍，俘虜鎮守城的將領李洛文。己卯，改顯陽殿爲昭陽殿。

九月壬申，下詔書赦免各伎作、屯、牧、各色服役的奴隸爲平民户。癸巳，皇帝到趙、定二州，於是到達晋陽。

冬十月戊申，建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各宫殿。庚申，蕭繹派遣使者朝見進貢。丁卯，文襄皇帝的靈位遷入宗廟。

十一月，侯景廢掉梁主，在建鄴僭越登上僞帝位，自稱國號爲漢。

十二月，中山王去世。

天保三年春正月丙申，皇帝親自到代郡征討庫莫奚，把他打得大敗，俘獲各種牲畜十餘萬頭，分别賞賜將士各有差别。將庫莫奚的人口交付山東爲老百姓。

二月，茹茹國君主阿那瓌被突厥打敗，阿那瓌自殺。他的太子菴羅辰以及阿那瓌的堂弟登注俟利發、登注的兒子庫提一同聚衆前來投奔。茹茹國殘餘的人立登注的次子鐵伐爲君主。辛丑，契丹派遣使者朝見進貢。

三月戊子，任命司州牧清河王高岳爲使持節、南道大都督，司徒潘相樂爲使持節、東南道大都督，以及行臺辛術率領軍隊南伐。癸巳，下詔書進升梁王蕭繹爲梁主。

爲梁主。

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璽。甲申，以吏部尚書楊愔爲尚書右僕射。丙申，室韋國遣使朝貢。

六月乙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丁未，帝至自晋陽。乙卯，帝如晋陽。

九月辛卯，帝自并州幸離石。

冬十月乙未，至黄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干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

十一月辛巳，梁王蕭繹即帝位於江陵，是爲元帝，遣使朝貢。

十二月壬子，帝還宫。戊午，帝如晋陽。

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圍離石。戊寅，帝討之，未至，胡已逃竄，因巡三堆戍，大狩而歸。戊寅，庫莫奚遣使朝貢。己丑，改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

二月，送茹茹主鐵伐父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爲主，仍爲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爲主。

夏四月戊戌，帝還宫。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

五月庚午，帝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宫。

九月，契丹犯塞。壬午，帝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

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從西道趣長塹。詔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經昌黎城。復詔安德王韓軌率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癸卯，至陽師水，倍道兼行，掩襲契丹。甲辰，帝親逾山嶺，爲士卒先，指麾奮擊，大破之，虜獲十萬餘口、雜畜數

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在廣陵送來傳國璽。甲申，任命吏部尚書楊愔爲尚書右僕射。丙申，室韋國派遣使者朝見進貢。

六月乙亥，清河王高岳等人撤回軍隊。丁未，皇帝自晋陽到達京城。乙卯，皇帝到晋陽。

九月辛卯，皇帝從并州到達離石。

冬十月乙未，皇帝到黄櫨嶺，於是修起長城，北面到社干戍四百餘里，建起三十六座邊防營壘。

十一月辛巳，梁王蕭繹在江陵登上帝位，這就是梁元帝，派遣使者朝見進貢。

十二月壬子，皇帝返回宫中。戊午，皇帝到晋陽。

天保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圍攻離石。戊寅，皇帝討伐他們，還没到，山胡已經逃竄，於是巡視三堆戍，大規模狩獵後返回。戊寅，庫莫奚派遣使者朝見進貢。己丑，改鑄新錢，其正面的文字爲"常平五銖"。

二月，護送茹茹國君主鐵伐的父親登注以及兒子庫提返回北方。鐵伐不久被契丹殺死，本國的人又立登注爲君主，又被他們的大人阿富提等人殺死，本國的人又立庫提爲君主。

夏四月戊戌，皇帝返回宫中。戊午，西南方有大的響聲如同雷聲。

五月庚午，皇帝在林慮山打獵。戊子，返回宫中。

九月，契丹進犯邊塞。壬午，皇帝到北方巡視冀州、定州、幽州、安州，又向北征討契丹。

冬十月丁酉，皇帝到達平州，於是從西面取道奔赴長塹。下詔書命令司徒潘相樂率領精鋭騎兵五千從東面取道奔赴青山。辛丑，到達白狼城。壬寅，經過昌黎城。又下詔書命令安德王韓軌率領精鋭騎兵四千人奔赴東面，截斷契丹逃跑的退路。癸卯，到達陽師水，加倍兼行，突襲契丹。甲辰，皇帝親自翻過山嶺，走在士兵的前面，指揮軍隊奮勇攻擊，把契丹打得大敗，俘虜

十萬頭。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别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是行也，帝露頭袒膊，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丁未，至營州。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

十萬多人、各種牲畜幾十萬頭。潘相樂又在青山把契丹另一部落打得大敗。所俘虜的人口都分别安置在各州。這次行軍，皇帝露着頭光着膀子，日夜不停，行軍一千多里，衹是吃肉喝水，豪壯的士氣更加高漲。丁未，到達營州。丁巳，登上碣石山，臨近大海。

十一月己未，帝自平州，遂如晉陽。

十一月己未，皇帝自平州，於是到達晉陽。

閏月壬寅，梁帝遣使來聘。

閏月壬寅，梁帝派遣使者前來問候。

十二月己未，突厥復攻茹茹，茹茹舉國南奔。癸亥，帝自晉陽北討突厥，迎納茹茹。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川，給其禀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貢獻相繼。

十二月己未，突厥又攻打茹茹國，茹茹國全國的人向南逃奔。癸亥，皇帝從晉陽向北討伐突厥，接納茹茹。於是廢掉他們的君主庫提，立阿那瓌的兒子菴羅辰爲君主，安置在馬邑川，供給他們糧食絲帛。親自追擊突厥到朔州，突厥請求投降，答應了他們而返回。這時進貢的物品相繼而來。

五年春正月癸巳，帝討山胡，從離石道。遣太師、咸陽王斛律金從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掎角夾攻，大破之，斬首數萬，獲雜畜十餘萬，遂平石樓。石樓絶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慴服。是月周文帝廢西魏主，立齊王廓，是爲恭帝。

天保五年春正月癸巳，皇帝討伐山胡，從離石取道。派遣太師、咸陽王斛律金從顯州取道，常山王高演從晉州取道，三面夾攻，把山胡打得大敗，斬首幾萬人，俘獲各種牲畜十餘萬，於是平定石樓。石樓十分險要，自魏代以來不能到達。這時遠近山胡没有不畏懼服從的。這個月周文帝廢掉西魏主，立齊王元廓，這就是西魏恭帝。

三月，茹茹菴羅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節度除名。

三月，茹茹國菴羅辰反叛，皇帝親自征討，把他們打得大敗，菴羅辰父子向北逃跑。太保賀拔仁因違背指揮調度被除名。

夏四月，茹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黄瓜堆，虜騎走。時大軍已還，帝率麾下千餘騎，遇茹茹别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乃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

夏四月，茹茹進犯肆州。丁巳，皇帝從晉陽討伐他們，到達恒州黄瓜堆，敵人的騎兵逃走。當時大軍已經返回，皇帝親自率領部下一千多騎兵，遇到茹茹另一支部隊幾萬人，四面圍攻進逼。皇帝神色自若，指揮部隊，敵人潰散，於是統率部隊衝出包圍。敵人就退走了，追擊他們，沿途二十里都是倒伏的死尸，俘獲菴羅辰妻子兒女以及人口三萬多。

五月丁亥，地豆于、契丹等國并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茹茹，大破之。

五月丁亥，地豆于、契丹等國都派遣使者朝見進貢。丁未，向北征討茹茹，把他們打得大敗。

六月，茹茹率部衆東徙，將南

六月，茹茹帶領部落的人向東遷移，將要南

侵。帝率輕騎於金山下邀擊之，茹茹聞而遠遁。

秋七月戊子，肅慎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帝至自北伐。

八月丁巳，突厥遣使朝貢。庚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太保，司空尉粲爲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爲司空，尚書令、平陽王淹録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尚書令，中書令、上黨王渙爲尚書左僕射。乙亥，儀同三司元旭以罪賜死。丁丑，帝幸晋陽。己卯，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

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周師。周師不出，乃如晋陽。

冬十月，西魏伐梁元帝於江陵。詔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元帝爲西魏將于謹所殺。梁將王僧辯在建康，共推晋安王蕭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承制置百官。

十二月庚申，帝北巡至達速嶺，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以衆軍渡江，剋夏首。送梁郢州刺史陸法和。詔以梁散騎常侍、貞陽侯蕭明爲梁主，遣尚書左僕射、上黨王渙率衆送之。

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江巴梁益湘萬交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梁鎮北將軍、侍中、荆州刺史宋莅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郢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剋譙郡。

三月丙戌，上黨王渙剋東關，斬梁將裴之横，俘斬數千。丙申，帝

下進犯。皇帝率領輕騎在金山下截擊他們，茹茹聽説後遠遠逃走。

秋七月戊子，肅慎派遣使者朝見進貢。壬辰，給罪人減輕刑罰。庚戌，皇帝向北方征伐。

八月丁巳，突厥派遣使者朝見進貢。庚子，任命司州牧、清河王高岳爲太保，司空尉粲爲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爲司空，尚書令、平陽王高淹録尚書事，常山王高演爲尚書令，中書令、上黨王高渙爲尚書左僕射。乙亥，儀同三司元旭因罪賜死。丁丑，皇帝到達晋陽。己卯，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這一月，下詔書命令常山王高演、上黨王高渙、清河王高岳、平原王段韶等人率領軍隊在洛陽西南修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

九月，皇帝親臨，想向周國軍隊挑戰，周國軍隊不出戰，於是到達晋陽。

冬十月，西魏到江陵討伐梁元帝。下詔書命令清河王高岳、河東王潘相樂、平原王段韶等人率領軍隊救援，還没到江陵已被攻陷，梁元帝被西魏將領于謹殺死。梁國將領王僧辯在建康，共同推舉晋安王蕭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按照制度設置百官。

十二月庚申，皇帝向北巡視到達速嶺，觀察山川的險要地方，將要修起長城。

天保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高岳帶領軍隊渡過長江，攻克夏首。送走梁國郢州刺史陸法和。下詔書任命梁國散騎常侍、貞陽侯蕭明爲梁主，派遣尚書左僕射、上黨王高渙帶領衆人送走他。

二月甲子，任命陸法和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江、巴、梁、益、湘、萬、交、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梁國鎮北將軍、侍中、荆州刺史宋莅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郢州刺史。甲戌，上黨王高渙攻克譙郡。

三月丙戌，上黨王高渙攻克東關，殺了梁國將領裴之横，俘虜殺死幾千人。丙申，皇帝從

至自晉陽。封世宗二子孝珩爲廣寧王，延宗爲安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聽獄决訟。

夏四月庚申，帝如晉陽。丁卯，儀同蕭軌克梁晉熙城，以爲江州。戊寅，突厥遣使朝貢。梁反人李山花自號天子，逼魯山城。

五月乙酉，鎮城李仲侃擊斬之。庚寅，帝至自晉陽。蕭明入于建鄴。丁未，茹茹遣使朝貢。

六月壬子，詔曰："梁國遘禍，主喪臣離，逖彼炎方，盡生荆棘。興亡繼絶，義在於我，納以長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禮既修，分義方篤。越鳥之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反國，以禮發遣。"丁卯，帝如晉陽。壬申，親討茹茹。甲戌，諸軍大會於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厙狄谷，百餘里内無水泉，六軍渴乏，俄而大雨。戊寅，梁主蕭明遣其子章、兼侍中袁泌、兼散騎常侍楊裕奉表朝貢。

秋七月己卯，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茹茹。壬午，及於懷朔鎮。帝躬當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獲其俟利藹焉力婁阿帝、吐頭發郁久閭狀延等，并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頭。茹茹俟利郁久閭李家提率部人數百降。壬辰，帝還晉陽。

九月乙卯，帝至自晉陽。

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王僧辯，殺之，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爲主。辛亥，帝如晉陽。

十一月丙戌，高麗遣使朝貢。梁秦州刺史徐嗣輝、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并以州内附。壬辰，大都督蕭軌率衆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渡江鎮石頭。東南道行臺趙彦深獲秦

晉陽到達京城。封世宗的第二個兒子高孝珩爲廣寧王，高延宗爲安德王。戊戌，皇帝到昭陽殿聽取審理判决案件。

夏四月庚申，皇帝到晉陽。丁卯，儀同蕭軌攻克梁國晉熙城，改爲江州。戊寅，突厥派遣使者朝見進貢。梁國謀反的人李山花自己號稱天子，進逼魯山城。

五月乙酉，鎮守城的李仲侃攻打殺了李山花。庚寅，皇帝從晉陽到達京城。蕭明進入建鄴。丁未，茹茹派遣使者朝見進貢。

六月壬子，下詔書説："梁國造成災禍，君主喪命臣子流離，在那遠遠的南方，到處生長着荆棘。復興滅亡的國家接繼絶代的皇室，大義在於我方，收納他們的君主，拯救他們的危難，護送梁主，已進入金陵。藩國的禮節已經舉行，情義更加深厚。越地之鳥的思念，難道忘記朝南的樹枝，凡是梁國的百姓，應該聽任返回本國，以禮節遣送。"丁卯，皇帝到晉陽。壬申，親自討伐茹茹。甲戌，各軍在祁連池集結。乙亥，走出邊塞，到達厙狄谷，一百多里以内没有泉水，六軍又渴又累，不久降了大雨。戊寅，梁主蕭明派遣他的兒子蕭章、兼侍中袁泌、兼散騎常侍楊裕捧着表章朝見進貢。

秋七月己卯，皇帝在白道停宿，留下輜重，親自率領輕裝騎兵五千人追擊茹茹。壬午，到達懷朔鎮。皇帝親自冒着箭和石頭，一再把他們打得大敗，於是到達沃野，俘獲他們的俟利藹焉力婁阿帝、吐頭發郁久閭狀延等，加上人口二萬多，牛羊數十萬頭。茹茹俟利郁久閭李家提帶領部下幾百人投降。壬辰，皇帝返回晉陽。

九月乙卯，皇帝從晉陽到達京城。

冬十月，梁國的將領陳霸先襲擊王僧辯，殺了他，廢掉蕭明，又立蕭方智爲君主。辛亥，皇帝到達晉陽。

十一月丙戌，高麗派遣使者朝見進貢。梁國秦州刺史徐嗣輝、南豫州刺史任約等偷襲占據石頭城，并率本州歸附。壬辰，大都督蕭軌帶領軍隊到達長江，派遣都督柳達摩等人渡過長江鎮守石頭。東南道行臺趙彦深獲得秦郡等五座城，二

郡等五城，户二萬餘，所在安輯之。己亥，太保、司州牧、清河王岳薨。是月，柳達摩爲霸先攻逼，以石頭降。

十二月戊申，庫莫奚遣使朝貢。

是年，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甲辰，帝至自晋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庶而觀之。

二月辛未，詔常山王演等於凉風堂讀尚書奏按，論定得失，帝親决之。

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率衆濟江。

夏四月乙丑，儀同婁叡率衆討魯陽蠻，大破之。丁卯，詔造金華殿。

五月丙申，漢陽王洽薨。是月，帝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

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之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裴英起并没，士卒散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

是年，修廣三臺宫殿。

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

八月庚申，帝如晋陽。

九月甲辰，庫莫奚遣使朝貢。

冬十月丙戌，契丹遣使朝貢。是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五分之一。是月，周文帝殂。

十一月壬子，詔曰：

> 崐山作鎮，厥號神州；瀛海爲池，是稱赤縣。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災，肇分十二，水土既平，還復九州。道或繁簡，義在

萬多户，所到之處安撫他們。己亥，太保、司州牧、清河王高岳薨。這一月，柳達摩被陳霸先攻打威逼，獻出石頭投降。

十二月戊申，庫莫奚派遣使者朝見進貢。

這一年，徵發役夫一百八十萬人修築長城，從幽州以北的夏口到恒州九百多里。

天保七年春正月甲辰，皇帝從晋陽到達京城。在鄴城西面騎馬射箭，集中許多平民百姓來觀看。

二月辛未，下詔書命令常山王高演等人在凉風堂宣讀尚書的奏文，議論確定得失，皇帝親自作出决斷。

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人率領軍隊渡過長江。

夏四月乙丑，儀同婁叡率領軍隊討伐魯陽蠻，把他們打得大敗。丁卯，下詔書建造金華殿。

五月丙申，漢陽王高洽薨。這一月，皇帝認爲肉是斷掉仁慈，於是不再吃。

六月乙卯，蕭軌等人同梁國軍隊在鍾山西面交戰，遇上連綿大雨，作戰失敗，蕭軌以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裴英起均戰死，士兵逃散返回的衹有十分之二三。乙丑，梁國湘州刺史王琳獻上馴象。

這一年，修建擴充三臺的宫殿。

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

八月庚申，皇帝到達晋陽。

九月甲辰，庫莫奚派遣使者朝見進貢。

冬十月丙戌，契丹派遣使者朝見進貢。這一月，徵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配給軍士，已有丈夫而胡亂搶去的占五分之一。這一月，周文帝死。

十一月壬子，下詔書説：

> 崐山作鎮物，它的稱號叫神州；瀛海作水池，這個稱做赤縣。百姓以穀米爲食，管理的官員就存在了。帝王的制度，發展變化不斷興起，正當割裂形成災禍，開始劃分爲十二份，水土已經平定，又恢復爲九州。方

通時，殷因於夏，無所改作。然則日月纏於天次，王公國於地野，皆所以上叶玄儀，下符川岳。逮于秦政，鞭撻區宇，罷侯置守，天下爲家。洎兩漢承基，曹、馬屬統，其間損益，難以勝言。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禄去公室，政出多門，衣冠道盡，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青犢之侶，梟張晋、趙，豕突燕、秦，綱紀從兹而頽，彝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鳩率鄉部，托迹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謁内成，昧利納財，啓立州郡。離大合小，本逐時宜，剖竹分符，蓋不獲已。牧守令長，虚增其數，求功録實，諒足爲煩，損害公私，爲弊殊久，既乖爲政之禮，徒有驅羊之費。自爾因循，未遑删改。

法有的繁瑣有的簡便，道理在於各時通行，殷代從夏代繼承而來，没什麽改動。既然如此那麽日月在天空有序地運行，王公在大地的原野上建立國家，都是爲了上同天象相協調，下和山川相符合。到了秦始皇，對天下實行暴力，廢除封侯設置郡守，天下成爲家天下。到兩漢繼承基業，曹魏、司馬氏承襲帝統，其中的減損增益，難以説得清楚。魏朝自從孝昌末年以來，數次出現世風衰頽，福運離開皇室，政事出自多門，禮儀全都喪失，百姓陷入困境。銅馬、鐵脛的徒黨，黑山、青犢的同夥，在晋、趙張牙舞爪，在燕、秦横衝直撞，法度從此衰敗，典章從此紊亂。這使有權勢的人家，糾集率領下級官吏，表面上是救援受難的君王，法度都是自己部署設置。或外戚公主，請托宫内受寵的女子在内部成事，貪圖私利收納錢財，啓用確定州郡。分離大的合并小的，將根本去追逐一時的需要，剖開竹子分成符信，大概是不能的。州郡縣的長官，虚增數量，訪求功行、記録勞績，的確是很煩瑣。損害公私的利益，成爲弊病已經很久了，既違背執政的禮制，又白花費了官員的俸禄。從那時就沿襲下來，没有時間删除改正。

朕寅膺寶曆，恭臨八荒，建國經野，務存簡易。將欲鎮躁歸静，反薄還淳，苟失其中，理從刊正。傍觀舊史，逖聽前言，周曰成、康，漢稱文、景，編户之多，古今爲最。而丁口減於疇日，守令倍於昔辰，非所以馭俗調風，示民軌物。且五嶺内賓，三江回化，拓土開疆，利窮南海。但要荒之所，舊多浮僞，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督實，事歸烏有。今所并省，一依别制。

朕恭敬地服從帝王的命數，面臨八方，建立國家經營疆土，務求簡單易行。打算要抑制浮躁歸於安静，背離澆薄回到淳樸，如果失掉了適中，道理上要隨着改正。旁觀舊時的歷史，遠聽前人的言語，周代叫做成、康，漢代稱爲文、景，編入户籍的數量之多，從古到今是最高的。却人口比過去減少，郡縣長官比以往加倍，這不是用來駕馭習俗調節風尚，顯示給百姓的準則。况且五嶺歸附稱臣，三江返回教化，拓展領土開闢邊疆，獲得的利益窮盡南海。但在邊遠荒僻的地方，過去多有虚浮僞造，百户人家的聚落，就立起一個州的名字，三户百姓，就空挂起一個郡的名目。比如是木雕的狗，好像那泥塑的龍，順着名目督察事實，事情就化

爲烏有。現在合并裁減，一切按照另外的制度。

於是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二鎮二十六戍。又制刺史令盡行兼，不給幹物。

於是合并裁減三個州、一百五十三個郡、五百八十九個縣、二鎮二十六戍。又規定刺史讓他們都任兼職，不供給俸禄。

十二月，西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十二月，西魏相宇文覺接受西魏的禪位。在這之前，從西河總秦戍修築長城東到大海，前後所修築的東西共三千餘里，大致上十里一座堡壘，在要害的地方設置州鎮，一共二十五處。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

天保八年春三月，天氣十分炎熱，有人中暑而死。

夏四月庚午，詔諸取蝦蟹蜆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魚。乙酉，詔公私鷹鷂俱亦禁絶。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爲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爲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爲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爲司空、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尚書令，尚書右僕射楊愔爲尚書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爲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録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馬射，敕京師婦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

夏四月庚午，下詔書各捕捉蝦蟹蜆蛤之類的，命令一律停止，衹聽任捕魚。乙酉，下詔書公家和私人的鷹鷂也一同禁止。任命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爲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爲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爲太保，尚書令、常山王高演爲司空、録尚書事，長廣王高湛爲尚書令，尚書右僕射楊愔爲尚書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爲尚書右僕射，上黨王高渙録尚書事。這一月，皇帝在城東騎馬射箭，下令京城婦女都來觀看，不來的按軍法治罪，七天纔停止。

五月辛酉，冀州民劉向於京師謀逆，黨與皆伏誅。

五月辛酉，冀州百姓劉向在京城謀反，同黨全都被殺。

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剖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禖、風、雨、司民、司禄、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

秋八月己巳，庫莫奚派遣使者朝見進貢。庚辰，下詔書舉行丘、郊、禘、祫、時的祭祀，都要依靠集市取得，少牢不得剖開分割，有關官員監督檢查，一定要讓祭品豐盛備足；在農社祭祀先蠶，酒肉就可以了；雩、禖、風、雨、司民、司禄、靈星、雜祀的祭祀，用果餅酒脯。衹是應當竭盡誠心敬意，意義就同真在一樣。

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内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是月，周冢宰宇文護殺其主閔帝而立帝弟毓，是爲明帝。

從夏天到九月，黄河以北六州、黄河以南十二州、京城附近八郡發生大蝗災。這一月，蝗蟲飛到京城，遮蔽了太陽，聲音如同風雨聲。甲辰，下詔書今年遭蝗災的地方免除租税。這一月，周國冢宰宇文護殺死他的君主閔帝而立閔帝的弟弟宇文毓，這就是明帝。

冬十月乙亥，陳霸先弑其主方智自立，是爲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

冬十月乙亥，陳霸先殺死他的君主蕭方智自己立爲皇帝，這就是陳武帝，派遣使者自稱藩臣朝見進貢。

是年，於長城内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這一年，在長城内又修築一道城墻，從庫洛拔往東到塢紇戍，共四百餘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己丑，詔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虫草木。

天保九年春二月丁亥，減輕罪犯刑罰。己丑，下詔書限定仲冬一個月火燒荒野，不許在其他時間用火，損害昆蟲草木。

三月丁酉，帝至自晋陽。

三月丁酉，皇帝從晋陽到達京城。

夏四月辛巳，大赦。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應，毁西門豹祠，掘其冢。山東大蝗，差夫役捕而坑之。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入於周。

夏四月辛巳，大赦天下。這年夏天，發生大旱災。皇帝因祈禱降雨没有應驗，毁掉西門豹的祠堂，挖開他的墳墓。山東發生大蝗災，派服勞役的人捕捉并挖坑埋掉。這一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率城叛變，進入周國。

五月辛丑，尚書令、長廣王湛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彦爲尚書左僕射。甲辰，以前尚書左僕射楊愔爲尚書令。

五月辛丑，尚書令、長廣王高湛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平秦王高歸彦爲尚書左僕射。甲辰，任命前尚書左僕射楊愔爲尚書令。

六月乙丑，帝自晋陽北巡。己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晋陽。

六月乙丑，皇帝從晋陽向北巡視。己巳，到達祁連池。戊寅，返回晋陽。

秋七月辛丑，給京畿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螽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賦。

秋七月辛丑，給京城及周圍地區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授與稱號以及手杖帽子各有差别。戊申，下詔書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因去年蝗災水災毁壞了田地，加上春夏雨水少，莊稼苗長得稀少，免掉當年的租賦。

八月乙丑，至自晋陽。甲戌，帝如晋陽。是月，陳江州刺史沈泰以三千人内附。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冰井曰崇光。

八月乙丑，皇帝從晋陽到京城。甲戌，皇帝到晋陽。這一月，陳國江州刺史沈泰帶領三千人歸附。在這之前，徵發壯丁工匠三十多萬人在鄴下修築三臺，在它舊的地基上加高擴充，建起很多宫室以及遊豫園。至此，三臺落成，改銅爵臺爲金鳳臺，金獸臺爲聖應臺，冰井臺爲崇光臺。

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晋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群臣，并命賦詩。以新宫成，丁酉，大赦，内外文武普泛一大階。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爲梁主，仍以江州内屬，令莊居之。

十一月甲午，皇帝從晋陽到達京城，登上三臺，來到乾象殿，會見宴請大臣們，并且命令賦詩。因新的宫殿落成，丁酉，大赦天下，朝廷内外文武官員普遍升一大階。丁巳，梁國湘州刺史王琳派遣使者請求立蕭莊爲梁主，仍然將江州歸附，讓蕭莊居住。

十二月癸酉，詔梁王蕭莊爲梁主，進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爲太師，司徒尉粲爲太尉，冀州刺史段韶爲司空，録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大司馬，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司徒。是月，起大莊嚴寺。

是年，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爲大將軍。甲寅，帝如遼陽甘露寺。乙卯，詔於麻城置衡州。

二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

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政爲尚書右僕射。丙辰，帝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郢州，遣使朝貢。

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爲司空，侍中、高陽王湜爲尚書右僕射。乙巳，以司空、彭城王浟兼太尉，封皇子紹廉爲長樂郡王。

五月癸未，誅始平公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特進元韶等十九家并令禁止。

六月，陳武帝殂，兄子蒨立，是爲文帝。

秋八月戊戌，封皇子紹義爲廣陽郡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卯，詔諸軍民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托携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

九月己巳，帝如晋陽。是月，使酈懷則、陸仁惠使於蕭莊。

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晋陽宫德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凡諸凶事一依儉約。三年之喪，雖曰達禮，漢文革創，通行自昔，義有存焉，同之可也，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主、百僚、内外遐邇奉制割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斂於

十二月癸酉，下詔書梁王蕭莊爲梁主，居住在九派。戊寅，任命太傅可朱渾道元爲太師，司徒尉粲爲太尉，冀州刺史段韶爲司空，録尚書事、常山王高演爲大司馬，録尚書事、長廣王高湛爲司徒。這一月，建起大莊嚴寺。

這一年，殺了永安王高浚、上黨王高渙。

天保十年春正月戊戌，任命司空侯莫陳相爲大將軍。甲寅，皇帝到遼陽甘露寺。乙卯，下詔書在麻城設置衡州。

二月丙戌，皇帝在甘露寺僧人居住的地方細加觀察，衹有軍國大事上奏。

三月戊戌，任命侍中高德政爲尚書右僕射。丙辰，皇帝從遼陽到達京城。這一月，梁主蕭莊到達郢州，派遣使者朝見進貢。

閏四月丁酉，任命司州牧、彭城王高浟爲司空，侍中、高陽王高湜爲尚書右僕射。乙巳，任命司空、彭城王高浟兼太尉，封皇子高紹廉爲長樂郡王。

五月癸未，殺了始平公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特進元韶等十九家一同命令囚禁。

六月，陳武帝殂，侄子陳蒨立爲皇帝，這就是陳文帝。

秋八月戊戌，封皇子高紹義爲廣陽郡王，任命尚書右僕射、河間王高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卯，下詔書各軍人百姓有的是父親祖父改掉本姓冒姓元氏的，有的是假托提携相認，妄稱姓元的，不問相隔的輩數遠還是近，都讓改换恢復本姓。

九月己巳，皇帝到晋陽。這一月，派遣酈懷則、陸仁惠出使到蕭莊。

冬十月甲午，皇帝在晋陽宫德陽堂突然駕崩，當時三十一歲。遺詔説："凡是喪事一律依照節儉的原則。三年的服喪，雖然説達到了禮節，漢文帝改革創新，從過去就廣爲實行，有保留的道理，同樣辦理是可以的，喪月的期限爲三十六天。繼承人、百官、朝廷内外遠近奉行制度割捨情意，一律服從公事除喪。"癸卯，宣布皇

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宫還京師。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皇帝，廟號威宗。武平初，又改爲文宣，廟號顯祖。

帝的死訊，在宣德殿裝殮。十一月辛未，皇帝的棺椁送回京城。十二月乙酉，靈柩停放在太極前殿。乾明元年二月丙申，安葬在武寧陵，謚號叫文宣皇帝，廟號威宗。武平初年，又改謚號爲文宣，廟號顯祖。

帝少有大度，志識沉敏，外柔内剛，果敢能斷。雅好吏事，測始知終，理劇處繁，終日不倦。初踐大位，留心政術，以法馭下，公道爲先。或有違犯憲章，雖密戚舊勳，必無容舍，内外清靖，莫不祗肅。至於軍國幾策，獨决懷抱，規模宏遠，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跱，諸夷未賓，修繕甲兵，簡練士卒，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之不多，屢犯艱危，常致克捷。嘗於東山游宴，以關隴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於御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伐。是歲，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

皇帝年輕時就有寬宏大量的胸懷，見識聰敏而不顯露在外，外表温柔而内心剛烈，果敢能作出決斷。平素喜愛處理政事，觀察開始推知結局，處理複雜繁難的事務，整天不感到疲倦。開始登上帝位，留心執政的方法，用法度駕馭下屬，把公道放在首位。有的人違犯法律，即使是關係密切的親戚和過去有功勛的人，一定不寬容放過，朝廷内外清平安寧，没有不恭謹嚴肅的。至於軍隊和國家的機要謀略，在心中獨自決斷，氣勢宏遠，有帝王的遠大謀略。又因三方鼎立相持，各邊遠部族没有歸附，修理鎧甲兵器，選拔訓練士兵，身邊值宿警衛設置百保軍士。每當親臨指揮布陣時，親自迎着箭鏃和石頭，刀劍相拼，衹擔心前面的敵人不多，屢次冒着艱難危險，往往導致勝利。曾經在東山游賞宴飲，因關隴未能平定，扔掉酒杯十分憤怒，把魏收召到面前，寫下詔書，向遠近宣告，將要向西征伐。這一年，周文帝殂，西邊的人震驚恐懼，經常籌劃越過隴地的計策。

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連耽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游於市肆，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馲駝牛驢，不施鞍勒，盛暑炎赫，隆冬酷寒，或日中暴身，去衣馳騁，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淫嫗，分付從官，朝夕臨視，以爲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沉酗既久，彌以狂惑，至於末年，每言見諸鬼物，亦云聞異音聲。情有蒂芥，

征伐已四次成功，威震西戎華夏，六七年以後，以功勞自傲，於是留連沉湎，任意妄爲荒淫殘暴。有時親自擊鼓起舞，歌唱不停，從早到晚，夜以繼日。有時裸露身體，塗抹粉黛，披散着頭髮穿上胡人的服裝，衣服是各種顔色的錦緞絲綢。拔出刀拉開弓，在街市上游蕩，有功之臣和皇親國戚的住宅，時時前去。有時乘着駱駝牛驢，不加鞍轡，盛夏炎熱，深冬寒冷，有時在太陽下暴露身體，脱去衣服快馬奔馳，跟隨的人不能忍受，而皇帝處之自若。皇親國戚權貴大臣，身邊的親信，混雜在一起侍奉跟從，不再有等級差别。徵集淫蕩的婦人，分别交給隨從近臣，時時前去觀看，以此取樂。凡是被他殺害的人，大多下令肢解，有的放在火上焚燒，有的投到河裏。沉湎於酗酒已經很久，又加上精神錯亂，以

必在誅戮，諸元宗室咸加屠剿，永安、上黨并致冤酷，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景、李蒨之等皆以非罪加害。嘗在晉陽以矟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即殞。又在三臺大光殿上，以鋸鋸都督穆嵩，遂至於死。又嘗幸開府暴顯家，有都督韓悊無罪，忽於衆中喚出斬之。自餘酷濫，不可勝紀。朝野憯憯，各懷怨毒。而素以嚴斷臨下，加之默識强記，百僚戰栗，不敢爲非，文武近臣朝不謀夕。又多所營繕，百役繁興，舉國騷擾，公私勞弊。凡諸賞賚，無復節限，府藏之積，遂至空虛。自皇太后諸王及内外勳舊，愁懼危悚，計無所出。暨于末年，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蘖成災，因而致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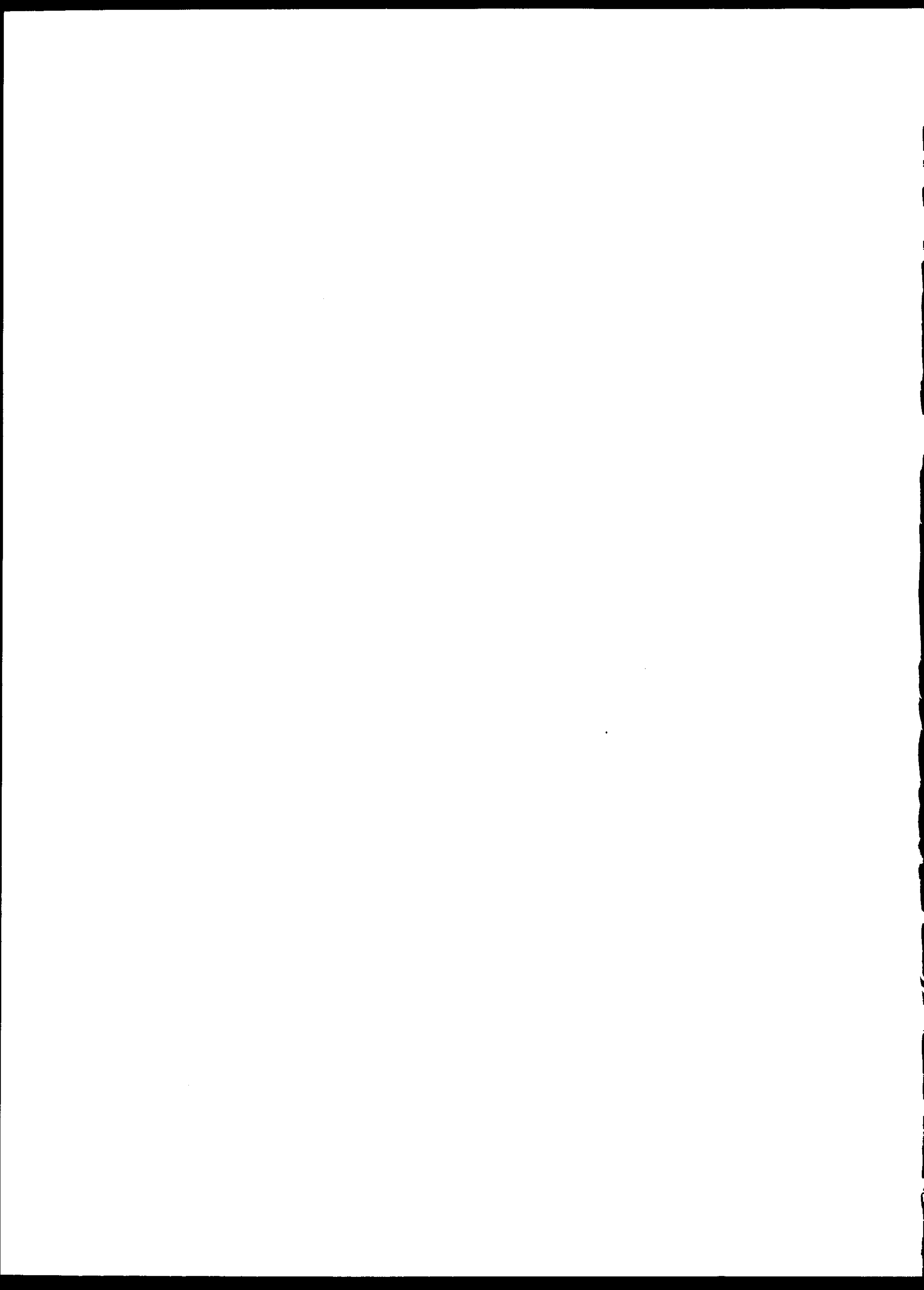
至於到了末年，常説看到了鬼怪，又説聽到了怪異的聲音。心裏對人有了嫌隙，必定要殺掉，各元氏宗室都被屠殺，永安王、上黨王都遭致冤殺，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景、李蒨之等人都因無罪而被殺害。曾經在晉陽開玩笑用長矛去刺都督尉子耀，隨手就殺了他。又在三臺大光殿上，用鋸子鋸都督穆嵩，直到死去。又曾經到開府暴顯家，有個都督韓悊没有罪過，忽然從衆人中叫出來殺了他。其餘的濫殺無辜，多得記不下來。朝廷民間憂傷憎惡，各自懷有怨恨。而且向來對下屬嚴厲斷處，加上記憶力强，百官害怕得發抖，不敢做不利於他的事，身邊的文武官員早上不知能否活到晚上。又搞了很多修建，各種工程興起，全國騷擾不安，公私勞累疲敝。凡賞賜的東西，不再有節制，府庫儲藏的積累，逐漸空虛。從皇太后各王到朝廷内外有功勛的舊臣，感到憂愁恐懼危急，拿不出什麽對策。到了末年，已不能進食，衹是飲幾次酒，酒毒成災，於是導致送了命。

論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權延世。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顯祖因循鴻業，内外協從，自朝及野，群心屬望。東魏之地，舉世樂推，曾未期月，玄運集已。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斯致治。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饗國弗永，實由斯疾，胤嗣殄絶，固亦餘殃者也。

論曰：高祖平定四周的胡人，威嚴的權勢傳續了幾代。遷都到鄴城以後，雖然有人主持國家的權柄，但發號施令，政事都由自己决定。顯祖繼承宏大的基業，内外協力跟隨，從朝廷到民間，人心所望。東魏的地方，天下樂意推舉，不到一個月，帝王的運數就降臨到頭上。開始時有心政事，良好的社會風尚井然有序，幾年的時間，很快達到了治理。他後來放縱飲酒肆意縱欲，猖狂到了極點，昏昧邪惡殘忍凶暴，是近代以來没有過的。享有國家不能長久，實際上是由於他的疾病，後嗣斷絶，本來也是留下的災禍啊。

贊曰：天保定位，受終攸屬。奄宅區夏，爰膺帝籙。勢叶謳歌，情毁龜玉。始存政術，聞斯德音。罔遵克念，乃肆其心。窮理殘虐，盡性荒淫。

贊曰：天保確定帝位，接受禪讓有所歸屬。安撫平定天下，承擔上天賜予的帝王符命。形勢與歌頌的相一致，情欲毁掉了龜玉這樣的國家重器。開始有心執政的方法，聽到對他贊美的聲音。不能遵循自己的意念，就放縱自己的心思。想盡法子殘暴虐殺，由着性子荒淫無度。



北齊書卷五

帝紀第五

廢帝

廢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爲'跡'，豈非自反耶?"常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傅之，寶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温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嘆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匹。後文宣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

廢帝高殷，字正道，文宣帝的長子，母親是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爲皇太子，當時六歲。天性聰明。開始學反語，在"跡"字下注云自反。當時侍奉的人不理解其中的緣故，太子說："跡字，足字旁邊一個亦字就是'跡'字，難道不是自反嗎?"常常在北宮宴飲，單單令河間王不要進入。身邊的人問其中的緣故，太子說："世宗遇到賊寇的地方，河間王又爲什麽應該在這裏。"文宣帝常說太子得到漢人的稟性，不像我，打算廢掉他，立太原王。開始時下詔書令國子博士李寶鼎作他的老師，李寶鼎死後，又下詔書令國子博士邢峙爲他講學。太子雖然年輕，但是温和寬宏爽朗樂觀，有帝王的風度，貫通儒經學業，瞭解當時的政事，有很好的名聲。天保七年冬天，文宣帝召集朝廷大臣中有學問的人以及禮學官在宮中宴飲聚會，要他們用經書的意義相互論辯，親自去聽。太子手筆并用提出問題，在座的人没有不感嘆稱贊的。天保九年，文宣帝在晉陽，太子代管國事，召集各儒生講授《孝經》。命令楊愔傳達意旨，對國子助教許散愁說："先生活在世上靠什麽自謀生計?"回答說："我從年輕時以來，不上姣美男童的床，不進入少女的房間，衷心信奉圖書典籍，不知衰老將要到來。平生的胸懷抱負，就像這樣罷了。"太子說："顏子縮進屋子號稱貞節，柳下惠用身體相温而不亂，都不如這位老翁白了頭也没娶妻啊。"於是賞賜絹帛一百匹。後來文宣帝登上金鳳臺，召來太子要他親手殺死囚犯。太子悲傷有爲難的神色，幾次也砍

語吃，精神時復昏擾。

不斷囚犯的頭。文宣帝發怒，親手用馬鞭撞了太子三下，從此膽怯心跳説話口吃，精神時常昏亂不安。

十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晋陽宣德殿，大赦，内外百官普加泛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癃病不堪驅使者，并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

天保十年十月，文宣帝駕崩。癸卯，太子在晋陽宣德殿登上帝位，大赦，朝廷内外百官普遍加級，失去官職爵位的，讓他們恢復資格品級。庚戌，尊封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下詔書九州的軍人在七十歲以上的授給板職，武官年齡在六十歲以上以及衰老疲病不能服役的，全都放回免役。土木修建金銅鐵各種製作，一律停止。

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爲左丞相，以録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爲太尉，以司空段韶爲司徒，以平陽王淹爲司空，高陽王湜爲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爲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人疾苦。

十一月乙卯，任命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爲左丞相，任命録尚書事、常山王高演爲太傅，任命司徒、長廣王高湛爲太尉，任命司空段韶爲司徒，任命平陽王高淹爲司空，高陽王高湜爲尚書左僕射，河間王高孝琬爲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爲右僕射。戊午，分别命令使者巡視檢查四方，徵求執政的得失，觀察民間習俗，訪問人民的疾苦。

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爲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爲范陽王，長樂王紹廉爲隴西王。是歲，周武成元年。

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高紹仁爲漁陽王，廣陽王高紹義爲范陽王，長樂王高紹廉爲隴西王。這一年，是周國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庚辰，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癸亥，高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晋陽。二月己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爲太師、録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録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彦爲司空，趙郡王叡爲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没官内及賜人者，并放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録囚徒，死罪以下降免各有差。

乾明元年庚辰，春正月癸丑初一，改换年號。己未，下詔書放寬徭役賦税。癸亥，高陽王高湜薨。這一月，皇帝從晋陽到達京城。二月己亥，任命太傅、常山王高演爲太師、録尚書事，任命太尉、長廣王高湛爲大司馬、并省録尚書事，任命尚書左僕射、平秦王高歸彦爲司空，趙郡王高叡爲尚書左僕射。下詔書令各元氏良家人口發配宫中以及賜給人爲奴的，一同釋放免罪。甲辰，皇帝到芳林園，親自審查記録囚犯的罪狀，死罪以下的減輕罪罰和免除罪罰各有差别。

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以大司馬、長廣王湛爲太傅、京畿大

乙巳，太師、常山王高演僞造詔書殺了尚書令楊愔、尚書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任命常山王高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任命大司馬、長廣王高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任命司徒段韶爲大將軍，任命前司空、平陽

都督，以司徒段韶爲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爲太尉，以司空、平秦王歸彥爲司徒，彭城王浟爲尚書令。又以高麗王世子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是月，王琳爲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州。

三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山王規算。壬申，封文襄第二子孝珩爲廣寧王，第三子長恭爲蘭陵王。

夏四月癸亥，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青九州，往因螽水，頗傷時稼，遣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

五月壬子，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

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令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年十七。

帝聰慧夙成，寬厚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并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彥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彥馳驛至晉陽宮殺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宣爲祟。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謚閔悼王。初文宣命邢卲制帝名殷字正道，帝從而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卲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孝昭帝曰："奪但奪，慎勿殺也。"

王高淹爲太尉，任命司空、平秦王高歸彥爲司徒，彭城王高浟爲尚書令。又任命高麗王的世子高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當月，王琳被陳國打敗，蕭莊自己退到和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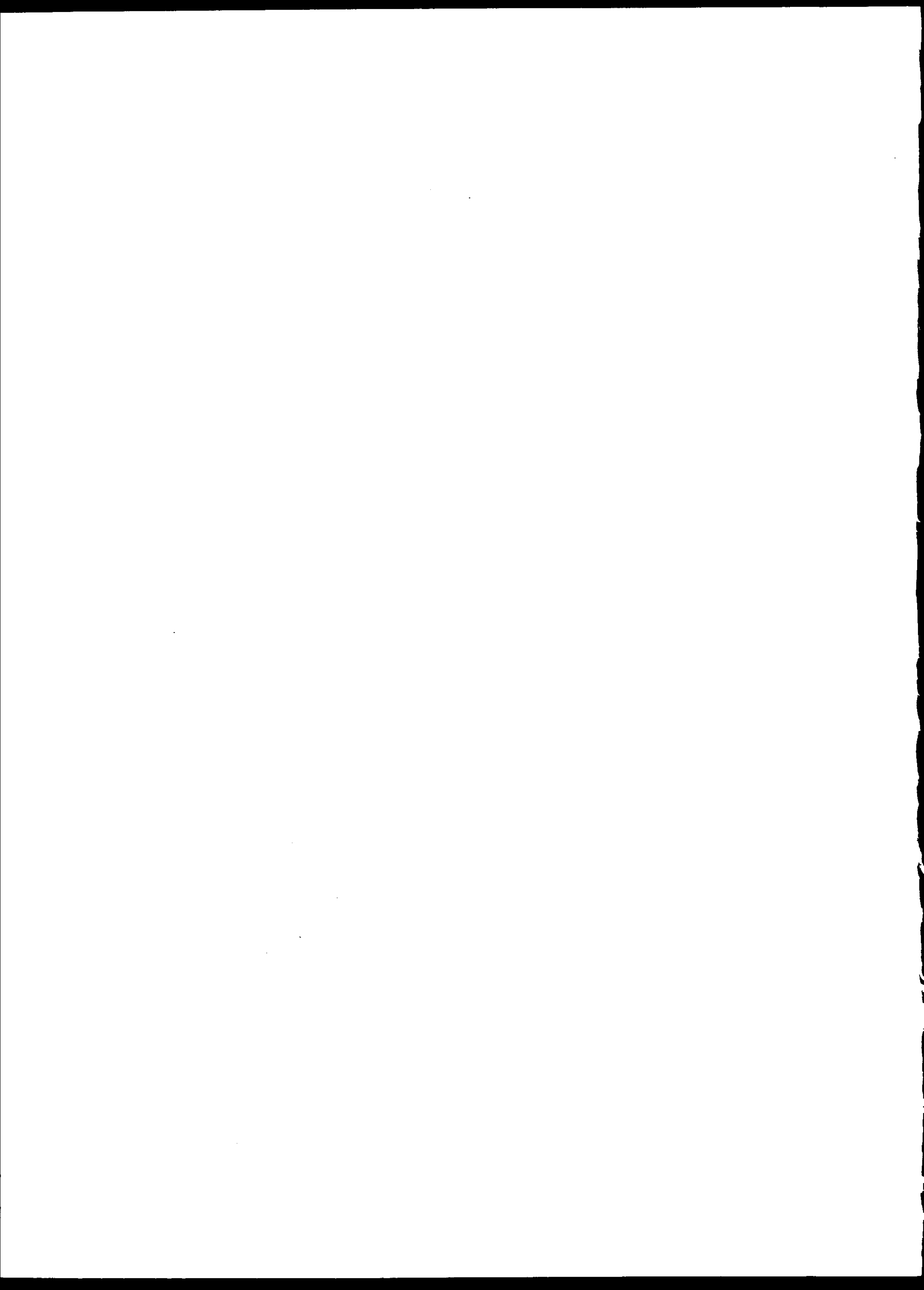
三月甲寅，下詔書軍隊和國家的事務都要申報到晉陽，稟告大丞相常山王謀劃。壬申，封文襄帝的第二個兒子高孝珩爲廣寧王，第三個兒子高長恭爲蘭陵王。

夏四月癸亥，下詔書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青九州，過去因蝗災和水災，莊稼損失很大，派遣使者分路安撫救濟。當月，周明帝崩。

五月壬子，任命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

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下令廢帝爲濟南王，讓他食邑一郡，由大丞相、常山王高演繼承帝位。當天，濟南王住到別的宮殿。皇建二年九月，死在晉陽，年紀十七歲。

皇帝聰明早熟，寬容厚道仁愛機智，天保年間素有很好的名聲。等到繼承帝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人共同輔佐。常山王屬地接近都城名望很高，朝廷內外都害怕并服從他，加上文宣帝剛剛去世時，太后本來就想立他爲帝，所以楊愔等人都懷有猜忌。常山王憂愁，於是告訴太后殺掉他的黨羽，當時平秦王高歸彥也參預了謀劃。皇建二年秋天，天象預告變異，高歸彥擔心有後患，一再稟告孝昭，要濟南王承擔罪過。於是派遣高歸彥快馬趕到晉陽宮殺了他。濟南王死後，孝昭患病，看見文宣顯靈作怪。孝昭十分厭惡，鎮邪的辦法用盡了也没有用處。濟南王死了三十天後孝昭駕崩。大寧二年，下葬在武寧的西北，謚號稱閔悼王。當初文宣帝命令邢卲給皇帝起名字，名殷字正道，文宣帝於是責怪説："殷家是弟弟即位，'正'字是一止，我死後兒子得不到啊。"邢卲恐懼，請求改名字。文宣帝不答應説："天意啊。"於是對孝昭帝説："帝位奪衹管奪，小心不要殺了他。"



北齊書卷六

帝紀第六

孝昭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特，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爲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嘆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衄。"以爲能。遂篤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爲焉。聰敏過人，所與游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刁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閣，慘然斂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欷。其敬業重舊也如此。

孝昭皇帝高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的第六個兒子，文宣皇帝的同母弟弟。小時候才智超群，很早就有能成大事的器量，武明皇太后早就寵愛看重他。魏國元象元年，封爲常山郡公。等到文襄帝執掌國政，派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到霸府作弟弟們的老師。皇帝閱讀圖書，弄清它的本旨而不喜歡辭采。常常感嘆說："雖然盟津的軍隊，左邊的馬震動而不致挫敗。"認爲能够做到。於是專心閱讀《漢書》，讀到《李陵傳》，一直贊賞他的行爲。聰明過人，和他交游過的人，一旦知道了他們祖輩的名諱，終身不再不慎冒犯。李同軌病死，又命令開府長流參軍刁柔代替他，刁柔性格嚴厲偏狹，不適合誘導訓誨人，中途被遣送出來。皇帝送他出門，表情悲傷，流下了眼淚，旁邊的人没有不嘆息的。他敬重學業重視舊交就像這樣。

天保初，進爵爲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於文理，省内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盡其理，文宣嘆重之。八年，轉司空、録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録尚書。

天保初年，晋升爵位爲王。天保五年，授任并省尚書令。皇帝善於決斷，擅長文辭義理，省内的人害怕并服從他。天保七年，跟隨文宣帝返回鄴城。文宣帝認爲尚書上奏政事，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命令皇帝和朝中大臣先討論確定是非，然後陳述奏上。皇帝擅長執政的方法，分析判斷都合乎道理，文宣帝贊嘆器重他。天保八年，轉任司空、録尚書事。天保九年，授任大司馬，仍任録尚書。

時文宣溺於游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

當時文宣帝沉溺於游樂宴飲，皇帝憂傷氣憤流露在表情上，文宣帝覺察到，對皇帝說："祇要讓你在，我爲什麽不放縱行樂？"皇帝衹是哭

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杯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杯盡皆壞棄。後益沉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常山王至，内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爲不可。帝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帝離之，陰爲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奸慝，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脅。召被帝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笞棰郎中。後賜帝魏時宫人，醒而忘之，謂帝擅取，遂以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爲。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

泣拜倒在地上，始終不説話。文宣帝也十分悲傷，把酒杯推到地下説："你以此嫌我，從今以後敢送酒來的人，斬了他！"於是取來所用的酒杯全都砸壞丢棄。後來更加沉湎於游樂宴飲，有時到各皇親國戚家比武搏擊，不分貴賤。祇是常山王一到，裏裏外外都静了下來。皇帝又秘密撰寫條例，將要進諫，他的朋友王晞認爲不可。皇帝没有聽從，藉機會竭力勸説，於是文宣帝大怒。順成后本來是魏朝宗室，文宣帝想要皇帝離開她，私下爲皇帝廣泛尋求美好的女子，希望轉移他對順成后的寵愛。皇帝雖然接受旨意接納，但和順成后的情意更加深厚。皇帝的性格十分嚴厲，尚書郎中分析判斷有失誤，就加以鞭打，令史幹了不法的事，就刑訊追究。文宣帝就讓皇帝站在面前，用刀頭上的環抵住皇帝的肋部。召來被皇帝懲罰的人，用刀子逼着，要求説出皇帝的不是，全都没什麼可説的，纔被放了出來。從此不許鞭打郎中。後來文宣帝賜給皇帝魏時的宫女，醒來後忘了這事，説是皇帝擅自帶走的，於是用刀頭上的環亂打一氣，因此受傷。皇太后日夜哭泣，文宣帝不知怎麼辦纔好。在這之前囚禁了皇帝的朋友王晞，就放了他，讓他侍奉皇帝。皇帝一個多月漸漸康復，不敢再進諫。

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録尚書，朝政皆决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鷙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内懼權逼，請以帝爲太師、司州牧、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大司馬、録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時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

等到文宣帝去世，皇帝住在宫中料理喪事，幼主登帝位，於是進入朝見的班列。授任太傅、録尚書，朝中政事都由孝昭帝决斷，一個多月後，就住到藩王的住宅，從此皇帝的詔書命令大多和孝昭帝没有關係。客人有的對孝昭帝説："鷙鳥捨棄了窩，一定有被掏鳥蛋的災禍，今天的地方，怎麼應該屢屢出去。"乾明元年，跟隨廢帝到鄴城，住在領軍府。當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人因孝昭帝威望已經很高，心裏害怕權力受到威脅，請求任命孝昭帝爲太師、司州牧、録尚書事；長廣王高湛爲大司馬、録并省尚書事，解除京畿大都督。孝昭帝當時因是皇帝地位尊貴的親屬而被猜疑排斥，於是和長廣王相約打獵，在野地裏設下計謀。

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帝甚惡

三月甲戌，孝昭帝剛剛到官署，早上從領軍府出發，大風突起，颳壞了所用的車幔，孝昭帝

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東閤門，都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從。歸彥既爲領軍，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嘆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并出臨御坐。帝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絶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效。廢帝性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爲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去逼而已。高歸彥敕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内刀而泣。帝乃令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閤，斬娥永樂於園。詔以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如晋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决焉。

十分憎惡。等到了官署，朝中官員都會集在一起。坐好後，酒喝了幾巡，在座位上將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抓了起來。孝昭帝穿着軍服和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從雲龍門進入宫中，在中書省前遇到散騎常侍鄭子默，又抓了起來，在御府内一起殺了。孝昭帝來到東閤門，都督成休寧拔出刀呵斥孝昭帝。孝昭帝命令高歸彥説服他，成休寧高聲大叫不肯聽從。高歸彥已是領軍，向來被士兵敬服，全都放下兵器，成休寧嘆息着作罷。孝昭帝來到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出來坐在御座上。孝昭帝呈奏楊愔等人的罪狀，爲擅自殺了他們請求處罰。當時庭院中和兩邊的走廊下衛士兩千多人都穿着鎧甲等待皇帝的命令，武衛娥永樂武力超群，又受過文宣帝的優待，撫弄着刀刃正想效力。廢帝本來口吃，加上事出突然不知説什麽。太皇太后又對皇太后發誓，説孝昭帝没有異心，衹是去掉威脅罷了。高歸彥命令并慰勞衛士讓他們解除戒備，娥永樂於是把刀放入刀鞘而哭泣。孝昭帝於是命令高歸彥帶領侍衛的士兵去華林園，派京畿的軍隊入宫守住閤門，在華林園裏殺了娥永樂。下詔書任命孝昭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相府僚屬都晋升職位一等。孝昭帝不久到晋陽，有詔書軍隊和國家大事都由他來決斷。

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爲，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己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孝昭帝已經占據重位，知道了没有不去做的，選擇好的典章法度，綜合考察名義和事實，廢帝恭謹律己聽取政事。太皇太后不久下令廢掉少主，命令孝昭帝繼承帝位。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晋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爲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宫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絶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爲立後；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黄帽鳩杖。又詔：謇正之士并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申聞，當加榮贈；督將、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在晋陽宣德殿登帝位，大赦天下，改乾明元年爲皇建。下詔書尊奉太皇太后恢復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宫殿名叫昭信宫。乙酉，下詔書説：從太祖創立基業以來，各輔佐太祖的功臣子孫斷絶，封國的統緒不能傳下去的，有關官員搜求訪問近親，將名字奏上，應該比量立爲後嗣；各郡國的老人各授版職，賜給黄帽子和鳩頭手杖。又下詔書説：忠貞正直的人都讓他們進見陳述政事；軍人奉行王朝公事作戰死亡的，及時申報，應該追加榮譽

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來未蒙追贈者，亦皆録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按罪，不得舞文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爲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浟爲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甲午，詔曰："昔武王剋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廢兹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説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即施列於學館。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丙申，詔九州勛人有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

贈號；督將、朝士名望向來很高，職位歷來很高、影響很大的，天保以來没有蒙受追贈封號的，也應該記録上奏；又因廷尉、中丞，是執行法律的職務，糾正違法懲處罪人，不得歪曲法律徇私枉法；官府奴婢年紀在六十歲以上的免爲平民。戊子，任命太傅、長廣王高湛爲右丞相，任命太尉、平陽王高淹爲太傅，任命尚書令、彭城王高浟爲大司馬。壬辰，下詔書分别派遣大使巡視檢查四方，觀察民間習俗，訪問人民的疾苦，探求研究得失，搜尋咨詢有才德的人。甲午，下詔書説："以前周武王打敗殷朝，先封了前朝兩代王，漢、魏二晉，没有廢除這個制度。等到元氏繼承國運，不再沿襲舊的規章。朕繼承宏大的基業，想要光大古代的典制，但對前朝兩代王和前代三王朝的子孫，舊有的説法不一致，可以商議定出是非，列出名單奏上。禮儀格式也希望商議出來。"又下詔書國子監可以設立官員屬吏，按照以往安置學生，講授研習經典，每年進行考試。那些文襄帝運來的石經，應該陳列在學館裏。外州的大學也依靠主管人督察考核。丙申，下詔書九州立下功勛的人有大量封地的，讓他們分出授給自己的子弟，以推廣骨肉至親的恩德。

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樂。

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爲皇后，世子百年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顯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竇泰、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厙狄干、故太尉段榮、故太師万俟普、故司徒蔡儁、故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貸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三人配饗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

九月壬申，下詔書商議確定三祖的樂曲。

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子元氏爲皇后，世子高百年爲皇太子。賜給天下作爲父親繼承人的爵位一級。癸丑，有關官員上奏太祖獻武皇帝廟應該奏《武德》的音樂，跳《昭烈》的舞蹈；世宗文襄皇帝廟應該奏《文德》的音樂，跳《宣政》的舞蹈；顯祖文宣皇帝應該奏《文正》的音樂，跳《光大》的舞蹈。下詔書説可以。庚申，下詔書將已故太尉尉景、已故太師竇泰、已故太師太原王婁昭、已故太宰章武王厙狄干、已故太尉段榮、已故太師万俟普、已故司徒蔡儁、已故太師高乾、已故司徒莫多婁貸文、已故太保劉貴、已故太保封祖裔、已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三人在太祖廟配祭，已故太師清河王高岳、已故太宰安德王韓軌、已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已故太師高昂、已故大司馬劉豐、已故太師万俟受洛

軌、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紹宗七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空薛脩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顯祖廟庭。是月，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遁，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總入晋陽宫。

十二月丙午，車駕至晋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圜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人各有差。

二月丁丑，詔内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録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内各舉一人。

冬十月丙子，以尚書令、彭城王淑爲太保，長樂王尉粲爲太尉。己酉，野雉栖于前殿之庭。

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逮。今嗣子冲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内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兹大寶。其喪紀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月，崩於晋陽宫，時年二十七。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梓宫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靖陵。

帝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剋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内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别。日昃臨朝，務知人之善

干、已故太尉慕容紹宗七人在世宗廟配祭，已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已故司空薛脩義、已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在顯祖廟配祭。這一月，孝昭帝親征向北討伐庫莫奚，出了長城，敵人奔逃，分兵討伐，捕獲大量牛馬，查驗匯總後收入晋陽宫。

十二月丙午，孝昭帝到晋陽。

皇建二年春正月辛亥，在圜丘祭天。壬子，在太廟舉行祭祀。癸丑，下詔書减輕罪犯的刑罰各有差别。

二月丁丑，下詔書朝廷内外主管事務的官員從五品以上到三府主簿録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兩年内各推舉一人。

冬十月丙子，任命尚書令、彭城王高淑爲太保，長樂王尉粲爲太尉。己酉，野鷄停留在前殿的庭院裏。

十一月甲辰，下詔書説："朕被這種突發的疾病纏身，將不久於人世。現在兒子幼小，不能熟習執政的方法，國家事業重大，理應交給有高尚品德之人。右丞相、長廣王高湛窮究精微預測變化，躬行正道位在同宗，是英雄豪傑的期望，天下敬慕，同胞共願，是家族和國家的依靠，可派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高叡告知旨意，徵召王繼承帝位。喪事的禮節一律和漢文帝相同，三十六天後全按公事除喪，陵墓用品，一定從簡。"在這之前皇帝身體患病而没有中斷聽取觀覽政事，當月，在晋陽宫去世，當時年紀二十七歲。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棺椁回到鄴城，謚號叫孝昭皇帝。庚午，安葬在文靖陵。

孝昭帝聰明有見識和器度，沉着持重能作出决斷，不可窺伺揣測。身高八尺，腰闊十圍，儀表風度，和常人絶然不同。自從位居尚書臺，留心執政的方法，熟悉簿册文書，官吏都趕不上。等到登帝位住在宫中，更加刻苦努力。减輕徭役降低賦税，關心人民的疾苦。對内没有個人的寵愛，對外收攬人才，即使是皇后的父親官位也是

惡，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疏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厙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爲非，而今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爲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鷄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斷有謀，于時國富兵强，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爲進取之策。遠圖不遂，惜哉!

特進没有特别。太陽偏西時仍在朝廷處理政事，一定要知道人的好壞，每次咨詢身邊的人，希望得到直截了當的話。曾經問舍人裴澤外面如何議論朝政的得失。裴澤急急忙忙地回答説："陛下聰明而最爲公正，自然可以遠和古代的聖明帝王相比，可是有識之士，都説不足是瑣碎，帝王的大度，很是没有得到弘揚。"孝昭帝笑着説："果然像卿所説的。朕剛開始處理衆多的政事，考慮不周全，所以導致了這種情况。這種事怎麽可以長久地進行下去，恐怕以後又嫌疏忽遺漏。"裴澤因此受到恩寵優待。他樂意聽到自己的過失就像這樣。趙郡王高叡和厙狄顯安陪着孝昭帝坐着。孝昭帝説："須拔是我的堂弟，顯安是我姑媽的兒子，今天依照一家人的禮節，不用君臣之間的恭敬嚴肅，可以説説我的不足。"厙狄顯安説："陛下多説假話。"孝昭帝説："怎麽回事呢?"厙狄顯安回答説："陛下以前看見文宣帝用馬鞭打人，一直認爲不對，可是現在這樣做，不是假話嗎?"孝昭帝握着他的手表示感謝。又讓他有話直接説出來。厙狄顯安回答説："陛下太瑣碎，身爲天子却更像個官吏。"孝昭帝説："朕深深地知道這一點，可是没有法度由來已久，將整頓後而達到無爲而治了。"又詢問王晞，王晞回答的如同厙狄顯安，都表情平静地接受下來。天性十分孝順，太后患病，出來住在南宮，孝昭帝走起路來脚步歪歪倒倒，面容神色憔悴，睡覺没脱過衣服，大約將近四十天。宮殿距離南宮五百多步，孝昭帝鷄叫時去，到辰時纔回來，來去都是步行，不乘坐車子。太后的病痛略有增加，就睡在門外，飲食藥物全都親自侍候。太后經常心口痛得不能忍受，孝昭帝站在床帷前伺候，用手指掐手心，血流出了袖子。同弟弟們相友愛，没有君臣間的隔閡。勇武果斷而有計謀，當時國家富裕軍隊强盛，打算要洗雪神武的遺恨，意圖是在平陽駐留，爲征伐作準備。遠大的謀略未能實現，可惜啊!

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晋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常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

起初孝昭帝和濟南王約定不殺他。等到孝昭帝駐在晋陽，武成帝鎮守鄴城，觀察雲氣預測吉凶的人説鄴城有天子的氣象。孝昭帝一直擔心濟

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湯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仇。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煮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兔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去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床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南王會重新興起，於是秘密下毒，濟南王不肯聽從，就掐住他的脖子殺了他。後來感到很愧疚悔恨。當初遭受內熱的痛苦，連續吃了湯藥和散丸。當時有個姓趙的尚書令史，在鄴城看見文宣帝跟着楊愔、燕子獻等人向西走去，說要一起報仇。孝昭帝在晉陽宮，和毛夫人也看見了。於是病情漸漸危重。準備了驅除邪惡災禍的儀式，有時把油煮沸四處灑去，有時拿着火把燃燒着追趕。厲鬼們纔出現在宮殿的大梁上，騎在屋棟上，唱着呼喊着滿不在乎，没有一點害怕的樣子。當時有天狗下來，於是在講習武功的地方舉行儀式鎮住它。有隻兔子使馬受驚，孝昭帝從馬上摔下來跌斷了肋骨。太后探視傷情，三次問到濟南王在什麽地方，孝昭帝不能回答。太后憤怒地說："殺掉了吧？不聽我的話，該死啊！"臨死的時候，祇是匍匐在床的枕頭上，磕着頭乞求哀告。派遣使者詔令追回長廣王繼承帝位，親筆寫到："應該將我的妻子兒女安置在一個好地方，不要仿效前人。"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己，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群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咎。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嚴的權勢掌握在自己手上，遷都到鄴城以後，雖然有人主持國家的權柄，但發號施令，政事都由自己決定。文宣帝繼承宏大的基業，內外協力追隨，從朝廷到民間，人心所望。東魏的地方，全國上下樂意推舉，不到一個月，就登上了皇位。開始時有心政事，良好的社會風尚井然有序，幾年的時間，朝野安寧。他後來放縱飲酒肆意縱欲，猖狂到了極點，昏昧邪惡殘忍凶暴，是近代以來没有過的。享用國家不能長久，實際上是由於他的疾病。濟南王繼承基業，大力革除其中的弊病，風俗教化煥然一新，士大夫們表示幸運。左右大臣輔佐，雖然懷着他們的忠誠，既不能弘揚道德，使最密切的親戚和睦相處，又不能從長遠考慮防護自身，深入謀劃保衛君主，該決斷時不作出決斷，自己得到罪責。臣子被誅殺，君主不久遭受廢黜的耻辱，都是用人不當所導致的啊。孝昭帝早就在尚書臺，舊時的典章制度通曉明瞭，官吏之間，没有不托付的。文宣帝崩逝以後，大力革除

徵召英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眷關右，實懷兼并之志，經謀宏遠，實當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間，實有報復，將齊之基宇止在於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以前的弊病。等到登上帝位，用心更加深切，當時的人佩服他的精明而譏諷他的瑣碎。生性喜歡考察古代，遵循禮儀制度，將要封前代王朝的後裔，并且推重興學辦教的風氣，徵召傑出的人才，文的武的都會集起來。在當時周氏的朝政已轉移到宰相手裏，主將們互相猜疑，情形十分危急，於是關注關右，實際上懷有兼并的意願，經營策劃宏大廣遠，確實是當代的英明君主，可是上天給的壽命不長久，其中的緣故是什麼呢？難道是人間和陰間之間，果然有因果報應，將齊國的基業在這時中止，皇帝想要擴大它，上天不允許吧？

北齊書卷七

帝紀第七

武成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瑰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爲帝聘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鄰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嘆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爲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疏忌，以帝爲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既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録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咸見委托。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及晉陽宫，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宣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勸，三奏，乃許之。

世祖武成皇帝名叫高湛，是神武皇帝的第九個兒子，孝昭皇帝的同母弟弟。儀表俊美奇偉，神武特别愛他，神武正招撫邊遠地方，就爲武成帝同蠕蠕太子菴羅辰的女兒訂婚，號稱“鄰和公主”。武成帝當時八歲，衣帽端正莊重，神情閑静深遠，華夏和戎族的人都很驚嘆。元象年間，封爲長廣郡公。天保初年，進升爵位爲王，授任尚書令，不久兼任司徒，升遷爲太尉。乾明初年，楊愔等人暗地裏疏遠猜忌，任命武成帝爲大司馬，兼任并州刺史。武成帝就和孝昭帝密謀殺掉各執掌國政的人，升任太傅、録尚書事、兼任京畿大都督。皇建初年，進升職位爲右丞相。孝昭帝到晉陽，武成帝以至親的身份鎮守鄴城，政事都委托給他。皇建二年，孝昭帝崩逝，遺詔徵召武成帝繼承帝位。到了晉陽的宫中，在崇德殿公布孝昭帝的死訊。皇太后命令主管官員宣讀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領百官敦促勸進，三次上奏，纔答應了。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宫，大赦，改皇建二年爲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彦爲太傅，以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以太尉尉粲爲太保，以尚書令段韶爲大司馬，以豐州刺史婁叡爲司空，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浟爲太師、録尚書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濟爲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湝爲尚書左僕射，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在南宫登帝位，大赦，改换年號皇建二年爲大寧。乙卯，任命司徒、平秦王高歸彦爲太傅，任命尚書右僕射、趙郡王高叡爲尚書令，任命太尉尉粲爲太保，任命尚書令段韶爲大司馬，任命豐州刺史婁叡爲司空，任命太傅、平陽王高淹爲太宰，任命太保、彭城王高浟爲太師、録尚書事，任命冀州刺史、博陵王高濟爲太尉，任命中書監、任城王高湝爲尚書左僕射，任命并州刺史斛律光爲右僕射，封孝昭皇帝的太子高百年爲樂陵郡

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爲右僕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爲樂陵郡王。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大赦，内外百官普加泛級，諸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潤爲尚書左僕射。詔斷屠殺以順春令。

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爲青州刺史、太傅、領司徒，以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彦爲太宰、冀州刺史。乙卯，以兼尚書令、任城王湝爲司徒。詔散騎常侍崔瞻聘于陳。

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爲河清，降罪人各有差。

五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己丑，以尚書右僕射斛律光爲尚書令。

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秦王歸彦據州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擒之。乙未，斬歸彦并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爲太傅，以司空婁叡爲司徒，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尚書令斛律光爲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中書監、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

冬十一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使於陳。

十二月丙辰，車駕至自晉陽。

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王。庚申，下詔書大使出行巡察天下，徵求政事的好壞，訪問人民的疾苦，提拔進薦有才德的人。這一年，是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武成帝從晉陽到達京城。辛巳，在南郊祭祀。壬午，供奉太廟。丙戌，立妃子胡氏爲皇后，兒子高緯爲皇太子。大赦天下，朝廷内外百官普遍加級，各作爲父親的繼承人的賜給爵位一級。己亥，任命前定州刺史、馮翊王高潤爲尚書左僕射。下詔書禁止屠殺牲畜以順應春天的時令。

二月丁未，任命太宰、平陽王高淹爲青州刺史、太傅、兼任司徒，任命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高歸彦爲太宰、冀州刺史。乙卯，任命兼任尚書令、任城王高湝爲司徒。下詔書令散騎常侍崔瞻到陳國訪問。

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逝。乙巳，青州刺史上書説，當月庚寅黄河、濟水變清。因黄河、濟水變清，改换年號大寧二年爲河清，減輕罪犯刑罰各有差别。

五月甲申，將武明皇后合葬在義平陵。己丑，任命尚書右僕射斛律光爲尚書令。

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秦王高歸彦占據本州反叛，下詔書令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伐活捉他們。乙未，在都城的集市上斬了高歸彦同他的三個兒子以及黨羽二十人。丁酉，任命大司馬段韶爲太傅，任命司空婁叡爲司徒，任命太傅、平陽王高淹爲太宰，任命尚書令斛律光爲司空，任命太子太傅、趙郡王高叡爲尚書令，中書監、河間王高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亥，出行到晉陽。陳國人前來訪問。

冬十一月丁丑，下詔書兼任散騎常侍封孝琰出使陳國。

十二月丙辰，武成帝從晉陽到達京城。

這一年，殺了太原王高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才。以太子少傅魏收爲兼尚書右僕射。己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丁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録見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

河清二年春正月乙亥，武成帝下詔書到朝堂對秀才進行考試。任命太子少傅魏收爲兼尚書右僕射。己卯，兼右僕射魏收因包庇縱容而被除名。丁丑，在北郊祭祀以武明皇后配祭。辛卯，武成帝到都亭審查被囚禁犯人的罪狀，減輕在京罪犯的刑罰各有差別。

三月乙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丙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彦深爲左僕射。

三月乙丑，下詔令司空斛律光督管五營的士兵在軹關修築城堡。壬申，室韋國派遣使者朝見進貢。丙戌，任命兼尚書右僕射趙彦深爲左僕射。

夏四月，并、汾、晋、東雍、南汾五州蟲旱傷稼，遣使賑恤。戊午，陳人來聘。

夏四月，并、汾、晋、東雍、南汾五州蟲災旱災損害莊稼，派遣使者救濟。戊午，陳國人前來訪問。

五月壬午，詔以城南雙堂閏位之苑，迴造大總持寺。

五月壬午，下詔書在城南雙堂閏位上的園苑，環繞着建造大總持寺。

六月乙巳，齊州言濟、河水口見八龍升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

六月乙巳，齊州説在濟水、黄河的匯合口看到八條龍升上天。乙卯，下詔書兼散騎常侍崔子武出使陳國。庚申，司州牧、河南王高孝瑜薨。

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宫爲大興聖寺。

秋八月辛丑，下詔書將三臺宫改爲大興聖寺。

冬十二月癸巳，陳人來聘。己酉，周將楊忠帥突厥阿史那木汗等二十餘萬人自恒州分爲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晋陽。己未，周軍逼并州，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衆數萬至東雍及晋州，與突厥相應。

冬十二月癸巳，陳國人前來訪問。己酉，周國將領楊忠率領突厥阿史那木汗等二十多萬人從恒州分爲三路，殺害擄掠官吏百姓。這時，一連幾個月下大雪，由南到北一千多里平地幾尺厚的雪，白天降霜，在太原下血雨。戊午，武成帝到晋陽。己未，周國軍隊進逼并州，又派遣大將軍達奚武率領幾萬軍隊到東雍以及晋州，和突厥相呼應。

是歲，室韋、庫莫奚、靺羯、契丹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室韋、庫莫奚、靺羯、契丹都派遣使者朝見進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絶。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

河清三年春正月庚申初一，周國軍隊在城下擺開陣勢，在城西面交戰。周國軍隊和突厥被打得大敗，死去的人和牲畜相互堆積，幾百里不間斷。下詔書平原王段韶追出邊塞然後返回。

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己巳，盜殺太師、彭城王浟。庚辰，以司空斛律光爲司徒，以侍中、武興王普爲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

三月辛酉，將法令頒布下來，大赦天下。己巳，盜賊殺了太師、彭城王高浟。庚辰，任命司空斛律光爲司徒，任命侍中、武興王高普爲尚書左僕射。甲申，任命尚書令、馮翊王高潤

令、馮翊王潤爲司空。

夏四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

五月甲子，帝至自晋陽。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爲録尚書事，以前司徒婁叡爲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爲太師。丁亥，以太尉、任城王湝爲大將軍。壬辰，行幸晋陽。

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晋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殺樂陵王百年。歸宇文媼于周。

秋九月乙丑，封皇子綽爲南陽王，儼爲東平王。是月，歸閻媼于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還。

閏月乙未，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調。乙巳，突厥寇幽州。周軍三道并出，使其將尉遲迥寇洛陽，楊檦入軹關，權景宣趣懸瓠。

冬十一月甲午，迥等圍洛陽。戊戌，詔兼散騎常侍劉逖使於陳。甲辰，太尉婁叡大破周軍於軹關，擒楊檦。

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將權景宣。丁巳，帝自晋陽南討。己未，太宰、平陽王淹薨。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遲迥等，解洛陽圍。丁卯，帝至洛陽，免洛州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城内死罪已下囚。己巳，以太師段韶爲太宰，以司徒斛律光爲太尉，并州刺史、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壬申，帝至武牢，經滑臺，次於黎陽，所經減降罪人。丙子，車駕至自洛陽。

是歲，高麗、靺鞨、新羅并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饑死者不可勝計，詔發賑給，事竟不行。

爲司空。

夏四月辛卯，下詔書兼散騎常侍皇甫亮出使陳國。

五月甲子，武成帝從晋陽到京城。壬午，任命尚書令、趙郡王高叡爲録尚書事，任命前司徒婁叡爲太尉。甲申，任命太傅段韶爲太師。丁亥，任命太尉、任城王高湝爲大將軍。壬辰，出行到晋陽。

六月庚子，大雨日夜不停，到甲辰纔停下來。這一月，晋陽傳言有鬼兵，老百姓争着敲打銅鐵器來防護。殺掉樂陵王高百年。把宇文氏老婦人歸還給周國。

秋九月乙丑，封皇子高綽爲南陽王，高儼爲東平王。這一月，將閻氏老婦人歸還給周國。陳國人前來訪問。突厥侵犯幽州，進入長城，擄掠後返回。

閏月乙未，下詔書派遣十二個使者出行巡察遭水災的州，免除這些地方的租税賦役。乙巳，突厥侵犯幽州。周國軍隊三路一起出動，派遣他們的將領尉遲迥侵犯洛陽，楊檦進入軹關，權景宣奔赴懸瓠。

冬十一月甲午，尉遲迥等圍攻洛陽。戊戌，下詔書兼散騎常侍劉逖出使陳國。甲辰，太尉婁叡在軹關把周國軍隊打得大敗，活捉了楊檦。

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獻城向周國將領權景宣投降。丁巳，武成帝從晋陽向南征討。己未，太宰、平陽王高淹薨。壬戌，太師段韶把尉遲迥等人打得大敗，解除了洛陽之圍。丁卯，武成帝到洛陽，免除洛州有周國軍隊經過的地方一年的租税賦役，赦免本州城内死罪以下的囚犯。己巳，任命太師段韶爲太宰，任命司徒斛律光爲太尉，并州刺史、蘭陵王高長恭爲尚書令。壬申，武成帝到武牢，經過滑臺，駐扎在黎陽，在經過的地方減輕罪犯的刑罰。丙子，皇帝從洛陽到達京城。

這一年，高麗、靺鞨、新羅都派遣使者朝見進貢。山東發大水，餓死的人多得數不清。下詔書開倉救濟，事情竟然行不通。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湝爲大司馬。辛未，幸晉陽。

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真興爲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己卯，詔減百官食稟各有差。

三月戊子，詔給西兖、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樂、渤海遭水潦之處貧下户粟，各有差。家别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月，彗星見；有物隕於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絶白，長出於唇，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

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丙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爲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各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群公上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始將傳政，使内參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鄴。子尚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

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宫乾壽堂，時年三十二，謚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河清四年春正月癸卯，任命大將軍、任城王高湝爲大司馬。辛未，武成帝到晉陽。

二月甲寅，下詔書任命新羅國王金真興爲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因糧食歉收，禁止買賣酒。己卯，下詔書減少百官俸糧各有差别。

三月戊子，下詔書給西兖、梁、滄、趙州，司州的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的長樂、渤海遭受水災的地方貧困户粟米，各有差異。各家的區别衹是斗升罷了，又有很多没有付給。這一月，彗星出現；有東西落到宫殿的庭院裏，像帶着小鈴塗上紅漆的鼓；宫殿上的石頭自己拱起來，兩兩相對。又有神出現在後園萬壽堂前的山洞裏，他的身體健壯碩大，看不見他的面目，兩顆牙齒十分潔白，從嘴唇裏伸出，武成帝值宿的嬪妃和宫女以下七百人都看見了。武成帝又夢見了他。

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因犯罪被免職。乙亥，陳國人前來訪問。太史上奏天象有變化，經占卜是要改换帝王。丙子，就派遣太宰段韶兼太尉，帶着符節捧着皇帝的印璽將帝位傳給皇太子，大赦天下，改换年號爲天統元年，百官進升職級減輕罪罰各有差别。又下詔書封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各王公給武成帝奉上尊號爲太上皇帝，軍隊和國家的重大事情全都要呈奏。開始將要傳告政事，派遣内參乘子尚乘着驛車把詔書送到鄴城。乘子尚出了晉陽城，看見有人騎着馬跟在後面，忽然不見了，他還没到鄴城而他傳告的話已經傳遍了。

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在鄴城宫中乾壽堂崩逝，當時三十二歲，謚號稱武成皇帝，廟號世祖。天統五年二月甲申，下葬在永平陵。



北齊書卷八

帝紀第八

後主　幼主

後主高緯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王世子。及武成入纂大業，大寧二年正月丙戌，立爲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位於帝。

後主名緯，字仁綱，是武成皇帝的長子。母親是胡皇后，她夢見在海上坐着玉盆，太陽鑽到裙子下面，於是有了身孕。天保七年五月五日，在并州的住宅裏生下了後主。後主少年時儀容俊美，武成帝特別寵愛，拜任他爲世子。等到武成繼承帝位，大寧二年正月丙戌，立爲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帝把帝位禪讓給後主。

天統元年夏四月丙子，皇帝即位於晋陽宫，大赦，改河清四年爲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爲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爲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爲司徒，録尚書事、趙郡王叡爲司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戊寅，以瀛州刺史尉粲爲太傅。太尉斛律光爲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爲太尉，尚書右僕射趙彦深爲左僕射。

天統元年夏四月丙子，皇帝在晋陽宫登帝位，大赦天下，改河清四年爲天統。丁丑，任命太保賀拔仁爲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爲太保，司空、馮翊王高潤爲司徒，録尚書事、趙郡王高叡爲司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高孝琬爲尚書令。戊寅，任命瀛州刺史尉粲爲太傅。太尉斛律光爲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爲太尉，尚書右僕射趙彦深爲左僕射。

六月壬戌，彗星出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滅。己巳，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

六月壬戌，彗星出現在文昌星的東北，像手一樣大，後來漸漸變長，以至一丈多，一百天纔消失。己巳，太上皇帝下詔書兼散騎常侍王季高出使陳國。

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水使者一人。

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下詔書增設都水使者一人。

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晋陽。己丑，太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其文宣謚號委有司議

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從晋陽到達京城。己丑，太上皇帝下詔書改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文宣的謚號交有關方面商議確定。

定。

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子，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晉陽。丁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爲威宗景烈皇帝。

是歲，高麗、契丹、靺鞨并遣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丙戌春正月辛卯，祀圜丘。癸巳，祫祭於太廟，詔降罪人各有差。丙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爲尚書右僕射。庚子，行幸晉陽。

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來聘。

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降禁囚。

夏四月，陳文帝殂。

五月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爲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仁弘爲齊安王，仁堅爲北平王，仁英爲高平王，仁光爲淮南王。

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

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晉陽。

冬十月乙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爲太傅，大司馬、任城王湝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馬，徙馮翊王潤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

十一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

十二月乙丑，陳人來聘。

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靺鞨國并遣使朝貢。於周爲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雪，平地二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各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

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在北郊狩獵。壬午，在南郊狩獵。乙卯，在西郊狩獵。壬戌，太上皇帝到晉陽。丁卯，後主從晉陽到達京城。庚午，有關方面上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爲威宗景烈皇帝。

這一年，高麗、契丹、靺鞨都派遣使者朝見進貢。黄河以南流行傳染病。

天統二年丙戌春正月辛卯，在圜丘祭天。癸巳，在太廟舉行祫祭，下詔書減輕罪犯刑罰各有差别。丙申，任命吏部尚書尉瑾爲尚書右僕射。庚子，出行到晉陽。

二月庚戌，太上皇帝從晉陽到達京城。壬子，陳國人前來訪問。

三月乙巳，太上皇帝下詔書在三臺設置興聖寺。因旱災的緣故，減輕囚禁罪犯的刑罰。

夏四月，陳文帝死。

五月乙酉，任命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高普爲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的兒子高儼爲東平王，高仁弘爲齊安王，高仁堅爲北平王，高仁英爲高平王，高仁光爲淮南王。

六月，太上皇帝下詔書兼散騎常侍韋道儒到陳國訪問。

秋八月，太上皇帝到晉陽。

冬十月乙卯，任命太保侯莫陳相爲太傅，大司馬、任城王高湝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馬，調任馮翊王高潤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

十一月，下大雪。盜賊偷走了太廟裏的御服。

十二月乙丑，陳國人前來訪問。

這一年，殺了河間王高孝琬。突厥、靺鞨國都派遣使者朝見進貢。在周國爲天和元年。

天統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從晉陽到達京城。乙未，下大雪，平地有二尺厚。戊戌，太上皇帝下詔書在京官員主管職事和無固定職事的三品以上的各推舉三人，五品以上各推舉二人；與職事相稱七品以上以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

檢校御史、主書及門下録事各舉一人。鄴宫九龍殿災，延燒西廊。

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人各進四級，内外百官普進二級。

夏四月癸丑，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

五月甲午，太上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爲尚書令。乙未，大風晝晦，發屋拔樹。

六月己未，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幾爲西河王，仁約爲樂浪王，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仁統爲丹陽王，仁謙爲東海王。

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録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趙彦深爲尚書令，并省尚書左僕射婁定遠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爲右僕射。

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湝爲太師，太尉、馮翊王潤爲大司馬，太宰段韶爲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爲右丞相，太傅侯莫陳相爲太宰，大司馬婁叡爲太傅，大將軍斛律光爲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軍，司空、趙郡王叡爲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爲司徒。

九月己酉，太上皇帝詔："諸寺署所綰雜保户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敕，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户，任屬郡縣，一准平人。"丁巳，太上皇帝幸晉陽。

是秋，山東大水，人饑，僵尸滿道。

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室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

十一月丙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級，免并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賦。癸未，太

檢校御史、主書和門下録事各推舉一人。鄴城宫中九龍殿發生火災，蔓延燒毁了西廊。

二月壬寅初一，後主行冠禮，大赦天下，九州有職位的人各進升四級，朝廷内外百官普遍進升二級。

夏四月癸丑，太上皇帝下詔書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出使陳。

五月甲午，太上皇帝下詔書任命領軍大將軍、東平王高儼爲尚書令。乙未，起大風白天天色灰暗，掀掉屋頂拔起樹木。

六月己未，太上皇帝下詔書封皇子高仁幾爲西河王，高仁約爲樂浪王，高仁儉爲潁川王，高仁雅爲安樂王，高仁統爲丹陽王，高仁謙爲東海王。

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太上皇帝下詔書尚書令、東平王高儼爲録尚書事，任命尚書左僕射趙彦深爲尚書令，并省尚書左僕射婁定遠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爲右僕射。

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下詔書任命太保、任城王高湝爲太師，太尉、馮翊王高潤爲大司馬，太宰段韶爲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爲右丞相，太傅侯莫陳相爲太宰，大司馬婁叡爲太傅，大將軍斛律光爲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軍，司空、趙郡王高叡爲太尉，尚書令、東平王高儼爲司徒。

九月己酉，太上皇帝下詔書："各官署統管的姓高的雜保户，天保初年雖然有優待的詔令，暫時藉用人力没能免除的，現在可以全都免除雜户的身份，任由歸屬郡縣，一律按平民看待。"丁巳，太上皇帝到晉陽。

當年秋天，山東發大水，百姓飢餓，僵尸布滿道路。

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室韋、百濟、靺鞨等國各派遣使者朝見進貢。

十一月丙午，因晉陽大明殿落成的緣故，大赦天下，文武百官進升二級，免除并州居住在城内的、太原一郡明年的租税賦役。癸未，太上皇

上皇帝至自晉陽。

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琛配饗神武廟庭。

四年正月，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人并配饗神武廟庭。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使於陳。

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爲大將軍，南陽王綽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珩爲尚書令。

夏四月辛未，鄴宮昭陽殿災，及宣光、瑤華等殿。辛巳，太上皇帝幸晉陽。

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爲右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

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

秋九月丙申，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于周。

冬十月辛巳，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爲録尚書，左僕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

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李翥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項廢其主伯宗而自立。

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丙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四級，內外百官并加兩級。戊寅，上太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甲申，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庭、晉陽、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并州太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癃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天保七年已來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

帝從晉陽到達京城。

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下詔書已故左丞相、趙郡王高琛在神武廟配祭。

天統四年正月，下詔書將已故清河王高岳、河東王潘相樂十人一起在神武廟配祭。癸亥，太上皇帝下詔書兼散騎常侍鄭大護出使陳國。

三月乙巳，太上皇帝下詔書任命司徒、東平王高儼爲大將軍，南陽王高綽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高孝珩爲尚書令。

夏四月辛未，鄴城宮中昭陽殿發生火災，延及宣光、瑤華等殿。辛巳，太上皇帝到晉陽。

五月癸卯，任命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爲右僕射。壬戌，太上皇帝從晉陽到達京城。從正月起没有下雨直到這個月。

六月甲子初一，下大雨。甲申，起大風，拔起樹木折斷樹枝。這一月，彗星出現在東井宿。

秋九月丙申，周國人前來結交和好，太上皇帝下詔書侍中斛斯文略作爲使者到周國回訪。

冬十月辛巳，任命尚書令、廣寧王高孝珩爲録尚書，左僕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

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下詔書兼散騎常侍李翥出使陳國。這一月，陳國安成王陳頊廢掉他的君主伯宗而自立爲帝。

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逝。丙子，大赦天下，九州有職位的人普遍加升四級，朝廷內外百官都加升兩級。戊寅，奉上太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甲申，下詔書精巧工藝品的製作以及所在的各種工匠全都撤免。又下詔書後宮、晉陽、中山的宮女等以及鄴下、并州太官奴婢兩處，年紀在六十歲以上以及衰弱疲病的人，依靠主管官員挑揀放出。庚寅，下詔書天保七年以來各家因犯罪發配流放的，所在官員讓他們返回。

是歲契丹、靺鞨國并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是月，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

二月乙丑，詔應宫刑者普免刑爲官口。又詔禁網捕鷹鷂及畜養籠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貢。己丑，改東平王儼爲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叉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郡王叡。

三月丁酉，以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空。是月，行幸晋陽。

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省爲大基聖寺，晋祠爲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自晋陽。

秋七月己丑，詔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内偏旱者優免租調。

冬十月壬戌，詔禁造酒。

十一月辛丑，詔以太保斛律光爲太傅，大司馬、馮翊王潤爲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爲大司馬。

十二月庚午，以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爲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婁叡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于陳。

二月癸亥，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爲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賀拔仁爲録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湝爲太師。丙子，降死罪已下囚。

閏月戊戌，録尚書事、安定王賀拔仁薨。

這一年契丹、靺鞨國都派遣使者朝見進貢。

天統五年春正月辛亥，下詔書將金鳳等三臺未入寺的施捨給大興聖寺。這一月，殺掉定州刺史、博陵王高濟。

二月乙丑，下詔書應當施以宫刑的人普遍免刑没入官府爲奴。又下詔書禁止用網捕捉鷹鷂以及畜養關放在籠子中的動物。癸酉，大莫婁國派遣使者朝見進貢。己丑，改封東平王高儼爲琅邪王。下詔書侍中叱列長叉出使周國。這一月，殺掉太尉、趙郡王高叡。

三月丁酉，任命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空。這一月，出行到晋陽。

夏四月甲子，下詔書將并州尚書省改爲大基聖寺，晋祠改爲大崇皇寺。乙丑，皇帝從晋陽到達京城。

秋七月己丑，下詔書減輕罪犯的刑罰各有差别。戊申，下詔書派人出巡檢查黄河以北各州没有下雨的地方，境内過於乾旱的地方優待免除租税賦役。

冬十月壬戌，下詔書禁止造酒。

十一月辛丑，下詔書任命太保斛律光爲太傅，大司馬、馮翊王高潤爲太保，大將軍、琅邪王高儼爲大司馬。

十二月庚午，任命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高長恭爲尚書令。庚辰，任命中書監魏收爲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初一，改换年號。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婁叡薨。戊申，下詔書兼散騎常侍裴獻之到陳國訪問。

二月癸亥，任命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的地位如同往常。己巳，任命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爲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賀拔仁爲録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高湝爲太師。丙子，減輕死罪以下囚犯的刑罰。

閏月戊戌，録尚書事、安定王賀拔仁薨。

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爲尚書左僕射。

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爲司空。甲辰，以皇子恒生故，大赦，内外百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己酉，詔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爲尚書右僕射。

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彦基爲城陽王，彦康爲定陵王，彦忠爲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爲録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癸亥，靺鞨國遣使朝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爲太傅。

八月辛卯，行幸晋陽。

九月乙巳，立皇子恒爲皇太子。

冬十月辛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爲司徒，以上洛王思宗爲司空，封蕭莊爲梁王。戊子，曲降并州死罪已下囚。己丑，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謚號爲顯祖文宣皇帝。

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晋陽。詔右丞相斛律光出晋州道，修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使於陳。戊寅，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

二月壬寅，以録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爲太尉，并省録尚書事趙彦深爲司空，尚書令和士開録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爲尚書令，右僕射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

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爲太保。甲午，陳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

六月，段韶攻周汾州，剋之，獲刺史楊敷。

秋七月庚午，太保、琅邪王儼矯詔殺録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即日誅領軍大將軍厙狄伏連、書侍御史王子宣等，尚書右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

三月辛酉，任命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爲尚書左僕射。

夏六月乙酉，任命廣寧王高孝珩爲司空。甲辰，因皇子高恒出生的緣故，大赦天下，朝廷内外的百官普遍進升兩級，九州有職位的人普遍進升四級。己酉，下詔書任命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爲尚書右僕射。

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的兒子高彦基爲城陽王，高彦康爲定陵王，高彦忠爲梁郡王。甲寅，任命尚書令、蘭陵王高長恭爲録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癸亥，靺鞨國派遣使者朝見進貢。癸酉，任命華山王高凝爲太傅。

八月辛卯，出行到晋陽。

九月乙巳，立皇子高恒爲皇太子。

冬十月辛巳，任命司空、廣寧王高孝珩爲司徒，任命上洛王高思宗爲司空，封蕭莊爲梁王。戊子，特赦并州死罪以下的囚犯。己丑，又改威宗景烈皇帝的謚號爲顯祖文宣皇帝。

十二月丁亥，皇帝從晋陽到達京城。下詔書右丞相斛律光出晋州道，修築城堡。

武平二年春正月丁巳，下詔書兼散騎常侍劉環儁出使陳國。戊寅，任命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

二月壬寅，任命録尚書事、蘭陵王高長恭爲太尉，并省録尚書事趙彦深爲司空，尚書令和士開録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爲尚書令，右僕射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

夏四月壬午，任命大司馬、琅邪王高儼爲太保。甲午，陳國派遣使者來聯合通好，謀求討伐周國，朝廷商議後没有同意。

六月，段韶攻打周國的汾州，占領了它，活捉刺史楊敷。

秋七月庚午，太保、琅邪王高儼假藉皇帝詔書在南臺殺了録尚書事和士開。當天，殺了領軍大將軍厙狄伏連、書侍御史王子宣等，尚書右僕射馮子琮被皇帝賜令在宫中自盡。

八月己亥，行幸晉陽。

九月辛亥，以太師、任城王湝爲太宰，馮翊王潤爲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并州界内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王儼。壬申，陳人來聘。

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府。己亥，車駕至自晉陽。

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赫連子悦使於周。丙寅，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録尚書事。庚午，以録尚書事、廣寧王孝珩爲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律光爲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儼爲楚帝。

二月己卯，以衛菩薩爲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爲尚書右僕射。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珽爲左僕射。是月，敕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

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是月，周誅冢宰宇文護。

夏四月，周人來聘。

秋七月戊辰，誅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荆山公豐樂。

八月庚寅，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湝爲右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爲司徒。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儀胡氏爲皇后。己丑，以司州牧、北平王仁堅爲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爲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月，《聖壽堂御覽》成，敕付史閣，後改爲《脩文殿御覽》。

九月，陳人來聘。

八月己亥，出行到晉陽。

九月辛亥，任命太師、任城王高湝爲太宰，馮翊王高潤爲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特赦并州轄界内死罪以下罪犯的刑罰各有差别。庚午，殺了太保、琅邪王高儼。壬申，陳國人前來訪問。

冬十月，撤銷京畿府劃入領軍府。己亥，皇帝從晉陽到達京城。

十一月庚戌，下詔書侍中赫連子悦出使周國。丙寅，任命徐州行臺、廣寧王高孝珩録尚書事。庚午，任命録尚書事、廣寧王高孝珩爲司徒。癸酉，任命右丞相斛律光爲左丞相。

武平三年春正月己巳，在南郊祭祀。辛亥，追贈已故琅邪王高儼爲楚帝。

二月己卯，任命衛菩薩爲太尉。辛巳，任命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爲尚書右僕射。庚寅，任命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珽爲左僕射。這一月，下詔書編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爲《聖壽堂御覽》。

三月辛酉，下詔書文武官員五品以上的各推舉一人。這一月，周國殺了冢宰宇文護。

夏四月，周國人前來訪問。

秋七月戊辰，殺了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及他的弟弟幽州行臺、荆山公斛律豐樂。

八月庚寅，廢掉皇后斛律氏爲平民。任命太宰、任城王高湝爲右丞相，太師、馮翊王高潤爲太尉，蘭陵王高長恭爲大司馬，廣寧王高孝珩爲大將軍，安德王高延宗爲司徒。派遣領軍封輔相到周國訪問。戊子，授任右昭儀胡氏爲皇后。己丑，任命司州牧、北平王高仁堅爲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射，彭城王高寶德爲右僕射。癸巳，出行到晉陽。這一月，《聖壽堂御覽》完成，詔令交付史閣，後改名爲《脩文殿御覽》。

九月，陳國人前來訪問。

冬十月，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赦。

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氏爲庶人。

是歲，新羅、百濟、勿吉、突厥并遣使朝貢。於周爲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録尚書事。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月，鄴都、并州并有狐媚，多截人髮。

二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爲皇后。丙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爲録尚書事。丁巳，行幸晋陽。是月，周人來聘。

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刺史和士休，南兖州刺史鮮于世榮討平之。庚辰，車駕至晋陽。

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太尉衛菩薩爲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爲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彦深爲司空。癸丑，祈皇祠壇壝蕝之内忽有車軌之轍，按驗傍無人迹，不知車所從來。乙卯，詔以爲大慶，班告天下。己未，周人來聘。

五月丙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以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等與陳將吴明徹戰於吕梁南，大敗，破胡走以免，洪略戰没，遂陷秦、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

六月，明徹進軍圍壽陽。壬子，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以録尚書事高阿那肱爲司徒。丙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

冬十月，減輕死罪以下囚犯的刑罰。甲午，授任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赦天下。

十二月辛丑，廢掉皇后胡氏爲平民。

這一年，新羅、百濟、勿吉、突厥都派遣使者朝見進貢。在周國爲建德元年。

武平四年春正月戊寅，任命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録尚書事。庚辰，下詔書兼散騎常侍崔象出使陳國。這一月，鄴都、并州都有狐狸精作怪，很多是截斷人的頭髮。

二月乙巳，授任左皇后穆氏爲皇后。丙午，設置文林館。乙卯，任命尚書令、北平王高仁堅爲録尚書事。丁巳，出行到晋陽。這一月，周國人前來訪問。

三月辛未，盜寇侵入信州，殺了刺史和士休，南兖州刺史鮮于世榮討伐平定了他們。庚辰，皇帝到達晋陽。

夏四月戊午，任命大司馬、蘭陵王高長恭爲太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高綽爲大司馬，太尉衛菩薩爲大將軍，司徒、安德王高延宗爲太尉，司空、武興王高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彦深爲司空。癸丑，祈皇祠的高臺及周圍矮墻的範圍之内忽然出現了車輪壓出的痕迹，經查驗旁邊没有人的踪迹，不知道車子從何處來。乙卯，下詔書認爲是大吉慶，頒布通告天下。己未，周國人前來訪問。

五月丙子，詔令史官重新撰寫《魏書》。癸巳，任命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任命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這一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等人同陳國的將領吴明徹在吕梁以南交戰，被打得大敗，尉破胡逃走纔免丢性命，長孫洪略戰死，於是秦、涇二州被攻占。吴明徹進軍攻占了和、合二州。這一月，殺了太保、蘭陵王高長恭。

六月，吴明徹進軍包圍了壽陽。壬子，後主到南苑，跟隨的官員中暑而死的有六十人。任命録尚書事高阿那肱爲司徒。丙辰，下詔書開府王師羅出使周國。

九月，校獵于鄴東。

冬十月，陳將吴明徹陷壽陽。辛丑，殺侍中崔季舒、張彫虎，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黄門侍郎裴澤、郭遵。癸卯，行幸晋陽。

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爲右丞相。是歲，高麗、靺鞨并遣使朝貢，突厥使來求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

二月乙未，車駕至自晋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晋陽。尚書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思好投水死，焚其尸，并其妻李氏。丁未，車駕至自晋陽。甲寅，以尚書令唐邕爲録尚書事。

夏五月，大旱，晋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刻木爲其形以獻。庚午，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

秋八月癸卯，行幸晋陽。甲辰，以高勱爲尚書右僕射。

是歲，殺南陽王綽。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晋陽。丁丑，烹妖賊鄭子饒於都市。是月，周人來聘。

夏四月庚子，以中書監陽休之爲尚書右僕射。癸卯，靺鞨遣使朝貢。

秋七月甲戌，行幸晋陽。

八月丁酉，冀、定、趙、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橋絶。

閏月己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晋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遁。庚辰，以司空趙彦深爲司徒，斛律阿列羅爲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税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

九月，在鄴城以東圍獵。

冬十月，陳國將領吴明徹攻占壽陽。辛丑，殺了侍中崔季舒、張彫虎，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黄門侍郎裴澤、郭遵。癸卯，出行到晋陽。

十二月戊寅，任命司徒高阿那肱爲右丞相。這一年，高麗、靺鞨都派遣使者朝見進貢。突厥使者前來求婚。

武平五年春正月乙丑，設置左右娥英各一人。

二月乙未，皇帝從晋陽到達京城。朔州行臺、南安王高思好反叛。辛丑，出行到晋陽。尚書令唐邕等人把高思好打得大敗，高思好投水而死，燒掉他的尸體，以及他的妻子李氏。丁未，皇帝從晋陽到達京城。甲寅，任命尚書令唐邕爲録尚書事。

夏五月，天大旱，晋陽發現死去的造成旱災的鬼怪，高二尺，臉上和頭頂各有兩隻眼睛。皇帝聽説後，派人用木頭刻下它的形狀用於獻祭。庚午，大赦天下。丁亥，陳國人進犯淮河以北。

秋八月癸卯，出行到晋陽。甲辰，任命高勱爲尚書右僕射。

這一年，殺了南陽王高綽。

武平六年春三月乙亥，皇帝從晋陽到京城。丁丑，在都城的集市上烹殺了妖賊鄭子饒。這一月，周國人前來訪問。

夏四月庚子，任命中書監陽休之爲尚書右僕射。癸卯，靺鞨派遣使者朝見進貢。

秋七月甲戌，出行到晋陽。

八月丁酉，冀州、定州、趙州、幽州、滄州、瀛州六個州發生大水災。這一月，周國的軍隊進入洛川，駐扎在芒山，攻打威逼洛城，放火船燒毁了浮橋，河橋斷絶。

閏月己丑，派遣右丞相高阿那肱從晋陽抵禦周國軍隊，軍隊駐扎在河陽，周國軍隊夜裏逃走。庚辰，任命司空趙彦深爲司徒，斛律阿列羅爲司空。辛巳，因軍隊和國家的錢財費用不足，對關卡和集市、船隻和車輛、山丘和川澤、製鹽和煉鐵、旅館和商店實行徵税，輕重各有差别，

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饑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户濟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

二月辛酉，括雜户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二月丙寅，風從西北起，發屋拔樹，五日乃止。

夏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庚申，司徒趙彦深薨。

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澇遣使巡撫流亡人户。

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坐，獲之，有司不敢以聞。詔營邯鄲宫。

冬十月丙辰，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陣而行，上雞棲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而退。

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師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圍所。

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來救晉州。庚戌，戰於城南，我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群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慰朝野，收拾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厥。群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

放開酒的禁令。

武平七年春正月壬辰，下詔書説去年秋天以來，因鬧水災挨餓不能自己獨立生活的人，當地交給大的寺廟以及各富裕人家拯救他們的性命。甲寅，大赦天下。乙卯，皇帝從晉陽到達京城。

二月辛酉，包括雜户女子年齡在二十歲以下十四歲以上尚未出嫁的全都集中到官署，隱藏起來的家長處以死刑。二月丙寅，風從西北方颳起，掀掉屋頂拔起樹木，五天纔停下來。

夏六月戊申初一，發生日食。庚申，司徒趙彦深薨。

秋七月丁丑，一連下了多日的大雨。這一月，因鬧水災派遣使者巡視安撫流亡在外的人家。

八月丁卯，出行到晉陽。野鷄聚集在皇帝的座位上，捉住了它們，有關官員不敢上奏。下詔書營建邯鄲的宫殿。

冬十月丙辰，後主在祁連池大規模捕獵。周國軍隊攻打晉州。癸亥，後主回到晉陽。甲子，出動軍隊，大批集結在晉祠。庚午，後主從晉陽出發。癸酉，後主擺開陣勢前進，上了雞棲原，和周國的齊王宇文憲相對峙，到了夜裏没有交戰，周國軍隊收縮陣列撤退。

十一月，周武帝退回長安，留下一支軍隊鎮守晉州。高阿那肱等人圍攻晉州城。戊寅，後主到了包圍的地方。

十二月戊申，周武帝前來援救晉州。庚戌，在城南交戰，我軍被打得大敗。後主拋棄了軍隊先返回。癸丑，進入晉陽，憂慮恐懼不知道去哪兒。甲寅，大赦天下。後主對朝廷的大臣説："周國軍隊十分强盛，怎麽辦呢?"大臣們都説："天命没有改變，一時成功一時失利，從古代都是這樣的。應該停止各種賦税，安慰朝廷和民間，收拾殘兵，背靠城墻決一死戰，以保存國家。"後主心中猶豫不定，打算去北朔州。於是留下安德王高延宗、廣寧王高孝珩等人鎮守晉陽。如果晉陽守不住，就想逃奔突厥。大臣們都説不可以，後主不聽從他們的話。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容鍾葵等皇帝身邊值宿護

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爲左，廣寧王孝珩爲右。延宗入見，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帝幸城南軍，勞將士，其夜欲遁，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爲德昌元年。

衛的臣子三十多人西去投奔周國軍隊。乙卯，下詔書招募士兵，派安德王高延宗在左面，廣寧王高孝珩在右面。高延宗進來見皇帝，後主告訴他打算去北朔州。高延宗哭着勸諫，後主不肯聽從。後主秘密派遣王康德和中人齊紹等把皇太后、皇太子送到北朔州。丙辰，後主來到城南的軍營，慰勞將士，那天夜裏想要逃走，將領們不肯聽從。丁巳，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這一天，穆提婆投降了周國。下詔書任命安德王高延宗爲相國，把準備防禦的事務委托給他，高延宗流着眼淚接受了命令。後主就在夜裏劈開五龍門出來，打算逃到突厥，跟隨的官員大多散失，領軍梅勝郎勒住馬勸諫，於是返回鄴城。當時衹有高阿那肱等十來個騎兵，廣寧王高孝珩、襄城王高彥道陸續趕到，能有幾十個人同行。戊午，高延宗聽從大家的建議在晉陽登皇帝位，改換年號隆化爲德昌元年。

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爲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官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悦。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爲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群咍，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并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給紙筆，問以禦周之方。群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庚申，後主進入鄴城。辛酉，高延宗和周國軍隊在晉陽交戰，大敗，被周國軍隊俘虜。後主派人招募，表示多加官職和賞賜，雖然有這樣的話，却終究不拿出錢物。廣寧王高孝珩上奏請求放出宮女以及珍寶分別賞賜給將士，後主不高興。斛律孝卿身居軍中接受委任，穿着鎧甲進行指揮，請求皇帝親自慰勞軍隊，給皇帝準備好要説的話，并且説應該慷慨激昂痛哭流涕，以激勵人心。後主出來在衆人面前，將要發布命令，又不記得要説的話，於是大笑起來，身邊的人也都一起笑，將士們没有不人心涣散的。於是從大丞相以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職都增加人員授給，或者三個或者四個，多得數不清。甲子，皇太后從北面的路上到來。帶領文武一品以上的官員進入朱華門，賞賜酒食，交給紙和筆，詢問抵禦周國的辦法。大臣們各有不同的建議，後主不知道聽從誰的。又召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人，打算建議把帝位傳讓給皇太子。在這之前觀察雲氣以占卜吉凶的人説，會有改變，於是依照天統的舊例，把帝位授給幼主。

幼主高恒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爲皇太子。

幼主名恒，是後主的長子。母親是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出生在鄴城。這年十月，立爲皇太子。

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時八歲，改元爲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帝爲太上皇帝，后爲太上皇后。於是黄門侍郎顔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鄴東走。己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渡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爲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携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顒等數十人從。太上皇既至青州，即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鞍後，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温國公。至建德七年，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陽休之、陳德信等啓大丞相隋公，請收葬，聽之，葬長安北原洪瀆川。

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登皇帝位，當時八歲，改換年號爲承光元年，大赦天下，尊奉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這時黄門侍郎顔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人勸説太上皇帝到黄河以外招募士兵，再作打算，如果不成功，向南投奔陳國，太上皇帝聽從了他們。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從鄴城先奔赴濟州。周國軍隊漸漸進逼，癸未，幼主又從鄴城向東逃去。己丑，周國軍隊到達紫陌橋。癸巳，燒毁了城的西門。太上皇帶領一百多個騎兵向東逃去。乙亥，渡過黄河進入濟州。這一天，幼主把帝位傳讓給大丞相、任城王高湝，命令侍中斛律孝卿把禪讓帝位的文書和印璽送到瀛州，斛律孝卿就帶着這些東西歸附了周國。又爲任城王下詔書，尊奉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把太皇太后留在濟州，派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和皇后帶着幼主逃到青州，韓長鸞、鄧顒等幾十個人跟隨。太上皇到了青州後，就制定去陳國的計劃。可是高阿那肱召來周國軍隊，約定活捉齊主，并多次派人告訴説，敵軍在遠方，已經命令人燒毁斷絶了橋梁。太上皇因此停下來暫緩行動。周國軍隊很快到了青州，太上皇困迫危急，打算逃避到陳國，把裝着金子的袋子放在馬鞍後，和韓長鸞、淑妃等十幾個人騎馬來到青州南面的鄧村，被周國將領尉遲綱捉獲。送到鄴城，周武帝和他行賓主的禮節，和太后、幼主、各王一起送到長安，封皇帝爲温國公。到了建德七年，被誣告和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和高延宗等幾十人無論老少全都賜令自盡，神武的子孫活下來的衹有一兩個人而已。到了大象末年，陽休之、陳德信等人陳告大丞相隋公，請求收尸安葬，隋公聽從了他們，安葬在長安北部高原上的洪瀆川。

帝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語澀

幼主小時候就才德美好，等到長大，開始學習撰寫文章，設置文林館，招引文士們。可是説

吶，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者，即有忿責。其奏事者，雖三公令録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旨，驚走而出。每災異寇盜水旱，亦不貶損，唯諸處設齋，以此爲修德。雅信巫覡，解禱無方。

話遲鈍，没有氣度，不喜歡見到朝中的官員。不是私下寵愛親近的人，不曾和他們交談。性情怯懦不堪，别人看着他，就會生氣責怪。呈奏政事的人，即使是三公令録也不能仰視，都是簡略地説一説大意，就驚慌地走出來。每逢災變發生賊寇作亂水旱成災，也不加減免賦税，衹是在各處設置齋戒，拿這作爲修治德行。十分相信巫術，祭祀禱告無所不至。

初琅邪王舉兵，人告者誤云厙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算，乃益驕縱。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群厲，盡殺之，或剥人面皮而視之。

當初琅邪王出兵，傳告消息的人誤説厙狄伏連謀反，幼主説："這一定是仁威。"又斛律光死後，各武官推舉高思好能勝任大將軍，幼主説："高思好喜歡造反。"都像所説的那樣。於是自認爲謀劃不會失策，就更加驕横放縱。盛行無愁的曲子，幼主自己彈起胡琵琶唱起來，侍從應和的人有幾百個，人們稱他是無愁天子。曾經出外看見一群惡鬼，把他們全都殺掉，有時把人臉上的皮剥下來觀看。

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顒、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宫奴婢、閹人、商人、胡户、雜户、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萬數。庶姓封王者百數，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追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

任用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人統管天下，陳德信、鄧長顒、何洪珍參預機要謀劃。他們各自招引親信黨羽，超升官職不按常規，官職用錢財而進升，官司靠賄賂而定案，那些擾亂政務戕害人命的事，難以一一記載。各宫中奴婢、宦官、商人、胡户、雜户、歌舞人、見鬼人無節制地獲得富貴的將近一萬。不是皇姓被封王的上百個，不再可以記下來。開府一千多個，儀同無法計算。領軍一段時間有二十個，接連判定文書，各自模仿字迹，不標明姓名，不知道是誰。各顯貴寵信的人祖宗追贈官職，每年進升一次，職位達到最高纔停止。

宫掖婢皆封郡君，宫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匹，鏡臺直千金，競爲變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麗，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宫苑，造偃武脩文臺，其嬪嬙諸宫中起鏡殿、寶殿、玳瑁殿，丹青雕刻，妙極當時。又於晋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恒，數毁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晋陽西山爲大佛

宫中婢女都封爲郡君，宫女穿着華貴的衣服吃着精緻的食物的有五百多人，一件裙子價值一萬匹布，鏡臺價值一千金，争着變新弄巧，早上穿的衣服晚上就棄置不用了。承襲武成時的奢華，認爲帝王應當這樣。於是又增加宫殿園苑，建造偃武脩文臺，他的姬妾在各宫中建起鏡殿、寶殿、玳瑁殿，繪畫雕刻，在當時精妙到了極點。又在晋陽建起十二院，壯麗超過了鄴下。所喜愛的時間不長，幾次毁掉又恢復。晚上就用火把照明勞作，天冷了就用熱水和泥，各種工匠困

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内。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藉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粱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駁龍、逍遥”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鬥鷄亦號開府，犬馬鷄鷹多食縣幹。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

乏窘迫，没有時間休息。開鑿晉陽西山製作大佛像，一晚上燒掉油一萬盆，光亮照到宮内。又爲胡昭儀建造大慈寺，還没完工，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極盡精巧，運來石頭填上泉眼，花費以億錢計，人和牛死去的多得記不下來。皇帝的馬在地上鋪上氈毯，食物有十多種，將要牝牡交配，就設置青色的帳篷，準備酒食親自去觀看。狗用粟米和肉來喂。馬和鷹犬有儀同、郡君的封號，所以有赤彪儀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高思好信中所説的“駁龍、逍遥”。狗放在馬身上鋪着的褥子裏以便抱着它，鬥鷄也封號開府，狗馬鷄鷹大多吃挂起來的動物的脊。鷹送進來馴養，慢慢地割下狗身上的肉來喂，過幾天狗就死了。

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寫築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爲羌兵，鼓噪凌之，親率内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騖，衣解髮散而歸。

又在華林園建造窮人的村落，皇帝自己穿上破舊衣服做討飯的人。又設立窮人的集市，親自去買賣東西。仿造西部邊境各城，派人穿上黑衣服充當羌人的士兵，擂鼓呐喊進逼過來，皇帝親自率領太監前去抵擋，有時真的拉開弓射人。從晉陽東去巡行，單人匹馬奔走，衣解髮散而回。

又好不急之務，曾一夜索蝎，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斂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税，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薄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

又喜歡做并不緊急的事情，曾經在一夜索要蝎子，到天亮時得到了三升。特别喜愛不是應時的東西，索求的時候十分緊急，都必須早上要晚上就要辦到，當事人利用這些，取一而以十倍的價格索還。賦税聚斂日益沉重，徭役日益繁多，人力已經耗盡，國庫空虚。於是賞賜諂媚取寵的人賣官，有的得到兩三個郡，有的得到六七個縣，各自分掉了州郡，下到鄉官也多有皇帝降下的詔諭，所以有詔令所用州主簿，詔令所用郡功曹。因此州縣的官職大多出自有錢的商人，争着貪婪放縱，民不聊生。從鄴都到各州郡，到處徵收賦税，種種辦法都用到了。凡是這各種賦役，都是從武成時開始，到這時就發展擴大了。但是不曾有帷帳裏的淫亂污穢，祇有這件事比武成稍好一些。

初河清末，武成夢大猬攻破鄴城，故索境内猬膏以絶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猬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

起初在河清末年，武成夢見大刺猬攻破了鄴城，所以索取境内刺猬的油膏來消滅它。有見識的人認爲後主名字的聲音和猬相諧，是齊國滅亡的徵兆。又有婦人都剪剃頭髮來裝上假的髮髻，

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宫内爲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爲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游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高而歪斜的形狀像飛鳥，歪斜到了南面，髮髻的中心在正西。開始從宫内這樣裝飾，流傳到四方，天意好像是説元首剪掉落下，危險會走到西邊。又製作刀子而刀刃都又長又細，起名叫盡勢。兒童玩游戲的喜歡用兩手拿着繩子，繩子擦過地面又揚上去，一邊跳一邊唱着説“高末”，所謂高末，大概是説高氏的運數到了盡頭。既然如此那麽敗亂滅亡的運數大概都有徵兆了。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算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己出，迹有虚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

論曰：武成風度高潔爽朗，謀劃宏大深遠，文武官員，都盡到了自己的力量，有帝王的器量。衹是喜歡親近平庸小人，把朝中大權委托給他們，帷帳之間，淫亂奢侈過度，滅亡的徵兆，就在這裏吧？天象預告變異，把帝位傳給長子，名號雖然不同，政事還是自己決定，形迹虚假不實，事情不合法度，耳聰目明地君臨臣下，怎能容易受到欺騙。又河南、河間、樂陵等王，有的因一時的嫌隙，有的因猜疑忌恨，都無罪而被處死，不合所説的知道天命擔負天意的道理。

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宫奶媪，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韝紲之娱，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内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噬無厭，賣獄鬻官，溪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弱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後主以中等的資質，有易受影響的性情，吟誦着先祖的遺訓，受到的教育不是家教的正道。從襁褓中的嬰兒開始，直到傳給帝位，和正直的人相隔絶，關閉了他求善的道路。培養品德所做到的，不同於春日誦詩夏日弦歌；走過庭院所聽到的，無非是不合正道的東西。靠宫中的奶媽輔助養大，接近的是美麗的女色淫蕩的聲樂，放縱架鷹牽狗的歡娱，恣意結群淫亂的喜好。常言道“跟隨壞的就像山崩一樣”，説的是它的容易。在武平控制局勢時，變得更加墮落，很少接觸朝廷官員，不親自過問政事，日常需要處理的重要事情，委托給邪惡的人。對内侍奉皇上籌劃謀略，對外宣告皇帝詔書，威嚴像風霜一般冷酷，意志可以回天轉日，虐待殘害人命，像野獸捕食一樣没有滿足，貪贜枉法出賣官職，貪婪的溪壑難以填滿。加上名將遭禍，忠臣被殺，開始顯現逐漸衰弱的萌芽，很快看到土崩瓦解的形勢，周武帝抓住時機，於是統一了天下，可悲啊！桀、紂這樣的罪人，他們的滅亡是迅速的，這是自然的法則啊。

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攝西鄰，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璧，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疆埸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爲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一函夏，享齡不永，績用無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吴旰食。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漼焉已墜。洎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於平陽，身禽於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榷。

鄭文貞公魏徵總結評論說：神武以英雄豪傑的姿態，開始打下圖霸事業的基礎；文襄用英明的謀略，討伐叛亂使遠方歸順。當時失去君主還是擁有君主，軍隊出動都依據一定的準則。河陰的戰役，摧毀宇文氏易如反轉手掌；渦陽的戰役，掃平侯景如同扳斷枯枝。所以能够豪氣懾服西邊的鄰國，威風施加南方地區，王室作爲依靠，東夏誠服歸順。文宣憑藉幾代積累的基礎，接受樂意推讓的機會，處在將被立爲國君的地位，於是取代了魏國的帝位。懷着變化多端不同尋常的才能，運用奇特詭異無法推測的智慧，收羅招集傑出的人才，清醒明白地對待屬下，文武有名的大臣，都能各盡其用。親自帶兵出行邊塞，命令將領逼近長江，在龍城平定了單于，在梁國收納了它的君主，內外府庫充足，邊界没有警報，胡人騎兵停止南下入侵，秦地的人不敢東向。不久貪戀酒色敗壞道德，不思爲善變作癲狂，爲善不會使自身滅亡，留下的災患足以傳給後人。能够長壽而死，是幸運的；後代不能長久，也是應該的。孝昭時土地狹窄生命危急，强取帝位又順時守道，對外推廣禮樂教化，對內心懷宏大的謀略，將要控制天下，統一國家，享受的壽命不長，功業不能成就。如果上天藉給他有生之年，足以使秦、吴忙得到很晚纔吃上飯。武成登帝位後，正道衰弱，昭、襄的風氣，已被摧毀失落。到了後主，內外分崩離析，軍隊在平陽潰敗，自身在青州被擒。上天的道理深邃悠遠，也許不容易談，吉凶在於人爲，倒是可以略舉大概。

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晋，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晋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税之賦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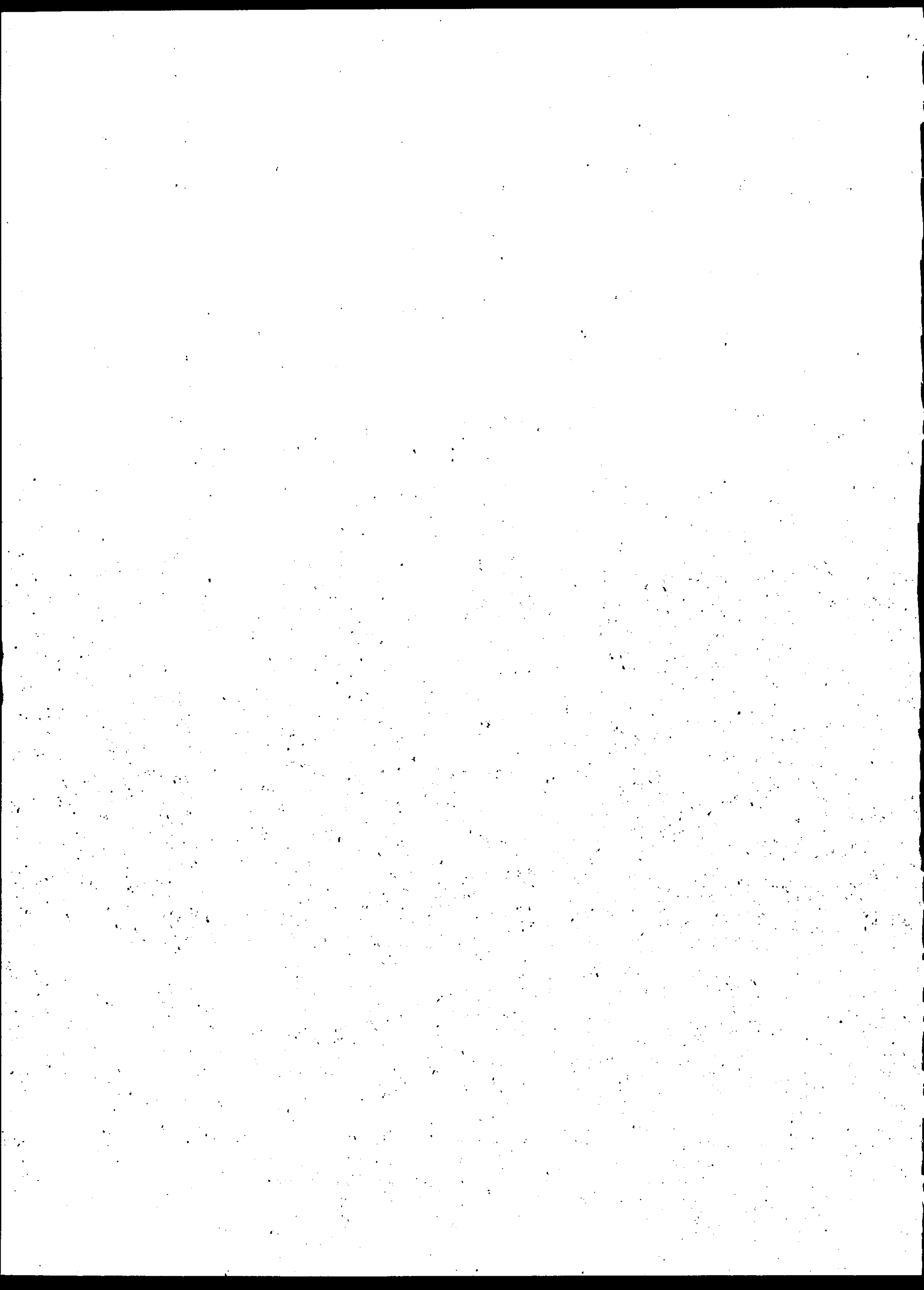
觀察齊國全盛的時候，環繞遠方的阻隔之地，西邊包容了汾、晋，南面到了長江、淮水，向東直到海邊，向北逐漸擴展到沙漠，六國的地方，我方得到了其中的五個，九州的轄界，他方分到了四個。估計軍隊的多少，比較國庫的虛實，千里之外克敵制勝的將領，運籌帷幄出奇制勝的謀士，對比雙方的優劣，没有等級上的差異作爲托辭。但是他們太行、長城的堅固如同往常，長江淮水、汾晋的險阻没有遷走，國庫徵收賦税的數額没有虧欠，士人百姓和軍隊的數量

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賞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雕墻峻宇，甘酒嗜音，廛肆遍於宫園，禽色荒於外内，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軌不物，又暗於聽受，忠信不聞，萋斐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閹處當軸之權，婢媪擅迴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刳剒被於忠良，禄位加於犬馬，讒邪并進，法令多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摇樹者不唯一手。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宫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馳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鎸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歟？

没有缺少；然而前面的帝王使用這些還有剩餘，後主守着這些還顯不够，其中的緣故是什麼呢？前面的帝王把握時機，風裏來雨裏去，拯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有功一定獎賞有罪一定處罰，使其安心給他們利益，既然和他們共存亡，所以能够同他們共生死。後主就不是這樣，要别人順從自己的欲望，損人利己。雕鏤墻壁加高房屋，貪愛美酒喜好音樂，市肆店鋪遍布宫中的園苑，在外田獵在内漁色一味縱欲，使白天變作夜晚，無水也要行舟，所想到的一定要辦成，所要求的一定要得到。既然不合法度，又偏聽偏信，得不到忠誠講信義的人的聲音，進讒言的人則暢通無阻，把人看作草芥，聽從壞的如同順着水流。奸佞宦官把持機要大權，婢女奶媽能擅自改變皇帝的意願，出賣官職貪贓枉法，擾亂政務濫用刑罰，忠誠善良的人被斬殺，俸禄官位授給了狗和馬，讒佞奸邪的人都得到進升，法令出自多個部門，拿着瓢的不止一百人，摇撼樹幹的不衹是一隻手。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回頭仰望周國的正道，都有西去歸附的意願。當時正大肆興修皇宫，荒淫無度到了極點，説老百姓可以欺蒙，指着太陽就可保住自己。驅馳即將投降反戈的軍隊，抗擊高歌向前士氣高昂的軍隊，五代宏偉的基業，一下子就被消滅，難道不是刻鏤金石的人難以得到成功，摧枯拉朽的人用力輕而易舉嗎？

抑又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税盡，人力殫，物産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爲惡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不過又聽説：上天不問親近關係，衹輔助有德行的人；順應時勢不如地形有利，地形有利不如人心和睦。齊國自從河清年間以後，到了武平末年，大興土木工程没有停息，宫中姬妾的挑選不能中止，徵税用光，人力耗盡，物産不能供給其需求，江海不能滿足其欲望。所謂的火已經很旺了，又背上柴火使它燒得更旺，運數已到了盡頭，又幹壞事加快它的滅亡，要想求得大厦不被燒掉，延長統治的時間，不也很難嗎！由此説來，齊國的失敗滅亡，大概也是由於人爲，不衹是上天給予的命數啊。



北齊書卷九

列傳第一

神武婁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後主斛律后　胡后　穆后

神武婁后

神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贈司徒內干之女也。少明悟，强族多聘之，并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己，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産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恒參預。及拜渤海王妃，閫闈之事悉决焉。

神武明皇后婁氏，名叫昭君，是贈司徒婁內干的女兒。年輕時美麗聰明，有勢力的家族有很多要聘娶她，都不肯答應。等看見神武在城上服勞役，驚訝地說："這真正是我的丈夫啊。"於是派婢女向他表達心意，又幾次送給他自己個人的錢財，讓他用來聘娶自己，父母不得已就許了這門婚事。神武既有肅清天下混亂局面的志向，拿出全部家産來結交英雄豪傑，暗地裏謀劃秘密的計策，明皇后一直都參預了。等到拜封爲渤海王妃，內宮的事都由她決斷。

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妒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孿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聞之，嗟嘆良久。沙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悦，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獺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於茹茹，欲娶其女而未决。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絶勿顧。"慈愛諸子，不異己出，躬自紡績，人賜

皇后高潔聰明嚴厲果斷，向來遵循節儉，到自己親戚家往來，侍從不超過十人。性情寬厚，没有妒忌心，神武的姬妾侍女，都加以恩惠對待。神武曾經要出兵西去討伐，皇后在夜裏生下一男一女雙胞胎，身邊的人因情况危急，請求追上去告訴神武。皇后不答應説："王出外統領大軍，怎麽能因我的緣故而輕易離開軍營。死生是命中注定的，來了又有什麽用!"神武聽説後，感嘆了很久。沙苑戰敗後，侯景多次進言請求給他精鋭騎兵二萬，一定能够奪取勝利。神武高興，把這事告訴了皇后。皇后説："要是像這樣的話，難道還有回來的道理，得到了宇文黑獺而失去了侯景，又有什麽好處。"於是中止。神武被茹茹逼迫，打算娶他們的女子而未能决定下來。皇后説："國家大計，希望不要疑慮。"等茹茹公主來到，皇后避開正室住下來。神武慚愧地

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爲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文襄嗣位，進爲太妃。文宣將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所以中止。天保初，尊爲皇太后，宫曰宣訓。濟南即位，尊爲太皇太后。尚書令楊愔等受遺詔輔政，疏忌諸王。太皇太后密與孝昭及諸大將定策誅之，下令廢立。孝昭即位，復爲皇太后。孝昭帝崩，太后又下詔立武成帝。大寧二年春，太后寢疾，衣忽自舉，用巫媪言改姓石氏。四月辛丑，崩於北宫，時年六十二。五月甲申，合葬義平陵。

表示感謝，説："她將會明白過來，希望斷絶不再去。"對兒子們都慈祥地愛護，同自己生的没有兩樣，親自紡紗織布，每人贈給一件袍子一件褲子。親手縫製軍服，給身邊的人作出表率。弟弟婁昭，因功名使自己顯達，其餘親屬，不曾爲他們請求爵位。常説有才幹就會被任用，道理上不能以私亂公。文襄繼承王位，被進封爲太妃。文宣將要接受魏國禪讓，皇后堅持不答應，皇帝於是中止。天保初年，尊封爲皇太后，宫名叫宣訓宫。濟南王登皇帝位，尊封爲太皇太后。尚書令楊愔等人接受遺詔輔佐朝政，疏遠猜忌各王。太皇太后秘密和孝昭帝以及各大將定下計策殺了他們，下令廢立皇帝。孝昭登帝位，又封爲皇太后。孝昭帝崩逝，太后又下詔書立武成帝。大寧二年春，太后患病，衣服忽然自己飄了起來，聽巫婆的話改姓爲石氏。四月辛丑，在北宫崩逝，當時年紀六十二歲。五月甲申，在義平陵合葬。

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并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謡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帝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撻之。帝於昆季次實九，蓋其徵驗也。

太后一共懷過六男二女，都有夢的感應：懷文襄時就夢見一條斷了的龍；懷文宣時就夢見大龍，頭尾連接天地，張開口眼睛轉動，樣子驚人；懷孝昭時夢見蠕龍在地上；懷武成時就夢見龍在海中洗浴；懷魏二后都夢見月亮進入懷内；懷襄城、博陵二王夢見老鼠鑽入衣服下邊。皇后未崩逝時，有童謡説"九龍的母親死後不挂孝"。等到皇后崩逝，武成不换衣服，像往常一樣穿紅色衣袍。不久，登上三臺，設置酒宴奏起音樂。皇帝的女兒送上白色衣袍，皇帝發怒，扔到了臺下。和士開請求停止奏樂，皇帝大怒，鞭打了和士開。皇帝在兄弟中排行第九，這就應驗了童謡。

文襄元后

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静帝之姊也。孝武帝時，封馮翊公主而歸於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初生河間王孝琬，時文襄爲世子，三日而孝静帝幸世子第，贈錦綵及布帛萬匹。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遺，於是十屋皆滿。次生兩公主。文宣受禪，尊爲文襄皇后，居静德宫。及天保六年，文

文襄敬皇后元氏，是魏孝静帝的姐姐。孝武帝時，封爲馮翊公主并嫁給了文襄。元氏容貌品德都很美，竭盡和順恭敬。當初生下河間王高孝琬，這時文襄是世子，三天後孝静帝來到世子的住宅，贈給彩色絲綢及布帛一萬匹。世子推辭，請求普遍接受各貴族贈送禮物，於是十間屋子都裝滿了。接着生了兩位公主。文宣接受禪讓，尊封爲文襄皇后，住在静德宫。到了天保六年，文

宣漸致昏狂，乃移居於高陽之宅，而取其府庫，曰："吾兄昔奸我婦，我今須報。"乃淫於后。其高氏女婦無親疏，皆使左右亂交之於前。以葛爲絙，令魏安德主騎上，使人推引之，又命胡人苦辱之。帝又自呈露，以示群下。武平中，后崩，祔葬義平陵。

宣漸漸變得昏昧狂亂，於是把她遷居到高陽的住宅，并奪取了她家的府庫，說："我哥哥以前奸淫了我的妻子，我現在要報復。"於是和皇后淫亂。他們高氏的婦女無論關係親疏，都讓身邊的人在自己面前亂交。用葛麻做成粗繩，命令魏安德主騎上去，讓人推引，又命令胡人極度侮辱她。皇帝又親自裸露，顯示給下人看。武平年間，皇后崩逝，祔葬在義平陵。

文宣李后

文宣皇后李氏，諱祖娥，趙郡李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爲太原公夫人。及帝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爲天下母，宜更擇美配。楊愔固請依漢、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猶固請廢后而立段昭儀，欲以結勛貴之援，帝竟不從而立后焉。帝好捶撻嬪御，乃至有殺戮者，唯后獨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爲可賀敦皇后。孝昭即位，降居昭信宮，號昭信皇后。武成踐祚，逼后淫亂，云："若不許，我當殺爾兒。"后懼，從之。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閣，不得見，愠曰："兒豈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聞之，大慚，由是生女不舉。帝橫刀詬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對后前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撾撻之，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流血淋漉，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尼寺。后性愛佛法，因此爲尼。齊亡入關。隋時得還趙郡。

文宣皇后李氏，名叫祖娥，是趙郡李希宗的女兒。容貌品德很美。起初是太原公夫人。等到文宣帝將要確定中宮的皇后，高隆之、高德正說漢族的婦女不能成爲天下之母，應該另選美好的配偶。楊愔堅持請求依照漢、魏舊例，不要改變元妃。可是高德正還是堅持請求廢掉皇后而立段昭儀，想以此交結功臣權貴而得到他們支持，皇帝終究没有聽從而立了皇后。皇帝喜歡鞭打姬妾，甚至有的被殺掉，衹有皇后獨自受到禮遇和敬重。天保十年，改爲可賀敦皇后。孝昭登皇帝位，搬出住在昭信宮，封號昭信皇后。武成繼承皇位，逼迫皇后淫亂，說："如果不答應，我會殺了你的兒子。"皇后害怕，順從了他。後來有了身孕，太原王高紹德到了門口，不能見面，生氣地說："兒子難道不知道嗎，媽媽的肚子大了，所以不肯見兒子。"皇后聽說後，十分慚愧，因此生下個女孩没讓她活下來。武成帝橫拿着刀駡道："你殺了我的女兒，我爲什麽不殺你的兒子！"當着皇后的面砍殺了高紹德。皇后大哭，武成帝更加憤怒，脱光皇后的衣服亂打一氣，皇后哭喊不止。用絹織的袋子裝上皇后，流血淋灕，扔到渠水裏，很久纔蘇醒過來，用犢車裝着送到妙勝尼寺。皇后生性喜愛佛法，從此成爲尼姑。齊國滅亡時進入關中。隋代時得以回到趙郡。

孝昭元后

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蠻女也。初爲常山王妃。天保末，賜姓步六孤。孝昭即位，立爲皇后。帝崩，梓宮之鄴。始渡汾橋，武成聞后有奇

孝昭皇后元氏，是開府元蠻的女兒。起初是常山王妃。天保末年，賜姓爲步六孤。孝昭登皇帝位，立爲皇后。皇帝崩逝，棺槨送到鄴城。開始渡過汾水橋時，武成聽說皇后有珍奇的藥物，

棄，追索之不得，使閹人就車頓辱。降居順成宮。武成既殺樂陵王，元被閟隔，不得與家相知。宮闈内忽有飛語，帝令檢推，得后父兄書信，元蠻由是坐免官。后以齊亡入周氏宮中。隋文帝作相，放還山東。

追上來索要没有得到，派太監走近車子揪住頭頓地進行侮辱。貶抑住在順成宮。武成已經殺了樂陵王，元氏被關起來隔絶，不能和家裏人互通音訊。内宮忽然有流言，皇帝命令調查追究，得到皇后父親和哥哥的書信，元蠻因此獲罪被免除官職。皇后在齊國滅亡後進入周國宮中。隋文帝作丞相時，放出回到山東。

武成胡后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瓠蘆中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選爲長廣王妃。産後主日，鴞鳴於産帳上。武成崩，尊爲皇太后，陸媪及和士開密謀殺趙郡王叡，出婁定遠、高文遥爲刺史。和、陸諂事太后，無所不至。初武成時，后與諸閹人褻狎。武成寵幸和士開，每與后握槊，因此與后奸通。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挂寶裝胡床於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於内殿，托以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以獻爲昭玄統。僧徒遥指太后以弄曇獻，乃至謂之爲太上者。帝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少尼，悦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法，并殺元、山、王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晋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卒遇大風。舍人魏僧伽明風角，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急，彎弓纏矟，馳入南城，令鄧長顒幽太后北宮，仍有敕内外諸親一不得與太后相見。久之，帝復迎太后。太后初聞使者至，大驚，慮有不測。每太后設食，帝亦不敢嘗。周使元偉來聘，作《述行賦》，叙鄭莊公克段而遷姜氏，文雖不工，當時深以爲愧。齊亡入周，恣行奸穢。隋開皇中殂。

武成皇后胡氏，是安定胡延之的女兒。她的母親是范陽盧道約的女兒，當初懷孕時，有胡人和尚到門上説"這家的葫蘆裏有月亮"，不久生了皇后。天保初年，被選爲長廣王妃。生下後主那天，有猫頭鷹在産房的帳子上鳴叫。武成崩逝，尊封爲皇太后，陸媪同和士開秘密策劃殺掉趙郡王高叡，逐出婁定遠、高文遥擔任刺史。和士開、陸媪諂媚事奉太后，没有不做到的。起初武成時，皇后和太監們親近戲謔。武成寵愛和士開，常和皇后玩握槊的博戲，因此和皇后通奸。自從武成崩逝後，幾次出宮到佛寺裏，又同和尚曇獻私通。把金錢鋪在曇獻的席位下，又在曇獻的墻壁上挂上寶裝胡床，這些是武成生前用過的。於是在内殿安置上百個和尚，以聽講經爲藉口，日夜和曇獻睡在一起。任命曇獻爲昭玄統。和尚們遠遠指着太后戲弄曇獻，甚至稱他是太上皇。皇帝聽説太后不檢點但不相信，後來朝見太后，看到兩個少年尼姑，喜歡而召幸他們，纔知是男人。因此曇獻的事也被發現，都被處死，并殺掉元、山、王三個郡君，都是太后所親近的。皇帝從晋陽帶着太后回鄴城，到了紫陌，突然遇上大風，舍人魏僧伽通曉占卜風向以定吉凶的方法，上奏説這時會有突發作亂的事。皇帝假裝説鄴城中有急事，拉開弓纏上長矛，奔馳進入南城，命令鄧長顒把太后幽禁在北宮，一再有詔令内外各親戚一律不得和太后相見。很久以後，皇帝又迎回太后。太后開始聽到使者來了，十分驚慌，擔心有不測的事。每次太后擺下食物，皇帝也不敢吃。周國使者元偉前來訪問，撰作《述行賦》，叙説鄭莊公擊敗共叔段而遷走母親姜氏，文詞雖然不工整，皇帝當時感到十分慚

愧。齊國滅亡後進入周國，肆意淫亂。隋代開皇年間死去。

後主斛律后

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爲皇太子妃。後主受禪，立爲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悦光，詐稱生男，爲之大赦。光誅，后廢在别宫，後令爲尼。齊滅，嫁爲開府元仁妻。

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斛律光的女兒。起初是皇太子妃。後主接受禪讓，立爲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了個女兒，皇帝想取悦斛律光，假裝説生了個男孩，爲此大赦天下。斛律光被殺後，皇后被廢住在别的宫殿，後來下令做尼姑。齊國滅亡後，出嫁成爲開府元仁的妻子。

後主胡后

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失母儀之道，深以爲愧，欲求悦後主，故飾后於宫中，令帝見之。帝果悦，立爲弘德夫人，進左昭儀，大被寵愛。斛律后廢，陸媪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許。祖孝徵請立胡昭儀，遂登爲皇后。陸媪既非勸立，又意在穆夫人，其後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侄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言，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唤后出，立剃其髮，送令還家。帝思之，每致物以通意。後與斛律廢后俱召入内，數日而鄴不守。後亦改嫁。

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元長仁的女兒。胡太后失去母親儀範的正道，深深感到慚愧，想要取悦後主，所以在宫中打扮皇后，讓皇帝看到她。皇帝果然喜歡，立爲弘德夫人，進封左昭儀，非常受寵愛。斛律皇后被廢，陸媪想讓穆夫人取代，太后不答應。祖孝徵請求立胡昭儀，於是登位爲皇后。陸媪既不是勸立，又意在穆夫人，後來在太后面前變了臉色説："什麽東西使親侄女説出像這樣的話！"太后問有什麽話，説："不能説。"堅持問她，纔説："她告訴大家説，太后的行爲很多不合法，不可以作爲準則。"太后十分憤怒，把皇后叫出來，立刻剃掉她的頭髮，送走讓她回家。皇帝思念她，常常送去東西表達心意。後來和斛律廢后都被召回内宫，幾天後鄴城失守。後來也改了嫁。

後主穆后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奸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即欽道女子也。小字黄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妒，黥輕霄面爲"宋"字。欽道伏誅，黄花因此入宫，有幸於後主，宫内稱爲舍利太監。女侍中陸太姬知其寵，養以爲女，薦爲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恒。於時後主未有儲嗣，陸陰結待，以監撫之任不可無主，時皇后斛律氏，丞相光之女也，慮其懷恨，先令母養之，立爲皇太

後主皇后穆氏，名叫邪利，本來是斛律后隨從的婢女。母親名叫輕霄，本是穆子倫的婢女，轉到侍中宋欽道家裏，與人私通後生下了皇后，不知她的姓氏宗族，有人説皇后就是宋欽道的女兒。小名叫黄花，後來叫舍利。宋欽道妻子妒忌，在輕霄的臉上刻上"宋"字。宋欽道被處死，黄花因此被送入宫中，受到後主的寵愛，宫内稱爲舍利太監。女侍中陸太姬知道她受寵，當女兒撫養她，舉薦爲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下皇子高恒。當時後主没有繼位人，陸太姬私下結交等待，以監護撫養的責任不可以没有繼位的君主，當時皇后斛律氏是丞相斛律光的女兒，擔心她懷着仇恨，先讓母親撫養，立爲皇太子。

子。陸以國姓之重，穆、陸相對，又奏賜姓穆氏。胡庶人之廢也，陸有助焉，故遂立爲皇后，大赦。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於鄴城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天王后璽”，蓋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爲穆后之瑞焉。武成時，爲胡后造真珠裙袴，所費不可稱計，被火所燒。後主既立穆皇后，復爲營之。屬周武遭太后喪，詔侍中薛孤、康買等爲弔使，又遣商胡齎錦綵三萬匹與弔使同往，欲市真珠爲皇后造七寶車，周人不與交易，然而竟造焉。先是童謠曰：“黄花勢欲落，清觴滿杯酌。”言黄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杯酌。陸息駱提婆詔改姓爲穆，陸。太姬，皆以皇后故也。后既以陸爲母，提婆爲家，更不采輕霄。輕霄後自瘵面，欲求見，太后、陸媪使禁掌之，竟不得見。

陸太姬以國姓的重要，穆、陸聲音相對，上奏賜姓穆氏。胡庶人被廢掉，也有陸太姬的幫助，所以就被立爲皇后，大赦天下。起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在鄴城東面的水中得到印璽獻上，文字是“天王后璽”，大概是石氏製作的。詔書通告，認爲是穆后的吉兆。武成時，曾爲胡后製作珍珠裙褲，所花費的不可計算，被火燒掉了。後主立了穆皇后以後，又爲她製作。正值周武帝遇上太后的喪事，下詔書侍中薛孤、康買等人爲吊唁的使者，又派經商的胡人帶着彩色錦緞三萬匹和吊唁的使者一同前往，想購買珍珠爲皇后製造七寶車，周國人不肯和他們交易，然而終究造了出來。這之前童謠説：“黄花勢欲落，清觴滿杯酌。”説黄花不長久了，後主自從立了穆后以後，昏昧飲酒没有節制，所以説清觴滿杯酌。陸的子女駱提婆被下詔書改姓爲穆，陸號爲太姬，都是因爲皇后的緣故。皇后既然以陸太姬爲母，提婆爲家，更加不理睬輕霄。輕霄後來治好了被刺字的臉，想要求見，太后、陸媪派人把她關着控制起來，終究不能見面。

北齊書卷十

列傳第二

高祖十一王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浟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淯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漢陽敬懷王洽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淯、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尒朱氏生彭城景思王浟、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尒朱氏生任城王湝，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潤，馮氏生漢陽敬懷王洽。

永安簡平王高浚

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産浚，疑非己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時，問於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大見杖罰，拘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爲務。

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爲文襄所愛。文宣性雌懦，每參文襄，有時涕出。浚常責帝

神武皇帝十五個兒子：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高淯、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高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高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高淹，大尒朱氏生彭城景思王高浟、華山王高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高渙，小尒朱氏生任城王高湝，游氏生高陽康穆王高湜，鄭氏生馮翊王高潤，馮氏生漢陽敬懷王高洽。

永安簡平王高浚，字定樂，神武的第三個兒子。起初神武娶高浚的母親，當月就有了身孕，等到生了高浚，懷疑不是自己的後代，不很喜歡他。但高浚很早就聰明，後來更受到寵愛。年齡八歲時，向博士盧景裕問道："'祭神如神在。'是有神呢，還是沒有神呢？"回答說："有。"高浚說："有神應當説祭神神在，爲什麼麻煩'如'字？"盧景裕不能回答。等長大後，嬉戲沒有節制，曾因請托接受賄賂，被用棍棒狠狠地懲罰了一頓，關在官府的牢獄裏，不久被饒恕。後來漸漸克制自己，把讀書當成正事。

元象年間，封爲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於騎馬射箭，受到文襄的寵愛。文宣性情懦弱，每次參見文襄，有時流着眼淚出來。高浚常常責

左右，何因不爲二兄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爲青州刺史，頗好畋獵，聰明矜恕，上下畏悦之。天保初，進爵爲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祚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爲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悦。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彦，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彦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宫。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涣俱置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爲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長廣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涣皆有雄略，爲諸王所傾服，帝恐爲害，乃自刺涣，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涣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尸色如炭，天下爲之痛心。

備皇帝身邊的人，爲什麽不替二哥擦鼻子，因此被記恨。逐漸升遷到中書監、兼侍中。出任青州刺史，很喜歡打獵，聰明寬厚有同情心，上下的人又怕他又喜歡他。天保初年，進升爵位爲王。文宣末年經常飲酒，高浚對親近的人說："二哥過去不怎麽聰明，自從登基以後，見識有了長進。現在因爲飲酒敗壞德行，朝中大臣没有敢規勸的，大敵没有消滅，我感到非常憂慮，想乘驛馬到鄴城當面規勸，不知聽不聽我的。"有人知道了，秘密把這事告訴了皇帝，又被記恨。天保八年前來朝見，跟隨皇帝到了東山。皇帝裸露身體取樂，伴有婦女，又做狐狸掉尾巴的游戲。高浚進言，這不是君主應該做的。皇帝非常不高興。高浚又在隱蔽的地方找來楊遵彦，指責他不去規勸。皇帝當時不願意大臣和各王結交來往，楊遵彦害怕把這事上奏。皇帝大怒説："小人我從來難以忍耐！"於是停止酒宴回到宫中。高浚不久返回青州，又上書懇切規勸。皇帝下詔書命令徵召高浚，高浚害怕有禍，稱病不來。皇帝發怒，乘坐驛馬快行來拘捕高浚，老老小小哭着送行的有幾千人。到了以後，裝在鐵籠裏，和上黨王高涣一起關在北城的地牢下，吃喝大小便都在一個地方。第二年，皇帝親自帶着身邊的人來到洞穴邊唱歌，命令高浚應和。高浚等人又害怕又悲傷，不覺聲音打戰。皇帝感到傷心，於是哭了起來，打算赦免他們。長廣王高湛先前同高浚不和，進言説："猛獸怎麽能够出洞。"皇帝沉默。高浚等人聽到後，呼喊着長廣王的小名説："步落稽，上天看見你了！"周圍聽到的，没有不悲傷的。高浚和高涣都有雄才大略，被各王傾心佩服，皇帝擔心受害，就親自刺高涣，又命壯士劉桃枝走近鐵籠亂刺。槊每次刺下，高浚、高涣就用手拉住折斷，號哭着呼喊上天。於是將柴火亂扔過去，燒死了他們，填入石頭和土。後來挖出來，皮和頭髮都没了，尸體的顔色就像木炭，天下人爲他們感到痛心。

後帝以其妃陸氏佩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用，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

後來皇帝將高浚的妃子陸氏配給儀同劉郁捷，他是已故皇帝的奴僕，因作戰有功被任用，當時命令劉郁捷殺害高浚，所以將陸氏配給他。

先無寵於浚，敕與離絶。乾明元年，贈太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浟第二子準嗣。

過了幾天，皇帝因陸氏先前没受到高浚的寵愛，詔令和劉郁捷離婚。乾明元年，贈高浚爲太尉。高浚没有兒子，下詔書將彭城王高浟的第二個兒子高準過繼給他。

平陽靖翼王高淹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爲王，歷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爲太傅，與彭城、河間王并給仗身、羽林百人。大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晋陽，或云鴆終。還葬鄴，贈假黄鉞、太宰、録尚書事。子德素嗣。

平陽靖翼王高淹，字子邃，神武的第四個兒子。元象年間，封爲平陽郡公，逐漸升遷到尚書左僕射。天保初年，進升爵位爲王，歷任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年，任太傅，和彭城王、河間王都給隨身衛士、羽林軍一百人。大寧元年，升任太宰。性格沉穩謹慎，以寬厚著稱。河清三年，在晋陽薨，有人説是被毒酒毒死。送回葬在鄴城，追贈假黄鉞、太宰、録尚書事。兒子高德素繼承王位。

彭城景思王高浟

彭城景思王浟，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浟書，見浟筆迹未工，戲浟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浟正色答曰："昔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慚。

彭城景思王高浟，字子深，神武的第五個兒子。元象二年，授任通直散騎常侍，封爲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高浟寫字，看到高浟的筆迹不工整，對高浟開玩笑説："五郎寫字作畫像這樣，忽然成爲常侍開國，今後應更加用心。"高浟神色嚴肅地回答説："以前甘羅少年成爲秦國的丞相，没有聽説他能够寫字，所有人衹評論才幹怎麽樣，難道一定要誇耀寫字的筆迹。博士現在能寫字，爲什麽不作三公？"當時年紀大約八歲。韓毅十分慚愧。

武定六年，出爲滄州刺史，爲政嚴察，部内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賫糧食。浟纖介知人間事。有濕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鷄羹，浟察知之。守令畢集，浟對衆曰："食鷄羹何不還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爲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盗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浟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盗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盗黑牛，背

武定六年，出任滄州刺史，治理政事嚴厲明察，轄界内秩序井然。太守縣令僚屬，下到小吏，出行往來，都自帶糧食。高浟精細知道人世的事情。有個濕沃縣主簿張達曾經到州裏，夜晚投宿在别人家裏，吃了鷄湯，高浟調查知道了這事。太守縣令全都來了，高浟對大家説："吃了鷄湯爲什麽不付錢。"張達立即認罪。整個境内稱他像神一樣明智。又有一個人從幽州來，驢子馱着鹿脯。到了滄州界内，脚痛走得慢，偶然遇上一個人作同伴，就偷走了驢和鹿脯離去。第二天，告到州裏。高浟就命令身邊的人和官府中的僚屬分别去買鹿脯，不限它的價錢。鹿脯的主人看到鹿脯認得是自己的，追究捉住了盗賊。轉任

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擒奸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浟乃詐爲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嘆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浟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内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此鄉食，聊獻疏薄。"浟重其意，爲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浟未期悉斷盡。别駕羊脩等恐犯權戚，乃詣閤諮陳。浟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戚，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戚爲言。"脩等慚悚而退。後加特進，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遷太師、録尚書事。浟明練世務，果於斷决，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彦之逆，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子，兼右僕射魏收之内妹也。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浟摘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

都督、定州刺史。當時有人被偷走了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對中從事魏道勝説："使君在滄州的時候，捉邪惡像神一樣，如果捉住這個盜賊，一定是神了。"高浟就假裝爲上級官署買牛皮，付給加倍的價錢，讓牛的主人辨認，於是捉住了偷牛的盜賊。韋道建等人感嘆欽服。又有姓王的老媽媽，孤身獨處，種了三畝菜，幾次被偷。高浟就命令人秘密地在菜葉上寫上字，第二天在集市上看到菜葉上有字，捉住了盜賊。以後轄界内没有盜賊，治政教化是當時第一。天保初年，封爲彭城王。天保四年，徵召任侍中，百姓官吏送别時悲傷地哭號。有幾百個老翁相繼而來擺好食物説："自從殿下來這裏五年了，人不認識官吏，官吏不欺負人，老百姓有記憶以來，開始遇上今天的教化。殿下祇喝這裏的水，没有吃這裏的食物，姑且表示微薄的心意。"高浟被他們的心意所感動，吃了一口。天保七年，轉任司州牧，選拔從事官都選取有文才能明辨决斷的人，當時稱爲美好的選擇。州裏的舊案五百多個，高浟不到一年全都斷案完畢。别駕羊脩等人擔心觸犯權貴外戚，就到門上禀告陳述。高浟派人告訴説："我是走直道，爲什麽害怕權貴外戚，卿等應當成人之美，反而拿權貴外戚作爲説辭。"羊脩等人又慚愧又驚恐地退了回去。後來加授特進，兼司空、太尉，如往常任州牧。太妃薨，解除職任，不久詔令恢復本任官職。不久授任司空，兼尚書令。濟南王繼承皇位，授任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卿。皇建初年，授任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繼承大業，遷任太師、録尚書事。高浟通曉政務，果斷作出决定，事無論大小，全都出自情感。趙郡李公統參預高歸彦的叛亂，他的母親崔氏就是御史中丞崔昂從父的女兒，又是右僕射魏收的妻妹。按照法令，年齡超過六十，照例免除没入官府。崔氏增加年歲陳訴，主管部門因崔昂、魏收的緣故，崔氏就獲得免入官府。高浟揭發了這件事，崔昂等人因罪免除官職。

自車駕巡幸，浟常留鄴。河清三年三月，群盜田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浟

自從皇帝在外出巡，高浟經常留在鄴城。河清三年三月，田子禮等幾十人的一群盜賊圖謀劫

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潊第，至内室，稱敕牽潊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潊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潊未被劫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潊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潊見殺。贈假黄鉞、太師、太尉、録尚書事，給輼輬車。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持高潊爲君主，假裝説是使者，徑直去高潊的住宅，到了内室，説有詔令將高潊牽上馬，用刀刃逼着，想帶到南殿。高潊大聲呼喊不肯服從，於是被害，當時年紀三十二歲，朝野對此感到痛惜。當初高潊被劫持前，他的妃子鄭氏夢見有人砍下高潊的頭帶走，厭惡這個夢，幾天後高潊被殺。贈假黄鉞、太師、太尉、録尚書事，給輼輬車。兒子高寶德繼承王位，官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高渙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俶儻不群，雖在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絶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爲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概，而不甚耽習。

上黨剛肅王高渙，字敬壽，神武的第七個兒子。姿容雄偉高大，豪爽灑脱不同尋常，雖然在童年，經常以用兵的謀略自誇。神武認爲豪壯而喜愛他，説："這兒子像我。"等到長大，力氣大能舉起大鼎，才能武藝無人可比。經常對身邊的人説："人不可不學習，但不要做博士罷了。"所以讀書衹知大概，并不深入學習。

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宫中讙，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凌犯郡縣，爲法司所糾。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横等，威名甚盛。八年，録尚書事。

元象年間，封爲平原郡公。文襄遇到盗賊，高渙年紀還小，在西房學習，聽到宫中喧鬧，驚訝地説："大哥一定遭難了!"拉開弓出來。武定末年，授任冀州刺史，在州裏治政有好名聲。天保初年，封爲上黨王，歷任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同常山王高演等修築伐惡各城。於是聚集鄴下輕浮無賴的人，欺凌郡縣，被主管法律的官員舉報，文宣殺了他身邊的幾個人，高渙也受到責備。天保六年，帶領軍隊護送梁王蕭明回到長江以南，於是攻下東關，殺了梁特進裴之横等人，威名大震。天保八年，録尚書事。

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爲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晋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子爲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憑河而度，土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

當初，占卜預測吉凶的人説使高氏滅亡的是穿黑衣服的，因此從神武以後，每次出行，不願看到和尚，因他們穿黑衣服的緣故。這時文宣到晋陽，將這個忌諱問身邊的人説："什麽東西最黑?"回答説："莫過於漆。"文宣帝因高渙是第七個兒子和"漆"對應，就派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到鄴城徵召高渙。高渙到了紫陌橋，殺了破六韓伯昇逃走，徒步涉水過河，當地人捉住了他送給皇帝。用鐵籠裝着他，和永安王高浚一起關在地牢下。一年多後，和高浚一起被殺，當時年紀二十六歲。將他的妃子李氏配給馮文洛，馮文洛

殺渙，故以其妻妻焉。

是皇帝家舊時的奴僕，積累功勞官位做到刺史，皇帝下令馮文洛等人殺了高渙，所以將他的妻子嫁給他。

至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有敕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修飾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闈。汝是誰家孰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灑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二年襲爵，位金紫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到了乾明元年，收集二王殘剩的骨骸埋葬了他們，贈司空，謚號稱剛肅。有詔令李氏回藩王府。但馮文洛還有舊情，打扮一番到李氏那裏。李氏排列好很多身邊的人，帶着馮文洛站在臺階下，責駡他説："遭難流落，以至受巨大的耻辱，志節操守寡薄，不能自殺，幸虧蒙受恩德的詔書，能够返回藩王的宫室。你是誰家的奴僕，還能再被你侮辱！"於是用棍棒打了馮文洛一百下，流出的血灑在地上。高渙没有正妻所生的兒子，姬妾生的大兒子高寶嚴在河清二年繼承爵位，官位金紫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高淯

襄城景王淯，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贈假黄鉞、太師、太尉、録尚書事。無子，詔以常山王演第二子亮嗣。

襄城景王高淯，神武的第八個兒子。容貌很美，二十上下的年齡就有才氣和名望。元象年間，封爲章武郡公。天保初年，封爲襄城郡王。天保二年春天，薨。齊氏各王選拔封國臣子僚屬，大多選取富商的子弟、架鷹牽犬的年輕人，衹有襄城王、廣寧王、蘭陵王等招引有文才學問高潔有見識的人，在當時因此受到稱贊。乾明元年二月，贈假黄鉞、太師、太尉、録尚書事。没有兒子，下詔書將常山王高演的第二個兒子高亮繼承爵位。

亮字彦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焉，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内，慟哭拜辭，然後爲周軍所執。入關，依例授儀同，分配遠邊，卒於龍州。

高亮字彦道，性情恭謹孝順，風度儀表美好，喜歡文學。任徐州刺史，因奪取商人財物被免除官職。後主戰敗逃奔鄴城，高亮跟隨着他，升任兼太尉、太傅。周國軍隊進入鄴城，高亮在啓夏門拒守。各軍都不戰就潰敗，周國軍隊在各城門都進入了，高亮軍隊纔退走。高亮進入太廟阻攔人馬通行的木障内，痛哭行禮辭别，然後被周國軍隊捉住。進入關内，依照舊例授予儀同，分配到遥遠的邊境，死在龍州。

任城王高湝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常令湝鎮晉陽，總并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録尚書事。

任城王高湝，神武的第十個兒子。年輕時聰明穎慧。天保初年封爲任城王。自從孝昭、武成時，皇帝回到鄴城，常常命令高湝鎮守晉陽，總領并省事，歷任司徒、太尉、并省録尚書事。

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正平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城外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爲冀州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湝頻牧大藩，雖不潔己，然寬恕爲吏人所懷。五年，青州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湝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

天統三年，授任太保、并州刺史，另封正平郡公。當時有個婦人在汾水邊洗衣服，有騎馬的人換走她的新靴子奔馳離去，婦人拿着這人的舊靴子，到州裏告了這事。高湝召來城外各老婦人，把靴子拿給她們看，哄騙說："有個騎馬的人在路上被賊寇攔劫殺害，留下這雙靴子，難道没有親屬嗎？"一個老婦人拍着胸口哭着說："我兒子昨天穿着這靴子去妻子家。"按她說的話，抓獲了這個人。當時稱高湝頭腦明智觀察精細。武平初年，遷任太師、司州牧，出任冀州刺史，加授太宰，遷任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高湝一再主管大州，雖然自己不够廉潔，然而寬恕待人被官吏百姓所懷念。天統五年，青州崔蔚波等人夜裏襲擊州城，高湝在倉促之間指揮調度，都整齊有序，攻打賊寇，把他們打得大敗。授任左丞相，轉任瀛州刺史。等到後主逃奔鄴城，加授高湝大丞相。

及安德王稱尊號於晋陽，使劉子昂修啓於湝："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群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湝，啓竟不達。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湝并沉諸井。戰敗，湝、孝珩俱被擒。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城，湝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

等到安德王在晋陽稱帝，派劉子昂寫信給高湝："皇帝出奔，宗廟既然重要，各王公大臣逼迫勸進，暫且行使君主的號令，事情安定後終究還給叔父。"高湝說："我是臣子，怎能容忍接受這樣的信。"將劉子昂抓起來送到鄴城。皇帝到達濟州，把帝位讓給高湝，信竟然没有送到。高湝和廣寧王高孝珩在冀州招募到四萬多人，抵禦周國軍隊。周齊王宇文憲前來討伐，先派人送來信和赦免的詔書，高湝都沉到井裏。戰敗，高湝、高孝珩都被活捉。宇文憲說："任城王何苦這樣？"高湝說："下官是神武帝的兒子，兄弟十五人，幸運地獨自活下來，遇到宗廟社稷顛覆，今天能够死去，無愧於祖上的陵墓。"宇文憲認爲他豪壯，送還他的妻子兒女。將要到鄴城，高湝在馬上大哭，自己一頭栽在地上，血流滿面。到了長安，不久和後主一同死去。

妃盧氏賜斛斯徵，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湝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妃子盧氏賜給斛斯徵，她頭髮蓬亂滿臉污垢，吃長齋不說不笑。斛斯徵放了她，就作了尼姑。隋代開皇三年，上表請求隋文帝在長安北原安葬了高湝以及五個兒子。

高陽康穆王高湜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

高陽康穆王高湜，神武的第十一個兒子。天

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常在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擢拜晏之爲徐州刺史。文宣崩，兼司徒，導引梓宫，吹笛，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爲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創死也。"乾明初，贈假黄鉞、太師、司徒、録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保元年封王。天保十年，逐漸升遷到尚書令。以滑稽巧言，受到文宣帝的寵愛，經常在身邊，執行杖刑來打各王。太后深深地記恨他。他妃子的父親護軍長史張晏之曾經在路上給高湜行禮，高湜没有回禮，皇帝問其中的緣故，回答説："没有官職的人，爲什麽需要回禮。"皇帝於是提拔張晏之爲徐州刺史。文宣帝崩逝，兼任司徒，在前面引導棺椁，吹着笛子，説"至尊知道臣子嗎"，又敲擊胡鼓奏樂。太后用棍棒打了高湜一百多下，不久薨。太后哭得很悲哀，説："我恐怕他不能成器，用杖打他，哪想到他受傷而死。"乾明初年，追贈假黄鉞、太師、司徒、録尚書事。兒子高士義繼承爵位。

博陵文簡王高濟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恍。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爲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黄鉞、太尉、録尚書事。子智襲爵。

博陵文簡王高濟，神武的第十二個兒子。天保元年封王。高濟曾經跟隨文宣帝出巡，在路上忽然思念太后，於是逃了回去。皇帝發怒，用刀刃逼着他，因此受驚神情恍惚。歷任太尉。河清初年，出任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裏告訴别人説："按次序也該輪到我了。"後主聽説後，秘密派人殺了他。追贈假黄鉞、太尉、録尚書事。兒子高智繼承爵位。

華山王高凝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録尚書。凝諸王中最爲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倉頭奸，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華山王高凝，神武的第十三個兒子。天保元年，封爲新平郡王；天保九年，改封安定王；天保十年，封華山王。歷任中書令、齊州刺史，加授太傅。在州裏薨，贈左丞相、太師、録尚書。高凝是各王中最孱弱的，妃子王氏，是太子洗馬王洽的女兒，和奴僕通奸，高凝知道了却不能制止。後來事情暴露，王氏被賜自盡，下詔書棍打高凝一百。他的愚鈍就像這樣。

馮翊王高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大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摘發隱僞，奸吏無所匿

馮翊王高潤，字子澤，神武的第十四個兒子。小時候，神武稱贊他説："這是我家的千里駒。"天保初年封王。歷任東北道大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高潤姿容儀表美好，十四五歲，母親鄭妃和他同睡，有淫穢嘈雜的聲音。等到長大，清廉謹慎方正高雅，對官吏的職事熟悉，直到揭發無人知道的奸僞之事，奸邪的官吏

其情。開府王迴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嘆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遥就州宣敕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迴洛决鞭二百，獨孤枝决杖一百。尋爲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領録尚書，别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爲定州刺史。薨，贈假黄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不能隱瞞他們的實情。開府王迴洛和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占盜竊官田，收受賄賂，高潤檢舉了這事。這兩人揭露説，王出來爲臺使送行，登上魏文帝的舊壇，望着南方嘆息，猜測不到他心中的意思。武成派元文遥到州裏宣布詔書説："馮翊王年輕時就謹慎，在州裏不幹非法的事，朕深深信任他。登高望遠，人之常情，鼠輩小人想輕易挑撥離間，横生事端。"於是王迴洛被判决鞭打二百，獨孤枝被判决杖打一百。不久任尚書令，兼任太子少師，歷任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領録尚書，另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又任定州刺史。薨，追贈假黄鉞、左丞相。兒子高茂德繼承爵位。

漢陽敬懷王高洽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爲後。

漢陽敬懷王高洽，字敬延，神武的第十五個兒子。天保元年封王。天保五年，薨，時年十三歲。乾明元年，追贈太保、司空。没有兒子，將任城王的第二個兒子高建德作爲後嗣。

北齊書卷十一

列傳第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文襄有六個兒子：文敬元皇后生了河間王高孝琬，宋氏生了河南王高孝瑜，王氏生了廣寧王高孝珩，蘭陵王高長恭不能得到生母的姓氏，陳氏生了安德王高延宗，燕氏生了漁陽王高紹信。

河南康舒王高孝瑜

河南康舒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爲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

河南康舒王高孝瑜，字正德，文襄的大兒子。起初封爲河南郡公，齊國接受禪位，進升爵位爲王。歷任中書令、司州牧。

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之曰：“吾飲汾清二杯，勸汝於鄴酌兩杯。”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矟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玩，於是貴賤慕斆，處處營造。

起初，高孝瑜在神武宮中撫養，與武成同歲而相互愛護。將要殺掉楊愔等人，高孝瑜參預了其中的謀劃。等到武成登皇帝位，得到特別的優厚待遇。皇帝在晉陽，親手寫詔令說：“我飲汾清二杯，勸你在鄴城酌飲兩杯。”他受親近愛護就像這樣。高孝瑜容貌魁偉，神采勇武剛毅，謙謹寬厚，加上喜愛文學，讀書敏捷迅速，一目十行，下完棋後再重新擺開不錯失一道。起初，文襄在鄴城東面修起山池游賞觀覽，世俗感到眼花繚亂。高孝瑜於是在住宅興建水堂、龍舟，在船上插上旗幟長矛，多次召集弟弟們宴飲射箭取樂。武成到他的住宅，看到後很高興，所以大肆興建後園的玩物，因此無論貴賤的人都羨慕仿效，處處修建。

武成常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

武成經常讓和士開和胡后相對坐着玩握槊的游戲，高孝瑜進諫說：“皇后是天下人的母親，

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由是叡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叡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尒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杯。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彦載以出，鴆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絶。贈太尉、録尚書事。子弘節嗣。

不能和臣下手相接觸。”皇帝誠懇地接受了他的意見。後來又説趙郡王的父親死於非命，不能親近。因此高叡和和士開都對他含恨斜視。和士開秘密告發他奢侈僭越，高叡又説山東衹聽説河南王，没聽説有陛下。皇帝因此忌恨他。尒朱御女名叫摩女，本來侍奉太后，高孝瑜先和她私通，後來藉太子結婚的夜裏，高孝瑜偷偷和她説話。武成大怒，一下子灌了他三十七杯酒。身體直到粗大，腰帶十圍。派婁子彦用車載着他出宫，在車上給他喝了毒酒。到了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死。追贈太尉、録尚書事。兒子高弘節繼承爵位。

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爲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爲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内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爲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高孝瑜的母親，是魏國吏部尚書宋弁的孫女，本是魏國潁川王元斌之的妃子；被文襄娶來，生了高孝瑜，高孝瑜回到住宅，成爲太妃。高孝瑜的妃子，是盧正山的女兒，武成胡后家的姐姐。高孝瑜薨後，宋太妃受到盧妃的讒言誣告，武成殺了她。

廣寧王高孝珩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録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伎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絶。

廣寧王高孝珩，是文襄的第二個兒子。歷任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録尚書、大將軍、大司馬。高孝珩喜歡品賞人物，讀書涉及經史，喜歡寫文章，有藝術才能。曾經在廳事壁上畫了一隻蒼鷹，看到的人都以爲是真的，又畫了朝士圖，也是當時的精妙絶倫之作。

後主自晋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兵趣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宫人珍寶賜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即位，以孝珩爲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月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内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遊豫園勒兵出。既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宫，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

後主從晋州戰敗逃奔鄴城，詔令王公在含光殿商議。高孝珩認爲大敵已經深入，事情要藉助機詐權變。應該派任城王率領幽州道的軍隊進入土門，揚言奔赴并州；獨孤永業率領洛州的軍隊奔赴潼關，揚言要奔赴長安；臣請求帶領京畿的軍隊出滏口，擊鼓進軍迎戰。敵人聽説南北有軍隊，自然潰散。又請求拿出宫女珍寶賞賜將士，皇帝不能采納。承光繼承帝位，任命高孝珩爲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共同謀劃，約定正月五日，高孝珩在千秋門斬殺高阿那肱，尉相願在宫内派禁兵接應他，呼延族和莫多婁敬顯從遊豫園指揮軍隊出來。不久高阿那肱從别的住宅取便路進入宫内，事情不能成功。於是請求出外抵抗西邊周國的軍隊，對高阿那肱、韓長

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耶？孝珩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疑。"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爲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矟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捍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親爲洗創傅藥，禮遇甚厚。孝珩獨嘆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算，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啓歸葬山東，從之。尋卒，令還葬鄴。

鸞、陳德信等人說："朝廷不賜給調遣的軍隊攻打賊寇，難道不怕高孝珩謀反嗎？高孝珩打敗宇文邕，於是到了長安，這樣的反和國家的事有什麼兩樣。以今天的危急，還作這樣的猜疑。"高阿那肱、韓長鸞擔心其中有變，調出高孝珩任滄州刺史。到了州裏，帶領五千人到信都和任城王會合，共同謀劃匡復國家的計策。周國齊王宇文憲前來討伐，兵力弱小不能抵擋。憤怒地說："由着高阿那肱這小人，我的路走到盡頭了！"齊國叛臣乞扶令和用長矛把高孝珩刺下馬，奴僕白澤用身體護着他，高孝珩還是傷了好幾處，於是被俘。齊王宇文憲向高孝珩詢問齊國滅亡的原因，高孝珩自己陳說國家的災難，說着說着眼淚流了出來，一舉一動都有節制。宇文憲爲此臉上露出感動的神情，親自給他洗傷口敷上藥，以禮相待十分優厚。高孝珩獨自感嘆地說："李穆叔說齊氏二十八年，現在真是這樣的。從神武皇帝以外，我的父親兄弟們沒有一人能活到四十歲，命運啊。繼位的君主沒有獨到見解的明智，宰相不是柱石般的寄托，恨不能掌握兵符，接受朝廷的謀劃，施展我的心智和力量。"到了長安，依照慣例授給開府、縣侯。後來周武帝在雲陽，宴請齊國的君臣，親自彈着胡琵琶，命令高孝珩吹笛子。推辭說："亡國的聲音，不值得聽。"堅持命令他，舉起笛子纔到嘴邊，眼淚流下低聲抽泣，周武帝於是作罷。這年十月，病重，上書請求回去葬在山東，依從了他。不久死去，下令送回去葬在鄴城。

河間王高孝琬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周軍退，拜并州刺史。

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内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

河間王高孝琬，文襄的第三個兒子。天保元年封王。天統年間，逐漸升遷到尚書令。當初，突厥和周國軍隊進入太原，武成將要躲避他們去東邊。高孝琬勒住馬進諫，請求委任趙郡王指揮軍隊，一定井然有序，皇帝聽從了他的話。高孝琬脱去頭盔將要出去，皇帝派人把他追了回來。周國軍隊撤退，授任并州刺史。

高孝琬因是文襄的繼承人，驕傲自負。河南王死的時候，各王在宮内没有敢吭聲的，祇有高孝琬大哭着出來。又抱怨執政的人，製作草人用

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脱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謡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鷄鳴。"珽以説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鷄鳴，孝琬將建金鷄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内，夜有神光。昭玄都法順請以奏聞，不從。帝聞，使搜之，得鎮庫矟幡數百。帝聞之，以爲反。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撾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唤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静皇帝外甥，何爲不得唤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子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箭射它。和士開和祖珽讒毁他，説："草人是模擬皇帝。又過去突厥到州裏，高孝琬脱去頭盔擲在地上，説'難道是老婦人，須要用這個'。這話是暗指天子。"當初，魏國民間童謡説："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鷄鳴。"祖珽以此説道："河南、河北，是指河間。金鷄鳴，是高孝琬將建立金鷄而大赦天下。"皇帝對此十分疑惑。當時高孝琬得到佛牙，放在住宅内，夜裏有神奇的光彩。昭玄都法順請求上奏給皇帝，没有聽從。皇帝聽説後，派人搜查，得到鎮庫的長矛旗幟幾百件。皇帝聽説後，認爲是謀反。審訊他的姬妾們，有個姓陳的不受寵愛，誣陷回答説："高孝琬畫了陛下的像對着它哭。"然而實際上是文襄的畫像，高孝琬時常對着它哭。皇帝發怒，派武衛赫連輔玄倒過鞭子打他。高孝琬呼喊阿叔，皇帝發怒説："誰是你的叔？敢唤我作叔！"高孝琬説："神武皇帝的嫡親孫子，文襄皇帝的嫡親兒子，魏孝静皇帝的外甥，爲什麽不能唤作叔？"皇帝更加憤怒，折斷他的兩條腿死去。草草埋在西山，皇帝崩逝後，於是改葬。兒子高正禮繼承爵位，小時候聰明，能背誦《左氏春秋》。齊國滅亡，遷移到綿州死去。

蘭陵武王高孝瓘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晋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謡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柏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别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

蘭陵武王高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的第四個兒子。逐漸升遷到并州刺史。突厥進入晋陽，高長恭盡力反擊。芒山失敗，高長恭任中軍，帶領五百騎兵再次衝入周國軍隊中，於是到了金墉城下，被圍困十分緊急，城上的人不認識他，高長恭脱去頭盔露出面孔，於是派下弓弩手救援他，於是大勝。武士一起唱歌歌頌他，就是《蘭陵王入陣曲》。歷任司州牧，青州、瀛州二州刺史，接受很多財物。後來任太尉，和段韶討伐柏谷，又攻打定陽。段韶患病，高長恭統率他的部屬。前後因戰功另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

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

芒山的勝利，後主對高長恭説："進入敵陣太深，失利後悔就來不及了。"回答説："家裏的事關係密切，不覺就這樣了。"皇帝嫌他稱是家裏的事，於是忌恨他。等到在定陽，他的屬下尉

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術。相願曰："王前既有勛，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嘆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於天，而遭鴆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顔。"長恭曰："天顔何由可見。"遂飲藥薨。贈太尉。

相願對他説："王既然接受朝廷的委托，爲什麽變得這樣貪婪殘忍?"高長恭没有回答。尉相願説："難道不是因爲芒山大捷，擔心因威望勇力受到忌恨，想糟踐自己嗎?"高長恭説："是這樣。"尉相願説："朝廷如果忌恨王，在這個犯法的事上就應當實行懲罰，求福反會加速禍患的到來。"高長恭哭着流下眼淚，跪着向前請求給以保全性命的辦法。尉相願説："王以前既然有功勛，現在又報告勝利，威名聲望太重，應該假托有病在家，不要參預政事。"高長恭認爲他的話説的對，但未能退下來。等到長江淮水一帶被侵擾，擔心又作爲將領，嘆息道："我去年臉腫，現在爲什麽不發作。"從此有病不治。武平四年五月，皇帝派徐之範給他毒藥要他喝下去。高長恭對妃子鄭氏説："我忠心事奉皇上，對天有什麽錯，却遭受鴆毒。"妃子説："爲什麽不請求見皇上。"高長恭説："皇上怎麽可以見到。"於是喝毒藥薨。追贈太尉。

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爲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討定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士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爲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日，盡燔之。

高長恭相貌柔和内心豪壯，聲音姿容都很美。擔任將領親自辛勤處理瑣細小事，每次得到甜美的食物，即使是一個瓜幾個果子，一定和將士共同分享。起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上表列舉他的貪贓之事，被免除官職。等到討伐定陽，陽士深在軍中，擔心災禍到來。高長恭聽説這事説："我本來没有這個意思。"於是求小的過失，用棍棒打了陽士深二十下來使他安心。曾經入朝而僕從都散去了，衹有一人，高長恭獨自回來，没有責罰。武成獎賞他的功勞，命令賈護給他買妾二十人，衹接受其中的一個。有一千金的債券，臨死那天，把它們全燒掉了。

安德王高延宗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己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個。"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衡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

安德王高延宗，文襄的第五個兒子。母親陳氏，是廣陽王的歌妓。高延宗幼年時被文宣帝撫養，十二歲了，還騎坐在肚子上，讓他尿在自己的肚臍裏，抱着他説："可憐衹有這一個。"問想作什麽王，回答説："想作衡天王。"文宣帝問楊愔，楊愔説："天下没有這個郡的名字，希望讓他安於德。"於是封爲安德王。任定州刺史，在樓上大便，要人在下邊張開口接着。用蒸猪食摻

承之。以蒸猪糁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亦甚。又爲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卧延宗於地，馬鞭撾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

和人的糞便給身邊的人吃，有爲難神色的鞭打他。孝昭帝知道後，派趙道德到州裏用棍棒打了他一百下。趙道德因高延宗接受棍打不恭謹，又加了三十下。又用囚犯試刀，驗看刀的利鈍。驕横放縱多幹違法的事。武成帝派人鞭打他，殺了和他親近的九個人，從此自己深深地改正悔過。蘭陵王芒山凱旋報捷，自己陳述軍陣形勢，兄弟們都認爲壯勇。衹有高延宗説：“四哥不是個大丈夫，爲什麽不乘勝直接進入？假使我高延宗處在這個形勢，關西難道能够繼續存在。”等到蘭陵王死，妃子鄭氏將頸珠施給佛家。廣寧王派人將其贖回來。高延宗親手寫信規勸，而眼淚流滿了紙，河間王死，高延宗哭他的眼淚也很多。又製作草人來模擬武成帝，鞭打并審訊他説：“爲什麽殺我的哥哥！”奴僕告發了他，武成帝讓高延宗趴着躺在地上，用馬鞭打了他二百下，幾乎死去。後來歷任司徒、太尉。

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晋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雀鼠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自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爲社稷莫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并將率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竪，釁結蕭墻，盗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祗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以晋昌王唐邕爲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沭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

到了平陽戰役，後主親自指揮軍隊，命令高延宗率領右軍先戰，在城下活捉了周國的開府宗挺。等到大戰，高延宗帶領部下再次衝入周國軍隊中，所向披靡。各軍戰敗，高延宗獨自保全了軍隊。後主將要逃奔晋陽，高延宗説：“天子衹在軍營中不要動，把兵馬交給臣，臣能够打敗他們。”皇帝没有采納。等到了并州，又聽説周國軍隊已進入雀鼠谷，就任命高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統領山西軍事。對他説：“并州，阿哥自己占有，我現在離開了。”高延宗説：“陛下爲社稷不要動，臣爲陛下拼出死力作戰。”駱提婆説：“皇上的主意已定，王不能阻攔。”後主最後逃奔鄴城。在并州的將帥都請求説：“王如果不作天子，大家實在不能拼死出力。”高延宗不得已，登皇帝位，下詔書説：“武平孱弱，政事經由太監小人，在内部挑起事端，在邊境興起盜賊。奪關在夜裏逃走，無人知道去了哪兒，那麽我高祖的基業將要喪失。王公卿士，被他們推舉逼迫，今天就恭敬地繼承帝位。可以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任命晋昌王唐邕爲宰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沭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

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笑之，乃赫然奮發。氣力絶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覆府藏及後宫美女，以賜將士，籍没内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嗚咽。衆皆争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磚石以禦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晋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矟，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陣。

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周軍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争門相填壓，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焉。城東厄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尸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爲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爲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内空虚。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

洛州爲黨羽。大家聽説後，没有召唤就來了的，前後相繼。高延宗容貌壯實，坐着就仰着臉，向後仰就臉朝下，人都笑起來，於是精神振奮。氣力獨特不凡，快馬奔馳擺開軍陣，敏捷有力就像飛一樣。全部拿出府庫中的貯藏和後宫的美女，來賞賜將士，抄没太監一千多家。後主對身邊的臣子説："我寧可讓周國得到并州，也不想讓安德王得到它。"身邊的人説："道理是這樣的。"高延宗見士兵，都親自握手，陳説自稱名字，流着眼淚哭泣。大家都争着爲他效死，兒童女人也上了屋頂捋着袖子，投下磚石來抵抗周國軍隊。特進、開府那盧安生防守太谷，帶領一萬士兵叛變。周國軍隊包圍了晋陽，看上去就像黑色的雲四面匯合。高延宗命令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守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守城東。高延宗親自在城北抵擋周齊王，舉起大矛，來往督戰，所向無人敢擋在前面。尚書令史沮山也健壯有力，握着長刀步行跟隨，殺傷很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都死在陣前。

和阿于子、段暢帶着一千騎兵投降了周國。周國軍隊攻打東門，黄昏時候，攻進城。進城的士兵焚燒佛寺的門屋，飛起的火焰照亮了天地。高延宗和莫多婁敬顯從門進入，夾擊他們，周國軍隊大亂，争着過門口而相互填壓，齊國人從後面砍刺，死去的有兩千多人。周武帝周圍的人差不多没了，自己逃脱没有路，承御上士張壽就牽着馬頭，賀拔佛恩用鞭子在後面趕，高低不平剛剛能出來。齊國人奮勇進擊，幾乎擊中了周武帝。城東面兩邊高險中間狹窄道路曲折，賀拔佛恩和投降的人皮子信爲他們引導，僅能逃脱，當時是四更天。高延宗認爲周武帝死在亂軍中，派人在堆積的死尸中尋找長鬍鬚的人，没有找到。當時齊國人已經勝利，進入坊内喝酒，全都醉了躺下，高延宗不再能整頓。周武帝出城，十分飢餓，想作逃走的打算。齊王宇文憲和柱國王誼規勸，認爲離去一定不能逃脱。高延宗的叛變將領段暢也一再説城内空虚。周武帝就停下馬，吹響號角收兵，不久又振作起來。清晨，返回攻打東門，攻占了它，又進入南門。高延宗交戰，力量

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爲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絶壁臨水，忽有黑書見，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爲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廳事，見兩日相連置，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强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

用盡，逃到城北，在一户人家裹被捉。周武帝自己跳下馬，握住他的手。高延宗推辭説：“死人的手怎麽敢接近天子。”周武帝説：“兩國的天子，有什麽怨恨，衹是爲百姓來罷了。不要害怕，終究不會害你。”派人送來衣帽，對他以禮相待。在這之前，高都郡有座山，一面絶壁靠近水，忽然有黑字出現，説“齊亡延宗”，擦洗後再看更加明晰。皇帝派人靠近書寫，使者把“亡”字改爲“上”。到這時應驗了。高延宗失敗前，在鄴城廳事，看見兩個太陽連在一起，在十二月十三日晡時接受詔令防守并州，第二天建立尊號，没隔一天而被包圍，經過一夜，到吃早飯的時候戰敗。年號德昌，好事的人説這衹能兩日。不久周武帝詢問奪取鄴城的計策。推辭説：“亡國大夫不可以謀劃國家存亡的大事，這不是臣所做得到的。”强制問他，就説：“如果任城王援助鄴城，臣不能知道，如果現在的君主自己防守，陛下兵不血刃。”

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傅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遥應穆提婆反，使并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皆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妃收殯之。

等到了長安，周武帝和齊國的君臣一起喝酒，命令後主跳舞，高延宗悲痛不能控制自己。幾次想喝毒藥自殺，照顧他的婢女苦苦拉住規勸纔停止。不久，周武帝誣陷後主以及高延宗等人，説是遥相呼應穆提婆謀反，派人都賜自盡。都自己陳述没有這事，高延宗捋起袖子，哭泣着不説話。都用花椒塞住口死去。第二年，李妃收尸將他們安葬。

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武定中爲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

後主傳位給太子，孫正言私下對人説：“我武定年間任廣州士曹，聽説襄城人曹普演有這樣的話，高王的兒子們，阿保應當做天子，到了高德之承之，就會滅亡。”阿保是説天保，德之是説德昌，承之是説後主的年號承光，他的話竟然成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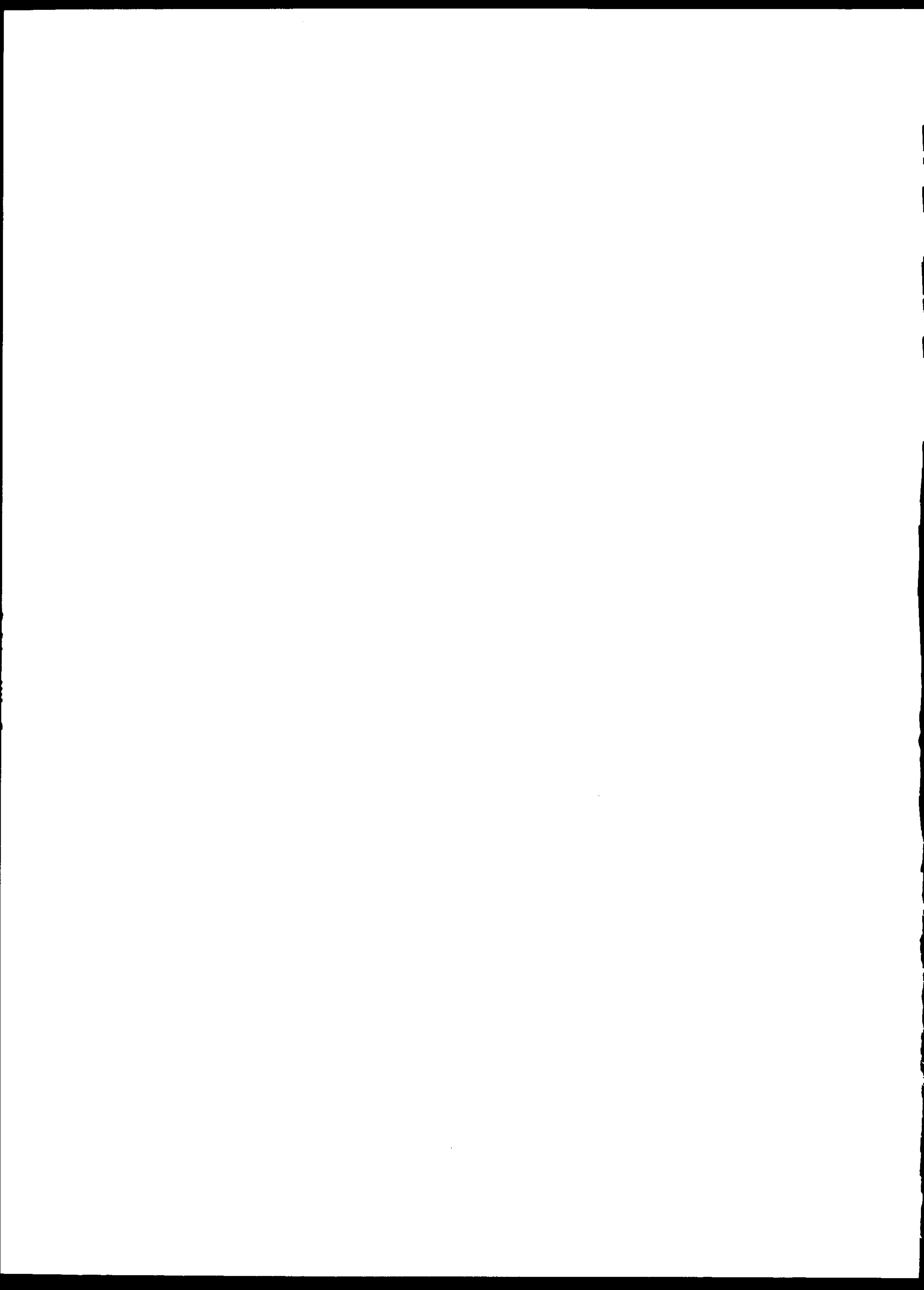
漁陽王高紹信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床坐。太守鄭道蓋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義兄弟，妃與

漁陽王高紹信，文襄帝的第六個兒子。歷任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路過漁陽，和大富人鍾長命同床坐着。太守鄭道蓋謁見，鍾長命想站起來，高紹信不讓，説：“這是什麽小人，而主人公爲他站起來。”於是和鍾長命結爲義兄弟，妃子和鍾長命的妻子結爲姐妹，

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幼長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要求他全家老小都贈送財物，鍾氏因此就窮了。齊國滅亡，高紹信死在長安。



北齊書卷十二

列傳第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汝陽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成十二王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樂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文宣四王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

文宣有五個兒子：李后生了廢帝和太原王高紹德，馮世婦生了范陽王高紹義，裴嬪生了西河王高紹仁，顏嬪生了隴西王高紹廉。

太原王高紹德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你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遊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辨才爲後，襲太原王。

太原王高紹德，文宣的第二個兒子。天保末年，任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對李后發怒，駡高紹德說："你父親打我時，竟不來救！"用刀頭上的環打死了他，親自用土埋在遊豫園。武平元年，下詔書將范陽王的兒子高辨才作爲後嗣，繼承太原王。

范陽王高紹義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後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群小同飲，擅置內參，打殺

范陽王高紹義，文宣的第三個兒子。起初封爲廣陽王，後封爲范陽王。歷任侍中、清都尹。喜歡和衆小人一同飲酒，擅自設置太監，打死博

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爲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便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太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爲其報仇。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爲天贊己。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爲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迴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渤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

士任方榮。武成曾經用棍棒打了他二百下，送交昭信后，昭信后又用棍棒打了一百下。等到後主逃奔鄴城，任命高紹義爲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攻克并州，任命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這個地方是齊國的重鎮，很多勇士聚集到這裏。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人圖謀抓住封輔相，在瀛州迎接任城王。事情不能成功，便迎接高紹義。高紹義到了馬邑。封輔相及其部屬韓阿各奴等幾十人都是齊國的叛臣，從肆州以北的邊防城堡二百八十多個全都跟從封輔相，等高紹義一來，全都反叛。高紹義和靈州刺史袁洪猛帶領軍隊向南出發，想奪取并州，到了新興而肆州已被周國把守。前隊的二儀同帶領部下投降了周國。周國軍隊攻打顯州，活捉了刺史陸瓊，又攻陷各城。高紹義返回守衛北朔。周國將領宇文神舉的軍隊進逼馬邑，高紹義派遣杜明達抵抗，軍隊大敗。高紹義說："有一死罷了，不能投降別人。"於是投奔突厥。衆人三千家，命令他們說："想回去的人任意。"於是哭着行禮告別的有一大半。突厥他鉢可汗稱文宣是英雄天子，因高紹義雙重腳踝和文宣相似，很受喜愛敬重，凡是齊國人在北方的，全都歸屬高紹義。高寶寧在營州，上表稱皇帝的尊號，高紹義於是登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任命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聽說高寶寧得到平州，也招集各部，各自帶兵南向，說共同擁立范陽王作齊國皇帝，爲他報仇。周武帝在雲陽集結大量兵力，將要親自北伐，遇病突然崩逝。高紹義聽說後，認爲上天幫助自己。盧昌期占據范陽，也上表迎接高紹義。不久周國將領宇文神舉攻打消滅了盧昌期。這一天，高紹義剛到幽州，聽說周國總管出兵在外，想乘虛奪取薊城，排列天子的旌旗，登上燕昭王的陵墓，登高望遠，指揮軍隊。宇文神舉派遣大將軍宇文恩帶領四千人奔馳救援幽州，有一半被齊國軍隊殺掉。高紹義聽說范陽城被攻陷，穿上白衣表示哀悼，軍隊返回進入突厥。周國人向他鉢懸賞捉拿高紹義，又派賀若誼前往游說。他鉢還是不忍心，於是假裝和高紹義到南部邊境打獵，讓賀若誼捉住了他。流放到蜀地。高紹義的妃子是渤海人封孝琬的女兒，

蜀，遣妃書云："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從突厥逃了回去。高紹義在蜀地，給妃子寫信說："夷狄不講信義，把我送到這裏。"最終死在蜀中。

西河王高紹仁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西河王高紹仁，文宣的第四個兒子。天保末年，任開府儀同三司。不久薨。

隴西王高紹廉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粗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厩，閉門拒之。紹義初爲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隴西王高紹廉，文宣的第五個兒子。起初封爲長樂王，後改爲隴西王。性情粗暴，曾拔出刀追逐高紹義，高紹義跑進馬厩裏，關上門擋住他。高紹義起初任清都尹，没來得及處理事務，高紹廉先去，把囚犯全都喚出來，任意決斷遣散他們。能喝酒，一次喝幾升，最終因喝酒薨。

孝昭六王

孝昭七男：元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彦理、始平王彦德、城陽王彦基、定陽王彦康、汝陽王彦忠。

孝昭有七個兒子：元后生了樂陵王高百年，桑氏生了襄城王高亮，過繼給襄城景王作後嗣，各姬妾生了汝南王高彦理、始平王高彦德、城陽王高彦基、定陽王高彦康、汝陽王高彦忠。

樂陵王高百年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在晋陽，群臣請建中宫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僚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横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帝乃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凉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繞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遍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

樂陵王高百年，孝昭的第二個兒子。孝昭剛登皇帝位，在晋陽，大臣們請求建立中宫以及太子，皇帝謙虚没答應，都城百官又請求，於是稱太后的命令立爲皇太子。皇帝臨終前，下遺詔傳位給武成，并有親筆信，信的末尾説："百年無罪，你可以在快樂的地方安置他，不要仿效前人。"大寧年間，封爲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色的虹圍住太陽兩重，又横貫而不通達。紅色的星星出現，皇帝用一盆水接住星星的影子又蓋上，一夜後盆自己破裂。想用高百年鎮壓住它。適逢博陵人賈德胄教高百年寫字，高百年曾經寫了幾個"敕"字，賈德胄封好上奏。皇帝於是發怒，派人召高百年。高百年被召，自知不能免死，把佩帶的玉玦割下來留給妃子斛律氏。在玄都苑凉風堂見到皇帝，讓高百年書寫"敕"字，查驗和賈德胄上奏的相似。派身邊的人把高百年亂打一頓，又命令人拉着高百年繞着堂一邊走一邊打，所經過的地方血流得遍地都是，奄奄一息將要喪命，説："乞求饒命，願意給阿叔作奴

赤，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爲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尸，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内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言太原王紹德。詔以襄成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隸。”於是斬了他，扔在池子裏，池子的水都紅了，在後園親自看着把他埋了。妃子握着玉玦哀號，不肯吃東西，一個多月也死了，玉玦還在手裏，拳頭不能分開，當時年齡十四歲，他的父親斛律光親自掰她的拳頭，纔掰開。後主時，把九院改成二十七院，挖出一個小孩的尸體，紅袍金帶，一個髮髻另一個解開了，一隻脚有靴子。太監們偷偷地説，是百年太子，也有人説是太原王高紹德。下詔書讓襄成王的兒子高白澤繼承樂陵王的爵位。齊國滅亡，進入關内，遷徙到蜀地死去。

汝南王高彦理

汝南王彦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宫，故得不死。隋開皇中，卒并州刺史。

汝南王高彦理，武平初年封爲王，官位開府、清都尹。齊國滅亡，進入關内，依隨舊例授予儀同大將軍，封爲縣子。女兒進入太子宫，故能够不死。隋代開皇年間，死在并州刺史任上。

始平王高彦德　城陽王高彦基　定陽王高彦康　汝陽王高彦忠

始平王彦德、城陽王彦基、定陽王彦康、汝陽王彦忠與汝南同受封，并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始平王高彦德、城陽王高彦基、定陽王高彦康、汝陽王高彦忠和汝南王同時受封，并加授儀同三司，後來的事迹闕失。

武成十二王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陽王綽，後宫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幾、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陽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武成有十三個兒子：胡皇后生了後主以及琅邪王高儼，李夫人生了南陽王高綽，後宫姬妾生了齊安王高廓、北平王高貞、高平王高仁英、淮南王高仁光、西河王高仁幾、樂平王高仁邕、潁川王高仁儉、安樂王高仁雅、丹陽王高仁直、東海王高仁謙。

南陽王高綽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爲第二，初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别爲漢陽置後。

南陽王高綽，字仁通，武成的大兒子。在五月五日辰時出生，到午時，後主纔生下來。武成因高綽的母親不是正妻，所以貶爲第二，起初名叫融，字君明，過繼給漢陽王作後嗣。河清三年，改封南陽王，另外給漢陽王安排後嗣。

綽始十餘歲，留守晋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欻然斫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爲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使踞爲獸

高綽開始在十多歲時，留守晋陽。喜愛波斯狗，尉破胡規勸他，他突然砍死幾隻狗，散亂地倒在地上，尉破胡驚嚇地逃走，不敢再説。後來任司徒、冀州刺史，喜歡裸露人的身體，讓人蹲

狀，縱犬噬而食之。左轉定州，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游獵無度，姿情強暴，云學文宣伯爲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蝎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蝎一斗，比曉得三二升，置諸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爲後主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間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扼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齊亡，妃鄭氏爲周武帝所幸，請葬綽。敕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坐着成野獸的樣子，放出狗撕咬吃人的肉。轉任定州，汲取井水作後池，在樓上用彈弓彈人。喜歡換裝出行，游賞打獵没有節制，任意施行强暴，說是學文宣伯伯的爲人。有個婦女抱着孩子走在路上，看到高綽跑着躲進草叢裏，高綽搶去她的孩子喂波斯狗。婦女號哭，高綽發怒，又放狗要它們吃這個婦女，狗不吃，塗上孩子的血，就吃了。後主聽說了這事，下詔書鎖住高綽去皇帝所在的地方。到了後又原諒了他，問在州裏幹什麼最快樂。回答說："多取些蝎子將蛆混在一起，看了極爲快樂。"後主當夜就索要蝎子一斗，等到天亮得到二三升，放在浴斛裏，要人光着身子躺在斛裏，號叫轉動。皇帝和高綽臨近觀看，高興得大笑不止，對高綽說："這樣快樂的事，爲什麼不早些乘驛馬奏上。"高綽因此很受後主寵愛，授任大將軍，早晚一同嬉戲。韓長鸞離間他們，任命爲齊州刺史。將要出發，韓長鸞命令高綽的親信誣告他謀反，上奏說："這是觸犯國法，不能赦免。"後主不忍心處决他示衆，派受寵的胡人何猥薩在後園和高綽相撲，掐死了他。埋在興聖佛寺。過了四百多天纔將尸體裹好裝入棺材，臉色毛髮都像活着的一樣，俗話說五月五日出生的人頭不會腐爛。高綽兄弟都稱呼父親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妻子爲妹妹。齊國滅亡，妃子鄭氏受到周武帝的寵愛，請求安葬高綽。詔令主管部門葬在永平陵北。

琅邪王高儼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録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絶，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初從北宫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

琅邪王高儼，字仁威，武成的第三個兒子。起初封爲東平王，授任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升任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録尚書事、大司馬。魏國舊的制度，中丞出行，清理道路，和皇太子分路走，王公都遠遠地停住車，卸去牛，把軛放在地上，以等待中丞過去，他們有的延遲或違規，就用紅色的棒子打他們。自從定都鄴城後，這種儀式逐漸消失，武成想突出地寵信高儼，就讓他一切依照舊的制度。起初從北宫出來，帶上宫中官員，凡是京畿的步兵騎兵，領軍的官屬，宫中官員威武的儀仗，司徒隨從的儀仗隊，無不具備。

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爲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光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常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常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别，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爲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冰早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爲不足。儼常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懦，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有廢立意。

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

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每日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疆説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

皇帝和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支起帳幕，隔着青紗步障觀看。派顯貴的宦官快馬奔到儀仗那裏，不能進入，自稱是奉行詔令，紅棒應聲打碎了他的馬鞍，馬受驚人掉在地上。皇帝大笑，認爲好。又詔令停車，傳話傳了很久，觀看的人擠滿了京城。高儼一直在宮中，坐在含光殿上處理事務，各叔父都向他行禮。皇帝到并州，高儼經常留守，每次送皇帝出行，或者在半路，或者到晉陽，纔回來。王師羅經常跟隨皇帝，晚到了，武成想治他的罪，王師羅説："臣和第三子告别，留戀不捨不知不覺晚了。"武成思念高儼，爲此流下了眼淚，放了王師羅不再問罪。高儼的器具衣服玩物飾品，都和後主一樣，所需要的都由官府供給。在南宮曾看到新冰的早熟李子，回來，發怒説："尊兄已經有了，我爲什麽没有！"從此，後主先得新奇的東西，所屬官以及工匠定會遭受懲罰。太上、胡后還認爲不够。高儼曾經患喉病，讓醫生針灸治療，睁着眼睛眨也不眨。又對皇帝説："阿兄懦弱，怎麽能帶領身邊的人？"皇帝經常稱贊説："這是個聰明的兒子，會有所成就。"認爲後主不好，有廢掉另立的念頭。

武成崩逝，改封爲琅邪王。高儼因和士開、駱提婆等人恣意奢侈，大修住宅，心裏很不平，曾經對他們説："你們修造宅第早就該完工了，怎麽拖延了這麽久？"兩人私下説："琅邪王的眼睛神采奕奕，幾步以外向人射去，以前和他相對一會兒，不覺汗出，天子面前陳奏事宜還不這樣。"因此忌恨他。

武平二年，讓高儼出來住在北宮，五天一上朝，不再能每天見到太后。四月，下詔令授任太保，其餘官職都被解除，仍然帶上宮中官員，都督京畿。因北城有武器庫，想把高儼移到城外，然後奪取他的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和高儼身邊的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疆向高儼游説説："殿下被疏遠，正是由於和士開挑撥離間，怎麽可以出北宮進入老百姓的人群中。"高儼對侍中馮子琮説："和士開罪惡深重，我想殺了他。"馮子琮心裏想廢掉皇帝而立高儼，於是贊成這件事。高儼就命令王子宜上表彈劾和士開的罪狀，

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厙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

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遥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着孫鳳珍宅上，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入見。"姊姊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栗。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疆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疆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彦，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為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遥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强

請求交給宫内追究。馮子琮把奏章摻雜在其他文書裏上奏，後主没有察覺就批准了。高儼欺騙領軍厙狄伏連説："奉詔書命令領軍逮捕和士開。"厙狄伏連詢問馮子琮，并請求再上奏。馮子琮説："琅邪王接受詔令，何必再奏。"厙狄伏連相信了他，埋伏五十個人在神獸門外，清晨，捉住了和士開送到御史臺。高儼派馮永洛在御史臺殺了他。

高儼的黨徒本意衹是殺掉和士開，到這時，於是逼迫高儼説："事已如此，不能中途停止。"高儼就率領京畿軍士三千多人駐扎在千秋門。皇帝派劉桃枝帶領禁兵八十人召高儼。劉桃枝遠遠行禮，高儼命令反綁起來將要斬殺他，禁兵散開逃走。皇帝又派馮子琮召高儼，高儼推辭説："和士開以前確實應該死一萬次，圖謀廢掉皇帝，剃掉家家的頭髮讓她作尼姑，所以聚集兵馬打算居留在孫鳳珍的住宅，臣爲此假藉詔令殺了他。尊兄如果想殺了臣，不敢逃避罪責，如果放了臣，希望派姊姊來迎接臣，臣立即進宫見面。"姊姊就是陸令萱，高儼想誘出來殺掉她。陸令萱拿着刀在皇帝背後，聽到後渾身顫抖。又派韓長鸞召高儼，高儼將要進宫，劉辟疆拉住衣服規勸道："如果不殺駱提婆母子，殿下憑什麽能够進宫。"廣寧、安德二王剛從西邊來，想幫助促成這件事，説："爲什麽不進去？"劉辟疆説："人少。"安德王回頭看了大家一眼説："孝昭帝殺掉楊遵彦，衹有八十個人，現在有幾千人，爲什麽説人少？"後主哭着告訴太后説："有緣再見到家家，無緣就永别了。"於是急忙召來斛律光，高儼也召他。斛律光聽説殺了和士開，拍掌大笑説："龍子做事，自然不像平常人。"進宫在永巷見到後主。皇帝率領值宿警衛步兵騎兵四百人，發給鎧甲準備出來迎戰。斛律光説："小孩子們舞弄兵器，和他們一交手就會亂。俗諺説'奴見主心死'，皇帝應該親自到千秋門，琅邪王一定不敢動。"皮景和也認爲是這樣，後主聽從了他們。斛律光徒步走在路上，派人出來説："皇帝來了。"高儼的黨徒嚇得四散而逃。皇帝在橋上停住馬，遠遠地呼喚他，高儼還是站着不走近。

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疆、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勳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彦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

斛律光就對他説：“天子的弟弟殺一個人，有什麽可怕的。”拉着他的手，强行帶着走過來。請求皇帝説：“琅邪王年少，腦滿腸肥，輕舉妄動，長大後自然不再這樣，希望寬恕他的罪。”皇帝拔出高儼佩帶的刀用刀頭上的環亂打一氣，絞住他的頭髮，好久纔放開他。在後園拘捕了厙狄伏連以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疆、都督翟顯貴，皇帝親自用箭射他們然後把他們斬了，全都支解身體，暴尸街頭。文武官員想全都殺掉。斛律光因爲都是功臣權貴的子弟，擔心人心不安，趙彦深也説《春秋》責怪元帥的道理，於是懲罰他們各有差别。高儼没有受到懲罰，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建造的，高儼打算修繕這座塔。巫師説：“如果動這佛塔，北城失去主人。”高儼不聽從，掘開到第二級，得到長數丈的白蛇，盤繞一下就不見了，幾十天後高儼失敗。

自是太后處儼於宫内，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説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决，以食輿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鴆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晋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出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唤，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袂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宫，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不脱靴，裹以席，埋於室内。帝使啓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

從此太后把高儼留在宫内，食物一定自己先嘗一嘗。陸令萱游説皇帝説：“人們説琅邪王聰明勇武，當今没有第二個，觀察他的相貌儀表，大概不是作人臣的。自從擅自殺戮以來，常常懷着恐懼，應該早點定下計策。”何洪珍和和士開一向關係很好，也請求殺掉他。没有决斷，用裝食物的箱子秘密迎來祖珽詢問他，祖珽説周公殺掉管叔，季友毒死慶父，皇帝采納了他的話。因高儼到晋陽，派右衛大將軍趙元侃引誘抓住高儼。趙元侃説：“臣以前事奉先帝，天天看到先帝寵愛王，現在寧願去死，也不能這樣做。”皇帝調出趙元侃任豫州刺史。九月下旬，皇帝告訴太后説：“明天早上打算和仁威出去打獵，必須早出去早回來。”這夜四更，皇帝召高儼，高儼感到懷疑。陸令萱説：“兄兄召唤，你爲什麽不去。”高儼出來到永巷，劉桃枝反過來抓住他的手，高儼呼喊道：“乞求見家家、尊兄！”劉桃枝用袖子塞住他的口，把衣袍反過來蒙住頭背出去，到了大明宫，鼻血流得滿臉都是，立刻殺死了他，當時年紀十四歲。不脱掉靴子，用席子裹住，埋在室内。皇帝派人告訴太后，太后前去哭了十幾聲，就擁着她進入殿内。第二年三月，埋葬在鄴城西面，贈給謚號稱楚恭哀帝，以安慰太

后。有死後纔出生的四個兒子，出生幾個月都囚禁而死。將平陽王高淹的孫子高世俊作爲後嗣。

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居宣則宮。齊亡，乃嫁焉。

高儼的妃子，是李祖欽的女兒，進升爲楚帝后，住在宣則宮。齊國滅亡，就改嫁了。

齊安王高廓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齊安王高廓，字仁弘，武成的第四個兒子。性格就像年高有德的人，没有過失行爲。官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高貞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沉審寬恕。帝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録尚書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北平王高貞，字仁堅，武成的第五個兒子。沉穩明察寬厚待人。皇帝常説："這兒子有我的風範。"官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録尚書事。皇帝出行，留下統領官署事務。過了多年，後主因高貞長大，漸漸對他有了猜忌之心。高阿那肱接受旨意，命令馮士幹彈劾高貞把他關進監獄，剥奪了他保留後嗣的權力。

高平王高仁英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

高平王高仁英，武成的第六個兒子。一舉一動情緒飽滿氣度不凡，精神不受約束。官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高仁光　西河王高仁幾　樂平王高仁邕　潁川王高仁儉　安樂王高仁雅　丹陽王高仁直　東海王高仁謙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且暴，位清都尹。次西河王仁幾，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喑疾；次丹陽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尋後主窮蹙，以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爲膠州，仁直爲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喑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琮、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淮南王高仁光，武成的第七個兒子。性情急躁而且凶暴，官位清都尹。其次西河王高仁幾，生下來没有骨頭，不能自己支撑身體；其次樂平王高仁邕；其次潁川王高仁儉；其次安樂王高仁雅，從小有啞病；其次丹陽王高仁直；其次東海王高仁謙。都養在北宮。琅邪王死後，各王恪守禁令更加苛刻。武平末年，高仁邕以下開始能够出外，供給微薄，得到的够用罷了。不久後主困迫，任命高廓爲光州刺史，高貞爲青州刺史，高仁英爲冀州刺史，高仁儉爲膠州刺史，高仁直爲濟州刺史。自高廓以下，大多和後主死在長安。高仁英因癲狂，高仁雅因啞病，免去一死，都遷徙到蜀地。隋代開皇年間，追回高仁英，詔令和蕭琮、陳叔寶操持自己本宗族的祭祀。不久死去。

後主五男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買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齊滅，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

後主的五個兒子：穆皇后生了幼主，各姬妾生了東平王高恪，其次高善德，其次高買德，其次高質錢。胡太后將高恪作爲琅邪王的後嗣，不久夭折。齊國滅亡，周武帝將任城王以下大小三十個王帶回長安，都有封爵。後來没被殺的分散發配到西部，都死在邊遠的地方。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覆敗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翦，以至土崩，可爲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匿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群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宫，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説。武成殘忍奸穢，事極人倫。太原迹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效前人”之言，可爲傷嘆，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剿絶，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論曰：文襄的兒子們，都有剛直的骨氣，雖然禮樂教化的措施，比漢代河間獻王劉德、東平憲王劉蒼有不足，然而作戰的技能和英武的姿態，大多能勝任抵禦外來的侵侮。即使咸陽賜給寶劍，傾覆滅亡仍有徵兆，如果讓蘭陵王獲得保全，就不可預測了，可是終究被誅殺剪除，以至土崩瓦解，可爲此嘆息啊。安德王因時局艱難君主昏昧，隱匿形迹斂藏光彩，等到在平陽的陣地上，奮發他的忠誠勇敢，大概因面臨艱難看到危急，於家於國大義影響深遠。德昌登臨帝位，事情是群情所迫，結果是導致失敗，無處投靠。廣寧王請求拿出後宫的宫女珍寶，竟然不能達到願望，不是高孝珩言辭的表達比不上李同，自是後主的見識離平原君已經很遠。一存一亡事情不同，怎麽可以同日而語。武成殘忍淫穢，在人倫關係上達到了極點。太原王看到形迹反常心生猜嫌，情理上不是挑釁叛道，災禍起於昭信宫，於是遭受酷刑，可嘆啊！想要求得長生，是没有過的。因孝昭有恩的詔令，希望可以慶幸流傳後嗣，高百年的慘狀，大概濟南王的死是起因。他説“不要仿效前人”的話，可爲此感傷嘆息，各自愛自己的兒子，難道就是這樣嗎？琅邪王雖然没有老師指導的資質，但早就聽到過氣節風尚。和士開淫亂，經歷了很多年，一時間殺滅，朝野相聚慶賀，因爲這被殺，實在令人痛惜。然而擅自殺戮的禍端，或許不能避免，贈給帝位謚號稱恭，糾正偏差做得過了分，觀察過失可知道仁德，不也和這不一樣嗎？

北齊書卷十三

列傳第五

趙郡王琛（子）叡　清河王岳（子）勱

趙郡王高琛

趙郡王琛，字永寶，高祖之弟也。少時便弓馬，有志氣。高祖既匡天下，中興初，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既居禁衛，恭勤慎密，率先左右。太昌初，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封南趙郡公，食邑五千户。尋拜驃騎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永熙二年，除使持節、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琛推誠撫納，拔用人士，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高祖將謀内討，以晋陽根本，召琛留掌後事，以爲并、肆、汾大行臺僕射，領六州九酋長大都督，其相府政事琛悉决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高祖後庭，高祖責罰之，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幽殷并肆雲朔十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平。天統三年，又贈假黄鉞、左丞相、太師、録尚書事、冀州刺史，進爵爲王，配饗高祖廟庭。子叡嗣。

趙郡王高琛，字永寶，是高祖的弟弟。少年有志氣，嫻熟騎馬射箭。高祖入朝主持大政以後，中興初年，拜任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既已身居朝廷禁衛要職，他便恭勤縝密兢兢業業地幹，事事都走在前面。太昌初年，拜任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封南趙郡公，食邑五千户。不久又拜任驃騎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永熙二年，拜任使持節、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高琛能以誠心撫納士衆，注重選拔人才，很有名聲。及至斛斯椿等人製造内部動亂，高祖準備發兵征討，因爲晋陽是根本所在，便召請高琛留守，掌管後方大政，拜任并、肆、汾大行臺僕射，兼六州九酋長大都督，凡相府政事一切由高琛决定。天平年間，任御史中尉，在職嚴肅法紀，參劾不法官吏毫不容情，朝裏朝外政風爲之一清。不久，他在高祖私宅行爲不軌，高祖嚴厲責罰他，被杖擊而死，當時二十三歲。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幽殷并肆雲朔十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太尉、尚書令，謚號爲貞平。天統三年，又追贈假黄鉞、左丞相、太師、録尚書事、冀州刺史，進爲王爵，并陪祭於高祖之廟。其子高叡嗣爵。

高叡

叡小名須拔，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爲高祖所愛，養於宫中，令

高叡乳名須拔，生下一個月就失去父親，長得聰明伶俐十分可愛，特别受到高祖的喜愛，收

游娘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叡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叡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爲怪，疑其感疾，欲命醫看之。叡對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宮與叡相見，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爲休務一日。叡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十歲喪母，高祖親送叡至領軍府，爲叡發喪，舉聲殞絶，哀感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明婁皇后殷勤敦譬，方漸順旨。居喪盡禮，持佛像長齋，至于骨立，杖而後起。高祖令常山王共卧起，日夜説喻之。并敕左右不聽進水，雖絶清漱，午後輒不肯食。由是高祖食必唤叡同案。其見愍惜如此。高祖崩，哭泣嘔血。及壯，將爲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謂之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樂?"叡對曰："自痛孤遺，常深膝下之慕，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爲之惘默。勵己勤學，常夜久方罷。武定末，除太子庶子。顯祖受禪，進封爵爲趙郡王，邑一千二百户，遷散騎常侍。

養在宮中，讓游娘當他的乳母，視同自己的兒子。東魏興和年間，襲爵爲南趙郡公。長到四歲，還不認識母親，他母親是魏華陽公主。有個姓鄭的女人，是他母親的姨表姊妹的女兒，跟他開玩笑説："你是我姨生的兒子，怎麽反倒跟游氏親近呢?"高叡因而打聽自己的出身，從此心情悶悶不樂。高祖十分奇怪，以爲他生了什麽病，想讓醫生來看看，高叡回答説："孩兒没有什麽病痛，衹是聽説有位生母，就想着要見她一面。"高祖吃驚地問道："誰跟你説的?"他就把情況説了。高祖便下令讓元夫人來宮中和兒子見面，高叡向前跪拜，母子抱頭痛哭，高祖也感到十分悲傷，對平秦王説："這孩兒天生的十分孝順，我親生兒子没有一個比得上的。"爲此而一天没有上朝議事。高叡初讀《孝經》，讀到"資於事父"一句時，便淚水直流。十歲上死了母親，高祖親自送他到領軍府，幫他發喪，他哭聲哀絶，感動了在場的人，連着三天不吃不喝。高祖和武明皇后婁氏殷勤開導他，這纔慢慢地順從了旨意。他居喪完全符合禮儀，禮拜佛像吃長齋，以致瘦得如乾柴，拄上拐杖纔能起身。高祖讓常山王和他住在一起，日夜開導他。他又吩咐左右不讓進水，雖然斷絶了清漱，午後便不肯進餐。於是高祖每到吃飯時必呼他同桌。他受到高祖憐愛到了這個程度。高祖去世時，他哭得吐血。及至長大後，準備給他娶妻，他却面有憂色，世宗問他説："我給你娶鄭述祖的女兒，這家門閥地位很高，你有什麽不稱心的，這麽愁眉苦臉?"他回答："我自痛自幼失去父母，十分羨慕孩子在父母膝下的快樂，而今自己都要議婚論娶了，想來能不揪心麽?"話没説完，便泣不成聲了。世宗也因而沉默了。他勵己勤學，常深夜不休息。武定末年，拜任爲太子庶子。齊顯祖接受禪讓登基建國，他受封爲趙郡王，食邑一千二百户，遷任散騎常侍。

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二年，出爲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叡留心庶事，糾摘奸非，勸課

高叡身高七尺，相貌儀表很是出衆，對於官吏職務也十分清楚熟悉，而且有知人善任之明。天保二年，外放任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當時他十七歲。他留心各種民間事務，

農桑，接禮民俊，所部大治，稱爲良牧。三年，加儀同三司。六年，詔叡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六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歲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輿冰，倍道追送。正值日中停軍，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冰者至，咸謂得冰一時之要。叡乃對之嘆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温水，吾以何義，獨進寒冰，非追名古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悦，遐邇稱嘆。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羸弱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饑病，多致僵殞。叡於是親帥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營伍，督帥監領，强弱相持，遇善水草，即爲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三四焉。

糾察揭發邪惡不法，獎勵督促農桑，而且接待各方人才，治下政風很好，被譽爲稱職的地方大吏。天保三年，加官儀同三司。六年，朝廷命他領山東兵數萬監修長城。當時正是盛夏六月，他在途中撤了傘蓋，親身與士卒同甘苦。而定州本來就有冰窖，每年藏冰。定州長史宋欽道見他這樣冒着暑熱幹活，便派人用車子載上冰一程程地追送前來。正當中午停止行軍，酷熱難當，人們都熱得受不了，而送冰的人正好趕到，大家都説得到冰正是最需要的時候。高叡對着冰塊嘆息説："三軍將士都喝熱水，我憑什麼單獨要享用寒冰呢？倒不是要追求古代名將的風範，實在是於心不忍啊！"以致冰都融化了，他也没嘗一口。全軍感動，遠近稱頌。在這以前，服勞役的人完成任務後，任隨他們各自回家。年輕力壯的便都自己先走了，疾病衰弱之人便丢在大山以北，再加上飢餓病患，差不多全死掉了。高叡便親率所屬各部，跟這些人一起返鄉，按各自鄉里編隊，安插在軍營裏，命令各級軍將監領，要求强弱相扶持，遇到水草豐茂之地，就駐扎休整，食物給養分出有餘者，供給不足者，因此而保全下來的有十分之三、四。

七年，詔以本官都督滄瀛幽安平東燕六州諸軍事、滄州刺史。八年，徵叡赴鄴，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推以西黄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叡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内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爲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鍬鍤裁下，泉源涌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車駕幸樓煩，叡朝於行宫，仍從還晋陽。時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其選，乃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叡後因侍宴，顯祖從容顧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吾用此長史何如？"演對曰："陛下垂心庶政，優賢禮物，須拔進居蟬珥之

天保七年，朝廷以他本來的官職命令他任都督滄、瀛、幽、安、平、東燕六州諸軍事，滄州刺史。八年，召他到鄴都，拜任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推以西、黄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高叡撫慰新遷軍民，有計劃地安排烽燧戍亭，内防外禦，各項守備井井有條，很受邊境軍民的歡迎。有無水之處，他禮拜祈禱後掘井，鍬鍤下去，水泉涌出，至今人們還呼爲趙郡王泉。天保九年，皇帝巡視樓煩，高叡到行宫去朝見，并隨行回到晋陽。這時濟南王因爲是以太子身份監國，於是建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權治理國務，并一例開府，置僚佐官吏。顯祖特别重視相關人選，便任命高叡爲侍中、兼大都督府長史。後來因爲侍皇帝之宴，皇上從容地面對常山王高演等人説："歷史上有過這麼一個長史麼？我任用的這位長史怎麼樣？"高演回答説："皇上您關心朝廷政務，優待賢能，禮遇人

榮，退當委要之職，自昔以來，實未聞如此銓授。”帝曰：“吾於此亦自謂得宜。”十年，轉儀同三司。侍中、將軍、長史、王如故。尋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太子太保。

物，須拔進能够任朝廷榮位，退能够任國家要職，有史以來，從没聽説過有這麽光榮的任命呢！”皇帝説：“我對這個任命也覺得十分合適。”天保十年，轉儀同三司。侍中、將軍、長史、王等都照舊不變。不久加任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太子太保。

皇建初，行并州事。孝昭臨崩，預受顧托，奉迎世祖於鄴，以功拜尚書令，別封浮陽郡公，監太史，太子太傅，議律令。又以討北狄之功，封潁川郡公。復拜尚書令，攝大宗正卿。天統中，追贈叡父琛假黄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盛寒，叡跣步號哭，面皆破裂，嘔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録尚書事。突厥嘗侵軼至并州，帝親御戎，六軍進止皆令取叡節度。以功復封宣城郡公。攝宗正卿，進拜太尉，監議五禮。叡久典朝政，清真自守，譽望日隆，漸被疏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

皇建初年，代理并州刺史。孝昭帝臨死前，高叡參加受顧命之托，從鄴都奉迎世祖即位。因功拜任尚書令，另封浮陽郡公，監太史，太子太傅，參議國家律令。又因爲征討北狄之功而封爲潁川郡公。又拜任尚書令，兼大宗正卿。天統年間，追贈其父高琛爲假黄鉞，其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號貞昭，華陽長公主名號仍舊，有關衙署派人備禮儀到墓前拜授。當時正是隆冬嚴寒，高叡光着脚號哭，面部凍裂。他吐血數升，及至歸來，病弱得不能支撑去拜謝皇恩，皇帝親自到他府上來看望。拜任司空，兼任尚書省政務。突厥曾派兵侵擾直至并州，皇帝親征，六軍調度全交給高叡指揮。因功又封爲宣城郡公。兼任宗正卿，進升拜任太尉，主持國家五禮的修訂。他因爲長期主持朝政，一直清貞自守，聲譽名望越來越高，也就漸漸地受猜忌而被疏遠了。於是就編撰古代忠臣義士事迹，題爲《要言》，用來表明心迹。

世祖崩，葬後數日，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遥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内任。”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爲兖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數日之内，太后數以爲言。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非吾志也。况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便出。

世祖去世，葬後幾天，高叡便和馮翊王高潤、安德王高延宗以及元文遥等人啓奏後主説：“和士開這人不適合仍在宫中任職。”并入内庭奏明皇太后，於是外放和士開任兖州刺史。太后説：“士開一向受任用，等守喪百日後再説吧。”高叡嚴肅地回答説“不行”。幾天之内，太后多次發話要求留下和士開。有内庭宦官要人知道太后的心思，勸高叡説：“太后的意思已如此明白，您又何必苦苦違抗懿旨呢？”他説：“我國家事重，死也不迴避，倘若貪生怕死苟全性命，令國家陷於禍亂之中，這絶不是我所願意的。何况我親受先皇遺詔，對我的期望不輕啊。而今繼位的君主這麽年幼，怎能讓邪臣存在左右呢？不以正義自守，我有什麽臉面活在天底下！”於是又再次進言，情詞懇切。太后令人斟酒賜給他，他正

其夜，叡方寢，見一人可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門向床，以臂壓叡，良久，遂失所在。叡意甚惡之，便起坐獨嘆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爲太后所殺，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以死效之，豈容令一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横，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期年後，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謚焉。

色嚴拒説："現在討論的是國家大事，不是爲這一杯酒！"説完便氣衝衝地走了。當天夜裏，他剛躺下，見一人身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門而立，向着床用長臂壓着自己，好久時間，却不見了此人。高叡心下好不憎惡，便起坐獨自嘆息説："大丈夫命運竟然一朝走到這一步！"擔心被太后所殺。天亮後準備入朝，妻子兒女都諫止他不讓他去，他説："自古忠臣都不顧個人性命，國家存亡是大事，我應當以死力争，怎能讓一個女人把國家葬送了！再説，和士開是個什麽東西，如此縱横！我寧可死了去事奉先皇，也不忍看到國家的傾覆！"行到皇宫大殿門前，又有人提醒説："望您不要進去，擔心會有變故！"高叡説："我上不負蒼天，死也無遺憾。"入宫見太后，太后又以留下和士開相告，他更是堅持不變。出來走到永巷處，遇武士，被捕，押送華林園，在雀離佛院中，太后令劉桃枝把他活活撕殺了，當時纔三十六歲。天降三天大霧，朝野上下都爲之冤痛嘆惜。滿一年之後，纔下詔允許用王的禮儀安葬，終於没有給任何謚號。

子整信嗣。歷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好學有行檢，少年時因獵墜馬，傷腰脚，卒不能行起，終於長安。琛同母弟惠寶早亡，元象初，贈侍中、尚書令、都督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天統三年，重贈十州都督，封陳留王，謚曰文恭，以清河王岳第十子敬文嗣。

兒子高整信襲王爵。歷任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此人好學有好的人品，少年時因打獵墜馬，傷了腰腿，始終不能起立行走，後來死於長安。高琛的同母弟高惠寶早年死去，在元象初年，贈予侍中、尚書令、都督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天統三年，又重贈十州都督，封爲陳留王，謚號爲文恭，以清河王高岳的第十子高敬文爲後嗣襲爵。

清河王高岳

清河王岳，字洪略，高祖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魏朝贈太尉，謚孝宣公。岳幼時孤貧，人未之知也，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沈深有器量。初岳家于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于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即移高祖於别室，如前所見。怪其神異，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稱'飛

清河王高岳，字洪略，是高祖的叔伯兄弟。其父高翻，字飛雀，魏朝贈予太尉名號，謚爲孝宣公。高岳幼時孤貧，不爲社會所知；長大後爲人敦厚正直，神情沉穩，有治政的才能。起先他家住在洛陽，高祖每次奉命出使洛陽時，必住在他家。其母山氏，有一次夜裏起來，見高祖室中有光，悄悄地前去察看，并無燈燭，就把高祖移居於别室，又如前所見，便怪其神異，就到占卜的人那兒去算命，占得《乾》卦變到《大有》卦，卜者説："大吉大利，《易經》上説'飛龍在

龍在天'，大人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山氏歸報高祖。後高祖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間行從之，共圖大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

中興初，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領武衛將軍。高祖與四胡戰于韓陵，高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横衝賊陣，高祖方得回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右光禄大夫，仍領武衛。太昌初，除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領左右衛，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户。母山氏，封爲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時尒朱兆猶據并州，高祖將討之，令岳留鎮京師，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爲僚屬，論者以爲美。尋都監典書，復爲侍學，除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詣京畿。時高祖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元象二年，遭母憂去職。岳性至孝，盡力色養，母若有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哀毁骨立。高祖深以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任。二年，除兼領軍將軍。興和初，世宗入總朝政，岳出爲使持節、都督、冀州刺史，侍中、驃騎、開府儀同如故。三年，轉青州刺史。岳任權日久，素爲朝野畏服，及爲二藩，百姓望風讋憚。武定元年，除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得綏邊之稱。時岳遇患，高祖令還并治療，疾瘳，復令赴職。

及高祖崩，侯景叛，世宗徵岳還并，共圖取景之計。而梁武帝乘間遣

天'，大人的造化呀，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山氏回家就告訴了高祖。後來高祖在信都起兵，山氏一聽到這消息便高興地對兒子高岳説："紅光滿屋的吉祥要應驗了，你可走小道去追隨於他，共謀大計。"高岳便到了信都，高祖見了他特别高興。

北魏中興初年，高岳拜任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領武衛將軍。高祖與四胡戰於韓陵，高祖統領中軍，高昂統領左軍，高岳統領右軍。中軍戰敗，對方乘勢壓來，高岳舉起大旗高呼猛進，横衝敵軍，高祖這纔得以回師反擊，裏外夾攻，於是大破敵軍。因戰功拜任爲衛將軍、右光禄大夫，仍領武衛將軍銜。太昌初年，拜任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領左右衛，封爲清河郡公，食邑兩千户。其母山氏，封爲郡君，授女侍中名號，入侍皇后。這時尒朱兆還占有着并州，高祖準備攻討他，便命高岳留守京師，升遷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拜任侍中、六州軍事都督，不久又加開府。高岳招聘賢能，引爲僚屬，議論的人以爲美談。不久又都監典書，又爲侍學，拜任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不久又拜任京畿大都督，原六州事皆到京師辦理。當時高祖統領晉陽軍政，高岳和侍中孫騰等在朝中輔政。元象二年，母親去世，高岳守喪在家。他秉性至孝，盡心奉養母親，母若有病，他便衣不解帶，及母病故，他哀傷過度瘦得皮包骨。高祖十分擔心他的健康，不斷派人慰問他。不久便讓他復職。二年，兼任領軍將軍。興和初年，世宗入朝總理朝政，高岳便出任使持節、都督、冀州刺史，其侍中、驃騎將軍及開府儀同等仍舊。元象三年，轉任青州刺史。高岳當權日久，平素就爲朝野所畏服，及至做了二地的藩臣，百姓望風畏懼。武定元年，拜任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頗獲善於安邊之譽。當時他生了病，高祖讓他回并州治療，病愈後讓他復職上任。

及至高祖去世，侯景叛國，世宗徵召高岳回到并州共商滅侯景大計。而此時梁武帝却乘機派

其貞陽侯明率衆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爲掎角聲援。岳總帥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等擊明，大破之，臨陣擒明及其大將胡貴孫，自餘俘馘數萬。景乃擁衆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回軍追討，又破之，景單騎逃竄。六年，以功除侍中、太尉，餘如故，别封新昌縣子。又拜使持節、河南總管、大都督，統慕容紹宗、劉豐等討王思政於長社。思政嬰城自守，岳等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爲思政所獲，關西出兵援思政，岳内外防禦，甚有謀算。城不没者三板。會世宗親臨，數日城下，獲思政等。以功别封真定縣男，世宗以爲己功，故賞典弗弘也。

世宗崩，顯祖出撫晋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司州牧。五年，加太保。梁蕭繹爲周軍所逼，遣使告急，且請援。冬，詔岳爲西南道大行臺，都統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六年正月，師次義陽，遇荆州陷，因略地南至郢州，獲梁州刺史司徒陸法和，仍剋郢州。岳先送法和於京師，遣儀同慕容儼據郢城。朝廷知江陵陷，詔岳旋師。

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并有功績，威名彌重。而性華侈，尤悦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皆不及也。初，高歸彦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彦内銜之而未嘗出口。及歸彦爲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己，更倚賴之。歸彦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彦奏帝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宫，制爲永巷，但唯無闕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疏岳。仍屬顯祖

其貞陽侯蕭淵明率衆在寒山地方，壅塞泗水倒灌彭城，與侯景相呼應。高岳率領諸軍南下，和行臺慕容紹宗等一起攻打蕭淵明，大破敵軍，臨陣俘獲蕭淵明及其大將胡貴孫，其餘斬獲將士數萬人。侯景則擁衆在渦陽和左衛將軍劉豐等相對峙。高岳回師追討，又破其軍，侯景單騎逃竄。六年，因功拜任侍中、太尉，其他照舊，另封爲新昌縣子。又拜任使持節、河南總管、大都督，統領慕容紹宗、劉豐等部討伐王思政於長社。王思政在長社閉城固守，高岳等便引洧水灌城。慕容紹宗、劉豐被王思政所俘，西魏又出兵來策應王思政，高岳内外防禦，很有謀算。長社城衹差三層板高就被淹没了，正好世宗親臨城下，不幾天攻下城池，俘獲王思政。以功别封爲真定縣男。世宗認爲這次戰勝是他親征的功勞，所以賞賜得不多。

東魏世宗去世，顯祖出京安撫到了晋陽，命令高岳以本官兼任尚書左僕射，留鎮京師。北齊天保初年，進封爲清河郡王，不久拜任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司州牧。天保五年，加太保銜。梁元帝蕭繹被北周大軍所逼，遣使求援。冬季，下令高岳爲西南道大行臺，都統司徒潘相樂等部前往江陵救援。天保六年正月，大軍進駐義陽，當時荆州被攻陷，高岳便順便南下掠地直至郢州界，抓獲了梁的州刺史司徒陸法和，又攻克了郢州。高岳先送陸法和到京師，遣儀同慕容儼據守郢城。朝廷知江陵已陷落，下詔讓高岳班師回朝。

高岳自從出師征討於寒山、長社及兵下隨、陸等地，到處建立功業，威名日見加重。而他爲人好奢華，特别醉心於酒色，歌妓舞女，陳鼎而食，擊鐘而歌，諸王都比不上他。當初，高歸彦自幼喪父，高祖令高岳撫養，高岳輕視他是個小孩兒，待他很淡薄。歸彦内心記恨但從没説出口。及至高歸彦成了領軍，很受寵信，高岳以爲他會感激自己，倒更加依賴歸彦。歸彦秘密地奏報他的缺點。高岳在京城南面修建私宅，在大廳之後開了個長巷。歸彦向皇上奏報説："清河王造宅，竟越制仿照皇宫規模，修造永巷，衹是没

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喚之至宅，由其姊也。帝懸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爲奸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不用，非奸也。"帝益怒。六年十一月，使高歸彥就宅切責之。岳憂悸不知所爲，數日而薨，故時論紛然，以爲賜鴆也。朝野嘆惜之。時年四十四。詔大鴻臚監護喪事，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趙幽濟七州諸軍、太宰、太傅、定州刺史，假黃鉞，給輼輬車，賵物二千段，謚曰昭武。

有建高闕而已。"顯祖聽後十分討厭高岳，漸漸地疏遠了他。正在這當口，顯祖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高岳在這之前曾喚其入宅，是由其姊帶進的。顯祖把薛氏之姊吊起來鋸殺了，責備高岳强奸民女。高岳回答說："臣下我本來是想娶她的，嫌這女子太輕薄不中用，不是强奸她。"皇帝一聽更加發怒了。六年十一月，指派高歸彥到清河王府上嚴厲譴責他，高岳憂憤驚悸不知如何是好，不幾天就死了，所以社會上紛紛傳說是賜了鴆酒纔死的。朝野上下都爲之嘆惜，這時他纔四十四歲。下詔大鴻臚監護喪事，贈給他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趙幽濟七州諸軍、太宰、太傅、定州刺史，假黃鉞，給輼輬車，賜喪賵雜帛兩千段，謚號爲昭武。

初岳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私兵，并畜戎器，儲甲千餘領。世宗之末，岳以四海無事，表求納之。世宗敦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文宣之世，亦頻請納，又固不許。及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于武庫，至此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世宗廟庭。後歸彥反，世祖知其前譖，曰："清河忠烈，盡力皇家，而歸彥毀之，間吾骨肉。"籍没歸彥，以良賤百口賜岳家。後又思岳之功，重贈太師、太保，餘如故。子勱嗣。

起初，高岳與高祖共同經營天下，家中蓄有私兵，并藏有兵器，儲盔甲千餘領。世宗末年，高岳以四海無事爲由，請將私兵交給國家。世宗爲敦睦至親宗族的關係，推心置腹相互信任，説道："叔父您是皇家至親，維護社稷是您的本分，您所有的甲兵，本來也是爲國所用的，叔父有什麽疑慮而要交出來呢?"文宣帝時，又多次上表要交納，又總是不批准。及至將死之前，留下表章謝恩，再次表示上交私兵及武器，到安葬完畢，纔批准了。皇建年間，使其牌位配享於世宗之廟。後來高歸彥反叛，世祖知其先前所進的讒言，説："清河王忠烈之士，盡心於皇家大業，而歸彥却讒毀他，離間我骨肉。"於是抄没歸彥家産，以其家良賤百口賜給高岳家爲奴。後又追思高岳的功勛，重新贈予他太師、太保名號，其餘照舊。其子高勱嗣其爵位。

高勱

勱，字敬德，夙智早成，爲顯祖所愛。年七歲，遣侍皇太子。後除青州刺史，拜日，顯祖戒之曰："叔父前牧青州，甚有遺惠，故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心，無墜聲績。"勱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短，懼忝先政。"帝曰："汝既能有此言，吾不慮也。"尋追授武衛將軍、

高勱，字敬德，自幼聰穎，少年老成，很受顯祖喜愛。年七歲，就讓他侍奉皇太子，後來拜任爲青州刺史。任命當天，顯祖對他説："叔父當年在青州任職，遺留下很多好的政績，所以這次派你去安緝一方，要好好用心撫慰，不要毀了叔父留下的好聲譽。"高勱流淚回答説："我尚年幼，却蒙聖上如此重用提拔，雖然竭盡才力，恐怕也達不到先父的成效啊。"皇上説："你既能這

領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以清河地在畿內，改封樂安王。轉侍中、尚書右僕射，出爲朔州行臺僕射。後主晉州敗，太后從土門道還京師，敕勱統領兵馬，侍衛太后。時佞幸閹寺，猶行暴虐，民間雞豬，悉放鷹犬搏噬取之。勱收儀同三司苟子溢徇軍，欲行大戮。太后有令，然後釋之。劉文殊竊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容如此，豈不慮後生毀謗耶?"勱攘袂語文殊曰："自獻武皇帝以來，撫養士卒，委政親賢，用武行師，未有折衄。今西寇已次并州，達官多悉委叛，正坐此輩專政弄權，所以內外離心，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斬此卒，明日及誅，亦無所恨。王國家姻婭，須同疾惡，反爲此言，豈所望乎!"

樣說，我也就沒什麽好擔心的了。"不久又追授其武衛將軍、領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因清河地界在京畿範圍內，便改封他爲樂安王。轉任侍中、尚書右僕射，外放任朔州行臺僕射。後主在晉州戰敗，太后從土門道回到京師，下令高勱統領兵馬護衛太后。這時宮內佞幸宦官們仍然貪暴橫行，民間雞豬，都被他們放出鷹犬搏殺捕獲了。高勱逮捕了儀同三司苟子溢在軍中示衆，準備殺一儆百。太后有令，這纔釋放了苟子溢。劉文殊悄悄地對高勱說："苟子溢這幫人，出言就决定人的禍福，怎麽能這麽輕率對待，難道不怕他日後進讒毀謗嗎?"高勱甩開衣袖對劉文殊說："自從獻武皇帝以來，撫養士卒，親政用賢，行軍打仗，從未失敗。而今西敵深入已快到并州了，朝廷達官一個個出降叛國，就因爲這幫小人專政弄權，鬧得朝廷內外離心離德，衣冠之士各懷私心。要是而今能殺了這狗東西，我明日被害，也無所恨。大王您可是皇家的姻親貴戚，按理該一樣地疾惡如仇，反而說出這等話來，難道這是人們所期待於您的麽!"

太后還至鄴，周軍續至，人皆恟懼，無有鬥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勱因奏後主曰："今所翻叛，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貳。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即退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此亦計之上者。"後主卒不能用。齊亡入周，依例授開府。隋朝歷楊、楚、光、洮四州刺史。開皇中卒。

太后回到鄴都，北周軍隨之追來，人們都十分懼怕，一片混亂，士卒沒有鬥志，朝官紛紛出降，不分晝夜。高勱便向後主啓奏說："而今背叛的多是貴人，至於士卒，倒并沒有叛離有二心。請把五品以上官員家屬一并强制聚攏來，集中置於三臺上，進而脅迫那些官員如果打不勝，就焚了三臺。這些人顧惜妻子，肯定會死戰一場。而且朝廷大軍多次失敗，敵人輕視我們，今若背城一戰，按理定能取勝。這是目下的上策啊。"後主終於没能采納此計。北齊滅亡，高勱入周，隨例授予開府之職。隋代歷任楊、楚、光、洮四州刺史。開皇年間去世。

史臣曰：《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况於人乎。"蓋以通塞有期，污隆適道。舉世思治，則顯仁以應之；小人道長，則儉德以避之。至若負博陸之圖，處藩屏之地，而欲迷邦違難，其可得乎。趙郡以跗萼之

史臣曰：《易經》上說："天地也是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何况人呢?"總是因爲人世上順利險阻都有個定數，興衰成敗都隨着大道而消長。全社會都期待國治民安時，則大行仁道來應和天意人心；小人當道弄權時，則收斂自己以避其鋒。至若接受了托孤顧命的重任，處於屏藩皇

親，當顧命之重，高揖則宗社易危，去惡則人神俱泰。是用安夫一德，同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影響之速乎？清河屬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高下。天保不辰，易生悔咎，固不可掩其風烈，適以彰顯祖之失德云。

家的顯貴地位，而希圖逃避職責，那怎麽行呢？趙郡王以皇親血脉，處於顧命大臣的要位，拱手揖讓則國家危難，力除奸小則人神皆慶。因而他堅持報國大德，心懷安邦大志，明知踐畏途而無所顧忌，履險境而一往直前。以他這樣的一腔忠義，却終於取死於奸小之手。難道真的是道德光照四海而不遇周成王鑒人之明；難道一定會因朝中失去三賢士而殷商終歸滅亡！不然的話，北齊的傾覆滅亡怎麽來得如此之快呢？高岳生當龍虎風雲際會之期，參與創業，自致青雲，出將入相，襄成高齊大業，即使拿漢代劉賈，魏室曹洪等相比，都不足以論其高下。天保年間時運乖舛，滋生禍端，然而掩蓋不了清河王的高風亮節，適足以顯示顯祖皇帝的失德而已。

贊曰：趙郡英偉，風範凝正。天道無親，斯人斯命。赫赫清河，于以經國。末路小疵，非爲敗德。

贊曰：趙郡王英邁雄偉，一代風範正直凝重。天道無親不祐善人，竟使斯人陷於斯命！功烈赫赫的清河王，是位經邦治國的真人才。後期生活上一點小毛病，不足以損毁他光榮的一生。

北齊書卷十四

列傳第六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弟）長弼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子）元海（弟）思好　平秦王歸彥
武興王普　長樂太守靈山（嗣子）伏護

廣平公高盛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以盛爲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黄鉞，太尉、太師、録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昌王，卒於魏尹。

廣平公高盛，是高祖的遠房叔祖父，爲人寬厚，有長者的風範。高祖在信都起兵時，拜任高盛爲中軍大都督，封爲廣平郡公。歷任司徒、太尉。天平三年死在任上。贈給他假黄鉞，太尉、太師、録尚書事。無子，以其兄之子高子瑗爲嗣。天保初年，子瑗改封爲平昌王，死於魏尹任上。

陽州公高永樂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爲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徒高昂失利退。永樂守河陽南城，昂走趣城，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擒。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産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别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鷄不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監、公正爲長史、别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并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録尚書事，謚曰武昭。無子，從兄思宗以第二子孝緒爲後，襲爵。天

陽州公高永樂，是高祖的遠房侄兒。太昌初年，封爲陽州縣伯，後進爵爲陽州公。逐步升至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徒高昂失利撤退下來。當時高永樂把守河陽南城，高昂奔至城下，西魏追兵將到，永樂不肯開門，高昂就被俘了。高祖大怒，杖罰永樂二百下。後撤了他豫州刺史職，家産全無。高祖問其緣故，回答説："我以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别駕，自己受您大王的委任，斗酒隻鷄不敢入私門。"高祖便用他爲濟州刺史，仍以裴監、辛公正爲長史、别駕。對高永樂説："你不要太貪了，按道理稍稍取一點財利也不必擔心。"永樂到州上任後，裴監和辛公正規勸他他不接受，就打了報告向高祖彙報。高祖把報告加封後送給永樂看。這纔知道二人確實十分清正，一并提拔重用。永樂死在州任上。朝廷贈給他太師、太尉、録尚書事，謚號爲武昭。他無子，以堂兄高思宗之第二子高孝緒爲嗣，襲其

保初，改封脩城郡王。

爵位。天保初年，改封爲脩城郡王。

高長弼

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粗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呼爲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凶暴，横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鬥爲事。文宣并收掩付獄，天恩黨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爲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高永樂的弟弟高長弼，乳名叫阿伽。性格粗暴好武，出入城中集市，愛隨手鞭打行路之人，人們都稱他爲阿伽郎君。因爲是皇家宗室，被封爲廣武王。當時有位天恩道人，十分凶暴殘忍，横行街坊，後來入了高長弼一黨，專以打鬥爲事。文宣帝一并逮捕下獄，天恩道人一夥十餘人皆公開行刑砍了腦袋，高長弼被杖責一百下。不久拜任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己驚嚇，逃跑到突厥去了，背叛了國家，也不知死於何處。

襄樂王高顯國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王，位右衛將軍。卒。

襄樂王高顯國，高祖本家兄弟。此人没一點兒本領，衹因是皇家宗室，人也老實，就在天保元年封爲襄樂王，位至右衛將軍。去世。

上洛王高思宗　高元海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

上洛王高思宗，是高祖的侄子。爲人寬和，也能打仗。天保初年，封爲上洛郡王。歷任司空、太傅。死在任上。

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絶棄人事，志不能固，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

高思宗的兒子高元海，一步步升遷任爲散騎常侍。上表朝廷説願到深山老林中去研習佛教經典。文宣帝同意了。他便進入林慮山，在那兒兩年，不干預人事，可心志不能固守，又上書請求回京。召回後讓其復職，他便縱酒肆情，廣納小妾。又拜任領軍。他志大才小，還自認爲足智多謀。

皇建末，孝昭幸晋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爾爲皇太弟"。及踐祚，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爲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恒留濟南於鄴，除領軍厙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南王孝瑜僞獵，謀於野，暗乃歸。先是童謡云："中興寺内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鷄，蓋

皇建末年，孝昭帝去了晋陽，留武成帝在京鎮守，高元海以散騎常侍的身份留京執掌機要。當初，孝昭帝策劃殺死楊愔一夥，曾對武成帝許諾"一旦事成，就立你爲皇太弟"。及至登基後，却使武成帝在鄴城主管軍務，立兒子高百年爲皇太子，武成帝心裏很是不平。這以前，常常是留濟南王在鄴鎮守，任命領軍厙狄伏連爲幽州刺史，用斛律豐樂爲領軍，這樣來削弱武成帝的兵權。武成帝留下了伏連，却不許豐樂管事。於是又和河南王高孝瑜僞裝打獵，在野外密謀，天黑了纔返回。這以前就有童謡在傳唱："中興寺内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當時丞相府在北城，即原中興寺内。"白鳧翁"，

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打鐘"，言將被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爲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先咨元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豈我推誠之意耶?"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即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繞床徐步。夜漏未曙，武成遽出，曰："神算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求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沉靜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因逼之，答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敕，執豐樂，斬歸彥，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悦，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宫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内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

指雄鷄，就是用諧音法影射武成帝的乳名步落稽，"道人"，是濟南王的乳名。"打鐘"，是説他將被打擊。不久，太史上奏説北城有天子之氣，孝昭帝便懷疑濟南王應了這童謡和天子氣，便派平秦王高歸彥到鄴都，把濟南王接到并州。武成帝首先就向高元海徵求主意，問如何纔能保全自己。高元海説："皇太后萬福，身體健康，當今皇上十分孝順，不會做出讓太后傷心的事來，您盡可以放心，不會出問題。"武成帝説："這些應付人的話，難道合乎我跟你推心置腹徵求方略的用心麽?"高元海便請求讓他回府想一夜再説。武成帝便把他留在府中後堂。元海通宵不睡，衹是繞床踱步。天還没亮，武成帝突然來到，問："你的神機妙算想得如何了?"回答説："夜中想得三策，但恐怕不能使用。"於是講了西漢的梁孝王怕朝廷殺他不敢入關進京的故事，建議武成帝帶幾名親兵到晉陽去，先見太后請求哀憐保護，再求見皇上，請釋去兵權，到死不再干預朝政，這樣肯定能保證没事。這是上策。若不然的話，就請上書朝廷，就説自己"'威權太盛，恐怕要惹衆人誹謗猜忌'，請求外放任青州、齊州刺史，安靜自守，如此必然不會招人議論。這是中策。"武成帝又問下策是什麽，回答説："這話一出口，恐怕就犯了誅族大罪了。"武成帝逼他講出來，回答説："濟南王本是先帝親生，當今皇上假藉皇太后名義奪了位。而今召集文武百官，公布這道文件，囚禁了豐樂王，斬掉高歸彥，尊奉濟南王爲君，號令天下，以順討逆，這是萬世一時的絶好機會啊。"武成帝聽了十分興奮，又狐疑不決，終究没有采納。武成帝就又讓鄭道謙占卜一下，都説："不利於有大行動，保持安靜纔會大吉大利。"又召來曹魏祖，向他詢問國家大計，回答説："國家不久將發生大凶禍。"另外，當時有位林慮縣縣令姓潘，懂占候一套巫術，秘密地對武成帝説："皇帝不久於人世了，大王將爲天下主。"武成帝把他軟禁在府内以待應驗。又令好幾位巫師占卜，都説不須動武，自有大吉。武成帝這纔依照孝昭帝的詔書，派數百騎送濟南王去晉陽。

及孝昭崩，武成即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爲和士開所譖，被捶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反兄，幾許不義！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若爲可使？"出爲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爲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

及至孝昭帝駕崩，武成帝即位，拜任高元海爲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高元海遭和士開進讒言，被抽打了六十馬鞭。武成帝責備他說："你在鄴城那陣子，竟然叫我以弟反兄，多麽不仁不義！用鄴城的兵馬來對抗并州的兵馬，又多麽愚蠢！這種不義無智之徒怎麽用得?"外放任兗州刺史。元海的後妻是陸太姬的外甥女，所以不久又被召回任職。武平年間，與祖珽共掌朝政。高元海常將陸太姬的密語告訴祖珽。祖珽希求領軍之位，元海不同意，祖珽便將他所告的話彙報給陸太姬，陸太姬大怒，外放元海爲鄭州刺史。鄴城被困危急之時，徵召他回京任尚書令。到北周建德七年，他在鄴城謀反，被殺。

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啖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内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謀。及爲右僕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思宗弟思好。

高元海爲人幸災樂禍，但表面裝着仁慈，不飲酒吃肉。文宣帝天保末年誠信佛法，以至於宗廟祭祀不用牛羊牲畜，使先祖不血食，都是元海的主意。及至做了右僕射，又勸後主禁止屠宰牲畜，禁斷酒類買賣。但他本性并不好静，所以終致傾敗。高思宗有弟名思好。

高思好

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悦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鴉群，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

高思好原本是浩氏的兒子，高思宗收養他爲自己的兄弟，待他很薄。年輕時以善於騎射事奉文襄帝，及至文宣帝登基，拜任左衛大將軍。本名高思孝，天保五年，征討柔然，文宣帝賞識他的驍勇，說道："你攻擊敵人就像猛禽入鴉群，該思好事。"因而改名爲思好。多次升遷任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封南安王，甚得北方邊境民心。

後主時，斫胥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敖，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宫，未辨人之情僞，昵近凶狡，疏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剥削生靈，劫掠朝市。暗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宫，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絶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擎鷹於西

後主時，斫胥光弁奉使來到朔州，高思好十分恭謹地迎候他，光弁擺架子耍威風，思好懷恨在心。武平五年，便舉兵造反。他給并州諸位權貴一封公開信，說："當今皇上生長於深宫，不懂得世間真假，親近一幫奸邪小人，疏遠忠良之士，於是使那該受刀鋸之刑的小人顯貴於神聖的朝廷；商胡醜類，居然擅權於帷幄深密之間，剥削生靈，劫掠官民。皇上惑於聽信，專行殘忍，傷天害理。他幽禁母親於深宫之中，一點兒没有作兒子的禮教孝心；殺死二弟，毫無兄弟手足之

市，駮龍得儀同之號，逍遥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實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爲元輔，威著鄰國。無罪無辜，奄見誅殄。孤既忝預皇枝，實蒙殊奬，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

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尚之爲長史。武衛趙海在晋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厙狄士文馳之晋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盡。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晋陽送露布於平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宫，叫已了。帝大歡，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示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尸七日，然後屠剥焚之，烹尚之於鄴市，令内參射其妃於宫内，仍火焚殺之。思好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故奏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死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長鸞不爲通也。

情。還縱容子立在京城東門奪馬，光弁在京城西市擎鷹，駮龍竟得儀同之號，逍遥更獲郡君之位。犬馬列於朝臣之列，光彩超過貴族世家。老百姓受不了殘酷驅使，正準備着一朝發難。趙郡王高叡實在是國家英才，社稷棟梁；左丞相斛律明月，世代主政，威名顯於鄰國。他們都無罪無辜，被活活整死滅門了。我既側身於皇族之中，長期受朝廷厚恩，而今便統領大軍，起義兵，清君側。希望諸位充分理解我的這番用意，不必致疑。”這是行臺郎王行思擬成的文字。

高思好行至陽曲，自稱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尚之爲長史。武衛趙海在晋陽掌兵，當時匆忙之間來不及上奏，便假稱天子詔令發兵拒敵。軍士們都説：“南安王一來，我輩衹需高呼萬歲歡迎他。”後主聞變，派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厙狄士文馳奔晋陽，皇上親自帶兵後續跟進。高思好兵敗，跟行思一起投水而死。其部下二千人，劉桃枝包圍起來且殺且招，終無一人投降，都殺光了。這時後主在道，叱奴世安從晋陽送文告到平都，遇上斛斯孝卿，孝卿誘使世安就餐，乘機脱身奔赴行宫，大叫事情已辦完。皇上大喜，左右呼萬歲。好久，世安纔自陳始末，後主説：“你拿的什麽告示，竟能坐食一餐？”於是賞斛斯孝卿而赦免了叱奴世安之罪。將高思好尸體在大街上暴露七天，然後將尸屠剥焚燒，將王尚之烹於鄴城商市，令宫中内參射其妃於宫内，然後火焚殺死。高思好反叛前五十天，有人密報他將謀反。韓長鸞的女兒是思好的兒媳，韓長鸞上奏有人誣告貴族，擾亂朝廷，不殺不能禁止後來者，便殺了那人。高思好既伏法之後，前次被殺之人的弟弟伏於皇宫前祈求追贈其亡兄，韓長鸞不給通報。

平秦王高歸彦

平秦王歸彦，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凉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爲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來獻，以功得河東守。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

平秦王高歸彦，字仁英，是高祖的族弟。其父高徽，北魏末年因犯事應該遠徙凉州，行至河、渭一帶，遇上土匪，因立軍功，得免於流放，就滯留河州好幾年。因爲懂得西域胡人語言，任西域大使，得胡人獅子來獻於朝廷，有功，任命爲河東郡守。不久他就死了。高徽對高

武平京洛，迎喪以穆同營葬。贈司徒，謚曰文宣。

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彦，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彦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嬌妒，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并爲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爲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别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彦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

祖早年恩情很深，及至高祖平定洛陽，迎回高徽喪柩，以昭穆班序營葬，贈司徒，并謚爲文宣。

原先，高徽曾到長安商市去，與那兒的婦人王氏私通生下了高歸彦，到這時已經九歲了。高祖找到了他，見面時執手相對又悲又喜。不久改任徐州刺史。高歸彦年少時爲人質樸，後來便變了志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醉舞。其妻是魏上黨王元天穆之女，貌不美却生性嫉妒驕横，常和他争吵，高歸彦偷偷地跟文宣帝講要求離婚，這事被擱下來没有回音。天保元年，高歸彦被封爲平秦王。當時嫡妃康氏及其生母王氏都尊爲太妃，他事奉二母，以孝順知名一時。徵召爲兼侍郎，漸漸受到寵信。因攻討侯景立了功，另封爲長樂郡公，拜任領軍大將軍。領軍加上大將軍名號，便是從歸彦受封開始的。文宣帝誅殺高德正，其金銀財寶全都賜給了歸彦。乾明初年，拜任司徒，繼續主持禁衛事宜。

初濟南自晋陽之鄴，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彦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彦。歸彦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仗拒而不内，歸彦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柏閣、永巷亦如之。孝昭踐祚，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宫内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彦紗帽以寵之。

當初，濟南王從晋陽到鄴都，是楊愔宣布的敕令，他留下了隨駕之兵五千人在西中，暗地裏防備異常情况。到鄴都數天後，高歸彦知道了這情况，從此内心怨恨楊、燕二人。楊、燕二人謀劃去掉二王，却向歸彦問計。歸彦裝出很高興的樣子，請二人再和高元海合計一下。元海也是口頭答應心中反對，迅速地向長廣王報了信。長廣王於是殺了楊、燕等人。孝昭帝欲進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擺開禁衛隊拒不接納，高歸彦前來曉諭他，這纔放行。進向宫内柏閣、永巷時，也是這樣。孝昭帝登基後，因上述緣故對高歸彦更加優禮更加信賴了。每次入朝，位常在平原王段韶之前。用他爲司空，兼尚書令。北齊定制：宫内祇有天子戴紗帽，群臣都戴戎帽。特賜歸彦紗帽，表示對他的分外寵信。

孝昭崩，歸彦從晋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即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彦既地居將相，志意盈滿，發言陵侮，旁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爲禍亂。上亦尋其前

孝昭帝去世，高歸彦從晋陽赴鄴都迎接武成帝。武成帝即位，他升任太傅，兼司徒，常聽任他帶貼身家丁三人佩刀入儀仗。隨武成帝還都後，諸貴戚都争着邀約他，他的住處，也總是高朋滿座。高歸彦既已位居將相，志意驕傲起來，開口傷人，目中無人。人們都議論他威權震主，遲早會成爲禍害的。皇上也追索到他過去翻覆動

翻覆之迹，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幸歸彦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謂元海曰："至尊以右丞相登位，今爲歸彦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即乾和繕寫。晝日，仍敕門司不聽輒入内。時歸彦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敕武職督將悉送至青陽宫。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

搖的情況，漸漸地也忌恨起他來。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人也都多次揭他的短。一次，皇上到高歸彦家中，便召魏收在御前作詔書底稿，準備給歸彦加上個右丞相的名義。魏收對高元海說："皇上就是從右丞相位上登基的，而今因歸彦權威太重，纔準備外放他，怎麽可以再加這個名號呢?"於是拜歸彦爲太宰、冀州刺史，就由高乾和當場繕寫好任命詔書。天亮後，又下令宫門守衛不得讓歸彦自己進宫。那時歸彦正在家盡情喝酒，整夜情況毫無所知，到天亮後準備上朝，走到宫門前纔知發生了變故，大吃一驚，回到家中。及至上表謝恩，皇帝則下令及早動身赴任，另外賜給他錢帛、鼓吹、醫藥等，樣樣齊備。又下令全部武職官員都去青陽宫爲他送別。參拜後就退回了，誰也不敢跟他打招呼。他衹是跟趙郡王高叡說了很長時間話，當時没人聽到他倆講了些什麽。

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士，望車駕如晋陽，乘虚入鄴。爲其郎中令吕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彦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逼，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别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彦有異，使連名密啓，歸彦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仍并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彦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爲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其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鎖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彦曰："使黄頷小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耶?"歸彦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

到了冀州刺史任上，高歸彦心不自安，起了造反叛亂的念頭，打算等到受調完畢，皇上爲有功將士頒賞時，希望車駕去晋陽，乘虚攻入鄴都。這陰謀被他的郎中令吕思禮所告發，朝廷下詔令平原王段韶去剿襲他。高歸彦早先在州境南部安排了爲私人傳遞信息的驛站，聽到朝廷大軍將逼近冀州，向他報告了，他便發兵閉城固守，抵禦朝廷大軍。這以前，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别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懷疑歸彦懷二心有異謀，曾聯名派人向朝廷密報，被歸彦追獲了，便搜捕囚禁仲鸞等五人，五人都不屈服，全被殺害了。大軍已到城下，歸彦登城大叫說："孝昭皇帝駕崩之初，全國六軍百萬之衆都在我的手上，我自己到鄴城專程迎接陛下，當時不反，今日怎麽倒有異心呢！我就是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騙皇上，嫉妒忠良。衹要殺了這三個人，我就自殺在這個城頭上！"其後城被攻破，他一人單騎向北方逃跑，逃到交津被追獲，鎖送京師。皇上派趙郡王高叡以私人名義去問他造反的緣故。歸彦說："竟讓一幫黄口小子來挾制我，我怎麽能不反！"問："誰?"歸彦說："高元海、高乾和能算

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爲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彦猶作前語望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

朝廷長者麽？如果是您趙家老公時，我又怎麽會内心不平呢！”於是皇帝又派人去譴責他。他説：“高元海收受了畢義雲的宅子，就用他爲本州刺史，還給後部鼓吹。我是藩王、太宰，却并没有給鼓吹。就該殺了元海、義雲！”皇上便令都督劉桃枝將其牽入宫來，歸彦這時還説那些話希圖活命。皇帝命群臣公議他的罪過，都説罪不容赦。便用囚車裝上他，嘴中銜枚噤聲，雙臂反縛於後，劉桃枝把刀擱在他脖子上，敲着鼓隨於其後，連子孫十五人都殺死在刑場上。贈給他仁州刺史的名分下葬。

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彦。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彦額骨三道，着幘不安。文宣嘗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早在東魏時發生了山崩，得到兩片石角，藏在武庫裏。文宣帝入庫，賜從臣兵器，特地把這兩片石角給了歸彦，對他説：“你以後事奉常山王不得謀反，事奉長廣王要謀反。謀反時，就用這兩片石角去嚇唬人。”高歸彦有三道額骨，戴頭冠也戴不穩，文宣帝曾見到過，生了氣，讓人用馬鞭抽打他的額頭，血流滿臉，説：“你造反時就用這片骨頭去嚇人吧！”這些説他反叛之言竟然應驗了。

武興王高普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彦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九歲，歸彦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游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主奔鄴，就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贈上開府、豫州刺史。

武興王高普，字德廣，是歸彦之兄歸義的兒子，爲人寬和有度量。九歲時，歸彦從河州跟他一起到了洛陽，高祖使其與諸子一同游玩相處。天保初年，封爲武興郡王。武平二年，升遷到司空。六年，拜任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主奔入鄴城，就在那兒給他加任太宰。北周大軍逼近，他便投降了。死在長安。贈給他上開府、豫州刺史。

長樂太守高靈山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兵信都，終於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謚曰文宣。子懿，卒於武平鎮將，無子，文宣帝以靈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爲靈山後。

長樂太守高靈山，字景嵩，是高祖族弟。跟隨高祖起兵於信都，死於長樂太守任上。贈給他大將軍、司空，又謚爲文宣。其子高懿，死於武平鎮將任上，無後，文宣帝便以靈山的堂兄齊州刺史高建國的兒子伏護爲靈山後嗣。

高伏護

伏護，字臣援，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黄門侍郎。伏護歷事數朝，

伏護，字臣援，這個人多少懂點寫文章。天統初，一步步升至黄門侍郎。伏護事奉過好幾個

恒參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贈兖州刺史。建國侯孫乂襲。乂少謹。武平末，給事黄門侍郎。隋開皇中，爲太府少卿，坐事卒。

皇帝，總是參與機要，却性愛酗酒，每每因醉誤事，後期更是厲害，以至於連日不進餐，整日專門飲酒，弄得神志恍惚，竟因此而死。贈給他兖州刺史名號。由建國侯之孫高乂襲位。高乂年少而勤勉。武平末年，任給事黄門侍郎。隋開皇年間，曾任太府少卿，犯了事，死去。

北齊書卷十五

列傳第七

竇泰　尉景　婁昭（兄子）叡　厙狄干（子）士文　韓軌　潘樂

竇泰

竇泰，字世寧，大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冑，祖羅，魏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爲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沾灑，寤而驚汗，遂有娠。期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略。泰父兄戰歿於鎮，泰身負骸骨歸尒朱榮。以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之爲晉州，請泰爲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勳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僚畏懼。

竇泰，字世寧，是大安地捍殊人氏。其遠祖是清河觀津的後裔。祖父竇羅，北魏統萬鎮將，因而安家於北邊。父親竇樂，北魏末年破六韓拔陵作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竇泰貴寵之後，追贈爲司徒。當初，竇泰之母夢見突起風雷，好像要下雨，便出屋到庭院中觀看，見電閃雷鳴，雨點飄灑，忽然驚醒，一身冷汗，於是懷孕。到時候却不能分娩，很驚怕，有巫婆說："你渡河讓河水打濕裙子，就容易產子了。"便走到河邊，忽見一人對她說："你該生貴子，但要遷居到南方去。"竇泰之母聽從了。不久便生下竇泰。及至長大成人，擅長騎射，有勇有謀。竇泰父兄都戰死在鎮上，他便自己背着父兄骸骨投奔尒朱榮。因爲隨軍討伐邢杲的功勞，賜爵爲廣阿子。高祖在晉州經營時，請求讓竇泰來任鎮城都督，參與謀劃軍事。不斷升遷任侍中、京畿大都督，不久又兼御史中尉。竇泰以功臣貴戚身份居此要職，雖然没有糾彈幾個人，但百官都畏懼他。

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爲周文帝所襲，衆盡没，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謡云："竇行臺，去不回。"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

東魏天平三年，高祖西征，令竇泰從潼關進入關内。四年，竇泰行至小關，被周文帝偷襲，全軍覆没，竇泰自殺。這以前，竇泰將從鄴城出師時，當地有個惠化尼編了個順口溜說："竇行臺，去不回。"未出發前一夜，三更天時，忽然有穿着紅色衣帽數千人進入臺中，聲稱"捉拿竇中尉"，連宿值人員都受了驚，他們進入好幾間房子，不久又離去了。天亮後發現門鎖没什

其必敗。贈大司馬、太尉、録尚書事，謚曰武貞。泰妻，武明婁后妹也。泰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

麽異常，知道是仙人來指點了，都知道此戰必敗。死後贈大司馬、太尉、録尚書事，謚號爲武貞。竇泰之妻，是武明皇后婁氏之妹。竇泰雖是以親戚關係而被重視，但他的功勛却是自己建立的。北齊受禪建國後，派人致祭於墓。皇建初年，將他陪祭於高祖廟中。其子竇孝敬嗣其爵位，位至儀同三司。

尉景 尉粲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候官，其先有居此職者，因以氏焉。景性温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武入杜洛周中，仍共歸尒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尋進封爲公。

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勛戚，每有軍事，與厙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射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厙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何爲不剥公?"神武誡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答。改長樂郡公。歷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耶!"神武聞之泣，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之，景恚卧不動，叫曰："殺我時趣耶!"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爲爾汲水胝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爲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秦、漢設置尉候官職，他祖上有任尉職的，因而以尉爲姓氏了。尉景個性温良忠厚，很有點俠義氣度。北魏孝昌年間，北方諸鎮造反，尉景和高祖入杜洛周之軍，後一起投奔尒朱榮。因軍功封爲博野縣伯。後來隨高祖在信都起兵。韓陵之戰，惟有他這一支部隊失利了。高祖入洛陽，留他鎮守鄴城。不久進封爲公。

尉景的妻子常山君，是高祖的親姊。他因貴戚身份，每逢有軍事行動，都跟厙狄干一道常被委以重任。但他不能忘利，高祖常嫌惡他的追逐財利而責備他。改任冀州刺史，又大肆納賄，徵發伕役打獵，一次就死了三百人。一次，厙狄干和尉景一起在高祖處做客，厙狄干請求做御史中尉。高祖問厙狄干："爲什麽想着要當個名望不高的官兒呢?"厙狄干説："爲了捉尉景。"高祖大笑，叫宫中優伶石董桶打趣尉景。董桶便上前剥他的衣服，口中説："你老人家剥老百姓，我幹什麽不剥您呢?"高祖告誡他説："可不要再貪婪了。"尉景回答説："跟你比比，看誰家生計更多。我祇不過從百姓身上取，你却分割天子的國税國庫。"高祖笑而不答。改封長樂郡公。歷任太保、太傅，因隱藏逃犯被彈劾軟禁在家。他便派崔暹對文襄説："傳句話給阿惠兒，是不是富貴了就想殺掉我了?"高祖聽了這話就哭了，到皇上那兒求情説："我没有尉景，就不會有今天。"求了三次，皇上纔釋放了他。於是降職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去拜訪他，他氣惱地躺着不動，大叫道："來催命殺我啦!"妻子常山君對神武説："人老快死啦，何必催逼得這麽緊?"又説："我爲了你汲水時手上都長滿了

輿，曰："土相扶爲墻，人相扶爲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耶！"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勛，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

老繭。"伸出手來給弟弟看。高祖撫摸着尉景，不禁彎腰屈膝。這之前，尉景有一匹果下馬，文襄想要，尉景不肯給，說："土相扶作墻，人相扶當王。一匹馬我都不得保住還要讓你要去！"高祖當着尉景和常山君的面責備文襄，狠狠地抽打他。常山君哭着救護文襄。尉景說："小孩兒由着您嬌慣去，放作你的心腹寶貝，何必這麼乾號濕哭地不讓打呢！"不久任他爲青州刺史，他的性格一下子變了很多，百姓安於他的治理。徵召他爲大司馬。得病，死在青州。贈給他太師、尚書令。北齊建國後，因尉景是元勛，下詔祭告於其墓。皇建初年，他的牌位陪祭於神武之廟，追封爲長樂王。

子粲，少歷顯職，性粗武。天保初，封厙狄干等爲王，粲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使就宅問之。隔門謂使者曰："天子不封粲父爲王，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敕。"粲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韶諭旨。粲見韶，唯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粲襲爵。位司徒、太傅薨。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辯出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遥見群烏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隋開皇中，卒於淅州刺史。

其子尉粲，少年時就出任顯要官職，性格粗魯。天保初年，封厙狄干等爲王，尉粲以其父没有封王，十分惱恨，十幾天閉門不上朝。皇上奇怪，派人到府上詢問。他隔着門對使者説："天子不封我父親王位，我不如去死。"使者説："你也得開開門接受皇上的指示啊。"尉粲便彎弓隔門射使者。使者把這情況彙報上去，文宣委托段韶來勸諭他。尉粲見了段韶，衹是捶胸痛哭，不答一個字。文宣帝親自到他家裏去慰勉，這纔上朝。不久朝廷追封尉景爲長樂王。由尉粲襲封。位至司徒、太傅，死去。其子世辯襲爵。北周大軍將攻入鄴都前夕，派尉世辯帶千餘人馬出城偵察形勢。他走出滏口，登上高坡向西張望，遥見群烏飛起，以爲是北周大軍的旗幟，立刻調轉馬頭往回奔，走到紫陌橋，還不敢回頭看。到隋開皇年間，死在淅州刺史任上。

婁昭　婁定遠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内干，有武力，未仕而卒。昭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世。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恒曲盡禮敬。數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是武明皇后的舅舅。其祖父婁提，爲人豪雄有器識，家僮以千數，牛馬以山谷來量。他喜好周濟别人，人士都歸附於他。北魏太武帝時，因功封爲真定侯。其父内干，有武力，没有任官就去世了。婁昭榮貴後，魏朝廷追贈内干爲司徒。北齊受禪建國，追封爲太原王。婁昭爲人方正雅直，有大度深謀，腰圍八尺，騎射無人能比。高祖自幼就很看重他。婁昭也早具慧眼識英雄，對高祖總是躬身

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

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即以爲中軍大都督。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徙濮陽郡公，授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從神武入洛。兖州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爲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横被殘賊，其君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遷司徒，出爲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僚屬，昭舉其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黄鉞、太師、太尉，謚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長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

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爲武成愛狎。别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位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略，穆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令告定遠陰與思好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而死。

婁叡

昭兄子叡。叡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爲神武帳内都督，封掖縣子，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爲文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得除領軍將軍，别封安定侯。叡無他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瀛州刺史，

禮敬。常隨高祖外出打獵，每每認真勸誡高祖不宜乘危歷險，應保重自己。

高祖將要對信都用兵，婁昭支持他的決策，就任他爲中軍大都督。隨從高祖破尒朱兆於廣阿，封爲安喜縣伯，改爲濟北公，又改爲濮陽郡公，拜任領軍將軍。東魏孝武帝將與高祖分裂，婁昭稱病回到晉陽。隨高祖入洛陽。兖州刺史樊子鵠造反，以婁昭爲東道大都督去討伐他。子鵠死後，諸將勸婁昭將其黨羽全部捕殺乾净。婁昭説："這個州不像樣子，横遭戰亂破壞蹂躪，該痛恨的是頭領，别的人有什麽罪責！"便一律釋放了。後來轉任大司馬，仍舊任領軍。升爲司徒，又外放任定州刺史。婁昭好飲酒，晚年得偏癱，雖治好了，還是不能處理繁重政務，在州把事情都委托給僚屬們去辦，婁昭衹是抓大的要害而已。死在任上。朝廷贈給假黄鉞、太師、太尉，謚號爲武。北齊接受禪讓建國，下詔於其墓祭告，追封爲太原王。皇建初年，使其陪祭於高祖之廟。長子婁仲達襲爵。改封濮陽王。

其次子婁定遠，年輕時就歷任要職，外戚中衹有他最受武成帝的偏愛親熱。特封爲臨淮郡王。武成帝死前，他與趙郡王等人同受顧命，位至司空。趙郡王上奏罷免和士開，婁定遠參與謀劃。他竟受了和士開的賄賂，致使趙郡王蒙難，他就這麽貪婪卑鄙。不久拜任瀛州刺史。當初，其弟季略，穆提婆要他的藝妓，定遠拒絶了。因爲高思好作亂，提婆指使臨淮國郎中令告婁定遠與高思好通謀，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前往緝捕定遠，又令侍御史趙秀通到瀛州，以貪贜事彈劾定遠。定遠懷疑朝廷有變，便上吊自殺了。

婁昭哥哥的兒子婁叡字佛仁，其父婁拔，任北魏南部尚書。婁叡幼年喪父，是叔父婁昭撫養長大的。任高祖帳内都督，封爲掖縣子，逐步遷升任光州刺史，在任貪縱，被文襄帝嚴責。後來改封九門縣公。北齊接受禪讓建國，被任命爲領軍將軍，另封安定侯。婁叡没有什麽本領，衹憑外戚身份被看重，縱情於女色財利。他任瀛州刺

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大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爲尚書左丞宋仲羨彈奏，經赦乃免。尋爲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總偏師赴懸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子子彥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史，聚斂無度，不知滿足。皇建之初，封爲東安王。大寧元年，又進位司空。平定高歸彥之叛於冀州，返回後拜任司徒。河清三年，因爲濫殺無辜，被尚書左丞宋仲羨所彈劾，經過赦免纔放出來。不久任命爲太尉，以其所立軍功而升任大司馬。武成帝來到河陽，又下令派他統領偏師去駐守懸瓠。婁叡在豫州境內竟然滯留了一百多天，專門橫行不法；下詔免去其官職，以王的身份回府。不久拜任太尉，死。朝廷贈予大司馬。其子婁子彥繼位。子彥任開府儀同三司。

厙狄干

厙狄干，善無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臘汙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北遷，因家朔方。干梗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孝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爲刺史費穆送于尒朱榮。以軍主隨榮入洛。

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爲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饋之。時文帝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度，干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爲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擾煩，然清約自居，不爲吏人所患。遷太師。天保初，以天平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轉太宰。

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總大衆，威望之重，爲諸將所伏。而最爲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度，諸公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

厙狄干，善無人。曾祖父越豆眷，北魏道武帝時因爲有功，割善無西部臘汙山地區方圓百里來安置他。後來他率領部落北遷，因而定居於朔北。厙狄干耿直少言寡語，有武藝。北魏正光初年，他掃除叛黨，拜任將軍，在宮廷內值宿。因爲家在北方寒冷地帶，不適應南方暑熱，因而冬天入京師，夏天即返回家鄉。孝昌元年，北邊擾亂，他奔向雲中，被刺史費穆送給了尒朱榮，以軍主身份隨尒朱榮入洛。

後來隨同高祖起兵，擊敗四胡於韓陵，被封爲廣平縣公，不久進封爲郡公。河陰戰役中，諸將均獲大捷，衹有他退了兵。高祖因他以往有功，竟沒有追究責罰他。不久改任太保、太傅。及至高仲密據武牢反叛，高祖去討伐他，就以厙狄干爲大都督前鋒。厙狄干受命不回家就出征，路見侯景不吃飯就趕路，侯景派騎從追送吃食給他。時文帝自己帶兵到了洛陽，軍容雄壯整齊。諸將不想南渡，厙狄干決計渡河南下，高祖帶大兵趕到，於是大破叛軍。回師後，任定州刺史。他不熟悉衙門事務，嫌萬事煩神，他清靜簡約，不願被官署官吏所打擾。升爲太師。天保初年，因他是天平年間的功臣，輔佐高祖，封爲章武郡王，轉任太宰。

厙狄干娶高祖妹樂陵長公主，以貴戚身份受厚待。自從參預勤王以來，常統率大衆，威望特別高，爲諸將所佩服。然此人最爲嚴猛，曾親到京師，魏譙王元孝友在廳堂上言耍過度，諸公卿大臣沒一個能當面指斥他的，厙狄干嚴肅地指

孝友大慚，時人稱善。薨，贈假黄鉞，太宰，給輼輬車，謚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子孫始并知書。干，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敬伏，位儀同三司，卒。子士文嗣。

厙狄士文

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啖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絶迹，慶吊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貼服，道不拾遺。凡有細過，士文必陷害之。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别齎遺之。士文至州，發擿奸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并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吃人。"上聞，嘆曰："士文暴過猛獸。"竟坐免。未幾爲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無乃必死此官。"及下車，

責他，孝友很慚愧，時人都稱贊厙狄干。死後，贈給他假黄鉞，太宰，給輼輬喪車，謚爲景烈。厙狄干不識字，署名"干"字時，從下往上倒着畫筆畫，人們戲稱爲穿錐。還有一位武將名爲王周，署名時先寫裏面的"吉"字，再畫外邊。二人到子孫輩纔都識了字。厙狄干在皇建初年陪祭於高祖之廟。子厙狄敬伏，官至儀同三司，死後，子厙狄士文繼承爵位。

厙狄士文個性孤僻，即使對鄰里親朋也不苟言笑，無人與他親近。在北齊，襲封章武郡王，拜位領軍將軍。北周武帝平定鄴都，山東名門望族紛紛開門迎候，惟士文閉門不出。周武帝奇怪這個人，授予他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隋文帝接受禪讓建國，加任上開府，封爲湖陂縣子。不久拜任貝州刺史。此人性情清苦，不接受公家補貼，家無多餘財産。其子曾吃了官厨一塊餅，他將兒子關在獄中好幾天，打了二百大板，又徒步送回京城。他家僮僕奴才不敢出門，所買鹽菜，一定到境外去購。凡有出入，他都封門加條，親朋故友絶迹，互不通慶吊，没有紅白往來。法令特别嚴肅，吏民帖服，道不拾遺。凡有小過失，厙狄士文必定要嚴辦。一次入朝，遇皇上賜公卿入國庫，聽任取多取少。人人都取得背不動，惟有士文衹是口中銜一匹絹，雙手各拿一匹絹。皇上問他，他説："我口手都有了，别的再没什麽需要了。"皇上很驚奇，另外派人送給他一些物品。厙狄士文回到州裏，揭發奸吏，尺布斗粟之贓也一一清算，絶不寬容，查得千人，上奏後一律流放嶺南去戍邊。親戚相送，哭聲傳遍州境。到了嶺南，遇瘴氣患流行病死的十之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兒女衹哭士文。士文知道了，派人四處逮捕，面前盡是挨打受鞭的人，而哀號的人更多更厲害了。本州的司馬京兆人韋焜、清河令河東人趙達二人也都極苛毒，衹有長史寬鬆些。社會上流傳説："刺史是個閻羅王，司馬毒辣如蝮蛇，長史判案帶着笑，清河生吞活剥人。"皇上知道了，嘆息説："士文强暴過於猛獸。"就把他免了官。不久讓他去當雍州長史，他對人

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覽妻鄭氏妒，譖之文獻后，后令覽離絶。士文耻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君明、士文并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說："我向來用法嚴厲，不會看貴人眼色行事，恐怕就要死在這任官上了。"及上任，執法極嚴正，不避貴戚權要，賓客没有敢到他門上來的。人們都埋怨他。厙狄士文的堂妹在齊時爲宫嬪，長得漂亮，齊滅亡之後，被賜給薛公長孫覽。長孫覽的妻子鄭氏好嫉妒，在文獻皇后面前説她的壞話，皇后就叫長孫覽把她給休了。厙狄士文引以爲耻，不與相見。後來應州刺史唐君明死了母親，居喪守孝期間娶她爲妻，御史將唐君明和厙狄士文都彈劾了。士文個性剛直，在獄數日，憤恨而死。死後，家無餘財。有三個兒子，竟然朝不保夕，缺衣乏食，也没有親朋給點接濟。

韓軌

韓軌，字百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性深沉，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爲鎮城都督。及起兵於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從破尒朱兆於赤洪嶺。再遷泰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泰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户别絹布兩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户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嘆，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爲御史糾劾，削除官爵。未幾，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軌妹爲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勛庸，歷登台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黄鉞，太宰、太師，謚曰肅武。皇建初，配饗文襄廟庭。子晉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勛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庭處之貴要之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返披故紙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

韓軌字百年，是太安地區狄那人氏。此人年少有操行有大志，性格深沉穩重，喜怒不形於色。高祖守晉州時，引薦他爲鎮城都督。到信都起兵時，韓軌支持成就大事。隨高祖在廣阿擊敗尒朱兆，又攻破韓陵敵陣，封爲平昌縣侯。仍督中軍，破尒朱兆於赤洪嶺。改任泰州刺史，很得安邊之效。高祖巡視泰州時，準備調韓軌回朝，便賜給州城人户各家絹布兩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户都辭謝不受領，衹求留下韓軌。高祖稱贊表揚韓軌，就把他留了下來。多次立下軍功，進封爲安德郡公。遷任瀛州刺史，在州聚斂，被御史糾彈，削掉了他的官爵。不久，恢復安德郡公爵位。歷任中書令、司徒。北齊接受禪讓建國，封爲安德郡王。韓軌之妹被高祖所娶，生上黨王高渙，又因這層勛戚關係而曾任朝廷顯職。他能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來拜任大司馬，隨文宣出征柔然，在軍中暴病而死。朝廷贈予假黄鉞，太宰、太師，謚號爲肅武。皇建之初，使其陪祭於文襄帝廟。其子晉明襲爵。天統年間，改封爲東萊王。韓晉明爲人有俠氣，在所有勛貴子孫中是最留心學問的一位。他好酒放縱，招待賓客，一席花費動輒萬錢還嫌太寒酸。朝廷安排他在顯貴的位子上，他必定稱病推辭，告訴别人説："荒廢别人飲美酒、面對名勝，人怎麽可以做刀筆吏批閲故紙呢?"武平末年，拜任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推説有病自己解職回家了。

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潘樂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因家焉。父永，有技藝，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爲字。及長，寬厚有膽略。初歸葛榮，授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尒朱榮，爲別將討元顥，以功封敷城縣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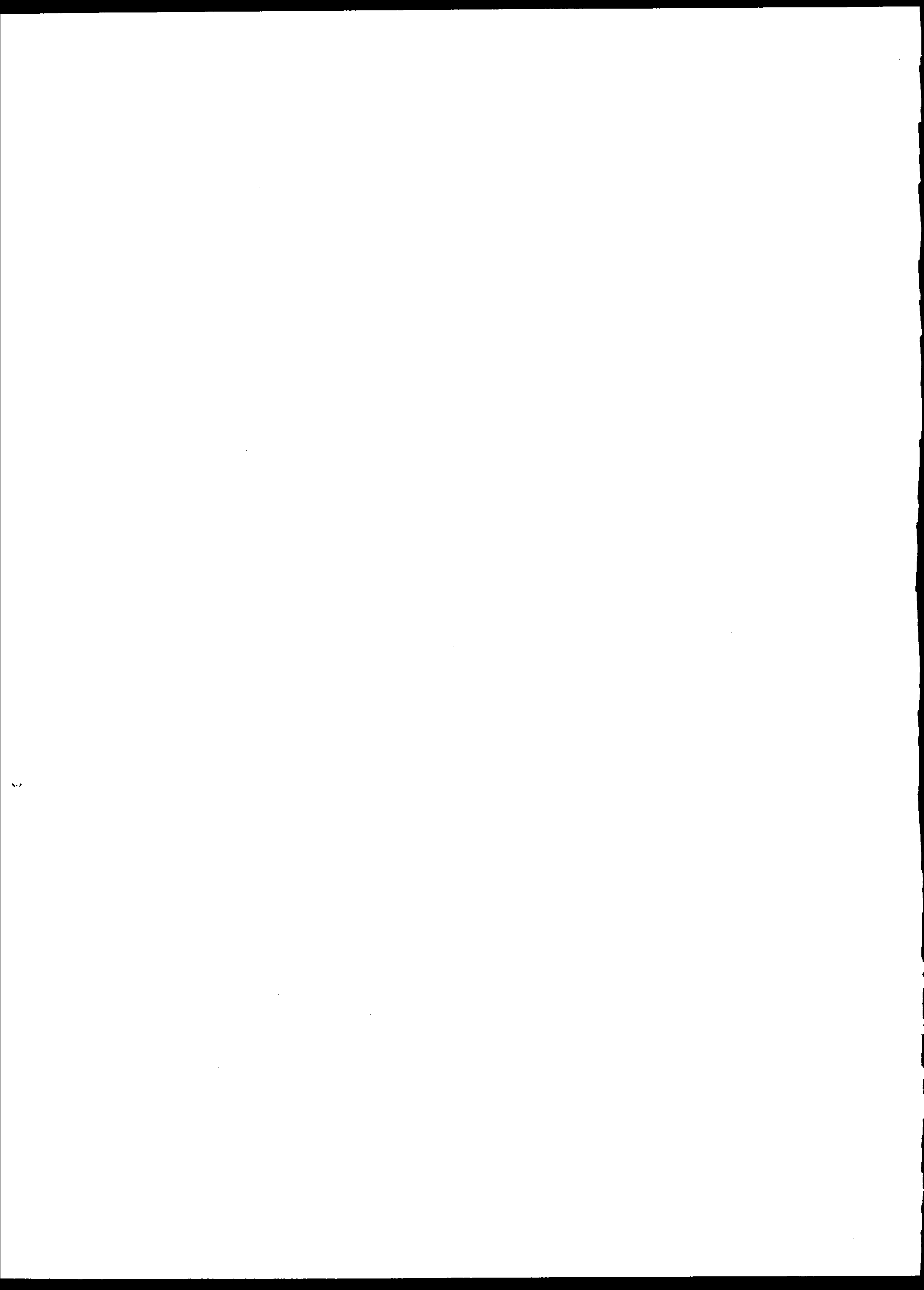
齊神武出牧晋州，引樂爲鎮城都將。從破尒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縣伯。累以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議不同而止。改封金門郡公。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楊㯹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鑒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將，而還鎮河陽。拜司空。齊受禪，樂進璽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東至崤、陝，遣其行臺侯莫陳崇自齊子嶺趣軹關，儀同楊㯹從鼓鐘道出建州，陷孤公戍。詔樂總大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又爲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鼈，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爲懷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州。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漢。天保六年，薨於懸瓠。贈假黄鉞，太師、大司馬、尚書。子子晃嗣。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沉密謹慤，以清净自居。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平末，爲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晃率

潘樂，字相貴，是廣寧郡石門人。原是廣宗的大族，北魏時分鎮北疆，因而安家在那兒。其父潘永，有技藝，襲爵爲廣宗男。潘樂初生時，有一雀飛止其母左肩，占卜的人都説是富貴的徵兆，因此起名相貴，後來纔改作表字的。及至長大成人，寬厚有膽略。初投葛榮，授予京兆王，時方十九歲。葛榮失敗，追隨尒朱榮，任別將討伐元顥，因戰功封爲敷城縣男。

後北齊高祖出守晋州，引薦潘樂爲鎮城都將。隨大軍破尒朱兆於廣阿，進爵爲廣宗縣伯。積軍功拜任東雍州刺史。高祖曾打算撤銷此州，潘樂認爲此地山河形勝，境連西魏與梁，爲軍事要地，不可輕廢。於是如故。後來破周軍於河陰，商議追擊，高祖下令願追者在西，不主張追擊者在東邊，衹有潘樂和劉豐在西邊。高祖贊許他們，但因大多數人不同意追擊，所以收兵。潘樂改封爲金門郡公。文宣帝繼位主政，他鎮守河陽，打敗西魏將楊㯹等人。這時皇上以懷州刺史平鑒等人所築之城深入敵境，打算放棄掉。潘樂認爲軹關十分重要，必須嚴防死守，就加意重新修固，增兵添將，自己還鎮河陽。拜任司空。北齊接受禪讓建國時，潘樂進獻璽綬，進封爲河東郡王，遷升爲司徒。周文發兵東侵至崤、陝，派遣他的行臺侯莫陳崇由齊子嶺直逼軹關，又派儀同楊㯹從鼓鐘道出擊建州，攻下了孤公戍。朝廷詔命潘樂統領大軍抵禦。潘樂晝夜兼程，行至長子，分派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進攻侯莫陳崇，侯莫陳崇引軍而逃。潘樂又拜任南道大都督，討伐侯景。他發兵於石鼈，南下百餘里，直達梁的涇州。涇州州治原在石梁，侯景改爲懷州，潘樂攻下其地，仍恢復州治在涇州。又攻下安州。拜任瀛州刺史，繼續帶兵經略淮、漢一帶。天保六年，在懸瓠去世。朝廷贈予假黄鉞，太師、大司馬、尚書。其子潘子晃嗣爵。當時諸將子弟，大多驕縱不法，而潘子晃則沉靜謹慎，清静自守。娶公主爲妻，拜任駙馬都尉。武平末年，任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北周大軍將攻入鄴

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授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都了，潘子晃率領數萬突騎兵馳援，進抵博陵，知鄴城已失守，便到冀州請降。北周授予他上開府。隋大業初年去世。



北齊書卷十六

列傳第八

段榮 (子)韶 孝言

段榮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曆術，專意星象。正光初，語人曰："《易》云'觀於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或問曰："起於何處，當可避乎?"榮曰："構亂之源，此地爲始，恐天下因此横流，無所避也。"未幾，果如言。榮遇亂，與鄉舊携妻子，南趣平城。屬杜洛周爲亂，榮與高祖謀誅之，事不捷，共奔尒朱榮。後高祖建義山東，榮贊成大策。爲行臺右丞，西北道慰喻大使，巡方曉喻，所在下之。高祖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克，所須軍資，榮轉輸無闕。高祖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邑八百户。轉授瀛州刺史。榮妻，皇后姊也，榮恐高祖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行相州事，後爲濟州刺史。太平三年，轉行泰州事。榮性温和，所歷皆推仁恕，民吏愛之。初，高祖將圖關右，與榮密議，榮盛稱未可。及渭曲失利，高祖悔之曰："吾不用段榮之言，以至于此。"四年，除山東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祖父段信，在沮渠氏的北凉政權做官，後入北魏，因是豪門，被遷至北邊，就安家於五原郡。其父段連，任安北府司馬。段榮自幼好曆算星術，專意於星象的考究。北魏正光初年，他對别人說："《易經》上講要'觀於天文以察時變'，又說'天垂象，見吉凶'，現在我觀察玄象，研究人事，不到十年，就有大亂了。"有人問他："這亂起於何處，還可以躲避嗎?"段榮說："造成動亂的禍根，恐怕就從我們這兒開始了，天下因此而潰散，逃都没地方可逃。"不久，果然如他所測。段榮遇亂，就和同鄉故老及妻兒南下，來到平城。正遇上杜洛周作亂，段榮和高祖準備消滅他，没有成功，二人投奔了尒朱榮。後來高祖在信都起兵，段榮全力支持成就大計。拜任行臺右丞，西北道慰諭大使。他出使曉諭官民，所到之處都歸降了。高祖南攻鄴城，留他鎮守信都，并授與他鎮北將軍、定州刺史之職。在鄴城未攻下時，所需軍資都由段榮轉運供給，從不短缺。高祖打下洛陽，他因功封爲姑臧縣侯，食邑八百户。改任瀛州刺史。段榮之妻，是皇后的姊姊，段榮怕高祖因此而被人議論說是照顧親戚，就堅決推辭不赴任。不久代理相州刺史，後來又拜任濟州刺史。太平三年，改代理泰州刺史。段榮個性温和，所到之處，都公推他的仁慈寬恕，民吏愛戴他。當初，高祖打算進軍關右，與段榮密謀，段榮强烈地反對。及至大軍在渭水失利，高祖很後悔，說:

大行臺，大都督。甚得物情。元象元年，授儀同三司，二年五月卒，年六十二。贈使持節、定冀滄瀛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太尉、尚書左僕射，謚曰昭景。皇建初，配享高祖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

“我不采納段榮的意見，弄到這個地步。”太平四年，拜任山東大行臺、大都督，很得人心。元象元年，任儀同三司，二年五月去世，終年六十二歲。贈使持節、定冀滄瀛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太尉、尚書左僕射，謚號爲昭景。皇建初年，牌位入高祖廟配享。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段韶嗣爵。

段韶

韶，字孝先，小名鐵伐。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高祖以武明皇后姊子，益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爲心腹。建義初，領親信都督。中興元年，從高祖拒尒朱兆，戰於廣阿。高祖謂韶曰：“彼衆我寡，其若之何。”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强者，得天下之心。尒朱狂狡，行路所見，裂冠毁冕，拔本塞源。邙山之會，搢紳何罪，兼殺主立君，不脱旬朔，天下思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除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高祖曰：“吾雖以順討逆，奉辭伐罪，但弱小在强大之間，恐無天命，卿不聞之也?”答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尒朱外賊天下，内失善人，知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鬥。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兆戰，兆軍潰。攻劉誕於鄴。及韓陵之戰，韶督率所部，先鋒陷陣。尋從高祖出晉陽，追尒朱兆於赤谼嶺，平之。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又從襲取夏州，擒斛律彌娥突，加龍驤將軍、諫議大夫，累遷武衛將軍。後迴賜父爵姑臧縣侯，其下洛縣男啓讓繼母弟寧安。

段韶，字孝先，小名鐵伐。年輕時即善於騎射，有做將領的才能。高祖因他是武明皇后的姊姊之子，更喜愛他，看重他，常把他安排在身邊，以爲心腹。興兵舉義之初，拜任親信都督。中興元年，隨高祖抵拒尒朱兆，在廣阿作戰。高祖對他説：“敵衆我寡，你看這仗該怎麽打?”段韶分析説：“所謂衆，是得衆人的死力；所謂强，是得天下的人心。尒朱氏狂悖，路人皆知。他裂冠毁冕，倒行逆施，拔本塞源，人神皆怒。邙山之會，朝官們有何罪過，竟全都殺了，而且弑主立君，不出十天半月，弄得天下思亂，十家中倒有九家空。大王您親自申明正義，除皇上身邊之惡，何往而不勝!”高祖説：“我們雖説是以順討逆，奉命討伐罪魁，但弱小面臨着强大，恐無天命相助，您没有聽説過嗎?”回答説：“我聽説小能敵大，弱能勝强，在於弱小的是正義，强大的是邪惡，又聽説皇天無親，衹對大德者相助。尒朱兆外則戕害天下，内則疏遠善良，現在智者不爲之謀，勇者不爲之鬥。歷來是不肖者失德失位，賢德者收而取之，還有什麽可懷疑猶豫的呢。”於是决戰，一舉擊潰尒朱兆。又攻打劉誕於鄴。及至韓陵之戰，段韶督率部下衝鋒陷陣。不久，即隨高祖出晉陽，追襲尒朱兆於赤谼嶺，消滅了他。以所立軍功封爲下洛縣男。又隨軍襲取夏州，生擒斛律彌娥突，加任龍驤將軍、諫議大夫，多次升遷任武衛將軍。後來回賜其父之爵姑臧縣侯，他本人的下洛縣男則申請轉讓給繼母弟段寧安。

興和四年，從高祖禦周文帝於邙山。高祖身在行間，爲西魏將賀拔勝所識，率鋭來逼。韶從傍馳馬引弓反

興和四年，隨高祖抵禦周文帝於邙山。高祖身在隊伍中間，被西魏將賀拔勝認了出來，便帶領精鋭猛追過來。段韶從一側縱馬拉弓反射，一

射，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懾憚，莫敢前者。西軍退，賜馬并金，進爵爲公。

武定四年，從征玉壁。時高祖不豫，攻城未下，召集諸將，共論進止之宜。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與段孝先論兵，殊有英略，若使比來用其謀，亦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勢危篤，恐或不虞，欲委孝先以鄴下之事，何如？"金等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仍謂韶曰："吾昔與卿父冒涉險艱，同獎王室，建此大功。今病疾如此，殆將不濟，宜善相翼佐，克茲負荷。"即令韶從顯祖鎮鄴，召世宗赴軍。高祖疾甚，顧命世宗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五年春，高祖崩於晉陽，秘不發喪。俄而侯景構亂，世宗還鄴，韶留守晉陽。世宗還，賜女樂十數人，金十斤，繒帛稱是，封長樂郡公。世宗征潁川，韶留鎮晉陽。別封真定縣男，行并州刺史。顯祖受禪，別封朝陵縣，又封霸城縣，加位特進。啓求歸朝陵公，乞封繼母梁氏爲郡君。顯祖嘉之，別以梁氏爲安定郡君。又以霸城縣侯讓其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

天保三年，爲冀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有惠政，得吏民之心。四年十二月，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預，招誘邊民，殺害長吏，淮、泗擾動。五年二月，詔徵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又陳武帝率衆將攻廣陵，刺史王敬寶遣使告急；復有尹思令，衆萬餘人，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强者從之。霸先

箭而斃其先鋒，追騎一下子被驚嚇住了，没有人敢衝向前。西魏退軍，朝廷賜給他駿馬黃金，進爵爲公。

武定四年，從征於玉壁。其時高祖生病很重，攻城未下，便召集諸將，共商進退方略。高祖對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及左衛將軍劉豐等說："我常與段孝先論兵，他很有軍謀才略，如果當初我完全采納他的意見，也就省了目前的辛苦了。吾今病勢沉重，可能没希望了。打算把鄴下事務委托給孝先，你們以爲如何？"斛律金等說："知臣莫若君，的確没有比孝先更合適的人選了。"於是對段韶說："我當年和你父親冒險履危，共同扶佐皇家，建下了如此功業。現在我病成這個樣子，看來没多長時間了。你可要好好地輔佐幫助，不要辜負對你的期望。"當即下令段韶隨顯祖鎮守鄴都，召世宗赴軍。高祖病危，以顧命托與世宗說："段孝先忠誠正直，仁厚坦蕩，有智有勇，親戚之中，惟有他出色。軍隊的大事，應當與他好好商量着辦。"武定五年春，高祖在晉陽去世，秘不發喪。不久侯景就叛亂了。世宗回到鄴都，孝先留守晉陽。世宗返還時，賜給孝先女樂十數人，金十斤，相應地賜予繒、帛，封爲長樂郡公。世宗出征潁川，段韶留守晉陽。另封爲真定縣男，兼任并州刺史。顯祖接受禪讓登位，別封朝陵縣，又封霸城縣，加位爲特進。他上書請求歸還朝陵公爵位，請封其繼母梁氏爲郡君。顯祖稱賞他，另封梁氏爲安定郡君。又以霸城縣侯讓給其繼母弟段孝言。議論的人都贊美他。

天保三年，拜任冀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有好的政績，得吏民之心。天保四年十二月，梁將東方白額偷襲宿預，招誘邊民，殺害長吏，淮、泗一帶爲之騷動。五年二月，下令段韶征討他。到達之後，正逢梁將嚴超達等軍攻涇州；又知陳武帝率大軍將攻廣陵城，刺史王敬寶遣使告急；又有尹思令，率衆萬餘人謀襲盱眙城。三軍全畏怯不前。段韶對諸將說："自從梁喪亂以來，國無定主，人人動搖不定，誰强就跟誰。陳霸先等人智小謀大，政令不一，外表看來似乎同心，實

等智小謀大，政令未一，外托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敬顯儁、堯難宗等圍守宿預，自將步騎數千人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思令不虞大軍卒至，望旗奔北。進與超達合戰，大破之，盡獲其舟艦器械。謂諸將士曰：“吳人輕躁，本無大謀，今破超達，霸先必走。”即迴赴廣陵。陳武帝果遁去。追至楊子柵，望揚州城乃還，大獲其軍資器物，旋師宿預。六月，韶遣辯士喻白額禍福，白額於是開門請盟。韶與行臺辛術等議，且爲受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爲用，因執而斬之，并其諸弟等并傳首京師。江、淮帖然，民皆安輯。顯祖嘉其功，詔賞吳口七十人，封平原郡王。清河王岳之克郢州，執司徒陸法和，韶亦豫行，築魯城，於新蔡立郭默戍而還。皇建元年，領太子太師。

際上離心離德。諸位將軍不值得爲之擔憂，我已經籌劃好了。”於是留下儀同敬顯儁、堯難宗等圍守宿預，自己帶領步騎數千人兼程趕赴涇州。路經盱眙，尹思令想不到大軍猝然到達，望風而逃。段韶前進，和嚴超達合戰，大破其軍，盡獲其舟艦器械。對諸將士說：“江南人輕率躁進，心中本無長計，現在嚴超達慘敗，陳霸先肯定要引兵而退。”因此回師去護衛廣陵。陳霸先果然撤退逃跑了。大軍追到楊子柵，望揚州城而還。大獲其軍資器物，班師回到宿預。六月，段韶派辯士勸諭梁將東方白額講明利害，白額便打開城門請與盟誓。段韶和行臺辛術等商量，暫先受其盟約。盟畢，估計白額終不爲我所用，乘機抓起來殺了，連同其諸弟一起傳首於京師。從此江、淮寧靜，吏民安堵。顯祖嘉獎他的功勛，下詔賞給他吳籍奴隸七十口，封爲平原郡王。清河王高岳攻克郢州，俘虜其司徒陸法和，他也參加了行動，築魯城，在新蔡建郭默戍而還。皇建元年，任太子太師。

大寧二年，除并州刺史。高歸彥作亂冀州，韶與東安王婁叡率衆討平之。遷太傅，賜女樂十人，并歸彥果園一千畝。仍莅并州，爲政舉大綱，不存小察，甚得民和。十二月，周武帝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世祖自鄴倍道兼行赴救。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時事既倉卒，兵馬未整，世祖見如此，亦欲避之而東。尋納河間王孝琬之請，令趙郡王盡護諸將。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孑遺，自餘通宵奔遁。仍令韶率騎追之，出塞不及而還。世祖嘉其功，別封懷州武德郡公，進位太

大寧二年，拜任并州刺史。高歸彥作亂於冀州，下詔段韶和東安王婁叡率衆討伐他。改任太傅，賜女樂十人，及高歸彥的果園一千畝。他在并州任上，爲政抓大綱不察細過，很得吏民擁護。十二月，北周武帝遣將率羌、夷兵及突厥合圍晉陽，世祖從鄴都倍道兼程前來救援。突厥從北邊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背風谷。事情突然發生，兵馬調集未齊，世祖見如此情形，也想避其鋒東撤。即采納河間王孝琬的請求，令趙郡王盡護諸將。這時正是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下來，離城僅兩里。諸將都要去迎戰。段韶說：“步卒的氣勢有限，現在積雪這麼厚，迎戰不便，不如列陣待之，以逸待勞，一定能打敗他們。”既而交戰，大敗周軍，周軍前鋒全被殲滅，沒有人生還，其餘各部連夜奔逃，便下令段韶率騎追擊，出塞追不上而回。世祖嘉獎其功績，別封懷州武德郡公，進位爲太師。

師。

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閻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鄰好。時突厥屢犯邊，韶軍於塞下。世祖遣黄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晋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托爲相，其實王也。既爲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申其情理，乃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弱。如臣管見，且外許之，待後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既得母，仍遣將尉遲迥等襲洛陽。詔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率衆擊之，軍於邙山之下，逗留未進。世祖召謂曰："今欲遣王赴洛陽之圍，但突厥在此，復須鎮禦，王謂如何?"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羌窺逼，便是膏肓之病，請奉詔南行。"世祖曰："朕意亦爾。"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自晋陽。五日便濟河，與大將共量進止。韶旦將帳下二百騎與諸軍共登邙阪，聊觀周軍形勢。至大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追集兵馬。仍與諸將結陣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與周人相對。韶遥謂周人曰："汝宇文護幸得其母，不能懷恩報德。今日之來，竟何意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軍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其中軍所當者，亦一時瓦解，投墜溪谷而死者甚衆。洛城之圍，亦即奔遁，盡棄營幕，從邙山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物彌滿川澤。車駕幸洛陽，親勞將士，於河陰置酒高會，策勛命賞，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

北周冢宰宇文護的母親閻氏以前被配給在中山宮，宇文護得知其母尚在世，便以邊境兩國互致文書之機，提出放還其母的要求，并表示兩國世代交好。這時突厥經常犯邊，段韶正備戰於塞下。世祖派黄門徐世榮乘國家驛傳把北周來函送給段韶看以問他的意見。段韶認爲周人反覆無常，本没有什麽信義，就從近來的晋陽之戰也看得清楚。宇文護表面是國相，其實是國王。既然爲母親請和，不正式派一名使者來通情好，却用邊境文書形式來交涉，馬上就送還其母，豈不向他示弱了。如依臣下之見，且先表面上答應下來，待以後再放不晚。世祖没有采納，便遣使以禮相送。宇文護既得其母，便派將軍尉遲迥等攻洛陽。朝廷下令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率衆反擊，駐扎在邙山脚下，一時逗留未進。世祖召請段韶來説道："現在想調你去洛陽解圍，但突厥兵在此，也需要鎮守嚴防，你看該怎麽辦?"段韶説："北方敵寇侵邊生事，不過是皮膚之痛，西方周人的侵略，纔是心腹大患。請派我去南方。"世祖説："本來我就是這個意思。"便下詔調精兵一千，由段韶帶領從晋陽出發。五天便渡過黄河，與大將軍們共議進止。段韶天明時帶帳下二百騎與諸軍共登邙阪，想看看周軍陣勢。走到大和谷，就遭遇周軍，當即飛報諸營，追集兵馬，將結陣以待敵兵。段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與周師相對。段韶遥對周人説："宇文護有幸得其母，却不能懷恩報德。今日派兵前來，是什麽意思?"周人説："上天派我們來的，有什麽好問的。"段韶説："天道賞善懲惡，是讓你們送死來了。"周軍仍用步卒在前，上山迎戰。段韶認爲他們是步行，我們是騎兵，便且退且引，待其力盡，下令下馬擊之。短兵剛接上，周兵便大潰逃。其中軍所應戰的，也同時瓦解，投墜溝溪山谷而死者甚衆。包圍洛城的周軍也跟着奔逃，盡棄其甲帳營幕，自邙山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物丢滿了山野川澤。皇上車駕來到洛陽，親自慰勞將士，在河陰置酒高會，策勛命賞，拜任段韶爲太宰，封爲靈武縣公。天統

統三年，除左丞相，永昌郡公，食滄州幹。

武平二年正月，出晉州道，到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以三月暮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乃敵之絶險，石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寇邊。右丞相斛律光先率師出討，韶亦請行。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絶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北襲之。

又遣人潛渡河，告姚襄城中，令内外相應，渡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獲其儀同若干顯寶等。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一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路，破服秦，并力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爲然。六月，徙圍定陽，其城主開府儀同楊範固守不下。韶登山望城勢，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大斬獲首級。時韶病在軍中，以子城未克，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并無走路，唯恐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

三年，又拜任左丞相，封永昌郡公，俸食滄州幹。

武平二年正月，段韶率軍出晉州道，到達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北周又派兵入侵，朝廷派段韶、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一起前往抵禦。到三月底到達西部邊境。有個地方名栢谷城，是敵方極險要的要塞，石城高千仞，諸將都不肯攻打包圍它。段韶説："汾北、河東地區，是勢必歸吾所有的，若不清除栢谷之敵，等於留下心腹之患。我推測其援兵，一定在南道，現在斷其要路，使援兵不能來。再説這城勢雖很高，但其城中很狹窄，祇要用火弩去射它，一個早上就能燒盡。"諸將説這個主意很好，於是鳴鼓而攻之。城防崩潰，俘獲其儀同薛敬禮，大批斬獲敵人首級，又在華谷築城，置戍守而還。封爲廣平郡公。就在這個月，北周又一次遣將寇邊。右丞相斛律光先率師出討，段韶也請參加。五月，攻服秦城。北周方面於姚襄城南又建起城鎮，東連定陽，又挖深溝，斷絶行路。段韶秘密抽調壯士，從北方襲擊之。

同時，又派人悄悄渡河，密告姚襄城中，内外接應。渡河已有一千多人，北周方面纔覺察到。於是兩軍合戰，大破敵軍，俘獲其儀同若干顯寶等人。諸將皆欲乘勝攻其新城，段韶説："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强攻，即使拿下來了，也不過一座城池而已。不如我們另作一城堵其出路，攻下服秦城，再并力攻打定陽，這纔是長久之計。"將士們都覺得對。六月，大軍移向定陽并包圍了它，其城之主將開府儀同楊範固守不下。段韶登山看形勢，就下令趕緊進攻。七月，血洗其外城，大量斬獲敵人首級。這時段韶病在軍中，因爲子城未克，對蘭陵王長恭説："此城三面重澗險阻，并無人行之路，惟有東南一處有路。賊軍若想突圍，必定由此撤出，祇要挑選精兵在這裏專守，自然會一舉成功生擒賊首。"長恭便令千餘名壯士設伏於東南方的澗口。其夜，果如所測，賊絡繹出城，伏兵即大擊之，大敗，楊範等人反綁雙手來見，盡獲其軍。

韶疾甚，先軍還。以功別封樂陵郡公。竟以疾薨。上舉哀東堂，贈物千段、温明秘器、轀輬車，軍校之士陳衛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黄鉞、使持節、都督朔并定趙冀滄齊兖梁洛晋建十二州諸軍事、相國、太尉、録尚書事、朔州刺史，謚曰忠武。

段韶病重先回，因功另加封爲樂陵郡公。竟因病而死去。皇上親臨東堂舉哀，贈喪儀千段，贈温明秘器、轀輬喪車，軍校之士陳列衛隊直送至平恩墓地，并調士卒爲之起冢。贈假黄鉞、使持節、都督朔并定趙冀滄齊兖梁洛晋建十二州諸軍事、相國、太尉、録尚書事、朔州刺史，謚號爲忠武。

韶出總軍旅，入參帷幄，功既居高，重以婚媾，望傾朝野。長於計略，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臨敵之日，人人争奮。又雅性温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世勛貴之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有皇甫氏，魏黄門郎元瑀之妻，弟謹謀逆，皇甫氏因没官。韶美其容質，上啓固請，世宗重違其意，因以賜之。尤嗇於財，雖親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酒。長子懿嗣。

段韶出則總領軍旅，入則參決朝政，功勛很大，官位很高，加之又是皇親，威望無人能比。他長於計略，善於馭衆，能得將士之心，臨戰之日，人人争先恐後。平日性情温雅謙和，有宰相之風。能教訓子弟，閨門之内，雍容整肅，事奉後母，恪盡孝道，北齊一代勛貴之家，極少能做得這麽好的。不過他偏於好色，雖位居要職，常微服私行。有位皇甫氏，是魏黄門郎元瑀的妻子，元瑀之弟元謹謀反，皇甫氏因而被抄没爲奴隸。段韶因其長得美，上表請賜給自己，一再請求，世宗不好太不給面子，於是答應了。他還有個毛病是吝嗇錢財，即使親戚故舊也一點不肯施與。其子段深娶公主爲妻，全臺省機關的丞郎們在他家幫着操辦了十多天，事畢辭歸，他衹每人賜給一杯酒。長子段懿嗣爵。

段懿

懿，字德猷，有姿儀，頗解音樂，又善騎射。天保初，尚潁川長公主。累遷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出除兖州刺史。卒。子寶鼎嗣。尚中山長公主，武平末，儀同三司。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

段懿，字德猷，一表人才，善音樂，精騎射。天保初年，娶潁川長公主爲妻，升遷至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外放任兖州刺史。去世。其子段寶鼎嗣。娶中山長公主，武平末年，爲儀同三司。隋開皇年間，爲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大業初年，死於饒州刺史任上。

段深

韶第二子深，字德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大寧初，拜通直散騎侍郎。二年，詔尚永昌公主，未婚，主卒。河清三年，又詔尚東安公主。以父頻著大勛，累遷侍中、將軍、源州大中正，食趙郡幹。韶病篤，詔封深濟北

段韶的第二子段深，字德深。美儀容，爲人寬厚簡樸有父風。天保年間，受父封爲姑臧縣公。大寧初年，拜任通直散騎侍郎。二年，皇上命娶永昌公主，未婚，公主死。河清三年，又詔令娶東安公主。因父多立大功，一直升遷到侍中、將軍、源州大中正，食俸趙郡幹。段韶病危時，下詔封段深爲濟北王，用來寬慰段韶。武平

王，以慰其意。武平末，徐州行臺左僕射、徐州刺史。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

末年，任徐州行臺左僕射、徐州刺史。入周以後，拜大將軍，郡公，因犯事而死。

韶第三子德舉，武平末，儀同三司。周建德七年，在鄴城與高元海等謀逆，誅。

段韶第三子名德舉，武平末年，爲儀同三司。北周建德七年，在鄴城與高元海等人謀逆，被殺。

韶第四子德衡，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隆化時，濟州刺史。入周，授儀同大將軍。

段韶第四子名德衡，武平末年爲開府儀同三司，隆化年間爲濟州刺史。入周之後，授予他儀同大將軍。

韶第七子德堪，武平中，儀同三司。隋大業初，汴州刺史，卒於汝南郡守。

段韶第七子名德堪，武平年間爲儀同三司。隋代大業初年，爲汴州刺史，死在汝南郡守的任上。

段孝言

榮第二子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魏武定末，起家司徒參軍事。齊受禪，其兄韶以别封霸城縣侯授之。累遷儀同三司、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勛戚緒餘，致位通顯，至此便驕奢放逸，無所畏憚。曾夜行，過其賓客宋孝王家宿，喚坊民防援，不時應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游，爲其夫覺，復恃官勢，拷掠而殞。時苑内須果木，科民間及僧寺備輸，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内及園須石，差車牛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悉聞徹，出爲海州刺史。尋以其兄故，徵拜都官尚書，食陽城郡幹，仍加開府。遷太常卿，除齊州刺史，以贓賄爲御史所劾。屬世祖崩，遇赦免。拜太常卿，轉食河南郡幹，遷吏部尚書。

段榮的第二子段孝言，年少時即機警俊發很有風度。北魏武定末年應召離家，出任司徒參軍事。北齊接受禪讓建國，其兄段孝先以自己的别封霸城縣侯轉授與他。一直升遷官至儀同三司、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功臣和貴戚的關係而致位通顯，這時就驕奢放縱起來，無法無天，毫無顧忌。曾夜行，到其賓客宋孝王家住宿，喚坊民爲他防援。因坊民不及時應赴，遂拷打致死。又與諸淫婦秘密交好，爲其夫察覺，又仗恃官勢，將其夫拷掠而死。時皇苑内需植果木，他分派民間及寺廟貢獻交納，都要分出一份在其私宅種植。又，宫殿中及苑内需要石頭，官府差車牛從漳河取運，他也要分車往自己家裏送。這類事都彙報給皇上聽了，便外放任海州刺史。不久又因其兄的緣故，被召回拜任都官尚書，食俸陽城郡幹，又加開府。遷爲太常卿，拜任齊州刺史，因貪贓納賄被御史彈劾，正巧這時世祖去世，遇大赦而獲免。拜任太常卿，改俸食爲河南郡幹，遷任吏部尚書。

祖珽執政，將廢趙彦深，引孝言爲助。除兼侍中，入内省，典機密，尋即正，仍吏部尚書。孝言既無深鑒，又待物不平，抽擢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答，惟厲色遣下而

祖珽執政時，準備廢去趙彦深，拉攏孝言爲其呼應。拜任兼侍中，進入内省，主掌機密，不久成爲正式的侍中，吏部尚書不變。段孝言既没有才識，又不能公平處事，其所提拔的人員，不是賄賂就是舊友。有位將作丞崔成，忽然在衆人中大聲斥責説："尚書是天下人的尚書，難道是段家的尚書嗎！"段孝言無詞以答，祇是怒衝衝

已。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托韓長鸞，共構祖珽之短。及祖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舉，恣情用捨，請謁大行。敕浚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酈孝裕、尚書左民郎中薛叔昭、司州治中崔龍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漳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徹等并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别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爲己任，皆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縱令進用人士，咸是粗險放縱之流。尋遷尚書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

孝言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後娶婁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爲此内外不和，更相糾列，坐争免官徙光州。隆化敗後，有敕追還。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虚棄，賦詩奏伎，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閑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躓者亦時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後加“上開府”。

地教他下去而已。不久又拜任中書監，加特進。孝言又托韓長鸞一起共同揭發祖珽的過錯。及祖珽被趕出朝廷之後，段孝言當上了尚書右僕射，仍主管選舉，隨心所欲地升免國家官員，公開賄賂請托，政風大壞。皇上令疏理京城北護城河，段孝言負責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酈孝裕、尚書左民郎中薛叔昭、司州治中崔龍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漳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徹等都在段孝言手下。開工之日，特地置酒高會，諸人跪地膝行伏地叩頭，稱觴祝賀，有人乘機自薦，説自己多年委屈没受提拔，要求升遷，段孝言洋洋得意地滿口答應，大包大攬地許諾全由他來加授。於是富商大賈全都當了官，放縱他們任意進用親信，全是些粗魯陰險奸詐放誕之徒。不久又遷爲尚書左僕射，并照舊爲特進、侍中。

段孝言富貴豪奢，尤其好女色。後來娶了婁定遠的妾董氏，更是沉迷於她，爲此鬧得家内家外都不和，互相揭乖露醜，因争訟而免官流放到光州。隆化失敗後，有命令追回了他。孝言雖黷貨賣官貪得無厭，恣情酒色奢豪放蕩，不過倒是舉止風流，能招致名士，美景良辰，從不虚度，賦詩奏樂，伎舞笙歌，盡情歡樂。即使是草萊之士，山野閑人，衹要粗知文藝，他都引入賓館，與之一起娱興賞樂，其中十分貧乏者也有所贈送。輿論又以此稱贊他。北齊滅亡後到了北周，拜任開府儀同大將軍，後來又加“上開府”。

史臣曰：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閫外，或任以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多警，爲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逾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得也？語曰“率性之謂道”，此其效歟？

史臣曰：段榮以姻戚的重位，遇上了最好的時機，在建功立業方面，有值得稱道的建樹。段韶光榮地輔佐了七個君主，能光大自家門庭事業，每當帶重兵於外地，或鎮守於京師，在那猜忌成性傾軋成風的王朝，却能保持品節而善終。正逢疆場多警、戰事不斷，爲北齊一代名將，不是偶然的。其原因該是他誠心不自矜功勞，也不追求超過實際的虚名，更不以權勢威嚴來接人待物，不以技巧機謀來撈取好處。要這樣的人遇上麻煩，又怎麽可能呢？古語説“率性之謂道”，這大概就是它的明證吧！

贊曰：榮發其原，韶大其門。位因功顯，望以德尊。

贊曰：段榮開了源頭，段韶拓高門楣。高位由其功勛而顯著，名望由其德行而尊榮。

北齊書卷十七

列傳第九

斛律金（子）光 羡

斛律金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勑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以壯勇有名塞表，道武時率户内附，賜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父大那瓌，光禄大夫、第一領民酋長。天平中，金貴，贈司空公。

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爲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茹茹主阿那瓌還北。瓌見金射獵，深嘆其工。後瓌入寇高陸，金拒擊破之。正光末，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陵假金王號。金度陵終敗滅，乃統所部萬户詣雲州請降，即授第二領民酋長。稍引南出黄瓜堆，爲杜洛周所破，部衆分散，金與兄平二人脱身歸尒朱榮。榮表金爲别將，累遷都督。孝莊立，賜爵阜城縣男，加寧朔將軍、屯騎校尉。從破葛榮、元顥，頻有戰功，加鎮南大將軍。

及尒朱兆等逆亂，高祖密懷匡復之計，金與婁昭、厙狄干等贊成大謀，仍從舉義。高祖南攻鄴，留金守信都，領恒、雲、燕、朔、顯、蔚六州大都督，委以後事。别討李脩，破之，加右光禄大夫。會高祖於鄴，仍

斛律金，字阿六敦，是朔州勑勒部人氏。其高祖倍侯利，以壯勇有名於塞外，北魏道武皇帝時，率部落内附，賜爵孟都公。其祖父名幡地斤，任殿中尚書。父親大那瓌，爲北魏光禄大夫、第一領民酋長。到東魏天平年間，斛律金貴盛，追贈其父爲司空公。

斛律金個性敦厚憨直，擅長騎射，行軍用匈奴法，望烟塵能識馬步兵多少，嗅地氣能知軍行遠近。初爲軍主時，和懷朔鎮將楊鈞一起送柔然君主阿那瓌回到北荒去。阿那瓌見斛律金射獵，深嘆其精。後來阿那瓌入侵高陸，斛律金阻戰擊破了他。正光末年，破六韓拔陵作逆謀叛，斛律金擁衆附屬於他，破六韓拔陵給斛律金王號。他考慮破六韓拔陵最終是要破敗的，便統領所部萬户到雲州請降，當即授予他第二領民酋長。不久引兵南下黄瓜堆，被杜洛周攻破，部衆分散，斛律金和兄長斛律平二人脱身投奔尒朱榮。尒朱榮上表讓斛律金任别將，一步步遷升官至都督。東魏孝莊帝立，賜爵阜城縣男，加授寧朔將軍、屯騎校尉。從尒朱榮攻破葛榮和元顥，多次立功，加授鎮南大將軍。

及至尒朱兆等逆亂，高祖密謀匡復大計，斛律金與婁昭、厙狄干等共贊大計，并追隨高祖起義。高祖南攻鄴城，留他防守信都，領恒、雲、燕、朔、顯、蔚六州大都督，委托以後方之事。他另出軍討平李脩，加右光禄大夫。與高祖會師於鄴，又隨軍攻下晋陽，追滅尒朱兆。太昌初

從平晉陽，追滅尒朱兆。太昌初，以金爲汾州刺史、當州大都督，進爵爲侯。從高祖破紇豆陵於河西。天平初，遷鄴，使金領步騎三萬鎮風陵以備西寇，軍罷，還晉陽。從高祖戰於沙苑，不利班師，因此東雍諸城復爲西軍所據，遣金與尉景、厙狄干等討復之。元象中，周文帝復大舉向河陽。高祖率衆討之，使金徑往太州，爲掎角之勢。金到晉州，以軍退不行，仍與行臺薛脩義共圍喬山之寇。俄而高祖至，仍共討平之，因從高祖攻下南絳、邵郡等數城。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城西叛，周文帝入寇洛陽。高祖使金統劉豐、步大汗薩等步騎數萬守河陽城以拒之。高祖到，仍從破密。軍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邑一千户，轉第一領民酋長。三年，高祖出軍襲山胡，分爲二道。以金爲南道軍司，由黄櫨嶺出。高祖自出北道，度赤䂋嶺，會金於烏突戍，合擊破之。軍還，出爲冀州刺史。四年，詔金率衆從烏蘇道會高祖於晉州，仍從攻玉壁。軍還，高祖使金總督大衆，從歸晉陽。

世宗嗣事，侯景據潁川降於西魏，詔遣金帥潘樂、薛孤延等固守河陽以備。西魏使其大都督李景和、若干寶領馬步數萬，欲從新城赴援侯景。金率衆停廣武以要之，景和等聞而退走。還爲肆州刺史，仍率所部於宜陽築楊志、百家、呼延三戍置守備而還。侯景之走南豫，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入據潁川。世宗遣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等率衆圍之。復詔金督彭樂、可朱渾道元等出屯河陽，斷其奔救之路。又詔金率衆會攻潁川。事平，復使金率衆從崿坂送米宜陽。西魏九曲戍將馬紹隆據險要門，金破

年，任斛律金爲汾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又進爲侯爵。從高祖破紇豆陵於河西。天平初年，遷都於鄴，派他領步騎三萬鎮守風陵渡，以防西魏來犯，罷兵後回到晉陽。隨高祖與西魏戰於沙苑，失利，班師，因而東雍州諸城又被西軍占據，派斛律金、尉景、厙狄干等討復這些城池。元象年間，周文帝又大舉進攻河陽。高祖率衆拒戰，派斛律金直接前去太州，形成掎角之勢。斛律金到了晉州，以大軍撤退而不行，因而與行臺薛脩義共同圍攻喬山之敵。不久高祖兵至，於是共同平滅了敵寇，隨即與高祖攻下南絳、邵郡等數座城池。武定初年，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城叛國投向西魏，周文帝入侵洛陽。高祖使斛律金統領劉豐、步大汗薩等步騎數萬固守河陽城以拒敵。高祖到，隨大軍破高仲密。軍還，拜任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食邑一千户，轉爲第一領民酋長。武定三年，高祖出軍襲山胡，分兵兩道。以斛律金爲南道軍司，由黄櫨嶺出；高祖自出北道，度赤䂋嶺，會斛律金於烏突戍，合擊破敵。軍還，外放任冀州刺史。四年，詔令斛律金率衆從烏蘇道會合高祖於晉州，仍隨攻玉壁。軍還，高祖令斛律金總率大衆，隨他回到晉陽。

世宗入朝主政之後，侯景據潁川降於西魏，朝廷下令斛律金統領潘樂、薛孤延等固守河陽以備敵寇。西魏派其大都督李景和、若干寶領馬步數萬，欲從新城赴援侯景叛軍。斛律金率衆將駐在廣武予以攔擊，李景和等聞而退走。斛律金還，拜任肆州刺史，因而率部在宜陽築楊志戍、百家戍、呼延戍，配置守備官兵而返。侯景退走南豫州時，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侵占了潁川。世宗派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等率衆包圍了他。又下令斛律金督率彭樂、可朱渾道元等出兵屯駐河陽，截斷西魏與侯景之間的援救之路。又下詔斛律金率衆會合攻打潁川。事平之後，又使他率衆從崿坂送米到宜陽。西魏九曲戍將馬紹隆據險攔截，斛律金擊破了他。因功特别封爲安平縣男。

之。以功別封安平縣男。

顯祖受禪，封咸陽郡王，刺史如故。其年冬，朝晉陽宮。金病，帝幸其宅臨視，賜以醫藥，中使不絕。病愈還州。三年，就除太師。帝征奚賊，金從帝行。軍還，帝幸肆州，與金宴射而去。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復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作樂，極夜方罷。帝忻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爲武衛大將軍，因謂金曰："公元勛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爲蕃衛。"仍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及諸王等皆從，其見親待如此。

顯祖受禪建國後，封斛律金爲咸陽郡王，仍爲肆州刺史。當年冬季，朝見皇上於晉陽宮。斛律金生了大病，皇上親臨其宅看望，賜給醫藥，宮中使者不絕。病愈後回到肆州。三年，就任太師。皇上親征奚人，斛律金隨行。軍還，皇上到肆州，與斛律金聚宴習射而去。四年，解去州職，以太師身份回到晉陽。皇上又到他宅中看望，六宮及諸王都到了，置酒作樂，直到夜深方罷。皇上特別高興，下令讓其第二子斛律豐樂爲武衛大將軍，因而對斛律金說："您老人家以元老勛臣而輔佐國家，父子忠誠，我當與您家結爲姻親，永爲國家屏衛。"并下詔斛律金的孫子斛律武都與義寧公主訂婚。結婚那一天，皇上隨皇太后到斛律金宅，皇后、太子及諸王全部相從。斛律金就是這樣受信賴親近的。

後以茹茹爲突厥所破，種落分散，慮其犯塞，驚撓邊民，乃詔金率騎二萬屯白道以備之。而虜帥豆婆吐久備將三千餘户密欲西過，候騎還告，金勒所部追擊，盡俘其衆。茹茹但鉢將舉國西徙，金獲其候騎送之，并表陳虜可擊取之勢。顯祖於是率衆與金共討之於吐賴，獲二萬餘户而還。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還左丞相。

後來因柔然被突厥所破，各部落四散分開，擔心他們内犯騷擾，便下詔斛律金率兩萬騎兵屯扎在白道以防備之。而敵帥豆婆吐久備帶着三千餘户打算偷渡向西，偵察士卒回報了這一情況，斛律金率所部追擊，盡獲其衆。柔然的但鉢部也將全體西遷，斛律金俘獲其偵察人員又送了回去，同時向朝廷彙報了可以向敵軍攻擊的形勢。顯祖於是率衆與斛律金一起，討但鉢於吐賴，俘獲兩萬餘户而還。進位右丞相，食俸齊州幹，不久改任左丞相。

肅宗踐阼，納其孫女爲皇太子妃。又詔金朝見，聽步挽車至階。世祖登極，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爲太子妃。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并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之盛，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妒人；女若無寵，天子嫌人。我家直以立勛抱忠致富貴，豈可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天統三年薨，年八十。世祖舉哀西堂，

肅宗登基後，娶其孫女爲皇太子妃。又下詔今後斛律金朝見，允許其步挽車直行至御階前。世祖登基，對斛律金禮遇更爲隆重。又娶其孫女爲太子妃。斛律金的長子斛律光爲大將軍，次子斛律羨及孫子斛律武都全是開府儀同三司，出鎮重要地區，其餘子孫也都封侯顯貴。一門中有一皇后，兩太子妃，三公主，這樣的尊寵之盛，一時無人能比。斛律金曾對斛律光說："我雖不讀書，但知道古來外戚之家如漢代的梁冀等無不傾覆滅亡。女兒若有寵，會受到諸貴勢的嫉恨；女兒若失寵，就要受到天子的厭煩。我們家祇能靠建立大功勛、對國家忠誠無二心來求富貴安寧，哪能靠女人呢!"多次推辭不獲批准，斛律金也

後主又舉哀於晉陽宫。贈假黄鉞、使持節、都督朔定冀并瀛青齊滄幽肆晉汾十二州諸軍事、相國、太尉公、録尚書、朔州刺史，酋長、王如故，贈錢百萬，謚曰武。子光嗣。

斛律光

光，字明月，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末，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者暉時在行間，光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光時年十七。高祖嘉之，即擢爲都督。世宗爲世子，引爲親信都督，稍遷征虜將軍，累加衛將軍。武定五年，封永樂縣子。嘗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大雕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而嘆曰："此射雕手也。"當時傳號落雕都督。尋兼左衛將軍，進爵爲伯。

齊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别封西安縣子。天保三年，從征出塞，光先驅破敵，多斬首虜，并獲雜畜。還，除晉州刺史。東有周天柱、新安、牛頭三戍，招引亡叛，屢爲寇竊。七年，光率步騎五千襲破之，又大破周儀同王敬儁等，獲口五百餘人，雜畜千餘頭而還。九年，又率衆取周絳川、白馬、澮交、翼城等四戍。除朔州刺史。十年，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二月，率騎一萬討周開府曹迴公，斬之。栢谷城主儀同薛禹生棄城奔遁，遂取文侯鎮，立戍置栅而還。乾明元年，除并州刺史。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爲皇太子，肅宗以光世載醇謹，兼著勛王室，納其長女爲太子妃。大寧元年，除尚書右僕射，食中山郡幹。二年，除太子太保。河清二年四月，

無可奈何，深以爲憂。天統三年去世，享年八十歲。世祖舉哀於西堂，後主又舉哀於晉陽宫。朝廷贈以假黄鉞、使持節、都督朔定冀并瀛青齊滄幽肆晉汾十二州諸軍事、相國、太尉公、録尚書、朔州刺史，另外酋長、王的封爵如故。贈給喪儀錢百萬，謚號爲武。其子斛律光襲爵。

斛律光，字明月，少年時就精於騎射，以武藝知名。東魏末年，曾跟隨斛律金西征，周文帝的長史莫者暉在行軍中，斛律光馳馬射中了他，并在陣前將其生擒，當時纔十七歲。高祖很賞識他，立刻提拔爲都督。世宗立爲世子時，推薦他任親信都督，漸漸遷升任征虜將軍，多次加官任衛將軍。武定五年，封爲永樂縣子。他曾跟隨世宗校獵於洹橋，見一大鳥正翱翔於雲表，斛律光引弓一射，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墜下，至地一看，原是隻大雕。世宗取而觀之，很驚異他的技藝。丞相屬邢子高見了，贊道："這真是射雕手哇！"當時傳號他爲落雕都督。不久兼任左衛將軍，進爵爲伯。

北齊立國時，斛律光加開府儀同三司，别封爲西安縣子。天保三年，從征出塞，他先驅破敵，斬敵首極多，還獲得大批牲畜。還師，拜任晉州刺史。晉州東北有周的天柱、新安、牛頭三個戍所，招引逃亡的叛軍，常常騷擾寇掠。天保七年，斛律光率步騎五千擊滅了他們，又大破北周儀同王敬儁等，俘獲五百多人，雜畜千餘頭而還。九年，又率衆取北周絳川、白馬、澮交、翼城等四戍。拜任朔州刺史。十年，進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二月，率一萬騎出討北周開府曹迴公，斬之。當時栢谷城主儀同薛禹生竟棄城奔逃，斛律光於是取得文侯鎮，并立戍置營栅而後還師。乾明元年，拜任并州刺史。皇建元年，進爵爲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爲皇太子，肅宗認爲斛律光世代淳厚謹慎，而且立過許多重大功勛，於是娶其長女爲太子妃。大寧元年，拜任尚書右僕射，食俸中山郡幹。二年，拜任太子太保。河清二年四月，斛律光率步騎二萬在軹關西築勳掌城，修建長城二百里，設置十三個戍營。

光率步騎二萬築勳掌城於軹關西，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三戍。三年正月，周遣將達奚成興等來寇平陽，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興等聞而退走。光逐北，遂入其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其年三月，遷司徒。四月，率騎北討突厥，獲馬千餘匹。是年冬，周武帝遣其柱國大司馬尉遲迥、齊國公宇文憲、柱國庸國公可叱雄等，衆稱十萬，寇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赴擊，戰於邙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斬捕首虜三千餘級，迥、憲僅而獲免，盡收其甲兵輜重，仍以死者積爲京觀。世祖幸洛陽，策勳班賞，遷太尉，又封冠軍縣公。先是世祖命納光第二女爲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爲皇后。其年，光轉大將軍。三年六月，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其弟羡并復前任。秋，除太保，襲爵咸陽王，并襲第一領民酋長，別封武德郡公，徙食趙州幹，遷太傅。

三年正月，周遣將達奚成興等來侵平陽，下詔令斛律光率步騎三萬抵禦他，達奚成興等聞而退走。斛律光追亡逐北，直入其境，俘獲二千餘口而還。這年三月，改任司徒。四月，率騎北討突厥，獲馬千餘匹。這年冬天，周武帝遣其柱國大司馬尉遲迥、齊國公宇文憲、柱國庸國公可叱雄等，率衆號稱十萬入侵洛陽。斛律光率騎五萬馳往反擊，戰於邙山，尉遲迥等大敗。斛律光親射可叱雄，殺死了他，斬獲敵人首級三千餘，尉遲迥、宇文憲等隻身而逃，獲其甲兵輜重，又以其死者堆積爲京觀。世祖親臨洛陽，按功勛頒賞。斛律光遷任太尉，又封冠軍縣公。這之前世祖命娶斛律光第二女爲太子妃，天統元年，封爲皇后。這一年，斛律光轉任大將軍。三年六月，因守父喪辭官，這一月，下詔斛律光及其弟斛律羡并復前任。秋季，拜任太保，襲父爵咸陽王，并襲第一領民酋長，別封他爲武德郡公，徙其俸食趙州幹，遷任太傅。

十二月，周遣將圍洛陽，壅絶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討之。軍次定隴，周將張掖公宇文桀、中州刺史梁士彥、開府司水大夫梁景興等又屯鹿盧交道，光擐甲執銳，身先士卒，鋒刃纔交，桀衆大潰，斬首二千餘級。直到宜陽，與周齊國公宇文憲、申國公擒跋顯敬相對十旬。光置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之路。軍還，行次安鄴，憲等衆號五萬，仍躡軍後。光縱騎擊之，憲衆大潰，虜其開府宇文英、都督越勤世良、韓延等，又斬首三百餘級。憲仍令桀及其大將軍中部公梁洛都與景興、士彥等步騎三萬於鹿盧交塞斷要路。光與韓貴孫、呼延族、王顯等合擊，大破之，斬景興，獲馬千匹。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冬，

天統元年十二月，北周遣將圍洛陽，堵絶糧道。武平元年正月，下令斛律光率步騎三萬進討。軍抵定隴，北周將領張掖公宇文桀、中州刺史梁士彥、開府司水大夫梁景興等又屯駐鹿盧交道上，斛律光披甲執矛，身先士卒，鋒刃方交，宇文桀衆奔潰，斬首二千餘級。直到宜陽，與北周齊國公宇文憲、申國公擒跋顯敬相持一百來天。斛律光築統關、豐化二城，以打通宜陽之路。軍還，行抵安鄴，宇文憲等率軍號稱五萬緊隨其後。斛律光縱騎反擊，其兵大潰敗，俘其開府宇文英、都督越勤世良、韓延等人，又斬首三百餘級。宇文憲又令宇文桀、大將軍中部公梁洛都與景興、士彥等人帶步騎三萬在鹿盧交塞斷要路。斛律光與韓貴孫、呼延族、王顯等將合擊，大破敵軍，斬梁景興，獲馬千匹。詔令加斛律光爲右丞相，并州刺史。當年冬天，斛律光又率步騎兵五萬在玉壁築成華谷、龍門二城，跟宇文憲、擒跋顯敬等相持，宇文憲等不敢動。斛律

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顯敬等相持，憲等不敢動。光乃進圍定陽，仍築南汾城，置州以逼之，夷夏萬餘户并來内附。

二年，率衆築平隴、衛壁、統戎等鎮戍十有三所。周柱國枹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步騎萬餘，來逼平隴，與光戰於汾水之北，光大破之，俘斬千計。又封中山郡公，增邑一千户。軍還，詔復令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城戍，皆克之，獲其城主、儀同、大都督等九人，捕虜數千人。又別封長樂郡公。是月，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大戰於城下，乃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敕令便放兵散。光以爲軍人多有勛功，未得慰勞，若即便散，恩澤不施，乃密通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仍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光左丞相，又別封清河郡公。

光入，常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内省，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而賂光從奴而問之曰："相王瞋孝徵耶？"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嘆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晋陽之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難。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積怨。

周將軍韋孝寬忌光英勇，乃作謡

光則率兵進圍定陽，又築南汾城，設置州治以逼之。當時夷夏萬餘户都來歸附。

武平二年，斛律光率衆修築平隴、衛壁、統戎等十三個鎮戍。北周柱國枹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步騎兵萬餘，來逼攻平隴戍，斛律光與之戰於汾水之北，大破其軍，俘斬周軍千餘。又封爲中山郡公，增食邑一千户。大軍返還，詔令再帶步騎兵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等城戍，全攻克了，俘獲城主、儀同、大都督等九人，捕獲數千人。又特封其爲長樂郡公。這一月，北周派其柱國紇干廣略圍困宜陽。斛律光率五萬步騎兵馳援，大戰於城下，并攻取北周建安等四個城戍，捕獲千餘人而還。大軍未到鄴都，皇帝下令解散兵卒。斛律光認爲軍士都立了功勛，還没有得到慰勞，如果一旦遣散，國家恩澤不施，恐怕不行，便秘密上表朝廷，請派使者到軍中宣布恩旨，大軍且按原計劃前進。朝廷派出的使者遲延了，大軍已還，進抵紫陌，斛律光仍然駐在營中等待來使。皇帝聽説斛律光率大軍逼近京師下營，心下十分厭惡，急令舍人追呼斛律光入朝相見，然後纔宣慰解散了兵士。拜斛律光爲左丞相，又特封爲清河郡公。

斛律光入朝，常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道，乘馬從其前走過。斛律光發怒，對別人説："這個人竟敢這麽無禮！"後來祖珽在内省，説話高聲大氣又慢吞吞地，斛律光正好路過，聽見了，又發了怒。祖珽知道斛律光對他有氣，便賄賂其僕從而詢問道："相王是不是討厭我祖孝徵呀？"回答説："自從您在朝用事以來，相王常常晚上抱着膝慨嘆説：'瞎子當權，國家定要滅亡！'"又有穆提婆者，求娶斛律光庶出的女兒，斛律光不答應。皇帝賜穆提婆田於晋陽，斛律光在朝公開反對，説："這片田從高祖以來，一直是用來種禾草的，可飼馬數千匹，以備敵人來犯。現在給了穆提婆，豈不短缺了軍需？"從此祖珽、穆提婆跟他就結了怨。

北周將軍韋孝寬忌恨斛律光的英勇，便造作

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竪”。祖珽因續之曰：“盲眼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其母令萱。萱以饒舌，斥己也，盲老公，謂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爲不可，事寢。祖珽又見帝請間，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决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猶豫未决。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遣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啓云“軍逼帝京”，會帝前所疑意，謂何洪珍云：“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至怯懦，恐即變發，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珽因云：“正爾召之，恐疑不肯入。宜遣使賜其一駿馬，語云‘明日將往東山游觀，王可乘此馬同行’，光必來奉謝，因引入執之。”帝如其言。頃之，光至，引入凉風堂，劉桃枝自後拉而殺之，時年五十八。於是下詔稱光謀反，今已伏法，其餘家口并不須問。尋而發詔，盡滅其族。

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都，説是“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説“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竪”。祖珽又加上兩句話：“盲眼老翁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城中小兒在大街上傳唱。穆提婆聽了，拿去告訴其母令萱。令萱認爲饒舌就是指着她罵的，盲老翁指的是祖珽，於是兩家串通謀劃，向皇帝告狀説：“斛律家幾代都爲大將，明月又聲震北周，豐樂則威行突厥，其女兒又爲皇后，兒子又娶公主。其謠諺是很可怕的啊！”皇帝拿這事來問韓長鸞，長鸞認爲不能那麽辦。事情便擱置下來了。祖珽又請單獨與皇帝講話，當時衹有何洪珍在側。皇帝説：“前天得到你的彙報，本打算行動，韓長鸞説不會有那種事。”祖珽還没講話，何洪珍進讒説：“若本無滅彼之心倒好辦，既有此意而又不施行，一旦泄露出去怎麽辦呢?”皇帝説：“洪珍説得有理。”猶豫未决。正巧丞相府佐封士讓有密啓上奏，説：“斛律光前西征還軍，朝廷要他解散大軍，他却帶大軍逼近帝京下營，將行不軌，事情没有安排好而停止下來了。他家中藏有弩甲，奴僮千餘人，又常常派人到豐樂和武都那裏去，他們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怕會有不測之禍。”其中所説“軍逼京師”一語，正撞到皇帝心坎上，就對何洪珍説：“人心也真是可畏呀，我前疑斛律光帶兵進京，果然如此！”皇帝性格怯懦，擔心立刻發生大變，就令洪珍趕緊乘馬去召來祖珽告知所疑，又怕去召斛律光而不從命。祖珽便説：“正經地召他，恐他生疑心不肯來。不如派使者贈他一匹駿馬，吩咐他説‘明天要去東山游玩觀光，讓他乘此馬前往’，這樣，他肯定要入朝謝恩，因而乘勢引入内室逮捕他。”皇帝聽從了他的話。不久，斛律光到了，引他入凉風堂，劉桃枝從身後突襲，將斛律光殺了。這時他五十八歲。於是下詔稱斛律光謀反，今已伏法，其餘家口一律不問。不久又發詔，盡滅其族。

光性少言剛急，嚴於御下，治兵督衆，唯仗威刑。版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暴。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鄰敵所懾憚。罪既不彰，一

斛律光個性少言剛正而偏急，嚴於治下，他治兵督衆，全依仗威刑。凡土木版築之役，他常鞭撻人士，一般人都稱他暴虐。自十多歲入伍以來，戰鬥從未失手，深爲鄰敵所畏懼忌憚。其罪

旦屠滅，朝野痛惜之。周武帝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内。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能至鄴！"

光有四子。長子武都，歷位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梁兖二州刺史。所在并無政績，唯事聚斂，侵漁百姓。光死，遣使於州斬之。次須達，中護軍、開府儀同三司，先光卒。次世雄，開府儀同三司。次恒伽，假儀同三司。并賜死。光小子鍾，年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驃騎將軍。

斛律羡

羡，字豐樂，少有機警，尤善射藝，高祖見而稱之。世宗擢爲開府參軍事。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加安西將軍，進封大夏縣子，除通州刺史。顯祖受禪，進號征西，别封顯親縣伯。

河清三年，轉使持節，都督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其年秋，突厥衆十餘萬來寇州境，羡總率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威甚整，遂不敢戰，即遣使求款。慮其有詐，且喻之曰："爾輩此行，本非朝貢，見機始變，未是宿心。若有實誠，宜速歸巢穴，别遣使來。"於是退走。天統元年夏五月，突厥木汗遣使請朝獻，羡始以聞，自是朝貢歲時不絶，羡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羡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邊儲歲積，轉漕用省，公私獲利焉。其年六月，丁父憂去官，與兄光并被起復任，還鎮燕

不明顯，一旦被屠戮，朝野痛惜。周武帝聽説斛律光死了，大喜，在全境特赦。後來他攻入鄴都，追贈斛律光上柱國、崇國公。指着詔書説："此人若在，我又怎麽能到這裏來！"

斛律光有四個兒子。長子武都，歷任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梁兖二州刺史。他所在并無政績，祇想着聚斂，漁肉百姓。斛律光死後，朝廷就遣使於州斬之。次子須達，爲中護軍、開府儀同三司，在其父之前死去。三子斛律世雄，開府儀同三司。四子恒伽，假儀同三司。數子均賜死。斛律光最小的兒子斛律鍾，剛幾歲，獲免。在北周襲封崇國公。隋開皇年間死於驃騎將軍任上。

斛律羡，字豐樂，少年機警，尤善於騎射，高祖見了很稱贊他。世宗將他提拔爲開府參軍事。遷升爲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加安西將軍，進封爲大夏縣子，拜任通州刺史。顯祖受禪登基，他進號爲征西將軍，别封顯親縣伯。

河清三年，轉爲使持節，都督幽、安、平、南營、北營、東燕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其年秋，突厥十餘萬人侵犯州境，他率領諸將抵禦。突厥望見軍威整齊，便不敢接戰，轉而遣使議和。斛律羡恐其有詐，就勸諭説："你們此行，本來就不是爲通好而來，見機而變，不是出自本心。如果真有誠意，應趕快回到你原住處，另外派使者來。"於是突厥退走。天統元年夏五月，突厥木汗遣使請求朝貢，斛律羡這纔向朝廷彙報了，從此年年朝貢不絶，斛律羡是有功於其間的。下詔加官爲行臺僕射。斛律羡認爲北方民族常常内侵，應該有所防備，自庫堆戍向東直至海濱，隨着山勢屈曲高低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劈山築城，或截谷起障，一共置立戍所五十多個。又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匯於潞河，用以灌田。這樣，邊儲獲利，歲歲積累，減省漕運之費，公私兩便。天統元年六月，因父亡守孝而辭官，不久與兄斛律光一同被朝廷起復任用，他還鎮燕薊。三年，加位特進。四年，遷

薊。三年，加位特進。四年，遷行臺尚書令，别封高城縣侯。

爲行臺尚書令，别封高城縣侯。

武平元年，加驃騎大將軍。時光子武都爲兗州刺史。羡歷事數帝，以謹直見推，雖極榮寵，不自矜尚，至是以合門貴盛，深以爲憂。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優詔不許。其年秋，進爵荆山郡王。

武平元年，加驃騎大將軍。時斛律光之子武都爲兗州刺史。斛律羡歷事幾位皇帝，均以其謹厚公正被推重。雖説家族榮寵非常，但他不以功自矜，而這時他反以全家族貴盛而深以爲憂。他上書推讓，請求解除爵位，皇上没有批准。當年秋，進爵爲荆山郡王。

三年七月，光誅，敕使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仍以永業代羡。伏恩等既至，門者白使人裹甲馬汗，宜閉城門。羡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把手，遂執之，死於長史廳事。臨終嘆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世達、世遷、世辨、世酋、伏護，餘年十五已下者宥之。羡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自伏護以下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皆泣送之至門，日晚而歸。吏民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嗣明醫術之士，爲羡所欽愛，乃竊問之，答曰："須有禳厭。"數日而有此變。

武平三年七月，斛律光被誅，下令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乘驛捕殺斛律羡。派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隨即就用永業代斛律羡之職。賀拔伏恩等到達了，守門人通報情況説：來人身上内穿盔甲、馬身出汗恐有不測，應閉城門不納。斛律羡説："朝廷來使豈可懷疑拒絶?"出城相見，賀拔伏恩上前緊扣前手，便逮捕了他，殺死在長史的大廳上。臨終，他嘆息説："富貴如此，女兒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怎會不破家呢!"其五子世達、世遷、世辨、世酋與伏護同時遇難。其餘年齡十五歲以下者赦免。這之前，斛律羡忽然令其在州諸子從伏護以下五六人鎖着脖子乘驢出城，合家皆哭送到大門外，天色晚了纔歸來。州中吏民莫不驚異。代理燕郡太守馬嗣明是位醫術之士，平時爲斛律羡所欽佩喜愛，便私下悄悄問他什麽緣故，回答説："將有災殃，需有去邪除惡之祭。"不數日就發生了大變故。

羡及光并少工騎射，其父每日令其出畋，還即較所獲禽獸。光所獲或少，必麗龜達腋。羡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羡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答云："明月必背上着箭，豐樂隨處即下手，其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咸服其言。

斛律羡與其兄斛律光少年時都善於騎射。他們的父親每天都要他倆出去打獵，回來後當面檢查各自所獲禽獸。斛律光所獲有時較少，但一個個必定射中其高突處直達腋窩的要害部位，斛律羡所獲較多，但打的不是要害之處。哥哥常受賞，弟弟不免被捶撻鞭打。别人問父親這是什麽道理，回答説："明月所射，必背上着箭，豐樂則隨處即下手，其獲雖多，但其技比其兄差多了。"知道的人都佩服斛律金所説的這番道理。

斛律平

金兄平，便弓馬，有幹用。魏景明中，釋褐殿中將軍，遷襄威將軍。正光末，六鎮擾亂，隸大將軍尉

斛律金的哥哥斛律平，身段輕捷精通弓馬，有才幹。北魏景明年間，入仕爲殿中將軍，遷襄威將軍。正光末年，六鎮擾亂，他隨大將軍尉

賓北討。軍敗，爲賊所虜。後走奔其弟金於雲州，進號龍驤將軍。與金擁衆南出，至黄瓜堆，爲杜洛周所破，部落離散。及歸尒朱榮，待之甚厚，以平襲父爵第一領民酋長。高祖起義，以都督從。稍遷平北將軍、顯州刺史，加鎮南將軍，封固安縣伯。尋進爲侯，行肆州刺史。周文帝遣其右將軍李小光據梁州，平以偏師討擒之。出爲燕州刺史。入兼左衛將軍，領衆一萬討北徐賊，破之，除濟州刺史。侯景度江，詔平爲大都督，率青州刺史敬顯儁、左衛將軍厙狄伏連等略定壽陽、宿預三十餘城。事罷還州，加開府，進位驃騎大將軍，進爵爲公。顯祖受禪，别封羡陽侯。行兗州刺史，以黷貨除名。後除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即位，拜特進，食滄州樂陵郡幹。皇建初，封定陽郡公，拜護軍。後爲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賓北討。軍敗，被敵所俘。後來逃跑，奔至其弟斛律金的雲州，進號龍驤將軍。他與斛律金帶領部衆南出，行至黄瓜堆，又被杜洛周所破，部落離散。於是兄弟投奔尒朱榮，尒朱榮待他們很好，讓斛律平襲其父爵爲第一領民酋長。高祖起義，用斛律平爲都督隨軍征戰。慢慢遷升爲平北將軍、顯州刺史，加任鎮南將軍，封爲固安縣伯。不久進升爲侯爵，代理肆州刺史。北周文帝遣其右將軍李小光占據梁州，斛律平以偏師平滅了他，生擒李小光。外放任燕州刺史。入朝兼左衛將軍，領一萬兵馬攻討北徐州之叛賊，破之，拜任濟州刺史。侯景渡江，下詔以斛律平任大都督，率領青州刺史敬顯儁、左衛將軍厙狄伏連等，平定壽陽、宿預等三十餘城。平叛結束後，斛律平回到本州，加開府，進位爲驃騎大將軍，進爵爲公。顯祖受禪登基，别封爲羡陽侯。代理兗州刺史，因黷貨而除名，後來拜任開府儀同三司。到廢帝即位時，拜任特進，食俸滄州樂陵郡幹。皇建初年，封爲定陽郡公，拜任護軍。後來任青州刺史，去世。贈太尉。

史臣曰：斛律金以高祖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觀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雖爲威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之姿，戰術兵權，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祖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鋒。而大寧以還，東鄰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用武，成并吞之壯氣。斛律治軍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毁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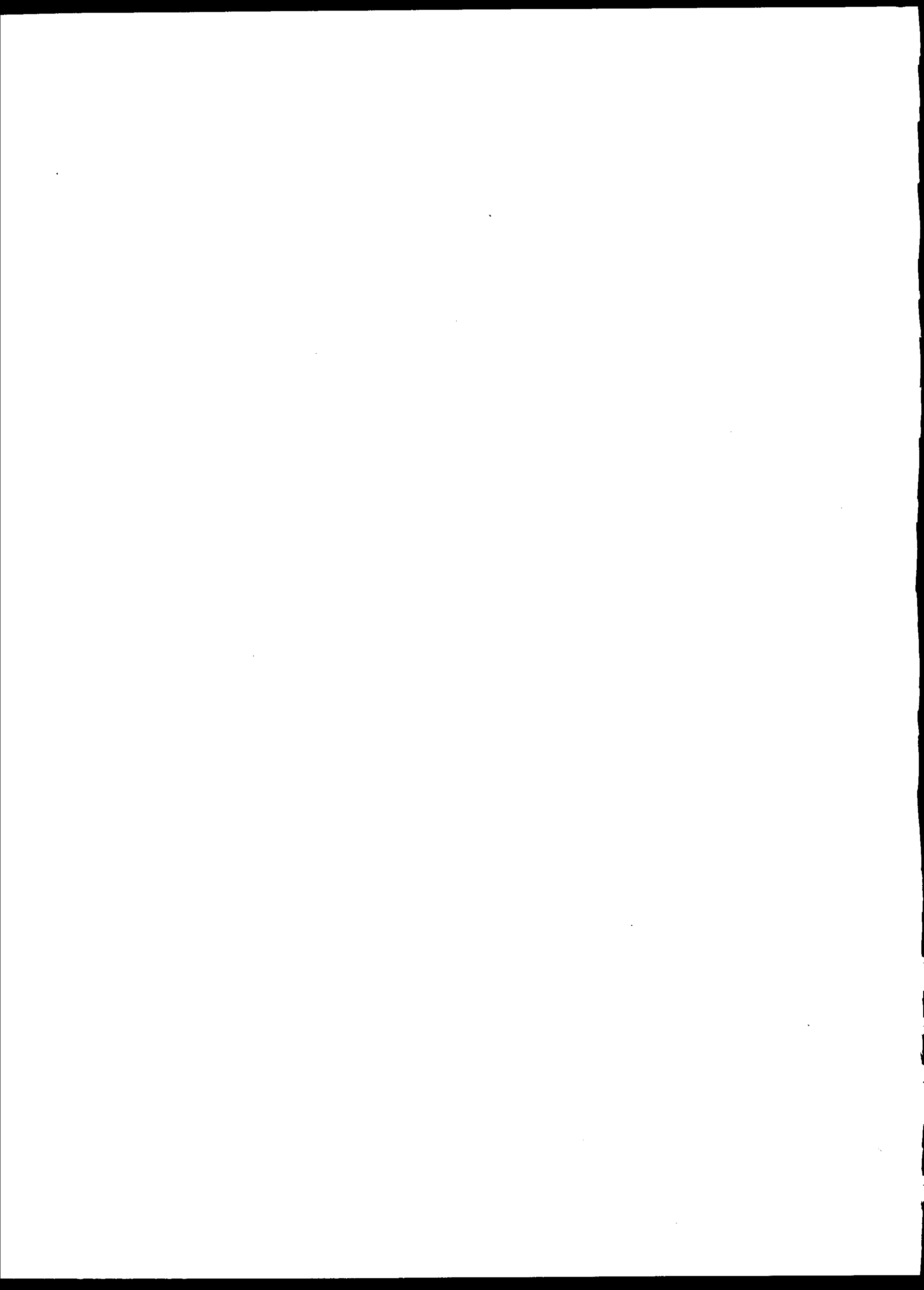
史臣曰：斛律金處在高祖撥亂反正創業之始，他助成了高氏大業；忠誠謹慎，成此大功，所以能終享天年，位超群僚。細察他對恩寵盈滿的防戒，是洞察世變的機微的，但纔傳兩代，就禍及子孫，全家被殺，雖説是威權招忌，恐怕還是如道家所説“天道忌盈”吧。斛律光作爲上將之子，有沉穩剛毅之姿，其戰術兵權，都暗合於韜略，所以臨敵制勝，能變化無窮，穩操勝券。自從關河分隔，東西魏對峙，將近五十年。以高祖圖霸之期，逢宇文創業之時，斛律光出軍北伐，屢挫兵鋒。而大寧年代之後，東鄰漸漸衰弱下來，而西鄰則收取巴蜀，殄滅江陵，以高屋建瓴之勢，成并吞天下之謀。斛律氏治軍嚴明，謹守邊防，戰則勝，攻則克，使北齊屢獲戰勝之捷，而北周竟無東出之機。然而，世亂讒言得志，詐以斛律震主之威；君主暗弱昏庸，親手毁滅藩籬之固。當年李牧爲趙將，北剪胡狄，西却强秦，郭開進讒，李牧死而趙滅。這次提議殺

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强鄰報仇。嗚呼！後之君子可爲深戒。

贊曰：赳赳咸陽，邦家之光。明月忠壯，仍世將相。聲振關右，勢高時望。迫此威名，易興讒謗。始自工言，終斯交喪。

害斛律光者，難道不就是當年秦施反間計於趙之情形麼？爲什麼其手法與後果如此地一模一樣呢？內使戰將寒心解體，外爲强敵報仇解恨，唉，後來的人可要引爲深戒啊！

贊曰：英武的咸陽王，真是國家難得的棟梁。可敬的明月忠誠壯烈，無愧於世代元勛、世代將相。其聲威震於關西，其名望超越凡常。就是這崇高的威名，招來了奸徒的誹謗。可惜他起於明智的預見，却終於就此淪喪！



北齊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孫騰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爲中書舍人，沮渠滅，入魏，因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通使持節、侍中、都督雍華岐豳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贈騰父機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殷五州諸軍事、太尉公、尚書令、冀州刺史。

孫騰，字龍雀，是咸陽石安人。其祖父孫通，曾在沮渠氏的北凉政權中任中書舍人，沮渠滅亡後，歸於北魏，從此定居北方。及至孫騰發迹之後，魏政權追贈孫通使持節、侍中、都督雍州華州岐州豳州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追贈他父親孫機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定州滄州瀛州殷州五州諸軍事、太尉公、尚書令、冀州刺史。

騰少而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亂，騰間關危險，得達秀容。屬尒朱榮建義，騰隨榮入洛，例除冗從僕射。尋爲高祖都督府長史，從高祖東征邢杲。師次齊城，有撫宜鎮軍人謀逆，將害督帥。騰知之，密啓高祖。俄頃事發，高祖以有備，擒破之。高祖之爲晋州，騰爲長史，加後將軍，封石安縣伯。高祖自晋陽出滏口，行至襄垣，尒朱兆率衆追。高祖與兆宴飲於水湄，誓爲兄弟，各還本營。明旦，兆復招高祖，高祖欲安其意，將赴之，臨上馬，騰牽衣止之。兆乃隔水肆駡，馳還晋陽。高祖遂東。

孫騰年輕時就耿直，對官吏職事十分精明。北魏正光年間，北方戰亂頻繁，孫騰穿山渡谷，不畏艱險來到秀容。正當此時，尒朱榮舉起了義旗，孫騰便投在他的麾下，隨尒朱榮到了京城洛陽，依例拜任冗從僕射。不久拜任高祖的都督府長史，隨高祖東征邢杲。大軍駐扎在齊城，有撫宜鎮的軍人圖謀叛逆，將謀害主帥。孫騰知道了，就向高祖告密。不多時叛亂事發，高祖因爲有準備，抓住了叛亂軍士，平定了叛亂。高祖任晋州州守時，孫騰任府中長史，加贈後將軍，封爲石安縣伯。高祖率大軍從晋陽出滏口，行至襄垣，尒朱兆率部衆追來。高祖和尒朱兆相見，在河濱設宴，盟誓結爲兄弟，然後各回本營。第二天，尒朱兆又要召見高祖，高祖想讓他放心，準備前往，臨上馬，孫騰扯着他的衣服阻止他前去。尒朱兆便隔河破口大駡，奔回晋陽去了。高祖便帶兵東下了。

及起義信都，騰以誠款，常預謀

及至高祖於信都起義，孫騰因對高祖的忠誠

策。騰以朝廷隔絶，號令無所歸，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苦請於高祖，高祖從之，遂立中興主。除侍中，尋加使持節、六州流民大都督、北道大行臺。高祖進軍於鄴，初留段榮守信都，尋遣榮鎮中山，仍令騰居守。及平鄴，授相州刺史，改封咸陽郡公，增邑通前一千三百户。入爲侍中。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居，騰欲尚之，公主不許。侍中封隆之無婦，公主欲之，騰妒隆之，遂相間構。高祖啓免騰官，請除外任，俄而復之。

信實而經常參與重大謀議。孫騰認爲東魏朝廷被阻絶，發布號令没有正當的名義，如不有所擁立，那麽衆將就會離心涣散，於是苦苦進言於高祖，高祖采納了他的意見，就擁立了中興主。孫騰拜任侍中，不久加銜爲使持節、六州流民大都督、北道大行臺。高祖進軍鄴城，起先留下段榮守衛信都，不久派段榮鎮守中山，就令孫騰居留信都守衛。及至拿下鄴都，授予孫騰相州刺史之職，改封爲咸陽郡公，增加食邑連同已有的共一千三百户。入朝爲侍中。當時魏的京兆王元愉的女兒平原公主守寡在家，孫騰想娶她，公主不答應。侍中封隆之没妻子，公主想嫁給他，孫騰嫉妒封隆之，於是就挑撥離間起來。高祖便建議朝廷罷免孫騰的官職，請朝廷把孫騰外放，不久又召回京城復官。

騰以高祖腹心，入居門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椿既生異端，觸塗乖謬。騰深見猜忌，慮禍及己，遂潛將十餘騎馳赴晉陽。高祖入討斛斯椿，留騰行并州事，又使騰爲冀、相、殷、定、滄、瀛、幽、安八州行臺僕射、行冀州事，復行相州事。

孫騰因爲是高祖的心腹，便進入高祖府中，與斛斯椿一起掌管機密。斛斯椿既已有了二心，作事處處與高祖不和。孫騰被深深猜忌，他擔心蒙受禍患，便悄悄地帶着十多名隨從奔赴晉陽。高祖帶兵討伐斛斯椿，留孫騰代理并州軍政事務，又拜任冀州、相州、殷州、定州、滄州、瀛州、幽州、安州的八州行臺僕射、代理冀州刺史，又代理相州刺史。

天平初，入爲尚書左僕射，内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尚書令。時西魏遣將寇南兗，詔騰爲南道行臺，率諸將討之。騰性尫怯，無威略，失利而還。又除司徒。初北境亂離，亡一女，及貴，遠加推訪，終不得，疑其爲人婢賤。及爲司徒，奴婢訴良者，不研虚實，率皆免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時高祖入朝，左右有言之者，高祖大怒，解其司徒。武定中，使於青州，括浮逃户口，遷太保。初博陵崔孝芬養貧家子賈氏以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携賈於鄭氏。賈有姿色，騰納之。始以爲妾，其妻袁氏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妻，詔封丹陽郡君，復

東魏孝静帝天平初年，孫騰入朝任尚書左僕射，内外之事，孫騰没有不知道的，兼任司空、尚書令。這時西魏派兵攻打南兗州，皇上下令孫騰爲南道行臺，率領諸將前往討伐。孫騰個性軟弱無决斷，没有聲威謀略，結果失利而還。又拜任司徒。當年北方戰亂流離，孫家丢失一女，及至尊貴，老遠地去尋訪，始終没有找到，懷疑已經成了别人家的奴婢了。及至孫騰作了司徒，凡奴婢上訴請求改籍爲自由民者，他也不查驗事實，一律放免，心想放免一千人，或許會有其女在其中。這時高祖入朝，左右有人把這情况報告了，高祖大怒，撤了孫騰的司徒之職。武定年間，出使青州，搜集流亡隱報户口，遷任太保。早先，博陵人崔孝芬收養貧家女賈氏爲養女，崔孝芬死後，其妻元氏改嫁鄭伯猷，帶着賈氏女到了鄭家。賈氏女長得漂亮，孫騰便收她爲小妾。

請以袁氏爵迴授其女。違禮肆情，多此類也。

其妻袁氏死後，孫騰因爲賈氏有子，就把她扶正爲妻，皇上下詔封爲丹陽郡君，他又請朝廷把給袁氏的贈號轉給賈氏。違背禮制，肆意縱情，他通常都是這樣的表現。

騰早依附高祖，契闊艱危，勤力恭謹，深見信待。及高祖置之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由己，求納財賄，不知紀極，生官死贈，非貨不行，肴藏銀器，盗爲家物，親狎小人，專爲聚斂。在鄴，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爲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高祖屢加譴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八。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等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太師、開府、録尚書事，謚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高祖廟庭。子鳳珍嗣。鳳珍庸暗，武平中，卒於開府儀同三司。

孫騰早年便依附高祖，歷經艱難險阻，一直勤勤懇懇，忠誠實在，深受信賴。及至高祖將他安排在東魏朝廷，對他寄以心腹之望，他便志得意滿有恃無恐起來，賞罰遷免一切任性而爲，求財納賄没有一點忌諱，活人封官死人贈號，没有錢財就別想辦成。公家的食具銀器，也偷回家據爲己有。他專門親近一幫小人，一意聚斂。在鄴都，他跟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一起稱爲四貴，非法專權，横行霸道，他是最厲害的一個。高祖多次譴責他，他終不改悔，朝野上下都十分痛恨他，公開嘲諷他。武定六年四月死去，時年六十八歲。朝廷贈給他使持節、都督冀定等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太師、開府、録尚書事，謚號爲文。北齊天保初年，因爲他是開國大臣之一，下詔祭奠其墓。皇建年間又讓他陪祭於高祖之廟。其子孫鳳珍嗣其爵位。鳳珍平庸無能，武平年間死去，時爲開府儀同三司。

高隆之

高隆之，字延興，本姓徐氏，云出自高平金鄉。父幹，魏白水郡守，爲姑婿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貴，魏朝贈司徒公、雍州刺史。隆之後有參議之功，高祖命爲從弟，仍云渤海蓨人。隆之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沉有志氣。魏汝南王悦爲司州牧，以爲户曹從事。建義初，釋褐員外散騎常侍，與行臺于暉出討羊侃於太山，暉引隆之爲行臺郎中，又除給事中。與高祖深自結托。高祖之臨晋州，引爲治中，行平陽郡事。

高隆之，字延興，本姓徐，自説家族出於高平郡金鄉縣。父親徐幹，北魏白水郡守，因是姑父高某撫養成人的，就改名爲高幹了。高隆之當大官之後，魏朝追贈其父爲司徒公、雍州刺史。高隆之後來有參與擁立的功勞，高祖認他爲堂兄弟，從此便説自己祖籍是渤海郡蓨縣了。高隆之身高八尺，鬍鬚長得很漂亮，爲人深沉有志氣。北魏汝南王元悦爲司州牧時，用他爲户曹從事。建義初年，入仕任員外散騎常侍。他和行臺于暉一起出兵討伐羊侃於太山，于暉用他爲行臺郎中，又拜任給事中。他和高祖相互交心互相倚托。高祖後來到晋州，引薦他爲治中，代理平陽郡守。

從高祖起義山東，以爲大行臺右丞。魏中興初，除御史中尉，領尚食典御。從高祖平鄴，行相州事。從破四胡於韓陵。太昌初，除驃騎大將

高隆之隨高祖起義於太行山東，以他爲大行臺右丞。北魏中興初年，拜任御史中尉，領尚食典御。跟隨高祖平定鄴都，代理相州刺史。又隨大軍攻破四胡於韓陵。太昌初年，拜任驃騎大

軍、儀同三司。西魏文帝曾與隆之因酒忿競，文帝坐以黜免。高祖責隆之不能協和，乃啓出爲北道行臺，轉并州刺史，封平原郡公，邑一千七百户。隆之請減户七百，并求降己四階讓兄騰，并加優詔許之，仍以騰爲滄州刺史。高祖之討斛斯椿，以隆之爲大行臺尚書。及大司馬、清河王亶承制，拜隆之侍中、尚書右僕射，領御史中尉。廣費人工，大營寺塔，爲高祖所責。

將軍、儀同三司。西魏文帝宇文泰當年曾與高隆之争酒吵鬧，文帝因而被黜免職。高祖責備隆之不能協和關係，便提議讓他外任北道行臺，後改任并州刺史，封他爲平原郡公，食邑一千七百户。高隆之請求減少七百户，并求減自己四階爵級轉讓給哥哥高騰，皇上都下詔贊揚并應允了，并任命高騰爲滄州刺史。高祖征討斛斯椿時，以高隆之爲大行臺尚書。及至大司馬、清河王元亶被擁立，拜高隆之爲侍中、尚書右僕射，領御史中尉。在任，他大量消耗人力物力建造寺塔，受到高祖的責備。

天平初，丁母艱解任，尋詔起爲并州刺史，入爲尚書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勢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啓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又領營構大將，京邑制造，莫不由之。增築南城，周迴二十五里。以漳水近於帝城，起長堤以防泛溢之患。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水碾磑，并有利於時。

東魏天平初年，他爲守母喪而解任，不久奉命爲并州刺史，入朝任尚書右僕射。那時按政策給百姓分田，貴勢之家乘機廣占良田，貧弱農户祇得瘠薄之田。高隆之向高祖彙報了這個情况，一律反過來分配，這纔得以平均。又領營構大將之職，京城營造都歸他統管。增築南城，方圓二十五里。因爲漳水流過京城近郊，便築起長堤以防洪水泛濫。又開鑿渠道，引來漳水繞鄴城一周，興造了水碾等設施，這在當時都是有利的。

魏自孝昌已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爲煩擾。隆之表請自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用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向五萬餘人，而群小誼囂，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公。

魏朝自從孝昌年間以來，天下動亂多災多難，各地刺史太守都成爲當部都督，雖没有兵事，却有一幫僚屬，給地方帶來很多煩擾。高隆之上表請求凡不是緊要關口邊防應有駐軍者，一律撤銷其現有兵馬編制。又，朝廷權貴們多藉常侍的名分冒用貂蟬的服飾，高隆之自己上表辭去侍中，并建議所有假藉侍中名義冒用的服飾，一律禁絶。皇帝下令一切照辦。自從軍國多事以來，冒名頂替而做官者不可勝數，高隆之上書請求來一次普遍清查。一查，差不多有五萬多人，然而一群小人一齊對他痛加圍攻，高隆之害怕了，於是停止清查。皇帝讓他負責監修《起居注》之事，進位爲司徒公。

武定中，爲河北括户大使。追還，授領軍將軍、録尚書事，尋兼侍中。績出行青州事。追還，拜太子太師、兼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遷太保。時世宗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

東魏武定年間，拜任河北括户大使。回京後授領軍將軍、録尚書事，不久兼任侍中。繼而外放任代理青州刺史。又奉命回京，拜任太子太師、兼任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遷任太保。當時世宗爲宰相，政風肅清，高隆之不時有受賄行

有受納，世宗於尚書省大加責辱。齊受禪，進爵爲王。尋以本官録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小巧，至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於射堋上立三像人爲壯勇之勢。顯祖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射堋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置人？終日射人，朕所不取。"隆之無以對。

爲，多次在尚書省受到世宗的嚴厲批評。北齊接受禪讓建國後，他進爵爲王。不久以本官録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修國史。高隆之性喜製作，對皇家羽儀器仗、朝廷百戲及服色等不時改作，然而没有典故依據，常被時人非議。曾在靶場上立三個壯勇男子像作靶子，顯祖曾到東山，因射擊之機對高隆之説："可以用猛獸像作靶子，這是古人傳統作法，爲什麽要用人像呢？終日射人，我實在不喜歡這麽做。"隆之啞口不知怎麽回答纔好。

初，世宗委任兼右僕射崔暹、黄門郎崔季舒等，及世宗崩，隆之啓顯祖并欲害之，不許。顯祖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季舒等仍以前隙，乃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顯祖以其受任既重，知有冤狀，便宜申滌，何得委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曾與元昶宴飲，酒酣，語昶曰："與王交游，當生死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又帝未登庸之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將受魏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銜之。因此，遂大發怒，令壯士築百餘下。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駕，死於路中，年六十一。贈冀定瀛滄幽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尉、太保、冀州刺史，陽夏王。竟不得謚。

當初，世宗委任了兼右僕射崔暹、黄門郎崔季舒等人，待世宗駕崩之後，高隆之向顯祖進言要加害於他們，顯祖没有答應。顯祖因爲高隆之是老一輩大臣，交給他朝廷要務，崔季舒等人不忘前嫌，便向皇帝進言説："高隆之每每會見訴訟者，動輒表示十分同情的樣子，以表示最終處分不是他能左右的。"顯祖認爲高隆之既受重任，知有冤情，理當糾正，怎麽能推委過失以求名聲呢？這不合做大臣的原則。天保五年把他禁閉於尚書省。隆之曾與元昶一起飲宴，酒喝多了，對元昶説："我與大王交游，必當生死不相背叛。"有人把這話密報了。另外，顯祖未登基之前，隆之心下常常貶低他。顯祖將接受魏禪讓稱帝時，群臣都説不應當，其中就有高隆之，顯祖非常記恨他。這一次便大發怒，下令壯士狠狠地砸了他一百餘下。放出去後，口渴要飲水，有人勸他不能喝，他説："這時候了，還管他個啥！"便喝了水。讓他隨駕出京，死於路上，時年六十一歲。追贈他冀定瀛滄幽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尉、太保、冀州刺史，陽夏王等名號。但最終没有給他謚號。

隆之雖不涉學，而欽尚文雅，縉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爲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甚以此稱之。顯祖末年，既多猜害，追忿隆之，誅其子德樞等十餘人，并投漳水。又發隆之冢，出其尸，葬已積年，其貌不改，斬截骸骨，亦棄於漳流，遂絶嗣。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

隆之雖不曾做過學問，倒是十分欽敬文雅之士，對縉紳名流，一定恭敬接待。其寡姊做了尼姑，他事奉如母，教育自家子弟，總要求他們重視讀書瞭解文義。社會上因此而十分稱道他。顯祖晚年多所猜忌迫害，追恨隆之，就殺了他的兒子高德樞等十餘人，把尸體一起扔到漳水裏。又發掘隆之的墓，取出他的尸體，葬已多年，而面貌一點没變，便斬截其尸骨，一并扔進漳河，高

爲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産。初，隆之見信高祖，性多陰毒，睚眦之忿，無不報焉。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府卿任集同知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托不遂，前後構成其罪，并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隆之家便絶後了。乾明年間，下詔讓他哥哥的兒子高子遠作他的後嗣，襲爵陽夏王，返還其家産。當年，高隆之受到高祖的信賴，性格陰險狠毒，一點點怨恨也要報復。儀同三司崔孝芬因爲高家想結親未成，太府卿任集和高隆之一起主管營造事宜，意見每每不合，瀛州刺史元晏因他有所請托没有辦成，高隆之對這三人都一一製造罪名，先後迫害致死。鬧到最後他自己全家被殺盡，輿論認爲這是報應。

司馬子如 司馬消難 司馬世雲

司馬子如，字遵業，河内溫人也。八世祖模，晋司空、南陽王。模世子保，晋亂出奔凉州，因家焉。魏平姑臧，徙居於雲中，其自序云爾。父興龍，魏魯陽太守。

子如少機警，有口辯，好交游豪傑，與高祖相結托，分義甚深。孝昌中，北州淪陷，子如携家口南奔肆州，爲尒朱榮所禮遇，假以中軍。榮之向洛也，以子如爲司馬，持節、假平南將軍，監前軍。次高都，榮以建興險阻，往來衝要，有後顧之憂，以子如行建興太守、當郡都督。永安初，封平遥縣子，邑三百户，仍爲大行臺郎中。榮以子如明辯，能説時事，數遣奉使詣闕，多稱旨，孝莊亦接待焉。葛榮之亂，相州孤危，榮遣子如間行入鄴，助加防守。葛榮平，進爵爲侯。元顥入洛，人情離阻，以子如曾守鄴城，頗有恩信，乃令行相州事。顥平，徵爲金紫光禄大夫。

尒朱榮之誅，子如知有變，自宫内突出，至榮宅，棄家隨榮妻子與尒朱世隆等走出京城。世隆便欲還北。子如曰："事貴應機，兵不厭詐，天下恟恟，唯强是視，於此際會，不可以弱示人。若必走北，即恐變故隨起，不如分兵守河橋，迴軍向京，出

司馬子如，字遵業，是河内溫縣人。其八世祖司馬模，是晋司空、南陽王。司馬模的兒子司馬保，晋亂時出奔凉州，因而定居於凉州。北魏平滅姑臧，全家遷居於雲中，這是他自己説的情況。其父司馬興龍，北魏魯陽太守。

司馬子如自幼機警過人，口才很好，很愛結交豪傑，與高祖深交，互相結托，情義很深。孝昌年間，北州淪陷，子如携家口南奔，到了肆州，受到尒朱榮的禮遇，暫時授以中軍。尒朱榮舉兵向洛陽，讓他任司馬，持節、代理平南將軍，監前軍。軍駐高都，尒朱榮見建興地勢險要，是南北衝要，産生後顧之憂，於是命子如代理建興太守、本郡都督。永安初年封爲平遥縣子，食邑三百户，繼續任大行臺郎中。尒朱榮因爲子如能説善辯，明悉時事，常常派遣他到京城去，多能圓滿完成使命，北魏孝莊帝也樂意接待他。葛榮造反時，相州孤立危殆，尒朱榮派子如間道來鄴城幫助防守。葛榮平定之後，加封爲侯。元顥兵進洛陽時，人心大亂，形勢危急，因爲子如曾守衛鄴城，對那裏有恩信，便令他代理相州刺史。元顥被平定後，徵他入朝拜任金紫光禄大夫。

尒朱榮被殺，子如覺察到變故發生，從皇宫内衝出來，到尒朱榮家，隻身隨尒朱榮妻子兒女和尒朱世隆等奔出京城。世隆便想回北方去。子如説："事情就貴在抓住機會，兵不厭詐，而今天下洶洶，十分不安，誰强誰占上風，在這緊要當口，絶不能向人示弱。如果一定要逃奔北方，那恐怕大禍隨之而起，不如分兵守住河橋，同時

其不意，或可離潰。假不如心，猶足示有餘力，使天下觀聽，懼我威强。”於是世隆還逼京城。魏長廣王立，兼尚書右僕射。前廢帝以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一千七百户。固讓儀同不受。高祖起義信都，世隆等知子如與高祖有舊，疑慮，出爲南岐州刺史。子如憤恨，泣涕自陳，而不獲免。

回師京城，出其不意，倒有可能讓對方離散潰退。即使不能如願，也還足以向天下表明我們是有勢力的，使天下耳目中還能畏懼我們的威勢。”於是尒朱世隆帶兵還逼京城。魏朝廷擁立了長廣王，子如兼任尚書右僕射。前廢帝任他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陽平郡公，食邑一千七百户。他堅決辭讓儀同没有接受。齊高祖在信都起兵，尒朱世隆等知道子如與高祖有舊誼，就猜疑他，外放他任南岐州刺史。司馬子如很惱恨，哭泣着表白心迹，没有得到諒解。

高祖入洛，子如遣使啓賀，仍叙平生舊恩。尋追赴京，以爲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左僕射，與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右僕射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高祖鎮晋陽，子如時往謁見，待之甚厚，并坐同食，從旦達暮，及其當還，高祖及武明后俱有賚遺，率以爲常。子如性既豪爽，兼恃舊恩，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無所顧憚。興和中，以爲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委其黜陟。子如至定州，斬深澤縣令；至冀州，斬東光縣令。皆稽留時漏，致之極刑。若言有進退，少不合意，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項。士庶惶懼，不知所爲。轉尚書令。子如義旗之始，身不參預，直以高祖故舊，遂當委重，意氣甚高，聚斂不息。時世宗入輔朝政，内稍嫌之，尋以贓賄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劾，禁止於尚書省。詔免其大罪，削官爵。未幾，起行冀州事。子如能自厲改，甚有聲譽，發摘奸僞，僚吏畏伏之。轉行并州事。詔復官爵，别封野王縣男，邑二百户。

齊高祖兵進洛陽，子如派使者前來致賀，并表達平素相知的情義。不久，他便奉命回京，做了大行臺尚書，朝夕在高祖左右，參與軍國大事的謀劃。天平初年，拜任左僕射，和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右僕射高隆之等共同參與朝政，很受器重。高祖鎮守晋陽，子如不時地前往拜訪，高祖待他十分優厚，并座同食，從早到晚，及至該啓程返京時，高祖和武明皇后都有贈賜，這樣都成了定例。子如性格豪爽，加上依仗舊恩，因而由他主管的部門，一切由他憑興趣愛憎辦理，公然接受賄賂，無所顧忌。興和年間，用他爲北道行臺，巡檢諸州，視察吏治與政情，守令以下，授權讓他决定其去留升降。子如一到定州，便殺了深澤縣令；到了冀州，又殺了東光縣令。而且都稽留行刑時刻，用極刑處治。如對方言語稍不合意，便讓武士拖曳拉扯，刀刃架到脖子上。鬧得官民惶惶不知所措。改任尚書令。司馬子如在高祖興兵起義時，并没有參與，衹不過是高祖老友，也就受信賴而擔重任，便心氣高昂，聚斂不息。這時世宗入朝主持政務，對子如的行爲内心不滿，不久便以受贓被御史中尉崔暹彈劾，被軟禁於尚書省裏。皇帝下詔免其大罪，削去官職爵位。不多時，又起用他代理冀州刺史。子如能自知悔改，很有聲譽，揭發打擊奸惡毫不留情，手下人没有不畏服的。改任代理并州刺史。有詔令復其官爵，别封他爲野王縣男，食邑二百户。

齊受禪，以有翼贊之功，别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子如性滑稽，不治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而事

北齊接受禪讓建國時，子如因爲有輔佐之功，别封須昌縣公，不久拜任司空。子如性格滑稽，生活不加檢點，出言吐語骯髒污穢，爲有見

姊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并加欽愛，世以此稱之。然素無鯁正，不能平心處物。世宗時，中尉崔暹、黄門郎崔季舒俱被任用。世宗崩，暹等赴晋陽。子如乃啓顯祖，言其罪惡，仍勸誅之。其後子如以馬度關，爲有司所奏。顯祖引子如數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官。久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薨，時年六十四。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滄懷五州諸軍事、太師、太尉、懷州刺史，贈物一千段，謚曰文明。

識的人們所鄙視。然而他事奉姊姊有禮節，教訓撫育侄子輩也能盡心盡力十分仁慈，當時名士他都能敬重，這方面很受世人贊揚。不過他爲人從來不直爽不嚴謹，不能公正處事。世宗時，中尉崔暹、黄門郎崔季舒都受到信用。世宗一死，崔暹等人奔赴晋陽。子如便向顯祖進言，説了他們很多罪惡，并勸説殺掉他們。其後子如自己騎馬度關，被有關官員查知上報了，顯祖唤來子如數説責問他道："崔暹、季舒事奉我的先輩，有什麽大罪，你却要我殺了他們？"因此罷了他的官。過了多時，仍以他是先帝舊友的緣故，拜任太尉。不久因病去世，時年六十四歲。贈給他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滄懷五州諸軍事、太師、太尉、懷州刺史，贈給各色雜帛一千段，謚號爲文明。

子消難嗣。尚高祖女，以主婿、貴公子，頻歷中書、黄門郎、光禄少卿。出爲北豫州刺史，鎮武牢。消難博涉史傳，有風神，然不能廉潔，在州爲御史所劾。又於公主情好不睦，公主譖訴之，懼罪，遂招延鄰敵，走關西。子如兄纂，先卒，子如貴，贈岳州刺史。纂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遷衛將軍、潁州刺史。世雲本無勛業，直以子如故，頻歷州郡。恃叔之勢，所在聚斂，仍肆奸穢。將見推治，内懷驚懼，侯景反，遂舉州從之。時世雲母弟在鄴，便傾心附景，無復顧望。諸將圍景於潁川，世雲臨城遥對諸將，言甚不遜。世宗猶以子如恩舊，免其諸弟死罪，徙於北邊。侯景於渦陽敗後，世雲復有異志，爲景所殺。

兒子司馬消難襲爵。與高祖女兒結了婚，因爲是公主女婿，又是豪門貴公子，多次委任爲中書、黄門郎、光禄少卿。外放任北豫州刺史，鎮守武牢關。司馬消難博覽史傳，爲人有風度有神采，但貪婪不廉潔，在州府被御史所彈劾。又與公主感情不和，公主向皇帝控訴他，他畏罪自保，招引西魏敵對勢力，後來出走西魏。司馬子如的哥哥司馬纂，早年去世，子如當大官之後，追贈爲岳州刺史。司馬纂長子司馬世雲，輕浮陰險無德行，逐步升遷到衛將軍、潁州刺史。世雲原本没有什麽功勞，衹是因子如的緣故，纔多次任州郡長官。他依仗叔父權勢，在任所上聚斂，大肆奸淫，無惡不作。將要受到追查訊問時，他心懷畏懼，侯景稱兵謀反，他便以潁州從叛。這時他母親和弟弟還在鄴城，竟一心一意追隨侯景，没有一點顧忌猶疑。諸將包圍侯景於潁川，世雲登上城樓遥對諸將，破口大駡十分無禮。世宗皇帝仍因子如的老關係，免了世雲幾個弟弟的連坐死罪，流放到北邊去了。侯景在渦陽戰敗之後，司馬世雲又别有打算，被侯景殺了。

司馬膺之

世雲弟膺之，字仲慶。少好學，美風儀。天平中，子如貴盛，膺之自尚書郎歷中書、黄門郎。子如别封須昌縣公，迴授膺之。膺之家富於財，

司馬世雲的弟弟名叫膺之，字仲慶。年少好學，有很好的風度和儀表。天平年間，司馬子如很貴盛，膺之從尚書郎歷任中書、黄門郎。子如别封須昌縣公，又回授於膺之。膺之家産富厚，

厚自封殖。王元景、邢子才之流以夙素重之。以其疏簡傲物，竟天保世，淪滯不齒。乾明中，王晞白肅宗，除衛尉少卿。河清末，光祿大夫。患泄利，積年不起，至武平中，猶不堪朝謁，就家拜儀同三司。好讀《太玄經》，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齊亡歲，以利疾終，時年七十一。膺之弟子瑞，天保中爲定州長史，遷吏部郎中。舉清勤平約。遷司徒左長史，兼廷尉卿，以平直稱。乾明初，領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爲朝廷所許。以疾去職，就拜祠部尚書。卒，贈瀛州刺史，謚曰文節。

還無止境地加以擴充。王元景、邢子才等人以老交情而重視他。因爲他疏放簡傲瞧不起人，在整個天保年間不曾有升遷機會。乾明年間，王晞向肅宗進言，纔任他爲衛尉少卿。河清末年被任爲光祿大夫。身患痢疾，積年卧床，直到武平年間，仍然不能上朝，就在家中受封爲儀同三司。他好讀《太玄經》，爲揚雄《蜀都賦》作注。常常說："我要跟揚子雲相交友。"北齊亡國時，他患痢疾而死，終年七十一歲。他弟弟司馬子瑞，天保年間任定州長史，遷任吏部郎中。被朝廷推選爲清勤平約人才。他遷爲司徒左長史，兼任廷尉卿，在任以處事平允正直見稱。乾明初年，任御史中丞，他嚴肅對待職責，凡推舉與檢劾都有原則，受到朝廷贊許。因病離職，在家中就任祠部尚書。去世，追贈瀛州刺史，謚號爲文節。

子瑞弟幼之，清貞有素行，少歷顯位。隋開皇中，卒於眉州刺史。子瑞妻，令萱之妹，及令萱得寵於後主，重贈子瑞懷州刺史，諸子亦并居顯職。同遊，武平末給事黄門侍郎。同迴太府卿，同憲通直常侍。然同遊終爲嘉吏，隋開皇中尚書民部侍郎，卒於遂州刺史。

子瑞的弟弟司馬幼之，爲人清貞，行爲正派，年紀輕輕就歷任朝廷要職。隋開皇年間在眉州刺史任上死去。子瑞的妻子是令萱的妹妹，及至令萱受寵於後主，又贈子瑞懷州刺史名號，諸子因而都居於顯要職務。司馬同遊在武平末年官至給事黄門侍郎。司馬同迴官至太府卿，司馬同憲官至通直常侍。衹有司馬同遊最後終於成爲好官員，隋開皇年間任尚書民部侍郎，死在遂州刺史任上。

史臣曰：高祖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治兵訓旅，遥制朝權，京臺機務，情寄深遠。孫騰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治亂爲懷，厚斂貨財，填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世宗入輔，責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厭，豈易間焉。孫騰牽裾之誠，有足稱美。隆之勞其志力，經始鄴京，又并是潛德僚采，早申任遇，崇其名器，未失朝序。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昧，恩結寵私，勛德莫聞，坐致台輔。猶子之愛，訓以義方，膺之風素可重，幼

史臣曰：高祖以晉陽爲兵家重鎮，是自己成就大業的根基所在，長期在這裏治兵訓旅，積蓄力量，遥控朝廷大權，朝廷機務，托付者關係重大。而孫騰等人均不能清貞自守，不能以大道治理亂政，却一心聚斂，欲壑難填。當年蕭何的留守關中，荀彧的留守許都，可跟他們完全不一樣呀！多虧世宗入朝秉政，責罰他們的驕縱，全力依靠崔暹等人，發揮其嚴肅政紀的威力，要不然，君子們都一個個傷心失望了，其結果將不堪設想。孫騰當初牽衣勸誡的誠心，有值得稱道的地方。高隆之盡其心力於鄴都的經營，又同是高祖早年未發迹時的朋友，早就結下深情，提高優待他倆的名位，大致說來還不失朝政基本秩序。至於司馬子如，衹不過因爲幼年時在一起玩耍胡

之清簡自立，有足稱也。

贊曰：閎、散胥附，蕭、曹扶翼。齊運勃興，孫、高陳力。黷貨無厭，多慚衮職。司馬滑稽，巧言令色。

闒而已，既無創業的貢獻，又没有可稱的政績，竟白白地占據朝廷三公的高位！對其侄子的愛護，知道用大道理去教育他們。司馬膺之的作風值得重視，司馬幼之的清正自立，也值得稱道。

贊曰：像古人的輔佐周文王、漢高祖一般，當北齊國運興起之際，孫騰、隆之都盡力相助，成就了大業。但他們貪得無厭，有負於自己的崇高職責。至若司馬子如，衹是一名無聊充數的官員，一個巧言令色的角色罷了。

北齊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一

賀拔允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劉貴
任延敬　莫多婁貸文　高市貴　厙狄迴洛　厙狄盛
薛孤延　張保洛　侯莫陳相

賀拔允

賀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祖爾頭，父度拔，俱見魏史。允便弓馬，頗有膽略，與弟岳殺賊帥衛可肱，仍奔魏。廣陽王元深上允爲積射將軍，持節防滏口。深敗，歸尒朱榮。允父子兄弟并以武藝知名，榮素聞之。見允，待之甚厚。建義初，除征東將軍、光祿大夫，封壽陽縣侯，邑七百户。永安中，除征北將軍、蔚州刺史，進爵爲公。魏長廣王立，改封燕郡公，兼侍中。使茹茹，還至晋陽，值高祖將出山東，允素知高祖非常人，早自結托。高祖以其北士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魏中興初，轉司徒，領尚書令。高祖入洛，進爵爲王，轉太尉，加侍中。

賀拔允，字可泥，是神武尖山縣人。祖父爾頭，父親度拔，《魏書》中都有記載。賀拔允熟練彎弓騎馬，爲人有膽略，和弟弟賀拔岳一起殺死了强盗頭子衛可肱，然後投奔北魏。廣陽王元深推薦他做了積射將軍，持節駐防於滏口。元深失敗後，他歸於尒朱榮。賀拔允父子兄弟都以武藝知名於世，尒朱榮平素就聽説過。見到賀拔允，對他很優厚。建義初年，拜任征東將軍、光祿大夫，加封壽陽縣侯，食邑七百户。永安年間，拜任征北將軍、蔚州刺史，進爵爲公。魏長廣王立爲帝，賀拔允改封爲燕郡公，兼任侍中。出使柔然，返回晋陽，正遇上高祖將出兵太行山東，賀拔允平時就知道高祖非等閑之輩，就早早地和他結交定下友誼。高祖也因他是北方人士中有名望的人，特别親近禮遇他。於是和賀拔允一起出兵信都，參與制定大計。北魏中興初年轉任司徒，領尚書令。高祖進入洛陽，進爵爲王，改任太尉，加任侍中。

魏武帝之猜忌高祖也，以允弟岳深相委托，潛使來往。當時咸慮允爲變。及岳死，武帝又委岳弟勝心腹之寄。高祖重其舊，久全護之。天平元年乃賜死，時年四十八，高祖親臨哭。贈定州刺史、五州軍事。允有三子，長子世文，次世樂，次難陀。興

魏武帝猜忌高祖，對賀拔允的弟弟賀拔岳委以重用，讓他偷偷地與賀拔允往來刺探高祖行踪。當時人們都擔心賀拔允會變心。及至賀拔岳死，魏武帝又委任其弟賀拔勝爲心腹之臣，希望他繼續注視高祖行踪。高祖看重與賀拔允的多年交情，長期保全他。到東魏天平元年纔賜他一死，死時四十八歲。高祖還親自前往吊喪祭奠。

和末，高祖并召與諸子同學。武定中，敕居定州，賜其田宅。

贈給他定州刺史、五州軍事。他有三個兒子，長子名世文，次子名世樂，三子名難陀。興和末年，高祖把他們都召來與兒子們同學。武定年間下令讓他們居住於定州，賜給田地房産。

蔡儁

蔡儁，字景彦，廣寧石門人也。父普，北方擾亂，奔走五原，守戰有功，拜寧朔將軍，封安上縣男，邑二百户。尋卒，贈輔國將軍、燕州刺史。儁豪爽有膽氣，高祖微時，深相親附。與遼西段長、太原龐蒼鷹俱有先知之鑒。長爲魏懷朔鎮將，嘗見高祖，甚異之，謂高祖云："君有康世之才，終不徒然也，請以子孫爲托。"興和中，啓贈司空公。子寧，相府從事中郎，天保初，兼南中郎將。蒼鷹交游豪俠，厚待賓旅，居於州城。高祖客其舍，初居處於蝸牛廬中，蒼鷹母數見廬上赤氣屬天。蒼鷹亦知高祖有霸王之量，每私加敬，割其宅半以奉高祖，由此遂蒙親識。高祖之牧晋州，引爲兼治中從事史，行義寧郡事。及義旗建，蒼鷹乃棄家間行歸高祖，高祖以爲兼行臺倉部郎中。卒於安州刺史。

蔡儁，字景彦，是廣寧郡石門縣人。父蔡普，當北方擾亂時奔向五原，守戰有功，拜任寧朔將軍，封爲安上縣男，食邑二百户。不久去世，贈給他輔國將軍、燕州刺史。蔡儁爲人豪爽有膽量，高祖微賤時，便與他深相交結。他和遼西人段長、太原人龐蒼鷹都有未卜先知的鑒識。段長曾任北魏懷朔鎮將，曾見到高祖，十分驚異，對高祖説："您有拯救亂世的才能，終不會虚度年月的。我願把子孫全托付給您。"興和年間，高祖奏請追贈他爲司空公。其子段寧，任相府從事中郎。天保初年，兼任南中郎將。龐蒼鷹則交游天下豪俠，厚待賓客商旅，住在晋州城裏。高祖曾作客於他家，開頭住在蝸牛廬中，蒼鷹之母多次見蝸廬上空紅光照天。蒼鷹也知道高祖有霸王之量，常常私加敬重，分出其宅舍的一半給高祖，從此受到高祖的特别賞識。高祖任晋州刺史時，引薦他爲兼治中從事史，代理義寧郡守。及至高祖舉旗起兵，龐蒼鷹便捨家抄小路追上高祖，高祖用他爲兼行臺倉部郎中。他死於安州刺史任上。

儁初爲杜洛周所虜，時高祖亦在洛周軍中。高祖謀誅洛周，儁預其計。事泄，走奔葛榮，仍背葛榮歸尒朱榮。榮入洛，爲平遠將軍、帳内别將。從破葛榮，除諫議大夫。又從平元顥，封烏洛縣男。隨高祖舉義，爲都督。高祖平鄴，及破四胡於韓陵，儁并有戰功。太昌中，出爲濟州刺史。爲治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分，吏民畏服之。性好賓客，頗稱施與。後胡遷等據兖州作逆，儁與齊州刺史尉景討平之。

蔡儁初被杜洛周俘虜，那時高祖也在杜洛周軍中。高祖計劃殺死洛周，蔡儁參加了謀劃。事情泄露，逃奔葛榮，又背着葛榮投奔了尒朱榮。尒朱榮進入洛陽，蔡儁任平遠將軍、帳内别將。隨軍打敗了葛榮，拜任諫議大夫。又隨軍平定元顥，封爲烏洛縣男。後隨高祖起兵，拜任都督。高祖攻下鄴都，又平定四胡於韓陵，蔡儁都有戰功。太昌年間外放任濟州刺史。他爲政苛嚴暴虐，又多收受賄賂，衹是辦事有頭腦，處置適當，吏民都畏服於他。他爲人好接交賓客，頗好施與，這方面名聲不錯。後來胡遷等人占據兖州作亂，蔡儁和齊州刺史尉景合力討平了胡遷。

魏武帝貳於高祖，以濟州要重，欲令腹心據之。陰詔御史構儁罪狀，

東魏武帝和高祖有矛盾，因爲濟州是軍事要地，想讓自己的心腹去把守它。就暗中下詔叫御

欲以汝陽王代儁，由是轉行兗州事。高祖以儁非罪，啓復其任。武帝不許，除賈顯智爲刺史，率衆赴州。儁防守嚴備，顯智憚之，至東郡，不敢前。天平中，爲都督，隨領軍婁昭攻樊子鵠於兗州，又與行臺元子思討元慶和，俱平之。侯深反，復以儁爲大都督，率衆討之，深敗走。又轉揚州刺史。天平三年秋，卒於州，時年四十二。贈持節、侍中、都督、冀州刺史、尚書令、司空公，謚曰威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高祖廟庭。

史羅織蔡儁的罪狀，準備用汝陽王去代替蔡儁，由此蔡儁改任代理兗州刺史。高祖認爲他没有過錯，要求恢復蔡儁的職權，東魏武帝不肯答應。武帝任命賈顯智爲濟州刺史，帶着一批人去上任。蔡儁防守很嚴密充分，顯智很害怕，到了東郡便不敢前往了。天平年間，蔡儁任都督，隨領軍將軍婁昭進攻樊子鵠於兗州，又隨行臺元子思討伐元慶和，兩地都平定了。侯深叛變，再次用蔡儁爲大都督，率兵進討，侯深敗走。又轉任揚州刺史。天平三年秋，死在揚州任上，時年四十二歲。贈給他持節、侍中、都督、冀州刺史、尚書令、司空公，謚號爲威武。齊接受禪讓建國時，下詔祭告於其墓前。皇建初年，讓他陪祭於高祖之廟。

韓賢

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也。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逆，榮破，隨例至并州，尒朱榮擢充左右。榮妻子北走，世隆等立魏長廣王曄爲主，除賢鎮遠將軍、屯騎校尉。先是，世隆等攻建州及石城，賢并有戰功。尒朱度律用爲帳内都督，封汾陽縣伯，邑四百户。普泰初，除前將軍、廣州刺史。屬高祖起義，度律以賢素爲高祖所知，恐其有變，遣使徵之。賢不願應召，乃密遣群蠻，多舉烽火，有如寇難將至。使者遂爲啓，得停。賢仍潛遣使人通誠於高祖。高祖入洛，尒朱官爵例皆削除，以賢遠送誠款，令其復舊。太昌初，累遷中軍將軍、光禄大夫，出爲建州刺史。武帝西入，轉行荆州事。

韓賢，字普賢，是廣寧郡石門縣人。此人身體健壯，有武將之才。初隨葛榮造反，葛榮失敗，他被送到并州，尒朱榮提拔他在自己身邊。尒朱榮妻子北奔時，尒朱世隆等扶佐魏長廣王元曄登位，任韓賢爲鎮遠將軍、屯騎校尉。這以前，世隆等攻打建州及石城，韓賢都有戰功。尒朱度律用他爲帳内都督，封爲汾陽縣伯，食邑四百户。普泰初年，拜任前將軍、廣州刺史。正逢高祖舉兵起義，尒朱度律認爲韓賢早爲高祖所熟悉，擔心生變，派使者徵召他。韓賢不願應召，便秘密地指使當地蠻人多處燃起烽火，似乎就要發生重大叛亂一般，使者把情況報告了，這纔免了此行。韓賢便暗地派人與高祖聯絡，向高祖表明心願。高祖大兵入洛，依例尒朱氏封置的官爵應一律削除，就因爲韓賢老遠地派人早早輸誠表態，便下令讓他照舊任廣州刺史。太昌初年，累遷任中軍將軍、光禄大夫，外放任建州刺史。魏武帝西進，韓賢改任代理荆州刺史。

天平初，爲洛州刺史。民韓木蘭等率土民作逆，賢擊破之，親自按檢，欲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於死尸之間，見賢將至，忽起斫之，斷其脛而卒。賢雖武將，性和直，不甚貪暴，所歷雖無善政，不爲吏民所苦。

天平初年，韓賢任洛州刺史。當地居民韓木蘭等率土人叛亂，韓賢打敗了他們，親自查核戰場情况，想收集作戰器材。有一個賊兵窘迫無路，藏身於死尸之間，見韓賢走了過來，忽然躍起舉刀便砍，韓賢被砍斷腿而死。韓賢雖爲武將，但個性平和正直，不太殘暴，所歷各地雖無

昔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在此寺，形制淳朴，世以爲古物，歷代藏寶。賢無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或謂賢因此致禍。贈侍中、持節、定營安平四州軍事、大將軍、尚書令、司空公、定州刺史。子裔嗣。

惠政，也不爲吏民所苦。過去漢明帝時，西域人用白馬馱經文送到洛陽，因而建白馬寺，其經函傳說就存放在此寺中。經函形制古樸，世人以它爲古物，歷代珍藏。韓賢無故將其砍破，不幾天就死去了，議論者認爲他是因此而招禍的。朝廷贈給他侍中、持節，定州、營州、安州、平州四州諸軍事，又賜給他大將軍、尚書令、司空公、定州刺史。兒子韓裔襲爵。

尉長命　尉興敬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也。父顯，魏鎮遠將軍、代郡太守。長命性和厚，有器識。扶陽之亂，寄居太原。及高祖將建大義，長命參計策，從高祖破四胡於韓陵，拜安南將軍。樊子鵠據兗州反，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平之。轉鎮范陽城，就拜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事。州居北垂，土荒民散，長命雖多聚斂，然以恩撫民，少得安集。尋以疾去職。未幾，復徵拜車騎大將軍、都督西燕幽滄瀛四州諸軍事、幽州刺史。卒於州。贈以本官，加司空，謚曰武壯。

尉長命，是太安狄那人。父親名顯，是北魏鎮遠將軍、代郡太守。尉長命個性忠厚温和，有治政才幹，有見識。扶陽叛亂發生後，他寄居在太原。及至高祖準備起兵時，他參加了謀劃，跟隨高祖在韓陵擊敗了四胡，拜任安南將軍。樊子鵠竊據兗州造反時，拜任東南道大都督，和各部一起討平了叛軍。轉而鎮守范陽城，就地拜任幽州刺史，督理安州、平州二州軍政。幽州在北方邊地，土地荒瘠，民衆離散，尉長命雖然好聚斂財富，不過還能以恩信安撫人心，稍稍安定了地方。不久因病免職。不多時又被起用，拜任車騎大將軍，都督西燕、幽州、滄州、瀛州四州諸軍事，幽州刺史。就死在州任上。贈給他本官，并加司空名號，謚爲武壯。

子興敬，便弓馬，有武藝，高祖引爲帳内都督。出爲常山公府參軍事，賜爵集中縣伯。晋州民李小興群聚爲賊，興敬隨司空韓軌討平之，進爵爲侯。高祖攻周文帝於邙山，興敬因戰爲流矢所中，卒。贈涇、岐、豳三州軍事，爵爲公，謚曰閔莊。高祖哀惜之，親臨吊，賜其妻子禄如興敬存焉。子士林嗣。

他兒子叫尉興敬，嫻熟弓馬，有武藝，高祖引薦他做了帳内都督。外放任常山公府的參軍事，賜給他集中縣伯的爵位。晋州百姓李小興招聚一幫人爲盜，尉興敬隨司空韓軌前往討平了他，進爵爲侯。後來高祖攻打西周文帝於邙山，興敬在戰場上被流矢射中而亡。贈給他涇、岐、豳三州軍事，爵位爲公，謚號是閔莊。高祖哀惜他，親自吊喪，賜其妻子俸禄就如興敬在世時一樣。兒子尉士林繼承他的爵位。

王懷

王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尚，值北邊喪亂，早從戎旅。韓樓反於幽州，懷知其無成，陰結所親，以中興初叛樓歸魏，拜征虜將軍、第一領民酋長、武周縣侯。高祖東出，懷率其部人三千餘

王懷，字懷周，也不知道他是哪裏人氏。年輕時就愛好射箭騎馬，爲人有膽氣，正逢北方喪亂，他便加入了軍旅。韓樓在幽州謀反，王懷知道他不會成功，便暗地交結親朋，在中興初年叛韓樓歸魏。拜任征虜將軍、第一領民酋長、武周縣侯。高祖帶兵東出太行，王懷率領所部三千餘

家，隨高祖於冀州。義旗建，高祖以爲大都督，從討尒朱兆於廣阿，破之，除安北將軍，蔚州刺史。又隨高祖攻鄴，克之，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爲侯。仍從入洛，拜車騎將軍，改封盧鄉縣侯。

天平中，除使持節、廣州軍事。梁遣將湛僧珍、楊暕來寇，懷與行臺元晏擊項城，拔之，擒暕。又從高祖襲克西夏州。還，爲大都督，鎮下館，除儀同三司。元象初，爲大都督，與諸將西討，遇疾卒於建州。贈定幽恒肆四州諸軍事、刺史、司徒公、尚書僕射。懷以武藝勛誠爲高祖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饗高祖廟庭。

劉貴

劉貴，秀容陽曲人也。父乾，魏世贈前將軍、肆州刺史。貴剛格有氣斷，歷尒朱榮府騎兵參軍。建義初，以預定策勛，封敷城縣伯，邑五百户。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尋進爲公。榮性猛急，貴尤嚴峻，每見任使，多愜榮心，遂被信遇，位望日重，加撫軍將軍。永安三年，除凉州刺史。建明初，尒朱世隆專擅，以貴爲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使抗孝莊行臺元顯恭於正平。貴破顯恭，擒之，并大都督裴儁等，復除晋州刺史。普泰初，轉行汾州事。高祖起義，貴棄城歸高祖於鄴。太昌初，以本官除肆州刺史，轉行建州事。天平初，除陜州刺史。四年，除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其年，加行臺僕射，與侯景、高昂等討獨孤如願於洛陽。

貴凡所經歷，莫不肆其威酷。修營城郭，督責切峻，非理殺害，視下如草芥。然以嚴斷濟務，有益機速。

户隨高祖大軍到了冀州。高祖公開起兵後，拜任大都督，隨高祖討伐尒朱兆於廣阿，打敗了尒朱兆，拜任安北將軍，蔚州刺史。又隨高祖進攻鄴城，攻破鄴城後又隨高祖擊破四胡於韓陵，進爲侯爵。又隨軍入洛陽，拜任車騎將軍，改封盧鄉縣侯。

天平年間，拜任使持節、廣州軍事。梁朝派將軍湛僧珍、楊暕來侵擾，王懷和行臺元晏引兵反擊，攻下項城，生擒楊暕。又隨高祖襲擊攻克西夏州。回師後，拜任大都督，鎮守下館，拜任儀同三司。元象初年任大都督，與諸將西討，生病死於建州。贈給他定幽恒肆四州諸軍事、刺史、司徒公、尚書僕射。王懷以其武藝高强，多立戰功，忠於北齊而受到高祖的器重喜愛，而志向未能實現，時人爲他可惜。皇建初年，朝廷决定讓他陪祭於高祖之廟。

劉貴，是秀容陽曲人。其父劉乾，是北魏所贈的前將軍、肆州刺史。劉貴爲人剛强能决斷，曾任尒朱榮府騎兵參軍。建義初年，因爲他有事先參加計議的功勞，封爲敷城縣伯，食邑五百户。拜任左將軍、太中大夫，不久進爵爲公。尒朱榮性格猛急，劉貴更是嚴厲急苛，每次接受任務完成的都使尒朱榮十分滿意，於是一天天受到分外重視，位望一天天提高，加任撫軍將軍。永安三年，拜任凉州刺史。建明初年，尒朱世隆專權，用劉貴爲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兼左僕射、西道行臺。讓他去抵抗孝莊帝的行臺元顯恭於正平縣。劉貴攻破顯恭，俘獲了他，大都督裴儁等也一并俘獲。又拜任晋州刺史，普泰初年又轉職代理汾州刺史。高祖起義，劉貴棄城歸高祖於鄴城。太昌初年，以本官任肆州刺史，改代理建州刺史。天平初年，拜任陜州刺史。四年，又拜任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這一年，加任行臺僕射，與侯景、高昂等討伐獨孤如願於洛陽。

劉貴所到任所，没有不恣意表現其威猛酷虐的。他修造經營城郭，督責十分苛嚴急切，被無故殺害的不知多少，視手下如草芥。但是由於他

性峭直，攻訐無所迴避，故見賞於時。雖非佐命元功，然與高祖布衣之舊，特見親重。興和元年十一月卒。贈冀定并殷瀛五州軍事、太保、太尉公、録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忠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高祖廟庭。長子元孫，員外郎、肆州中正，早卒。贈肆州刺史。次子洪徽嗣。武平末，假儀同三司，奏門下事。

以威嚴斷決時務，對軍國大事的迅速處理有益。他爲人峭直，揭發打擊無所迴避，所以也得到賞識。他雖不是輔佐建國的元老功臣，但跟高祖有患難之交，所以特别受到親信器重。興和元年十一月去世。贈給他冀定并殷瀛五州諸軍事、太保、太尉公、録尚書事、冀州刺史，謚號爲忠武。北齊接受禪讓建國後，皇帝下詔祭告於其墓。皇建年間决定他陪祭於高祖之廟。其長子劉元孫，歷任員外郎、肆州中正，早年死去，贈爲肆州刺史。次子劉洪徽繼嗣。武平末年，任代理儀同三司，奏門下事。

任延敬

任延敬，廣寧人也。伯父桃，太和初爲雲中軍將，延敬隨之，因家焉。延敬少和厚，有器度。初從葛榮爲賊，榮署爲王，甚見委任。榮敗，延敬擁所部先降，拜鎮遠將軍、廣寧太守，賜爵西河縣公。後隨高祖建義，中興初，累遷光禄大夫。太昌初，累轉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延敬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士稱之。及斛斯椿釁發，延敬棄家北走，至河北郡，因率土民據之，以待高祖。

任延敬，廣寧人。伯父任桃，太和初年爲北魏雲中軍將，延敬隨從他，因而定居於此。延敬年少寬厚，有治政才能。初隨葛榮造反，葛榮讓他當王，很受重用。葛榮失敗，延敬帶領部衆率先來降。拜任鎮遠將軍、廣寧太守，賜爵西河縣公。後隨高祖起兵，中興初年，一步步遷升任光禄大夫。太昌初年，改任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三司。他位望高顯，但能以寬和的態度接待賓客，人們稱譽他。及至斛斯椿挑起事端，他棄家北走，到了河北郡，組織當地人據城而守，以待高祖。

魏武帝入關，荆蠻不順，以延敬爲持節南道大都督，討平之。天平初，復拜侍中。時范陽人盧仲延率河北流人反於陽夏，西兗州民田龍聚衆應之，以延敬爲大都督、東道軍司，率都督元整、叱列陀等討之。尋爲行臺僕射，除徐州刺史。時梁遣元慶和及其諸將寇邊，延敬破梁仁州刺史黄道始於北濟陰，又破梁儁於單父，俘斬萬人。又拜侍中。在州大有受納，然爲政不殘，禮敬人士，不爲民所疾苦。

魏武帝入關，荆蠻不順服，用延敬爲持節南道大都督去征討，平定了他們。天平初年，又拜任侍中。這時范陽人盧仲延率領河北流民反於陽夏，西兗州人田龍聚衆呼應。用任延敬爲大都督、東道軍司，率領都督元整、叱列陀等討伐他們。不久又任命延敬爲行臺僕射，拜任徐州刺史。當時，梁派元慶和及其諸將侵擾邊境地方，任延敬擊破梁仁州刺史黄道始於北濟陰地區，又攻破梁儁於單父城，俘獲斬殺上萬名敵人。又拜任侍中。任延敬在地方大有受賄納獻行爲，不過爲政不殘酷，又注意禮敬士人，所以没有給地方人民造成太多的痛苦。

潁州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迅據城降西魏，復令延敬率豫州刺史堯雄等討之。西魏遣其將怡鋒率衆來援，延

潁州長史賀若徽扣押了刺史田迅，占據潁州城投降了西魏，朝廷又命令任延敬率領豫州刺史堯雄等人前去討伐他。西魏派他的將軍怡鋒率兵

敬等與戰失利，收還北豫，仍與行臺侯景、司徒高昂等相會，共攻潁川，拔之。元象元年秋，卒於鄴，時年四十五。贈使持節、太保、太尉公、録尚書事、都督冀定瀛幽安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子胄嗣。

胄輕俠，頗敏惠。少在高祖左右，天平中，擢爲東郡太守。家本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賓客往來，將迎至厚。尋以贓污爲有司所劾，高祖捨之。及解郡，高祖以爲都督。興和末，高祖攻玉壁還，以晉州西南重要，留清河公岳爲行臺鎮守，以胄隸之。胄飲酒游縱，不勤防守，高祖責之。胄懼，遂潛遣使送款於周。爲人糾列，窮治未得其實，高祖特免之，謂胄曰："我推誠於物，謂卿必無此理。且黑獺降人，首尾相繼，卿之虚實，於後何患不知。"胄內不自安。是時，儀同尒朱文暢及參軍房子遠、鄭仲禮等并險薄無賴，胄厚與交結，乃陰圖殺逆。武定三年正月十五日，因高祖夜戲，謀將竊發。有人告之，令捕窮治，事皆得實。胄及子弟并誅。

前來救援，延敬等人迎戰失利，收兵回到北豫州，又和行臺侯景、司徒高昂等會合，共同進攻潁川，打下了潁川城。元象元年秋，延敬死於鄴都，時年四十五歲。贈給他使持節、太保、太尉公、録尚書事、都督冀定瀛幽安五州諸軍事及冀州刺史。其子任胄嗣其職。

任胄爲人輕率而好勇，頗爲聰明。少年時就在高祖左右隨從。天平年間，提升爲東郡太守。他家裏本來就富裕，又善於聚斂，他一有舉動便極其奢豪，賓客往來，接待非常豐厚。不久便因貪贓污穢被有關部門彈劾，高祖不加追究。及至押送到郡裏，高祖又讓他當了都督。興和末年，高祖攻下玉壁回師，認爲晉州是西南要衝之地，留下清河公高岳爲行臺在此鎮守，把任胄歸他指揮。任胄衹管飲酒放縱，不勤於防守，高祖責備他。任胄害怕了，便暗派人員去和北周通好，被人告發，經嚴厲審訊却未找到證據，高祖特地赦免了他。高祖對任胄説："我對人推誠布公，我説你絶不是那樣的人。再説，從宇文泰那邊投奔過來的人陸續不斷，你真有什麽情況，今後還愁弄不清楚麽?"任胄内心很不安。這時候，儀同尒朱文暢和參軍房子遠、鄭仲禮等都是輕薄無賴之徒，任胄與他們多有交往，於是就陰謀殺害高祖。武定三年正月十五日因爲高祖夜間爲戲，他們的陰謀將要實施，有人告發了這情況，下令逮捕了他們，窮加審訊，案情都落實了，任胄及其子弟都被殺死了。

莫多婁貸文

莫多婁貸文，太安狄那人也。驍果有膽氣。從高祖舉義。中興初，除伏波將軍、武賁中郎將、虞候、大都督。從擊尒朱兆於廣阿，有功，加前將軍，封石城縣子，邑三百户。又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爲侯。從平尒朱兆於赤洪嶺。兆窮迫自經，貸文獲其尸。還左厢大都督。斛斯椿等釁起，魏武帝遣賈顯智據守石濟。高祖令貸文率精鋭三萬，與竇泰等於定州相會，同趣石濟，擊走顯智。天平中，

莫多婁貸文，是太安狄那人。他驍勇果敢有膽氣。隨從高祖起兵。中興初年，拜任伏波將軍、武賁中郎將、虞候、大都督。隨高祖在廣阿攻打尒朱兆，有戰功，加前將軍，封爲石城縣子，食邑三百户。又從高祖破四胡於韓陵，進封侯爵。又隨軍平定尒朱兆於赤洪嶺。尒朱兆走投無路，自己上吊死了，貸文得到了他的尸體。改任左厢大都督。斛斯椿等生事，東魏武帝派賈顯智據守石濟。高祖命令貸文率領精鋭部隊三萬人馬，和竇泰等將在定州會合，一同攻取石濟，把賈顯智等趕跑了。天平年間，拜任晉州刺史。汾

除晉州刺史。汾州胡賊爲寇竊，高祖親討焉，以貸文爲先鋒，每有戰功。還，賚奴婢三十人、牛馬各五十匹、布一千匹，仍爲汾、陝、東雍、晉、泰五州大都督。後與太保尉景攻東雍、南汾二州，克之。

汾州胡賊作亂，高祖親自去征討。用貸文爲先鋒，多次立戰功。歸來後，就贈給奴婢三十人、牛馬各五十匹、布一千匹，并拜任汾、陝、東雍、晉、泰五州大都督。後與太保尉景進攻東雍和南汾兩州，攻下了兩州。

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周文帝軍出函谷，景與高昂議整旅厲卒，以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肯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斥候，西過瀍澗，遇周軍，戰没。贈并肆恒雲朔五州軍事、并州刺史、尚書右僕射、司徒公。

元象初年拜任車騎大將軍、儀同、南道大都督，和行臺侯景一起進攻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周文帝兵出函谷，侯景與高昂商定整頓兵馬，以逸待勞。貸文請求讓他帶着自己的部隊攻擊周文帝的前鋒，侯景等堅決不答應。貸文個性剛强而一意孤行，不肯接受約束，帶着輕騎一千人，遠離大本營去偵巡，尋找戰機。西行到瀍澗一帶，遭遇周軍，戰死。贈給他并肆恒雲朔五州軍事、并州刺史、尚書右僕射、司徒公。

子敬顯，强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恒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命敬顯前驅，安置營壘，夜中巡察，或達旦不睡。臨敵置陳，亦令敬顯部分將士，造次之間，行伍整肅。深爲光所重。位至領軍將軍，恒檢校虞候事。武平中，車駕幸晉陽，每令敬顯督留臺兵馬，糾察盜賊，京師肅然。七年，從後主平陽，敗歸并州，與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稱尊號。安德敗，文武群官皆投周軍，唯敬顯走還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城之明日，執敬顯斬於閶闔門外，責其不留晉陽也。

貸文的兒子敬顯，爲人剛强幹練，自幼以武力出名。常隨斛律光征戰，多次立功。斛律光常讓敬顯爲先鋒，安置營壘，夜中巡查警戒，有時通宵不眠。臨戰列陣，也是讓他部署人員，在很倉促的情況下也能做得有條有理，因而深爲斛律光所器重。官到領軍將軍，經常領檢校虞候的職事。武平年間，皇帝車駕到晉陽，常令敬顯督察鄴都留臺兵馬，糾察盜賊，京師肅然有序。七年，隨齊後主到平陽，敗歸并州。他便和唐邕等人推戴安德王稱帝。安德王失敗了，文武群官都投奔了周軍，惟有敬顯奔回鄴都。授予司徒之職。周武帝攻下鄴城的第二天，捉住了敬顯把他殺死在閶闔門外，懲罰他没有留在晉陽。

高市貴

高市貴，善無人也。少有武用。孝昌初，恒州内部勅勒劉崙等聚衆反，市貴爲都督，率衆討崙，一戰破之。累遷撫軍將軍、諫議大夫。及尒朱榮立魏莊帝，市貴預翼戴之勳。遷衛將軍、光禄大夫、秀容大都督、第一領民酋長，賜爵上洛縣伯。尒朱榮擊葛榮於滏口，以市貴爲前鋒都督。榮平，除使持節、汾州刺史，尋爲晉

高市貴，是善無人，年輕時就善武力。孝昌初年恒州内部勅勒人劉崙等聚衆造反，高市貴爲都督，率領兵衆去討伐劉崙，一戰而勝。逐步升遷任撫軍將軍、諫議大夫。及至尒朱榮擁立北魏莊帝，高市貴有參與其事的功勞，升爲衛將軍、光禄大夫、秀容大都督、第一領民酋長，并賜他上洛縣伯的爵位。尒朱榮攻打葛榮於滏口，用高市貴爲前鋒都督。葛榮平定後，拜任使持節、汾州刺史，不久改任晉州刺史。紇豆陵步藩侵擾并

州刺史。紇豆陵步藩之侵亂并州也，高祖破之，市貴亦從行有功，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常山郡公，邑一千五百户。

州時，高祖率兵破之，高市貴也隨行有戰功，拜任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常山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户。

高祖起義，市貴預其謀。及樊子鵠據州反，隨大都督婁昭討之。子鵠平，除西兖州刺史，不之州。天平初，復除晋州刺史。高祖尋以洪峒要險，遣市貴鎮之。

高祖起義時，高市貴參加了謀劃。及至樊子鵠據州城造反，市貴隨大都督婁昭征討他。樊子鵠平定後，拜任西兖州刺史，不去州府上任。天平初年，再次拜任晋州刺史。高祖不久又覺得洪峒是要塞，調市貴去鎮守。

高祖沙苑失利，晋州行事封祖業棄城而還，州民柴覽聚衆作逆。高祖命市貴討覽，覽奔柴壁，市貴破斬之。是時，東雍、南汾二州境多群賊，聚爲盗，因市貴平覽，皆散歸復業。後秀容人五千户叛應山胡，復以市貴爲行臺，統諸軍討平之。元象中，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山。重除晋州刺史、西道軍司，率衆擊懷州逆賊潘集。未至，遇疾，道卒。贈并汾懷建東雍五州軍事、太尉公、并州刺史。子阿那肱貴寵，封成皋王。敕令其第二子孔雀承襲。

高祖沙苑之戰失利，晋州行事封祖業棄城而歸，晋州民柴覽乘機聚衆作亂。高祖命令高市貴去討伐他，柴覽逃奔柴壁，市貴擊破叛軍斬了柴覽。這時候，東雍、南汾二州境内多有盗匪，因爲市貴掃平了柴覽，群盗紛紛解散回家務農。後來秀容人五千户反叛呼應山胡，又命高市貴爲行臺，統領各路兵馬討平了。元象年間，隨從高祖大破周文帝於邙山。又一次拜任晋州刺史、西道軍司，率領人馬去攻擊懷州逆賊潘集。尚未到達目的地，就染了重病，死在軍中。贈并汾懷建東雍五州軍事、太尉公、并州刺史。其長子阿那肱名位貴盛，已封爲成皋王。於是下令由次子高孔雀承襲高市貴的爵位。

厙狄迴洛

厙狄迴洛，代人也。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尒朱榮爲統軍，預立莊帝，轉爲别將，賜爵毋極伯。從破葛榮，轉都督。榮死，隸尒朱兆。高祖舉兵信都，迴洛擁衆歸義。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補都督，加後將軍、太中大夫，封順陽縣子、邑四百户。遷右厢都督。從征山胡，先鋒斬級，除朔州刺史。破周文於河陽，轉授夏州刺史。邙山之役，力戰有功，增邑通前七百户。世宗嗣事，從平潁川。天保初，除建州刺史。肅宗即位，封順陽郡王。大寧初，轉朔州刺史，食博陵郡幹。轉太子太師，遇疾卒。贈使持節、都督定瀛恒朔雲五州軍事、大將軍、太尉公，定州刺史，

厙狄迴洛，代州人。年少有武力，身材魁梧，儀表堂堂。早年跟隨尒朱榮作統軍，參與了擁立莊帝的活動，改任别將，賜給毋極伯的爵位。隨軍擊破葛榮，轉任都督。尒朱榮死，隸屬於尒朱兆。高祖在信都舉義旗，迴洛帶着兵馬來投奔，并隨高祖擊破四胡於韓陵。因戰功拜任都督，加銜後將軍、太中大夫，封爲順陽縣子、食邑四百户。遷升任右厢都督。隨軍征討山胡，任先鋒，多斬殺，拜任朔州刺史。擊敗周文帝於河陽，又改授爲夏州刺史。邙山戰役中，他力戰强敵立了功勞，增其食邑到七百户。世宗掌管國家大政後，他又隨從大軍平定潁川。天保初年拜任爲建州刺史。肅宗即位時，被封爲順陽郡王。大寧初年，轉任朔州刺史，食禄博陵郡幹。又轉任太子太師，患病去世。贈給他使持節、都督定瀛恒朔雲五州軍事、大將軍、太尉公，定州刺史，

贈物一千段。

贈給各色雜帛一千段。

厙狄盛

厙狄盛，懷朔人也。性和柔，少有武用。初爲高祖親信都督，除伏波將軍，每從征討。以功封行唐縣伯，復累加安北將軍，幽州刺史，加中軍將軍，爲豫州鎮城都督。以勛舊進爵爲公，世宗減封二百户，以增其邑。除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州刺史。齊受禪，改封華陽縣公。又除北朔州刺史，以華陽封邑在遠，隨例割并州之石艾縣、肆州之平寇縣、原平之馬邑縣各數十户，合二百户爲其食邑。未幾，例罷，拜特進，卒。贈使持節、都督朔瀛趙幽安五州諸軍事、太尉公、朔州刺史。

厙狄盛是懷朔人。爲人性情温和，少年習武。一開始就任高祖的親信都督，拜任伏波將軍，隨高祖征討四方。因戰功封爲行唐縣伯，又逐漸升任安北將軍，幽州刺史，加中軍將軍，爲豫州鎮城都督。因是功勛老臣進爵爲公，世宗自己減封二百户來增加他的食邑。拜任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州刺史。北齊接受禪讓建國後，改封爲華陽縣公。又拜任北朔州刺史，因華陽封邑在遠方，依慣例割出并州的石艾縣、肆州的平寇縣、原平的馬邑縣各數十户，合計二百户爲厙狄盛的食邑。没多長時間，按例革除，拜任特進。去世後，贈使持節、都督朔瀛趙幽安五州諸軍事、太尉公、朔州刺史。

薛孤延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有武力。韓樓之反，延隨衆屬焉。後與王懷等密計討樓，爲樓尉帥乙弗醜所覺，力戰破醜，遂相率歸。行臺劉貴表爲都督，加征虜將軍，賜爵永固縣侯。後隸高祖爲都督，仍從起義。破尒朱兆於廣阿，因從平鄴，以功進爵爲公，轉大都督。從破四胡於韓陵，加金紫光禄大夫。從追尒朱兆於赤谼嶺，除第一領民酋長。孝静立，拜顯州刺史，累加車騎將軍。天平四年，從高祖西伐。至蒲津，竇泰於河南失利，高祖班師，延殿後，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刀十五口。還，轉梁州刺史。從征玉壁，又轉恒州刺史。從破周文帝於邙山，進爵爲縣公，邑一千户。

薛孤延是代州人。自幼勇武驍雄有膽力。韓樓謀反時，薛孤延隨衆歸屬過來。後來和王懷等人秘密商討進攻韓樓，被韓樓的尉帥乙弗醜發覺，力戰而破乙弗醜軍，於是相率歸附。行臺劉貴上表推薦任薛孤延爲都督，并加征虜將軍，賜給永固縣侯的爵位。後來隸屬於高祖，任都督，并隨從起義。消滅尒朱兆於廣阿，并隨從攻下鄴城，因功進爵爲公，轉任大都督。從高祖破四胡於韓陵，加任金紫光禄大夫。隨高祖大軍追擊尒朱兆於赤谼嶺，拜任第一領民酋長。孝静帝登基，拜任顯州刺史，累功加任車騎將軍。天平四年，隨高祖西征，行至蒲津，當時竇泰在河南失利，高祖撤軍，用薛孤延爲殿後，且戰且行，一天之内砍折了十五口大刀。回京後轉任梁州刺史。從征玉壁，又轉任恒州刺史。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山，進爵爲縣公，食邑一千户。

高祖嘗閲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前有浮圖一所，高祖令延視之。延乃馳馬按矟直前，未至三十步，雷火燒面，延唱殺，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眉鬢及馬鬃尾俱燋。

高祖曾在北方大漠牧馬，路上逢暴雨，雷鳴電閃，震動天地。前方有寺廟一座，高祖讓薛孤延前去察看，他便鞭馬横矟衝向前去，不到三十步，雷火燒臉，薛孤延大聲呼殺，繞佛塔而馳，雷火也就熄滅了。薛孤延回來時，自己的鬍鬚眉

高祖嘆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鬥。”其勇决如此。又頻從高祖討破山胡，西攻玉壁。入爲左衛將軍，改封平秦郡公。爲左厢大都督，與諸軍將討潁州。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爲敵所襲據。潁州平，諸將還京師，宴於華林園。世宗啓魏帝，坐延於階下以辱之。後兼領軍將軍，出爲滄州刺史，別封温縣男，邑三百户。齊受禪，別賜爵都昌縣公。性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决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爲前鋒，故與彭、劉、韓、潘同列。天保二年，爲太子太保，轉太子太傅。八年，除肆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食洛陽郡幹，尋改食河間郡幹。

毛及馬的鬃毛尾巴都燒焦了。高祖慨嘆説：“薛孤延居然能和霹靂鬥一鬥!”他就是這般勇敢。後來又多次追隨高祖攻破山胡，西攻玉壁。入朝任左衛將軍，改封爲平秦郡公。拜任左厢大都督，和諸軍將共討潁州。他專門負責監造土山，因酒醉被敵人偷襲占據了土山。潁州平定後，諸將回到京城，在華林園宴會。世宗向魏帝提議，讓薛孤延坐在階下來羞辱他。後來兼任領軍將軍，外放任滄州刺史，別封爲温縣男，食邑三百户。齊接受禪讓建國，又封爲都昌縣公。他最愛喝酒，動輒昏醉，但勇决善戰，所以每逢大軍征討，常以他爲前鋒，所以能和彭、劉、韓、潘諸人同列。天保二年拜任太子太保，改任太子太傅。八年，拜任肆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食禄洛陽郡幹，又改爲食禄河間郡幹。

張保洛

張保洛，代人也，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客，尚氣俠，頗爲北土所知。保洛少率健，善弓馬。魏孝昌中，北鎮擾亂，保洛亦隨衆南下。葛榮僭逆，以保洛爲領左右。榮敗，仍爲尒朱榮統軍，累遷揚烈將軍、奉車都尉。後隸高祖爲都督，從討步蕃。及高祖起義，保洛爲帳内，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尋遷右將軍、中散大夫，仍以帳内從高祖圍鄴城，既拔，除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從破尒朱兆等於韓陵。因隨高祖入洛，加安東將軍。後高祖啓減國邑，分授將士。保洛隨例封昌平縣薄家城鄉男一百户。

張保洛，代郡人，他自己説祖上出自南陽的西鄂縣。他家世代愛好接待賓客，有豪俠氣，在北方很有名氣。保洛年輕時就簡率勇健，嫻熟弓馬。北魏孝昌年間，北方擾亂，張保洛也就隨衆南下。葛榮起兵稱王時，用他爲左右領軍。葛榮失敗後，繼續任尒朱榮的統軍，逐步升遷任揚烈將軍、奉車都尉。不久隸屬於高祖任都督，隨高祖征討步蕃。及至高祖起義，保洛爲帳内隨從攻破尒朱兆於廣阿。不久遷升任右將軍、中散大夫，仍以帳内身份從高祖圍鄴城，攻克之後拜任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又從高祖破尒朱兆等人於韓陵，因隨高祖入洛陽，加任安東將軍。後來高祖向魏帝建議削减侯國食邑，分授於諸位將士。保洛隨例封昌平縣薄家城鄉男一百户的食邑。

魏出帝不協於高祖，令儀同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壽東趣濟州。高祖遣大都督竇泰濟自滑臺拒顯智，保洛隸泰前驅。事定，轉都督。從高祖襲夏州，剋之。万俟受洛干之降也，高祖遣保洛與諸將於路接援。元象初，除西夏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又以前後功，封安武縣伯，邑四百户。轉行

東魏出帝與高祖不和，派其儀同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壽東取濟州。高祖便派大都督竇泰從滑臺渡河阻遏顯智，保洛在竇泰屬下爲先鋒。事情解决後，轉任都督。跟隨高祖襲夏州，攻克州城。万俟受洛干來降時，高祖派保洛和諸將在途中接應支援。元象初年，拜任西夏州刺史，并爲本州大都督，又因前後歷次立功，封爲安武縣伯，食邑四百户。改任代理蔚州刺史。又從高祖

蔚州刺史。從高祖攻周文帝於邙山，圍玉壁，攻龍門。還，留鎮晉州。世宗即位，以保洛爲左厢大都督。後出晉州，加征西將軍。王思政之援潁州，攻圍未克。世宗仍令保洛鎮楊志塢，使與陽州爲掎角之勢。潁川平，尋除梁州刺史。

顯祖受禪，仍爲刺史，所在聚斂爲務，民吏怨之。濟南初，出爲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爲在州聚斂，免官，削奪王爵。及卒，贈以前官，追復本封。子默言嗣。武平末，衛將軍。以帳内從高祖出山東。有厙珍、段琛、牒舍樂、尉摽、乞伏貴和及弟令和、王康德，并以軍功至大官。

攻打周文帝於邙山，包圍玉壁，進逼龍門。返還時，保洛留鎮晉州。世宗當政時，用張保洛爲左厢大都督。後兵出晉州，加任征西將軍。王思政兵援潁州時，圍攻城池未見成效。世宗命保洛鎮守楊志塢，使與陽州成掎角之勢。潁川平定後，拜任梁州刺史。

顯祖接受禪讓登位建國之後，他仍爲刺史，所在一心聚斂，官民皆怨恨他。濟南王初即位時，外放任滄州刺史，封爲敷城郡王。因爲在地方聚斂太過，被免官，削去王爵。死時，贈給他以前有的官號，并追復其封爵。其子張默言嗣其爵位。張默言在武平末年任衛將軍，以帳内名義隨高祖出兵太行山東。時有厙珍、段琛、牒舍樂、尉摽、乞伏貴和以及其弟令和、王康德，都以軍功做了大官。

厙珍(等)

厙珍字舍洛，西平酒泉人也。壯勇善騎射。以帳内從高祖晉州，仍起義，所在征討。武定末，封富平縣伯。天保初，食黎陽郡幹，除晉州刺史。武平初，遷豫州道行臺、尚書令、豫州刺史，卒，贈太尉。段琛字懷寶，代人也。少有武用。從高祖起義信都。天保中，光州刺史。牒舍樂，武成開府儀同三司、營州刺史，封漢中郡公。戰殁關中。尉摽，代人也。大寧初，封海昌王。子相貴嗣，武平末，晉州道行臺尚書僕射、晉州刺史。爲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密啓周武請師，欽等爲内應。周武自率衆至城下，欽等夜開城門引軍入，鎖相貴送長安。尋卒。弟相願，强幹有膽略。武平末，領軍大將軍。自平陽至并州，及到鄴，每立計將殺高阿那肱，廢後主，立廣寧王，事竟不果。及廣寧被出，相願拔佩刀斫柱而嘆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

厙珍，字舍洛，是西平酒泉人。他壯勇善騎射。以帳内衛士從高祖於晉州，參加起義，所在征戰。武定末年，封富平縣伯。天保初年，食禄黎陽郡幹，拜任晉州刺史。武平初年，升任豫州道行臺、尚書令、豫州刺史，死後，贈太尉。段琛字懷寶，代郡人。年輕時就好武。隨高祖在軍中，起義於信都。天保年間，任光州刺史。牒舍樂，武成開府儀同三司、營州刺史，封爲漢中郡公。戰死在關中。尉摽，是代郡人。大寧初年，被封爲海昌王。其子相貴嗣爵，武平末年，任晉州道行臺尚書僕射、晉州刺史。當時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密啓周武帝發兵，他們作内應。周武帝親統兵衆直至城下，侯子欽等開城門夜引周軍入城，把相貴鎖了押送長安，不久死去。其弟相願，强幹而有膽略。武平末年，任領軍大將軍。自平陽到并州及到鄴城，不時地决計要殺死高阿那肱，廢去後主，擁立廣寧王，事却始終未成。及至廣寧被排除，相願拔佩刀砍柱而嘆息説："天下大事全完了，誰知還有什麽好説的呢!"

貴和及令和兄弟，武平末，并開

貴和及令和兄弟，在武平末年，都是開府儀

府儀同三司。令和，領軍將軍。并州未敗前，與領軍大將軍韓建業、武衛大將軍封輔相相繼投周軍。令和授柱國，封西河郡公。隋大業初，卒於秦州總管。

同三司。令和任領軍將軍。并州之戰未敗之前，與領軍大將軍韓建業、武衛大將軍封輔相相繼投入周軍。令和授柱國，封爲西河郡公。隋大業初年，死在秦州總管任上。

建業、輔相，俱不知所從來。建業授上柱國，封郇國公，隋開皇中卒。輔相，上柱國，封郡公。周武平并州，即以爲朔州總管。康德，代人也。歷數州刺史、并省尚書，封新蔡郡王。

建業與輔相二人，都不知其祖籍何在。建業授上柱國之任，封爲郇國公，隋開皇年間去世。輔相，也是上柱國，封爲郡公。周武帝平定并州，就用他做朔州總管。康德，也是代郡人。歷任好幾個州的刺史，做過并省尚書，封爲新蔡郡王。

侯莫陳相

侯莫陳相，代人也。祖伏頹，魏第一領民酋長。父斛古提，朔州刺史、白水郡公。尋除蔚州刺史，仍爲大行臺、節度西道諸軍事。又遷車騎將軍、顯州刺史。入除太僕卿。頃之，出爲汾州刺史，別封安次縣男，又別封始平縣公。天保初，除太師，轉司空公，進爵爲白水王，邑一千一百户。累授太傅，進食建州幹，別封義寧郡公。武平二年四月，薨於州，年八十三。贈假黄鉞、使持節、督冀定瀛滄濟趙幽并朔恒十州軍事、右丞相、太宰、太尉公、朔州刺史。有二子。長子貴樂，尚公主，駙馬都尉。次子晋貴，武衛將軍、梁州刺史。隆化時，并州失守，晋貴遣使降周，授上大將軍，封信安縣公。

侯莫陳相，代郡人。其祖伏頹，任北魏第一領民酋長。父親斛古提，任朔州刺史、白水郡公。不久拜任蔚州刺史，又任大行臺、節度西道諸軍事。又遷任車騎將軍、顯州刺史。入京拜任太僕卿。不久之後，外放任汾州刺史，另封爲安次縣男，又再封爲始平縣公。天保初年，拜任太師，轉任司空公，進爵爲白水王，食邑一千一百户。後來逐步升至太傅，食禄建州幹，另封爲義寧郡公。武平二年四月，死於州任上，時年八十三歲。贈假黄鉞、使持節、督冀定瀛滄濟趙幽并朔恒十州軍事、右丞相、太宰、太尉公、朔州刺史。侯莫陳相有兩個兒子：長子貴樂，與公主成婚，爲駙馬都尉。次子晋貴，任武衛將軍、梁州刺史。隆化年間，并州失守，晋貴派使者投降了北周，被授予上大將軍，封爲信安縣公。

史臣曰：高祖世居雲代，以英雄見知。後遇尒朱，武功漸振，鄉邑故人，彌相推重。賀拔允以昆季乖離，處猜嫌之地，初以舊望矜護，而竟不獲令終，比於吴、蜀之安瑾、亮，方知器識之淺深也。劉貴、蔡儁有先見之明，霸業始基，義深匡贊，配饗清廟，豈徒然哉。韓賢等及聞義舉，競趣戎行，憑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爲

史臣曰：高祖世代居住在雲代一帶，以英雄的聲譽而廣爲人知。後來遇上尒朱氏，武功更爲世人欽佩，本鄉本土的故交老友，就更是傾心推重了。賀拔允因兄弟處於被人猜忌的位置上，起初還以故鄉故友的緣故得到某些庇護，却終於不能有好下場，比起當年吴國、蜀國各自安居的諸葛瑾、諸葛亮兄弟來，這就看出了人的氣量識斷原是各有淺深的。劉貴、蔡儁有先見之明，高祖霸業剛着手打基礎時，他們就全力相助，後來能

公侯，固其宜矣。

陪祭於宗廟，可不是偶然獲得的。韓賢等人一旦知道高祖舉義旗，就争先恐後地奔走於戰場，憑藉高祖的英明調度，使他們一個個能發揮自己的才幹，建功立業，成爲公侯，這説來也本當如此啊！

贊曰：帝鄉之親，世有其人。降靈雲朔，載挺良臣。功名之地，望古爲鄰。

贊曰：帝鄉的親朋，世世代代都有人才。上天把恩典降臨於雲朔大地，出生了這麽多傑出人臣。功名之地，仰慕古代高士與之爲鄰。

北齊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二

張瓊　斛律羌舉　堯雄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薛脩義　叱列平　步大汗薩　慕容儼

張瓊

張瓊，字連德，代人也。少壯健，有武用。魏世自蕩寇將軍，爲朔州征虜府外兵參軍。隨葛榮爲亂，榮敗，尒朱榮以爲都督。討元顥有功，除汲郡太守。建明初，爲東道慰勞大使，封行唐縣子，邑三百户。轉太尉長史，出爲河内太守，除濟州刺史。尒朱兆敗，歸高祖，遷汾州刺史。天平中，高祖襲克夏州，以爲慰勞大使，仍留鎮之。尋爲周文帝所陷，卒。贈使持節燕、恒、雲、朔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公、恒州刺史。有二子。長忻，次遵業。

張瓊，字連德，代州人，自幼健壯，有武士之用。北魏時從蕩寇將軍做起，爲朔州征虜府的外兵參軍。隨葛榮作亂，葛榮失敗後，尒朱榮用他爲都督。討伐元顥立了功，任汲郡太守。建明初年，任東道慰勞大使，封行唐縣子，食邑三百户。改任太尉長史，外放任河内太守、濟州刺史。尒朱兆失敗後歸附高祖，遷任汾州刺史。天平年間，高祖襲取夏州，用他爲慰勞大使，并留守夏州。不久被周文帝戰敗失守，死去。贈使持節燕、恒、雲、朔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公、恒州刺史。有兩個兒子：長子張忻，次子張遵業。

張忻

忻，普泰中爲都督，隨尒朱世隆。以功尚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縣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語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忻位秩太高，深爲憂慮。"而忻豪險放縱，遂與公主情好不協，尋爲武帝所害，時稱瓊之先見。

張忻，普泰年間任都督，跟隨尒朱世隆。以軍功娶魏平陽公主，拜任駙馬都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縣伯。張瓊曾擔心他過於貴盛，多次對親友們説："凡人官爵，没有比處於中等更好的了，忻兒的爵位太高，真讓人擔心。"而張忻本人則豪縱險惡，又與公主感情不好，不久即爲武帝所害，人們都説張瓊有先見之明。

張遵業

遵業，討元顥有功，封固安縣開國子，除寧遠將軍、雲州大中正。天平中，除清河太守，尋加安西將軍、

張遵業討伐元顥有功，封爵爲固安縣開國子，拜任寧遠將軍、雲州大中正。天平年間任清河太守，不久加官安西將軍、建州刺史。武定年

建州刺史。武定中，隨儀同劉豐討侯景，爲景所擒。景敗，殺遵業於渦陽。喪還，世宗親自臨吊，贈并、肆、幽、安四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刺史。

間，隨儀同劉豐討伐侯景，被侯景生擒。侯景失敗，在渦陽把他殺害了。喪柩還京師，世宗親自吊喪，贈并、肆、幽、安四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刺史。

斛律羌舉 斛律孝卿

斛律羌舉，太安人也。世爲部落酋長。父謹，魏龍驤將軍、武川鎮將。羌舉少驍果，有膽力。永安中，從尒朱兆入洛，有戰功，深爲兆所愛遇，恒從征伐。高祖破兆，方始歸誠。高祖以其忠於所事，亦加嗟賞。天平中，除大都督，令率步騎三千導衆軍西襲夏州，剋之。後從高祖西討，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趣之計。羌舉曰："黑獺聚凶黨，强弱可知。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已同困獸，若不與其戰，而徑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克。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績。

天平末，潁川人張儉聚衆反叛，西通關右，羌舉隨都督侯景、高昂等討破之。元象中，除清州刺史，封密縣侯。興和初，高祖以爲中軍大都督，尋轉東夏州刺史。時高祖欲招懷遠夷，令羌舉使於阿至羅，宣揚威德，前後稱旨，甚被知賞。卒於州，時年三十六。高祖深悼惜之。贈并、恒二州軍事、恒州刺史。

子孝卿，少聰敏機悟，有風檢，頻歷顯職。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義寧王，知内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是時，朝綱日亂，政由群豎。自趙彦深死，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爲尚書令。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爲侍中，封北海

斛律羌舉，太安人，世代爲部落酋長。其父斛律謹，北魏時任龍驤將軍、武川鎮將。羌舉自幼果敢驍勇有膽力。永安年間隨尒朱兆兵入洛陽，有戰功，深得尒朱兆的喜愛和厚遇，常隨同征伐。高祖滅尒朱兆之後，他纔來歸降。高祖對他的忠於主子，也表示贊賞。天平年間，拜任大都督，令他帶領步騎三千向西攻取夏州，攻克了夏州城。後來又隨高祖西討西魏，大軍渡過黄河，召集諸將共議攻取大計。羌舉建議説："宇文泰聚集其凶黨，强弱形勢可以想見。如果想固守的話，沒有糧草後援保障。現在估計他的情况，已經等於是困獸一頭了。假如我們不跟他正面交鋒，而大軍直搗咸陽，咸陽空虛，可以不戰而克。一旦拔其根本，他沒有可歸之處，則宇文泰首級可懸於軍門了！"諸將各持己見，意見不統一，於是交戰於渭水之濱，大軍失敗了。

天平末年，潁川人張儉聚衆反叛，西通西魏勢力，羌舉隨都督侯景和高昂等前往討伐，平滅了張儉。元象年間，拜任清州刺史，封爵爲密縣侯。興和初年，高祖用他爲中軍大都督，不久又轉任東夏州刺史。這時高祖想招懷結好於遠方邦國，令羌舉出使阿至羅，宣揚國家威德。前後出使都完成了任務，很受高祖的賞識。死在州任上，當年纔三十六歲。高祖深深地悼惜他，贈并、恒二州軍事、恒州刺史。

兒子孝卿，年少機敏，很有風采，做事講原則，多次擔當重要職務。武平末年，任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爲義寧王，掌管内省事務，以及外兵、騎兵的軍事機要。這時候，朝政混亂，政權控制在一幫小人手中。自從趙彦深死後，凡朝貴掌機要的人，衹有孝卿一人還算正派雅潔，不至貪穢。後主到齊州後，拜任尚書令。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爲侍中，封爲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

王。二人勸後主作承光主詔，禪位任城王，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便詣鄴城，歸於周武帝，仍從入長安，授納言上士。隋開皇中，位太府卿，卒於民部尚書。

承光主詔，把皇位讓給任城王，於是令孝卿帶上詔書及傳國御璽前往瀛州。孝卿却來到了鄴城，將詔書等送給北周武帝，并隨着到了長安，授予他納言上士。隋開皇年間，官至太府卿，死於民部尚書任上。

劉世清

代人劉世清，祖拔，魏燕州刺史；父巍、金紫光祿大夫。世清，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任遇與孝卿相亞。情性甚整，周慎謹密，在孝卿之右。能通四夷語，爲當時第一。後主命世清作突厥語翻《涅盤經》，以遺突厥可汗，敕中書侍郎李德林爲其序。世清，隋開皇中，卒於開府、親衛驃騎將軍。

代郡人劉世清，其祖劉拔，北魏燕州刺史；其父劉巍，是金紫光祿大夫。劉世清在武平末年是侍中、開府儀同三司，主上恩遇和孝卿不相上下。劉世清性情嚴肅，十分謹慎，十分細緻周到，品行在孝卿之上。劉世清精通四夷語，爲當代第一人。後主命令世清用突厥語譯《涅盤經》，用來贈送給突厥可汗，并要求中書侍郎李德林爲該書作序。劉世清在隋開皇年間死在開府、親衛驃騎將軍任上。

堯雄

堯雄，字休武，上黨長子人也。祖暄，魏司農卿。父榮，員外侍郎。雄少驍果，善騎射，輕財重氣，爲時輩所重。永安中，拜宣威將軍、給事中、持節慰勞恒、燕、朔三州大使。仍爲都督，從叱列延討劉靈助，平之，拜鎮東將軍、燕州刺史，封城平縣伯，邑五百户。義旗初建，雄隨尒朱兆敗於廣阿，遂率所部據定州以歸高祖。時雄從兄傑，尒朱兆用爲滄州刺史，至瀛州，知兆敗，亦遣使歸降。高祖以其兄弟俱有誠款，便留傑行瀛州事。尋以雄爲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以代傑，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户。于時禁網疏闊，官司相與聚斂，唯雄義然後取，復能接下以寬恩，甚爲吏民所懷附。

堯雄，字休武，上黨長子縣人。祖父堯暄，北魏司農卿。父親堯榮是員外侍郎。堯雄年少果敢，善於騎射，輕財重義，受到當時同輩人的推重。永安年間拜任宣威將軍、給事中、持節慰勞恒、燕、朔三州大使，仍任都督，隨叱列延討伐劉靈助，掃平了劉靈助，拜任鎮東將軍、燕州刺史，封爲城平縣伯，食邑五百户。起義之初，他隨尒朱兆戰敗於廣阿，便帶所屬兵將占據定州歸於高祖。當時他的堂兄堯傑被尒朱兆任爲滄州刺史，到瀛州得知尒朱兆失敗的消息後也來歸降。高祖見其兄弟都誠心來歸，就讓堯傑代理瀛州刺史。不久用堯雄任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以代替堯傑，進爲公爵，增其食邑五百户。當時國家禁網疏簡闊漏，官吏們一個個聚斂無度，衹有堯雄能守義後取，平時對吏民也能寬厚相待，很受吏民們的懷念和擁護。

魏武帝入關，雄爲大都督，隨高昂破賀拔勝於穰城。周旋征討三荆，仍除二豫、揚、郢四州都督，豫州刺史。元洪威據潁州叛，民趙繼宗殺潁川太守邵招，據樂口，自稱豫州刺史，北應洪威。雄率衆討之，繼宗敗

魏武帝入關，用堯雄任大都督，隨高昂破賀拔勝於穰城。又往來征戰於三荆，於是拜任二豫、揚、郢四州都督，豫州刺史。元洪威占據潁州叛亂，百姓趙繼宗殺潁川太守邵招，占據樂口，自稱豫州刺史，和北面的洪威相呼應。堯雄率衆討伐他們，趙繼宗敗走。城裏居民見堯雄出

走。民因雄之出，遂推城人王長爲刺史，據州引西魏。雄復與行臺侯景討平之。梁將李洪芝、王當伯襲破平鄉城，侵擾州境。雄設伏要擊，生擒洪芝、當伯等，俘獲甚衆。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復率衆逼州城，雄出與戰，所向披靡，身被二創，壯氣益厲，慶之敗，棄輜重走。後慶之復圍南荆州，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剋，彼若聞難，荆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衆攻之，慶之果棄荆州來。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鎮將苟元廣，兵二千人。梁以元慶和爲魏王，侵擾南境。雄率衆討之，大破慶和於南頓。尋與行臺侯景破梁楚城。豫州民上書，更乞雄爲刺史，復行豫州事。

潁州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迅據州降西魏，詔雄與廣州刺史趙育、揚州刺史是云寶等各總當州士馬，隨行臺任延敬并勢攻之。西魏遣其將怡鋒率衆援之，延敬等與戰失利。育、寶各還本州，據城降敵。雄收集散卒，保大梁。周文帝因延敬之敗，遣其右丞韋孝寬等攻豫州。雄都督郭丞伯、程多寶等舉豫州降敵，執刺史馮邕并家屬及部下妻子數千口，欲送之長安。至樂口，雄外兵參軍王恒伽、都督赫連僑等數十騎從大梁邀之，斬多寶，拔雄等家口還大梁。西魏以丞伯爲潁川太守，雄仍與行臺侯景討之。雄別攻破樂口，擒丞伯。進討懸瓠，逐西魏刺史趙繼宗、韋孝寬等。復以雄行豫州事。西魏以是云寶爲揚州刺史，據項城；義州刺史韓顯據南頓。雄復率衆攻之，一日拔其二城，擒顯及長史丘岳，寶遁走，獲其妻妾將吏二千人，皆傳送京師。加驃騎大將軍。仍

城應敵，就推舉城民王長爲刺史，據守州城引進西魏勢力。堯雄又與行臺侯景共同打敗了他們。梁將李洪芝、王當伯偷襲攻破平鄉城，侵擾州境，堯雄埋伏士兵，攔腰襲擊，生擒了李洪芝、王當伯等人，俘獲很多。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又率衆進逼州城，堯雄出戰，所向披靡，自身被刺傷兩處，而鬥志更高，猛勁更强。陳慶之終於失敗，拋下輜重逃跑了。後來慶之又包圍了南荆州，堯雄説："白苟堆是梁朝的北面重鎮，現在乘其空虛，攻之必克。他如果聽到這消息後要來解救，則荆州之圍自然解除。這就是所説的機不可失啊！"就帶兵去攻打，陳慶之果然來救，丢下了荆州。尚未到達，堯雄已攻克其城，生擒梁鎮將苟元廣，俘虜士兵二千人。梁朝又擁立元慶和爲魏王，侵擾南方邊境。堯雄帶兵去討伐他，大敗慶和於南頓。不久又和行臺侯景一道攻破梁的楚城。豫州民聯名上書，請求以堯雄爲刺史，就讓他繼續履行豫州刺史職務。

潁州長史賀若徽挾持刺史田迅據潁州降於西魏，詔令堯雄與廣州刺史趙育、揚州刺史是云寶等各領本州兵馬隨行臺任延敬并力攻討。西魏派將領怡鋒率兵來援，延敬等與戰失利。廣揚二州的趙育、是云寶各回本州據城降西魏。堯雄收聚散卒保大梁。周文帝趁延敬失利，派右丞韋孝寬等進攻豫州。堯雄的都督郭丞伯、程多寶等拿豫州降敵，抓到刺史馮邕并家屬及部下妻子兒女數千口準備送往長安。行至樂口，堯雄的外兵參軍王恒伽、都督赫連僑等數十騎從大梁攔截他們，斬了多寶，救出堯雄等家口還大梁。西魏用郭丞伯爲潁川太守，堯雄仍與行臺侯景去討伐他。堯雄别隊攻破樂口，生擒丞伯。進軍懸瓠，逐走西魏刺史趙繼宗和韋孝寬等人。又用堯雄代理豫州刺史。西魏用是云寶爲揚州刺史，占據項城；使義州刺史韓顯據守南頓。堯雄又帶兵攻討，一天拿下兩座城池，生擒了韓顯及其長史丘岳，是云寶逃跑了，俘獲其妻妾將吏二千人，一起傳送到鄴都。加官驃騎大將軍。又隨侯景平定魯陽，被拜任爲豫州刺史。

隨侯景平魯陽，除豫州刺史。

雄雖武將，而性質寬厚，治民頗有誠信。爲政去煩碎，舉大綱而已。撫養兵民，得其力用。在邊十年，屢有功績，豫人於今懷之。又愛人物，多所施與，賓客往來，禮遺甚厚，亦以此見稱。興和三年，徵還京師，尋領司、冀、瀛、定、齊、青、膠、兖、殷、滄十州士卒十萬人，巡行西南，分守險要。四年，卒於鄴，時年四十四。贈使持節、都督青、徐、膠三州軍事、大將軍、司徒公、徐州刺史，謚武恭。子師嗣。

堯雄雖說是名武將，但性格寬厚，治民很有誠信。他治政不搞苛細繁瑣的東西，貫徹原則而已。他治民治軍，能得其所用。在邊十年，屢有功績，豫州人至今懷念他。他又愛護人物，多所施與，賓客往來，送贈禮品十分豐厚，因而受到人們的稱贊。興和三年，把他召回京師，不久便讓他領司、冀、瀛、定、齊、青、膠、兖、殷、滄十州士卒十萬人，巡行西南，分守險要。興和四年，在鄴去世，終年四十四歲。贈給他使持節、都督青、徐、膠三州軍事、大將軍、司徒公、徐州刺史，謚爲武恭。其子堯師繼承。

堯奮

雄弟奮，字彦舉。解褐宣威將軍、給事中，轉中堅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賜爵安夷縣子。從高祖平鄴，破尒朱兆等，進爵爲伯。出爲南汾州刺史，胡夷畏憚之。西魏行臺薛崇禮舉衆攻奮，與戰，大破之，崇禮兄弟乞降，送於相府。轉奮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潁州刺史，卒。贈兖、豫、梁三州諸軍事、司空、兖州刺史。

堯雄的弟弟堯奮，字彦舉。初作官即任宣威將軍、給事中，轉任中堅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賜爵安夷縣子。隨高祖攻得鄴城，平滅尒朱兆等，進爵爲伯。外放任南汾州刺史，胡夷都十分畏懼他。西魏行臺薛崇禮興兵來犯，交戰，大破之。崇禮兄弟乞降，送於相府處置。改任堯奮爲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潁州刺史。去世後，贈給他兖、豫、梁三州諸軍事、司空、兖州刺史。

堯傑

雄從父兄傑，字壽。性輕率，嗜酒，頗有武用。歷給事中、羽林監。從高祖破紇豆陵步藩有功，除鎮東將軍，封樂城縣伯，邑百户。出爲滄州刺史。屬義兵起，歸高祖。從平鄴及破尒朱兆，進爵爲侯。後爲都督，率衆隨樊子鵠討元樹於譙城，平之。仍除南兖州，多所取受，然性果决，吏民畏之。尋加行兖州事。元象初，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出爲磨城鎮大都督，轉安州刺史，卒於州。贈使持節、滄瀛二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滄州刺史。

堯雄堂兄堯傑，字壽。他爲人性格輕率浮躁，好喝酒，有武功。歷任給事中、羽林監。跟隨高祖破紇豆陵步藩有功，任鎮東將軍，封爵樂城縣伯，食邑百户。外放任滄州刺史。正逢高祖起兵，歸高祖。隨軍平定鄴城及滅尒朱兆，進爵爲侯。後來任都督，率兵跟隨樊子鵠去討伐元樹於譙城，獲勝。拜任南兖州刺史，多所取索，但他性格倔强，吏民畏懼他。不久又加代理兖州刺史之職。元象初年，拜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又外放任磨城鎮大都督，改任安州刺史，死在安州任上。贈使持節、滄瀛二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滄州刺史。

宋顯

宋顯，字仲華，燉煌効穀人也。性果敢，有幹用。初事尒朱榮爲軍主，擢爲長流參軍。永安中，除前軍、襄垣太守，轉榮府記室參軍。從平元顥，加平東將軍。榮死，世隆等向洛，復以顯爲襄垣太守。普泰初，遷使持節、征北將軍、晋州刺史。後歸高祖，以爲行臺右丞。樊子鵠據兖州反，前西兖州刺史乙瑗、譙郡太守辛景威屯據五梁，以應子鵠。高祖以顯行西兖州事，率衆討破之，斬瑗，景威遁走。拜西兖州刺史。時梁州刺史鹿永吉據州外叛，西魏遣博陵王元約、趙郡王元景神率衆迎接。顯勒當州士馬邀破之，斬約等，仍與左衛將軍斛律平共會大梁。拜儀同三司。在州多所受納，然勇决有氣幹，檢御左右，咸能得其心力。及河陰之戰，深入赴敵，遂没于行陣。贈司空公。

宋顯，字仲華，燉煌効穀人，性格剛强，有治政的才能。初跟隨尒朱榮任軍主，提拔爲長流參軍。永安年間，拜任前軍、襄垣太守，又轉任尒朱榮府的記室參軍。隨從平定了元顥，加任平東將軍。尒朱榮死，尒朱世隆等引兵攻打洛陽，又用他爲襄垣太守。普泰初年，遷任使持節、征北將軍、晋州刺史。後來歸向高祖，任他爲行臺右丞。樊子鵠據兖州反叛，前西兖州刺史乙瑗、譙郡太守辛景威屯據五梁，呼應樊子鵠。高祖任宋顯爲代理西兖州刺史，率領部衆討滅他們，斬了乙瑗，辛景威逃脱。正式任命宋顯爲西兖州刺史。這時梁州刺史鹿永吉據州城外叛，西魏派其博陵王元約、趙郡王元景神率衆兵前來迎接。宋顯指揮本州士兵邀擊來兵，斬殺元約等人，又和左衛將軍斛律平會師於大梁。拜任儀同三司。他在州任上多所收賄，衹因他作戰勇决，辦事乾净利落有魄力，善於駕馭左右，所以能使部下盡心盡力爲其所用。及至河陰戰役，深入敵陣，戰死在疆場。贈司空公。

宋繪

顯從祖弟繪，少勤學，多所博覽，好撰述。魏時，張緬《晋書》未入國，繪依准裴松之注《國志》體，注王隱及《中興書》。又撰《中朝多士傳》十卷，《姓系譜録》五十篇。以諸家年歷不同，多有紕繆，乃刊正異同，撰《年譜録》，未成。河清五年并遭水漂失。繪雖博聞强記，而天性恍惚，晚又遇風疾，言論遲緩。及失所撰之書，乃撫膺慟哭曰："可謂天喪予也！"天統中卒。

宋顯叔祖父家的同輩兄弟宋繪，自幼勤學，博覽群書，喜好寫作。北魏時，張緬撰的《晋書》還没有收入國家典藏，宋繪便仿照裴松之注《三國志》的成例，爲王隱的《晋書》和何法盛的《中興書》作注。又撰寫了《中朝多士傳》十卷，《姓系譜録》五十篇。因爲各家年曆不同，多有訛錯失漏，他於是着手刊正校對，甄别異同，撰寫《年譜録》，未成。河清五年，全都遭水災漂失了。宋繪雖説博聞强記，但天性恍惚，思路不清晰，晚年又遇上風疾，言語遲緩。及至丢失所撰之書，就拍打着胸脯痛心地説："這是上天要我的命啊！"天統年間去世。

王則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廣平内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爲朝廷所知，則頗有力。初以軍功除給事

王則，字元軌，自己説是太原人，年少果敢，有武藝。起初，隨北魏的廣平内史、他的叔父老生征戰，常有戰功。老生知名於朝廷，王則在其中發揮了不少作用。起初因軍功拜任給事

中，賜爵白水子。後從元天穆討邢杲，輕騎深入，爲杲所擒。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顥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顥敗，遷征虜將軍，出爲東徐州防城都督。

中，賜爵爲白水子。後來隨元天穆討伐邢杲，輕騎深入，被邢杲所捕。元顥入洛，叔侄二人都降了元顥，元顥猜疑老生，把他殺了。王則投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他聯手共同抗拒元顥。元顥敗，遷任征虜將軍，外放任東徐州防城都督。

尒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其枝黨，内懷憂怖。時梁立魏汝南王悦爲魏主，資其士馬，送境上，椿遂翻城降悦。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後隸尒朱仲遠，仲遠敗，始歸高祖。仍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初隨荆州刺史賀拔勝，後從行臺侯景，周旋征討，屢有功績。

尒朱榮死後，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枝黨，内心一直惴惴不安。這時南朝梁立北魏汝南王元悦爲魏主，贈給他兵馬，送到邊境上。斛斯椿便翻城降於元悦。王則和蘭陵太守李義襲擊其别部，打敗了他們。魏因此任王則代理北徐州刺史。後屬尒朱仲遠，仲遠失敗後，纔歸於高祖。加任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初隨荆州刺史賀拔勝，後來又隨行臺侯景，南征北戰，累立戰功。

天平初，行荆州事，都督三荆、二襄、南雍六州軍事，荆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服之。渭曲之役，則爲西師圍逼，遂棄城奔梁，梁尋放還，高祖恕而不責。元象初，除洛州刺史。則性貪婪，在州取受非法，舊京取像，毁以鑄錢，于時世號河陽錢，皆出其家。武定中，復隨侯景西討。景於潁川作逆，時則鎮栢崖戍，世宗以則有武用，徵爲徐州刺史。景既南附，梁遣貞陽侯蕭明率大衆向徐州，以爲影響，堰清水灌州城。則固守歷時，而取受狼藉，鎖送晋陽，世宗恕其罪。武定七年春，卒，時年四十八。贈青齊二州軍事、司空、青州刺史，謚曰烈懿。則弟敬寶，少歷顯位。後爲東廣州刺史，與蕭軌等攻建業，不克，没焉。

天平初年，王則代理荆州刺史，都督三荆、二襄及南雍六州軍事，拜任荆州刺史。他爲人威武，邊境上的人畏服於他。渭濱之役，王則被西魏兵包圍，便棄城奔南朝梁，梁將他放歸，高祖寬恕了他不予追究。元象初年，任洛州刺史。王則生性貪婪，在州裏非法聚斂，甚至把洛陽舊有的佛像取去銷毁鑄錢，當時流通的所謂河陽錢，就出在他家。武定年間，又隨侯景西征。侯景在潁川反叛，王則當時鎮守栢崖戍，世宗因見他有才略有武功可用，徵召他拜任徐州刺史。侯景已投靠了南朝的梁，梁派貞陽侯蕭明率領兵馬直指徐州，策應侯景。蕭明築堤清水上，用來灌州城。王則固守徐州很長時間，趁機大肆搜刮民財，被鎖送晋陽，世宗免除了他的罪責。武定七年春去世，時年四十八歲。贈青齊二州軍事、司空、青州刺史，謚號烈懿。其弟王敬寶，年輕時就任要職，後來作了東廣州刺史，與蕭軌等人進攻建業，没有成功，死於戰事。

慕容紹宗

慕容紹宗，慕容晃第四子太原王恪後也。曾祖騰，歸魏，遂居於代。祖都，岐州刺史。父遠，恒州刺史。紹宗容貌恢毅，少言語，深沉有膽略。尒朱榮即其從舅子也。值北邊撓

慕容紹宗，是慕容晃第四子太原王慕容恪之後。其曾祖父慕容騰，歸北魏之後，便定居於代州。祖父慕容都任岐州刺史，父親慕容遠，任恒州刺史。紹宗容貌威嚴，有一種男子漢的剛猛氣概，言語不多，却深沉而有膽略。尒朱榮就是

亂，紹宗携家屬詣晋陽以歸榮，榮深待之。及榮稱兵入洛，私告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加除剪，恐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仍悉誅之，謂可爾不?"紹宗對曰："太后臨朝，淫虐無道，天下憤惋，共所棄之。公既身控神兵，心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謂非長策，深願三思。"榮不從。後以軍功封索盧縣子，尋進爵爲侯。從高祖破羊侃，又與元天穆平邢杲，累遷并州刺史。

他的堂舅家的兒子。正逢北方動亂不已，紹宗便携帶全家老少到晋陽投奔尒朱榮，尒朱榮待他十分友愛。及至尒朱榮舉兵攻入洛陽，私下跟紹宗説："洛陽地區人物很多，長期以來驕奢成俗，如果不嚴加整頓，恐怕很難制服控制局面。我想趁百官列隊出迎的時候，乘勢把他們統統殺掉，你説行不?"慕容紹宗回答説："胡太后臨朝當政，荒淫暴虐無道，天下臣民無不憤恨，失去民心，大家都願意推翻她。您既然親自統領神兵，心懷忠義，突然又要殺盡朝官，我説這可不是安定天下的好策劃，請您三思。"尒朱榮没有聽從。慕容紹宗後來因爲軍功被封爲索盧縣子，不久又進爵爲侯。隨從高祖擊敗了羊侃，又和元天穆一起平滅了邢杲，累遷并州刺史。

紇豆陵步藩逼晋陽，尒朱兆擊之，累爲步藩所破，欲以晋州徵高祖，共圖步藩。紹宗諫曰："今天下擾擾，人懷覬覦，正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晋州才雄氣猛，英略蓋世，譬諸蛟龍，安可借以雲雨。"兆怒曰："我與晋州推誠相待，何忽輒相猜阻，横生此言!"便禁止紹宗，數日方釋。遂割鮮卑隸高祖。高祖共討步藩，滅之。及高祖舉義信都，兆以紹宗爲長史，又命爲行臺，率軍壺關，以抗高祖。及廣阿、韓陵之敗，兆乃撫膺自咎，謂紹宗曰："比用卿言，今豈至此。"兆之敗於韓陵也，士卒多奔，兆懼，將欲潜遁。紹宗建旗鳴角，招集義徒，軍容既振，與兆徐而上馬。後高祖從鄴討兆於晋陽，兆窘急，走赤谼嶺，自縊而死。紹宗行到烏突城，見高祖追至，遂携榮妻子及兆餘衆自歸。高祖仍加恩禮，所有官爵并如故，軍謀兵略，時參預焉。

紇豆陵步藩兵逼晋陽，尒朱兆反擊他，多次被他打敗。尒朱兆就想用晋州刺史名義召請高祖，以便合力進攻步藩。紹宗反對，説："而今天下紛紛擾擾，人人都在窺伺權位，正是有智之士用計之時。高晋州爲人才雄氣猛，很有膽識謀略，就好比是一條蛟龍，怎麽能再送給它雲雨呢?"尒朱兆發怒了，説："我和高晋州推誠相待，憑什麽你要從中生事進行離間? 竟説出這番話來?"就把紹宗拘禁起來了，過了好幾天纔釋放出來。於是把鮮卑地割給高祖。高祖發兵和尒朱兆共討步藩，消滅了他。及至高祖舉義旗於信都，尒朱兆用紹宗爲長史，又拜任行臺，帶兵於壺關把守，以抗高祖。及至遭受廣阿之敗、韓陵之敗，尒朱兆這纔拍擊胸口對紹宗自責説："前次若聽從你的話，而今怎麽會到這個地步呢!"尒朱兆韓陵一敗，士卒多奔散了，他害怕了，準備隻身逃遁。慕容紹宗却樹起軍旗，鳴響號角，把兵丁們召聚起來。軍容一整頓好，就和尒朱兆徐徐上馬撤退。後來，高祖從鄴城發兵討伐尒朱兆於晋陽，尒朱兆窘急無策，奔到赤谼嶺，自縊而亡。紹宗一行走到烏突城，見高祖追兵到了，便帶上尒朱榮的妻兒和尒朱兆的部屬投降高祖，高祖對他們一律禮遇，所有官職爵位一律如故。此後軍謀兵略，紹宗往往參與策劃。

天平初，遷都鄴，庶事未周，乃

天平初年遷都於鄴城，各方面的事都有待籌

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二年，宜陽民李延孫聚衆反，乃以紹宗爲西南道軍司，率都督厙狄安盛等討破之。軍還，行揚州刺史，尋行青州刺史。丞相府記室孫搴屬紹宗以兄爲州主簿，紹宗不用。搴譖之於高祖，云："慕容紹宗嘗登廣固城長嘆，謂其所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西魏將獨孤如願據洛州，梁、潁之間，寇盜鋒起。高祖命紹宗率兵赴武牢，與行臺劉貴等平之。進爵爲公，除度支尚書。後爲晋州刺史、西道大行臺，還朝，遷御史中尉。屬梁人劉烏黑入寇徐方，令紹宗率兵討擊之，大破，因除徐州刺史。烏黑收其散衆，復爲侵竊，紹宗密誘其徒黨，數月間，遂執烏黑殺之。

侯景反叛，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轉封燕郡公，與韓軌等詣瑕丘，以圖進趣。梁武帝遣其兄子貞陽侯淵明等率衆十萬，頓軍寒山，與侯景掎角，擁泗水灌彭城。仍詔紹宗爲行臺，節度三徐、二兖州軍事，與大都督高岳等出討，大破之，擒淵明及其將帥等，俘虜甚衆。乃迴軍討侯景於渦陽。于時景軍甚衆，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深有懼色，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共慎之。"於是與景接戰，諸將持疑，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而大捷，景遂奔遁。軍還，別封永樂縣子。初高祖末命世宗云："侯景若反，以慕容紹宗當之。"至是，竟立功效。

西魏遣其大將王思政入據潁州，又以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等率軍圍擊，堰洧水以灌之。時紹宗頻有凶夢，意每惡之。乃

辦，就委命紹宗與高隆之共同主管府庫圖籍方面的事。天平二年，宜陽人李延孫聚衆反叛，就用紹宗爲西南道軍司，率領都督厙狄安盛等人討破了李延孫。回師後，用他爲代理揚州刺史，不久又代理青州刺史。丞相府記室孫搴請紹宗用他的哥哥做州主簿，紹宗没答應。孫搴就在高祖處説紹宗的壞話。他告密説："慕容紹宗曾登上廣固城長嘆，對其最親信的人説 '大丈夫有光復先祖大業的道理麼'。"因此他被召還京師。元象初年，西魏大將獨孤如願占據洛州，於是梁州到潁州一帶，寇盜蜂起。高祖命令紹宗率兵鎮守武牢，與行臺劉貴等人鎮壓平定了群盜。進爵爲公，拜任度支尚書。後來拜任晋州刺史、西道大行臺。還朝，又遷任御史中尉。這時遇上梁人劉烏黑侵擾徐州一帶，命紹宗率兵反擊，打敗了他們。因而紹宗被正式任命爲徐州刺史。劉烏黑又收集其殘部，入侵邊郡，紹宗暗地引誘其部下，不過數月，其部下便發動起來，殺了烏黑。

侯景反叛，任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轉封爲燕郡公，與韓軌等到達瑕丘以圖進取。梁武帝派侄子貞陽侯蕭淵明等率十萬兵馬駐扎於寒山，和侯景軍掎角相呼應，壅塞泗水以灌彭城。就命紹宗爲行臺，節制三徐、二兖五州諸軍事，和大都督高岳等出討，大破淵明軍，擒蕭淵明及其將帥等，俘敵甚多。於是又回師討伐侯景軍於渦陽。這時侯景兵力很强，前後諸將去征討者，没有不被他瞧不起的。及至聽説高岳、紹宗來到，非常擔心，對部屬説："高岳帶的是精兵强將，紹宗久經沙場，大家應該十分謹慎纔是！"於是跟侯景開戰。諸將遲疑不敢衝向前去，慕容紹宗揮兵奮進，諸將跟隨，因而大捷，侯景便棄軍逃奔梁朝去了。大軍歸來，特封他爲永樂縣子。當初，高祖臨終前囑咐過世宗："侯景若反叛，用慕容紹宗抵擋他！"到這時，終於見了功效。

西魏派將軍王思政入據潁州，又用慕容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等率軍圍攻他，壅塞洧水灌州城。這一陣子紹宗老做惡夢，心裏十分不痛快，就私下對左右説："我從二十

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還，恒有蒜髮，昨來蒜髮忽然自盡。以理推之，蒜者算也，吾算將盡乎?"未幾，與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遠近晦冥，舟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時年四十九。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贈使持節二青、二兗、齊、濟、光七州軍事，尚書令，太尉，青州刺史，謚曰景惠。除其長子士肅爲散騎常侍。尋以謀反，伏誅。朝廷以紹宗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配饗世宗廟庭。士肅弟建中，襲紹宗爵。武平末，儀同三司。隋開皇中，大將軍、疊州總管。

歲以來，就老是生蒜髮，蒜就是算，這兩天蒜髮忽然不生了。以理推論起來，我的壽期是不是將盡啦?"没多時，和儀同劉豐到洧水大壩視察，見北方塵氣紛紛，便進入艦内同坐。這時一陣暴風從東北颳來，遠近一片昏黑，船纜都斷了，艦船直向敵城漂去。慕容紹宗自思這次免不了一死了，便自己投水而亡，死時四十九歲。三軍將士人人痛惜，朝廷傷嗟。贈使持節二青、二兗、齊、濟、光七州軍事，尚書令，太尉，青州刺史，謚號爲景惠。任命他的長子慕容士肅爲散騎常侍。不久因其謀反被殺。朝廷因紹宗功勛大，衹士肅一人有罪，没株連其他人。皇建初年，使紹宗的牌位配享於世宗之廟。士肅的弟弟建中，承繼了紹宗爵位。武平末年，任儀同三司。隋開皇年間，任大將軍、疊州總管。

薛脩義

薛脩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也。曾祖紹，魏七兵尚書、太子太保。祖壽仁，河東河北二郡守、秦州刺史、汾陰公。父寶集，定陽太守。

薛脩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曾祖父薛紹，北魏時任七兵尚書、太子太保。祖父薛壽仁，任河東郡河北郡二郡太守、秦州刺史、汾陰公。父親薛寶集，任定陽太守。

脩義少而奸俠，輕財重氣，招召豪猾，時有急難相奔投者，多能容匿之。魏咸陽王爲司州牧，用爲法曹從事。魏北海王顥鎮徐州，引爲墨曹參軍。正光末，天下兵起，顥爲征西將軍，都督華、豳、東秦諸軍事，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脩義爲統軍。時有詔，能募得三千人者用爲别將。於是脩義還河東，仍歷平陽、弘農諸郡，合得七千餘人，即假安北將軍、西道别將。俄而東西二夏、南北兩華及豳州等反叛，顥進討之。脩義率所部，頗有功。絳蜀賊陳雙熾等聚汾曲，詔脩義爲大都督，與行臺長孫稚共討之。脩義以雙熾是其鄉人，遂輕詣壘下，曉以利害，熾等遂降。拜脩義龍門鎮將。

薛脩義年輕時有俠氣，輕財重義氣，非法招聚亡命豪猾，時有急難相投奔者，他必收容藏匿起來。北魏咸陽王任司州牧時，用他爲法曹從事。北魏北海王元顥鎮徐州時，用他爲墨曹參軍。正光末年，天下兵起，元顥任征西將軍，都督華、豳、東秦諸軍事，兼任左僕射、西道行臺，用脩義爲統軍。當時朝廷有詔令：能招募到三千兵員的就封爲别將。於是薛脩義回到河東，又走遍平陽、弘農等郡，共招得七千餘人，就臨時任命他安北將軍、西道别將之職。不久，東西二夏州、南北兩華州及豳州等反叛，元顥追討，脩義率領部衆隨征，頗有戰功。後來，絳蜀地方强盜陳雙熾等人聚集在汾水河畔，朝廷令脩義爲大都督，和行臺長孫稚共同前去討伐。脩義因雙熾是他的老鄉，便輕裝簡從直至其軍壘下，對陳雙熾曉諭利害，陳雙熾等就投降了。於是拜任脩義爲龍門鎮將。

後脩義宗人鳳賢等作亂，圍鎮

後來脩義同族的薛鳳賢等人作亂，包圍了龍

城。脩義亦以天下紛擾，規自縱擅，遂與鳳賢聚衆爲逆，自號黄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軍未至，脩義慚悔，乃遣其帳下孫懷彦奉表自陳，乞一大將招慰。魏孝明遣西北道大行臺胡元吉奉詔曉喻，脩義降。鳳賢等猶據險屯結，長孫稚軍於弘農，珍孫軍靈橋，未能進。脩義與其從叔善樂、從弟嘉族等各率義勇爲攻取之勢，與鳳賢書示其禍福。鳳賢降，拜鳳賢龍驤將軍、假節、稷山鎮將，夏陽縣子，邑三百户。封脩義汾陰縣侯，邑八百户。

門鎮城。脩義也認爲天下在混亂動蕩之中，就自行其是放肆作爲，和鳳賢一起聚衆造反，還自號黄鉞大將軍。下詔派都督宗正珍孫前去討伐。大軍未至，脩義又慚愧後悔起來，就派其帳下孫懷彦上書自陳原委，希望朝廷派一名大將前來招撫。北魏孝明帝派西北道大行臺胡元吉奉詔前來曉諭兵將，脩義投降。薛鳳賢等人仍然竊據着險要屯扎。當時長孫稚駐軍弘農，宗正珍孫駐軍靈橋，未能進攻。脩義和他的堂叔薛善樂、堂弟嘉族等人各率義勇做好攻取的陣勢，脩義又修書給鳳賢以示禍福，鳳賢便來投降。拜鳳賢爲龍驤將軍、假節、稷山鎮將，夏陽縣子，食邑三百户。另封脩義爲汾陰縣侯，食邑八百户。

尒朱榮以脩義豪猾反覆，録送晉陽，與高昂等并見拘防。榮赴洛，以脩義等自隨，置於駝牛署。榮死，魏孝莊以脩義爲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高祖爲晉州刺史，見脩義，待之甚厚。及尒朱兆立魏長廣王爲主，除脩義右將軍、陝州刺史，假安南將軍。魏前廢帝初，以脩義爲持節、後將軍、南汾州刺史。

尒朱榮認爲脩義是名豪猾奸狡反覆之徒，就把他扣押起來送到晉陽，跟高昂等人一起關押禁閉。尒朱榮赴洛陽，讓薛脩義等跟隨自己，安置在駝牛署。尒朱榮死，魏孝莊帝任薛脩義爲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這時高祖爲晉州刺史，見脩義，待他很優厚。及至尒朱兆立魏長廣王爲國主，拜任脩義爲右將軍、陝州刺史，代理安南將軍。魏前廢帝初年，拜任脩義爲持節、後將軍、南汾州刺史。

高祖起義信都，破四胡於韓陵，遣徵脩義，從至晉陽，以脩義行并州事。又從高祖平尒朱兆。武帝之入關也，高祖奉迎臨潼關，以脩義爲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崇禮屯楊氏壁，脩義以書招之，崇禮率萬餘人降。樊子鵠之據兖州，脩義從大司馬婁昭破平之。天平中，除衛將軍、南中郎將，帶汲郡太守，頓丘、淮陽、東郡、黎陽五郡都督。還東徐州。

高祖在信都起義，在韓陵擊敗四胡，派人召至薛脩義。脩義隨至晉陽，用他代理并州刺史。又隨高祖平定了尒朱兆。武帝入關時，高祖奉迎來到潼關，任脩義爲關右行臺，從龍門渡河。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崇禮屯兵楊氏壁，脩義寫信招他來降，崇禮率萬餘人來投奔。樊子鵠占據兖州時，薛脩義隨大司馬婁昭平滅了他。天平年間，拜任衛將軍、南中郎將，兼任汲郡太守，頓丘、淮陽、東郡、黎陽五郡都督。遷爲東徐州刺史。

元象初，拜儀同。沙苑之役，從諸軍退。還，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脩義追至洪洞，説祖業還守，而祖業不從。脩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西魏儀同長孫子彦圍逼城下，脩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彦不測虚實，

元象初年，薛脩義拜任儀同。沙苑戰役中，隨大軍撤退，回到晉州，代理刺史封祖業棄城而走，脩義追到洪洞，勸告祖業回城守衛，他不從。脩義便回到晉州，安集軍民作固守之計。西魏儀同長孫子彦兵圍城下，薛脩義打開城門，埋伏好兵甲等待他，子彦不知城中虚實，就帶兵退

於是遁去。高祖甚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南汾、東雍、陝四州行臺，賞帛千匹。脩義在州，擒西魏所署正平太守段榮顯。招降胡酋胡垂黎等部落數千口，表置五城郡以安處之。高仲密之叛，以脩義爲西南道行臺，爲掎角聲勢，不行。尋除齊州刺史，以黷貨除名。追其前守晉州功，復其官爵，仍拜衛尉卿。時山胡侵亂晉州，遣脩義追討，破之。進爵正平郡公，加開府。世宗以高祖遺旨，減封二百户，別封脩義爲平鄉男。天保初，除護軍，別封藍田縣公，又拜太子太保。五年七月卒，時年七十七。贈晉、太、華三州諸軍事、司空、晉州刺史，贈物三百段。子文殊嗣。

走了。高祖很贊賞他，隨着就拜任晉州刺史、南汾州、東雍州及陝州四州行臺，贈帛千匹嘉奬他。脩義在晉州，活捉了西魏任命的正平太守段榮顯。又招降山胡首領胡垂黎等部落數千人，上表將他們集中安置於五城郡。高仲密叛變時，用薛脩義爲西南道行臺，成爲掎角聲勢，他没有前往。不久拜任齊州刺史，因貪黷被除名。又追念他曾守衛晉州的功績，恢復其官爵，仍然拜任衛尉卿。這時山胡侵擾晉州，派脩義去追討，平定了他們。於是進爵正平郡公，加開府。世宗按高祖遺言，減封二百户，別封他爲平鄉男。天保初年，拜任護軍將軍，另封藍田縣公，又拜任太子太保。天保五年七月去世，時年七十七歲。贈晉州、太州、華州三州諸軍事、司空、晉州刺史，贈各色雜帛三百段。子薛文殊嗣其爵位。

薛嘉族　薛震　薛元穎

脩義從弟嘉族，性亦豪爽。釋褐員外散騎侍郎，稍遷正平太守。屬高祖在信都，嘉族聞而赴義。從平四胡於韓陵，除華州刺史。及賀拔岳拒命，令嘉族置騎河上，以禦大軍。嘉族遂棄其乘馬，浮河而度，歸於高祖。由是拜揚州刺史，卒於官。子震，字文雄。天平初，受旨鎮守龍門，陷於西魏。元象中，方得逃還。高祖嘉其至誠，除廣州刺史。後從慕容紹宗討侯景，以功別封膚施縣男。天保四年，從討山胡，破茹茹，并有功績，累遷譙州刺史。脩義從子元穎，父光熾，東雍州刺史、太常卿。元穎廉謹有信義，起家永安王參軍。行秀容縣事，有清名。累轉定州別駕，舉清平勤幹，除漁陽太守。

脩義的堂弟薛嘉族，性格也很豪爽。入仕爲員外散騎侍郎，改任爲正平太守。正逢高祖在信都舉事，他知道消息後便前往參加。隨高祖平滅四胡於韓陵，拜任華州刺史。及至賀拔岳抗拒大軍，他私自命令薛嘉族置騎兵於河上，來抵擋大軍。嘉族便丢下坐騎，游過黄河，投奔高祖帳下。因此拜任揚州刺史，死在揚州任上。其子薛震，字文雄。天平初年，受命鎮守龍門，敗，被扣於西魏，到元象年間纔得以逃回。高祖贊賞其忠誠，拜任廣州刺史。後跟隨慕容紹宗擊敗侯景，因功另封爲膚施縣男。天保四年，隨大軍討伐山胡，擊敗柔然，都有戰功，逐步升遷爲譙州刺史。薛脩義的侄子薛元穎，其父薛光熾任東雍州刺史、太常卿。元穎本人謹慎廉潔，爲人講信義，應召離家出任永安王參軍，代理秀容縣令，有好名聲。逐步升轉任定州別駕，以清平勤幹被薦舉，拜任漁陽太守。

叱列平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也，世爲酋帥。平有容貌，美鬚髯，善騎射。襲第一領民酋長，臨江伯。孝昌末，拔陵反叛，茹茹餘衆入寇馬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他家世代爲酋帥。他長得一表人才，鬚髯很美，擅長騎射。承襲第一領民酋長，臨江伯。北魏孝昌末年，拔陵反叛，柔然殘餘入侵馬邑，叱列平帶其部屬

邑，平以統軍屬，有戰功，補別將。後牧子作亂，劉胡崙、斛律可那律俱時構逆，以平爲都督，討定胡崙等。魏孝莊初，除武衛將軍。隨尒朱榮破葛榮，平元顥，遷中軍都督、右衛將軍，封廮陶縣伯，邑七百户。榮死，平與榮妻及尒朱世隆等北走。長廣王曄立，授右衛將軍，加京畿大都督。

與戰有功，補爲別將。後來牧子作亂，劉胡崙、斛律可那律等一時俱叛，朝廷用叱列平爲都督，討平了劉胡崙等。魏孝莊帝初年，任叱列平爲武衛將軍。他隨尒朱榮擊敗了葛榮，平定了元顥，遷升爲中軍都督、右衛將軍，又封他爲廮陶縣伯，食邑七百户。尒朱榮死時，叱列平與尒朱榮之妻及尒朱世隆等從洛陽城往北奔走。長廣王元曄被擁立之後，拜任右衛將軍，加任京畿大都督。

時尒朱氏凌僭，平常慮危禍，會高祖起義，平遂歸誠。從平鄴，破四胡於韓陵。仲遠既走，以平爲東郡大行臺。軍還，從高祖平尒朱兆。復從領軍婁昭討樊子鵠平之。授使持節、華州刺史。高仲密之叛，平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山。武定初，除廓州刺史。五年，加儀同三司，鎮河陽。八年，進爵爲侯。天保初，授兖州刺史，尋加開府，別封臨洮縣子。三年，與諸將南討江淮，克陽平郡。陳人攻圍廣陵，詔平統河南諸軍赴援，陳人退，乃還。五年夏，卒於州，時年五十一。贈瀛、滄、幽三州軍事、瀛州刺史、中書監，謚曰莊惠。子孝中嗣。弟長叉。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新寧王。隋開皇中，上柱國，卒於涇州長史。雖無他伎，前在官以清幹著稱。

當時尒朱世隆猖狂弄權，叱列平常擔心禍亂及己，正好高祖在信都起義，他便歸於高祖。他隨高祖攻下鄴城，又破四胡於韓陵。仲遠走後，用叱列平爲東郡大行臺。軍隊返回後，又隨高祖平滅了尒朱兆。又隨領軍將軍婁昭平滅了樊子鵠，授給他使持節、華州刺史。高仲密叛變後，叱列平隨高祖戰敗周文帝於邙山。武定初年，拜任廓州刺史。五年，加儀同三司，鎮守河陽。八年，進封侯爵。天保初年，授予他兖州刺史，不久又加開府，格外加封臨洮縣子。武定三年，和諸將一起，南攻江淮，拿下了陽平郡。南朝陳人攻逼廣陵，下令叱列平統領河南諸軍前往增援，陳人撤退，叱列平纔回師。天保五年夏，死在州任上，時年五十一歲。贈瀛、滄、幽三州軍事、瀛州刺史、中書監，謚號爲莊惠。兒子孝中嗣其爵位。其弟叱列長叉，武平末年任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爲新寧王。隋開皇年間，爲上柱國，死於涇州長史任上。雖説没有什麼專長，生前任官倒也清廉，以此知名。

步大汗薩

步大汗薩，太安狄那人也。曾祖榮，仕魏歷金門、化正二郡太守。父居，龍驤將軍、領民別將。正光末，六鎮反亂，薩乃將家避難南下，奔尒朱榮於秀容。後從榮入洛，以軍功除揚武軍帳内統軍，賜爵江夏子。從平葛榮，累前後功，加鎮南將軍。榮死後，從尒朱兆入洛，補帳内大都督，從兆拒戰於韓陵。兆敗，薩以所部降。高祖以爲第三領民酋長，累遷

步大汗薩是太安狄那人。其曾祖父步大汗榮，在北魏做官歷任金門、化正二郡太守。父親步大汗居，曾任龍驤將軍、領民別將。正光末年發生六鎮叛亂，步大汗薩便率全家避難南下，投奔尒朱榮於秀容地方。不久隨尒朱榮入洛陽，因軍功拜任爲揚武軍之帳内統軍，賜爵江夏子。隨大軍平定葛榮，因前後多次立功，加封爲鎮南將軍。尒朱榮死後，隨尒朱兆入洛陽，補任帳内大都督，從尒朱兆拒高祖於韓陵。尒朱兆失敗，他帶部下投降了高祖。高祖用他爲第三領民酋長，

秦州鎮城都督、北雍州刺史。天平中，轉東壽陽三泉都督。元象中，行燕州，累遷臨川領民大都督，賜爵長廣伯。時茹茹寇鈔，屢爲邊害，高祖撫納之，遣薩將命。還，拜儀同三司。出爲五城大都督，鎮河陽。又加車騎大將軍、開府，進封行唐縣公，减勃海三百户以增其封。仍授晉州刺史，别封安陵縣男，邑二百户，加驃騎大將軍。齊受禪，改封義陽郡公。

累遷秦州鎮城都督、北雍州刺史。天平年間，轉爲東壽陽三泉都督。元象年間，代理燕州刺史，後遷至臨川領民大都督，賜給長廣伯爵位。當時柔然内犯，屢爲邊患，高祖決定安撫之，就派步大汗薩前往交涉。回京後，拜任儀同三司。外放任五城大都督，鎮守河陽。又加任車騎大將軍、開府，進封爲行唐縣公，并把勃海食邑减去三百户轉增於步大汗薩。又授予他晉州刺史，别封安陵縣男，食邑二百户，加任驃騎大將軍。齊接受禪讓建國後，改封爲義陽郡公。

慕容儼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慕容廆之後也。父叱頭，魏南頓太守，身長一丈，腰帶九尺。武平初，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持節、都督滄恒二州軍事、恒州刺史。

儼容貌出群，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工騎射。正光中，魏河間王元琛率衆救壽春，辟儼左厢軍主，以戰功賞帛五十匹。軍次西硤石，因解渦陽之圍，平倉陵城、荆山戍。梁遣將鄭僧等要戰，儼擊之，斬其將蕭喬，梁人奔遁。又襲破王神念等軍，擒二百餘人，神念僅以身免。三年，梁遣將攻東豫州，大都督元寶掌討之。儼爲别將。鄭海珍與戰，斬其軍主朱僧珍、軍副秦太。又擊賊王苟於陽夏，平之。

孝昌中，尒朱榮入洛，授儼京畿南面都督。永安中，西荆州爲梁將曹義宗所圍，儼應募赴之。時北育太守宋帶劍謀叛，儼乃輕騎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迎？”帶劍造次惶恐不知所爲，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遂定。又破梁將馬元達、蔡天起、柳白嘉等，累有功。除强弩將軍。與梁將王玄真、董當門等戰，并破之，解穰城圍，克復南陽、新鄉。轉積射將軍，持節、豫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是慕容廆的後裔。父慕容叱頭，任北魏南頓太守。其人身高一丈，腰圍九尺。武平初年，追贈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持節、都督滄恒二州軍事、恒州刺史。

慕容儼容貌出衆，身材魁梧，不好讀書，倒是學了兵法，善於騎射。正光年間，北魏河間王元琛率兵救援壽春，讓他在手下當一名左厢軍主，因戰功賞給五十匹絹帛。大軍駐扎在西硤石，因解救了渦陽之圍，平定了倉陵城與荆山戍。梁派將軍鄭僧等前來襲擊，慕容儼反擊，斬其部將蕭喬，梁軍潰退。慕容儼又襲破了王神念等梁軍，擒二百餘人，神念僅能隻身而逃。正光三年，梁遣將攻東豫州，大都督元寶掌去討伐他，慕容儼任别將。鄭海珍應戰，斬其軍主朱僧珍、軍副秦太等人。又戰敗了反賊王苟於陽夏，平定了他。

孝昌年間，尒朱榮入洛，授予他京畿南面都督之任。永安年間，西荆州被梁朝大將曹義宗圍困，慕容儼應募前往解圍。當時北育太守宋帶劍謀叛，慕容儼出其不意帶輕騎直至城下，厲聲説：“大軍已到，太守爲何不出城迎接？”帶劍緊迫之中内心發慌不知如何是好，祇得出迎，慕容儼把他抓起來了，一郡平定。又連破梁將馬元達、蔡天起、柳白嘉等人，累有戰功，提升爲强弩將軍。與梁將王玄真、董當門等接戰，都擊敗了他們，解了穰城之圍，順勢又克復南陽、新鄉。改任積射將軍，持節、豫州防城大都督。

州防城大都督。

尒朱敗，與豫州刺史李恩歸高祖。以勛累遷安東將軍、高梁太守，轉五城太守、東雍州刺史。沙苑之敗，西魏荆州刺史郭鸞率衆攻儼，拒守二百餘日，晝夜力戰，大破鸞軍，追斬三百餘級，又擒西魏刺史郭他。時諸州多有翻陷，唯儼獲全。進號鎮南將軍。武定三年，率師解襄州圍。頻使茹茹。又從攻玉壁，賜帛七百匹并衣帽等。五年，鎮河橋五城。侯景叛，儼擊陳郡賊，獲景麾下厙狄曷賴及僞署太守鄭道合、兖州刺史王彦夏、行臺狄暢等，擒斬百餘級。旋軍項城，又擒景僞署刺史辛光及蔡遵，并其部下二千人。六年，除譙州刺史，屢有戰功，多所降附。七年，又除膠州刺史。

天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六年，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莅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内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略兼濟，忠勇過人，可受此寄耳。"衆咸共推儼。岳以爲然，遂遣鎮郢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克。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洪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絶，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悦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歘起，驚濤涌激，漂斷荻洪。約復以鐵鎖連治，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復以斷絶，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瑱移軍於城北，造栅置營，焚燒坊郭，産業皆盡。約將戰士萬餘人，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

尒朱兆失敗後，與豫州刺史李恩歸降高祖。因功勛升遷爲安東將軍、高梁太守，轉五城太守、東雍州刺史。沙苑失利後，西魏荆州刺史郭鸞率衆攻逼慕容儼。他拒守二百多天，晝夜力戰，大破郭鸞軍，追斬三百餘人，還擒獲西魏刺史郭他。當時諸州多有翻覆陷落之類的變故，衹有慕容儼得以始終保全，進號爲鎮南將軍。武定三年，率師解襄州之圍，又多次出使柔然。又隨大軍攻玉壁，賜給他七百匹絹帛及衣帽等。武定五年，鎮守河橋等五城。侯景叛亂時，慕容儼進攻陳郡的叛賊，俘獲其部下厙狄曷賴及侯景所任命的太守鄭道合、兖州刺史王彦夏、行臺狄暢等，斬首百餘級。轉而軍駐項城，又擒獲侯景所任之刺史辛光、蔡遵等人，收納其部下二千人。武定六年，拜任譙州刺史，屢有戰功，收納了許多降附歸來的人。武定七年，又拜任膠州刺史。

天保初年，拜任開府儀同三司。六年，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莅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來降。當時清河王元岳正率師在長江上，便召集諸將商議道："郢城在江那邊，人心梗阻，還没有安定。必須是才略兼具、有勇有謀、忠正無私之人纔能前去接收啊！"大家一致推舉慕容儼，元岳認爲很對，就派慕容儼前往鎮守郢城。剛剛進城，梁的大都督侯瑱、任約便率水陸軍直撲城下。慕容儼隨後設法防守，侯瑱等不能攻克，便在上流鸚鵡洲處造蘆荻洪壩數里攔堵船路。於是信息阻絶，人員不通，孤城懸遠，軍心危懼，慕容儼以忠義來訓導部下，又盡力安撫他們。城中原有神祠一座，民間稱爲城隍廟，公私常有前往祈禱的。於是慕容儼便順應士卒的心願，帶人前去祈禱，請求神靈暗中護佑。不一會兒，狂風大作，驚濤洶涌，把蘆壩冲斷了。任約又用鐵鎖鈎連，防禦更爲嚴密。慕容儼又一次和部下一起去祈請神祐，夜裏狂風大浪突起，鐵鏈又斷了，這麽好幾次反復，城裏人大喜，以爲神助。侯瑱便移軍駐於城北，安營置寨，焚燒城郭坊巷，百姓家産皆成灰燼。任約則帶領將士萬餘人，各持攻

壘，南北合勢。儼乃率步騎出城奮擊，大破之，擒五百餘人。先是郢城卑下，兼土疏頹壞，儼更修繕城雉，多作大樓。又造船艦，水陸備具，工無暫闕。蕭循又率衆五萬，與瑱、約合軍，夜來攻擊。儼與將士力戰終夕，至明，約等乃退。追斬瑱驍將張白石首，瑱以千金贖之，不與。夏五月，瑱、約等又相與并力，悉衆攻圍。城中食少，糧運阻絶，無以爲計，唯煮槐楮、桑葉并紵根、水萍、葛、艾等草及靴、皮帶、斤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即取其肉，火别分啖，唯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

城器械，在城南置營壘，與侯瑱一起構成南北合圍的形勢。慕容儼便帶領步騎出城奮擊，大破任約軍，生擒五百多人。原來的郢城城墻很低矮，加上土質疏鬆坍塌毁壞很多，慕容儼便重新修繕，多做高大城堞箭樓，同時製造戰艦，這樣水陸都有充分準備，工程没有停歇之時。梁將蕭循又率衆五萬，和侯瑱、任約合兵，夜間來攻。慕容儼和軍士并力戰鬥通宵，天亮後任約等退走。於是追斬侯瑱驍將張白石之首，侯瑱以千金贖其首級，慕容儼不答應。到夏季五月間，侯瑱、任約等又合兵進攻，圍城中糧源斷絶，實在没有辦法，衹有煮桑葉、槐樹皮、紵麻根、水浮萍、葛、艾等草，以及皮靴、皮帶、斤角等物來充飢。人有死者，就取其肉分給夥伴們吃，衹留其骸骨。慕容儼仍然激勵將士，信賞必罰，同甘共苦，死生相保，共赴艱難。自正月到六月，人無二心。

後蕭方智立，遣使請和。顯祖以城在江表，據守非便，有詔還之。儼望帝，悲不自勝。帝呼令至前，執其手，持儼鬚鬢，脱帽看髮，嘆息久之。謂儼曰："觀卿容貌，朕不復相識，自古忠烈，豈能過此！"儼對曰："臣恃陛下威靈，得申愚節，不屈豎子，重奉聖顔。今雖夕死，没而無恨。"帝嗟稱不已。除趙州刺史，進伯爲公，賜帛一千匹、錢十萬。

後來蕭方智即位，遣使請和。北齊顯祖認爲郢城在江外，孤城據守，實在艱難，就下詔讓慕容儼回京。他久久看着皇帝，悲不自勝。皇帝把他叫到面前，執着他的手，托起他的鬍鬚，又脱下他的帽子，看他的頭髮，嘆息很久，對慕容儼説："看你的容貌，我都認不出來了。自古忠勇將帥，哪有能超過你的呢！"慕容儼回答説："我依仗皇上您的威靈，能够發揮自己的一點愛國之誠，不屈服於南方小子，得以回京再睹皇上。就是今天晚上死去，我也死而無憾了。"皇上嗟嘆贊譽他很久。拜任趙州刺史，進其爵位爲公，并賜帛一千匹、錢十萬。

九年，又討賊有功，賜帛一百匹、錢十萬。十年，詔除揚州行臺，與王貴顯、侯子監將兵衛送蕭莊。築郭默、若邪二城。與陳新蔡太守魯悉達戰大蛇洞，破走之。又監蕭莊、王琳軍，與陳將侯瑱、侯安都戰於蕪湖，敗歸。皇建初，别封成陽郡公。天統二年，除特進。四年十月，又别封猗氏縣公，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匹。五年四月，進爵爲義安

天保九年，又因討賊有功，賜給他一百匹絹帛、錢十萬。十年，下詔拜任揚州行臺，與王貴顯、侯子監帶兵護送蕭莊。築郭默城和若邪城，跟南朝陳的新蔡太守魯悉達在大蛇洞戰鬥，擊敗了他。又爲蕭莊、王琳軍監，與陳將侯瑱、侯安都交戰於蕪湖，敗歸。皇建初年另封成陽郡公。天統二年拜任特進，四年十月，又另封爲猗氏縣公，并賜給他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匹。五年四月，進爵爲義安王。武平元年外放任光州刺史。慕容儼自幼任俠好勇，交結輕薄子弟，遨游

王。武平元年，出爲光州刺史。儼少任俠，交通輕薄，遨游京洛間，及從征討，每立功效。經略雖非所長，而有將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卒，贈司徒、尚書令。子子顒，給事黄門侍郎。

京洛之間。及至隨軍征討，這些人倒常常立功。他本人在謀略上雖不見長，但有將帥的品質。他所歷任的州府，雖不能保持廉潔清白，但也并不貪殘。死後贈司徒、尚書令。其子慕容子顒，爲給事黄門侍郎。

尒朱將帥，義旗建後歸順立功者，武威牒舍樂、代郡范舍樂亦致通顯。

原屬尒朱榮的將帥中，在高祖起義後歸順而建立功勛的，武威牒舍樂、代郡范舍樂等人，也都位望通顯。

牒舍樂

牒舍樂，少從尒朱榮爲軍主、統軍，後西河領民都督。尒朱兆敗，率衆歸高祖，拜鎮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以都督隸侯景，破賀拔勝於穰城。又與諸將討平青、兖、荆三州，拜鎮西將軍、營州刺史。天保初，封漢中郡公。後因戰，没於關中。

牒舍樂，少年時就隨尒朱榮爲軍主、統軍，後來任西河領民都督。尒朱兆失敗，率部下歸高祖，拜任鎮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以都督身份隸屬於侯景，破賀拔勝於穰城。又和諸將討平青、兖、荆三州，拜任鎮西將軍、營州刺史。天保初年，封爲漢中郡公。後來戰死於關中。

范舍樂

范舍樂，有武藝，筋力絶人。魏末，從崔暹、李崇等征討有功，授統軍。後入尒朱榮軍中，頻有戰功，授都督。後隨尒朱兆破步藩於梁郡。高祖義旗舉，棄兆歸信都。從高祖破兆於廣阿、韓陵，并有功，賜爵平舒男。每從征役，多有克捷。除相府左廂大都督。尋出爲東雍州刺史。世宗嗣事，封平舒縣侯，拜儀同。天保中，進位開府。

范舍樂，此人有武藝，氣力超凡。北魏末年，他隨崔暹、李崇等人征戰立功，拜任統軍。後來到了尒朱榮軍中，立了好多次戰功，被用爲都督。後來又隨尒朱兆在梁郡打敗了步藩。高祖起義時，他棄尒朱兆而來到信都，隨高祖於廣阿、韓陵破尒朱兆，都立了功，賜給平舒男的爵位。常常隨軍出征，多立戰功，拜任相府左廂大都督。不久又外放任東雍州刺史。世宗繼位後，封他爲平舒縣侯，拜任儀同。天保年間，進位開府。

厙狄伏連

又有代人厙狄伏連，字仲山，少以武幹事尒朱榮，至直閤將軍。後從高祖建義，賜爵蛇丘男。世宗輔政，遷武衛將軍。天保初，儀同三司。四年，除鄭州刺史，尋加開府。伏連質朴，勤於公事，直衛官闕，曉夕不離帝所，以此見知。鄙吝愚狠，無治民政術。及居州任，專事聚斂。性又嚴酷，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伏連加以捶撻，逼遣築墻。武平

又有代州人厙狄伏連，字仲山，年輕時因武勇幹練追隨尒朱榮，官至直閤將軍。後從高祖起義，賜爵蛇丘男。世宗輔政後，改任武衛將軍。天保初年，任儀同三司。四年，拜任鄭州刺史，不久又加開府。伏連爲人質樸，勤勉公務，值宿宫闕，早晚不離帝所，因此而受賞識。但性情野蠻粗俗，無治民手段。到官任州刺史，祇知聚斂，嚴酷無情，不知維護當地豪門士族。其開府參軍多爲有臉面的士族貴紳子弟，伏連都加以鞭笞捶楚，逼着他們去築墻挖溝。武平年間，封爲

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瑯琊王儼殺和士開，伏誅。伏連家口有百數，盛夏之日，料以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伏連問此豆因何而得，妻對向於食馬豆中分減充用。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之人并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别庫，遣侍婢一人專掌管籥。每入庫檢閲，必語妻子云："此是官物，不得輒用。"至是薄録，并歸天府。

史臣曰：高祖霸業始基，招集英勇。張瓊等雖識非先覺，而運屬時來，驅馳戎旅，日不暇給，義宣禦侮，契協宏圖，臨敵制勝，有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略，在世見推。昔事尒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後主之臣，末命緒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渦水，往若摧枯，算盡數奇，逢斯厄運。悲夫！

贊曰：霸圖立肇，王業是因。偉哉諸將，實曰功臣。永懷耿、賈，無累清塵。

宜都郡王，拜任領軍大將軍。不久，因和瑯琊王元儼一起殺死了和士開，依罪伏法被誅殺。厙狄伏連全家人口有百十人，盛夏季節，一天按定量給二升米，不給鹽菜，家人常常挨餓。冬至到了，親戚們登門致賀，其妻設豆餅招待。伏連問這豆料從何而來，妻子回答説是平時從喂馬的豆料中扣出積蓄起來的，伏連大怒，管馬的、作厨師的一律痛加杖責。每年賜給他的東西，他都專門藏在一個倉庫裏，派一名侍婢專掌鎖鑰。每逢入庫查看，他必定對妻兒們講："這是官家的東西，誰也不許動用。"到他伏法時，抄録家産，這些都上交國庫了。

史臣曰：高祖霸業奠基之初，招集天下英勇之士。張瓊等人雖説不是有先知覺悟之人，而時運來到，他們也就馳驅於疆場，報效於軍旅，無日休歇，無時偷閑，義在禦敵，共襄宏圖，成就功業，克敵制勝，有值得稱頌之處。慕容紹宗的兵機武略，當年就受人推重。過去追隨尒朱兆時，一腔忠義，苦心謀劃。不用范增早作安排的計策，終於導致烏江覆亡的結果。侯景公然叛亂，他原就不可能作少主之臣；高祖留下用慕容紹宗抵擋的遺言，表現出高祖的知人之明。寒山、渦水之戰，他臨陣摧陷，有摧枯拉朽之勢，可惜命運不好，遭逢災禍，着實令人痛心啊！

贊曰：霸業宏圖建根基，依賴群雄建功業。好偉大的功臣名將們，將永遠留名史册，無愧於古人。

北齊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高乾（弟）慎 昂 季式　封隆之（子）子繪（從子）孝琬 孝琰

高乾

高乾，字乾邕，渤海蓨人也。父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爲州里所宗敬。孝昌末，葛榮作亂於燕、趙，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至郡未幾，賊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居河、濟之間。魏因置東冀州，以翼爲刺史，加鎮東將軍、樂城縣侯。及尒朱兆弑莊帝，翼保境自守。謂諸子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社稷阽危，人神憤怨，破家報國，在此時也。尒朱兄弟，性甚猜忌，忌則多害，汝等宜早圖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也。"事未輯而卒。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録尚書事、冀定瀛相殷幽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文宣。

乾性明悟，俊偉有知略，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數犯公法，長而修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魏領軍元叉，權重當世，以意氣相得，接乾甚厚。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領直後，轉太尉士曹、司徒中兵、遷員外。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托附。及尒朱榮入洛，乾東奔於翼。莊帝立，遥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乾兄弟本有從横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

高乾，字乾邕，渤海郡蓨縣人。父親高翼，字次同，爲人豪俠有風度又精神，在當地很受人推崇尊敬。孝昌末年，葛榮在燕、趙一帶作亂，朝廷因爲高翼是太行山以東的豪門，就在他家中拜任他爲渤海太守。到任没幾天，葛榮勢力更盛，高翼便統領全境之人遷居於黄河、濟水之間。北魏因而設東冀州，就讓高翼任刺史，又任命爲鎮東將軍、樂城縣侯。及至尒朱兆殺害莊帝，高翼保境自守，對兒子們説："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而今國家危急，人神共憤，破家報國，就在這種時候了。尒朱兄弟性甚猜忌，一猜忌就會害人，你們應該早做準備纔是。先於人有奪人之志，這個時機是不能錯過的。"事情還没有辦出個頭緒來，他便去世了。中興初年，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録尚書事、冀定瀛相殷幽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號爲文宣。

高乾性情聰慧明智，一表人才，美音容，舉止文雅大方。少時輕俠敢爲，多次犯法，長成後自知改過，輕財重義，交結不少人士。北魏領軍元叉，權重當世，因意氣相投，對他特别親厚。應召離家出任員外散騎侍郎，領直後，轉任太尉士曹、司徒中兵、遷任員外。魏孝莊帝還在王府之時，高乾就與他多有往來，私有托付。及至尒朱榮入洛陽，高乾東奔於父高翼處。莊帝即位，遥拜任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高乾兄弟本來就有縱横天下之志，見尒朱榮殺害人士，認爲天下從此將大亂，就率領河北流民來到黄河、濟水

反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屢敗齊州士馬。莊帝尋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爲給事黄門侍郎。尒朱榮以乾前罪，不應復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勇，以射獵自娱。榮死，乾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時尒朱徒黨擁兵在外，莊帝以乾爲金紫光禄大夫、河北大使，令招集鄉閭爲表裹形援。乾垂涕奉詔，弟昂援劍起舞，請以死自效。

俄而尒朱兆入洛。尋遣其監軍孫白鷂百餘騎至冀州，托言普徵民馬，欲待乾兄弟送馬，因收之。乾既宿有報復之心，而白鷂忽至，知將見圖，乃先機定策，潛勒壯士，襲據州城，傳檄州郡，殺白鷂，執刺史元仲宗。推封隆之權行州事，爲莊帝舉哀，三軍縞素。乾升壇誓衆，辭氣激揚，涕淚交下，將士莫不哀憤。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共爲影響。俄而靈助被殺。屬高祖出山東，揚聲來討，衆情莫不惶懼。乾謂其徒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尒朱無道，殺主虐民，正是英雄效義之會也。今日之來，必有深計，吾當輕馬奉迎，密參意旨，諸君但勿憂懼，聽我一行。"乾乃將十數騎於關口迎謁。乾既曉達時機，閑習世事，言辭慷慨，雅合深旨。高祖大加賞重，仍同帳寢宿。時高祖雖内有遠圖，而外迹未見。尒朱羽生爲殷州刺史，高祖密遣李元忠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僞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之，遂平殷州。又共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乾侍中、司空。先是信都草創，軍國權輿，乾遭喪不得終制。及武帝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

之間，接受葛榮的官爵，多次戰敗齊州兵馬。莊帝不久便派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高乾兄弟相繼投降。朝廷用高乾爲給事黄門侍郎。尒朱榮認爲他有前科之罪，不應再居要職，莊帝便由高乾自己解職歸鄉里。於是他便招納驍勇果敢之士，以射獵自娱。尒朱榮一死，他奔赴洛陽，莊帝一見大喜。這時尒朱氏徒黨正擁兵於外，莊帝便用高乾爲金紫光禄大夫、河北大使，令他招聚鄉兵鄉勇，以爲表裏應援之資。高乾垂淚受命，其弟高昂拔劍起舞，誓以死相報。

不久尒朱兆入洛陽，立刻派他的監軍孫白鷂率百餘騎來到冀州，托言普遍徵集民間馬匹，企圖在高乾兄弟出來送馬的時候給予逮捕。高乾早就有爲莊帝報仇之念，而孫白鷂忽然來到，知道有陰謀，便先機定策，暗地部署壯士，襲據州城，傳檄所屬州郡，殺了白鷂，拘禁了州刺史元仲宗。推封隆之臨時代理刺史職務，爲莊帝舉哀，三軍都穿上了孝服。高乾登壇，當衆宣誓，辭氣激昂慷慨，涕淚交下，將士人人悲憤。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制，互爲聲援。不久，劉靈助被殺死了。這時高祖兵出太行山東，宣傳説要來討伐高乾兄弟，衆人惶惑不安。高乾對其同夥説："我看高晉州雄才大略，其志不居人下。再説，尒朱氏無道，殺皇上，害百姓，這正是有爲之士出來主持正義的時候。他目前的東來，必有深謀遠略。我當輕裝前去迎接，和他仔細商量，探探他的口氣。你們各位不必擔心，且看我這一行如何！"高乾便帶了十幾名戰士到關口相迎。高乾這人十分清楚時局變化，通曉世情，言詞慷慨，十分合乎高晉州的心願。高祖大加賞重，當夜就和他同帳寢宿。那時高祖雖内心有長遠打算，但行迹上并没有表現出來。尒朱羽生任殷州刺史，高祖密遣李元忠兵逼州城，一面又令高乾率衆僞裝前去救援。高乾便輕騎入城見羽生，跟他一起策劃軍計。羽生與高乾一起出城，因而被擒獲，於是平定殷州。二人又共同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任高乾爲侍中、司空。這之前，因爲信都萬事草創，軍國大事剛剛開頭，高乾未能爲父親

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邑一千户。乾雖求退，不謂便見從許。既去内侍，朝廷罕所關知，居常怏怏。

守孝三年。及至武帝既立，天下大局已定，高乾便上書請求解職回家守孝，行三年之禮。皇帝下詔同意解除侍中之職，保留司空如故，又封他爲長樂郡公，食邑一千户。高乾雖然上書求退，心裏還以爲不會被允許。既丢了侍中之職，朝廷就很少跟他往來通音信了，所以常悶悶不樂。

武帝將貳於高祖，望乾爲己用，曾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實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世奉朝廷，遇荷殊寵，以身許國，何敢有貳。"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武帝便有異圖，遂不固辭，而不啓高祖。及武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勋賢，而招集群豎。數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爲荆州刺史，外示疏忌，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啓高祖。高祖召乾詣并州，面論時事，乾因勸高祖以受魏禪。高祖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啓司空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高祖屢啓，詔書竟不施行。

魏武帝將對高祖懷分裂之心，希望高乾能爲自己所用，曾在華林園宴會散後，獨留高乾在後，對他説："司空世代忠良，而今又建立如此特殊功勛。我二人名雖君臣，實則義同兄弟，應該立下盟約來確認我們間的情誼。"再三再四地强令結盟起誓。高乾回答説："臣下世代尊奉朝廷，蒙受國家特别的恩寵。我以身許國，哪裏敢有二心。"高乾口雖如此説，但不是出於他的本心。事情出於倉猝之間，又想不到武帝會有别的意圖，也就没有堅決推辭，也没有去報告高祖。及至武帝自行召集部曲搞武裝，高乾私下對所親近的人説："皇上不親近功勛大臣，反而招集一群小人。又數次派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讓賀拔勝外放任荆州刺史，表面上是疏遠排擠他，實際上是在樹黨，令賀拔兄弟相靠近，從而希圖據有西方。禍難很快就會發生，肯定要牽連到我的頭上。"於是秘密地向高祖報告了。高祖便召他到并州，當面商談時事。高乾乘機勸高祖接受魏的禪讓登基稱帝。高祖用袖子掩住他的嘴説："切勿妄言！現在我上書讓皇帝恢復你的侍中之職，皇城裏的事，就全托付給你了。"高祖上了幾次書，皇帝却始終不肯下詔施行。

乾以頻請不遂，知變難將起，密啓高祖，求爲徐州。乃除使持節、都督三徐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指期將發，而帝知乾泄漏前事，乃詔高祖云："曾與乾邕私有盟約，今復反覆兩端。"高祖便取乾前後數啓論時事者，遣使封送武帝。帝召乾邕示之，禁於門下省，對高祖使人，責乾前後之失。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立異圖，而

高乾見多次請求而不見應允，知道變難就要發生了，於是密告高祖，求外放任徐州刺史。於是就任他爲使持節、都督三徐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眼看就要赴任去了，而武帝已發覺高乾泄露前事的情況，於是下詔給高祖説："我與高乾有私下盟約，而今却反覆於你我之間，想投機取巧。"高祖便取出以前高乾討論國是的文件，密封後遣使送給武帝。武帝便召來高乾讓他自己看，并把他囚禁於門下省，對着高祖使節之面，歷數高乾前後所錯。高乾説："臣下我以

乃云臣反覆。以匹夫加諸，尚或難免，况人主推惡，復何逃命。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古然也。若死而有知，庶無負莊帝。”遂賜死，時年三十七。乾臨死，神色不變，見者莫不嘆惜焉。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乾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兄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後高祖討斛斯椿等，次盟津，謂乾弟昂曰：“若早用司空之策，豈有今日之舉也。”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幽、齊、徐、青、光、兖十州軍事，太師、録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文昭。長子繼叔襲祖樂城縣侯，令第二子呂兒襲乾爵。

身奉國，忠義貞廉。陛下既立異圖，却反而說我反覆。以匹夫加上如此罪責，恐怕也難免一死；何况人主在推脱罪責，我還到哪裏去逃命呢？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功大身危，自古皆是。若死而有知，倒或許能無愧於莊帝。”於是賜死，時年不過三十七歲。高乾臨死時神色不變，見者莫不惋惜。當時監刑的是武衛將軍元整，他問高乾說：“是不是有信給家中人呢?”回答說：“我家兄弟各幹各的，分散得很，今天這種情况，想來是没有能保全的了。兒子太小，還根本不懂事，再説，鳥兒窩都翻了，怎麽會有完好的蛋呢！我還有什麽可説的?”後來高祖討伐斛斯椿等，軍駐盟津，高祖對高昂説：“若早用你兄司空高乾的意見，哪裏還用得着今天這麽大動干戈?”天平初年，贈給他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幽、齊、徐、青、光、兖十州軍事，太師、録尚書事、冀州刺史，謚號文昭。其長子高繼叔承襲祖父樂城縣侯爵位，次子高呂兒承繼他的爵位。

高慎

乾弟慎，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爲父所愛。魏中興初，除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太昌初，遷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人自隨。慎爲政嚴酷，又縱左右，吏民苦之。兄乾死，密棄州將歸高祖，武帝敕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晋陽，高祖以爲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迴避，時咸畏憚之。自義旗之後，安州民恃其邊險，不賓王化，尋以慎爲行臺僕射，率衆討平之。天平末，拜侍中，加開府。

高乾的弟弟高慎，字仲密，閲讀了很多文史典籍，與兄弟們的志向都不一樣，偏受父親的喜愛。魏中興初年，拜任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太昌初年，改任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當時天下初定，聽任他帶着本鄉家丁數千人跟隨他去任所。高慎爲政嚴酷，又放縱部下，吏民苦之。其兄高乾死難，私下棄任想投奔高祖，魏武帝下令青州刺史斷其歸路。他衹得抄小路來到晋陽，高祖用他爲大行臺左丞，轉爲尚書。高慎當官無所迴避，時人都很害怕他。高祖舉義旗之後，安州民以爲天高皇帝遠，而不接受朝廷的管轄，於是用高慎爲行臺僕射，率衆討平安州。天平末年，拜任侍中，加開府。

元象初，出爲兖州刺史。尋徵爲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世宗奏令改選焉。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爲慎所棄。暹時爲世宗委任，慎謂其構己，性既狷急，積懷憤恨，因是罕有糾劾，多所

元象初年，外放任兖州刺史。不久又召回京師任御史中尉。他選用御史，多爲其親戚老鄉，不孚衆望，世宗啓奏使他改選。他的前妻是吏部郎中崔暹的妹妹，被他拋棄了。崔暹受到世宗的信任和重用，高慎便認爲是崔暹在挑撥離間陷害自己，他個性又偏狹急躁，胸中積下一大堆怨

縱舍。高祖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爲北豫州刺史，遂據武牢降西魏。慎先入關。周文帝率衆東出，高祖破之於邙山。慎妻子將西度，於路盡禽之。高祖以其勳家，啓慎一房配沒而已。

恨，於是更加不作糾彈，反而更放縱違紀犯法的人了。高祖嫌惡而責備他，他心不自安。外放任北豫州刺史，就竊據武牢投降了西魏。高慎先入關。周文帝親率大隊東出，高祖破敵於邙山。高慎妻子兒女將西去，在路上全部被擒獲了。高祖看在是同一勳舊家族的分上，讓朝廷衹把高慎一門發配抄没而已。

高昂

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幼稚時，便有壯氣。長而俶儻，膽力過人，龍眉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與兄乾數爲劫掠，州縣莫能窮治。招聚劍客，家資傾盡，鄉閭畏之，無敢違迕。父翼常謂人曰："此兒不滅我族，當大吾門，不直爲州豪也。"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既而奉旨散衆，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邑五百户。乾解官歸，與昂俱在鄉里，陰養壯士。尒朱榮聞而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送於晉陽。永安末，榮入洛，以昂自隨，禁於駝牛署。既而榮死，魏莊帝即引見勞勉之。時尒朱世隆還逼宫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既免縲紲，被甲橫戈，志凌勁敵，乃與其從子長命等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閤將軍，賜帛千匹。

昂以寇難尚繁，非一夫所濟，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常侍，加平北將軍。所在義勇，競來投赴。尋值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義。殷州刺史尒朱羽生潛軍來襲，奄至城下。昂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之，羽生退走，人情遂定。後廢帝立，除使持節、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爲大都督，率衆從高祖破尒朱兆於

高昂，字敖曹，高乾的三弟。幼稚時便有一股豪壯的氣概，長大後倜儻豪邁，膽力過人，龍眉豹頸，姿體偉岸。其父爲他找了一名嚴師，讓老師嚴加鞭打，而高昂則不遵師訓，專事騎馬打獵，常説："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呢！"與兄高乾常常打劫搶掠，州縣治不了他。又招聚劍客，家資耗盡，鄉里畏懼，誰也不敢得罪於他。其父高翼常對人説："這個孩子不滅我滿門，就興我一族，絶不衹是稱雄一州的豪士。"建義初年，兄弟一起舉兵，後來奉命解散部衆，拜任高昂爲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食邑五百户。高乾解官歸來，與高昂都在鄉里，招聚亡命之徒，陰養壯士。尒朱榮知道後很反感，密令刺史元仲宗誘來高昂，囚禁了密送晉陽。永安末年，尒朱榮入洛，以高昂自隨，拘禁在駝牛署。不久尒朱榮死，魏莊帝引見慰勉高昂。這時尒朱世隆回師直逼洛陽宫城，莊帝親臨大夏門指揮部署。高昂既已被解脱釋放出來，披盔甲，横長矛，志凌强敵，便與侄子高長命等衝鋒陷陣，所向披靡。莊帝及觀者無不佩服他的壯烈，當即拜任他爲直閤將軍，賜帛千匹。

高昂認爲戰事正緊，國家多難，不是一兩個人所能够解决的，就請回鄉招集家丁。便任他爲通直常侍，加平北將軍。各地義勇，紛紛投奔。不久京師失守，高昂父子兄弟便在信都起義。殷州刺史尒朱羽生前來偷襲，直抵城下。高昂來不及披挂盔甲，便上馬和十餘騎衝出，尒朱羽生退走，人心稍稍安定。後廢帝立，任高昂使持節、冀州刺史，而且是終生職務。又任大都督，率領衆兵隨從高祖破尒朱兆於廣阿。及至攻下鄴城，

廣阿。及平鄴，別率所部領黎陽。又隨高祖討尒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鬥，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及戰，高祖不利，軍小却，兆等方乘之。高岳、韓匈奴等以五百騎衝其前，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與蔡儁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兆衆由是大敗。是日微昂等，高祖幾殆。

他另領所部占據黎陽。又隨高祖攻尒朱兆於韓陵，高昂自領鄉里家丁王桃湯、東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説："高都督你所率領的純是漢族子弟，恐怕不濟事。我看得分一千多鮮卑兵去兩相混編纔行，你意下如何？"高昂説："我高敖曹所率領的家丁，訓練已久，前後歷次戰鬥，其戰鬥力不弱於鮮卑。現在如果混編，軍情不能和合協調，勝了就會爭功，敗了就會推諉。我願自領漢軍，無需混編，不必另配。"高祖同意了。及至戰爭開始了，高祖兵不利，稍稍退却，尒朱兆等正想猛撲過來。高岳、韓匈奴等率領五百騎衝其前，斛律敦收聚散兵掃其後，高昂和蔡儁率領千騎自栗園衝出，攔腰橫截尒朱兆大軍，尒朱兆部衆因此大敗。這一戰，要是没有高昂等人，高祖就十分危險了。

太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爲侯，邑七百户。兄乾被殺，乃將十餘騎奔晉陽，歸於高祖。及斛斯椿釁起，高祖南討，令昂爲前驅。武帝西遁，昂率五百騎倍道兼行，至於崤陝，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仍討三荆諸州不附者，并平之。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於此位，固辭不拜，轉司徒公。時高祖方有事關、隴，以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山道峻隘，已爲寇所守險，昂轉鬥而進，莫有當其鋒者。遂攻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將帥數十人。會竇泰失利，召昂班師。時昂爲流矢所中，創甚，顧謂左右曰："吾以身許國，死無恨矣，所可嘆息者，不見季式作刺史耳。"高祖聞之，即馳驛啓季式爲濟州刺史。

太昌初年，高昂纔到冀州，立刻就拜任侍中、開府，進爵爲侯，食邑七百户。兄高乾被殺之後，便帶着十餘騎人馬逃奔晉陽，歸於高祖。及至斛斯椿挑起事端，高祖率兵南下征討，以高昂爲先鋒。魏武帝西逃，高昂率五百騎日夜兼程加速追趕，最後没有追上，到崤、陝附近返回。不久任代理豫州刺史，去討伐三荆各州不肯歸附者，全部平定了三荆。天平初年，拜任侍中、司空公。高昂因其兄高乾死於侍中的官位上，堅辭此位，改任爲司徒公。這時高祖正準備拿下關、隴地區，就用高昂爲西南道大都督，直搗商、洛。山道十分險峻窄小，敵方又死死把守着險要關卡，高昂在山區轉戰而進，没有誰能阻擋。於是攻克上洛城，俘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及其將帥數十名。不巧竇泰大軍失利，下令高昂撤退。當時高昂被流矢射中，創痛劇烈，對左右人説："我以身許國，死也没有什麽遺憾了。所放心不下的，也就是未見小兄弟季式作到刺史而已。"高祖得知這句話，立刻派驛馬進京啓奏讓季式作了濟州刺史。

昂還，復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治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衆在北豫州，與昂小有忿爭，昂怒，鳴鼓會兵而攻之。

高昂回京後，又拜任軍司大都督，統領七十六名都督，跟行臺侯景一起練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這時也帶兵在北豫州，二人小有忿爭，高昂便發怒了，鳴鼓召兵而攻劉貴。侯景和冀州刺

侯景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救解乃止。其俠氣凌物如此。于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爲華言。昂嘗詣相府，掌門者不納，昂怒，引弓射之。高祖知而不責。

元象元年，進封京兆郡公，邑一千户。與侯景等同攻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周文帝率衆救之。戰於邙陰，昂所部失利，左右分散，單馬東出，欲趣河梁南城，門閉不得入，遂爲西軍所害，時年四十八。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殷五州諸軍事、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録尚書事、冀州刺史，謚忠武。子突騎嗣，早卒。世宗復召昂諸子，親簡其第三子道豁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道豁襲，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於黄州刺史。

史万俟受洛干二人從中解勸纔平息了。高昂的俠氣凌人大抵如此。那時候，鮮卑人都瞧不起中原人士，惟獨害怕高昂。高祖每次對部隊講話，通常用鮮卑語，衹要有高昂在，則改用漢語。高昂有一次到相府來，門衛不放行，他發怒了，拿起弓來就把衛士射死了。高祖知道後也没責罰他。

元象元年，進封爲京兆郡公，食邑一千户。與侯景等一起攻打西魏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周文帝率軍救援獨孤，戰於邙陰，高昂所率部隊失利，左右分散。他單騎東出，打算直奔河梁南城，城門關閉不得入，就被西魏軍殺死了，當時他四十八歲。朝廷贈給他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殷五州諸軍事、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録尚書事、冀州刺史，謚爲忠武。其子高突騎嗣爵，早年死去。世宗又召高昂諸子，親自選出其第三子高道豁爲繼承人。皇建初年，又追封高昂爲永昌王，道豁襲其爵位。武平末年，拜任開府儀同三司。入周之後，授予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年間去世，時任黄州刺史。

高季式

季式，字子通，乾第四弟也，亦有膽氣。中興初，拜鎮遠將軍、正員郎，遷衛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尋加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太昌初，除尚食典御。天平中，出爲濟州刺史。山東舊賊劉盤陀、史明曜等攻劫道路，剽掠村邑，齊、兖、青、徐四州患之，歷政不能討。季式至，皆破滅之。尋有濮陽民杜靈椿等攻城剽野，聚衆將萬人，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陽平路文徒黨綃顒等立營柵爲亂，季式討平之。又有群賊破南河郡，季式遣兵臨之，應時斬戮。自兹以後，遠近清晏。季式兄弟貴盛，并有勋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戈甲器仗皆備，故凡追督賊盜，多致克捷。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内，既不奉命，又不侵

高季式，字子通，是高乾四弟，也很有膽氣。中興初年拜任鎮遠將軍、正員郎，改任衛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不久加任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太昌初年，拜任尚食典御。天平年間外放任濟州刺史。山東原有的叛賊劉盤陀、史明曜等人正大肆活動，攻劫行旅，打家劫舍，齊、兖、青、徐四州都深受其擾，歷任長官不能討伐。高季式一到，全都平滅了。不久又有濮陽人杜靈椿一幫人攻城掠野，聚衆近萬人，季式派了三百武騎，衹一戰就把他抓住了。又，陽平縣路文的徒黨綃顒等也立營柵聚兵馬作亂，季式發兵討平之。又有一夥强盗攻破南河郡，季式派兵到郡城，立時擒殺亂黨。從此之後，遠近清平安寧。高季式兄弟貴盛當時，都建了重大功勛。他家自領家丁千餘人，馬八百匹，戈甲器杖齊全，所以凡追討平滅地方盗賊，總能取勝。有客曾對季式説："濮陽、陽平是屬京畿管轄的，既没有朝廷命令，亂黨也没有進入濟州境騷擾，有什麽緊急

境，而有何急，遣私軍遠戰？萬一失脫，豈不招罪？”季式曰：“君言何不忠之甚也？我與國義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且賊知臺軍卒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救，未備之間，破之必矣。兵尚神速，何得後機，若以獲罪，吾亦無恨。”

的，以致要派私家兵丁去征討？萬一有什麼差失，豈不自招罪責麼？”季式回答說：“你的話怎麼對國家如此之不忠呢？我與國家義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再說，賊人知道朝廷部隊一時不會來，又料想不到外州會有人來救援，在其無備的情況下，必定一戰即潰。兵貴神速，怎麼能放走機會？如果因此而獲罪，我也沒有什麼可後悔的。”

元象中，西寇大至。高祖親率三軍以禦之，陣於邙北。師徒大敗，河中流尸相繼，敗兵首尾不絕。人情騷動，謂世事艱難。所親部曲請季式曰：“今日形勢，大事去矣，可將腹心二百騎奔梁，既得避禍，不失富貴。何爲坐受死也？”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亡去不義。若社稷顛覆，當背城死戰，安能區區偷生苟活。”是役也，司徒歿焉。入爲散騎常侍。興和中，行晉州事。解州，仍鎮永安戍。高慎以武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得書驚懼，即狼狽奔告高祖。高祖昭其至誠，待之如舊。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正。時世宗先爲此任，啓以迴授。爲都督，從清河公岳破蕭明於寒山，敗侯景於渦陽。還，除衛尉卿。復爲都督，從清河公攻王思政於潁川，拔之。以前後功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縣子，仍爲都督，隨司徒潘樂征討江、淮之間。爲私使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而赦之。四年夏，發疽卒，年三十八。贈侍中、使持節、都督滄冀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恭穆。

元象年間，西魏兵大肆侵犯。高祖親率三軍抵禦，在邙山之北列陣。戰事失敗，河中漂尸相繼，敗兵首尾相續，人心摇動，都認爲大勢不妙了。高季式貼心家丁勸季式説：“今日形勢，大事去矣。可帶領心腹二百騎南奔梁朝，既能免禍，又可保富貴。爲什麽要死守此處等着滅亡呢？”季式説：“我兄弟受國家厚恩，與高王一起打下這片江山，一旦危急就私下逃亡，這是不義之舉。萬一朝廷不保，我當背城决一死戰，怎麽能偷生苟活於人世！”就在這次戰役中，司徒高昂喪身了。季式入朝任散騎常侍。興和年間，代理晉州刺史，解職後仍然戍守永安戍。高慎在武牢叛逃西魏，遣使報信給季式。季式接到來報，非常驚懼，狼狽奔告高祖。高祖明察他的至誠，待之如舊。武定年間，拜任侍中，不久加官冀州大中正。當時世宗先前就曾是冀州大中正，是奏明後讓給季式的。拜任都督，隨清河公高岳破蕭明於寒山，又打敗侯景於渦陽。回京，拜任衛尉卿。又任都督，跟隨清河公高岳攻討王思政於潁川，攻克潁川城。因前後多次立功，加官儀同三司。天保初年，封乘氏縣子，仍爲都督，隨司徒潘樂征戰於江、淮之間。因私下讓樂人搞邊境交易，還京，獲罪被關了禁閉，不久放出。四年夏季，發疽而亡，死時三十八歲。贈給他侍中、使持節，都督滄州、冀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號爲恭穆。

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

季式爲人豪爽單純嗜酒如命，又仗恃着全家功勛卓著，所以行爲不加檢束。跟光州刺史李元忠平生交游密切。一次，在濟州夜飲，忽憶元忠，便打開城門，令左右乘郵驛持一壺酒送往光

朝廷知而容之。兄慎叛後，少時解職。黄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高祖之婿，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并閉，關籥不通。消難固請云："我是黄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黄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邪？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云："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爲我痛飲。"命左右索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方乃俱脱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内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宴集。其被優遇如此。

州勸李元忠飲。朝廷知道後很寬容地不予追究。其兄高慎叛入西魏不久，他被解職。黄門郎司馬消難，是左僕射司馬子如的兒子，又是高祖的女婿，權勢極盛。因休息日之暇，尋季式酣飲，留宿。第二天天已亮，高家重門緊閉，鎖鑰不通，無人能進出。司馬消難一再請求説："我是黄門郎，天子身邊的侍從之臣，豈有早朝不報到的道理？再説我已經一宿不歸了，家父肯定會怪罪的。今天若是又要留我狂飲，我獲罪也就算了，恐怕您也會免不了一通責罰呀！"高季式生氣了，説："你自稱黄門郎，又説怕你父親怪罪什麽的，是不是想用你的權勢來壓我？我高季式該怎麽死就怎麽死，你可嚇不了我！"消難拜謝，一再請求放出門去，就是不答應。酒端上來了，他就是不肯飲。高季式説："我留你盡興，你是個什麽人，竟敢不喝？"下令手下人牽車輪刮消難的脖子，又牽來一隻車輪自己刮自己的脖子，還照常讓人斟滿酒相勸。消難不得已，笑着把酒喝了下去，兩人這纔都脱開車輪，又留宿一宵。那時節，消難失踪了兩天兩夜，誰也不知他去了哪兒，朝廷内外都驚惶得很。等到消難出來了，纔一一作了説明。這時世宗在京輔政，上告魏帝賜給消難美酒幾石，皇家珍饈十大車，又下令朝士中與高季式往來親密之人，同去高季式家大宴歡會。季式受到朝廷優遇就到了這個地步。

高永樂　高長命　高延伯

翼長兄子永樂、次兄子延伯，并和厚有長者稱，俱從翼舉義。永樂官至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冀州大中正，出爲博陵太守，以民事不濟，自殺。贈使持節、督滄冀二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子長命，本自賤出，年二十餘始被收舉。猛暴好殺，然亦果於戰鬥。初於大夏門拒尒朱世隆，以功累遷左光禄大夫。高祖遥授長命雍州刺史，封沮陽鄉男，一百户，尋進封鄢陵縣伯，增二百户。武定中，隨儀同劉豐討侯景，爲景所殺。贈冀州刺史。延伯歷中散大

高翼長兄之子高永樂、次兄之子高延伯，都忠厚老成被視爲長者，都隨高翼起兵。高永樂官至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冀州大中正，外放任博陵郡守，因民事處置不當，自殺而亡。贈使持節、督滄冀二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其子高長命，本是小妾所生，二十多歲上纔算被收認。他爲人猛暴好殺，當然也勇於衝鋒陷陣。當初曾在大夏門抗拒尒朱世隆，因功累遷任左光禄大夫。高祖遥授長命爲雍州刺史，封爲沮陽鄉男，食邑一百户，不久進封鄢陵縣伯，食邑增到二百户。武定年間，隨儀同劉豐進討侯景，被侯景所殺。贈冀州刺史。高延伯歷任中散大夫、安州刺史，封爲萬年縣男，食邑二百户。天保初

夫、安州刺史，封萬年縣男，邑二百户。天保初，加征西將軍，進爵爲子。卒，贈太府少卿。

年，加官征西將軍，進爲子爵。死去，贈太府少卿。

自昂初以豪俠立名，爲之羽翼者，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狄、東方老、劉士榮、成五、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并仕宦顯達。

自從當初高昂以豪俠聞名，給他當羽翼的有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狄、東方老、劉士榮、成五、韓願生、劉桃棒等人，跟隨他興兵助高祖者，有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等人。他們一個個都做了高官，富貴雙全。

劉孟和

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也。孟和少好弓馬，率性豪俠。幽州刺史劉靈助之起兵也，孟和亦聚衆附昂兄弟，昂遥應之。及靈助敗，昂乃據冀州，孟和爲其致力。會高祖起義冀州，以孟和爲都督。中興初，拜通直常侍。二年，除安東將軍，尋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禄。以建義勳，賜爵長廣縣伯。天平中，衛將軍、上黨内史，罷郡，除大丞相司馬。武定元年，坐事死。

劉孟和，即劉協，浮陽饒安人氏。從小喜歡騎馬射箭，性格豪爽有俠氣。幽州刺史劉靈助起兵時，劉孟和也聚衆依附高昂兄弟，高昂也遠遠地呼應着他們。及至靈助失敗，高昂入據冀州，孟和爲之效力。這時高祖在冀州起義，孟和任都督。中興初年，任通直常侍。二年，任安東將軍，不久加官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因其參與高祖起義的功勛，封爲長廣縣伯。天平年間，任衛將軍、上黨内史，罷郡後任大丞相司馬。武定元年，因事犯法而死。

劉叔宗

叔宗字元纂，樂陵平昌人。和謹，頗有學業，舉秀才。稍遷滄州治中。永安中，加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兄海寶，少輕俠，然爲州里所愛。昂之起義也，海寶率鄉閭襲滄州以應昂，昂以海寶權行滄州事。前范陽太守刁整心附尒朱，遣弟子安壽襲殺海寶。叔宗仍歸於昂。中興初，高祖除前將軍、廷尉少卿。太昌初，加鎮軍將軍、光禄大夫。天平初，除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二年卒。贈使持節、儀同、定州刺史。

劉叔宗字元纂，樂陵郡平昌縣人。爲人謙和謹慎，很有學問，被推舉爲秀才，一步步任至滄州治中。永安年間升爲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其兄劉海寶，年少有俠氣，因而受到州里的喜愛。高昂起兵時，劉海寶率鄉人襲取滄州來呼應高昂，高昂就讓海寶臨時主持滄州政務。前任范陽太守刁整心附尒朱兆，派其弟弟的兒子刁安壽偷襲滄州殺害了海寶。劉叔宗便奔歸高昂。中興初年，高祖用他爲前將軍、廷尉少卿。太昌初年，加官鎮軍將軍、光禄大夫。天平初年，任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天平二年死去。贈使持節、儀同、定州刺史。

東方老

老，安德鬲人。家世寒微，身長七尺，膂力過人。少粗獷無賴，結輕險之徒共爲賊盗，鄉里患之。魏末兵起，遂與昂爲部曲。義旗建，仍從

東方老，安德郡鬲縣人。家世賤微，身高七尺，臂力過人。年輕時即粗獷無賴，交結輕浮陰險之徒，共爲盗賊竊掠，鄉里深以爲患。北魏末年四方兵起，他便投奔高昂爲家丁。高祖起

征討，以軍功除殿中將軍。累遷平遠將軍，除魯陽太守。後除南益州刺史，領宜陽太守，賜爵長樂子。老頻爲二郡，出入數年，境接群蠻，又鄰西敵，至於攻城野戰，率先士卒，屢以少制衆，西人憚之。顯祖受禪，别封陽平縣伯，遷南兗州刺史。後與蕭軌等渡江，戰没。

義，他隨高昂參加征討立功，拜任殿中將軍。又改任平遠將軍，升魯陽太守。後來拜任南益州刺史，兼任宜陽太守，賜爵長樂子。東方老多次任二郡郡守，郡界鄰接群蠻，又和西魏接壤，每當攻城野戰，他都身先士卒，常常以少勝多，西魏人畏懼他。顯祖接受禪讓建國後，另封陽平縣伯，遷任南兗州刺史。後來與蕭軌等渡江作戰，死於戰場上。

李希光　裴英起

希光，渤海蓨人也。父紹，魏長廣太守。希光隨高乾起義信都。中興初，除安南將軍、安德郡守。後爲世祖開府長史。武定末，從高岳平潁川，封義寧縣開國侯，歷潁、梁、南兗三州刺史。天保中，揚州刺史，與蕭軌等渡江，戰没。贈開府儀同三司、西兗州刺史。子子令，尚書外兵郎中。武平末，通直常侍。隋開皇中，卒於易州刺史。希光族弟子貢，以與義旗之功，官至吏部郎，後爲兗州刺史。坐貪暴爲世宗所殺。

李希光，渤海郡蓨縣人。父親李紹，是北魏長廣郡太守。李希光隨高乾在信都起義。中興初年，任安南將軍、安德郡太守。後來任世祖的開府長史。武平末年，隨高岳平定潁川，封爲義寧縣開國侯，歷任潁州、梁州、南兗州刺史。天保年間，任揚州刺史，與蕭軌等渡江作戰而死。贈開府儀同三司、西兗州刺史。其子李子令，任尚書外兵郎中。武平末年任通直常侍。隋開皇年間，死在易州刺史任上。李希光族弟李子貢，因參與起義有功，官至吏部郎，後來任兗州刺史。因貪暴獲罪被世宗所殺。

顯祖責陳武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伐之。以七年三月渡江，襲剋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爲軍司，蕭軌與希光并爲都督，軍中抗禮，不相服御，競説謀略，動必乖張。頓軍丹陽城下，值霖雨五十餘日，及戰，兵器并不堪施用，故致敗亡。將帥俱死，士卒得還者十二三，所没器械軍資不可勝紀。蕭軌、王敬寶事行，史闕其傳。裴英起，河東人。其先晉末渡淮，寓居淮南之壽陽縣。祖彦先，隨薛安都入魏，官至趙郡守。父約，渤海相。英起聰慧滑稽，好劇談，不拘儀檢，仕魏至定州長史。世宗引爲行臺左丞。天保中，都官尚書，兼侍中，及戰没，贈開府、尚書左僕射。

顯祖譴責陳霸先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領李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等步騎數萬渡江討伐。天保七年三月渡江，襲擊并占領石頭城。五將名位相等，裴英起以侍中身份爲軍司，蕭軌和李希光都是都督，軍中抗禮，互不統御，各自争着説自己的謀略計劃，一有行動，必定鬧矛盾。當時駐軍丹陽城下，碰上連綿陰雨一直下了五十多天。及至臨戰，兵器全不能使用，因而導致失敗。將帥全部死去，士卒生還者十分之二三，丢失的器械軍資難以數計。蕭軌、王敬寶的行事情况，史料中没有記載。至於裴英起，知其爲河東人。其先祖於晉末渡淮水，寓居於淮南的壽陽縣。祖父裴彦先，隨薛安都入魏，官至趙郡太守。父親裴約，任渤海相。裴英起聰明機智，爲人滑稽，好劇談，不拘小節，無威儀。在北魏官至定州長史。世宗引薦他任行臺左丞。天保年間任都官尚書，兼任侍中，及至戰死，朝廷贈開府、尚書左僕射。

封隆之

封隆之，字祖裔，小名皮，渤海蓨人也。父回，魏司空。隆之性寬和，有度量。弱冠，州郡主簿，起家奉朝請，領直後。汝南王悦開府，爲中兵參軍。初，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方，自號“大乘”，衆五萬餘。遣大都督元遥及隆之擒獲法慶，賜爵武城子。俄兼司徒主簿、河南尹丞。時青、齊二州士民反叛，隆之奉使慰諭，咸即降款。永安中，除撫軍府長史。尒朱兆等屯據晉陽，魏朝以河内要衝，除隆之龍驤將軍、河内太守，尋加持節、後將軍、假平北將軍、當郡都督。未及到郡，屬尒朱兆入洛，莊帝幽崩。

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因此遂持節東歸，圖爲義舉。時高乾告隆之曰：“尒朱暴逆，禍加至尊。弟與兄并荷先帝殊常之眷，豈可不出身爲主，以報仇耻乎？”隆之對曰：“國耻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動，今實其時。”遂與乾等定計，夜襲州城，剋之。乾等以隆之素爲鄉里所信，乃推爲刺史。隆之盡心慰撫，人情感悦。

尋高祖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奉迎於滏口，高祖甚嘉之。既至信都，集諸州郡督將僚吏等議曰：“逆胡尒朱兆窮凶極虐，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捐棄，今所在蜂起，此天亡之時也。欲與諸君剪除凶羯，其計安在？”隆之對曰：“尒朱暴虐，天亡斯至，神怒民怨，衆叛親離，雖握重兵，其强易弱。而大王乃心王室，首唱義旗，天下之人，孰不歸仰，願大王勿疑。”中興初，拜左光禄大夫、吏部尚書。尒朱兆等軍於廣阿，十月，高祖與戰，大破之。乃遣隆之持

封隆之，字祖裔，小名封皮，渤海郡蓨縣人。其父封回，北魏時任司空。封隆之性格寬懷仁和，有度量。滿二十歲即出仕任郡主簿，應召離家任奉朝請，領直後。汝南王元悦開府，用他任中兵參軍。當初，魏延昌年間，道人法慶自稱“大乘”，作亂於冀州一帶，聚衆五萬餘人。朝廷遣大都督元遥及封隆之擒獲了道人法慶，賜隆之武城子爵位。不久兼任司徒主簿、河南尹丞。當時青、齊二州士民叛亂，隆之奉命出使進行撫慰，都接受了官府安撫的條款。永安年間，拜任封隆之爲撫軍府長史。尒朱兆等聚兵晉陽，魏朝以河内爲衝要之地，拜任封隆之爲龍驤將軍、河内太守，不久又加持節、後將軍、假平北將軍并當郡都督等職。封隆之未及到任，尒朱兆已率兵入洛，莊帝被囚禁而死。

隆之因父親遇害，常懷報仇雪恨之心，因此便持節東歸，圖謀起義。這時，高乾對隆之説：“尒朱兆暴逆無道，竟然禍加於皇上。我與兄都受到先帝不同尋常的依賴眷顧，怎能不捨身爲主，來報仇雪恨呢？”封隆之回答説：“國耻家仇，痛入骨髓，乘機而動，目前就是最好時機！”於是和高乾等定計，夜襲冀州城，攻克州城。高乾等因封隆之平素就爲鄉里所推重，有威望，就共推舉他爲刺史。封隆之盡心安撫軍民，人心穩定下來。

不久高祖東出晉陽，封隆之遣子封子繪迎於滏口，高祖十分賞識他。到信都後，高祖召集各州郡都督將士與官員吏屬們共商大計，説：“逆胡尒朱兆窮凶極惡，天地不容，人神共棄。而今天下處處動蕩，正是滅亡他的時候。我打算和諸君協力來剪除凶黨叛逆們，該從哪裏做起呢？”封隆之回答説：“尒朱氏的暴虐，使天亡他的時刻來到了，現今神怒民怨，衆叛親離，雖然他掌握重兵，然而外强而中乾，由强變弱。大王您心在王室，首舉義旗，天下之人，誰不瞻仰想要歸順您？我請大王毫不遲疑地行動吧！”中興初年，拜任左光禄大夫、吏部尚書。尒朱兆等駐軍於廣阿，十月，高祖與之交戰，大破强敵。於是拜任

節爲北道大使。高祖將擊尒朱兆等於韓陵，留隆之鎮鄴城。尒朱兆等走，以隆之行冀州事，仍領降俘三萬餘人，分置諸州。

封隆之持節爲北道大使。高祖擬擊尒朱兆等於韓陵，就留隆之鎮守鄴城。尒朱兆等棄軍逃奔，高祖任隆之爲代理冀州太守，又領降卒三萬餘人，分置各地。

尋徵爲侍中。時高祖自洛還師於鄴。隆之將赴都，因過謁見，啓高祖曰：“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尒朱，中復乖阻，及討仲遠，又與之同，猜忍之人，志欲無限。又叱列延慶、侯、念賢皆在京師，王授以名位，此等必構禍隙。”高祖經宿乃謂隆之曰：“侍中昨言實是深慮。”尋封安德郡公，邑二千户，進位儀同三司。于時朝議以尒朱榮佐命前朝，宜配食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爲人臣，親行殺逆，安有害人之母，與子對饗？考古詢今，未見其義。”從之。詔隆之參議麟趾閣，以定新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爲斛斯椿等構之於魏帝，逃歸鄉里。高祖知其被誣，召赴晋陽。魏帝尋以本官徵之，隆之固辭不赴，仍以隆之行并州刺史。魏清河王亶爲大司馬長史。

不久召他至京任侍中。這時高祖從洛陽回師返鄴城。隆之將去洛陽，順道拜見高祖，向高祖彙報説：“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以往事奉尒朱家族，中途鬧矛盾，及至討伐仲遠時，他們又與尒朱氏一氣。這種猜忍之人，其私欲是無止境的。另，叱列延慶、侯景、念賢等皆在京師，大王都授予名位，這些人將來必定造作生事。”高祖過了一天一夜纔對封隆之説：“侍中昨天的一席話，實在是想得周全深遠啊！”不久就封他爲安德郡公，食邑兩千户，進位儀同三司。當時朝議有人提出尒朱榮輔國於前朝，應使其牌位配享於魏明帝的廟庭。封隆之説：“尒朱榮身爲人臣，親手殺害皇上之母，哪有殺人之母而與其子對饗的道理？從古至今，查不到有這番道理的。”意見被采納了。下詔讓隆之參與麟趾閣之議，以定朝廷新制。又贈其妻祖氏爲范陽郡君。封隆之又上表，請以他此前的爵位富城子與武城子轉授給他的侄子封孝琬等人，朝廷認爲很合適也就這麽辦了。後來被斛斯椿等在魏武帝面前進讒，使逃歸鄉里。高祖知道他是被誣陷的，就召他至晋陽。魏帝不久即用原官職徵召他，他固辭不赴任，便用他爲并州刺史。魏清河王元亶爲大司馬長史。

天平初，復入爲侍中，預遷都之議。魏静帝詔爲侍講，除吏部尚書，加侍中，以本官行冀州事。陽平民路紹遵聚衆反，自號行臺，破定州博陵郡，虜太守高永樂，南侵冀州。隆之令所部長樂太守高景等擊破之，生擒紹遵，送於晋陽。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尋加開府。時初召募勇果，都督孛八、高法雄、封子元等不願遠戍，聚衆爲亂。隆之率州軍破平之。興和元年，復徵爲侍中。隆之素得鄉里人情，頻爲本州，留心撫字，吏民

天平初年，重新入朝廷爲侍中，參與遷都之議。東魏静帝下詔任他爲侍講，拜任吏部尚書、加侍中，并以本官代理冀州事。陽平縣人路紹遵聚衆反叛，自號行臺，攻破定州博陵郡，俘虜太守高永樂，向南攻打冀州。封隆之令所部長樂太守高景等擊破叛軍，生擒路紹遵，送往晋陽。元象初年，拜任冀州刺史，不久加開府。當時開始招募勇士，都督孛八、高法雄、封子元等人不願到遠處去戍守，聚衆鬧事，隆之率州軍平定了他們。興和元年，又召他入京爲侍中。隆之平素掌握鄉里人情，又多次在本州任刺史，懂得撫育民衆，因此吏民追思，爲他立碑頌德。轉任代理

追思，立碑頌德。轉行梁州事，又行濟州事，徵拜尚書右僕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使爲内應，輕薄之徒，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静。世宗密書與隆之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者，宜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既行，理無追改，今若收治，示民不信，脱或驚擾，所虧處大。乃啓高祖，事遂得停。

梁州刺史，又代理濟州刺史，後徵召回京拜任尚書右僕射。武定初年，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要叛亂，遣使陰謀串聯冀州豪門望族使爲内應，輕薄之徒也跟着煽動造勢。朝廷下詔令封隆之乘驛馬逐處撫慰，遂得平静。世宗密信給隆之説："高仲密枝黨凡一同作惡歸順西魏者，應收捕其家族，以懲將來。"封隆之認爲既然已經奉詔安撫，於理不宜妄改，如若收治，失信於民，萬一驚擾起來，損失更大。便向高祖請示，事情便停息下來。

隆之自義旗始建，首參經略，奇謀妙算，密以啓聞，手書削稿，罕知於外。高祖嘉其忠謹，每多從之。復以本官行濟州事，轉齊州刺史。武定三年卒官，年六十一。詔遣主書監神貴就吊，賻物五百段。贈使持節、都督滄、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司徒公。高祖以隆之勛舊，追榮未盡，復啓贈使持節、都督冀瀛滄齊濟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太保，餘如故，謚曰宣懿。高祖後至冀州境，次於交津，追憶隆之，顧謂冀州行事司馬子如曰："封公積德履仁，體通性達，自出納軍國，垂二十年，契闊艱虞，始終如一。以其忠信可憑，方以後事托之。何期報善無徵，奄從物化，言念忠賢，良可痛惜。"爲之流涕。令參軍宋仲羡以太牢就祭焉。長子早亡。第二子子繪嗣。

封隆之自高祖起義之初，開始參預謀略大計，奇謀妙算，秘密啓聞，手書及删改草稿，外人極少知曉。高祖稱賞他的忠誠慎重，常采納他的建議。不久又以本官代理濟州刺史，改任齊州刺史。武定三年死於任所，終年六十一歲。下詔派主書監神貴前往吊唁，賜各色雜帛五百段。贈予使持節、都督滄、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司徒公。高祖以隆之是有功勛的老臣，追榮未盡其禮，又啓魏帝贈予使持節、都督冀瀛滄齊濟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太保，其餘如故，謚號爲宣懿。高祖後來軍駐冀州境，到達交津，追憶隆之，回頭對冀州行事司馬子如説："封公積德累仁，識大體，性通達，自從進入朝廷中樞，近二十年，不論艱難與否，離合遠近，對國事始終如一。正因他忠信可靠，想把後事托付於他，誰曾想到天不佑善，忽然物化，説起忠賢之士，此君實在讓人痛惜!"爲之流涕。下令參軍宋仲羡以太牢三牲的高規格給以祭奠。其長子早年亡故，令次子封子繪襲爵。

封子繪

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釋褐秘書郎中。尒朱兆之害魏莊帝也，與父隆之舉義信都，奉使詣高祖。至信都，召署開府主簿，仍典書記。中興元年，轉大丞相主簿，加伏波將軍，從高祖征尒朱兆。及平中山，軍還，除通直常侍、

封子繪，字仲藻，小名封搔。爲人性格平和，有治政的才能。入仕爲秘書郎中。尒朱兆謀害魏莊帝的時候，與父封隆之起義，奉父命到信都前往高祖處報告。高祖召用他爲開府主簿，主管書記。中興元年，轉任大丞相府主簿，加任伏波將軍，隨高祖征討尒朱兆。及平定中山，回師後，拜任通直常侍、左將軍，領中書舍人。因守

左將軍，領中書舍人。母憂解職，尋復本任。太昌中，從高祖定并、汾、肆數州，平尒朱兆及山胡等，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武帝末，斛斯椿等佞倖用事，父隆之以猜忌，懼難潛歸鄉里，子繪亦棄官俱還。孝靜初，兼給事黄門侍郎，與太常卿李元忠等并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問人疾苦。還，赴晉陽，從高祖征夏州。二年，除衛將軍、平陽太守，尋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霍太山，舊號千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啓高祖，請於舊徑東谷别開一路。高祖從之，仍令子繪領汾、晉二州夫修治，旬日而就。高祖親總六軍，路經新道，嘉其省便，賜穀二百斛。後大軍討復東雍，平柴壁及喬山、紫谷、絳蜀等，子繪恒以太守前驅慰勞，徵兵運糧，軍士無乏。興和初，自郡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

母喪解職，不久復官。太昌年間，隨高祖定并州、汾州、肆州，平定尒朱兆及山胡等，加官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魏武帝末年，斛斯椿等小人在朝中專權，父封隆之因被猜忌懼受難而私歸故鄉，子繪也就棄官而還。孝靜帝登基之初，兼任給事黄門侍郎，和太常卿李元忠等人奉命持節出使各地觀風俗，視民情，問疾苦。還，赴晉陽，隨高祖征討夏州。二年，拜任衛將軍、平陽太守，不久又加官散騎常侍。晉州北界爲霍太山，古稱千里徑，此路山坂高峻，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請示高祖，在原路東谷另開一道，高祖采納了，便命子繪率汾州、晉州的夫役共修新道，十來天就完工了。高祖親率六軍，路經新道，稱贊其便捷，賜穀二百斛。後來大軍征討收復東雍州，平定柴壁、喬山、紫谷、絳蜀等地，子繪常以太守身份前往慰勞，徵兵運糧，前方不至空乏。興和初年，從郡裏召他回京，任命爲大行臺吏部郎中。

武定元年，高仲密以武牢西叛，周文帝擁衆東侵，高祖於邙山破之，乘勝長驅，送至潼關。或諫不可窮兵極武者，高祖總命群僚議其進止。子繪言曰："賊帥才非人雄，偷竊名號，遂敢驅率亡叛，送死伊、瀍。天道禍淫，一朝瓦解。雖僅以身免，而魂膽俱喪。混一車書，正在今日，天與不取，反得其咎。時難遇而易失，昔魏祖之平漢中，不乘勝而取巴蜀，失在遲疑，悔無及已。伏願大王不以爲疑。"高祖深然之。但以時既盛暑，方爲後圖，遂命班師。

武定元年，高仲密據武牢叛歸西魏，周文帝率兵向東進軍，高祖破敵於邙山，乘勝長驅，直抵潼關。有人諫止，認爲不可窮兵極武，高祖下令群僚共議進退。封子繪進言説："敵酋并不是傑出將帥，衹不過假藉名義，便大膽妄爲，驅使一幫亡命叛徒到伊、瀍來送死，天道懲罰於他，使之一朝瓦解。雖然隻身逃脱，魂膽已經喪破。統一天下，正在此時。天予而不取，反遭後患。機遇難得而易失，當年曹操平定漢中，不乘勝奪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也無濟於事了。我懇請大王不要猶疑！"高祖很贊成他的分析，但因時正酷暑，打算以後再説，便命班師。

三年，父喪去職。四年，高祖西討，起爲大都督，領冀州兵赴鄴，從高祖自滏口西趣晉州，會大軍於玉壁。復以子繪爲大行臺吏部郎中。及高祖病篤，師還晉陽，引入内室，面受密旨，銜命山東，安撫州郡。高祖

武定三年，因父喪守孝而離職。四年，高祖西征，又起用他任大都督，領冀州兵赴鄴都，從高祖自滏口向西進攻晉州，與大軍會師於玉壁，又用封子繪任大行臺吏部郎中。到高祖病重危急，軍還晉陽，把子繪召入内室，受密旨，奉命去山東州郡進行安撫。高祖去世，秘不發喪。世

崩，秘未發喪。世宗以子繪爲渤海太守，令馳驛赴任。世宗親執其手曰："誠知此郡未允勛望，但時事未安，須卿鎮撫。且衣錦晝游，古人所貴。善加經略，綏静海隅，不勞學習常太守向州參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人。後進秩一等，加驃騎將軍。天保二年，除太尉長史。三年，頻以本官再行南青州事。四年，坐事免。六年，行南兖州事，尋除持節海州刺史，不行。

七年，改授合州刺史。到州未幾，值蕭軌、裴英起等江東敗没，行臺司馬恭發歷陽，徑還壽春，疆埸大駭。兼在州器械，隨軍略盡，城隍樓雉，虧壞者多。子繪乃修造城隍樓雉，繕治軍器，守禦所須畢備，人情漸安。尋敕於州營造船艦，子繪爲大使，總監之。陳武帝曾遣其護軍將軍徐度等率輕舟從柵口歷東關入巢湖，徑襲合肥，規燒船舫。以夜一更潛寇城下，子繪率將士格戰，陳人奔退。

九年，轉鄭州刺史。子繪曉達政事，長於綏撫，歷宰州郡，所在安之。徵爲司徒左長史，行魏尹事。乾明初，轉大司農，尋正除魏尹。皇建中，加驃騎大將軍。大寧二年，遷都官尚書。高歸彦作逆，召子繪入見昭陽殿。帝親詔子繪曰："冀州密邇京甸，歸彦敢肆凶悖。已敕大司馬、平原王段孝先總勒重兵，乘機電發；司空、東安王婁叡督率諸軍，絡繹繼進。卿世載名德，恩洽彼州，故遣參贊軍事，隨便慰撫。宜善加謀略，以稱所寄。"即以其日馳傳赴軍。子繪祖父世爲本州，百姓素所歸附。既至，巡城諭以禍福，民吏降款，日夜相繼，賊中動静，小大必知。賊平，仍敕子繪權行州事。尋徵還，敕與群

宗用子繪爲渤海郡太守，令他迅速騎驛馬赴任。世宗親自拉着他的手説："我很清楚此郡不能與你的功勛名望相符，但時局動蕩不安，正需你出面鎮撫。而且衣錦還鄉，也是古人所貴的美事。望能善加經營，安定海濱，不煩勞你學習平常太守去向州官參拜了。"并允許他自招家丁一千人。後來又進官階一等，加驃騎將軍。天保二年，任他爲太尉長史。三年，多次以本官代理南青州州務。四年，因事獲罪免職。六年，代理南兖州事，不久又拜任持節海州刺史，未到任。

七年，改任合州刺史。到任不久，就遇上蕭軌、裴英起等渡江東作戰全軍覆没之事，行臺司馬恭兵發歷陽，回軍路過壽春，前方驚駭。加之合州城裏軍用器械早已隨軍耗盡，城垣敵樓箭垛等一應設施，虧損敗壞得不成樣子。封子繪便勉力修繕，築城垣，造兵器，逐步完善防禦設施，人情漸漸安定下來。不久朝廷命令在州府監造兵艦，以子繪任大使總負責監造。陳武帝曾派護軍將軍徐度等率輕舟從柵口經東關入巢湖，直逼合肥，準備燒船舫。深夜一更悄悄進襲到城下，封子繪率將士出城迎戰，陳人奔退。

武定九年，改任鄭州刺史。封子繪通曉政務，長於治民，歷任州郡長官，所到之處都治理得很平安。徵還京師任司徒左長史，并代理魏郡事宜。乾明初年轉任大司農，不久正式任命爲魏尹。皇建年間，加封驃騎大將軍。大寧二年，改任都官尚書。高歸彦反叛，召子繪入見於昭陽殿。皇上親自跟子繪説："冀州就在都城近處，高賊竟敢放肆張狂。我已命令大司馬、平原王段孝先總指揮部隊，乘機快速撲滅反賊；司空、東安王婁叡督率諸軍陸續進發。你世代名德，在州頗有聲望，士民蒙受恩澤，所以讓你參贊軍事，隨宜安撫。你可要善加謀算，不要辜負朝廷重望。"當天，子繪便馳驛赴軍到了前綫。封子繪父祖世代任冀州刺史，百姓歸心。他一到便巡城，對衆人曉諭禍福，於是民吏來降者日夜不絶。叛軍動静，小大必知。叛軍消滅之後，就讓子繪臨時主持州事。不久便召還，下令他與群臣

官議定律令，加儀同三司。後突厥入逼晉陽，詔子繪行懷州事，乘驛之任。還爲七兵尚書，轉祠部尚書。河清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世祖深嘆惜之。贈使持節、瀛、冀二州軍事、冀州刺史、開府儀同、尚書右僕射，謚曰簡。子寶蓋嗣。武平末，通直常侍。

一起議定律令，加官儀同三司。後來突厥內侵，兵逼晉陽，派子繪代理懷州刺史，乘驛馬快速赴任。還京，爲七兵尚書，轉任祠部尚書。河清三年得暴病而亡，年五十歲。世祖十分嘆惜。贈使持節、瀛、冀二州軍事、冀州刺史、開府儀同、尚書右僕射，謚號爲簡。其子封寶蓋嗣爵。武平末年任通直常侍。

封子繡

子繪弟子繡，武平中，渤海太守、霍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略淮南，子繡城陷，被送揚州。齊亡後，逃歸。隋開皇初，終於通州刺史。子繡外貌儒雅，而俠氣難忤。司空婁定遠，子繡兄之婿也，爲瀛州刺史。子繡在渤海，定遠過之，對妻及諸女宴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大怒，鳴鼓集衆將攻之。俄頃，兵至數千，馬將千匹。定遠免冠拜謝，久乃釋之。

封子繪弟封子繡，武平年間任渤海太守、霍州刺史。陳將吳明徹兵進淮南，子繡州城失守，被押送揚州。北齊亡後逃歸。隋開皇初年，死於通州刺史任上。子繡外貌儒雅，而胸有俠氣，誰也不能逆忤他。司空婁定遠，是他的侄婿，時任瀛州刺史。子繡在渤海，定遠路過去看望他，對其妻妾諸女宴集歡會。席間，定遠言語稍涉輕慢，子繡大怒，立即鳴鼓召集衆將攻打他，很快兵至數千，馬將千匹。定遠脱了官帽，向他拜謝認錯，好久，纔放開了他。

封延之

隆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辨，有世用。起家員外郎。中興初，除中堅將軍。高祖以爲大行臺左光祿大夫，封郟城縣子，行渤海郡事。以都督從婁昭討樊子鵠，事平，除青州刺史。延之好財利，在州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高祖沙苑失利還，延之棄州北走。高祖大怒，同罪人皆死，以隆之故，獨得免。興和二年卒，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督冀殷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冀州刺史，謚曰文恭。子孝纂嗣。

封隆之的弟弟封延之，字祖業，少年時就頭腦清晰，看事準確，能任大事。應召出任員外郎。中興初年，拜任中堅將軍。高祖用他任大行臺左光祿大夫，封爲郟城縣子，代理渤海郡事。後以都督隨婁昭討平樊子鵠，拜任青州刺史。封延之好財利，在州多收受獻納。後來代理晉州刺史，高祖在沙苑失利，回師，延之却棄州北走，高祖大怒，同罪之人一律處死，惟有他因隆之的情面得以免死。興和二年死，年五十四歲。贈使持節、都督冀殷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冀州刺史，謚爲文恭。其子封孝纂嗣其封爵。

封孝琬

隆之弟子孝琬，字子蒨。父祖曹，魏冀州平北府長史。以隆之佐命之功，贈雍州刺史、殿中尚書。孝琬七歲而孤，獨爲隆之所鞠養，慈愛甚篤。年十六，本州辟主簿。魏永

封隆之之侄封孝琬，字子蒨。其父封祖曹任魏冀州平北府長史。因隆之有佐命之功，贈給他雍州刺史、殿中尚書。封孝琬七歲上父親去世，是封隆之把他撫養長大的，對他十分慈愛。十六歲上被本州選任爲主簿。北魏永熙二年，

熙二年，隆之啓以父爵富城子授焉。三年，釋褐開府參軍事。天平中，輕車將軍、司徒主簿。武定中，爲顯祖開府主簿，遷從事中郎將，領東宫洗馬。天保二年卒，時年三十六，帝聞而嘆惜焉。贈左將軍、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静，頗好文咏。太子少師邢卲、七兵尚書王昕并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靈櫬言歸，二人送於郊外，悲哭凄慟，有感路人。

封隆之請求以父爵富城子授予孝琬。三年，入仕任開府參軍事。天平年間任輕車將軍、司徒主簿。武定年間任顯祖開府主簿，升任從事中郎將、太子洗馬。天保二年死去，當時衹有三十六歲，皇上十分惋惜。贈左將軍、太府少卿。封孝琬性格文静恬淡，頗好作文咏詩。當時太子少師邢卲、七兵尚書王昕，都是前輩高才，與孝琬年齡資歷差得極遠，晚年相遇，成爲忘年之交。封孝琬棺柩返鄉，二老哭送於郊外，悲慘凄痛，路人感泣。

封孝琰

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修飾學尚，有風儀。年十六，辟州主簿，釋褐秘書郎。天保元年，爲太子舍人，出入東宫，甚有令望。丁母憂，解任。除晋州法曹參軍。尋徵還，復除太子舍人。乾明初，爲中書舍人。皇建初，司空掾、秘書丞、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已發道途，遥授中書侍郎。還，坐事除名。天統三年，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晋陽典機密。

孝琬的弟弟孝琰，字士光。少年時就留心修飾，一表風儀。年十六歲，被舉薦爲州主簿，入仕任秘書郎。天保元年任太子舍人，出入東宫，很有名氣。爲守母喪而解任。後拜任晋州法曹參軍。不久召回，又拜任太子舍人。乾明初年任中書舍人。皇建初年任司空掾、秘書丞、散騎常侍，聘使於陳，已經上路，朝廷遥授其爲中書侍郎。返京，因事獲罪被除名。天統三年，拜任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晋陽掌機密。

和士開母喪，托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并爲義孝。有一士人，亦哭在限。孝琰入吊，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黄門郎李懷奏南陽王綽專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别行戲話。"時孝琰女爲范陽王妃，爲禮事因假入辭。帝遂决馬鞭百餘，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决五十，幾致於死。還京，在集書省上下，從是沉廢。士開死後，爲通直散騎常侍。後與周朝通好，趙彦深奏之，詔以爲聘周使副。祖珽輔政，又奏令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

和士開之母死了，攀附之徒全去哭喪。鄴都富商丁鄒、嚴興等都以義子名分去守孝。有一個士人，竟也在其間。孝琰進去吊喪，出來後對衆人説："嚴興的南邊，丁鄒的北面，有一名朝士，在那兒扯着嗓子號哭，倒像挺哀痛似的。"聞者滿街哄傳。和士開知而大怒。其後逢黄門郎李懷奏報南陽王元綽專權縱惡，士開乘機進讒説："孝琰跟隨元綽外出時，乘騎元綽的備用馬，擅自離開大隊，到别處去玩樂戲耍。"當時孝琰的女兒是范陽王的王妃，爲禮儀上的事正入宫請假告辭，皇帝當即令抽馬鞭百餘下，放出後，又派高阿那肱重責五十下，幾乎打死。孝琰回京後，在集書省上下，從此冷落廢置。和士開死後，任通直散騎常侍。後與北周通好，趙彦深奏請以他爲副使聘周。祖珽輔政時，又奏請讓他進入文林館參加撰《御覽》。封孝琰文筆并不高明，但平

以風流自立，善於談謔，威儀閑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嘗謂祖珽云：“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

尋以本官兼尚書左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曇獻者，爲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爲沙門統，後主意不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憾焉。因有僧尼以他事訴競者，辭引曇獻。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納貨賄，致於極法，因搜索其家，大獲珍異，悉以没官。由是正授左丞，仍令奏門下事。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恩遇漸高，彌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降屈。識者鄙之。與崔季舒等以正諫同死，時年五十一。子開府行參軍君確、君靜等二人徙北邊，少子君嚴、君贊下蠶室。南安之敗，君確二人皆坐死。

素以風流自立，善於談笑惡作劇，有一種嫻雅的儀表，容止進退讓人羡慕。曾對祖珽說：“您是衣冠宰相，和那些人不同。”近臣聽了，十分痛恨。

不久以本官兼任尚書左丞，他所彈劾的人，多承奉皇上意旨。當時有位名叫曇獻的道人受到皇太后的賞識，賜予太多，車服越軌，又求任沙門統，後主心中不願，但太后要求委任他，也就這麽辦了，可後主心中很不快。因有别的僧尼爲别的事情争訟，牽涉到曇獻名下，皇上便下令有關方面嚴加審問。孝琰就判其收納貨賄處以極刑。進而抄没其家，大獲珍異，全數充公上交國庫。因此正式任命爲左丞，并令其繼續負責門下省的事。封孝琰性格簡傲，與時俗不合轍。皇帝給他的恩遇一天天多起來，他也就一天天高傲輕慢起來，舉動舒緩作勢，毫無通融靈活的餘地。有識之人都鄙視他。與崔季舒等人一起因嚴肅進諫而死，時年五十一歲。其子開府行參軍君確、君靜二人徙北邊，小兒子君嚴、君贊下蠶室受宫刑。南安之敗，君確等二人都牽連而死。

史臣曰：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資，奮臂而起河朔，將致勤王之舉，以雪莊帝之仇，不亦壯哉！既剋本藩，成其讓德，異夫韓馥懾袁紹之威。然力謝時雄，才非命世，是以奉迎麾旆，用叶本圖。高祖因之，遂成霸業。重以昂之膽力，氣冠萬物，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但以非潁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過於此。子繪才幹，可稱克荷堂構，弈世載德，斯爲美焉。

史臣曰：高乾、封隆之二公，没有一人有尺土的資本，他們自己振臂一呼而崛起於河朔，將以勤王的義舉，來洗雪莊帝的耻辱，真是英壯之舉啊！既已占據州城爲一方頭領，又主動聽命於明主，成就讓賢之美德，區别於當年韓馥的不得已而懾服於袁紹之威。然而高乾力不稱於雄霸，才不足以命世，因而也祇能奉迎高王，以求己志的發揮。高祖憑藉他們的力量，也就成就了霸業。再加上高昂的特殊膽力，氣冠群雄，韓陵鏖戰，風飛電擊。這麽看來，高齊的創業元勛，實在出於高乾家一門。祇因爲他不是潁川一般原從的故舊，也不是豐、沛一般故鄉的功臣，腹心的信任不可能給予高昂、高乾。把高乾爲之謀議的表疏暴露出來，藉皇帝之手誅殺勛臣，千古枉濫，莫過於此！封子繪的才幹，可稱不負期待。封門功德，實在值得贊美。

贊曰：烈烈文昭，雄圖斯契，灼灼忠武，英資冠世。門下之酷，進退

贊曰：偉烈的文昭，雄圖合乎時世的要求；光榮的忠武，英姿卓立於人才輩出的時代。而門

惟谷。黃河之濱，蹈義亡身。封公矯矯，共濟時屯，比承明德，暉光日新。

下角鬥的殘酷陰險，讓英才也會進退失據！黃河之濱，忠實履行義理的反而喪身。封公矯然特立，共濟時艱，一代代相承，暉光日新。

北齊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李元忠（族弟）密（族人）愍（族叔）景遺
盧文偉（孫）詢祖（族人）勇　李義深

李元忠

李元忠，趙郡柏人人也。曾祖靈，魏定州刺史、鉅鹿公。祖恢，鎮西將軍。父顯甫，安州刺史。元忠少厲志操，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爲司空，辟爲士曹參軍；遷太尉，復啓爲長流參軍。懌後爲太傅，尋被詔爲營構明堂大都督，又引爲主簿。元忠粗覽史書及陰陽數術，解鼓筝，兼好射彈，有巧思。遭母憂，去任。未幾，相州刺史、安樂王鑒請爲府司馬，元忠以艱憂，固辭不就。

李元忠，是趙郡柏人人。曾祖父李靈，任魏定州刺史、鉅鹿公。祖父李恢，任鎮西將軍。父親李顯甫，任安州刺史。元忠年輕時便砥礪節操，居喪時以孝聞名。承襲平棘子爵位。魏清河王元懌爲司空，舉薦元忠任士曹參軍；升任太尉，又啓用爲長流參軍。元懌後任太傅，接着被詔任營構明堂大都督，又引薦元忠任主簿。元忠略通史書及陰陽數術，會演奏鼓筝，兼愛射彈，有巧思。遇母親喪事，離任。不久，相州刺史、安樂王元鑒請元忠出任府司馬，元忠因爲母守喪，堅決推辭不肯去。

初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爲救療。家素富實，其家人在鄉，多有舉貸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責。鄉人甚敬重之。魏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賊皆捨避。

當初元忠因母親年老多病，便專心研究醫藥，研習多年，於是精通醫術。生性仁慈忠恕，見到病人，不問身份貴賤，都爲他們治療。元忠家境一向富有殷實，他的家人在鄉里，多有放貸而求利的，元忠每每焚燒契約免去借貸人的責任。鄉里人非常敬重他。魏孝明帝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戍守西方邊境，返還時途經南趙郡，因道路堵塞一起投奔元忠。他們奉送的千匹絹綢，元忠衹收下一匹，殺了五隻羊給這些人吃，派奴僕爲他們做嚮導，元忠說：“如果遇上賊人，就說是李元忠派來送人的。”奴僕依照吩咐行事，賊人都放過他們而迴避。

永安初，就拜南趙郡太守，以好酒無政績。值洛陽傾覆，莊帝幽崩，

永安初年，拜任南趙郡太守，因好飲酒而無政績。遇洛陽朝廷失敗，莊帝在被拘禁中駕崩，

元忠棄官還家，潛圖義舉。會高祖率衆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横之策，備陳誠款，深見嘉納。時刺史尒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先聚衆於西山，仍與大軍相合，擒斬羽生。即令行殷州事。中興初，除中軍將軍、衛尉卿。二年，轉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尋加征南將軍。武帝將納后，即高祖之長女也，詔元忠與尚書令元羅致娉於晋陽。高祖每於宴席論叙舊事，因撫掌欣笑云："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謂高祖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高祖答曰："建義處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高祖鬚而大笑。高祖亦悉其雅意，深相嘉重。後高祖奉送皇后，仍田於晋澤，元忠馬倒被傷，當時殞絶，久而方蘇。高祖親自撫視。其年封晋陽縣伯，邑五百户。後以微譴失官。時朝廷離貳，義旗多見猜阻。斛斯椿等以元忠淡於榮利，又不以世事經懷，故不在嫌嫉之地。尋兼中書令。

天平初，復爲太常。後加驃騎將軍。四年，除使持節、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俟秋徵收。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已，徒有虚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以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興和末，拜侍中。

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娱，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内，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

元忠棄官還家，暗中圖謀起義。適逢高祖率衆自東出兵，便前往奉迎。元忠乘坐着没有帷蓋的車，車上裝着素箏濁酒去見高祖，因而進獻縱横策略，一片誠心，深受高祖嘉許，策略也被采納。當時刺史尒朱羽生占據州府阻擋來兵，元忠先在西山聚衆，然後仍與大軍會合，擒獲并斬殺了羽生。隨即高祖命令元忠代理殷州事。中興初年，拜任中軍將軍、衛尉卿。二年，改任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因堂兄李瑾年長，把中正一職讓給了他。不久又加任征南將軍。武帝將要納娶皇后，即高祖的長女，詔令元忠與尚書令元羅到晋陽送聘禮。高祖每每在宴席上論叙舊事，因而撫掌大笑着説："這個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對高祖開玩笑道："如果您不與侍中一起，當會另尋樹立義旗之處。"高祖答道："樹立義旗之處不擔心没有，衹恐如此老翁不可遇到罷了。"元忠説："衹因爲這老翁難得遇見，所以我不離去。"説完捋着高祖的鬍鬚大笑。高祖也知道其中雅意，對元忠深爲贊賞重視。後來高祖奉送皇后，仍在晋澤打獵，元忠因馬倒受傷，當時氣絶，很久纔蘇醒。高祖親自撫慰照看。同年被封爲晋陽縣伯，食邑五百户。後來因隱晦地批評朝政而丢失了官職。當時朝廷有異心，起義的人多被猜忌。斛斯椿等人因元忠淡泊名利，又不把世間事放在心上，故未把他置於嫌疑嫉恨之列。不久兼任中書令。

天平初年，又任太常。後被加封爲驃騎將軍。天平四年，拜任使持節、光州刺史。當時光州境内遇災荒，百姓面皆菜色，元忠上表請求朝廷允許賑貸災民，等到秋天再徵收租税。朝廷准奏，批准動用萬石糧食。元忠認爲給百姓發放萬石糧食，算起來一家不過升斗之糧而已，徒有虚名，不能救災，於是發放了十五萬石糧食賑濟百姓。完事後纔上表陳奏，朝廷嘉許元忠的作法而未加責罰。興和末年，拜任侍中。

元忠雖然身居要職，却一直不把物質利益放在心上，衹以音樂飲酒自娱，大抵常常喝醉。家事無論大小，全不關心。花園庭院内，種滿果樹藥材，親朋前來拜訪，必留連忘返宴飲觀賞。元

攜壺，敖游里閈，遇會飲酌，蕭然自得。常布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志力已衰，久忝名官，以妨賢路。若朝廷厚恩，未便放棄者，乞在閑冗，以養餘年。"武定元年，除東徐州刺史，固辭不拜。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以百練縑，遺其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財重義，奉時愛己故也。久相嘉尚，嗟咏無極，恒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佩帶。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嘆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而散之。三年，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其年卒於位，年六十。詔贈縑布五百匹，使持節、督定冀殷幽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定州刺史，謚曰敬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此謂光照先人，終致貴達矣。"子搔嗣。

忠經常挾彈攜壺，遨游鄉里，遇友同飲，怡然自得。常對執事說："我已漸入遲暮之年，志向能力都衰退了，愧爲名官太久了，妨礙賢才進升。倘若朝廷開恩，即使不放棄我，我也乞求賦閑回家，以養餘年。"武定元年，拜任東徐州刺史，元忠堅決推辭未到任。乃任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經給世宗進貢蒲桃一盤。世宗用一百匹絹作爲回報，給元忠寫信道："儀同您位尊僅次於宰相，德操正直清廉，外放任官入朝侍君，身負重擔。而家中仍無餘糧，室若懸磬，這難道不是輕財重義，奉公守法愛惜自己節操的緣故嗎。我對您久已贊賞推崇，咏嘆不已，總想誇獎賞賜您，有心意而無緣由。忽然愧收您送的蒲桃，我非常喜愛地佩帶在身。我姑且用百匹綢絹，以酬謝清德。"元忠就是如此被人敬重。孫騰、司馬子如曾一起去看望元忠，見他坐在樹下，圍裹着棉被面對着酒壺，庭院荒蕪屋室空曠。元忠對二人說："没想到今天你們光臨寒舍。"因而叫妻子出來相見，妻子身着不曳地的短衣。二人相顧嘆息着離去，隨後送來許多糧食絲絹衣服，元忠接受了又都散發出去。三年，又以本官兼任衛尉卿。當年於任上去世，享年六十歲。皇帝下詔贈絹布五百匹，贈使持節、督定冀殷幽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定州刺史，謚號爲敬惠。當初元忠將要做官時，夢見自己手持火炬進入父親的墓穴，半夜驚起，非常厭惡這個夢。天一亮元忠就把夢告訴了老師，老師占卜說："大吉，這夢是說你要光照先人，最終會富貴發達啊。"兒子李搔繼承禄位。

李搔

搔，字德況，少聰敏，有才藝，音律博弈之屬，多所通解。曾采諸聲，别造一器，號曰八弦，時人稱其思理。起家司徒行參軍。累遷河内太守，百姓安之。入爲尚書儀曹郎。天保八年卒。

李搔，字德況，年少時就很聰敏，有才藝，對音樂詩文六博圍棋之類，非常精通瞭解。曾經采集多種聲樂，另行製造了一種樂器，名叫八弦，當時的人稱他有思理。應詔離家出任司徒行參軍。幾次升任河内太守，百姓安於他的治理。後入朝任尚書儀曹郎。天保八年去世。

李密

元忠族弟密，字希邕，平棘人也。祖伯膺，魏東郡太守，贈幽州

元忠的族弟李密，字希邕，是平棘人。祖父伯膺，在魏任東郡太守，追贈幽州刺史。父親李

刺史。父煥，治書侍御史、河內太守，贈青州刺史。密少有節操，屬尒朱兆殺逆，乃陰結豪右，與渤海高昂爲報復之計。屬高祖出山東，密以兵從舉義，遥授并州刺史，封容城縣侯，邑四百户。尒朱兆至廣阿，高祖令密募殷、定二州兵五千人鎮黄沙、井陘二道。及兆韓陵敗還晋陽，隨軍平兆。高祖乃以薛脩義行并州事，授密建州刺史。又除襄州刺史，在州十餘年，甚得安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高祖頻降手書勞問，并賜口馬。侯景外叛，誘密執之，授以官爵。景敗歸朝，朝廷以密從景非元心，不之罪也。天保初，以舊功授散騎常侍，復本爵縣侯，卒。贈殿中尚書、濟州刺史。密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習經方，洞曉針藥，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

缺魏末行護軍司馬、武邑太守。天保初，司空長史。大寧、武平中，清河、廣平二郡守，銀青光禄大夫。齊亡後卒。子道謙，武平中，侍御史。道謙弟道貞，南青州司馬，爲逆賊邢杲所殺。贈北徐州刺史。

李愍

元忠宗人愍，字魔憐，形貌魁傑，見異於時。少有大志，年四十，猶不仕州郡，唯招致奸俠，以爲徒侣。孝昌之末，天下兵起，愍潜居林慮山，觀候時變。賊帥鮮于脩禮、毛普賢作亂，詔遣大都督長孫稚討之。稚素聞愍名，召兼帳内統軍。軍達呼沱，賊來逆戰，稚軍爲賊所敗。愍遂歸家。安樂王元鑒爲北道大行臺，至鄴，以賊衆盛强，未得前。遣使徵愍，表授武騎常侍、假節、別將，鎮鄴城東郭。葛榮之圍信都，餘黨南

煥，任治書侍御史、河內太守，追贈青州刺史。李密年輕時就有節操，跟隨尒朱兆殺死叛逆，於是暗中交結豪强大族，與渤海高昂議定報復之計。跟隨高祖出山東，李密率兵起義，遥任并州刺史，封容城縣侯，食邑四百户。尒朱兆至廣阿，高祖命令李密招募殷、定二州兵士五千人鎮守黄沙、井陘兩條道路。及至尒朱兆在韓陵兵敗退還晋陽，李密隨軍平滅了尒朱兆。高祖便使薛脩義代理并州事務，任命李密爲建州刺史。又拜任襄州刺史，在州十餘年，深得安定邊防之術，威信遠傳於外境。高祖多次親自寫信慰勞，并賞賜駿馬。侯景叛亂，引誘李密爲其做事，授予李密官爵。侯景被打敗，李密回歸朝廷，朝廷認爲李密跟從侯景并非出自本意，因此未問罪。天保初年，李密因舊功拜任散騎常侍，復本爵縣侯，去世。追贈殿中尚書、濟州刺史。李密生性正直，行爲檢點。因爲母親患病多年，找名醫治療，不愈。於是李密潛心研習醫理方劑，通曉針灸醫藥，母親的病被他治愈。當時世人都嘆服他對醫學的瞭解，因此他也以醫術知名。

缺魏末代理護軍司馬、武邑太守。天保初年，任司空長史。大寧、武平中，任清河、廣平二郡守，銀青光禄大夫。齊朝滅亡後去世。兒子道謙，武平年間，任侍御史。道謙的弟弟道貞，任南青州司馬，被逆賊邢杲殺害。追贈北徐州刺史。

元忠的同宗人李愍，字魔憐，體形外貌魁偉出衆，在當時稱奇。年輕有大志，四十歲了，仍不在州郡做官，衹招來一些俠客，作爲門徒伴侣。孝昌末年，天下兵起，李愍隱居於林慮山，静觀等候時局的變化。賊軍主帥鮮于脩禮、毛普賢作亂，皇帝下詔派遣大都督長孫稚討賊。長孫稚平時就聽説過李愍的大名，召他任帳内統軍。朝廷的軍隊到達呼沱，賊軍前來迎戰，長孫稚被賊軍打敗。李愍於是歸家。安樂王元鑒任北道大行臺，到鄴城時，因賊軍强盛，未能前進。元鑒派遣使者徵召李愍，下表任李愍爲武騎常侍、假節、別將，鎮守鄴城東郭。葛榮圍攻信都，餘

抄，陽平以北，皆爲賊有。鑒命愍爲前驅，別討之，頗有斬獲。及鑒謀逆，愍乃詐患暴風，鑒信之，因此得免。未幾，大都督源子邕屯安陽，大都督裴衍屯鄴城，西討鑒。愍棄家口奔子邕，仍被徵赴洛，除奉車都尉，持節鎮汁河，別將。汁河在鄴之西北，重山之中，并、相二州交境。以葛榮南逼，故用愍鎮之。榮遣其叔樂陵王葛萇率精騎一萬擊愍，愍據險拒戰，萇不得前。尒朱榮至東關，愍乃見榮。榮欲分賊勢，遣愍別道向襄國，襲賊署廣州刺史田怗軍。愍未至襄國，已擒葛榮。即表授愍建忠將軍；分廣平之易陽、襄國，南趙郡之中丘三縣爲易陽郡，以愍爲太守；賜爵襄國侯。

永安末，假平北將軍、持節、當郡大都督，還樂平太守。未之郡，洛京傾覆，愍率所部西保石門山，潛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及高昂兄弟、安州刺史盧曹等同契義舉。助敗，愍遂入石門。高祖建義，以書招愍，愍奉書，擁衆數千人以赴高祖，高祖親迎之。除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兼尚書西南道行臺、州都督。令愍率本衆西還舊鎮，高祖親送之。愍至鄉，據馬鞍山，依險爲壘，徵糧集兵，以爲聲勢。尒朱兆出井陘，高祖破兆於廣阿。愍統其本衆，屯故城以備尒朱兆。相州既平，命愍還鄴，除西南道行臺都官尚書，復屯故城。尒朱兆等將至，高祖徵愍參守鄴城。

太昌初，除太府卿。後出爲南荆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此州自孝昌以來，舊路斷絶，前後刺史皆從間道始得達州。愍勒部曲數千人，徑向懸瓠，從比陽復舊道，且戰且前三百餘

黨向南包抄，陽平以北，都被賊軍占有。元鑒命令李愍做先鋒，單獨討伐賊軍，斬獲敵人頗多。及至元鑒陰謀叛逆，李愍便謊稱患暴病中風，元鑒相信了，因此李愍得以免禍。不久，大都督源子邕屯兵安陽，大都督裴衍屯兵鄴城，向西征討元鑒。李愍拋棄家小投奔子邕，仍被徵召趕赴洛地，拜任奉車都尉，持節鎮守汁河，別將。汁河在鄴城的西北，重山之中，在并、相二州交界處。因葛榮向南進逼，所以用李愍鎮守此處。葛榮派遣他的叔父樂陵王葛萇率領一萬精鋭騎兵攻擊李愍，李愍據險抗戰，葛萇前進不得。尒朱榮到了東關，李愍便前去見他。尒朱榮打算分散賊軍的勢力，派遣李愍另走一條道路奔向襄國，襲擊賊軍中廣州刺史田怗的部隊。李愍還未到襄國時，已擒獲葛榮。隨即下表任李愍爲建忠將軍；劃分出廣平的易陽、襄國，南趙郡的中丘三縣爲易陽郡，讓李愍作太守；賞賜爵位襄國侯。

永安末年，李愍暫時任平北將軍、持節、當郡大都督，升任樂平太守。未到郡府，洛京傾覆，李愍率領部下向西保衛石門山，暗中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及高昂兄弟、安州刺史盧曹等人共同商定起義之事。靈助戰敗，李愍於是退入石門山。高祖樹立義旗，寫信徵召李愍，李愍接信帶領數千人趕赴高祖處，高祖親自迎接他。拜任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兼尚書西南道行臺、州都督。高祖命令李愍率領手下人馬向西回到舊鎮，高祖親自爲他送行。李愍來到家鄉，占據馬鞍山，依靠險要地勢修築保壘，徵集糧食兵馬，大造聲勢。尒朱兆出井陘，高祖在廣阿擊敗尒朱兆。李愍統領部下，在故城屯兵以防禦尒朱兆。相州已平定，高祖命令李愍回鄴城，拜任西南道行臺都官尚書，仍屯兵故城。尒朱兆等將至，高祖徵召李愍參予鄴城的守衛。

太昌初年，拜任太府卿。後外放任南荆州刺史、當州大都督。這個州自孝昌以來，舊路斷絶，前後各任刺史都從小道走纔得以到達州府。李愍帶領部下數千人，徑直取道懸瓠，從比陽復走舊道，邊作戰邊前進三百多里，所過之處，馬

里，所經之處，即立郵亭，蠻左大服。梁遣其南司州刺史任思祖、隨郡太守桓和等率馬步三萬，兼發邊蠻，圍逼下溠戍。愍躬自討擊，破之。詔加車騎將軍。愍於州内開立陂渠，溉稻千餘頃，公私賴之。轉行東荆州，仍除驃騎將軍、東荆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加散騎常侍。天平二年，卒。贈使持節、定殷二州軍事、儀同、定州刺史。

上設立郵亭，蠻左大爲敬服。梁派遣南司州刺史任思祖、隨郡太守桓和等率領騎兵步兵共三萬，并徵發邊蠻，圍逼下溠戍。李愍親自討伐攻擊，打敗了他們。詔書加封李愍爲車騎將軍。李愍在州内開山修渠，灌溉稻田一千餘頃，官方百姓全都受益。改任東荆州，仍任驃騎將軍、東荆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加任散騎常侍。天平二年，去世。追贈使持節、定殷二州軍事、儀同、定州刺史。

李景遺

元忠族叔景遺，少雄武，有膽力，好結聚亡命，共爲劫盗，鄉里每患之。永安末，其兄南鉅鹿太守無爲以贓罪爲御史糾劾，禁於州獄。景遺率左右十餘騎，詐稱臺使，徑入州城，劫無爲而出之。州軍追討，竟不能制。由是以俠聞。及高祖舉義於信都，景遺赴於軍門。高祖素聞其名，接之甚厚。命與元忠舉兵於西山，仍與大軍俱會，擒刺史尒朱羽生。以功除龍驤將軍，昌平縣公，邑八百户。尒朱兆來伐，又力戰有功，除使持節、大都督、左將軍。太昌初，進爵昌平郡公，增邑三百户，加車騎將軍。天平初，出爲潁州刺史。未幾，爲前潁川太守元洪威所襲殺。贈侍中、殷滄二州軍事、大將軍、開府、殷州刺史。子伽林襲。

元忠的族叔景遺，年輕時雄壯威武，有膽量力氣，喜好交結亡命之徒，同作劫盗，鄉里人常把他當成禍害。永安末年，景遺的哥哥南鉅鹿太守無爲因贓罪被御史糾察彈劾，囚禁於州獄。景遺率領身邊十餘騎人馬，謊稱是臺使，直接進入州城，劫出無爲。州軍追趕討伐，竟不能制服他們。由此景遺以俠義聞名。到高祖在信都舉起義旗時，景遺投奔軍門。高祖平素就聽說過景遺的名字，對他非常好。命令他與元忠在西山起兵，仍與大軍會合，擒拿刺史尒朱羽生。景遺因功被授任龍驤將軍，昌平縣公，食邑八百户。尒朱兆前來討伐，景遺又奮勇作戰有功，拜任使持節、大都督、左將軍。太昌初年，進封爵位爲昌平郡公，食邑增加三百户，加封車騎將軍。天平初年，出任潁州刺史。不久，被前潁川太守元洪威偷襲殺害。贈侍中、殷滄二州軍事、大將軍、開府、殷州刺史。兒子伽林承襲爵位。

盧文偉　盧恭道　盧詢祖

盧文偉，字休族，范陽涿人也。爲北州冠族。父敞，出後伯假。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篤於交游，少爲鄉閭所敬。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説刺史裴儁按舊迹修督亢陂，溉田萬餘頃，民賴其利，修立之功，多以委文偉。文偉既善於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

盧文偉，字休族，是范陽涿人。家族爲北州最大的豪門世族。父親盧敞，出繼給伯父盧假。文偉少時喪父，有志氣，閲讀了不少經史著作，篤愛交游，年輕時便被鄉里人所敬重。州府舉薦他任主簿。三十八歲，纔被推舉爲秀才。任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説服刺史裴儁按舊迹修復督亢陂，灌溉農田一萬餘頃，百姓從中受益，修復工程大多委托給文偉辦理。文偉既善於經營管理，又發展自家産業，家中平素清貧節儉，因此

致富。

孝昌中，詔兼尚書郎中，時行臺常景啓留爲行臺郎中。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稻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賑贍，彌爲鄉里所歸。尋爲杜洛周所虜。洛周敗，復入葛榮，榮敗，歸家。時韓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屯守范陽，與樓相抗。乃以文偉行范陽郡事。防守二年，與士卒同勞苦，分散家財，拯救貧乏，莫不人人感說。尒朱榮遣將侯深討樓，平之，文偉以功封大夏縣男，邑二百户，除范陽太守。深乃留鎮范陽。及榮誅，文偉知深難信，乃誘之出獵，閉門拒之。深失據，遂赴中山。

孝昌年間，朝廷下詔兼任尚書郎中，當時行臺常景奏請留下文偉任行臺郎中。及至北方將亂，文偉在范陽城屯積稻穀，在遇上災荒時，廣爲賑濟，鄉里人心歸附。不久文偉被杜洛周俘虜。洛周兵敗，又到葛榮處，葛榮兵敗，文偉歸家。當時韓樓占據薊城，文偉率領鄉人屯守范陽，與韓樓對抗。便讓文偉代理范陽郡事務。防守了兩年，文偉與士兵同勞共苦，分散自己的家財，拯救貧困者，人們無不感激歡悦。尒朱榮派遣大將侯深討伐韓樓，打敗了他，文偉因功被封爲大夏縣男，食邑二百户，拜任范陽太守。侯深於是留下鎮守范陽。到尒朱榮被誅時，文偉知道侯深難以信任，於是誘騙他外出狩獵，閉門拒絶他入城。侯深失去了根據地，便奔赴中山。

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文偉行事，自率兵赴定州，爲尒朱榮將侯深所敗。文偉棄州，走還本郡，仍與高乾邕兄弟共相影響。屬高祖至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啓陳誠，高祖嘉納之。中興初，除安東將軍、安州刺史。時安州未賓，仍居帥任，行幽州事，加鎮軍、正刺史。時安州刺史盧曹亦從靈助舉兵，助敗，因據幽州降尒朱兆，兆仍以爲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州，即於郡所爲州治。太昌初，遷安州刺史，累加散騎常侍。天平末，高祖以文偉行東雍州事，轉行青州事。

莊帝駕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共同商議起義。靈助攻克瀛州，留下文偉主事，自己率兵趕赴定州，被尒朱榮的大將侯深打敗。文偉放棄瀛州，跑回本郡，仍與高乾邕兄弟互相支援。到高祖至信都時，文偉派兒子懷道奉送書信陳述誠意，高祖高興地接納了。中興初年，拜任安東將軍、安州刺史。當時安州未歸附，仍做主帥，代理幽州事務，加封鎮軍、代理刺史扶正。當時安州刺史盧曹也曾跟從靈助起兵，靈助兵敗，因而占據幽州向尒朱兆投降，尒朱兆便讓他仍做刺史，占據城池久攻不下。文偉不能入州，就以郡府作爲州府。太昌初年，升任安州刺史，屢經加封任散騎常侍。天平末年，高祖讓文偉代理東雍州事務，後改任代理青州事務。

文偉性輕財，愛賓客，善於撫接，好行小惠，是以所在頗得人情，雖有受納，吏民不甚苦之。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財積聚，承候寵要，餉遺不絶。興和三年卒於州，年六十。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殷三州軍事、司徒、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曰孝威。

文偉生性輕視財富，喜愛賓客，善於撫慰待人，好行小惠，因此無論在哪兒都很有人緣，雖然也收受賦納，但官吏百姓不覺得很苦。經營資産，常像不足，資財積聚，迎合寵貴侍候要人，宴請贈送不斷。興和三年在州中去世，享年六十歲。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殷三州軍事、司徒、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號爲孝威。

子恭道，性温良，頗有文學。州

兒子恭道，性格温良，精通文學。州府舉薦

辟主簿。李崇北征，以爲開府墨曹參軍。自文偉據范陽，屢經寇難，恭道常助父防守。七兵尚書郭秀素與恭道交款，及任事，每稱薦之，高祖亦聞其名。天平初，特除龍驤將軍、范陽太守。在郡有德惠。先文偉卒。贈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軍事、幽州刺史、度支尚書，謚曰定。

他任主簿。李崇北征，以恭道爲開府墨曹參軍。自從文偉據守范陽，屢遭賊寇進犯，恭道經常幫助父親防守。七兵尚書郭秀平素與恭道交情深厚，到主事時，常稱贊推薦恭道，高祖也聽到過他的名字。天平初年，特拜任龍驤將軍、范陽太守。在郡中有德行美名。在文偉之前去世。贈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軍事、幽州刺史、度支尚書，謚號爲定。

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章華靡，爲後生之俊。舉秀才入京。李祖勳嘗宴文士，顯祖使小黄門敕祖勳母曰："茹茹既破，何故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成。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

兒子詢祖，承襲祖父的爵位大夏男。懂術學，文章華美，是後生中的俊傑。被推舉爲秀才進入京都。李祖勳曾經宴請文士，顯祖派小黄門敕問祖勳的母親說："茹茹族已被攻破，爲什麼你們不上奏賀表?"使者佇立一旁等待着。各位賓客都作表，詢祖片刻便作成。後來朝廷任用升遷官吏，當日催促朝拜。詢祖站在東止車門外，爲二十多人作表，文章不加修改，文辭條理順暢可觀。

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之曰："大夏初成。"應聲答曰："且得燕雀相賀。"天保末，以職出爲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内懷鬱快，遂毁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縻，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其略曰："板則紫柏，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崗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邢卲曾戲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卲甚重其敏贍。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已見二陸兩源，森然與槐柳齊列。"蓋謂彦師、仁惠與文宗、那延也。邢卲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謗毁日至，素論皆

詢祖當初承襲爵位被封爲大夏男時，有位德高望重的官吏對他說："大夏初成。"詢祖應聲回答道："并且得到燕雀的祝賀。"天保末年，因職務關係外放任築長城子使。自認爲懷才不遇，心中鬱悶不樂，於是弄破衣服將容貌打扮得像服苦役的人一樣去見楊愔。楊愔說："故交老友都有所約束，衹有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說："是誰的錯!"馬上回到住所，作《築長城賦》，其中大略是說："做板則用紫柏樹，做杵則用木瓜樹，爲什麽這些木材可以物盡其用?青草則分披繁茂，生長在山崗上鬱鬱葱葱，如果十步之内便有一種芳草，我也何必拒絶長在荆棘中。"邢卲曾經開玩笑說："你如此年輕便才學富盛，長成少年而没長上牙，恐怕你不會長壽。"詢祖回答説："我剛聽這話，實在是心懷恐懼，可看見丈人您鬢角上長了蒼蒼白髮，聊以自我安慰。"邢卲非常看重詢祖的聰明多智。詢祖有口才善辯論，喜好品評褒貶人物，曾經對人說："昨天我在東方天不亮時，經過和氏門外，已經看見二陸兩源，與繁密直立的槐樹柳樹并列。"大概是說彦師、仁惠與文宗、那延。邢卲盛贊盧思道，認爲詢祖不如他。詢祖說："看見不能高飛的借其羽毛，

薄其爲人。長廣太守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棱文舉。"後頗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官。有文集十卷，皆致遺逸。嘗爲趙郡王妃鄭氏製挽歌詞，其一篇云："君王盛海内，伉儷盡寰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宫。春艷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叢臺夜，明月滿床空。"

知道有衡天之勢的剪其翅膀。"謗毁每日都有，議論向來都是非薄他的爲人。長廣太守邢子廣評論這二人説："詢祖有禰衡的規檢，思道無文舉的冰棱。"後來頗爲强自克制。歷任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於任上。有文集十卷，都有隱士的情趣。曾經爲趙郡王妃鄭氏製作挽歌詞，其中一篇寫道："君王盛海内，伉儷盡寰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宫。春艷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叢臺夜，明月滿床空。"

盧懷道

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以守范陽勳，出身員外散騎侍郎。文偉遣奉啓詣高祖。中興初，加平西將軍、光禄大夫。元象初，行臺薛琡表行平州事，徵赴霸府。興和中，行汾州事。懷道家預義舉，高祖親待之。出爲烏蘇鎮城都督，卒官。

恭道的弟弟懷道，生性輕率好酒，頗有志向。因守衛范陽立功，出任員外散騎侍郎。文偉派遣懷道奉送書信上呈高祖。中興初年，懷道被加封爲平西將軍、光禄大夫。元象初年，行臺薛琡上表請派懷道在平州做官，應徵前往霸府。興和中，代理汾州長官。懷道家參預起義，高祖很親近他。外放任烏蘇鎮城都督，在任上去世。

盧宗道

懷道弟宗道，性粗率，重任俠。歷尚書郎、通直散騎常侍，後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晋陽置酒，賓游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即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陂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生酒醉，言辭之間，微有疏失，宗道遂令沉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

懷道的弟弟宗道，性格粗率，講義氣，歷任尚書郎、通直散騎常侍，後代理南營州刺史。曾經在晋陽擺酒設宴，賓朋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見到彈箜篌的女妓説："手很纖細白嫩。"宗道立即將這婢女送給士達，士達堅决推辭，宗道便命家人準備割下婢女的手腕，士達不得已而接受了。將要奔赴營州，在督亢陂邀集衆多鄉人，殺牛聚會。有一過去的門生喝醉了，言辭之間，稍有疏忽過失，宗道便下令將門生沉入水中。後因殘酷濫殺被除去官職。

盧勇

文偉族人勇，字季禮。父璧，魏下邳太守。勇初從兄景裕俱在學，其叔同稱之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興吾門在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邪以勇爲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後葛榮作亂，又以勇爲燕王。

文偉的族人盧勇，字季禮。父親盧璧，任魏下邳太守。盧勇起初跟着哥哥景裕一起讀書，叔父盧同稱贊他倆説："白頭定會因文才而通達，季禮當是憑武功而顯貴，這二人可使我們家族興盛。"幽州反叛者僕骨邪任盧勇爲本郡范陽王，當時他十八歲。後來葛榮作亂，又任命盧勇爲燕王。

義旗之起也，盧文偉召之，不應。尒朱滅後，乃赴晋陽。高祖署勇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租

義旗開始舉起，盧文偉徵召盧勇，盧勇未響應。尒朱氏被消滅後，盧勇纔趕赴晋陽。高祖任用盧勇爲丞相主簿。正逢山西遇霜災歉收，將山

輸，皆令載實，違者治罪，令勇典其事。琅邪公主虚僦千餘車，勇繩劾之。公主訴於高祖，而勇守法不屈。高祖謂郭秀曰："盧勇懔懔有不可犯之色，真公直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直納租而已。"遷汝北太守，行陜州事，轉行洛州事。

東的租糧運往山西，下令車子要裝滿，違者治罪，命令盧勇掌管這件事。琅邪公主送去一千多輛未裝滿的糧車，盧勇依法制裁并彈劾公主。公主在高祖面前控告盧勇，而盧勇却守法不屈。高祖對郭秀説："盧勇有懔然不可侵犯之色，真是一位公正直率的人，應當把大事交給他作，豈衹是納租這樣的事。"升任盧勇爲汝北太守，代理陜州事務，改任代理洛州事務。

元象元年，官軍圍廣州，數旬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籠一匹馬。至大隗山，知魏將李景和率軍將至。勇多置幡旗於樹頭，分騎爲十隊，鳴角直前，擒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驅馬三百匹，通夜而還。廣州守將駱超以城降，高祖令勇行廣州事。

元象元年，官軍圍攻廣州，幾十天都未攻破。行臺侯景聽説西魏的救兵將至，召集各位將領商議對策。盧勇分析了形勢，於是率領百名騎兵，各拉一匹馬。行至大隗山，得知西魏大將李景和率領軍隊將至。盧勇在樹上插了許多幡旗，將騎兵分爲十隊，吹響號角奮勇直前，擒獲西魏儀同程華，斬殺了儀同王征蠻，驅趕着三百匹馬，連夜回營。廣州守將駱超獻城投降，高祖命令盧勇代理廣州事務。

以功授儀同三司、陽州刺史，鎮宜陽。叛民韓木蘭、陳忻等常爲邊患，勇大破之。啓求入朝，高祖賜勇書曰："吾委卿陽州，唯安枕高卧，無西南之慮矣。但依朝廷所委，表啓宜停。卿之妻子任在州住，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武定二年卒，年三十二。勇有馬五百匹，繕造甲仗六車，遺啓盡獻之朝廷。賻物之外，别賜布絹四千匹。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武貞侯。

盧勇因功被授任儀同三司、陽州刺史，鎮守宜陽。叛民韓木蘭、陳忻等經常爲患邊境，盧勇將他們打得大敗。盧勇請求入朝，高祖賜給盧勇書信説："我把陽州交給你，衹爲高枕無憂，没有西南地區的擔心了。你衹應依照朝廷的委任做事，停止上表請還。你的妻兒於所在州中都被封任，應當使漢家男兒没人能超過你。"武定二年盧勇去世，年方三十二歲。盧勇有五百匹馬，修造兵器六車，遺囑中説把這些車馬都獻給朝廷。朝廷除贈各色雜帛之外，另賜布絹四千匹。贈司空、冀州刺史，謚號爲武貞侯。

李義深　李騊駼　李正藻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魏中書侍郎。父紹宗，殷州别駕。義深學涉經史，有當世才用。解褐濟州征東府功曹參軍，累加龍驤將軍。義旗初，歸高祖於信都，以爲大行臺郎中。中興初，除平南將軍、鴻臚少卿。義深見尒朱兆兵盛，遂叛高祖奔之。兆平，高祖恕其罪，以爲大丞相府記室參軍。累遷左光禄大夫、相府司馬，所經稱職。轉并州長史。時刺

李義深，是趙郡高邑人。祖父李真，是魏代中書侍郎。父親紹宗，任殷州别駕。義深博學閲讀了許多經史典籍，有治世之才。出仕首任濟州征東府功曹參軍，幾次加授至龍驤將軍。義旗初舉，在信都歸附高祖，被任命爲大行臺郎中。中興初年，任平南將軍、鴻臚少卿。義深見尒朱兆兵力强盛，便背叛高祖投奔尒朱兆。尒朱兆被蕩平，高祖寬恕了義深的罪過，讓他做大丞相府記室參軍。多次升任左光禄大夫、相府司馬，在任上很稱職。改任并州長史。當時刺史可朱渾道

史可朱渾道元不親細務，民事多委義深，甚濟機速。復爲大丞相司馬。武定中，除齊州刺史，好財利，多所受納。天保初，行鄭州事，轉行梁州事，尋除散騎常侍，爲陽夏太守。段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送梁州窮治，未竟。三年，遇疾卒於禁所，年五十七。

元不親自處理具體事務，民事多交給義深辦理，義深辦得又好又快。後又任大丞相司馬。武定年間，拜任齊州刺史，喜好財利，收受了不少財物。天保初年，代理鄭州刺史，改任代理梁州事務，不久拜任散騎常侍，爲陽夏太守。段業狀告義深在州中聚斂財富，義深被軟禁，送到梁州追究處理，未結案。三年後，得病死於軟禁之所，時年五十七歲。

子騊駼，有才辯，尚書郎、鄴縣令。武平初，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爲陳人所稱。後爲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等同陷。周末逃歸。開皇初，永安太守。卒於絳州長史。

兒子騊駼，有辯才，曾任尚書郎、鄴縣令。武平初年，兼任通直散騎常侍時出訪陳，被陳人稱賞。後任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等人同時陷落。周末逃回。開皇初年，任永安太守。在任絳州長史時去世。

子正藻，明敏有才幹。武平末，儀同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以父騊駼没陳，正藻便謝病解職，憂思毁瘠，居處飲食若在喪之禮，人士稱之。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郎、盩厔縣令。卒於宜州長史。

兒子正藻，聰敏而有才幹。武平末年，任儀同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因父親騊駼陷没在陳，正藻便稱病辭職，因憂傷思慮過度而消瘦，居住飲食好像處於喪禮之期，人們都稱贊他。隋朝開皇年間，歷任尚書工部員外郎、盩厔縣令。在任宜州長史時去世。

騊駼弟文師，中書舍人、齊郡太守。

騊駼的弟弟文師，曾任中書舍人、齊郡太守。

義深兄弟七人，多有學尚。第二弟同軌以儒學知名。第六弟稚廉别有傳。

義深兄弟七人，多有學問志向。第二弟同軌以儒學知名。第六弟稚廉另有傳記。

李神威

義深族弟神威。曾祖融，魏中書侍郎。神威幼有風裁，傳其家業，禮學粗通義訓。又好音樂，撰集《樂書》，近於百卷。魏武之末，尚書左丞。天保初，卒。贈信州刺史。

義深有一族弟名叫神威。曾祖父李融，是魏中書侍郎。神威從小就有風度氣派，繼承家業，粗通禮學義訓。又喜好音樂，撰寫《樂書》，近百卷。魏武末年，任尚書左丞。天保初年，去世。贈信州刺史。

史臣曰：元忠本自素流，有聞教義，人倫之譽，未以縱横許之。屬莊帝幽崩，群胡矯擅，士之有志力者皆望勤王之師。及高祖東轅，事與心會，一遇雄姿，遂瀝肝膽，以石投水，豈徒然哉？既享功名，終知止足，進退之道，有可觀焉。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夷險之際，終

史臣曰：元忠原本出身寒素，聞習教義，有講人倫的美譽，未被作爲縱横家贊許。時值莊帝駕崩，群胡作亂，有志向有能力的人都希望爲王師效命。待到高祖東進，事遂心願，一遇雄姿，便披肝瀝膽，以石投水，豈能徒勞無益？既已享受功名，最終知足止步，進退之道，由此可觀。文偉德高望重，早有志向，危難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未達到理想的高位，但也是朝廷重臣之

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爲佐命之一。詢祖詞情艷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京華人士，莫不畏其舌端。任遇未聞，弱年夭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焉。

贊曰：晉陽、大夏，抱質懷文。蹈仁履義，感會風雲。盧嬰貨殖，李厭囂氛。始終之操，清濁斯分。義深參贊，有謝忠勤。

一。詢祖詞情艷發，早著名聲，自負有才華地位，肆意驕矜，京華人士，没有不怕他的舌頭的。還未聞達，便英年夭折早逝，如果能長壽的話，境遇順利會不可限量。

贊曰：晉陽、大夏，文質彬彬。履行仁義，感動風雲。盧文偉以經商爲羈絆，李元忠以喧囂爲禍患。操守始終如一，清濁分明。義深參贊，有不及忠良臣子之處。

北齊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魏蘭根　崔㥄（子）瞻

魏蘭根

魏蘭根，鉅鹿下曲陽人也。父伯成，魏太山太守。蘭根身長八尺，儀貌奇偉，泛覽群書，誦《左氏傳》、《周易》，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歷定州長流參軍。丁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柏以爲椁材。人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遭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毁殆於滅性。後爲司空、司徒二府記室參軍，轉夏州平北府長史，入爲司徒掾，出除本郡太守，并有當官之能。

魏蘭根，是鉅鹿下曲陽人。父親伯成，是魏代泰山太守。蘭根身長八尺，儀表外貌奇偉，博覽群書，誦讀《左傳》、《周易》，機警而有見識與悟性。從家中徵召出來授任北海王國侍郎，歷任定州長流參軍。爲母親守喪，其間有孝子的稱譽。準備把母親埋葬在常山郡境内，那裏先前已有董卓祠，祠旁有柏樹。蘭根認爲董卓是凶惡無道的叛逆，不應留有祠廟至今，於是砍伐了柏樹做棺材。有人勸他不要伐樹，但蘭根將所有的柏樹都砍光了，全無疑懼。爲父親守喪時，蘭根在墓地旁搭起草屋居住，自己擔土堆墳，憂傷欲絶。後任司空、司徒二府記室參軍，改任夏州平北府長史，被朝廷召入任司徒掾，後出朝任本郡太守，都居官稱職，表現出才幹。

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爲本郡都督，率衆討茹茹，以蘭根爲長史。因説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强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户，役同厮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静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户，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准其舊，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

正光末年，尚書令李崇爲本郡都督，率兵討伐茹茹，以蘭根爲長史。蘭根因而勸説李崇道："緣邊各鎮，很早就處於朝廷控制之下。過去剛設置時，地廣人稀，或是徵派去中原强宗子弟，或是派去國家重臣，委以守衛重任。中年以來，有司名不副實，號稱府户，役使百姓却如同驅使奴僕，官與官聯姻，以致失去了清高之士。然而本宗舊類，各各榮耀顯貴，彼此攀比，理當憤怨。改弦更張，現在是時候了，使邊境安寧，是最重要的大事。應當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户，一律免作平民，按次序做官，一切照舊，文武兼用，恩威并施。這個計策如能實行，國家幾乎就没有北方的憂慮了。"李崇將蘭根的計策

矣。"崇以奏聞，事寢不報。軍還，除冠軍將軍，轉司徒右長史，假節，行豫州事。

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寅討破宛川，俘其民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界於强虜，皇威未接，無所適從，故成背叛。今當寒者衣之，飢者食之，奈何將充僕隸乎？"盡以歸其父兄。部内麥多五穗，鄰州田鼠爲災，犬牙不入岐境。屬秦隴反叛，蕭寶寅敗於涇州，高平虜賊逼岐州，州城民逼囚蘭根降賊。寶寅至雍州，收輯散亡，兵威復振，城民復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持節、假平西將軍、都督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尋入拜光禄大夫。

孝昌末，河北流人南渡，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兖四州安撫，并置郡縣。河間邢杲反於青、光之間，杲，蘭根之甥也。復詔蘭根銜命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除太府卿，辭不拜。轉安東將軍、中書令。

莊帝之將誅尒朱榮也，蘭根聞其計，遂密告尒朱世隆。榮死，蘭根恐莊帝知之，憂懼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托附之，求得在外立功。道習爲啓聞，乃以蘭根爲河北行臺於定州率募鄉曲，欲防井陘。時尒朱榮將侯深自范陽趣中山，蘭根與戰，大敗，走依渤海高乾。屬乾兄弟舉義，因在其中。高祖至，以蘭根宿望，深禮遇之。中興初，加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

及高祖將入洛陽，遣蘭根先至京師。時廢立未决，令蘭根觀察魏前廢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後難測，

上奏朝廷，事情擱置下來，没有答覆。軍隊返回，蘭根被授任爲冠軍將軍，改任司徒右長史，假節，兼攝豫州事務。

孝昌初年，改任岐州刺史。跟隨行臺蕭寶寅征討攻破了宛川，俘虜當地人爲奴婢，蕭寶寅將十名美女賞給蘭根。蘭根推辭説："此縣與强虜交界，皇威未至，無所適從，所以背叛了朝廷。如今應當給受寒者衣服穿，給挨餓者食物吃，怎麽能讓他們充當奴僕呢？"於是將美女都歸還給她們的父兄。蘭根所轄境内麥子多長有五穗，而鄰州却田鼠爲災，却犬牙交錯不入岐境。適逢秦隴反叛，蕭寶寅在涇州戰敗，高平虜賊進逼岐州，岐州城民脅迫并囚禁蘭根投降賊人。寶寅至雍州，收集散失兵將，軍威復振，城民又斬殺了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舉蘭根復任。朝廷因蘭根深得西土民心，加授他爲持節、假平西將軍、都督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軍事，兼任四州行臺尚書。不久入拜光禄大夫。

孝昌末年，河北流亡之人南渡，朝廷以蘭根兼任尚書，出使齊、濟、二兖四州安撫，并置郡縣。河間邢杲在青、光間造反，邢杲，是蘭根的外甥。朝廷復詔蘭根帶命前往安慰問候，邢杲不聽勸阻，於是蘭根隨同元天穆去討伐邢杲。返回後，授任太府卿，推辭而未接受。改任安東將軍、中書令。

莊帝準備誅殺尒朱榮，蘭根聽説了這一計劃，於是密告給尒朱世隆。尒朱榮死後，蘭根害怕莊帝知道這件事，憂慮恐懼不知去哪裏纔好。當時應詔王道習受莊帝寵信，蘭根於是托付他，求得在外立功。道習爲此啓奏莊帝，於是任命蘭根爲河北行臺在定州率領招募的鄉人，防禦井陘。當時尒朱榮的大將侯深自范陽直奔中山，蘭根與他交戰，大敗，跑去依附渤海高乾。適值高乾兄弟起義，因此蘭根也在其中。高祖至，因蘭根平素就有名望，所以對他禮遇有加。中興初年，加封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

高祖將入洛陽，派遣蘭根先至京師。當時廢立尚未决定，命令蘭根觀察魏前廢帝。廢帝神采高明，蘭根擔心日後難以揣測，於是與高乾兄弟

遂與高乾兄弟及黄門崔㥄同心固請於高祖，言廢帝本是胡賊所推，今若仍立，於理不允。高祖不得已，遂立武帝。廢帝素有德業，而爲蘭根等構毁，深爲時論所非。

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封鉅鹿縣侯，邑七百户。啓授兄子同達。蘭根既預義勳，位居端揆，至是始叙復岐州勳，封永興縣侯，邑千户。高乾之死，蘭根懼，去宅，避於寺。武帝大加譴責，蘭根憂怖，乃移病解僕射。天平初，以病篤上表求還鄉里。魏帝遣舍人石長宣就家勞問，猶以開府儀同，門施行馬，歸於本鄉。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贈冀定殷三州軍事、定州刺史、司徒公、侍中，謚曰文宣。蘭根雖以功名自立，然善附會，出處之際，多以計數爲先，是以不爲清論所許。

長子相如，秘書郎中。以建義勳，尋加將軍。襲父爵，遷安東將軍、殷州别駕，入爲侍御史。武定三年卒。次子敬仲。肅宗時，佐命功臣配享，而不及蘭根。敬仲表訴，帝以詔命既行，難於追改，擢敬仲爲祠部郎中。卒於章武太守。

魏明朗

蘭根族弟明朗，頗涉經史，粗有文性。累遷大司馬府法曹參軍，兼尚書金部郎中。元顥入洛陽，明朗爲南道行臺郎中，爲顥所擒。後棄顥逃還，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賜爵鉅鹿侯。永安末，蘭根爲河北行臺，引明朗爲左丞。及蘭根中山之敗，俱歸高祖。中興初，拜撫軍將軍，出爲安德太守。後轉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定州大中正。武定初，爲顯祖諮議參軍。出爲平陽太守，爲御史所劾，因被禁止。遇病卒。

及黄門崔㥄同心在高祖面前堅決請求，説廢帝本是胡賊推立的，如今若仍立爲帝，於理不符。高祖不得已，遂立武帝。廢帝素有德行功業，而被蘭根等人詆毁，深爲當時輿論非議。

太昌初年，任儀同三司，不久加授開府，封鉅鹿縣侯，食邑七百户。啓奏朝廷，請求授予哥哥的兒子同達。蘭根既因參與起義立功，官居相位，至此時又被奬勵治理岐州的功勛，封永興縣侯，食邑一千户。高乾之死，使蘭根畏懼，離家出走，到寺廟躲避。武帝大加譴責，蘭根憂慮恐怖，於是作書稱病辭去僕射官職。天平初年，因病勢沉重上表請求還鄉。魏帝派舍人石長宣到家中慰勞問候，仍以對開府儀同的禮節對待蘭根，門前設置行馬，此後蘭根回歸本鄉。天平二年去世，時年六十一歲。被贈封冀定殷三州軍事、定州刺史、司徒公、侍中，謚號爲文宣。蘭根雖因功名而自立，然而善於附會，進退之際，多以謀略權術爲先，因此不被公正的評論所贊許。

蘭根的長子相如，任秘書郎中。因樹立義旗有功，不久加授爲將軍。承襲父親爵位，升任安東將軍、殷州别駕，後被朝廷召入任侍御史。武定三年去世。次子敬仲。肅帝時，佐命功臣配享，而没有蘭根的份兒。敬仲上表申訴，皇帝因詔令既已發出，難以追回更改，便提拔敬仲爲祠部郎中。在作章武太守時去世。

蘭根的族弟明朗，涉獵許多經史，粗有文學才能。屢經升遷任大司馬府法曹參軍，兼尚書金部郎中。元顥進入洛陽，明朗爲南道行臺郎中，被元顥捉住。後來擺脱元顥逃了回來，任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被賜予鉅鹿侯爵位。永安末年，蘭根任河北行臺，引薦明朗爲左丞。到了蘭根在中山打敗仗時，一同歸順高祖。中興初年，被拜授爲撫軍將軍，出京任安德太守。後改任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定州大中正。武定初年，任顯祖諮議參軍。出京任平陽太守，被御史彈劾，因而被限制行動自由。遇病去世。

魏愷

明朗從弟愷，少抗直有才辯。魏末，辟開府行參軍，稍遷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聘陳使副。遷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顯祖大怒，謂愔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爲之懼，而愷情貌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卿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愔云："何慮無人作官職，苦用此漢何爲，放其還家，永不收采。"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楊愔於路，微自披陳。楊答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治方，爲邊民悦服。大寧中，卒於膠州刺史。

明朗的堂弟魏愷，年輕時耿直有才智而又機智善辯。魏代末年，被徵用爲開府行參軍，稍後升任爲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年間，出使陳朝任副使。改任青州長史，堅決推辭不到任。楊愔告訴了顯祖。顯祖大怒，對楊愔説："這個男子是什麽東西，我給他官做，他竟不肯就任！明日把他叫來，我自己對他説。"當時顯祖已失德，朝廷上下都懼怕他，而魏愷却神色坦然。顯祖嚴辭斥責魏愷，然後説："死與長史哪樣好，任你選一樣。"魏愷回答説："能殺死臣子的是陛下您，不接受長史一職的是愚臣我，謹聽憑您的詔命。"顯祖對楊愔説："何必擔心無人做官，非用這個人幹什麽，放他回家，永不采用。"魏愷因此沉淪荒廢多年。後來在路上遇見楊愔，私下坦言心迹。楊愔回答説："發詔書授官職，全憑聖旨，不是主管選官之吏所能知道的，你何不煩勞一下去謁見聖上訴説一番。"魏愷應聲説："雖然雨自天降，但終待高山興起風雲。您豈能説不知道？"楊愔欣然説道："你的話極爲簡要，更不須多説了。"數日後，魏愷被任命爲霍州刺史。在任上治理有方，被邊民愛戴敬服。大寧年間，在膠州刺史任上去世。

愷從子彦卿，魏大司農季景之子。武平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

魏愷的侄子彦卿，是魏代大司農季景的兒子。武平年間，兼通直散騎常侍，出使陳朝任副使。

魏澹

彦卿弟澹，學識有詞藻。武平初，殿中御史，遷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太子舍人、著作郎。撰《後魏書》九十二卷，甚得史體，時稱其善云。

彦卿的弟弟魏澹，有學識，詞藻豐富。武平初年，任殿中御史，升任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隋代開皇年間，任太子舍人、著作郎。撰著《後魏書》九十二卷，深得史體，受到時人稱贊。

崔㥄

崔㥄，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休，魏七兵尚書，贈僕射。㥄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有名望，爲當時所知。初爲魏世宗挽郎，釋褐太學博士。永安中，坐事免歸鄉里。高祖於信都起義，㥄歸焉。高祖見之，

崔㥄，字長孺，是清河東武城人。父親崔休，是魏代七兵尚書，被贈封爲僕射。崔㥄外貌偉岸英俊，言談舉止優雅，年輕時便有名望，在當時很受器重。起初任魏世宗挽郎，出仕任太學博士。永安年間，因事免官回歸鄉里。高祖在信都起義，崔㥄前往歸附。高祖見到他，非常高

甚悦，以爲諮議參軍。尋除給事黄門侍郎，還將軍、右光禄大夫。

興，讓他作諮議參軍。不久任給事黄門侍郎，升任將軍、右光禄大夫。

高祖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稱普泰主賢明，可以爲社稷主。㥄曰："若其明聖，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既爲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中興、普泰皆廢，更立平陽王爲帝。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邑一千四百户，進位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仍領黄門郎。

高祖進入洛陽，議定廢立之事。太僕綦儁盛贊普泰主賢明，可以作社稷之主。崔㥄説："如果他聖明，自可等待我高王，徐登九五尊位。他既是逆胡所擁立的人，怎麽能够還作天子。倘若依從綦儁之言，王師以什麽名義起義？"因此中興、普泰都被廢，改立平陽王爲帝。崔㥄因參加起義有功，被封爲武城縣公，食邑一千四百户，升任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仍兼任黄門郎。

㥄居門下，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爲御史糾劾，因逃還鄉里，遇赦始出。高祖以㥄本預義旗，復其黄門。天平初，爲侍讀，監典書。尋除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人。㥄性豪慢，寵妾馮氏，假其威刑，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㥄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㥄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勛爲之。既居樞要，又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㥄備刺史鹵簿而送之，使人相聞魏曰："勿怪儀衛多，稽古之力也。"收報曰："白崔徐州，建義之勛，何稽古之有！"㥄自以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挫之。罷州，除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

崔㥄位居黄門侍郎，自恃參預了起義，頗自驕縱。不久便因貪污被御史糾舉彈劾，所以逃回鄉里，遇到赦免纔出來。高祖因崔㥄當初參加了起義，恢復了他黄門官職。天平初年，崔㥄爲侍讀，監典書。不久任徐州刺史，配給廣宗軍隊三百人、清河軍隊一千人。崔㥄生性狂放傲慢，他的寵妾馮氏，憑藉他的威勢權力，恣意巧取豪奪，教化政治不得確立。當初崔㥄爲常侍，尋求寫起居注的人選。有人説："魏收可以。"崔㥄説："魏收是個輕薄之徒。"改而引薦祖鴻勛做這件事。崔㥄既已位居要職，又以盧元明代替魏收爲中書郎，因此魏收對崔㥄銜恨在心。魏收出訪梁朝，經過徐州，崔㥄準備了刺史儀仗隊送他，派人告訴魏收説："不要因儀仗衛隊如此多而見怪，這全憑研習古事之力。"魏收回答説："告訴崔徐州，不過是起義那點功勞，哪裏有什麽研習古事！"崔㥄自以爲門閥素來高貴，因此對魏收的話特别感到忿忿不平。魏收因與崔㥄有宿怨，所以用話挫傷他。免去州職，任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

趙郡李渾嘗宴聚名輩，詩酒正歡嘩，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嘆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咳爲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趙郡李渾曾宴請名流，談詩飲酒正歡樂喧嘩，崔㥄後到，在座的再無一人談話。鄭伯猷感嘆道："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音如洪鐘敲響，胸中藏有千卷書，使人哪能不畏服！"

㥄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高

崔㥄常因出身門第而自傲，對盧元明説："天下盛門，衹有我和你兩家，博崔、趙李，又算得了什麽。"崔暹聽到這話便對崔㥄懷恨在心。

祖葬後，㥄又竊言："黄頷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㥄言告暹。暹啓世宗，絶㥄朝謁。㥄要拜道左。世宗發怒曰："黄頷小兒，何足拜也!"於是鎖㥄赴晉陽而訊之，㥄不伏。暹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㥄在禁，謂子才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子才出告㥄子瞻云："尊公意正應欲結姻於陳元康。"瞻有女，乃許妻元康子，求其父。元康爲言之於世宗曰："崔㥄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處言語便以殺之。"世宗曰："若免其性命，猶當徙之遐裔。"元康曰："㥄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世宗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嘗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㥄若在作所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世宗曰："然則奈何?"元康曰："崔㥄合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誠能以寛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乃舍之。㥄進謁奉謝，世宗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名作黄頷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

天保初，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别封新豐縣男，邑二百户，迴授第九弟約。㥄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婁太后爲博陵王納㥄妹爲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㥄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五年，出爲東兖州刺史，復携馮氏之部。㥄尋遇偏風，而馮氏驕縱，受納狼藉，爲御史所劾，與㥄俱召詣廷尉。尋有别敕，斬馮於都市。㥄以疾卒於獄中，年六十一。

高祖安葬後，崔㥄又在私下裏説："這個黄口小兒能擔當重任嗎?"崔暹的表兄李慎將崔㥄的話告訴了崔暹。崔暹上告給世宗，世宗便拒絶崔㥄參加朝謁。崔㥄等在道左禮拜世宗。世宗發怒道："黄口小兒，哪值得禮拜!"於是捆鎖了崔㥄赴晉陽審訊，崔㥄不伏罪。崔暹拉邢子才作證，子才堅持説没聽到這話。崔㥄被囚禁，對子才説："您知道我意在太丘嗎?"子才出來告訴崔㥄的兒子崔瞻説："你父親正打算與陳元康聯姻。"崔瞻有女兒，於是許配給元康的兒子作妻子，求元康救父。元康爲此對世宗説："崔㥄平素很有名望，不能因爲私下裏的言語就將他殺掉。"世宗説："如果饒他一命，也應當將他流放得遠遠的。"元康説："崔㥄如若身處邊疆，有可能外叛，將英才賢能之人資助敵寇，這不合適。"世宗説："他已犯有季珪之罪，罰他作苦役可以嗎?"元康説："我曾經閲讀《崔琰傳》，追溯往事，很遺憾魏武帝心胸不弘大。崔㥄倘若死在服役之所，後世豈能説您没殺他?"世宗説："那麽怎麽辦?"元康説："崔㥄該死，朝野上下無人不知，您如果真能以寬濟猛，破例減輕對他的處罰，那麽就會仁德顯著，天下歸心。"世宗於是放了崔㥄。崔㥄進見世宗表示感謝，世宗仍然憤怒地説："我雖不堪，愧當大任，被你稱作黄口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

天保初年，任侍中，監起居。因在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另封新豐縣男，食邑二百户，轉授給第九弟崔約。崔㥄一門婚嫁時，都穿戴華美，吉凶儀式規範，被當時的人稱贊。婁太后爲博陵王納崔㥄的妹妹爲妃子，詔命中使説："好好按禮法辦事，不要使崔家人見笑。"新婚之夜，顯祖舉起酒杯祝願道："新婦宜男，孝順富貴。"崔㥄上奏説："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天保五年，外任爲東兖州刺史，又帶着寵妾馮氏前往。不久崔㥄患偏風病，而馮氏驕横放縱，胡亂收受賄賂，被御史彈劾，馮氏與崔㥄一同被朝廷召回接受廷尉審查。不久下達了對二人分别處理的詔命，馮氏被斬於市。崔㥄因病死於

㥄歷覽群書，兼有詞藻，自中興立後，迄於武帝，詔誥表檄多㥄所爲。然率性豪侈，溺於財色，諸弟之間，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㥄素與魏收不協。收既專典國史，㥄恐被惡言，乃悦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笑而憾不釋。子瞻嗣。

獄中，時年六十一歲。

崔㥄博覽群書，兼有文采，自中興開始，直到武帝年間，詔誥表檄多爲崔㥄所寫。然而崔㥄的稟性豪放奢侈，貪溺於財色，各位兄弟之間，不能盡和睦之美，對此當時的輿論予以譏諷。崔㥄平素與魏收不和。魏收既已專門修著國史，崔㥄惟恐被魏收以惡言記述，於是取悦魏收道："昔有班固，今有魏子。"魏收聽罷一笑却未消除怨恨。兒子崔瞻繼承爵位。

崔瞻

瞻，字彦通，聰明强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妄發。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岳辟爲開府西閤祭酒。崔暹爲中尉，啓除御史，以才望見收，非其好也。高祖入朝，還晉陽，被召與北海王晞陪從，俱爲諸子賓友。仍爲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世宗崩，秘未發喪，顯祖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静帝以人日登雲龍門，其父㥄侍宴，又敕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問邢卲等曰："此詩何如其父?"咸云："㥄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并詩人之冠。"宴罷，共嗟賞之，咸云"今日之宴并爲崔瞻父子"。

崔瞻，字彦通，聰悟勤學，有文才，容貌英俊舉止優雅，神采端莊，不隨便發言。十五歲時，被刺史高昂召去任主簿，清河公高岳徵用崔瞻爲開府西閤祭酒。崔暹爲中尉，啓奏朝廷任崔瞻爲御史，這是因崔瞻有才氣與名望的緣故，并非出於對他的喜愛。高祖入朝，崔瞻回到晉陽，與北海王晞同被召作陪從，都是諸公子的賓友。隨後作相府中兵參軍，改任主簿。世宗駕崩，秘未發喪，顯祖任命崔瞻兼作相府司馬出使鄴。魏孝静帝於人日登雲龍門，崔瞻的父親崔㥄陪同宴飲，又命崔瞻坐在孝静帝近邊，也讓崔瞻作應詔詩，孝静帝問邢卲等人道："此詩與他父親作的詩相比怎麽樣?"衆人都説："崔㥄的詩博雅弘麗，崔瞻的詩格調清新，都可被稱爲詩人之冠。"宴會結束後，衆人共同感嘆贊賞他們，都説："今天的宴會是同時爲崔瞻父子舉辦的。"

天保初，兼并省吏部郎中。尋丁憂，起爲司徒屬。楊愔欲引瞻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此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思道答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没。"愔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既施行。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愧裴子。"

天保初年，崔瞻兼任并省吏部郎中。不久還家守喪，後被起用爲司徒屬。楊愔準備引薦崔瞻爲中書侍郎。當時盧思道在中書省當值，所以楊愔問思道説："我今天處理了許多事務，都没有見到崔瞻的文字，您與他親近往來，理當瞭解他。"思道回答説："崔瞻文詞之美，的確有值得稱贊之處，但世人都看重他的風流，所以他的才華被埋没了。"楊愔説："此話有理。"於是上奏朝廷任用崔瞻。事情辦成了。楊愔又説："過去裴瓚在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常在禁門出入，衛兵們見了他都肅然起敬。崔生的堂堂相貌，也應當無愧於裴子。"

皇建元年，除給事黄門侍郎。與

皇建元年，任給事黄門侍郎。崔瞻與趙郡

趙郡李概爲莫逆之友。概將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瞻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敷奏。加征虜將軍，除清河邑中正。肅宗踐祚，皇太子就傅受業，詔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敕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敕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仍面受別旨曰："雖有舊事，恐未盡善，可好定此儀，以爲後式。"

李概爲莫逆之友。李概即將東還，崔瞻送去書信說："任性發酒瘋，是我的老毛病，申斥指責我的，你尤其厲害。你走了，我到哪兒纔能聽到別人批評我的過錯呢?"崔瞻患有氣喘病，加上性情遲重，雖位居二省，竟不能忍受上書陳奏之事。加授征虜將軍，任清河邑中正。肅宗登位，皇太子要從師受業，詔命崔瞻爲太子中庶子，崔瞻應徵趕赴晉陽。肅宗命崔瞻專在東宮，調教護理太子爲其講讀，以及舉止行動的禮儀，都委派給崔瞻來做。太子納斛律氏爲妃，肅宗命崔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式禮節。并面授旨意說："雖有舊的典章制度，惟恐不能盡善，你們可要好好制定這次的儀式，以它作爲後世的典範。"

大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瞻詞韵温雅，南人大相欽服。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其見重如此。還除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轉尚書吏部郎中。因患取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以瞻舉指舒緩，曹務繁劇，遂附驛奏聞，因而被代。瞻遂免歸鄉里。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禄大夫。武平三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督濟州軍事、大理卿、刺史，謚曰文。

大寧元年，任衛尉少卿，不久兼任散騎常侍，出使陳朝時任主使。崔瞻詞韵温雅，南人非常欽佩他，就說："常侍在前朝通好之日，爲什麽不來?"可見他是如此被看重。回來後任太常少卿，加授冠軍將軍，改任尚書吏部郎中。因病請假十餘日。舊時制度，一百日不上朝便被解職，吏部尚書尉瑾性情狹隘急躁，因崔瞻舉止舒緩，而公務極其繁重，於是派驛使奏報朝廷，崔瞻的官職因此被取代。崔瞻於是免官回鄉。天統末年，加授驃騎大將軍，就任銀青光禄大夫。武平三年去世，時年五十四歲。贈封使持節、都督濟州軍事、大理卿、刺史，謚號爲文。

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飡，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箸。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攜匕箸，恣情飲啖。瞻方謂裴云："我初不唤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於是乎? 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崔瞻性情傲慢，因有才能和門第而自傲，所交往的都是當時有名望的人。在御史臺，一直由家中送飯，山珍海味齊備，在單間裏獨自用餐，處之自若。有一位河東人士姓裴，也是御史，探察到崔瞻用餐，便前去造訪。崔瞻不與他交談，也不讓人給他羹匙和筷子。裴御史便坐觀崔瞻吃完然後告退。第二天，裴御史自帶匙筷，縱情吃喝。崔瞻此時纔對裴御史說："我起初不讓您吃飯，也不同您講話，您於是纔能不拘小節。過去劉毅在京口，冒然地請求吃烤鵝，難道與您的作法有什麽不同嗎? 您肯定是位名士。"於是每日與裴御史一起用餐。

崔仲文

㥄昆季仲文，有學尚，魏高陽太守、清河内史。興和中，爲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以渡河，波中乍没乍出。高祖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既濟，勞之曰："卿爲親爲君，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加中軍將軍。天保初，拜散騎常侍、光禄大夫。七年卒，年六十。子偃，武平中，歷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儦，學識有才思，風調甚高。武平中，琅琊王大司馬中兵參軍。參定五禮，待詔文林館。隋仁壽中，卒於通直散騎常侍。叔仁，魏潁州刺史。子彦武，有識用，朝歌令。隋開皇初，魏州刺史。子侃，魏末兼通直常侍，聘梁使。子極，武平初太子僕，卒於武德郡守。子聿，魏東莞太守。子約，司空祭酒。

崔㥄的弟弟仲文，有學識，曾任魏高陽太守、清河内史。興和年間，任丞相掾。沙苑戰敗，仲文手抓馬尾渡河，在波浪中忽没忽出。高祖望見後説："是崔掾。"立即派船去接他。過河後，高祖慰勞仲文説："你爲了親人爲了國君，萬死不顧，可稱得上是家庭的孝子，國家的忠臣。"加授中軍將軍。天保初年，授任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天保七年去世，時年六十歲。兒子崔偃，武平年間，歷任太子洗馬、尚書郎。崔偃的弟弟崔儦，學識廣博有才氣，品格情調高潔。武平年間，任琅琊王大司馬中兵參軍。參定五禮，待詔文林館。隋仁壽年間，在通直散騎常侍任上去世。叔仁，曾任魏潁州刺史。兒子彦武，有學識與才能，作過朝歌令。隋開皇初年，任魏州刺史。兒子崔侃，魏末兼任通直常侍，出訪梁朝時作使官。兒子崔極，武平初年任太子僕，在任武德郡守時去世。兒子崔聿，是魏東莞太守。兒子崔約，曾任司空祭酒。

崔景鳳 崔國

㥄族叔景鳳，字鸞叔，㥄五世祖逞玄孫也。景鳳涉學，以醫術知名。魏尚藥典御，天保中譙州刺史。景鳳兄景哲，魏太中大夫、司徒長史。子國，字法峻，幼好學，泛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天保初尚藥典御，乾明拜高陽郡太守、太子家令，武平假儀同三司，卒於鴻臚卿。法峻以武平六年從駕在晋陽，嘗語中書侍郎李德林云："此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弟一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亦不及見也。"其精妙如此。

崔㥄的族叔景鳳，字鸞叔，是崔㥄五世祖崔逞的玄孫。景鳳好學，以醫術而出名。曾任魏尚藥典御，天保年間任譙州刺史。景鳳的哥哥景哲，曾任魏太中大夫、司徒長史。兒子崔國，字法峻，自幼好學，博覽經史，掌握多種技藝，尤其擅長相術。天保初年任尚藥典御，乾明年間授任高陽郡太守、太子家令，武平年間被任命爲假儀同三司，在任鴻臚卿時去世。法峻於武平六年隨同御駕在晋陽，曾對中書侍郎李德林説："今天觀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員的面相，都能盡心盡力成就高相王的事業，我口不忍講。祇有兄弟你一個人，更應富貴，當會在他國，不在本朝，我也來不及看見了。"他的相術就是如此精妙。

崔肇師

㥄族子肇師，魏尚書僕射亮之孫也。父士太，諫議大夫。肇師少時疏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襲父爵樂陵男。釋褐，開府東閤祭酒，轉司空外兵參

崔㥄同族兄弟之子肇師，是魏尚書僕射崔亮的孫子。他的父親士太，曾任諫議大夫。肇師年輕時疏散狂放，成年後有了改變，變得謹慎敦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承襲了父親樂陵男的爵位。出仕，任開府東閤祭酒，改任司空外兵參

軍，遷大司馬府記室參軍。天平初，轉通直侍郎，爲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爲土賊崔迦葉等所虜，欲逼與同事。肇師執節不動，諭以禍福，賊遂捨之。乃巡慰青部而還。元象中，數以中舍人接梁使。武定中，復兼中正員郎，送梁使徐州。還，敕修起居注。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副使。轉中書舍人。天保初，參定禪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二年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蘭根早有名行，爲時論所稱；長孺才望之美，見重當世。并功參霸迹，位遇通顯，與李元忠、盧文偉蓋義旗之人物歟？魏之要幸附會，崔以門地驕很，雖有周公之美，猶以爲累德，況未足喻其高下也。瞻詞韵温雅，風神秀發，亦一時之領袖焉。

贊曰：崔、魏才望，見重霸初。名教之迹，其猶病諸。彦通尚志，家風有餘。

軍，升任大司馬府記室參軍。天平初年，改任通直侍郎，爲慰勞青州使。行至齊州界内，被土賊崔迦葉等人俘虜，賊人打算逼迫肇師同他們共事。肇師堅守節操不動摇，并對賊人講明禍福，賊人於是放了他。肇師得以巡行慰問了青部後返回。元象年間，多次以中舍人的身份接待梁朝使者。武定年間，又兼中正員郎，送梁使到徐州。回來後，詔令撰寫起居注。不久兼通直散騎常侍，出使梁任副使。改任中書舍人。天保初年，參定禪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任中書侍郎。天保二年去世，時年四十九歲。

史臣曰：蘭根名聲品行早已聞名，被當時的輿論所稱頌；長孺才能名望的美好，被當世看重。都因參預霸業而立功，地位顯赫，與李元忠、盧文偉一樣不都是舉起義旗的人物嗎？魏蘭根邀取恩寵榮利依附權貴，崔㥄憑藉門第驕横，雖然有周公之美，仍認爲有損於德行，相比之下還未足以喻其高下。崔瞻詞韵温雅，風采焕發，也是一時的領袖人物啊。

贊曰：崔㥄、魏蘭根的才能名望，在開創霸業時被看重。遵循名教，他們還是有所損害的。彦通崇尚志高，家有餘風。

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孫搴

孫搴，字彥舉，樂安人也。少厲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頻歷行臺郎，以文才著稱。崔祖螭反，搴預焉，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

孫搴，字彥舉，樂安人。少年時就磨練意志而勤奮學習，從檢校御史兩次升任爲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薦他撰寫國史，多次任行臺郎，以文章的寫作才能著稱。崔祖螭謀反，孫搴參預此事，逃到王元景家，遇赦免纔出來。孫騰因宗族之情推薦他，未被任用。

會高祖西討，登風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搴自代。高祖引搴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尋除左光祿大夫，常領主簿。

適逢高祖西征，登風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同草擬檄文，二人都推辭，請求讓孫搴代替自己。高祖引孫搴入帳，親自爲他吹火，催促孫搴快寫。孫搴提筆立刻寫成，檄文寫得非常美。高祖非常高興，即刻任用他爲相府主簿，專門主管草擬文書。孫搴又能通曉鮮卑語，兼管宣傳號令，擔當繁重任務很稱職，大受賞識和重用。賜韋氏之女給他作妻子，其妻既爲士人的子女，又兼有美貌，當時的人都認爲他很榮耀。不久授任左光祿大夫，平時兼任主簿。

世宗初欲之鄴，總知朝政，高祖以其年少，未許。搴爲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世宗但加散騎常侍。時又大括燕、恒、雲、朔、顯、蔚、二夏州、高平、平涼之民以爲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没入其家。於是所獲甚衆，搴之計也。

世宗當初想到鄴，總理朝廷政務，高祖認爲他年少，没有答應。孫搴爲他説話，結果纔同意。憑藉這件事自己要求特許晋升，世宗僅加授他爲散騎常侍。這時又大肆搜查燕、恒、雲、朔、顯、蔚、二夏州、高平、平涼的百姓去當兵服役，逃避的人自身和他們的主人、三長、守令以死刑定罪，没收其家産。於是得到的人很多，這是孫搴出的計謀。

搴學淺而行薄，邢卲嘗謂之曰："更須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

孫搴學識淺陋而品行卑鄙，邢卲曾經對他説："需多讀書。"孫搴説："我用精鋭騎兵三千，

足敵君羸卒數萬。”嘗服棘刺丸，李諧等調之曰：“卿棘刺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搴飲酒，醉甚而卒，時年五十二。高祖親臨之。子如叩頭請罪。高祖曰：“折我右臂，仰覓好替還我。”子如舉魏收、季式舉陳元康，以繼搴焉。贈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足以抵擋您瘦弱的士卒數萬。”孫搴曾經服用棘刺丸，李諧等人調笑他說：“您身上的棘刺應當够用了，爲何要求助於身外。”在座的人都笑了。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叫孫搴喝酒，孫搴醉到極點而死亡，當時五十二歲。高祖親臨吊唁。子如叩頭請罪。高祖說：“折斷我的右臂，望尋找好的替代還給我。”司馬子如舉薦魏收，高季式舉薦了陳元康，用來接替孫搴。追贈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內史，終於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康貴，贈冀州刺史，謚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五年，從尚書令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縣男。普泰中，除主書，加威烈將軍。天平元年，修起居注。二年，遷司徒府記室參軍，尤爲府公高昂所信待。出爲瀛州開府司馬，加輔國將軍。所歷皆爲稱職，高祖聞而徵焉。稍被任使，以爲相府功曹參軍，內掌機密。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父親陳終德，任魏濟陰內史，死在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的官位上。因元康顯貴，追贈冀州刺史，謚號叫貞。元康廣泛涉獵文史典籍，機敏有才幹。魏正光五年，跟隨尚書令李崇北伐，因軍功賜臨清縣男的爵位。普泰年間，授任主書，加授威烈將軍。天平元年，撰寫起居注。天平二年，升任司徒府記室參軍，特別被府公高昂信任器重。出任瀛州開府司馬，加授輔國將軍。歷任都能稱職，高祖聽說後召見了他。逐漸被任用，用他作相府功曹參軍，在府內掌管機密。

高祖經綸大業，軍務煩廣，元康承受意旨，甚濟速用。性又柔謹，通解世事。高祖嘗怒世宗，於內親加毆蹋，極口罵之，出以告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刑式瞻，豈宜至是。”言辭懇懇，至于流涕。高祖從此爲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之。”其敬憚如此。高仲密之叛，高祖知其由崔暹故也，將殺暹。世宗匿而爲之諫請。高祖曰：“我爲舍其命，須與苦手。”世宗乃出暹而謂元康曰：“卿若使崔得杖，無相見也。”暹在廷，解衣將受罰。元康趨入，歷階而升，且言曰：“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容忍耶？”高祖從而宥焉。世宗入輔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

高祖籌劃治國大業，軍務煩多，元康承受意旨，很能解決當務之急。元康又性情溫和謹慎，通曉世事。高祖曾經對世宗發怒，在宮內親自加以拳打脚踢，用激烈的言辭罵他，出宮後把這件事告訴元康。元康規勸說：“王教訓太子，自然有禮法，應依照禮儀規範，哪裏應該到了這種地步。”言辭懇切，以至於落淚。高祖從此警戒自己發怒。有時發怒也打人，就說：“不要讓陳元康知道。”高祖就是如此敬畏他。高仲密叛亂，高祖知道是由於崔暹的緣故，將要殺崔暹。世宗把他藏起來并且爲他進諫求情。高祖說：“我可以饒他的命，必須加以痛打。”世宗於是獻出崔暹而對陳元康說：“你如果使崔暹挨打，我們就不要再見面了。”崔暹在朝廷上，脱掉衣服將要受罰。陳元康快步進入，沿階梯上堂，并且說：“大王正以天下交付大將軍，連一個崔暹都不能容忍嗎？”高祖聽從了陳元康的話而寬恕了崔暹。

并被任使，張亮、張徽纂并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魏尚書僕射范陽盧道虔女爲右衛將軍郭瓊子婦，瓊以死罪没官，高祖啓以賜元康爲妻，元康乃棄故婦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希顔候意，多有進舉，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放責交易，遍於州郡，爲清論所譏。

世宗入朝輔佐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都被任用，張亮、張徽纂都是高祖厚待的人，然而委任都在元康之下。當時人有這樣的話："三崔二張，不如一康。"魏尚書僕射范陽盧道虔的女兒爲右衛將軍郭瓊的兒媳，郭瓊因死罪兒媳被没收歸官府，高祖把她賜給元康爲妻，元康於是遺棄元配李氏，有識之士非議他。元康專會阿諛逢迎地去討好人，看臉色猜心意，多有進獻舉薦，然而不能以公正態度處事，貪圖財利，接受的金銀綢緞不計其數，高利貸和做買賣遍於州郡，受到正直的輿論譏諷。

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山，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戰，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不從。以功封安平縣子，邑三百户。尋除平南將軍、通直常侍，轉大行臺郎中，徙右丞。及高祖疾篤，謂世宗曰："邙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高祖崩，秘不發喪，唯元康知之。

跟隨高祖在邙山擊潰周文帝的軍隊，會集衆將，商議進攻退守的策略。衆將都認爲野外没有青草，人馬疲憊瘦弱，不可追擊太遠。陳元康説："兩個强敵交戰，很久了，今天取得大勝，便是天賜良機，時機不可失掉，必須乘勝追擊。"高祖説："如果遇到伏兵，孤軍怎麽援救？"元康説："大王前日自沙苑回師，他們尚且没有伏兵，今天戰敗逃命，怎能有長遠謀略。如果放棄不追，必然成爲後患。"高祖終究没有聽從。因軍功封安平縣子，食邑三百户。不久任平南將軍、通直常侍，又改任大行臺郎中，調任右丞。到了高祖病重，對世宗説："邙山之戰，不聽元康的話，纔給你留下憂患，爲此感到遺憾，死不瞑目。"高祖崩，保守秘密而不公告於衆，祇有元康知道這件事。

世宗嗣事，又見任待。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别封昌國縣公，邑一千户。侯景反，世宗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密語元康。元康諫曰："今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悦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世宗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克，世宗欲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其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世宗欲召見

世宗繼位，又被信賴器重。授任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另封昌國縣公，食邑一千户。侯景謀反，世宗被諸將逼迫，想殺崔暹以酬答衆將。秘密地告訴元康。元康勸告説："如今天下不太平，國家的法紀已定。倘若因幾個將軍在外威脅，如果爲了取得他們滿意，亂加殺死無辜的人，違背廢棄法典，豈祇對上有負天神，又怎麽能對下安撫百姓。以誅晁錯爲名發動叛亂的故事，望您慎重對待。"世宗於是没有殺崔暹。高岳征討侯景未能成功，世宗想派潘相樂輔助他。元康説："相樂不能隨機應變，不如慕容紹宗，況且先王有遺言，稱贊他能抵擋侯景，您祇要對這個人推心置腹，那麽侯景不值得憂慮。"此時紹宗在遠

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其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世宗乃任紹宗，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世宗曰：“公匡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世宗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世宗於是親征，既至而克，賞元康金百鋌。

方，世宗想召見他，又怕他受驚叛變。元康說：“紹宗知道元康特別受照顧，最近派人送來禮物，藉此表達他的誠意。元康爲了使他放心，所以接受了他的財物而寫信給他表示深深的謝意，保證不會有異心。”世宗纔任用紹宗，便攻破了侯景。賞賜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衆將攻打他，不能破城。元康向世宗進獻計策說：“您匡正輔佐朝政，未有特殊的功勞，雖然打敗侯景，他本來不是外敵。今潁城將要陷落，望您趁勢進攻它，足够用來取得威信而確立基業。”世宗命元康乘驛馬疾行觀察潁城。回報說：“一定能攻破。”世宗於是親自出征，到了潁城就攻克，賞賜元康金百錠。

初魏朝授世宗相國、齊王，世宗頻讓不受。乃召諸將及元康等密議之，諸將皆勸世宗恭應朝命。元康以爲未可。又謂魏收曰：“觀諸人語專欲誤王。我向已啓王，受朝命，置官僚，元康叨忝或得黄門郎，但時事未可耳。”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欲以分元康權也。元康既貪貨賄，世宗內漸嫌之，元康頗亦自懼。又欲用爲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

當初魏朝授給世宗相國、齊王的官爵，世宗多次推辭没有接受。於是召集衆將及元康等人秘密商議這件事，衆將都勸世宗恭敬地聽從朝廷命令。元康認爲不可以。又對魏收說：“觀察衆人的話專要使王受害。我從前已向王説明原因，接受朝廷命令，設置官員僚佐，元康或許會愧受黄門侍郎，衹是時事不可以罷了。”崔暹乘機進行離間，舉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想用他去削弱元康的權力。元康既然貪財受賄，世宗心裏也逐漸厭惡他，元康自己也有些畏懼。又想任用他爲中書令，以閑散無權的職位安置他，事情未能施行。

屬世宗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并在世宗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蒼頭奴蘭固成先掌厨膳，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十，吴人性躁，又恃舊恩，遂大忿恚，與其同事阿改謀害世宗。阿改時事顯祖，常執刀隨從，云“若聞東齋叫聲”，即以加創於顯祖。是日，值魏帝初建東宫，群官拜表。事罷，顯祖出東止車門，别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於盤下而殺世宗。元康以身捍蔽，被刺傷重，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楊愔狼狽走出，季舒逃匿於厕，庫真紇奚舍樂捍賊

適逢世宗將接受魏的讓位，元康與楊愔、崔季舒一起坐在世宗身邊，將大力升遷朝廷人士，共同品評他們。世宗家奴僕蘭固成先前掌管膳食，很受寵愛。此前，世宗曾打了他數十杖，吴人性情暴躁，又依仗有舊恩，於是大爲憤怒，與他的同事阿改謀劃殺害世宗。阿改當時事奉顯祖，時常執刀跟隨，説“若聽到東書房有叫聲”，就用刀傷顯祖。這天，正值魏帝初建東宫，群官呈奏章祝賀。事畢，顯祖出東止車門，到别的地方去了，没有回來而災禍發生了。蘭固成趁進獻食品，藏刀於盤下而殺世宗。元康用身體遮擋，被刺成重傷，到夜間死去，當時四十三歲。楊愔狼狽地往外跑，崔季舒逃到厕所裏躲避，庫真紇奚舍樂抵禦賊人而死。此時對世宗被殺的消息保

死。是時秘世宗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托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詔曰："元康識超往哲，才極時英，千仞莫窺，萬頃難測。綜核戎政，彌綸霸道，草昧邵陵之謀，翼贊河陽之會，運籌定策，盡力盡心，進忠補過，亡家徇國。掃平逋寇，廓清荆楚，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處盛漢，曠世同規，殊年共美。大業未融，山隤奄及，悼傷既切，宜崇茂典。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殷滄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追封武邑縣一千户，舊封并如故，謚曰文穆。賻物一千二百段。大鴻臚監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公給。"元康母李氏，元康卒後，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

密，所以將元康的靈柩停放在宮中，假托他出使南部邊境，虛任中書令。第二年，纔下詔說："元康的見識超越古代哲人，才華是傑出的時代精英，千仞深淵看不見底，萬頃大海很難測邊際。聚總考核軍政方略，總括霸王之道，草創邵陵的謀略，輔助河陽的聚會，擬定作戰策略，用盡了心思和力量，進獻忠言而補察過失，捨棄小家而爲國獻身。掃蕩平定逃竄的敵人，肅清荆楚地區的叛匪，申伯、甫侯他們輔佐隆周，張子房那樣協助盛漢，久歷年代而同是典範，不同時代共同贊美。偉大的事業尚未成功，高山突然崩塌下來，悼念已經很痛切，應當遵崇美好的法典。追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殷滄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追封武邑縣一千户，以前的封贈一并如故，謚號叫文穆。贈送治喪布帛一千二百段。大鴻臚監辦喪葬事宜。喪葬所需費用，隨時由公費供給。"元康的母親李氏，元康死後，因悲傷發病而死，追贈廣宗郡君，謚號叫貞昭。

陳善藏

元康子善藏，温雅有鑒裁，武平末假儀同三司、給事黄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禮部侍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治。

元康的兒子善藏，温文爾雅，有判斷才能，武平末年任假儀同三司、給事黄門侍郎。隋開皇年間，任尚書禮部侍郎。大業初年，死於彭城郡贊治任上。

陳諶

元康弟諶，官至大鴻臚。次季璩，鉅鹿太守，轉冀州别駕。平秦王歸彦反，季璩守節不從，因而遇害。贈衛尉卿、趙州刺史。

元康的大弟陳諶，官至大鴻臚。二弟季璩，爲鉅鹿太守，又改任冀州别駕。平秦王歸彦謀反，季璩堅持節操不跟隨，因而被殺。追贈衛尉卿、趙州刺史。

杜弼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小字輔國。自序云，本京兆杜陵人，九世祖驁，晋散騎常侍，因使没趙，遂家焉。祖彦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時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講授之際，師每奇之。同郡甄琛爲定州長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閑明，應答如響，大爲琛所嘆異。其子寬與弼爲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小字輔國。自序說，原籍京兆杜陵人，九世祖杜驁，爲晋散騎常侍，因出使淪落趙地，於是在那裏安家。祖父彦衡，是淮南太守。父親慈度，任繁時令。杜弼幼年聰敏，家貧没有書，十二歲，寄住於郡學受教，講授之時，老師對他常常感到驚奇。同郡甄琛爲定州長史，銓叙考試學生，當面提問，杜弼解釋得既熟練又明白，應答如響之回聲，甄琛大爲驚異。他的兒子甄寬與杜弼是朋友。州牧任城

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於朝，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延昌中，以軍功起家，除廣武將軍、恒州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

孝昌初，除太學博士，帶廣陽王驃騎府法曹行參軍，行臺度支郎中。還，除光州曲城令。爲政清静，務盡仁恕，詞訟止息，遠近稱之。時天下多難，盗賊充斥，徵召兵役，塗多亡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齎戎具，道别車載；又令縣令自送軍所。時光州發兵，弼送所部達北海郡，州兵一時散亡，唯弼所送不動。他境叛兵，并來攻劫，欲與同去。弼率所領親兵格鬥，終莫肯從，遂得俱達軍所。軍司崔鍾以狀上聞。其得人心如此。普泰中，吏曹下訪守令尤異，弼已代還，東萊太守王昕以弼應訪。弼父在鄉，爲賊所害，弼行喪六年。以常調除御史，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領内正字。臺中彈奏，皆弼所爲。諸御史出使所上文簿，委弼覆察，然後施行。

王元澄聽説便召杜弼去詢問，深爲贊賞，稱贊他有輔佐帝王的才幹。元澄、甄琛回到洛陽，在朝廷上稱贊他，丞相高陽王等人都要任用他。延昌年間，因立軍功起家，任廣武將軍、恒州征虜府墨曹參軍，掌管文翰職事。杜弼長於寫作，常被當時的同輩人所推崇。

孝昌初年，任太學博士，兼任廣陽王驃騎府法曹行參軍，行臺度支郎中。不久，任光州曲城令。做官清白公正，竭力仁愛寬容，告狀的人没有了，遠近都稱頌他。當時天下多難，到處有盜賊，招兵服役，在道路上大多數逃亡叛亂。朝廷憂慮這件事。於是命令兵士隨身携帶的武器，在道路上另外用車裝載；又令縣令親自送到軍隊駐地。當時光州派遣新兵，杜弼押送的新兵到北海郡，其他州兵一時逃散，祇有杜弼所送的兵不亂。其他地方叛逃的士兵一起來攻打、要挾，想與他們一起逃。杜弼率領自己帶的親兵同他們格鬥，最終不肯服從叛軍，所以纔能全部到達軍隊駐地。軍隊主管崔鍾把這種情况報告皇上知道。他得到人們的擁護達到這種地步。普泰年間，官員們下去察訪守令政績卓異者，杜弼已讓人代换回來，東萊太守王昕以杜弼的政績回答訪察。杜弼的父親在家鄉，被壞人殺害，杜弼在家居喪六年。隨後按常規調任御史，加前將軍、太中大夫，兼任内正字。臺中的彈劾奏報，都是杜弼辦理。衆御史出使所上文簿，魏帝委托杜弼復察，然後施行。

遷中軍將軍、北豫州驃騎大將軍府司馬。未之官，儀同竇泰總戎西伐，詔弼爲泰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鎖送晉陽。高祖詰之曰："竇中尉此行，吾前具有法用，乃違吾語，自取敗亡。爾何由不一言諫争也?"弼對曰："刀筆小生，唯文墨薄技，便宜之事，議所不及。"高祖益怒。賴房謨諫而獲免。左遷下灌鎮司馬。

元象初，高祖徵弼爲大丞相府法曹行參軍，署記室事，轉大行臺郎

升任中軍將軍、北豫州驃騎大將軍府司馬。没有到任，儀同竇泰統軍西征，杜弼奉詔任竇泰的監軍。到了竇泰戰敗自殺，杜弼與手下六人逃回陝州，刺史劉貴將他押送晉陽。高祖責問他説："竇中尉這次西征，我事先都有具體安排，竟然違背我的話，自取失敗和死亡。你爲什麽一句直言規勸的話也不説?"杜弼回答説："我是提筆書生，祇有舞文弄墨的微小技藝，自行決斷的事情，是我的謀慮達不到的。"高祖更加忿怒。幸得房謨勸説纔免於問罪。降爲下灌鎮司馬。

元象初年，高祖徵召杜弼爲大丞相府法曹行參軍，代理記室事，轉大行臺郎中，不久加授鎮

中，尋加鎮南將軍。高祖又引弼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即令宣讀。弼嘗承間密勸高祖受魏禪，高祖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理或可恕。”高祖罵之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步許，呼還，子炎亦蒙釋宥。世子在京聞之，語楊愔曰：“王左右賴有此人方正，庶天下皆蒙其利，豈獨吾家也。”

南將軍。高祖又徵引杜弼掌管機密，很受信任器重。有時事出匆忙來不及寫命令，就直接給他空白紙，讓他立即宣讀。杜弼曾經乘機密勸高祖受魏讓位稱帝，高祖舉杖打跑了他。相府法曹辛子炎問事，說需取署，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說：“小人都不知避人家的忌諱！”當下用杖打他。杜弼進言說：“《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說‘徵’不說‘在’，說‘在’不說‘徵’。子炎的罪過，按理可以寬恕。”高祖罵他說：“眼看人家正發怒，還引用《禮經》！”大聲命令杜弼出去。杜弼走了十步左右，又被叫回，子炎也得到寬恕。世子在京聽到這件事，對楊愔說：“父王身邊幸好有這個正直的人，差不多天下都受他的好處，哪裏衹有我家啊。”

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於高祖。高祖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高祖問內賊是誰。弼曰：“諸勛貴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矟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栗汗流。高祖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勛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弼于時大恐，因頓顙謝曰：“愚痴無智，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達之心。”

杜弼認爲在職文武官員，很少有廉潔的人，便說給高祖聽。高祖說：“杜弼過來，我告訴你。天下混亂，養成這種習俗已很久。如今督將家屬多數在關西，黑獺常常引誘他們，人心去留未定。江東又有一個吳國的老頭兒蕭衍，專門提倡文明教化禮樂，中原士大夫把改朝换代的希望寄托在他那裏。我如果急於依法制裁，不加寬容，恐怕督將們全都投奔黑獺，文人們全都投奔蕭衍，那麼人才流失，憑什麼治國？你應稍等，我不會忘記這件事。”到將有沙苑之戰，杜弼又請求先除掉內部壞人，然後征討外敵。高祖問內部壞人是誰。杜弼說：“衆勛臣貴戚掠奪百姓的人都是。”高祖没有答話，於是命令軍人都張弓搭箭，舉刀按矟，站在路兩旁，讓杜弼從刀箭中間走過去，說：“一定不會傷害你。”杜弼被嚇得發抖流汗。高祖然後告訴他說：“箭雖在弦上，不發射；刀雖然舉起來，不砍殺；矟雖按在手，不刺擊。你尚且立即喪膽落魄。衆功臣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然他們貪婪鄙薄，可取的地方多，不可循常例辦事。”杜弼這時非常恐懼，於是叩頭謝罪說：“我愚昧無知，不認識深刻的道理，今天承蒙開導，纔理解聖明通達的胸懷。”

後從高祖破西魏於邙山，命爲露布，弼手即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

後來隨高祖在邙山打敗西魏的軍隊，命令杜弼寫捷報，杜弼隨手就在絹上書寫，連草稿也没

爵定陽縣男，邑二百户，加通直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奉使詣闕，魏帝見之於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值奏名，定是體道得真，玄同齊物。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弼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説二。"詔又問曰："説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别，非二如何？"弼又對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悦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百匹。平陽公淹爲并州刺史，高祖又命弼帶并州驃騎府長史。

擬。因立功賜給他定陽縣男的爵位，食邑二百户，加授通直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奉命去朝廷拜見魏帝，魏帝在九龍殿接見了他，説："我方纔讀《莊子》，就碰上禮部呈上準備録取的進士名單，一定是理解到道的本質，宇宙間萬物同而爲一。聽説你學問精深，姑且有些問題不明白請你解答。經書中提出的佛性、法性是相同還是不同？"杜弼回答説："佛性、法性，衹是一個道理。"皇帝又問説："佛性既然不是法性，怎麽是相同的呢？"回答説："性無處不存在，所以不説是兩樣。"皇帝又問説："談論的人都説法性寬廣，佛性狹窄，寬廣與狹窄既然有分别，不是兩樣又怎麽解釋呢？"杜弼又回答説："性在寬廣就成寬廣，性在狹窄就成狹窄，若論性的本質，既不是寬廣也不是狹窄。"皇帝又問説："既然説在寬廣成寬廣在狹窄成狹窄，又怎麽説不是寬廣不是狹窄呢？如果一定是狹窄的，也不能使它成爲寬廣的。"回答説："因爲不是寬廣與狹窄，所以就能成爲寬廣與狹窄，寬廣與狹窄的形成雖不同，能形成的原則是永遠不變的。"皇上高興地稱贊説得好。於是帶他到經書庫房，賜給他《地持經》一部，帛一百匹。平陽公高淹爲并州刺史，高祖又任命杜弼兼任并州驃騎府長史。

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曰："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高雲；臨波命鈎，引沉鱗於大壑。苟得其道，爲工其事，在物既爾，理亦固然。竊惟《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净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實衆流之江海，乃群藝之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役軍府，而不捨游息。鑽味既久，斐亹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謂異於舊説。情發於中而彰諸外，輕以管窺，遂成穿鑿。無取於游刃，有慚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解連環之結。本欲止於門内，貽厥童蒙，兼以

杜弼生性愛好辨析名與理的是非異同，探索體會道家學説的深奥旨意，即便在軍隊中，也帶着經書隨軍作戰。他注釋老子《道德經》二卷，上奏表章説："我聽説乘風拉弓，追射飛鳥於高空中；臨波濤放下釣鈎，引出大海中的魚。如果領悟到某種道理，就能精通某種事情，對於物既是這樣，道理本來也是這樣。我認爲《道》、《德》二經，闡明的道理極其深奥，旨意深遠而不論是動和寂，運用周全而不分凡庸和聖哲。論行走，清净柔弱；説迹象，成就天下太平盛世。實際上像衆水流入大江大海，是群經的本根。我小時候閲覽經書，非常偏愛，雖然隨軍隊服役，却不放棄研究。鑽研既然很久，勉强地好像有些發現，比起以前的注釋，可以説與舊的解釋稍微不同。感情發自内心而表露在外面，因以淺薄的見識，便成牽强附會。無取於專心一意，有愧於

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蓋高之聽卑，邇言在察。春末奉旨，猥蒙垂誘，今上所注《老子》，謹冒封呈，并序如别。”詔答云：“李君游神冥窅，獨觀恍惚，玄同造化，宗極群有。從中被外，周應可以裁成；自己及物，運行可以資用。隆家寧國，義屬斯文。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栖儒門，馳騁玄肆，既啓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户列門張，途通徑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所未悟，遺老所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説，歷覽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已敕殺青編，藏之延閣。”又上一本於高祖，一本於世宗。

出神入化，不能够揭穿微不足道的言論，怎麽能解開連環成串的結。本想放在家中，留給子孫，并且資質平庸笨拙淺陋，私心防備忘記與損壞。不領悟姑射的凝神思索，汾陽的光輝照射，好在高人聽淺陋者説道，淺近的話語還可審察。春末遵奉旨意，辱蒙引導，令我呈上注釋的《老子》，恭敬地冒昧封好呈上，并另有序言。”下詔答覆説：“李君的神思遨游於高深莫測之中，獨能觀察迷離之道，其玄妙如同造化，探究本旨深入到萬物。從内覆蓋於外，循環對應可以裁決成功；由己及物，運行可以幫助行事。隆興家庭安定國家，道理就在這文章中。你的才思卓異廣博，學業和品德通達高遠，栖身儒門，却馳騁在道教壇場，既開拓了一家學説，又通曉釋老的言論。門户大開，道路通達，道理和事物同時展開論述，能力與具體運用都得到表述，那些賢人没有領悟到的，遺老没有聽到的，探究意旨極其精妙，言論表述無窮的深奥。我有意於品味《道》、《德》二經，厭倦了舊的解説，遍覽新的注釋，收獲已經很多，心中涌現的贊美，絶非一端。已經命令新注定稿，藏在延閣中。”又呈上一本給高祖，一本給世宗。

武定中，遷衛尉卿。會梁遣貞陽侯淵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率諸軍討之，詔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世宗賜胡馬一匹，語弼曰：“此厩中第二馬，孤恒自乘騎，今方遠别，聊以爲贈。”又令陳政務之要可爲鑒戒者，録一兩條。弼請口陳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人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盡美。”世宗大悦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别。破蕭明於寒山，别與領軍潘樂攻拔梁潼州，仍與岳等撫軍恤民，合境傾賴。

武定年間，升任衛尉卿。適逢梁派貞陽侯淵明等人入侵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率領各路軍隊前去討伐，杜弼奉詔任軍司，兼行臺左丞。臨出發，世宗賜杜弼胡馬一匹，告訴杜弼説：“這是圈中的第二匹好馬，我平常自己乘騎，現在你正要遠行，姑且贈送給你。”又讓他陳述爲政的要點可以作爲鑒戒的事情，記録一兩條。杜弼請求口述：“天下大事，没有比賞罰二端更重要，賞一人使天下的人高興，罰一人使天下的人佩服。祇要此二者能够處理得不偏不倚，自然盡善盡美。”世宗大喜説：“話雖不多，道理非常重要。”二人握手而别。在寒山大敗蕭明，又與領軍潘樂攻取梁潼州，隨後同高岳等人慰問軍隊和百姓，全境的人都欽慕信賴。

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説佛理，弼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卲、秘書監魏收等并侍法

六年四月八日，魏帝召集名僧在顯陽殿講解佛經，杜弼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卲、秘書監魏收等人一起侍奉在講經説法者的座席。帝命

筵。敕弼升師子座，當衆敷演。昭玄都僧達及僧道順并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

杜弼升師子座，當衆演說和大加發揮。昭玄都僧達及僧人道順都是僧界的英才，問難的鋒芒接二連三地到來，往返數十回，沒有誰能把他問倒。魏帝說："這個賢人如果生在孔門，那會怎麼樣呢?"

關中遣儀同王思政據潁州，太尉高岳等攻之。弼行潁州事，攝行臺左丞。時大軍在境，調輸多費，弼均其苦樂，公私兼舉，大爲州民所稱。潁州之平也，世宗曰卿試論王思政所以被擒。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强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世宗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吴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强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强，强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既兼備衆勝，鄙言可以還立。"世宗曰："凡欲持論，宜有定指，那得廣包衆理，欲以多端自固?"弼曰："大王威德，事兼衆美，義博故言博，非義外施言。"世宗曰："若爾，何故周年不下，孤來即拔?"弼曰："此蓋天意欲顯大王之功。"

關中派儀同王思政占據潁州，太尉高岳等人去攻打他。杜弼行潁州事，兼攝行臺左丞。當時大軍壓境，調運物資花費很大，杜弼使苦樂平均，公私兼顧，大受州民稱頌。潁州平定後，世宗稱呼卿讓杜弼試論王思政被擒的原因。杜弼說："王思政不能體察用武力奪君位用正道治國的道理，不認識大小的情形，不度量强弱的勢頭，有這三種弊端，他應當被俘獲。"世宗說："古代有用武力奪位用正道治國的先例，大的吴國被小的越國圍困，弱的燕國能打敗强的齊國。你說的三點理由，怎麼能够成立呢?"杜弼說："大王如果用正道而不能大，大了而不能强盛，强盛又不能用正道，在道義上或許有偏差，豈能隨順聖人的意旨。現在既兼備各種美德，淺陋的言論還能够成立。"世宗說："凡是想提一種主張，應該有堅持不變的原則，哪能包羅各種道理呢，你想用各種各樣的道理來堅守自己的理論?"杜弼說："大王的威望盛德，事情兼備各種美譽，道理深廣所以言論也廣博，不是在道理之外進行辯解。"世宗說："如果像你說的那樣，爲什麼一年沒有攻下來，我來後就奪取了?"杜弼說："這大概是上天想要顯示大王的功績吧。"

顯祖引爲兼長史，加衛將軍，轉中書令，仍長史。進爵定陽縣侯，增邑通前五百户。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爲。顯祖將受魏禪，自晋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空司馬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情。踐祚之後，敕命左右箱入栢閤。以預定策之功，遷驃騎將軍、衛尉卿，别封長安縣伯。

顯祖徵引爲兼長史，加授衛將軍，又改任中書令，仍兼長史。進爵位爲定陽縣侯，增加的食邑連從前的共五百户。杜弼的志向是匡正輔佐帝王，凡是他知道的沒有不去做的。顯祖將接受魏帝讓位，從晋陽到平城都，命令杜弼與司空司馬子如從驛道兼程，先入平城都，觀察民情。稱帝之後，命令左右厢入栢閤。因有參預定策的功勞，升任爲驃騎將軍、衛尉卿，另封長安縣伯。

嘗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爲蛇畫足。弼答曰："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

曾與邢邵隨從皇帝到東山，共同討論名稱與道理的是非異同。邢邵認爲人死還能生的說法，恐怕是畫蛇添足。杜弼回答說："大凡說人死歸無，就沒有能再生的力量。然而物種還沒有産

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來，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民，將同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能使北辰降光，龍宫韞櫝。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既真教，何謂非實?”邢云：“死之言‘澌’，精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澌，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爲無者。神之在形，亦非自矚，離朱之明不能睹。雖蔣濟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鍾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游，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焉適？延陵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嘆，美其斯與形别。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爲無。”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群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辨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竊有末見，可以核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神之於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

生，本來也就是無，無到能有，不必懷疑。承續前者而生後者，爲什麽祇對生死感到奇怪?”邢卲説：“聖人創立教化，本來爲勸勉鼓勵，所以用將來的死恐嚇他，按理是希望各順自己的性情。”杜弼説：“聖人與天地同德，中正誠信與四時相合，説話就是經典，行爲就是法則，而説以虛無給人看，以欺詐勸勉百姓，乃同於魚腹中發現天書，而有異於鑿刻在楹柱上的詔誥，哪裏能使北極星射下光芒，龍宫珍藏在櫃子裏，就如你説的那樣，福果然可以熔鑄性靈，弘揚教化，好處之大，没有比這更好的了。這就是根本的教化，怎麽説不實呢?”邢卲説：“死等於説‘澌’，是説精神没有了。”杜弼説：“這裏所説的澌，如同射箭没有了，是指手中没有了。《詩·小雅》説‘没有草不死的’，《禮記·月令》又説‘没有草死的’，動物植物雖然不一樣，也與草木類似。無情的花卉，尚且能够再生，含有靈性的人，怎麽會妨害重新獲得生命。如果説草死還有種子存在，那麽人死也還有意識。意識種子看不到，就認爲它没有。精神依存於形體，也不是自己能看到的，離朱的視力也看不到。雖然蔣濟觀察瞳仁，賢明愚昧就可以分辨；鍾生聽曲，山水形狀就出現。這是精神的效用，哪裏是精神的實質。如同玉帛不是禮儀，鐘鼓不是音樂，由此推論，真義就顯現了。”邢卲説：“季札説無所不至，也説分散没有了，如果重新聚集而成物，不能説無所不至。”杜弼説：“骨肉下葬於土中，靈魂則無所不至，這就是形體墜落而靈魂遨游，是到别處而不是没有。如鳥飛出巢，如蛇爬出洞。由於它還有，所以説無所不至；如果説没有，它將到哪裏？延陵能明察細微，知道它不跟隨形體；仲尼發出習禮的感嘆，贊美精神與形體的區别。如果贊同萬物皆空，那麽人人都是季子。堅持這種看法稱之爲無，不能説是高論。”邢卲説：“精神它在人體，猶如光之在燭，燭燒完那麽光就没有了，人死那麽精神就不存在了。”杜弼説：“舊的學者和以前的儒生，經常有這樣的話，衆人的疑惑，全由這種説法引起。這是由於分辨它的人不專精，思考它的人不深透。個人有膚淺無本的見

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云：“捨此適彼，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别之悲；窮轍以游，亦興中途之嘆。况曰聯體同氣，化爲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邢云：“鷹化爲鳩，鼠變爲鴽，黄母爲鱉，皆是生之類也。類化而相生，猶光去此燭，復然彼燭。”弼曰：“鷹未化爲鳩，鳩則非有。鼠。既非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托彼形，又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爲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爲螢，老木爲蝎，造化不能，誰其然也？”

識，可以考察它。燭因它的實體而産生光，實體大光也大；人的精神不依賴於形體，形體小精神不一定小。所以仲尼的智慧，不一定比長狄差；孟德的雄才，就遠遠超過崔琰。精神對於形體，也如同君主有國家。國家確實被君主所統治，而君主不是國家所生。不與它同生，怎麽説一起滅亡？”邢卲説：“離開這裏到那裏，生而再生永遠存在。周公、孔子自應同莊周那樣妻子死了敲着瓦盆唱歌，和桑扈那樣死後孟子反等臨尸唱歌？”杜弼説：“曾共同在一個樹蔭下休息，尚且有將要分别的悲哀；遨游到道路窮盡，也還是有中途分别的慨嘆。何况是聯體同氣，化作不同的物體，稱心之行，何害於聖。”邢卲説：“鷹變爲鳩，鼠變爲鴽，黄母變爲鱉，都是生命的類型變化。類型變化而再生，好比光離開這支燭，又點燃那支燭。”杜弼説：“鷹没有變化成爲鳩，鳩就没有。鼠。既然不是二者都有，怎麽可以二者都存在。光離開這支燭，能够點燃那支燭，精神離開這個形體，也就寄托於那個形體，又有什麽可疑惑呢？”邢卲説：“想使土變化成爲人，樹木生出眼與鼻，大自然的創造化育不應當是這樣。”杜弼説：“腐草變爲螢，老樹變爲蝎，大自然不能變化，誰使它這樣變化呢？”

其後别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衷，何貴於得一。逸韵雖高，管見未喻。”前後往復再三，邢卲理屈而止，文多不載。

此後另給邢卲寫信説：“要説立言明理，應有經典爲證，而違背孔子和釋迦牟尼，豈獨能爲君子。如果不以聖人爲師，人各有心，想怎麽作就怎麽作，那麽誰人能駕御。爲什麽采取折衷的態度，怎麽能勝過取其一端。表面上風韵雖高，實質上狹小的見識也不曉得。”前後往返多次，直到邢卲理屈詞窮纔停止争論，有關文字大多没有記載。

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爲家客告弼謀反，收下獄，案治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絶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爲郎中封静哲所訟。事既上聞，顯祖發忿，遂徙弼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南北響應，臨海鎮爲賊帥張綽、潘天合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

又以本官兼攝鄭州的政事，没有出發，家裏門客告發杜弼謀反，逮捕入獄，立案查無實據，很久纔被寬恕。因此不再朝見。又因次子廷尉監臺卿處理案件遲延，與衙署之官一起被郎中封静哲投訴。事情已經被皇上知道，顯祖發怒，於是將杜弼貶至臨海鎮。當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南方北方都響應他，臨海鎮被賊人頭領張綽、潘天合等人攻打，杜弼率領勉勵城中之人奮起抗

固。顯祖嘉之，敕行海州事，即所徙之州。在州奏通陵道并韓信故道。又於州東帶海而起長堰，外遏鹹潮，內引淡水。敕并依行。轉徐州刺史，未之任，又除膠州刺史。

弼儒雅寬恕，尤曉吏職，所在清潔，爲吏民所懷。耽好玄理，老而愈篤。又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注義苑》，并行於世。弼性質直，前在霸朝，多所匡正。及顯祖作相，致位僚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顯祖嘗問弼云："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顯祖以爲此言譏我。高德政居要，不能下之，乃於衆前面折云："黄門在帝左右，何得聞善不驚，唯好減削抑挫！"德政深以爲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人請屬，大營婚嫁。顯祖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愆失，遂遣就州斬之，時年六十九。既而悔之，驛追不及。長子蕤、第四子光，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并得還鄴。天統五年，追贈弼使持節、揚郢二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揚州刺史，謚曰文肅。

擊，最終得以保全。顯祖嘉獎他，命令他代理海州的政事，就是他所貶的那個州。在州時啓奏開通陵道和韓信故道。又在州東沿海築起長堰，外擋鹹潮，內引淡水。帝令一并施行。改任徐州刺史，未到任，又改任膠州刺史。

杜弼既博學又寬宏大量，尤其通曉官吏的職責，所到任職之處清正廉潔，受到官吏和百姓們的懷念。非常愛好辨析名和理的是非異同，老來更堅定。又注釋《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書名叫《新注義苑》，都留傳於世。杜弼性格質樸剛正，從前在高氏府中，有許多扶正。到了顯祖作相，官位爲群僚之首，開始聽説禪讓的議論，還有規勸的話。顯祖曾經問杜弼説："治理國家應當用什麽樣的人？"回答説："鮮卑是駕車馬的人，應當用中原人。"顯祖以爲此話是譏諷自己。高德政官居要職，杜弼不願在他之下，於是在衆人前當面批評指責他説："黄門在皇帝左右，怎麽聽到善事無動於衷，祇是好貶低壓制别人！"高德政非常仇恨此事，多次説他的短處。又讓主書杜永珍密奏杜弼做長史時，受人請托，大辦婚嫁之事。顯祖內心怨恨他。杜弼依仗是老臣仍然有公事陳請。十年夏天，皇上因飲酒，累積他的過失，就派人到州裏殺了他，當時六十九歲。不久後悔，派驛傳追趕，没能追上。長子杜蕤、第四子杜光遠貶臨海鎮。次子臺卿，此前已貶東豫州。乾明初年，一起回到鄴。天統五年，追贈杜弼使持節、揚郢二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揚州刺史，謚號文肅。

杜蕤　杜臺卿

蕤、臺卿，并有學業。臺卿文筆尤工，見稱當世。蕤，字子美。武平中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末年，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臺卿字少山，歷中書、黄門侍郎，兼大著作、修國史。武平末，國子祭酒，領尚書左丞。周武帝平齊，命尚書左僕射陽休之以下知名朝士十八人隨駕入關，蕤兄弟并不預此名。臺卿後雖被徵，爲其聾疾放

杜蕤、臺卿，都有學問。臺卿尤其擅長文筆，被當代稱道。杜蕤，字子美。武平年間任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出使陳國的主使。末年，任吏部郎中。隋開皇年間，去世於開州刺史任上。臺卿，字少山，歷任中書、黄門侍郎，兼大著作、修國史。武平末年，任國子祭酒，兼任尚書左丞。周武帝平定齊國，命令尚書左僕射陽休之以下知名朝士十八人隨駕入關，杜蕤兄弟二人都不在此列。臺卿後來雖然被徵召，因爲耳聾讓他還鄉。隋開皇中，徵召爲著作郎，一年多因年

歸。隋開皇中，徵爲著作郎，歲餘以年老致事，詔許之。特優其禮，終身給祿，未幾而終。

老辭官，詔令答應了他。對他的禮遇特別優厚，終生供給俸祿，不久去世。

史臣曰：孫搴便藩左右，處文墨之地，入幕未久，情義已深。及倉卒致殞，高祖折我右臂，雖戎旌未卷，愛惜才子，不然何以成霸王之業。太史公云："非死者難，處死者難。""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斯其義也。元康以智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爲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楊愔自謂異行奇才，冠絕夷等，弒逆之際，趨而避之，是則非處死者難，死者亦難也。顯祖弱齡藏器，未有朝臣所知，及北宮之難，以年次推重，故受終之議，時未之許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息，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是者乎？

史臣曰：孫搴多次在高祖左右，處於舞文弄墨的位置，入幕府不久，情義已深。到倉猝死去，高祖說折我右臂，雖然當時軍旗未捲，却愛惜人才，不然怎麽能够成就霸王之業。太史公說："不是死去難，如何對待死難。""有的比泰山還重，有的比鴻毛還輕。"這就是怎麽死的意義。元康憑藉他的智能才幹，托身於高氏，運籌帷幄，寄托重任。至危難之時不苟且偷生，捨生殉義，可以說死得其所。楊愔自己認爲品行和才能奇異，冠蓋同輩，有人弒君篡位之時，却趕快逃跑躲避，這就不僅是對待死難，死也難啊。顯祖弱冠之年懷才待時，没有朝臣知道，到了北宮之難，以年齡排序被推舉，所以承受帝位的理由，當時人們不贊成啊。杜弼學識通達，說話正直，禪讓皇位之時，先起異圖。王怒未消，最終遭受加罪殺戮。直言太多了，能不遭遇這種結局嗎？

贊曰：彥舉驅馳，才高行詖。元康忠勇，舍生存義。卬卬輔玄，思極談天，道亡時晦，身没名全。

贊曰：彥舉奔走效力，才氣高而行爲不正。元康忠勇，捨生取義。高大的輔玄，思致深遠而好談玄理，國無道時運不佳，身雖死亡而名聲保全。

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張纂　張亮　張耀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

張纂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父烈，桑乾太守。纂初事尒朱榮，又爲尒朱兆都督長史。爲兆使於高祖，遂被顧識。高祖舉義山東，劉誕據相州拒守，時纂亦在其中。高祖攻而拔之，以纂參丞相軍事。

纂性便僻，左右出内，稍見親待，仍補行臺郎中。高祖啓減國封，分賞文武，纂隨例封壽張伯。魏武帝末，高祖赴洛，以趙郡公琛爲行臺，守晉陽，以纂爲右丞。轉相府功曹參軍事，除右光禄大夫。使於茹茹，以銜命稱旨。歷中外、丞相二府從事中郎。邙山之役，大獲俘虜，高祖令纂部送京師，魏帝賜絹五百匹，封武安縣伯。

復爲高祖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行達晉州，忽值寒雨，士卒飢凍，至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于時纂爲别使，遇見，輒令開門内之，分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高祖聞而善之。

纂事高祖二十餘歲，傳通教令，甚見親賞。世宗嗣位，侯景作亂潁川，招引西魏。以纂爲南道行臺，與諸將率討之。還，除瀛州刺史。會世宗。入爲太子少傅。後與平原王段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父親張烈，桑乾太守。張纂開始爲尒朱榮做事，又作尒朱兆都督長史。爲尒朱兆出使高祖，於是被高祖眷顧瞭解。高祖在山東舉義，相州刺史劉誕據城固守，當時張纂也在軍中。高祖攻取相州，以張纂爲參丞相軍事。

張纂性情善於逢迎，在高祖左右出入，漸被親近優待，乃補行臺郎中。高祖啓奏減少國封，分賞文武百官，張纂於是按例封爲壽張伯。魏武帝末年，高祖去洛陽，用趙郡公高琛爲行臺，駐守晉陽，用張纂爲右丞。又改任相府功曹參軍事，授任右光禄大夫。奉君命出使到茹茹。歷任中外、丞相二府從事中郎。邙山之戰，大獲俘虜，高祖命令張纂的部隊送往京城，魏帝賜予絹五百匹，封武安縣伯。

又任高祖行臺右丞，跟隨高祖出征玉壁。大軍將要返回山東，行至晉州，忽遇寒雨，士兵飢寒，以致有死的人。州府因邊禁不准入城。此時張纂爲别使，遇見這種情況，就命打開城門接納士兵，分散寄住在百姓家中，供應他們伙食，多被保全救濟。高祖得知這件事而稱贊他。

張纂事奉高祖二十餘年，傳達政令，很被親近賞識。世宗繼位，侯景在潁川作亂，勾結西魏。世宗以張纂爲南道行臺，與衆將率軍討伐他。回來後，任瀛州刺史。拜見世宗。進宫爲太子少傅。後與平原王段孝先、行臺尚書辛術等

孝先、行臺尚書辛術等攻圍東楚，仍拔廣陵、涇州數城，斬賊帥東方白額。授儀同三司，監築長城大使，領步騎數千鎮防北境。還，遷護軍將軍，尋卒。

圍攻東楚，接連攻取廣陵、涇州數城，斬殺賊軍統帥東方白額。授予儀同三司，監築長城大使，帶領步兵騎兵數千人鎮守北方邊境。回來後，改任護軍將軍，不久去世。

張亮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少有幹用，初事尒朱兆，拜平遠將軍，以功封隰城縣伯，邑五百户。高祖討兆於晋陽，兆奔秀容。兆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伯德伏尸而哭。高祖嘉嘆之。授丞相府參軍事，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爲世宗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爲臺郎，而常在高祖左右。遷行臺右丞。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年輕時有才幹，開始爲尒朱兆做事，拜任平遠將軍，因有功封隰城縣伯，封邑五百户。高祖征討尒朱兆到晋陽，尒朱兆逃到秀容。尒朱兆左右的人都秘密地向高祖表示忠誠，惟獨張亮没有啓奏。到尒朱兆失敗，逃到窮山，命令張亮及僕人陳山提斬自己的首級投降，二人皆不忍心，尒朱兆就在樹上自縊。張亮伏尸而哭。高祖讚嘆他。授予丞相府參軍事，逐漸被親近，委以書記之任。天平年間，任世宗行臺郎中，主管七兵尚書事，雖然爲臺郎，而常在高祖左右。升任行臺右丞。

高仲密之叛也，與大司馬斛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鎖，鎖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鎖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計也。

高仲密叛亂之時，張亮與大司馬斛律金鎮守河陽。周文帝在上游放火船燒河橋。張亮準備小艇百餘艘，皆裝上長鎖鏈，鎖鏈頭上安裝上釘子。火船將到，就飛馳小艇，用釘子釘住它，牽引鎖鏈向河岸拉，火船不能到橋。橋能保全，靠張亮的計謀。

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琡嘗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旦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亮出爲幽州刺史。屬侯景叛，除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尋加都督揚、潁等十一州諸軍事，兼行臺殿中尚書，轉都督二豫、揚、潁等八州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攻梁江夏、潁陽等七城皆下之。

武定初年，拜授太中大夫。薛琡曾夢見張亮在山上挂絲，把這件事告訴張亮，早上占卜這件事，卜曰："山上絲，是幽字。您將治理幽州吧?"幾個月後，張亮爲幽州刺史。適逢侯景叛變，任平南將軍、梁州刺史。不久加任都督揚、潁等十一州諸軍事，兼行臺殿中尚書，轉任都督二豫、揚、潁等八州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攻打梁江夏、潁陽等七城，皆攻占了它們。

亮性質直，勤力强濟，深爲高祖、世宗所信，委以腹心之任。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諸州，咸有黷貨之聞。武定末，徵拜侍中、汾州大中正。天保

張亮性情質樸正直，做事努力，精明幹練，深爲高祖、世宗信任，托付他心腹重任。然而缺少氣度，貪圖財利，久在君王左右，不能廉潔，及歷任諸州，都有貪污納賄的名聲。武定末年，徵入授侍中、汾州大中正。天保初年，授予光録

初，授光祿勛，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别封安定縣男。轉中領軍，尋卒於位，贈司空公。

張耀

張耀，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父鳳，晋州長史。耀少而貞謹，頗曉吏職。解褐給事中，轉司徒水曹行參軍。義旗建，高祖擢爲中軍大都督韓軌府長史。及軌除瀛、冀二州刺史，又以耀爲軌諮議參軍。後爲御史所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罪挂網者百有餘人，唯耀以清白獨免。徵爲丞相府倉曹。

顯祖嗣事，遷相府掾。天保初，賜爵都亭鄉男，攝倉、庫二曹事，諸有賜給，常使耀典之。轉秘書丞，遷尚書右丞。顯祖曾因近出，令耀居守。帝夜還，耀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耀以夜深，真僞難辩，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學郅君章也。"乃使耀前開門，然後入，深嗟賞之，賜以錦采。出爲南青州刺史，未之任。肅宗輔政，累遷秘書監。

耀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禄賜，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彦深嘗謂耀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虔、杜預之紕繆邪?"耀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厲己温習，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天統元年，世祖臨朝，耀奏事，遇暴疾，仆於御前。帝下座臨視，呼數聲不應。帝泣曰："豈失我良臣也!"旬日卒，時年六十三。詔稱耀忠貞平直，温恭廉慎。贈

勛，加任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另封安定縣男。改任中領軍，不久在官職上逝世，追贈司空公。

張耀，字靈光，上谷昌平人。父親張鳳，任晋州長史。張耀年少守正而恭謹，很懂得作官的職責。初仕任給事中的官職，又改任司徒水曹行參軍。高祖樹起義旗之時，提拔張耀爲中軍大都督韓軌府長史。韓軌任瀛、冀二州刺史，又任用張耀爲韓軌諮議參軍。後來被御史彈劾，州府的官吏以及韓軌左右的人因貪贓之罪觸犯刑法的有一百多人，衹有張耀因清白獨自得免。徵入爲丞相府倉曹。

顯祖繼位，張耀升任相府掾。天保初年，賜予都亭鄉男的爵位，代理倉、庫二曹的事務，諸人有賞賜、供給之事，常讓張耀主管。改任秘書丞，又升任尚書右丞。顯祖曾因到近處外出，令張耀在城中駐守。帝夜間回來，張耀不即時打開城門，陳兵嚴加防備。帝在城門外停留了很長時間，催促非常急迫。張耀因夜深，真僞難辨，待火光照到臉上識别，城門纔可以打開，於是獨自出城拜見皇帝。顯祖笑着説："你想學郅君章吧。"就讓張耀在前邊開門，然後入城，非常贊賞他，賜予他采錦。出任南青州刺史，没有到任。肅宗輔佐政事，張耀接連升任至秘書監。

張耀歷事幾代帝王，履行職責恭謹勤勉，都被親近優待，不曾有過失。每當得到俸禄賞賜，便分給宗族的人，性情節儉簡樸，車馬、服飾和飲食，也衹是取來以供需用罷了。喜歡讀《春秋》，每月一遍，當時的人用賈梁道比喻他。趙彦深曾對張耀説："您研究《左傳》，難道是要找服虔、杜預的錯誤嗎?"張耀説："怎麽能爲這個呢?《左傳》之書，叙事詳盡，惡者可以引以爲戒，善者可以效法。所以温習前事來勉勵自己，不是想指責古人的得失。"天統元年，世祖主持朝政，張耀啓奏事情，遇到急病，仆倒在帝前。帝離座親臨省視，叫了數聲没有答應。帝流淚説："難道要失掉我的良臣嗎!"十日後去世，當時六十三歲。皇帝下詔書稱贊張耀忠貞平直，温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燕州刺史，謚曰貞簡。

和恭敬，廉潔謹慎。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燕州刺史，謚號爲貞簡。

趙起

趙起，字興洛，廣平人也。父達，幽州録事參軍。起性沉謹有幹用。義旗建，高祖以段榮爲定州刺史，以起爲榮典籤，除奉車都尉。天平中，徵爲相府騎曹，累加中散大夫。世宗嗣事，出爲建州刺史，累遷侍中。起，高祖世頻爲相府騎兵二局，典知兵馬十有餘年。至顯祖即阼之後，起罷州還闕，雖歷位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内驅使，居腹心之寄，與二張相亞。出爲西兖州刺史，糾劾禁止，歲餘，以無驗獲免。河清二年，徵還晋陽。三年，又加祠部尚書、開府。天統初，轉太常卿，食琅邪郡幹。二年，除滄州刺史，加六州都督。武平中，卒於官。

趙起，字興洛，廣平人。父親趙達，爲幽州録事參軍。趙起性格沉穩謹慎，有才幹。高祖起義之後，以段榮爲定州刺史，以趙起爲段榮典籤，任奉車都尉。天平年間，召爲相府騎曹，多次加授爲中散大夫。世宗繼位，出任建州刺史，幾次升遷任侍中。趙起，高祖時幾次任相府騎兵二局，掌管兵馬十餘年。到顯祖即位之後，趙起免去州官，回到朝廷，雖然歷任九卿、侍中，時常以本官監督軍隊，出入奔走，居心腹之位，與二張相當。出任西兖州刺史，被舉發彈劾，失去自由，一年多，因没有證據而得免。河清二年，召回晋陽。三年，又加授祠部尚書、開府。天統初年，改任太常卿，食琅邪郡的俸禄。二年，任滄州刺史，加授六州都督。武平年間，在官位上去世。

徐遠

徐遠，字彦遐，廣寧石門人也。其先出自廣平。曾祖定，爲雲中軍將、平朔戍主，因家於朔。遠少習吏事，郡辟功曹。未幾，與太守率户赴義旗，署防城都督，除瘦陶縣令。高祖以遠閑習書計，命爲丞相騎兵參軍事，常征伐克濟軍務，深爲高祖所知。累歷鉅鹿、陳留二郡太守。天保初，爲御史所劾，遇赦免，沉廢二年。顯祖以遠勛舊，特用爲領軍府長史，累遷東徐州刺史，入爲太中大夫。河清初，加衛將軍。二年，除使持節、都督東楚州諸軍事、東楚州刺史。天統二年，授儀同三司、衛尉。四年，加開府、右光禄大夫。武平初卒。

徐遠，字彦遐，廣寧石門人。他的祖先出生在廣平。曾祖父徐定，爲雲中軍將、平朔戍主，於是家居於朔州。徐遠年少學習官吏的職事，郡徵召爲功曹。不久，與太守率領所屬百姓奔赴高祖的義旗之下，代理防城都督，任瘦陶縣令。高祖因爲徐遠熟習文字與籌算，任命爲丞相騎兵參軍事，經常征戰能成就軍務，深爲高祖所賞識。歷任鉅鹿、陳留二郡太守。天保初年，被御史彈劾，遇到赦免，埋没在下層二年未被起用。顯祖因爲徐遠過去的功勞，特任用爲領軍府長史，幾次升遷任東徐州刺史，入朝爲太中大夫。河清初年，加授衛將軍。二年，任使持節、都督東楚州諸軍事、東楚州刺史。天統二年，授任儀同三司、衛尉。四年，加授開府、右光禄大夫。武平初年去世。

遠爲治慕寬和，有恩惠。至東楚，其年冬，邑郭大火，城民亡産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爲經

徐遠治政崇尚寬和，對百姓施以恩惠。到東楚那年的冬天，城裏起了大火，城中的居民失去了産業，徐遠親自前往救火，對着百姓流淚，幫

營，皆得安立。長子世榮，中書舍人、黄門侍郎。

王峻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略。高祖以爲相府墨曹參軍，坐事去官。久之，顯祖爲儀同開府，引爲城局參軍。累遷恒州大中正，世宗相府外兵參軍。隨諸軍平淮陰，賜爵北平縣男。除營州刺史。

營州地接邊城，賊數爲民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每有賊發，常出其不意要擊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失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絶。至是，峻分命將士，要其行路，失韋果至，大破之，虜其首帥而還。因厚加恩禮，放遣之。失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絶，峻有力焉。初茹茹主菴羅辰率其餘黨東徙，峻度其必來，預爲之備。未幾，菴羅辰到，頓軍城西。峻乃設奇伏大破之，獲其名王郁久閭豆拔提等數十人，送於京師。菴羅辰於此遁走。帝甚嘉之。遷秘書監。

廢帝即位，除洛州刺史、河陽道行臺左丞。皇建中，詔於洛州西界掘長塹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間諜。河清元年，徵拜祠部尚書。詔詣晉陽檢校兵馬，俄而還鄴，轉太僕卿。及車駕巡幸，常與吏部尚書尉瑾輔皇太子、諸親王同知後事。仍賜食梁郡幹，遷侍中，除都官尚書。及周師寇逼，詔峻以本官與東安王婁叡、武興王普等自鄴率衆赴河陽禦之。車駕幸洛陽，以懸瓠爲周人所據，復詔峻爲南道行臺，與婁叡率軍南討。未至，周師棄城走，仍使慰輯永、郢二州。四年春，還京師。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依格處斬，家口配没。

助他們經營産業，使他們都得到安置。長子徐世榮，任中書舍人、黄門侍郎。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聰明穎悟，有治事的才能和謀略。高祖用他爲相府墨曹參軍，因事獲罪，革除了官職。很久之後，顯祖爲儀同開府，徵引他爲城局參軍。幾次升任爲恒州大中正，世宗相府外兵參軍。跟隨衆軍平定淮陰，賜予北平縣男的爵位。任營州刺史。

營州的土地連接着邊城，賊人屢次騷擾，成爲百姓的憂患。王峻到營州，在遠方設立哨所，廣設疑兵，每當有賊人前來，時常出其不意攔擊他們，賊人不敢前來，全境得到安寧。此前刺史陸士茂詐稱殺死失韋所屬的八百餘人，因此向朝廷的貢賦就斷絶了。這時，王峻分别命令將士，截擊他們所走的道路，失韋果然來到，把他們打得大敗，俘虜了他們的主帥而還師。於是厚加禮遇，然後放他回去。失韋於是奉獻誠意，給朝廷的貢賦不斷，這是王峻的功勞啊。起初茹茹主菴羅辰率領他的餘黨東遷，王峻估計他一定前來，預先作了準備。不久，菴羅辰到，屯軍城西。王峻於是設奇兵埋伏，大破菴羅辰，俘獲他的名王郁久閭豆拔提等數十人，送往京城。菴羅辰從此逃走。顯祖大加嘉獎，升任秘書監。

廢帝即位，任洛州刺史、河陽道行臺左丞。皇建年間，奉詔在洛州西部邊界挖長塹三百里，設置城防來防備間諜。河清元年，召拜祠部尚書。奉詔到晉陽查核察看兵馬，不久還鄴，改任太僕卿。皇帝巡幸，常與吏部尚書尉瑾輔佐皇太子、諸親王共同掌管後方事宜。於是賜食梁郡的俸禄。升任侍中，又任都官尚書。北周的軍隊進犯，詔王峻以本官與東安王婁叡、武興王高普等人從鄴率衆奔赴河陽抗禦。皇帝親臨洛陽，因懸瓠被北周人占據，又詔令王峻爲南道行臺，與婁叡率軍南討。還没有到達，北周人棄城逃走，於是派人慰問安撫永、郢二州。四年春，回到京城，因違法私運禁物并盜截軍糧，主管官吏依法判他處斬，家人發配爲奴。皇帝特下詔用鞭拷打一百，除名發配甲坊，免除發配他的家人。適逢

特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會赦免，停廢私門。天統二年，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武平初，除侍中。四年卒。贈司空公。

敕免，罷官居家。天統二年，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不久加授開府。武平初年，任侍中。四年去世。追贈司空公。

王紘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爲小部酋帥。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葛榮反，榮授基濟北王、寧州刺史。後葛榮破，而基據城不下，尒朱榮遣使喻之，然後始降。榮後以爲府從事中郎令，率衆鎮磨川。榮死，紇豆陵步藩虜基歸河西，後逃歸尒朱兆。高祖平兆，以基爲都督，除義寧太守。基先於葛榮軍與周文帝相知，及文帝據有關中，高祖遣基與長史侯景同使於周文帝，文帝留基不遣。基後逃歸，除冀州長史，後行肆州事。元象初，累遷南益州、北豫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民不甚患之。興和四年冬爲奴所害，時年六十五。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

紘少好弓馬，善騎射，頗愛文學。性機敏，應對便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紘曰："公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爲當左，爲當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爲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是小部族的酋長。父親王基，讀書很多，有智謀。起初跟隨葛榮謀反，葛榮授予王基濟北王、寧州刺史的官職。後來葛榮被攻破，而王基據城固守，没有被攻下，尒朱榮派使者開導他，然後纔投降。尒朱榮後來以他爲府從事中郎令，率部下鎮守磨川。尒朱榮死，紇豆陵步藩俘虜王基到河西，後逃回投奔尒朱兆。高祖平定尒朱兆，以王基爲都督，授任義寧太守。王基從前在葛榮軍中與周文帝相知，到周文帝據有關中，高祖派王基與長史侯景一起出使周文帝處，文帝留下王基不讓他回來。王基後逃回，授任冀州長史，後來兼攝肆州的政事。元象初年，幾次升任爲南益州、北豫州刺史。所到的地方都好聚斂財富，然而性情平和直率，官吏和百姓不很厭惡他。興和四年冬季爲奴僕所害，當時六十五歲。追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

王紘年少時喜歡弓箭、馬匹，善於騎馬射箭，非常愛好文學。天性機智敏捷，應對靈活。十三歲時，見到揚州刺史太原人郭元貞。元貞撫其背說："你讀什麽書?"回答說："誦讀《孝經》。"元貞說："《孝經》講的是什麽?"王紘說："地位在上的不驕縱，地位在下的不作亂。"元貞說："我作刺史，難道驕縱嗎?"王紘說："公雖不驕縱，然而君子防患於未然，也希望留意此事。"元貞稱贊他。十五歲時，跟隨父親在北豫州，行臺侯景和人談論掩衣襟的方法是應當向左，還是應當向右。尚書敬顯儁說："孔子說：'如果没有管仲，我們將頭髮披散不束，衣襟向左掩了。'以此説來，衣襟向右掩是對的。"王紘進言說："國家帝王即位於北方荒野之地，稱雄中原，五帝三王的禮儀、制度各自不同，衣襟向左或向右掩，哪裏值得談論它的是與非。"侯景

驚奇他年少聰明，賜給他名馬。

興和中，世宗召爲庫直，除奉朝請。世宗暴崩，紘冒刃捍禦，以忠節賜爵平春縣男，賚帛七百段、綾錦五十匹、錢三萬并金帶駿馬，仍除晉陽令。

興和年間，世宗召爲庫直，任奉朝請。世宗遇害突然去世，王紘冒死捍衛世宗，因忠節賜予平春縣男的爵位，賞賜帛七百段、綾錦五十匹、錢三萬和金帶駿馬，并任晉陽令。

天保初，加寧遠將軍，頗爲顯祖所知待。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對曰："亦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爲大苦？"紘曰："長夜荒飲不寤，亡國破家，身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爲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力薄斫輕，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紘，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曰："楊遵彥、崔季舒逃走避難，位至僕射、尚書，冒死效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

天保初年，加授寧遠將軍，很爲顯祖重視優待。帝曾與左右的人飲酒，說："大樂痛快啊。"王紘說："也有大樂，也有大苦。"帝說："什麼是大苦？"王紘說："長夜荒飲而不醒悟，國破家亡，身死名滅，就是所說的大苦。"帝默然不語。後來責備王紘說："你與紇奚舍樂共同事奉我兄，舍樂爲我兄死，你爲何不死！"王紘說："君亡臣死，自然是正常的禮節，但賊人力氣小，砍得輕，所以我没有死。"帝讓燕子獻反綁王紘，長廣王抓住頭，帝手舉刀將要砍下。王紘說："楊遵彥、崔季舒逃走躲避，職位達到僕射、尚書，冒死效命的賢士，反而被殺戮，曠古未有這樣的事。"帝將刀扔到地上說："王師羅不能殺。"於是放了他。

乾明元年，昭帝作相，補中外府功曹參軍事。皇建元年，進爵義陽縣子。河清三年，與諸將征突厥，加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除給事黄門侍郎，加射聲校尉，四遷散騎常侍。

乾明元年，昭帝作相，補任中外府功曹參軍事。皇建元年，晉升爲義陽縣子的爵位。河清三年，與諸將征伐突厥，加授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任給事黄門侍郎，加授射聲校尉，四次升任至散騎常侍。

武平初，開府儀同三司。紘上言："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勁勇强弩，多據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愚嘉善，舍過記功，敦骨肉之情，廣寬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克己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

武平初年，任開府儀同三司。王紘上書說："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必定相互呼應，從南北兩個方面入侵邊境。應當選派九州的勇士和善射之人，據守險要之地。我願陛下哀憐顧念忠誠的老臣，熱愛撫恤孤寡之人，同情獎勵忠實善良之士，忘記他們的過失，牢記他們的功勞，珍重骨肉之情，廣開寬厚仁愛之路，追思堯、舜之風，仰慕禹、湯之德，克己復禮，以成大治，這是天下的幸事。"

五年，陳人寇淮南，詔令群官共議禦捍。封輔相請出討擊。紘曰："官軍頻經失利，人情騷動，若復興兵極武，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

武平五年，陳人入侵淮南，皇帝命令衆官共同商議防禦之策。封輔相請求出兵討伐。王紘說："官軍多次失利，人心不安，如果又興兵動武，外出屯軍江、淮，擔心北狄西戎，乘我不利

乘我之弊，傾國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僞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人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

尋兼侍中，聘於周。使還即正，未幾而卒。紘好著述，作《鑒誡》二十四篇，頗有文義。

史臣曰：張纂等并趨事霸朝，申其功用，皆有齊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尸，靈光之拒關駐蹕，有古人風焉。

贊曰：纂、亮、耀、起、徐遠、紘、峻，奉日高升，凌風遠振。樹死拒關，終明信順。

之時，傾國而來，則大事去矣。不如薄賦輕徭，讓百姓士人休養生息，使朝廷和睦，遠近歸心，以仁義征伐他們，以道德進攻他們，天下都當安定，難道衹是一個不合法的陳國嗎。”高阿那肱對衆人說：“同意王武衛的人在南邊坐。”衆人都贊同他。

不久兼任侍中，出使周。出使回來即正式任侍中，没多久去世。王紘好著述，作《鑒誡》二十四篇，很有文辭。

史臣曰：張纂等人都事奉高氏霸朝，伸張他們的功用，都是齊國的良臣啊。伯德伏尸慟哭，靈光守關，使帝王停留暫駐，有古人的遺風啊。

贊曰：張纂、張亮、張耀、趙起、徐遠、王紘、王峻，事奉帝王高升，乘風遠振。樹死拒關，最終表明自己的忠信和順。

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薛琡　敬顯儁　平鑒

薛琡

薛琡，字曇珍，河南人。其先代人，本姓叱干氏。父豹子，魏徐州刺史。琡形貌魁偉，少以幹用稱。爲典客令，每引客見，儀望甚美。魏帝召而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琡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

薛琡，字曇珍，河南人。其祖先爲代人，本姓叱干。父親豹子，曾任魏徐州刺史。薛琡相貌魁梧，少以才幹著稱。作典客令，每引見賓客，儀表甚美。魏帝召見而對他說："卿風度莊重嚴肅，容貌秀美奇異，日後當會晋升，怎麽作官?"薛琡説："宗廟祭祀之禮，不敢不恭敬，朝廷之政事，不敢不盡忠，自此以外，非我所及。"

正光中，行洛陽令，部内肅然。有犯法者，未加拷掠，直以辭理窮核，多得其情。於是豪猾畏威，事務簡静。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華林，理問冤滯，洛陽繫獄，唯有三人。魏孝明嘉之，賜縑百匹。

正光年間，兼攝洛陽令，官署内部很有秩序。有犯法的人，未加拷打，衹以辭理詳細核驗，大多能得其案情。於是强横狡猾不守法紀的人敬畏他的威嚴，政務簡要，社會安静。當時因久旱不雨，京城被囚禁的人全部召集到華林，審理滯留未申的冤獄，洛陽囚禁在牢獄的，僅有三個人。魏孝明帝嘉獎他，賜予一百匹細絹。

遷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琡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爲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便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不依此。"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進諫曰："共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爲長吏，監撫黎元。自晋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

升任吏部，尚書崔亮奏請建立以年資爲録用標準的選官制度，不選拔人才，衹關注有功的舊臣。薛琡上書，説道："百姓之命，繫於官吏，如果得到適當的人，就有了休養生息之地，如果任非其才，爲害更大。如果讓主管選拔官吏的部門衹看年資和功勞，不選擇賢能與否，便人人品德平列，排列有固定的次序，拿着簿册叫名，一個官吏就足够了，數着人數任用，怎麽能稱銓衡考核。請不要依據這種作法。"書上奏後没有回覆。後來藉引見的機會，又進諫説："共同治理天下，本是百官的職責。因此漢朝時常讓三公大臣舉薦賢良、方正、有道、直言的賢士，作爲官

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

吏，監察安撫百姓。從晋末以來，這種風氣就已改變。當今四方剛剛安定，當務之急在於養民。我請求依照漢氏的作法改立四科，讓三公貴臣各自舉薦當時的賢人，來補充郡縣的官職，明立條規，防止結黨營私的弊端。”詔令公卿議論此事，事情也就擱置了。

元天穆討邢杲也，以琡爲行臺尚書。時元顥已據鄴城。天穆集文武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杲衆甚盛，宜先經略。琡以爲邢杲聚衆無名，雖强猶賊；元顥皇室昵親，來稱義舉，此恐難測。杲鼠盜狗竊，非有遠志，宜先討顥。天穆以群情所欲，遂先討杲。杲降軍還，顥入洛。天穆謂琡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

元天穆討伐邢杲的時候，以薛琡爲行臺尚書。當時元顥已占據鄴城。元天穆召集文武官員商議先攻打誰。商議的人都認爲邢杲人多氣盛，應先謀劃。薛琡認爲邢杲聚衆無名，雖然强大，仍然是賊寇；元顥是皇室近親，自稱義舉，此事後果難測。邢杲是鼠盜狗竊之輩，没有遠大志向，應當先征討元顥。元天穆順從衆人的想法，於是先討伐邢杲。邢杲投降後軍隊班師，元顥已進入洛陽。元天穆對薛琡説：“不聽您的話，竟至於此。”

天平初，高祖引爲丞相長史。琡宿有能名，深被禮遇，軍國之事，多所聞知。琡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讜。高祖大舉西伐，將度蒲津。琡諫曰：“西賊連年饑饉，無可食啖，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高司徒已圍陜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民盡應餓死，寶炬、黑獺，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高祖皆不納，遂有沙苑之敗。累遷尚書僕射，卒。臨終，敕其子斂以時服，逾月便葬，不聽干求贈官。自制喪車，不加雕飾，但用麻爲流蘇，繩用網絡而已。明器等物并不令置。

天平初年，高祖舉薦薛琡爲丞相長史。薛琡素來以有才能出名，很被以禮相待，軍國大事，多有知曉。薛琡也以誠相待，盡心竭力，保全節操，多次進獻忠誠正直的意見。高祖大舉西伐，將要渡過蒲津。薛琡進諫説：“西部的賊人連年饑荒，没有可吃的東西，所以冒死進入陜州，想奪取倉庫中的糧食。現在高司徒已包圍了陜州城，糧食運不出去。祇分兵各道，不要與他們作戰，等到來年麥秋，百姓全當餓死，寶炬、黑獺，自然歸順投降。希望大王不要渡過黄河。”侯景也説：“今日之舉，軍隊極多，萬一不勝，最終難於收場。不如分成兩軍，相繼前進，前軍如果勝利，後軍合力進攻；前軍如果失敗，後軍接應它。”高祖都没有采納，於是有沙苑的失敗。幾次升任至尚書僕射，去世。臨終之時，告誡他的兒子用當時通行的服裝裝殮，過一個月便下葬，不等待求得追贈的官職。自製喪車，不加雕飾，祇用麻作流蘇，繩作網絡罷了。隨葬的器物全不讓放。

琡久在省闥，閑明簿領，當官剖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似方格，内實浮動。受納貨賄，曲法舞文，深情刻薄，多所傷

薛琡長久任職宫中，擅長文書，任官决斷，敏捷如流。然而其天性陰險忌刻，不重情義，外表好像處事方正有則，内心實際很浮躁。接收賄賂，舞文弄法，内心刻薄，多有傷害，士人和百

害，士民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淫逸放恣，琡初與奸通，後納以爲婦。惑其讒言，逐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家内怨忿，競相告列，深爲世所譏鄙。贈青州刺史。

姓畏懼而厭惡他。魏東平王元匡之妾張氏淫逸放蕩，薛琡開始與她通奸，後來收納爲婦人。爲張氏讒言所惑，趕走了前妻于氏，不認他的兒子，家中彼此結怨，争相告狀，深爲世人譏諷鄙視。追贈青州刺史。

敬顯儁

敬顯儁，字孝英，平陽人。少英俠有節操，交結豪傑。爲羽林監。高祖臨晋州，儁因使謁見，與語説之，乃啓爲别駕。及義舉，以儁爲行臺倉部郎中。從攻鄴，令儁督造土山。城拔，又從平西胡。轉都官尚書，與諸將征討，累有功。又從高祖平寇難，破周文帝。敗侯景，平壽春，定淮南。又略地三江口，多築城戍。累除兗州刺史，卒。

敬顯儁，字孝英，平陽人。年少時英俊俠義有節操，交結豪傑。任羽林監。高祖到晋州，敬顯儁通過使者拜見，高祖與他談論而喜歡他，就啓奏爲别駕。到起事之時，以敬顯儁爲行臺倉部郎中。跟隨攻打鄴，讓敬顯儁督造土山。城攻取後，又跟隨平定西胡。改任都官尚書，與衆將征伐，多有功勞。又跟隨高祖平定敵寇，攻破周文帝。打敗侯景，平定壽春、淮南。又占領三江口的土地，修築大量城堡。多次升遷至兗州刺史，去世。

平鑒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頗有志力。受學於徐遵明，不爲章句，雖崇儒業，而有豪俠氣。孝昌末，盗賊蜂起，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騎馬爲友。鑒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謂其宗親曰："運有污隆，亂極則治。并州戎馬之地，尒朱王命世之雄，杖義建旗，奉辭問罪，勞忠竭力，今也其時。"遂相率奔尒朱榮於晋陽，因陳静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即署參軍，前鋒從平鞏、密，每陣先登。除撫軍、襄州刺史。

高祖起義信都，鑒自歸。高祖謂鑒曰："日者皇綱中弛，公已早竭忠誠。今尒朱披猖，又能去逆從善。摇落之時，方識松筠。"即啓授征西。懷州刺史。

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道築城以防遏西寇，朝廷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是時新築之城，糧仗未集，舊來乏水，衆情大懼。南門内有一井，隨汲即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縣人。父親平勝，爲安州刺史。平鑒少年時聰明機智，很有心志才力。跟徐遵明學習，不習章句之學，雖然崇尚儒業，而又有豪俠之氣。孝昌末年，盗賊四起，看到天下將亂，就到洛陽，與慕容儼騎馬爲友。平鑒生性靈巧，夜間博戲，來供應衣食。對他的宗親説："運數有盛有衰，亂到極點則治。并州爲戰争要地，尒朱王爲著名於當世的雄才，高舉義旗，奉嚴正之辭而討有罪之人，盡心竭力，現在已得其時。"於是相繼到晋陽投奔尒朱榮，陳述静亂安民的策略。尒朱榮非常稱贊他，即任用爲參軍，作爲前鋒跟隨平定鞏、密，每次作戰都先登敵城。任撫軍、襄州刺史。

高祖在信都起義，平鑒自身歸往。高祖對平鑒説："往日朝廷綱紀遭受破壞，您早已竭忠盡力。現在尒朱猖獗，又能離逆從善。零落之時，纔認識松竹。"即啓奏授予征西（疑闕文）。懷州刺史。

平鑒奏請在州西舊軹道築城來防備、阻遏西方的敵寇，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不久西魏前來進攻。這時新築之城，糧食和兵器没有集聚，向來缺水，衆人情緒非常恐懼。城南門内有一口

竭。鑒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有井泉涌溢，合城取之。魏師敗還，以功進位開府儀同三司。

時和士開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求鑒愛妾劉氏，鑒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作計，不得不然。"由是除齊州刺史。鑒歷牧八州，再臨懷州，所在爲吏所思，立碑頌德。入爲都官尚書令。

井，一打水井就乾。平鑒就整衣正冠俯在井邊祈禱，到早晨有井泉涌溢，全城人取用它。魏軍敗走，因功勞晉升爲開府儀同三司。

當時和士開因善於諂諛得到君主寵幸，權勢壓倒朝班，讓人求平鑒愛妾劉氏，平鑒就送給他。乃對人說："我失去阿劉，與死有什麽區别。要爲自身考慮，不得不這樣。"由此任齊州刺史。平鑒歷掌八州，兩臨懷州，所在的地方爲官吏百姓思念，立碑頌德。入朝爲都官尚書令。

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粲

万俟普　万俟洛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種也。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授普太尉。率部下降魏，授後將軍，第二領民酋長。高祖起義，普遠通誠款，高祖甚嘉之。斛斯椿逼帝西出，授司空、秦州刺史，據覆鞦城。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落來奔，高祖躬自迎接，授普河西公。累遷太尉、朔州刺史，卒。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祖先爲匈奴的分支。勇猛果敢有武力。正光年間，破六韓拔陵叛逆，任命万俟普爲太尉。率部下投降魏，任命爲後將軍，第二領民酋長。高祖起義，万俟普從遠方表達誠意，高祖非常贊賞他。斛斯椿逼迫皇帝西出，任命爲司空、秦州刺史，據守覆鞦城。高祖平定夏州，万俟普乃率其部落來投奔，高祖親自迎接，拜授万俟普爲河西公。多次升任爲太尉、朔州刺史，去世。

子洛，字受洛干。豪壯有武藝，騎射過人，爲鄉閭所伏。拔陵反，隨父歸順，除顯武將軍。隨尒朱榮每有戰功，累遷汾州刺史、驃騎將軍。及起義信都，遠送誠款，高祖嘉其父子俱至，甚優其禮。除撫軍，兼靈州刺史。武帝入關，除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與諸將圍獨孤如願於金墉，及河陰之戰，并有功。高祖以其父普尊老，特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此役也，諸軍北渡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高祖以雄壯，名其所營地爲回洛城。洛慷慨有氣節，勇鋭冠時，當世推爲名將。興和

他的兒子万俟洛，字受洛干。氣勢豪壯，有武藝，騎馬射箭勇力過人，爲鄉閭所敬佩。拔陵反叛，隨父親歸順，任顯武將軍。跟隨尒朱榮，常有戰功，多次升任爲汾州刺史、驃騎將軍。到信都起義，從遠方表達誠意，高祖贊賞他們父子一起前往，對他們禮遇非常優厚。任撫軍，兼任靈州刺史。武帝入關，任左僕射。天平年間，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兩次升任爲領軍將軍。與衆將包圍獨孤如願在金墉，以及河陰戰役，均有戰功。高祖因爲其父万俟普位尊年老，特别尊崇禮遇他，曾親自扶他上馬。万俟洛免冠行稽首禮説："願奮死效力來報答大恩。"到這次戰役，衆軍向北渡過橋梁，万俟洛率一支軍隊不動。對西人説："万俟受洛干在這裏，能來的人就來吧！"西人畏懼而離去。高祖因其雄壯，命名他所在營地爲回洛城。万俟洛慷慨有氣節，勇鋭蓋世，當世推崇爲名將。興和初年去世。

初卒。

可朱渾元

可朱渾元，字道元。自云遼東人，世爲渠帥，魏時擁衆内附，曾祖護野肱終於懷朔鎮將，遂家焉。元寬仁有武略，少與高祖相知。北邊擾亂，遂將家屬赴定州，值鮮于修禮作亂，元擁衆屬焉。葛榮并修禮，復以元爲梁王。遂奔尒朱榮，以爲别將，隸天光征關中，以功爲渭州刺史。

可朱渾元，字道元。自稱遼東人，世代爲部落首領，魏時帶領兵衆歸附朝廷，曾祖護野肱死於懷朔鎮將的職位上，於是在那裏安家。可朱渾元寬厚仁義，有軍事謀略，年輕時與高祖互相瞭解，感情深厚。北部邊境騷擾，於是帶領家屬前往定州，逢鮮于修禮作亂，可朱渾元率衆跟隨他。葛榮吞并了修禮，又以可朱渾元爲梁王。於是投奔尒朱榮，以他爲别將，跟隨天光征伐關中，因功任渭州刺史。

侯莫陳悦之殺賀拔岳也，周文帝率岳所部還共圖悦。元時助悦，悦走，元收其衆，入據秦州，爲周攻圍，苦戰，結盟而罷。元既早被高祖知遇，兼其母兄在東，嘗有思歸之志，恒遣表疏與高祖陰相往來。周文忌元智勇，知元懷貳，發兵攻之。元乃率所部，發自渭州，西北渡烏蘭津。周文頻遣兵邀之，元戰必摧之。引軍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泥女婿劉豐與元深相交結。元因説豐以高祖英武非常，克成大業，豐自此便有委質之心，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高祖聞其來也，遣平陽守高嵩持金環一枚以賜元，并運資糧，遠遣候接。元至晋陽，引見執手，賜帛千匹并奴婢田宅。兄弟四人先在并州者，進官爵。元所部督將，皆賞以爵邑。封元縣公，除車騎大將軍。

侯莫陳悦殺賀拔岳的時候，周文帝率領賀拔岳所屬部隊回來共同圖謀侯莫陳悦。可朱渾元當時幫助侯莫陳悦，侯莫陳悦敗走，可朱渾元收編了他的兵衆，入城占據秦州，被周圍攻，經過苦戰，結盟而罷兵。可朱渾元既然早被高祖賞識，再加上他的母親、兄長在東方，曾有思歸之志，常派人送表疏給高祖，私下相互往來。周文嫉妒可朱渾元智勇雙全，知道可朱渾元懷有貳心，便發兵攻打他。可朱渾元就率所屬部隊，從渭州出發，向西北渡烏蘭津。周文多次派兵截擊他，可朱渾元每次作戰必定摧毁截擊的軍隊。率軍經過河、源二州，纔得以從東殺出。靈州刺史曹泥的女婿劉豐與可朱渾元相交很深。可朱渾元於是用高祖英武非常，能成大業來説服劉豐，劉豐從此便有委身之心，就供給物資送走可朱渾元。可朱渾元從靈州東北進入雲州。高祖聽説他來，派平陽守令高嵩持金環一枚賞賜可朱渾元，并且運送物資糧食，派人到遠方迎候。可朱渾元到晋陽，引見握手，賞賜千匹帛和奴婢田宅。兄弟四人中先在并州的人，晋升了官爵。可朱渾元部下的督將，皆賞給爵位和封邑。封可朱渾元爲縣公，任車騎大將軍。

討西魏儀同金祚、皇甫智達於東雍，擒之。遷并州刺史。又與諸將征伐，頻有克捷降下。天保初，封扶風王。頻從顯祖討山胡、茹茹，累有戰功。遷太師，薨。贈假黄鉞、太宰、録尚書。元善於御衆，行軍用兵，務

到東雍征討西魏儀同金祚、皇甫智達，抓獲了他們。升任并州刺史。又與衆將征伐，屢有戰勝之功，多次使敵人降服歸順。天保初年，封扶風王。多次跟隨顯祖征討山胡、茹茹，屢有戰功。升任太師，去世。追贈假黄鉞、太宰、録尚書。可朱渾元善於駕馭部屬，行軍用兵，務求謹

在持重，前後出征，未嘗負敗。及卒，朝廷深悼之。皇建初，配享世宗廟庭。

慎，前後出征，未曾失敗。到去世，朝廷深深悼念他。皇建初年，袝祀於世宗宗廟。

劉豐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絶人，有口辯，好説兵事。破六韓拔陵之亂，豐以守城之功，除普樂太守。魏永安初，除靈州鎮城大都督。周文授以衛大將軍，豐不受，乃遣攻圍，不克。豐遠慕高祖威德，乃率户數萬來奔。高祖上豐爲平西將軍、南汾州刺史。遂與諸將征討，平定寇亂。又從高祖破周文於河陰，豐功居多，高祖執手嗟賞。入爲左衛將軍，出除殷州。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有英姿豪氣，果斷剛毅過人，有口才，好談論軍事。破六韓拔陵叛亂，劉豐因守城之功，任普樂太守。魏永安初年，任靈州鎮城大都督。周文任命他爲衛大將軍，劉豐不接受，就派人圍攻，没有攻克。劉豐遠慕高祖的威德，就率領數萬户人前來投奔。高祖讓劉豐就職平西將軍、南汾州刺史。於是與衆將征討，平定外寇和内亂。又跟隨高祖在河陰攻破周文，劉豐功勞最大，高祖拉着手贊嘆。入朝爲左衛將軍，又出任殷州。

王思政據長社，世宗命豐與清河王岳攻之。豐建水攻之策，遂遏洧水以灌之，水長，魚鱉皆游焉。九月至四月，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船。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絶，漂至城下。豐游水向土山，爲浪所激，不時至，西人鈎之。并爲敵人所害。豐壯勇善戰，爲諸將所推。死之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曰忠。子曄嗣。

王思政占據長社，世宗命令劉豐與清河王高岳攻打他。劉豐提出水攻的策略，就阻擋洧水來灌城，水上漲，魚鱉都在水中游。從上年九月至下一年的四月，城將被攻破。劉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方有白氣，就一起進船。忽然有暴風從東北方颳來，大白天變得昏暗，飛沙走石，船的纜繩忽然斷絶，漂泊到城下。劉豐游水向土山，被浪冲激，不時而至，西方人用鈎鈎住了他。二人一起被敵人殺害。劉豐剛勇，善於作戰，爲衆將推崇。死的那天，朝廷内外驚駭惋惜。追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號爲忠。兒子劉曄繼承了他的爵位。

破六韓常

破六韓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單于之裔也。右谷蠡王潘六奚没於魏，其子孫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部落，其父孔雀，世襲酋長。孔雀少驍勇。時宗人拔陵爲亂，以孔雀爲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下一萬人降於尒朱榮，詔加平北將軍、第一領民酋長，卒。

破六韓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單于的後裔。右谷蠡王潘六奚死於魏，他的子孫用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成爲破六韓。世代率領部落，他的父親孔雀，世襲酋長。孔雀年少驍勇。當時同宗之人拔陵作亂，以孔雀爲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領部下一萬人投降了尒朱榮，奉詔加授平北將軍、第一領民酋長，去世。

常沉敏有膽略，善騎射，累遷平西將軍。高祖起義，常爲附化守，與

破六韓常沉穩機敏，有膽略，善於騎馬射箭，多次升任爲平西將軍。高祖起義，破六韓常

万俟受洛干東歸，高祖嘉之，上爲撫軍。與諸將征討，又從高祖攻擊諸寇，累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封平陽公。除洛州刺史。常啓世宗曰："常自鎮河陽以來，頻出關口、太谷二道，北荆已北，洛州已南，所有要害，頗所知悉。而太谷南口去荆路逾一百，經赤工坂，是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絶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餉，唯經此路。愚謂於彼選形勝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遠還，自然不能更有行送。"世宗納其計，遣大司馬斛律金等築楊志、百家、呼延三鎮。常秩滿，還晋陽，拜太保、滄州刺史，卒。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民酋長，假王，謚曰忠武。

爲附化守令，與万俟受洛干東歸，高祖嘉獎他，就職爲撫軍。與衆將征討，又跟隨高祖攻擊衆寇，多次升任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封平陽公。任洛州刺史。破六韓常啓奏世宗説："常自從鎮守河陽以來，多次出關口、太谷二道，北荆以北，洛州以南，所有要害之地，都很熟悉。而太谷南口距荆道路超過一百里，經過赤工坂，是賊人東西來往的大道，中間空缺一百五十里，賊人的糧餉，衹經過此路。我認爲在那裏選擇險要之地，建造城堡，安置軍隊，阻止其從遠方回來，自然不能再有糧餉運送。"世宗采納了他的計策，派大司馬斛律金等人建造楊志、百家、呼延三鎮。破六韓常任期滿，回到晋陽，任太保、滄州刺史，去世。追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民酋長，假王，謚號爲忠武。

金祚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任俠。魏正光中，隴右賊起，詔雍州刺史元猛討之，召募良家，以爲軍導，祚應選。以軍功累遷龍驤將軍、靈州刺史。高祖舉義，尒朱天光率關右之衆與仲遠等北抗義師。天光留祚東秦，總督三州，鎮静二州。天光敗，歸高祖，除車騎大將軍。邙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祚除華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别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天性驍勇，重義氣，能見義勇爲。魏正光年間，隴右賊起，詔令雍州刺史元猛征討，招募清白人家，作爲軍隊的嚮導，金祚應召被選。因軍功幾次升任爲龍驤將軍、靈州刺史。高祖起義，尒朱天光率領關右的民衆與仲遠等向北抵抗起義的軍隊。天光留金祚在東秦，總督三州，安定二州。天光失敗，歸附高祖，任車騎大將軍。邙山戰役，以大都督的身份隨軍擊破西軍。金祚任華州刺史，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另封臨濟縣子，去世。追贈司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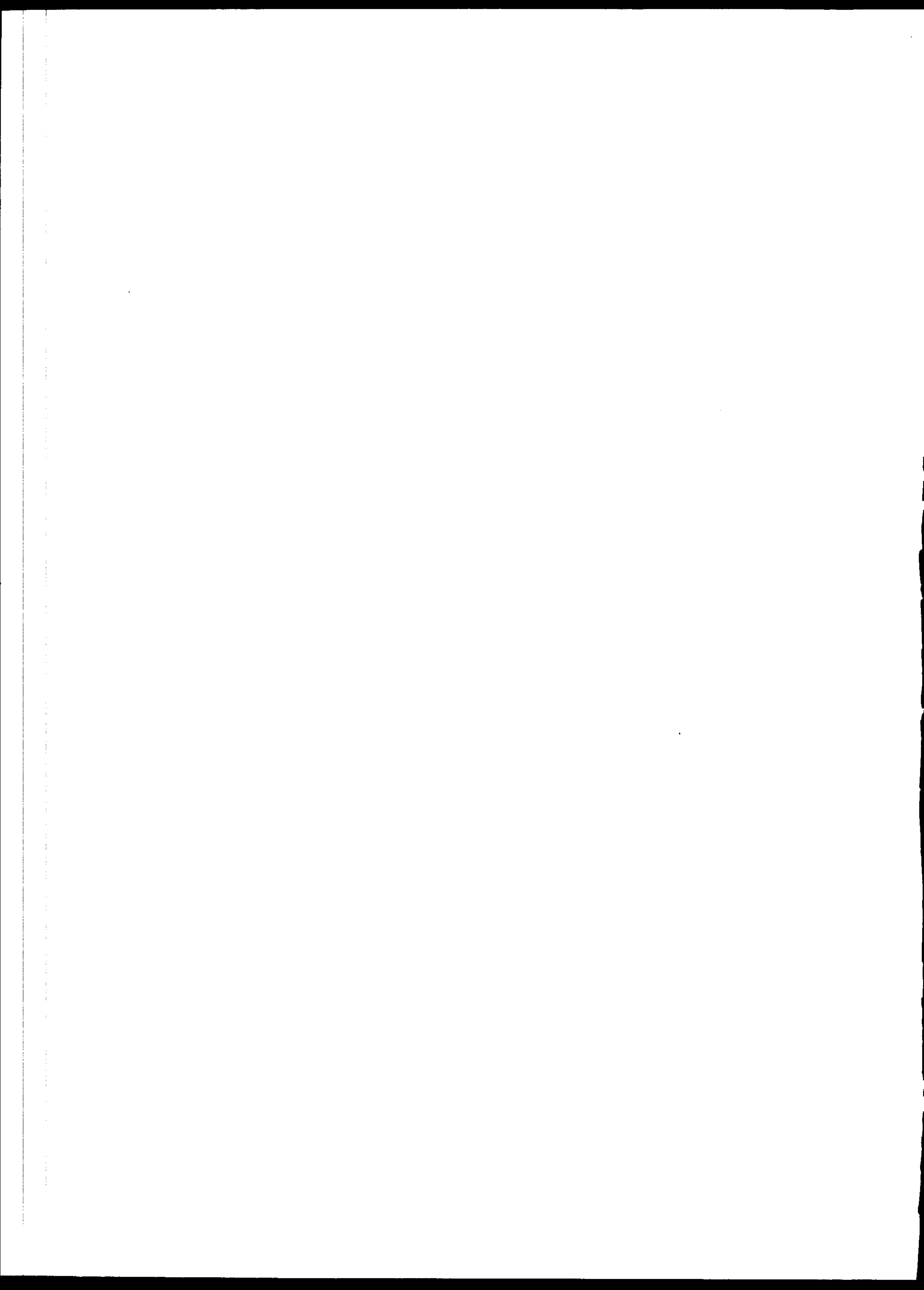
韋子粲

韋子粲，字暉茂，京兆人。曾祖閬，魏咸陽守。父儁，都水使者。子粲仕郡功曹史，累遷爲大行臺郎中，從尒朱天光平關右。孝武入關，以爲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將出討，城陷，子弟俱破獲，送晋陽，蒙放免。以粲爲并州長史，累遷豫州刺史，卒。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侄親屬，闔門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難，

韋子粲，字暉茂，京兆人。曾祖韋閬，任魏咸陽郡守。父親韋儁，任都水使者。子粲任郡功曹史，幾次升任爲大行臺郎中，跟隨尒朱天光平定關右。孝武入關，任命他爲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將領征討，城陷，子弟全被俘獲，送到晋陽，蒙赦免釋放。讓子粲任并州長史，多次升任爲豫州刺史，去世。當初子粲弟兄十三人，子侄親屬，全家百口全在西魏。因子粲在城陷後不能爲國難而死，多被殺戮，回國獲得生存的，衹有他

多致誅滅，歸國獲存，唯與弟道諧二人而已。諧與粲俱入國。粲富貴之後，遂特棄道諧，令其異居，所得廩禄，略不相及，其不顧恩義如此。

和弟弟道諧二人罷了。道諧與子粲一起入國。子粲富貴之後，却拋棄了道諧，讓他另住，所得俸禄，全不相與，其不講恩義達到這個地步。



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元坦

元坦，祖魏獻文皇帝，咸陽王禧第七子。禧誅後，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屢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乏，坦兄弟爲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

元坦，祖父是魏獻文皇帝，咸陽王元禧的第七個兒子。元禧被殺後，兄元翼、元樹等五人相繼南逃，所以元坦得以繼承王位，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年，恢復本來的封爵咸陽郡王，幾次升任爲侍中。莊帝從容地對他說："你的才能不像荀、蔡，中年屢經變遷，過去從小生長在朕家，所以有越等授官。"當初元禧死後，衆子窮困，元坦弟兄被彭城王元勰所收養，所以有這樣的話。

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己，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

孝武初年，他的哥哥元樹被抓獲。元坦見元樹年長而且賢能，怕他取代自己，暗中勸朝廷按照法律殺掉他。元樹知道這件事後，流着淚對元坦說："我過去因爲家難，不能死，在江湖上依附别人生活，受命於人。現在回來，不是因爲要履行君臣之義，而是求活命罷了，難道還希望榮華富貴。你爲什麽恣意猜疑，忘記兄弟之義，身體魁偉，無善可言。"元坦臉變色而離去。元樹死，竟然不來哀悼。

坦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録尚書事、宗正、司州牧。雖禄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爲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爲特進，出爲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正税外，别先責絹五匹，然後爲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

元坦歷任司徒、太尉、太傅，加授侍中、太師、録尚書事、宗正、司州牧。雖然俸禄豐厚，職位尊貴，却貪婪更加厲害，賣官鬻爵，貪贓枉法，完全没有法紀。被御史彈劾罷免官職，以王爵歸宅第。不久起用任特進，出爲冀州刺史，專斷執拗，聚斂財富。每當百姓交納賦税，除正税之外，另先索取絹五匹，然後接受。生性喜好畋獵捕魚，没有一日不去，秋冬季獵取雉兔，春夏季捕魚捉蟹，養的鷹犬時常有數百頭。自稱寧可

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爲太傅。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説圖讖，有司奏當死，詔并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三天不吃飯，不能一天不打獵。入朝任太傅。齊天保初年依據條例降低爵位，封新豐縣公，任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因爲兒子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乘酒醉誹謗朝廷，妄説圖讖隱語一案的連坐，主管官吏奏判死罪，詔令一起寬恕了他們。元坦發配北營州，死在配所。

元斌

元斌，字善集，祖魏獻文皇帝。父高陽王雍，從孝莊於河陰遇害。斌少襲祖爵，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爲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准例降爵，爲高陽縣公，拜右光禄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狼河，以罪賜死。

元斌，字善集，祖父爲魏獻文皇帝。父親高陽王元雍，跟隨孝莊皇帝在河陰遇害。元斌少年時世襲祖爵，歷任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斌儀貌美麗，性情寬和，居官慎重，很爲齊文襄喜愛贊賞。齊天保初年，依據條例降低爵位，爲高陽縣公，授任右光禄大夫。二年，跟隨文宣征討契丹回來，至白狼河，因罪賜死。

元孝友

元孝友，祖魏太武皇帝。兄臨淮王彧無子，令孝友襲爵。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温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静帝宴文襄於華林，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奉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

元孝友，祖父爲魏太武皇帝。兄臨淮王元彧没有兒子，讓孝友繼承爵位。幾次升任爲滄州刺史，爲政温和，好行小惠，不能作到清白，而又無所侵犯，百姓也因此感到便利。魏静帝在華林宴請文襄，孝友乘醉自誇，又説："陛下答應賜臣曰能。"帝笑着説："我常聽説王自稱清廉。"文襄説："臨淮王奉皇帝之命免除罪過。"於是君臣都笑而不怪罪。

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

> 令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鄰。百家之内，有帥二十五人，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爲族，四閭，閭二比。計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户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爲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

孝友深明爲政之道，曾上表奏曰：

> 按照法令制度：一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鄰。一百家之内，有頭領二十五人，人力、物資的徵集調遣全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又有蠶食。這種情形爲害已經很久了。京城諸里巷，有的七八百家祇有一個里正、二史，衆事無缺，而何況外埠州縣呢？請按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變，而以一百家爲族，一族分四閭，一閭分二比。總共每族減少十二個壯丁，徵收户調十二匹絲絹綿。大略現管之户應當共有兩萬餘族，一年交出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名壯丁出一名服役的士兵，總共得一萬六千兵。這是富國安民的辦法。

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既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强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邅，内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以制夫爲婦德，以能妒爲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妒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奸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妒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絶，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

古代諸侯娶九個女子，士人有一妻一妾。《晉令》：諸王娶妾八人；郡主、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品有三妾，第五、第六品有二妾，第七、第八品有一妾。所以女子教化得以培養，後代廣多。後代多就是孝，是修女子之教的禮法。而當朝忽視拋棄這一儀禮，由來已久，將相多娶公主爲妻，王侯娶皇后的親族，所以没有侍妾，習以爲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全朝已是無妾，天下幾乎皆是一妻。假如人勉强多娶，那麽就家境蕭索，處事困難，内外親友，共相譏諷責怪。大凡現在的人，全没有準則。父母嫁女兒，就教她忌妒，姑姐見面，也一定勸她忌妒。把制服丈夫作爲婦德，把能忌妒作爲女子的技能。自稱不受人欺，怕他人笑我。王公貴族尚自一心，以下的人怎麽敢有二意。忌妒之心産生，那麽妻妾的禮儀就廢棄，妻妾的禮儀廢棄，那麽奸淫的徵兆興起，這就是臣下毒恨的原因。請讓王公貴族，一品官吏娶八妾，連妻共有九女，相當二品的官吏有七女，三品、四品官吏有五女，五品、六品的官吏就一妻二妾。限用一年時間，全讓他們補足數目。如果不補足數目，以及對妾無禮，使妻妒忌加以鞭打的，免去所任的官職。妻子没有兒子而不娶妾，就自行絶滅，没有辦法讓祖父受享祭品，請依法判爲不孝之罪，離遣他的妻子。

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奸盗，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

我的赤誠之心，其意衹在國家，想使吉事喪事没有不合禮儀，貴賤各得其所，省頭領而多出兵丁，設置倉儲，豐收穀食，設立賞格以捕捉奸盗，實行典章命令來昭示朝綱，希望使國家有充足的糧食，充實的武裝力量，人民也就誠實不欺了。又冒昧地申述妻妾的數目，正想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後代滿朝，帝位流傳無窮。這就是我的志向。

詔付有司，議奏不同。

詔令交付主管官吏，議奏各不相同。

孝友又言："今人生爲皂隸，葬擬王侯，存没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鄰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之像，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兹以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

孝友又説："現在人生爲奴隸，葬禮比擬王侯，生死異路，没有節制。修建高大的丘墓，舉行豪華的祭禮，鄰里以爲榮耀，稱爲至孝。夫婦結合，是王化的開始，共食合瓢之飲的結婚儀式，足以成禮。而現在富貴的人更加奢侈，婚禮中夫婦共食一牲的儀式，超過祭禮時所設的祭臺，積魚如山，山上有林木之像，鸞鳥和鳳凰之像就在其上。徒有煩勞，最終成爲廢棄之物。希望是天意，其實或許不是這樣。請自此以後，如果婚喪超過禮數者，以違旨論處。官吏不加檢舉，即與其同罪。"

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禄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宫，出與元暉業同被害。

孝友在官多年，以法自守，名聲很大，然而性情軟弱，善於事奉權貴，被正直的人所譏笑。齊天保初年，按照條例降低爵位，封爲臨淮縣公，任命爲光禄大夫。二年冬天被詔入晉陽宫，出來後與元暉業同時被害。

元暉業

元暉業，字紹遠，魏景穆皇帝之玄孫。少險薄，多與寇盗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録尚書事。文襄嘗問之曰："此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元暉業，字紹遠，魏景穆皇帝的玄孫。年少時陰險刻薄，多與寇盗交往。年長後竟然改變了舊的習慣，閱覽子、史，也多寫文章，而且慷慨有志向。歷任司空、太尉，加授特進，兼任中書監，總領尚書事。文襄曾問他説："近來翻閲什麽？"回答説："多次重温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啖，一日一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横。"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辯宗録》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

暉業因時運逐漸衰落，不再求全，衹管吃喝，一天一隻羊，三天一隻小牛。又曾經作詩説："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横。"齊初年，降低封爵爲美陽縣公，任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在晉陽的時候，没有交往，平時常閑暇，於是撰寫魏藩國之王的家世，稱爲《辯宗録》四十卷，刊行於世。官位和聲望很高，又因性情超凡拔俗，時常被人猜忌。

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宫門外駡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即知死也，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亦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鑿

天保二年，跟隨皇帝至晉陽，在宫門外駡元韶説："你還不如一個老太婆，背負玉璽而給了别人，爲什麽不打碎它。我説出這些話，就知道要死了，然而你難道又能生存幾時！"文宣聽説此事而殺了他，也斬了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之時，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如。於是鑿開冰沉

冰沉其尸。

没他的尸體。

元昭業

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問，位諫議大夫。莊帝幸洛南，昭業立於閶闔門外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黄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卒。謚曰文侯。

暉業弟昭業，很有學問，職位爲諫議大夫。莊帝駕臨洛南，昭業立在閶闔門外勒馬進諫，帝避開他經過，後又慰問勉勵他。職位爲給事黄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去世。謚號爲文侯。

元弼

元弼，字輔宗，魏司空暉之子。

元弼，字輔宗，魏司空元暉之子。（有脱文）

元韶

元韶字世胄，魏孝莊之侄。避尒朱之難，匿於嵩山。性好學，美容儀。初尒朱榮將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親滎陽太守鄭仲明。仲明尋爲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中爲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况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刃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私家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帝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馬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録尚書、司州牧，進太傅。

元韶，字世胄，魏孝莊皇帝之侄。因避尒朱榮之難，藏在嵩山。生性好學，儀容美麗。當初尒朱榮將入洛，父親元劭恐懼，把元韶寄托親信之人滎陽太守鄭仲明。仲明不久被城中的人所殺，元韶因兵亂與乳母失散，於是與鄭仲明兄之子僧副一起避難。路上被賊人逼迫，僧副恐不能得免，就讓元韶下馬。僧副對賊人説："走投無路的鳥投奔人，尚有人憐憫，何況諸王，怎麽能拋棄呢？"僧副舉刀逼近賊人，賊人纔後退。元韶遇到一位老母姓程，可憐他，隱藏在自家十多天，莊帝訪尋而得到他，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帝把孝武帝之后嫁給他。魏王室奇珍異寶，多隨皇后進入元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以轉動而不可以出來；瑪瑙杯容積有三升，用玉連接它。這些皆號稱西域的鬼神所作。歷任太尉、侍中、録尚書、司州牧，晋升爲太傅。

齊天保元年，降爵爲縣公。韶性行温裕，以高氏婿，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惠政。好儒學，禮致才彦，愛林泉，修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帝剃韶鬚髯，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我以彭城爲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

齊天保元年，降爵爲縣公。元韶性情平和寬宏，因爲是高氏婿，很受當時寵信。能自身謙讓，治理百姓有德政。愛好儒學，禮遇才子賢士。喜愛林泉，修建宅院，華麗而不奢侈。文宣帝剃去元韶的鬍鬚，飾以粉黛，穿上婦人的衣服跟隨自己，説："我用彭城王作侍妾。"譏諷元氏衰弱，把他們比爲婦女。

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式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并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絶食，啖衣

天保十年，太史上奏説："今年應當除舊更新。"文宣對元韶説："漢朝光武帝爲什麽中興？"元韶説："因爲誅殺劉氏没有殺盡。"於是就誅殺諸元來滿足他。就在五月殺元世哲、景式等二十五家，其餘十九家全囚禁起來。元韶幽禁在京城附近的地牢，斷絶食物，啃衣袖而死。到

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并無遺焉。或父祖爲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强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

贊曰：元氏蕃熾，憑兹慶靈，道隨終運，命偶淫刑。

七月，大誅元氏，從昭成以下全没有遺留的。有的父祖爲王，有的自身顯貴，有的弟兄强壯，都斬於刑場。他們的嬰兒投到空中，用長矛刺殺他們。前後殺死的人共七百二十一人，全部投尸到漳水之中，剖開水中魚腹多得人的指甲，京都因此長久無人吃魚。

贊曰：元氏興旺，憑此福蔭，道德任隨運數終結，命遭淫刑。

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李渾 (渾弟)繪 李璵 鄭述祖

李渾 李湛

李渾，字季初，趙郡栢人人也。曾祖靈，魏鉅鹿公。父遵，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害遵。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時四方多難，乃謝病，求爲青州征東府司馬。與河間邢卲、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携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尒朱榮入洛，衣冠殲盡。論者以爲知機。永安初，除散騎常侍。

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爲征東將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而社客宿將多謀，諸城各自保，固壁清野。時議有異同。渾曰："社客賊之根本，圍城復逾晦朔。烏合之衆，易可崩離。若簡練驍勇，銜枚夜襲，徑趣營下，出其不意，咄嗟之間，便可擒殄。如社客執擒，則諸郡可傳檄而定。何意冒熱攻城，疲損軍士。"諸將遲疑，渾乃决行。未明，達城下，賊徒驚散，生擒社客，斬首送洛。海隅清定。

後除光禄大夫，兼常侍，聘使至梁。梁武謂之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常侍曾經將領，今復充使，文武不墜，良屬斯人。"使還，爲東郡太守，以贓徵還。世宗使武士提以入，渾抗言曰：

李渾，字季初，趙郡栢人人。曾祖父李靈，爲魏鉅鹿公。父親李遵，爲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元愉在冀州反叛，殺害了李遵。李渾因父親爲王事而死，被授任給事中。當時四方多難，便稱病辭官，要求任青州征東府司馬。與河間邢卲、北海王昕均侍奉老母、携妻子兒女同赴青、齊。不久而尒朱榮入洛，作官的人全部殺盡。評論這件事的人認爲李渾有預見。永安初年，任散騎常侍。

普泰年間，崔社客在海岱謀反，圍攻青州。詔李渾爲征東將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而社客爲久經沙場的多謀老將，衆城各自保守，堅壁清野。當時商議攻打的策略不一致。李渾說："社客爲賊人的根本，圍城又超過一月。烏合之衆，容易崩潰。如果挑選驍勇士卒，銜枚夜間偷襲，直奔營下，出其不意，瞬息之間便可擒拿消滅。如社客捕獲，那麼衆郡傳檄文就可以平定。爲何冒暑攻城，使軍士疲憊。"衆將遲疑不决，李渾就决定執行。天没亮，到達城下，賊衆驚散，生擒社客，斬下首級，送往洛。海隅平定。

後任光禄大夫，兼常侍，出使到梁。梁武對他說："老子之後，久而愈盛，趙李人物，今日很多。您曾經爲將領，今又充任使臣，文武俱佳，實屬此人。"出使回來，爲東郡太守，因貪贓召回。世宗讓武士將他架入朝中，李渾抗争說："將軍今天還禮待賢士嗎?"世宗笑而放了

"將軍今日猶自禮賢耶！"世宗笑而捨之。

天保初，除太子少保，邢卲爲少師，楊愔爲少傅，論者爲榮。以參禪代儀注，賜爵涇陽縣男。刪定《麟趾格》。尋除海州刺史。土人反，共攻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絶其路。城内先有一池，時旱久涸，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爲神，應時駭散。渾督勵將士，捕斬渠帥。渾妾郭氏在州干政納貨，坐免官。卒。

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爲太子舍人，兼常侍，聘陳使副。襲爵涇陽縣男。渾與弟繪、緯俱爲聘梁使主，湛又爲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之門。

李繪

繪，字敬文。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偶以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間，而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内外異之，以爲非常兒也。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俊。河間邢晏，即繪舅也。與繪清言，嘆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齊王蕭寶夤引爲主簿記室，專管表檄，待以賓友之禮。司徒高邕辟爲從事中郎，徵至洛。時敕侍中西河王、秘書監常景選儒學十人緝撰五禮，繪與太原王乂同掌軍禮。魏静帝於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騫、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爲録議。素長筆札，尤能傳受，緝綴詞議，簡舉可觀。天平初，世宗用爲丞相司馬。每罷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令繪先發言端，爲群僚之首。音辭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

他。

天保初年，任太子少保，邢卲爲少師，楊愔爲少傅，論者以爲榮耀。因以佛教禪宗修持方法取代測天的法式，賜予涇陽縣男的爵位。刪定《麟趾格》。不久任海州刺史。土人反叛，共同攻打州城。城中地下多石，没有井，常年飲海水。賊斷絶取水道路。城内原有一池，當時乾旱早已乾涸，一天早上下雨，泉水噴涌溢出。賊人認爲有神，立即驚散。李渾督促鼓勵將士，捕殺首領。李渾妾郭氏在州參與政事，接納財物，連坐免去官職。去世。

子李湛，字處元。廣閲文史書籍，有家庭遺風。爲太子舍人，兼任常侍，出使陳爲副使。繼承涇陽縣男爵位。李渾與弟李繪、李緯全是出使梁的主使，李湛又爲副使，因此趙郡人士，稱爲四使之門。

李繪，字敬文。六歲時，便自願入學，家裏人因爲忌諱偶年上學的風俗，阻止而没有同意。伺其叔伯姐姐寫字之際，就偷着使用，不久就通曉了《急就章》。家内家外的人都對此感到驚異，認爲他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小孩。到年長，儀貌端莊魁偉，神情爽朗英俊。河間邢晏，就是李繪的舅父。與李繪清談玄理，贊嘆其志向高遠。每每稱贊説："好像撥開雲霧，如同珠玉相配，住宅風水之相的寄托，實在此外甥。"齊王蕭寶夤舉薦爲主簿記室，專管上表和檄文，用賓友之禮對待他。司徒高邕徵召爲從事中郎，召至洛。當時奉皇帝之命侍中西河王、秘書監常景選拔儒家學者十人編輯撰寫五禮，李繪與太原王乂共同掌管軍禮的編撰。魏静帝在顯陽殿講《孝經》、《禮記》，李繪與從弟李騫、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全都作録議。李繪素來擅長寫作，尤其善於傳授，編輯綴合言詞議論，簡要周全。天平初年，世宗任用爲丞相司馬。每當罷朝，文武官員會集，在王廷面君奏對，時常讓李繪首先發言，是群僚的首領。音辭辯正，風度儀表都很高雅，聽的人都很吃驚。

武定初，兼常侍，爲聘梁使主。梁武帝問繪："高相今在何處?"繪曰："今在晋陽，肅遏邊寇。"梁武曰："黑獺若爲形容? 高相作何經略?"繪曰："黑獺游魂關右，人神厭毒，連歲凶災，百姓懷土。丞相奇略不世，畜鋭觀亹，攻昧取亡，勢必不遠。"梁武曰："如卿言極佳。"與梁人泛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黄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大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

武定初年，兼任常侍，任出使梁的主使。梁武帝問李繪："高相今在哪裏?"李繪説："今在晋陽，嚴禁邊境的敵寇。"梁武説："黑獺如果進行活動，高相作什麽謀劃?"李繪説："黑獺在關右游蕩，人神憎恨，連年災害，百姓懷戀故土。丞相奇略非凡，蓄養鋭氣，窺伺敵人的間隙，攻取昏亂無道、自找滅亡者，爲時一定不遠。"梁武説："如果像您所講的，很好。"同梁人廣泛地談論氏族。袁狎説："不像我本出自黄帝，姓在十四個之内。"李繪説："兄所出與我雖然很遠，應當都是車千秋分一字罷了。"滿座大笑。前後的使者，都通書信要求作買賣，李繪獨自恪守清尚，梁人很看重他的廉潔。

使還，拜平南將軍、高陽内史。郡境舊有猛獸，民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鬥死。咸以爲化感所致，皆請申上。繪不聽。高祖東巡郡國，在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慰之曰："孤在晋，知山東守唯卿一人用意。及入境觀風，信如所聞。但善始令終，將位至不次。"河間守崔諶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鴒羽。繪答書曰："鴒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是時世宗使暹選司徒長史，暹薦繪，既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天保初，爲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勢，以此久而屈沉。卒。

出使回來，授任平南將軍、高陽内史。郡境内過去有猛獸，百姓一直憂慮這件事。李繪想修栅欄，於是猛獸因爭鬥而死。都認爲是感化所致，請求報告皇上。李繪不允許。高祖到東方巡視郡國，在瀛州城西停馬久立，派人慰問他説："我在晋，知道山東郡守衹有你一個人用心。到了入境觀風，確如所聞。衹要善始善終，將會破格晋升。"河間郡守崔諶依仗他弟弟崔暹的權勢，向李繪討取麋角鴒羽。李繪回信説："鴒有六根長羽毛，飛即衝天，麋有四條腿，跑便入海。下官我肢體懶散，手脚遲鈍，不能追趕飛禽走獸，事奉遠方的小人。"此時世宗讓崔暹選拔司徒長史，崔暹舉薦了李繪，事後没有結果，都説是由於這封信。天保初年，爲司徒右長史。李繪品德方正持重，不曾趨炎附勢，因此長久地被埋没。去世。

李公緒

公緒，字穆叔，渾族兄藉之子。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冀州司馬，屬疾去官。後以侍御史徵，不至，卒。

公緒，字穆叔，李渾同族兄李藉之子。天性聰明敏捷，博通經傳。魏末爲冀州司馬，托病辭去官職。後召爲侍御史，没有到任，去世。

公緒沉冥樂道，不關世務，故誓心不仕。尤善陰陽圖緯之學。嘗語人云："吾每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世祚，終於四七。"及齊亡之歲，上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潛居

公緒沉迷於修道，不關心世事，所以决心不作官。尤其善於陰陽圖緯之學。曾經對人説："我每次觀察齊國的分野，福德不多，國家命運終於二十八年。"到齊亡那一年，上距天保元年二十八年。公緒以隱居看待自己，很愛著書，撰

自待，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又撰《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語》十三卷，并行於世。

《典言》十卷，又撰《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語》十三卷，都流傳於世。

李璵

李璵，字道璠，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之五世孫。父韶，并有重名於魏代。璵溫雅有識量。釋褐太尉行參軍，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遷都於鄴，留於後，監掌府藏，及撤運宮廟材木，以明幹見稱。累遷驃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解州還，遂稱老疾，不求仕。齊受禪，追璵兼前將軍，導從於圜丘行禮。璵意不願策名兩朝，雖以宿舊被徵，過事即絕朝請。天保四年卒。

李璵，字道璠，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李暠的五世孫。父親李韶，都在魏代有名望。李璵溫文典雅，有見識和度量。始任官職爲太尉行參軍，幾次升遷任司徒右長史。及遷都到鄴，留任於後方，監管府庫，以及撤運宮廟的材木，以精明强幹著稱。多次升遷任驃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免去州郡的官職還鄉，於是自稱年老多病，不求爲官。齊承受帝位，追命召李璵兼前將軍，跟隨皇帝在圜丘行禮。李璵內心不願在兩個朝代作官，雖然以老臣被徵，過了此事就辭絕了朝廷的召請。天保四年去世。

子詮、韞。誦、韞無行。誦以女妻穆提婆子懷廆，超遷臨漳令、儀同三司。韞與陸令萱女弟私通，令萱奏授太子舍人。

兒子李詮、李韞。李誦、李韞品行不端。李誦將女兒給穆提婆的兒子懷廆作妻子，破例升任臨漳令、儀同三司。李韞與陸令萱的妹妹私通，令萱奏請授予太子舍人的官職。

弟瑾，字道瑜，名在《魏書》。才識之美，見稱當代。瑾六子，産之、倩之、壽之、禮之、行之、凝之，并有器望。行之與兄弟深相友愛，又風素夷簡，爲士友所稱。范陽盧思道是其舅子，嘗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楊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風塵。"時人以爲實録。

弟弟李瑾，字道瑜，其名在《魏書》上有記載。才學之美，爲當時稱贊。李瑾有六個兒子，産之、倩之、壽之、禮之、行之、凝之，都有才具和名望。行之與兄弟深相友愛，又具有風采素養，平易質樸，爲士人和朋友稱贊。范陽盧思道是他舅舅的兒子，曾經贈詩説："水衡稱逸人，潘、楊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風塵。"當時的人認爲是符合實際的記載。

李曉

璵從弟曉，字仁略。魏太尉虔子。學涉有思理。釋褐員外侍郎。尒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爲鼠所噬，遂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及遷都鄴，曉便寓居清河，托從母兄崔㥄宅。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安居，訓勵子侄，無復宦情。武定末，以世道方泰，乃入都從仕。除頓丘守，卒。

李璵叔伯弟弟李曉，字仁略。魏太尉李虔的兒子。廣學博覽，有思辯能力。開始作官爲員外侍郎。尒朱榮殺害朝廷官員，將出發，李曉的衣服、帽子被老鼠所咬，就没有走成，得以免除河陰之難。到遷都鄴，李曉便寓居清河，寄住在姨表兄長崔㥄的宅院中。供給良田三十頃，李曉於是建房安居，教導勉勵子侄，不再有作官的心緒。武定末年，因世道平安，就進京作官。任頓丘守，去世。

鄭述祖

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祖羲，魏中書令。父道昭，魏秘書監。述祖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譽。釋褐司空行參軍。天保初，累遷太子少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嘆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今於鄭兗州見之矣。"

初述祖父爲光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群僚。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人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絶妙。所在好爲山池，松竹交植，盛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未貴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遂卒於州。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譬之。"子元德，多藝術，官至琅邪守。

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祖父鄭羲，任魏中書令。父親鄭道昭，任魏秘書監。述祖從小聰明敏捷，好寫文章，有風紀，爲先賢所稱贊。開始作官爲司空行參軍。天保初年，幾次升遷任太子少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當時穆子容爲巡省使，贊嘆説："古人有這樣的話：'聆聽伯夷的美德，貪夫變得廉潔，懦夫也能立身。'今天從鄭兗州身上見到了這種情況。"

起初述祖父親爲光州刺史，在城南小山上建起供齋祀用的亭子，刻石爲記。述祖當時九歲。到作刺史，前往訪尋遺迹，得到一塊破損的石頭，上有銘文説："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着它嗚咽，悲痛之情感動群僚。有人入市盜布，他的父親發怒説："怎麽忍心欺負他人！"抓送他自首，述祖破例寬恕了他。從此以後，境內没有盜賊。人們歌頌他們説："大鄭公，小鄭公，相距五十年，風俗教化還一樣。"

述祖能彈琴，自己創作《龍吟十弄》，説是曾經夢見有人彈琴，醒來寫成。當時認爲絶妙。所在之地喜歡造山池，松竹交錯種植，用豐盛的酒食招待賓客，送往迎來毫不疲倦。没有富貴時，在鄉間獨馬出行，忽然有騎馬的人數百，見到述祖都下馬，説"您在這裏"，排成行列下拜。述祖回頭問跟隨的人，都説没有見到，心裏非常奇怪這件事。不久被徵，最終歷任顯貴的官位。到病重，纔自己講這件事。而且説："我現在老了，一生富貴已滿足了，把清白的名聲留給子孫，死了也没有遺憾。"於是在光州去世。述祖的女兒爲趙郡王高叡的妃子。述祖經常坐着接受趙郡王的拜禮，讓坐，王纔坐。妃去世後，王又娶鄭道蔭之女，趙郡王坐着接受道蔭的拜禮，王讓坐，纔敢坐。王對道蔭説："鄭尚書風範德行如此，又是尊貴的老臣，您不能比他。"兒子元德，多技藝，官至琅邪守。

鄭元禮

元德從父弟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世宗引爲館客，歷太子舍人。崔昂妻，即元禮之

元德叔伯弟弟元禮，字文規。年少好學，喜愛文采。有名望。世宗徵引爲門客，任太子舍人。崔昂的妻子，就是元禮的姐姐，魏收又是崔

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昂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謂思道云："看元禮比來詩咏，亦當不減魏收?"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疏於婦弟。"元禮入周，卒於始州别駕。

昂的妹夫。崔昂曾經持元禮數篇詩給盧思道看，對思道説："看元禮近來詩作，也當不次於魏收?"回答説："不覺得元禮比魏收賢能，祇知道妹夫比婦弟疏漏。"元禮到周代，在始州别駕的官職上去世。

北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二

崔暹　高德政　崔昂

崔暹　崔達拏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寔之後也，世爲北州著姓。父穆，州主簿。暹少爲書生，避地渤海，依高乾，以妹妻乾弟慎。慎後臨光州，啓暹爲長史。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爲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高祖與語說之，以兼丞相長史。高祖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知後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軍戎事重，留守任切，家弟年少，未閑事宜，凡百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殷勤，至於三四。後遷左丞、吏部郎，主議《麟趾格》。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是漢代尚書崔寔的後人，世代爲北州大姓。父親崔穆，爲州主簿。崔暹年少時爲讀書人，避地到渤海，依附於高乾，把妹妹嫁給高乾的弟弟高慎作妻子。高慎後來監臨光州，啓奏崔暹爲長史。趙郡公高琛鎮守定州，徵召爲開府諮議。跟隨高琛到晉陽，高祖與他談話而喜歡他，讓他兼任丞相長史。高祖起兵將進入洛，留崔暹輔助高琛掌管後方事務。對他說："大丈夫相知，難道在於新舊。軍隊的事情很重要，留守的任務也很關鍵，家弟年少，不熟悉事宜，各項後事，一概相托。"殷勤握手，至於再三。後升任左丞、吏部郎，主持議定《麟趾格》。

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卲宜任府僚，兼任機密，世宗因以徵卲，甚見親重。言論之際，卲遂毀暹。世宗不悦，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痴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嫌也。"高慎之叛，與暹有隙，高祖欲殺之，世宗救免。

崔暹受皇帝恩遇一天比一天深厚，喜歡推薦賢士，說邢卲應在府僚任職，兼掌機密之事，世宗因此召邢卲，很受親近重用。言談之際，邢卲就毀謗崔暹。世宗不高興，對崔暹說："你講子才的長處，子才專講你的短處，這是個平庸之人。"崔暹說："子才講崔暹的短處，崔暹講子才的長處，都是實事，不算是嫌疑。"高慎叛亂，與崔暹有關聯，高祖要殺他，世宗救而得免。

武定初，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蕤、嵇曄、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爲御史，世稱其知人。

武定初年，升任御史中尉，選拔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蕤、嵇曄、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作了御史，世人稱贊他知人善任。

世宗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高視徐步，兩人擘裾而入，世宗分

世宗想給予崔暹威勢。諸公在座，讓崔暹高揚着頭，慢步走，兩人扯着衣襟進殿，世宗與崔

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於道，前驅爲赤棒所擊，世宗回馬避之。

暹前後表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羨、雍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咸陽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罪狀極筆，并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高祖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昔事家弟爲定州長史，後吾兒開府諮議，及遷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咸陽王、司馬令并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師，群官迎於紫陌。高祖握暹手而勞之曰："往前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婪，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爲國，不避豪强，遂使遠邇肅清，群公奉法。衝鋒陷陣，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今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高祖爲擁之而授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高祖曰："自頃朝貴、牧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高祖降階，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匹，乞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爲法，道俗齊整。"暹謝曰："此自陛下風化所加，大將軍臣澄勸奬之力。"世宗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况餘人。"由是威名日盛，内外莫不畏服。

高祖崩，未發喪，世宗以暹爲度

暹分處庭中，相對行禮，崔暹不讓席而自己坐下，行了兩次酒，便辭退。世宗說："下官薄備蔬食，願公少作停留。"崔暹說："適逢受皇帝之命在臺檢校。"於是不等吃飯而離去，世宗下臺階送他。十日後，世宗與諸公外出到東山，遇到崔暹，前導爲崔暹儀仗中的赤棒所擊，世宗回轉馬頭避開他。

崔暹先後上表彈劾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羨、雍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劾太師咸陽王元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罪狀淋漓盡致，全部寫出，全都免除了官職。其餘的人判死刑和罷官的也很多。高祖給鄴下諸權貴寫信說："崔暹往昔事奉家弟爲定州長史，後爲我兒的開府諮議，到了升任左丞吏部郎，我不瞭解他的才能。開始任御史府官職，於是舉發彈劾。咸陽王、司馬令全是我對門布衣舊交，尊貴親近，没有超過他們二人的，同時獲罪，我不能救他們，諸位要謹慎。"高祖到京師，群官在紫陌迎接。高祖握着崔暹的手慰勞他，說："以前朝廷難道没有法官，而天下的貪婪之人，没有誰肯舉發彈劾。中尉盡心爲國，不避豪强，於是使遠近肅清，群公守法。衝鋒陷陣，大有其人，作官的本色，今天纔見到。今天的榮華富貴，祇是中尉自己取得的，高歡父子，没有用來報答的東西。"賜予崔暹良馬，讓他騎上跟從自己，一邊走一邊談話。崔暹下拜，馬受驚而跑，高祖爲他攔住馬而將馬轡交給他。魏帝在華林園宴飲，對高祖說："滿朝權貴、牧守令長、部門官吏多有貪婪殘暴之人，侵奪百姓。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迴避親戚的人，王可以勸酒。"高祖走下殿階，跪下進言說："祇有御史中尉崔暹一個人。謹奉聖旨，冒昧以酒相勸，連同我所得賞賜的財物千匹，請求轉賜給他。"帝說："崔中尉執法，出家人與世俗之人一視同仁。"崔暹感謝說："這自然是陛下風化所致，和大將軍高澄勸勉鼓勵的力量。"世宗退朝後對崔暹說："我尚且敬畏羨慕，何况其他的人。"由此威名日盛，朝廷内外没有誰不敬服。

高祖逝世，没有發喪，世宗讓崔暹任度支尚

支尚書，兼僕射，委以心腹之寄。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世宗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世宗亦爲之止。有囚數百，世宗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世宗意釋，竟以獲免。

書，兼任僕射，委托以心腹之任。崔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世宗車服超過規定的制度，誅殺無常，言談進止，有時有失誤，崔暹每每面色嚴厲地直言規勸，世宗也因此而改正。有囚徒數百名，世宗想全部殺了他們，每每催促公文案卷，崔暹故意推延這件事，不按時進呈，世宗心意寬解，囚徒終於因此得免。

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一生不問家事。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贊唄送至館焉。然而好大言，調戲無節。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暹命儒者權會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令達拏升高座開講。趙郡眭仲讓陽屈服之，暹喜，擢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此皆暹之短也。

自從出仕作官，經常天色很晚纔回家。拂曉就與兄弟問母親的起居，晚上就嘗食視寢，然後到外齋接待親友賓客。一生不過問家中的事情。魏、梁相互往來和好，有權勢的人都派人隨使者作買賣，崔暹惟托人求得佛經。梁武帝聽說此事，爲他繕寫，舉着供佛幡花、唱着宗教頌歌送到客館。然而崔暹好說大話，調戲没有節度。秘密讓僧侶明藏著《佛性論》而署上自己的名字，在江南流傳。兒子達拏十三歲，崔暹讓儒家學者權會教他説解《周易》兩字，就召集朝廷權貴名流，讓達拏登上高座開講。趙郡眭仲讓假裝屈服於他，崔暹大喜，升任爲司徒中郎。鄴下人爲此説："講義兩行得中郎。"這都是崔暹的短處。

顯祖初嗣霸業，司馬子如等挾舊怨，言暹罪重，謂宜罰之。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苛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顯祖從之。及踐祚，譖毁之者猶不息。帝乃令都督陳山提等搜暹家，甚貧匱，唯得高祖、世宗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乃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役，夜則置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鎖赴晉陽，無實，釋而勞之。

顯祖開始繼承霸業，司馬子如等人挾舊怨，説崔暹罪重，應處罰他。高隆之亦説應放寬政網，去掉苛察的法官，罷免崔暹，就能得到遠近的人心。顯祖聽從了他們的意見。到即位，中傷毁謗他的人還不止息。帝就令都督陳山提等人搜查崔暹家，非常貧乏，衹得到高祖、世宗給崔暹的書信千餘張紙，大多談國家大事。帝贊賞他。但仍不免衆人之口，就流放崔暹到馬城，白天負土作勞役，夜間關入地牢。一年多，奴才告發崔暹謀反，押到晉陽，没有事實根據，釋放而慰問他。

尋還太常卿。帝謂群臣曰："崔太常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初世宗欲以妹嫁暹子，而會世宗崩，遂寢。至是，群臣宴於宣光殿，貴戚之子多在焉。顯祖歷與之語，於坐上親作書與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女樂安主，魏帝外甥，内外

不久任太常卿。帝對群臣説："崔太常清正，天下無雙，你們比不上。"當初世宗想把妹妹嫁給崔暹的兒子，而逢世宗逝世，就擱置了。到這時，群臣宴飲於宣光殿，權貴外戚之子大多在這裏。顯祖逐一與他們談話，在座位上親自寫信給崔暹説："賢子達拏，很有才學。亡兄之女樂安公主，是魏帝的外甥女，内外尊敬，超過我的衆

敬待，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乃以主降達拏。天保末，爲右僕射。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何所妨？”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或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顔，内外深相感愧。”十年，暹以疾卒，帝撫靈而哭。贈開府。

達拏温良清謹，有識學，少歷職爲司農卿。入周，謀反伏誅。天保時，顯祖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答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兒。”顯祖召達拏母入内，殺之，投尸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仇。

高德政

高德政，字士貞，渤海蓨人。父顥，魏滄州刺史。德政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顯祖引爲開府參軍，知管記事，甚相親狎。高祖又擢爲相府掾，委以腹心。遷黄門侍郎。世宗嗣業，如晉陽，顯祖在京居守，令德政參掌機密，彌見親重。世宗暴崩，事出倉卒，群情草草。勛將等以纘戎事重，勸帝早赴晉陽。帝亦回遑不能自決，夜中召楊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政等，始定策焉。以楊愔居守。

德政與帝舊相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之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所援引，并因德政，勸顯祖行禪代之事。德政又披心固請。帝乃手書與楊愔，具論諸人勸進意。德政恐愔猶豫不决，自請馳驛赴京，托以餘事，唯與楊愔言，愔方相應和。

德政還未至，帝便發晉陽，至平都城，召諸勛將入，告以禪讓之事。諸將等忽聞，皆愕然，莫敢答者。時杜弼爲長史，密啓顯祖云：“關西是國家勁敵，若今受魏禪，恐其稱義兵

妹，想成就兄長的遺願。”於是把公主下嫁達拏。天保末年，任右僕射。帝對左右的人説：“崔暹諫諍我飲酒過多，然而我飲酒又有什麽妨害呢？”常山王私下對崔暹説：“皇帝有時多醉，太后尚且不能説話，吾兄弟住口，僕射獨自觸犯龍顔，内外之人深爲感動慚愧。”十年，崔暹因病去世，帝撫靈而哭。追贈開府。

達拏温良清謹，有學識，年輕時任職爲司農卿。到周代，謀反被殺。天保時，顯祖曾問樂安公主：“達拏對你怎麽樣？”回答説：“很相敬重，衹是婆婆憎惡我。”顯祖召達拏母入宫，殺了她，把尸體投入漳水。齊滅，達拏殺掉公主來報仇。

高德政，字士貞，渤海蓨縣人。父親高顥，魏滄州刺史。德政年幼機敏聰明，儀表有風度神采。顯祖舉薦爲開府參軍，掌管記事，非常親近。高祖又提升他爲相府掾，委以心腹之任。升任黄門侍郎。世宗繼業，到晉陽，顯祖在京留守，讓德政參與掌管機密，更被親近重用。世宗忽然逝世，事情發生得倉猝，衆人心情騷擾不安。有功勛的將領等因繼承王位的事情很重要，勸帝早赴晉陽。帝也徘徊不能决定，夜間召楊愔、杜弼、崔季舒和德政等，纔决定對策。讓楊愔留守。

德政與帝過去就相親近，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門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之學，又有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所引證，都是通過德政，勸顯祖行禪代之事。德政又披露真心堅决請求。帝纔親手寫信給楊愔，全面論説衆人勸登帝位的意思。德政怕楊愔猶豫不决，自己請求乘驛馬疾行到京，假托有其他的事情，衹與楊愔講，楊愔方相配合。

德政返回未到，帝便從晉陽出發，到平都城，召集衆有功將領，把禪讓的事情告訴他們。衆將等忽然聽説，都很吃驚，没有誰敢回答。當時杜弼爲長史，密奏顯祖説：“關西是國家的勁敵，如果現在接受魏的禪讓，恐怕他們舉義兵挾

挾天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之?”顯祖入，召弼入與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與王爭天下者，彼意亦欲爲帝，譬如逐兔滿市，一人得之，衆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縱欲屈强，止當逐我稱帝。必宜知機先覺，無容後以學人。”弼無以答。帝已遣馳驛向鄴，書與太尉高岳、尚書令高隆之、領軍婁叡、侍中張亮、黄門趙彦深、楊愔等。岳等馳傳至高陽驛。帝使約曰：“知諸貴等意，不須來。”唯楊愔見，高岳等并還。帝以衆人意未協，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舜、禹事？此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又説者以爲昔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晋陽。自是居常不悦。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必宜五月應天順人，德政亦勸不已。仍白帝追魏收。收至，令撰禪讓詔册、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

至五月初，帝發晋陽。德政又録在鄴諸事條進於帝，帝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大略令撰儀注，防察魏室諸王。山提以五月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卲、七兵尚書崔㥄、度支尚書陸操、詹事王昕、黄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等總集，引入北宫，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帝初發至亭前，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大以沉吟。至平城都，便不復肯進。德政、徐之才苦請帝曰：“山提先去，若爲形容，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决，無敢異言。

天子而向東進攻，王將怎麽對待他們?”顯祖進去，召杜弼進來告訴徐之才。之才説：“現在與王爭天下的人，他們的意思也想稱帝，好比滿市場的人追兔子，一人得到它，衆人的心就全安定了。今天如果先接受魏的禪讓，關西自然應當死了心。縱然也想争强，衹當跟着我稱帝。一定要知道徵兆先覺悟，不能在後面學别人。”杜弼没有辦法回答。帝已派人乘驛馬疾行向鄴，寫信給太尉高岳、尚書令高隆之、領軍婁叡、侍中張亮、黄門趙彦深、楊愔等。高岳等駕乘驛站車馬疾行至高陽驛。帝派人約定説：“知道諸權貴人等的意思，不用來。”衹有楊愔見面，高岳等人一起返回。帝因衆人意見還不協調一致，又事先得到太后的旨意：“你的父親像龍，你的兄長像虎，尚且以人臣壽終，你何容得想行舜、禹禪讓的事情？這也不是你的本意，正是高德政教你的。”又有談論此事的人認爲從前周武王兩次駕臨盟津，然後開始革命，於是仍然回到晋陽。自此經常不高興。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講卜筮雜占陰陽讖緯的徵候，必宜在五月順應天命人意，德政也勸説不已。就稟告帝追召魏收。魏收至，命他撰寫禪讓詔册、九錫、建臺和勸登帝位的文表。

至五月初，帝從晋陽出發，德政又記録在鄴的諸事條奏於帝，帝命陳山提乘驛馬疾行送事條并秘密寫信給楊愔。大略是令撰寫儀節制度，防備觀察魏室諸王。山提在五月到鄴，楊愔就召太常卿邢卲、七兵尚書崔㥄、度支尚書陸操、詹事王昕、黄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商議撰寫儀節制度。六日，邀魏太傅咸陽王元坦等集合，引入北宫，留在東齋，受禪之後，纔放回宅。帝出發到亭前，所騎的馬忽然倒下，心裏非常厭惡這件事，大加猶豫。到平城都，便不肯再前進。德政、徐之才苦苦請求帝説：“山提先往，若有表現，恐怕泄露不能成功。”就命令司馬子如、杜弼乘驛馬疾行相繼入鄴，觀察情況。七日，子如等到鄴，衆人因爲形勢已定，不敢有異言。

八日，楊愔書中旨，以魏襄城王旭并司空公潘相樂、侍中張亮、黄門趙彦深入通奏事。魏孝静在昭陽殿，引見。旭云："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魏帝便斂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道："若爾，須作詔。"中書侍郎崔劼奏云："詔已作訖。"即付楊愔進於魏静帝。凡有十餘條，悉書。魏静云："安置朕何所，復若爲去？"楊愔對："在北城别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魏静帝於是下御坐，就東廊，口咏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尋奏請發。魏静帝曰："人念遺簪弊履，欲與六宫别，可乎？"乃入與夫人嬪御以下訣别，莫不歔欷掩涕。嬪趙國李氏口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黄髮期。"魏静帝登車出萬春門，直長趙道德在車中陪侍，百官在門外拜辭。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

八日，楊愔書寫皇帝的詔諭，讓魏襄城王元旭并司空公潘相樂、侍中張亮、黄門趙彦深入宫通報啓奏事宜。魏孝静帝在昭陽殿，引見。元旭説："五行交替運轉，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敬肅明察，萬方歸順仰慕，我等冒死奏請皇上，希望陛下效法堯禪讓舜。"魏帝便收斂容顔説："這件事推辭揖讓很久了，應當退位。"又説："如果這樣，須作詔書。"中書侍郎崔劼啓奏説："詔書已作完。"就交付楊愔進呈魏静帝。總共十餘條，全都寫好。魏静帝説："安置我在什麽地方，又如何前往？"楊愔回答説："在北城另有館舍，還備有天子車駕，依平時的儀仗衛隊前往。"魏静帝於是走下御座，靠近東廊。口裏吟咏范蔚宗《後漢書贊》説："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主管官吏不久啓奏請求出發。魏静帝説："人懷念他遺棄的簪子和破舊的鞋，想與六宫告别，可以嗎？"於是入宫與夫人侍妾宫女以下訣别，没有誰不掩涕悲泣。嬪妃趙國李氏口誦陳思王詩説："王其愛玉體，俱享黄髮期。"魏静帝登車出萬春門，直長趙道德在車中陪伴侍奉，百官在門外拜辭。於是進入北城司馬子如的南宅。

帝至城南頓所。受禪之日，除德政爲侍中，尋封藍田公。七年，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渤海郡幹。德政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政事，多有弘益。

帝至城南館舍。受禪那一天，任德政爲侍中，不久封藍田公。七年，升任尚書右僕射，兼任侍中，食渤海郡的俸禄。德政與尚書令楊愔治理政事，多有增益。

顯祖末年，縱酒酣醉，所爲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召德政飲，不從，又進言於前，諫曰："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悦，又謂左右云："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甚懼，乃稱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爲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禪代之際，因德政言情切至，方致誠款，常内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

顯祖末年，縱酒酣醉，所作不合法度，德政屢次進獻忠言。後召德政飲酒，不從命，又在面前進言，諫諍説："陛下告訴我不久停止，今天竟然比以往更厲害，那對國家怎麽辦啊？對太后怎麽辦啊！"帝不高興，又對左右的人説："高德政常在精神上欺凌逼迫人。"德政很恐懼，就稱病隱居在佛寺，兼學習坐禪，作爲退身的計策。帝對楊愔説："我很憂慮德政，他的病怎樣？"楊愔因禪代之時，德政言辭心情懇切，正要向帝表示誠意，常在内心嫉妒這件事。因此回答説："陛下如用他作冀州刺史，自會立即病除。"帝聽

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謂之曰：“聞爾病，我爲爾針。”親以刀子刺之，血流沾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臨階砌，切責桃枝曰：“爾頭即墮地！”因索大刀自帶，欲下階。桃枝乃斬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政於門下，其夜開城門，以輿送還家。旦日，德政妻出寶物滿四床，欲以寄人。帝奄至於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遂曳出斬之。時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祭酒伯堅。德政死後，顯祖謂群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漢，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爲諸元報仇也。”帝後悔，贈太保，嫡孫王臣襲焉。

從了他的意見，德政見到任命的信就起身。帝大怒，召德政對他說：“聽説你病了，我爲你扎針。”親自用刀子刺他，血流至地。又讓人拖下，砍去他的脚趾。劉桃枝提刀不敢下手。帝起身到階前，厲責桃枝説：“你的頭馬上就要掉在地上！”於是找大刀自己帶上，準備下階。桃枝於是砍斷德政脚上的三個趾頭。帝怒氣未消，將德政囚禁在門下，夜間打開城門，用車送他回家。第二天，德政的妻子取出寶物滿四個几案，想將它們寄存别人。帝忽然到宅中，見而發怒説：“我府庫還没有這些東西！”責問是從哪裏得到的，都是諸元賄賂他的。於是拖出去殺了他，這時他妻子出來拜見，又殺了她，連同他的兒子祭酒伯堅。德政死後，顯祖對群臣説：“高德政常説應任用漢人，除掉鮮卑人，這就該死。又教我殺諸元，我今天殺他，是爲諸元報仇。”帝事後悔恨，追贈太保，嫡孫王臣承襲這一官職。

崔昂

崔昂，字懷遠，博陵安平人也。祖挺，魏幽州刺史。昂年七歲而孤，伯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所親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少華，沉深有志略，堅實難傾動。少好章句，頗綜文詞。世宗廣開幕府，引爲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

崔昂，字懷遠，博陵安平人。祖父崔挺，爲魏幽州刺史。崔昂年七歲而喪父，伯父吏部尚書孝芬曾對親人説：“此兒終當成大器，是我家的千里馬。”崔昂品性端正，少浮華，深沉而有志謀，處事堅决而難以動摇。少年喜好章句之學，善於文詞。世宗廣招幕府，徵引爲記室參軍，委以心腹之任。

世宗入輔朝政，召爲開府長史。時勛將親族賓客在都下，放縱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世宗密旨，以法繩之，未幾之間，内外齊肅。遷尚書左丞，其年，又兼度支尚書。左丞兼尚書，近代未有，唯昂獨爲冠首，朝野榮之。

世宗入宫輔佐朝政，召入任開府長史。當時功臣親族賓客在都城，放縱多行不軌之事，孫騰、司馬子如兩家尤其厲害。崔昂接受世宗密旨，以法制裁他們，没有多少時間，内外肅整敬慎。升任尚書左丞，一年後，又兼任度支尚書。左丞兼任尚書，近代没有，祇有崔昂是首位，朝廷内外都認爲他榮耀。

武定六年，甘露降於宫闕，文武官僚同賀顯陽殿。魏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愔等曰：“自古甘露之瑞，漢、魏多少，可各言往代所降之處，德化感致所由。”次問昂，昂曰：“案《符

武定六年，甘露降在宫闕，文武官員一起到顯陽殿慶賀。魏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愔等説：“自古以來降甘露的祥瑞之兆，漢、魏有多少，可以講講前代所降的地方，德化感致的由來。”其次問崔昂，崔昂説：“查《符瑞圖》，君王德達

瑞圖》，王者德致於天，則甘露降。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爲戒，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帝爲斂容曰：“朕既無德，何以當此。”

齊受禪，遷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奸僞，經手歷目，知無不爲，朝廷嘆其至公。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三百一十四條，詔下，依啓狀速議以聞。其年，與太子少師邢卲議定國初禮，仍封華陽男。又詔删定律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薛琡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議定。又敕昂云：“若諸人不相遵納，卿可依事啓聞。”昂奉敕笑曰：“正合生平之願。”昂素勤慎，奉敕之後，彌自警勖，部分科條，校正今古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尉卿。昂本性清嚴，凡見黷貨輩，疾之若仇，以是治獄文深，世論不以平恕相許。

顯祖幸東山，百官預宴，升射堂。帝召昂於御坐前，謂曰：“舊人多出爲州，我欲以臺閣中相付，當用卿爲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間，州不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宫，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瑞謂太子曰：“此是國家柱石，汝宜記之。”未幾，復侍宴金鳳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天保十年，策拜儀同燕子獻，百司陪列，昂在行中。帝特召昂至御所，曰：“歷思群臣可綱紀省闥者，唯冀卿一人。”即日除爲兼右僕射。數日後，昂因入奏事，帝謂尚書令楊愔曰：“昨不與崔昂正者，言其太速，欲明年真之。終是除正，何事早晚，可除正僕射。”明日，即拜

於天，就降甘露。吉凶兩端，不取決於吉祥的徵兆，所以用桑雉爲戒，修德治國，實始中興，小鳥孕大，未聽説是福兆。所希望陛下的是即使是福慶，也不要以之爲福慶。”帝爲之收斂容顔説：“我既然無德，爲什麽會這樣。”

齊接受禪讓，崔昂升任散騎常侍，兼任太府卿、大司農卿。二府所掌管的，號稱繁雜，崔昂審查治理有方，下面没有奸僞之事，經手過目，知道的事没有不做的，朝廷贊嘆他最公正。又向帝啓奏霸市浪費事三百一十四條，詔令下，依奏狀儘快商議報告。一年後，與太子少師邢卲商議建國開始的禮儀，於是封華陽男。又詔令删定律令，增删禮樂，命令尚書右僕射薛琡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議定。又命崔昂説：“如果衆人不遵從，你可按事奏知。”崔昂奉敕笑着説：“正符合我平生的願望。”崔昂素來勤勞謹慎，奉敕之後，更加自己警戒勉勵，處理法律條文核正古今律令等，增減的有十之七八。改任廷尉卿。崔昂本性清廉嚴厲，凡是見到貪污納賄的人，疾惡如仇，因此治理案件深文周納，以定人罪，世人評論不以持平寬仁贊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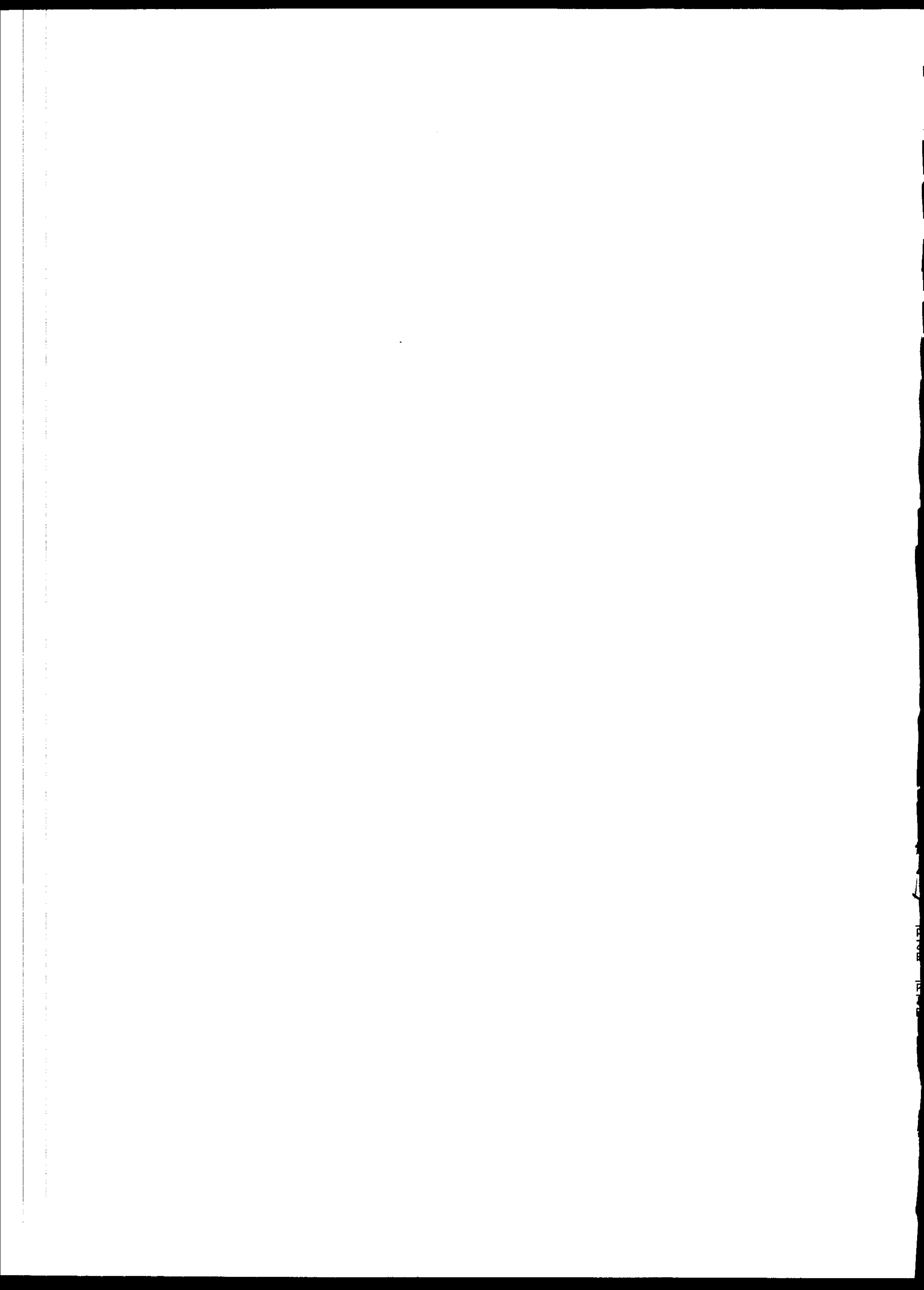
顯祖駕臨東山，百官參與宴集，升射堂。帝召崔昂到御坐前，對他説：“老臣多外出作州官，我想以尚書臺相托，當用卿爲令僕，不要想作刺史。卿六十歲以後當給你家鄉所在的州，在此之間，州不能得到啊。”後九卿以上的官員陪同顯祖集聚東宫，帝指着崔昂以及尉瑾、司馬子瑞對太子説：“這是國家的柱石，你應記住他們。”不久，又在金鳳臺侍奉顯祖宴飲，帝歷數衆人，都有罪名，至崔昂説：“崔昂是直臣，魏收是才士，婦兄妹夫，全減去罪過。”天保十年，帝以策書命儀同燕子獻，百官陪列，崔昂在其中。帝特召崔昂到御所，説：“歷數群臣可治理省臺者，祇寄希望你一人。”當日任爲兼右僕射。幾天之後，崔昂因入宫奏事，帝對尚書令楊愔説：“昨天不給崔昂正職，是説他升得太快，想明年任他正職。最終是任正職，何論早晚，可任正僕射。”第二天，就授任正職。楊愔年少時與崔昂不和，顯祖逝世後，就免去崔昂僕射的官職，任儀同三

爲真。楊愔少時與昂不平，顯祖崩後，遂免昂僕射，除儀同三司。後坐事除名，卒祠部尚書。

昂有風調才識，舊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探揣上意，感激時主，或列陰私罪失，深爲顯祖所知賞，發言獎護，人莫之能毀。議曹律令，京畿密獄，及朝廷之大事多委之。尚嚴猛，好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者崔暹、季舒爲之親援，後乃高德政是其中表，常有挾恃，意色矜高，以此不爲名流所服。子液嗣。

司。後因事獲罪除名，在祠部尚書的官位上去世。

崔昂有品格情調才識，過去建立了堅正剛直的名聲。然而喜歡揣測主上的意圖，感激當代的君王，有時列舉陰私罪過，深爲顯祖賞識，一說話就是鼓勵愛護，人不能詆毀他。議定律令，京城的秘密案件，以及朝廷的大事往往委托他。崇尚嚴猛，好施刑罰，即使痛苦萬端，面對刑罰也泰然自若。前面有崔暹、季舒爲他本家的支持，後而高德政是他的中表親戚，時常有所依仗，神氣高傲，因此不被名流信服。兒子崔液繼承了他的職位。



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王昕 (弟)晞

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六世祖猛，秦苻堅丞相，家於華山之鄜城。父雲，仕魏朝有名望。

昕少篤學讀書，太尉汝南王悦辟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射，武服持刀陪從，昕未嘗依行列。悦好逸游，或騁騎信宿，昕輒棄還。悦乃令騎馬在前，手爲驅策。昕舍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悦曰："府望惟在此賢，不可責也。"悦數散錢於地，令諸佐争拾之，昕獨不拾。悦又散銀錢以目昕，昕乃取其一。悦與府僚飲酒，起自移床，人争進手，昕獨執版却立。悦於是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爲宴適，親起輿床。卿是何人，獨爲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僚采，從厮養之役。"悦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卧閑室，頻召不至。悦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沉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僚敢任其咎。"悦大笑而去。

累遷東萊太守。後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爲常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禄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

王昕，字元景，北海劇縣人。六世祖王猛，爲秦苻堅的丞相，家在華山的鄜城。父親王雲，在魏朝作官，有名望。

王昕年輕時專心讀書，太尉汝南王元悦召爲騎兵參軍。舊例，王外出射獵，武士持刀跟從，王昕不曾在行列。元悦好放縱游樂，有時騎馬馳騁二、三天，王昕就丢下他回來。元悦就讓他騎馬在前面，親手爲他驅趕。王昕丢下馬轡，高高拱手，任馬到什麽地方。左右的人説他放蕩傲慢。元悦説："府望衹在這個賢人，不可以責備。"元悦多次把錢散在地上，讓左右的人争着拾取，王昕單單不拾。元悦又散銀錢以目示意王昕，王昕纔取其中的一枚。元悦與府僚飲酒，起身自己移動坐具，人們争着伸手，王昕獨自執笏板退立。元悦於是發怒説："我的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天爲了安適，親自起身抬坐具。你是什麽人，獨自傲慢!"回答説："元景地位名聲微劣，不值得使殿下景慕效法，怎敢以親王同僚，幹厮役的事。"元悦向他道歉。座上的人都倒滿酒暢飲，王昕先起身，躺在休息室，多次召他也不到。元悦就自己前往呼他説："懷抱着才能而怠慢府主，可以説是仁嗎?"王昕説："商辛沉湎酒色，他的滅亡是由於怠慢啊，府主自己怠慢，下官豈敢承擔他的過錯。"元悦大笑而後離去。

幾次升遷任爲東萊太守。後來吏部尚書李神儁啓奏説，近因多種原因，常侍没有限定的數額，現以王元景等人爲常侍，限定八個數額。升任金紫光禄大夫。武帝有時袒胸露臂，與近臣嬉

臣戲狎，每見昕，即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業，以爲人之師表。遷秘書監。

戲，每當見到王昕，即刻戴正冠冕而收斂容顏。王昕平素很胖，遭遇喪事後，就終身瘦弱。楊愔看重他品德功業，認爲是人之師表。升任秘書監。

昕少與邢卲俱爲元羅賓友，及守東萊，卲舉室就之。郡人以卲是邢杲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邢子才，當先殺我。"卲乃免焉。

王昕少年時與邢卲同爲元羅的賓客朋友，到做東萊太守，邢卲舉家投奔他。東萊郡的人因邢卲是邢杲的堂弟，集合兵士將要抓他，王昕用身體遮蔽在他的上面，大呼說："想要抓邢子才，應先殺我。"邢卲纔得免。

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卲後見世宗，說此言以爲笑樂。昕聞之，故詣卲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王昕平素好清談，言詞没有淺俗之處。在東萊，抓獲殺其同行的人，責問他而不服，王昕對他說："那人已不回來，你無恙返回，怎麽能自我表白？"邢卲後來見到世宗，說此言作爲笑料。王昕聽說這件事，所以到邢卲那兒說："你不認識自己的幸運。"回來對人說："子才該死，我罵他罵得很重。"

顯祖以昕疏誕，非濟世所須，罵之曰："好門户，惡人身。"又有讒之者曰："王元景每嗟水運不應遂絶。"帝愈怒，乃下詔徙幽州。後徵還，除銀青光禄大夫，判祠部尚書事。帝怒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文師，以曄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謂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爲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啓顯祖，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殷紂。"楊愔微爲解之。帝謂愔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病不至。帝遣騎執之，見方摇膝吟咏，遂斬於御前，投尸漳水，天保十年也。有文集二十卷。子顗。

顯祖因王昕放達，不是治世所需之才，罵他說："生在好門户，長得惡人身。"又有給他進讒言的人說："王元景每每感嘆水運不應從此斷絶。"帝更加生氣，就下詔書調任到幽州。後召回，任銀青光禄大夫，兼任祠部尚書的事情。帝對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文師生氣，將嵇曄賜予薛豐洛，文師賜予崔士順作奴隸。鄭子默私下對王昕說："自古没有讓朝臣作奴的。"王昕說："箕子作了奴隸，怎麽説没有呢？"子默於是將王昕的話啓奏顯祖，就說："王元景將陛下比作殷紂。"楊愔暗中爲他開脱。帝對楊愔說："王元景是你的博士，你的話都是元景教的。"帝後來與朝臣痛飲，王昕稱病不到。帝派人抓他，見他正摇着膝蓋吟咏，於是在皇帝面前殺了他，把尸體投入漳水，這是天保十年的事。有文集二十卷。兒子叫王顗。

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并風流藴藉，世號王氏九龍。

王昕的母親清河崔氏，有學識教養，生九個兒子，全都風流有涵養，世人號稱王氏九龍。

弟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游處。子良愛其清悟，

他的弟弟王晞，字叔朗，小名叫沙彌。自幼孝順而恭謹，寬宏儒雅有器度，好學不倦，容顔儀表美好，有風範。魏末年，隨舅父東到海邊，與邢子良交游居處。子良喜歡他的清高穎悟，給

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咏情性，往往麗絶。恐足下方難爲兄，不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啓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鄴。遨游鞏洛，悦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侣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

他在洛的兩位兄長寫信説："賢弟彌郎，思想深遠，曠達不羈，簡於辯言，言必合理，吟咏性情，往往美好絶倫。恐怕您已難作他的兄長，不必擔心他不能晋升。"魏永安初年，二哥王暉出使梁，啓奏讓王晞出仕任員外散騎侍郎，召任廣平王開府功曹史。王晞願奉養母親，竟然不接受任命。母親去世後，乃寄遷到鄴。在鞏洛遨游，樂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伴同行，前往天陵山，大有隱居此山的志向。

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猘，書勸令起。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猘。吾豈願其必猘，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説。足下既疑其非猘，亦可疑其是猘，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猘而營護，雖非猘亦無損；疑其非猘而不療，儻是猘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死。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飈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晞遂歸鄴。

到西魏將領獨孤信到洛，任命爲開府記室。王晞稱此前被犬咬傷，困極不能起身。有老朋友懷疑他不是爲狂犬所傷，寫信勸説讓他起身。王晞覆書説："屈尊地告知您在顧念我，認爲我見到任命而生病，反復顧念旨意，好像懷疑我的傷未必是狂犬所致。我難道願意一定是狂犬，但治理的憑證没有懷疑啊。就您的懷疑，也有不妥之處。您既然懷疑其不是狂犬，也可以懷疑它是狂犬，這種懷疑各有一半啊。如果懷疑它是狂犬所致而救護，即使不是狂犬所致也無害。懷疑它不是狂犬所致而不治療，倘若是狂犬所致就難以挽救了。既然如此，那麽過分治療就能萬全，過分不治療或許導致死亡。如果王晞没有什麽可惜的，就不足取用，既然取用他，便是可惜。怎麽能捨棄其萬全之策，任憑其或許死亡。况且將軍威德覆蓋之處，如狂風大霧，正襲擊八方極遠之地，難道在乎一個書生。如果一定從郭隗開始求賢，先必須救其生靈。您何不從容地向將軍説呢。"於是纔被寬容。不久獨孤信返回，王晞於是回到鄴。

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游。晞與清河崔瞻、頓丘李庱、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并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成立，不負義方，卿禄位常亞吾弟。若苟使迴邪，致相詿誤，罪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武到晋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公演

齊神武尋訪朝廷子弟忠孝謹慎細密的人，讓他們與衆弟子交游。王晞與清河崔瞻、頓丘李庱、范陽盧正通首先應選。文襄當時爲大將軍，握着王晞等人的手説："我的弟弟都在成長，志向未定，接近善惡，不能不受影響。我的弟弟成人，不違背作事的規範和道理，你們的俸禄和職位將永遠僅次於我的弟弟。如果讓他邪惡，導致貽誤，罪及同門同族，非止自身。"王晞隨神武到晋陽，補任中外府功曹參軍，兼任常山公高演

友。

齊天保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鉗配甲坊。居三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强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氣力惙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校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强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徒，還爲王友。

王復録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絶。主上顒顒，賴殿下扶翼。"王納焉。常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切諫王曰："今朝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疏，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歔欷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晞焚之。後王承間苦諫，遂至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噤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

近臣。

齊天保初年，代理太原郡的事宜。到文宣昏亂逸樂，常山王屢次進諫，帝懷疑王藉辭於王晞，欲加死刑。王私下對王晞說："博士，明天應當作一件事，爲了使你活，也圖自己保全，應深深理解不要怪罪"。於是當衆打王晞二十杖。帝不久發怒，聽説王晞受到杖責，因此不殺，剃髮帶枷發配到製甲的作坊。過了三年，王又堅決地諫諍，大被毆打，閉口不食。太后非常憂慮這件事。帝對左右的人說："倘若小兒死亡，對我老母怎麽辦？"於是每問王病情，對他說："努力勉强吃東西，就把王晞還給你。"就放了王晞讓他前往。王抱住王晞說："吾氣力虚弱，害怕不能再見面。"王晞流淚説："天道神明，難道讓殿下就死在此地。皇上親近爲人兄，尊貴爲人主，怎麽能與他計較。殿下不吃，太后也不吃，殿下縱然不自惜，難道不顧惜太后嗎？"話未說完，王勉强坐起吃飯。王晞由此得免徒役，回來爲王的近臣。

王又總領尚書事宜，新任官的人必到王那裏謝職，離任必定辭别。王晞對王說："接受天朝爵位，在私宅謝恩，自古認爲是犯紀。朝廷文武官員，調出調入辭别和謝恩，應一律辭絶。主上的莊重肅敬，依賴殿下的扶持。"王采納了他的意見。王曾從容地對王晞說："主上起居不定，你是聽到和看到的，我怎麽可以上前遇到他發怒，像你一樣張口結舌。你應爲我撰寫諫書的草稿，我當伺機極力勸諫。"王晞於是條陳十餘件事呈上。懇切向王進諫說："今朝廷如此，想學庶子匹夫輕視短暫的生命，狂藥讓人不能自醒，刀箭難道認識親疏之人，一旦禍出於預料之外，將對殿下的家業怎麽辦，將對太后怎麽辦？請求且順其自然，一日比一日謹慎。"王慨嘆不能克制自己，說："竟然到這個地步嗎？"第二天見王晞說："我經過長夜反復思考，今天須消除這個念頭。"就命人點火當着王晞焚燒了條陳的草稿。後來王乘機會苦苦勸諫，於是觸犯旨意。帝讓武士反綁兩手，拔刀架在頸項說："小孩子知道什麽，想要用爲政的才能非議我，是誰教你的！"

楚，亂杖扶數十，會醉卧得解。爾後褻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晝作夜，唯常山邸多無適而去。

王說："天下人閉口，除了我誰敢說話。"帝催促派人杖擊，亂杖笞擊數十下，逢皇上醉卧纔得以解脱。此後輕慢之好，遍於宗族外戚，所去之處留戀不捨，把白天當作夜晚，惟有常山王官邸多無人前往，遠遠離開。

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閒。"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謂保家祚得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耶？"王不答。帝臨發，敕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

帝逝世，濟南王繼位。王謂王晞說："一個人垂衣拱手，不親理政務，我輩也得悠閑。"接着說到朝廷寬恕仁慈，確實是遵循先王法度的良主。王晞說："天保享國，東宮托付一個胡人，如今總覽萬機，駕馭群雄。如今聖上年齡幼小，經不起多難，而讓外姓出納詔令，必然權力歸於他人。殿下即使是想自守藩國的職責，難道可以得到嗎！假使得以謙讓，自己認爲能够保護家國廣遠綿長嗎？"王默然思考，很久纔説："我應處在什麽位置？"王晞說："周公抱着成王讓諸侯來朝拜，代理政事七年，然後還政於君，幸好有過去的事，希望殿下考慮這件事。"王說："我怎麽敢把自己和周公相比。"王晞說："殿下今天的地位威望，想避開周公能行嗎？"王不回答。帝出發，命王從駕，任王晞并州長史。

及王至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至并，乃延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群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叡爲左長史，晞爲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晞密室曰："比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疏遠親戚，寧思骨血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道不恒，虧盈迭至，神幾變化，肸蠁斯集。雖執謙挹，秕糠神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王曰："卿何

王到鄴，殺了楊、燕等人，詔令以王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掌管文武百官。回到并州，就宴請王晞說："不早聽你的話，使衆小人弄權，幾乎到了國家傾覆。今皇上身邊雖然獲得暫時清肅，最終當把我放在什麽位置？"王晞說："殿下憑往時地位，還可以以名聲教化出仕和隱退。今天的事勢，有關天時，不再是人理所及。"不久，啓奏趙郡王高叡爲左長史，王晞爲司馬。每天夜裏車載入内，白天則不同他講話，因王晞柔弱，恐怕不合武將之意。後召王晞到密室說："近來王侯貴族每每逼迫，説我違天不祥，恐怕會有事變，我正要繩之以法。"王晞說："朝廷近來疏遠親族外戚，難道他們又考慮親族關係的重要。殿下倉促所行，不再是人臣的事情，芒刺在脊背，交戟架在脖頸，還上下相互猜疑，怎麽能長久。況且天道無常，虧盈交替，神機變化，靈感通微則能成功。即使是堅持謙遜退讓，把國家的命運視爲秕糠，就是違背上天之意，毀壞先帝的基業。"王說："你怎麽敢講不應講的話，須對

敢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謀，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難匡輔，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言。王曰：“若內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隙問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弟既發論，吾亦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

是時諸王公將校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祚，詔晞曰：“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敕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并入東廊，共舉録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儁，久在沉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税通塞、婚葬儀軌、貴賤齊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晡給與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請建東宮，敕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爲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璽綬。皇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

帝將北征，敕問外間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

你施加刑法。”王晞說：“我私下認爲天時人事，都無别的謀劃，因此冒犯雷霆，不怕斧鉞。今天得以披肝瀝膽，或許是神明所助。”王說：“拯救災難匡正輔佐國家，正等待聖哲，吾怎麽敢私下議論，希望不要多言。”不久有詔令委以丞相重任，府僚一班人普遍晋升，王晞以司馬兼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别時握着王晞的手說：“丞相常山王功績感動天下，天下人樂於擁戴，贊歌滿道，人們没有其他希望。陸杳等願意敞開赤心而忽然奉命出使，没有途徑當面表示淺薄的誠意，謹仰首表白寸心。”王晞重述陸杳的話。王說：“如果内外都有反叛的意圖，趙彥深朝夕在我左右，爲什麽都没有談到。自己用你的意思試着秘密地與他講這件事。”王晞在王事間隙問彥深，彥深說：“我近來也爲此謠傳吃驚，每次想要陳説報告，就口閉心戰。弟既然發表此論，我也冒死披肝瀝膽。”於是也一同勸王。

此時衆王公、將領、四方封疆大臣上表陳述上天預示帝王受命符兆。乾明元年八月，昭帝登基，詔令王晞說：“爲什麽把自己當作外人，全不可見。從今不用憑藉官衙主事者，衹要有所想，隨時應作一呈文，等有空閑直接進獻。”於是命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天本職事務結束後，一起進入東廊，共同抄録歷代廢除禮樂、官職廢置、朝會宴饗的異同、車服的增減等等。或者道德高尚，長久沉淪；或者巧言亂俗，妖邪害政；以及田市舟車、徵税通塞、婚葬禮法、貴賤喪服，有不便於當時而古今行用不止的，或者自古利用而當今毁棄的，全令詳細思考，按次序分條陳奏，没來得及一下完備的，有想法接着告知。朝時和晡時供應御食，日落任他們回去。當時百官請求建造東宮，皇上未允許。每每令王晞到東堂監視太子戴帽穿衣，引導趨走拜謁。任太子太傅，王晞以官衙主事者奉璽綬。皇太子祭奠先聖先師，又兼任中庶子。帝對他說：“今天既然擔當艱巨的職務，不能像平常舒緩怠慢。”

帝將要北征，命問外間近來有什麽所聞。王晞說：“道路上傳言，帝車駕將要出行。”帝說：

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鑾駕巡狩，爲復可爾，若輕有驅使，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群下，好相誣枉，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奏車駕北征後，人言陽休之、王晞數與諸人游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

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疏。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疏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黄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拊胸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呵叱，而雅步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秘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

性閑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咏遨游，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常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至，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閤祭酒

"庫莫奚向南方進犯，我未經親自帶兵，因此想藉此習武。"王晞説："帝車駕出行，巡視州郡邦國，還是可以的，如輕易地行動，恐天下人失望。"帝説："此是懦夫平常的考慮，我自當臨時斟酌。"帝派齋帥裴澤、主書蔡暉偷偷觀察衆人，好誣陷冤枉人，朝臣呼爲裴、蔡。當時此二人啓奏車駕北征後，人説陽休之、王晞多次與衆人宴游，不把公務放在心裏。帝杖打休之、王晞小腿各四十。帝在面前殺人，問王晞説："此人該死不?"王晞説："罪過確實該死，但遺憾他不得死地。我聽説過在市場上處决人，當衆拋棄他，殿廷不是殺人的地方。"帝改變面容説："從今我當爲王公改正它。"

帝想讓王晞任侍中，苦苦推辭不接受，有人勸王晞不要自己疏遠皇上。王晞説："我從小以來，看到的重要人物多了，短時間得意忘形，很少有不失敗的。况且我性格懶散遲鈍，不能承受時務，人主的恩德偏愛，怎麽可保，萬一失意，想退身也没有地方。并不是不愛做權勢顯赫的熱官，衹是擔心熟爛啊。"曾經賜射百官，王晞射中靶子，應當得到絹，因爲不書名於箭，主管官不給他。王晞笑着説："我今天可以説是武有餘而文不足啊。"王晞没有兒子，帝將賞賜給他小妾，讓小黄門到住宅宣旨，皇后告訴王晞的妻子。王晞讓妻子回答，妻子最終不説話，王晞用手拊胸退下。帝聽説後笑了。孝昭帝逝世，哀傷思慕幾乎不能承受，因此身體瘦弱。武成本來氣忿他的柔弱，由此更加嫌棄他，因奏事大被呵斥，而他行走安然。歷任東徐州刺史、秘書監。武平初年，任大鴻臚，加授儀同三司，監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

生性閑淡寡欲，雖然王事紛擾煩忙，而高尚的操守也不改變。在并州，雖然兵馬充塞閭巷，也未曾被世務所累。良辰美景，嘯咏遨游，登臨山水，以聚談爲事，人們稱他爲超脱於塵世之外的司馬。常到晉祠，作詩説："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然有相王使者至，召而没有按時到。第二天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對王晞説："昨

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顔，得不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迴，懼有土賊，而晞温酒服膏，曾不一廢，每未肯去，行侣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

齊亡，周武以晞爲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日被召已有羞赧之色，該不是因魚鳥被責怪吧?"王晞微笑説："昨晚和樂，因爲飲酒頗被責怪，你輩也是留連的一物，哪裏衹在於魚和鳥而已。"晉陽失陷，與同仁躲避周兵向東北逃跑。山路險要曲折，怕有土匪，而王晞温酒吃肉，未曾廢棄一次，每當不肯離去，同行的人便責怪他。王晞説："不要責怪我，我做事如果没有悔恨，早作三公了。"

齊滅亡，周武用王晞爲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死在洛陽，時年七十一歲。追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北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陸法和　王琳

陸法和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也。或謂自出嵩高，遍游遐邇。既入荆州汶陽郡高安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

陸法和，不知是哪裏人。隱居在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全與苦行僧人一樣。老年人自幼見他，容色常不固定，人不能猜度。有人説出自嵩高，遍游遠近。已經進入荆州汶陽郡高安縣的紫石山，又無故捨棄所居住的山，頃刻有蠻賊文道期作亂，當時人認爲他已預見徵兆。

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固問之，乃曰："亦克亦不克。"

到侯景開始請求向梁投降，法和對南郡朱元英説："貧道和施主共同攻打侯景去。"元英説："侯景爲國立功，法師説要攻打他，爲什麽?"法和説："正因爲如此。"侯景渡江，法和當時在青谿山，元英前往問他説："侯景現在圍城，事情會怎麽樣?"法和説："凡是人取果實，應等到熟時，不摘自落。施主衹等侯景熟，何必煩勞問呢。"堅持問他，纔説："也能攻克也不能攻克。"

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

侯景派將領任約在江陵攻打梁湘東王，法和就到湘東王那裏請求征討任約，在江津召集衆蠻弟子八百人，兩天便出發。湘東王派胡僧祐率領一千多人與他同行。法和登艦大笑説："計數不盡的兵馬。"江陵有很多神祠，是人們習慣上祈禱的地方，從法和的軍隊出發，再没有一個祈禱靈驗的，人們認爲是神都跟隨軍隊走了的緣故。到了赤沙湖，與任約相對峙，法和乘輕船，不披甲戴盔，順流而下，距離任約軍隊一里就回來。對將士説："且看他們的龍睡着不動，我軍之龍很是踴躍，立即攻打他們。如果等到明天，

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勢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决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

當會不損失客主雙方一人而攻破賊軍，然而有壞處。”於是放火船前行，却逆風不便前行，法和拿着白羽毛指揮風，風勢就返回了。任約的兵衆都看見梁的軍隊在水上行走，於是大敗，都投水而死。任約逃竄不知跑到哪裏去了。法和說：“明天午時當會得到他。”到時而没有得到。人們問他，法和說：“我以前在此洲水乾時建了一佛塔，告訴施主說，這雖然是佛塔，實際上是賊人的標志，現在爲什麽不向標下尋找賊人。”照他的話做，果然在水中見到任約抱着佛塔，仰頭纔露出鼻子，就抓住了他。任約說要求在法師眼前死。法和說：“從施主面相看，必定不死於兵刃，况且你與王有緣，决不要有其他的考慮，王今後當得到施主力量的幫助。”湘東王果然釋放他任用爲郡守。到魏包圍江陵，任約率兵前往救援，奮力作戰。

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遂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分流，横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

法和平定任約後，前往巴陵拜見王僧辯，對他說：“貧道已斷了侯景一臂，他還能作什麽，施主應即刻攻取。”於是請求返回，對湘東王說：“侯景自然平定啦，没有值得憂慮的。蜀地的賊人將到，法和請求把守巫峽等待他們。”就總領諸軍前往，親自搬運石頭填江，三天，水就分流，用鐵鎖横在那裏。武陵王蕭紀果然派遣蜀兵來渡江，峽口地勢狹窄，進退不得。王琳與法和謀劃，一戰就消滅了他們。

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爲弟子。山中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峰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

軍隊駐扎在白帝，對人說：“諸葛孔明可以說是名將，我親眼見他。這城旁邊有他埋的弓弩箭鏃一斛多。”於是插上標記讓挖掘，果如其言。又曾經到襄陽城北大樹下，畫二尺見方的地方，讓弟子挖掘，得到一隻龜，長一尺半，用杖敲擊它說：“你想出而不能得，已經幾百年，不遇到我，難道能見到天日嗎？”爲它授予皈依三寶，龜便入草。當初八疊山有許多生怪病的人，法和爲他們采藥治療，不過三服藥便都病除，就請求作弟子。山中毒蟲猛獸，法和傳授禁條戒律，不再咬螫。所停的江湖，必定在峰側作出標記，寫“此處放生。”捕魚的人都無所得，纔有一點收獲，就有大風雷起。船上的人恐懼而放了生，風

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齰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内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

雨纔停。晚年雖然帶兵，還禁止諸軍漁獵。有私下違反的人，半夜猛獸必定來咬他，或者他的船纜丢失。有小徒弟嬉戲截斷蛇頭，來到法和那裏。法和說："你爲什麽殺蛇。"於是指着給他看，弟子就見蛇頭咬着褲襠不落。法和讓他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用牛來試刀，一下子牛頭掉下來，來到法和那裏。法和說："有一個斷頭的牛，到你那裏召命很急，如果不爲它作功德，一個月内報應就到了。"那人不信，没幾天果然死去。法和又爲人買宅院，相看墓地風水，來避禍求福。曾對人說："不要把馬拴在碓上。"那人出行經過鄉村，門旁有碓，於是把馬拴在碓柱上。進入門中，想起法和的告誡，走出門將去解馬，馬已經死了。

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内，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籥在道間，上開一孔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人應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餸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

梁元帝任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出任官職，他的奏文的紅色印章上，自稱司徒。梁元帝對他的僕射王褒說："我不曾有意用陸爲三公，而他自稱是爲什麽呢?"王褒說："他既以道術自命，當是預先知道。"梁元帝因法和功勞業績逐漸增大，就升任司徒，都督、刺史的官職照舊。部下數千人，都稱爲弟子，衹用道術教化，不用監獄處罰人。又在商鋪之内，不設置市丞、牧佐的法令，無人收取，衹把空櫃放在道路中間，上邊開一個進錢的孔。商人按照售貨多少，計算市場税的限額，自己投入櫃中。主管的官吏晚上纔開取，條列清單，輸入庫中。又法和平時話好像說不出口，有時有所議論，則雄辯無敵，然而還帶着蠻音。善於製作攻戰的器具。在江夏，大量聚集兵艦，想要偷襲襄陽進入武關。梁元帝派人制止他。法和說："法和是求佛的人，尚且不希圖梵天王的座位，難道還窺測王位。衹是由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的因緣，見到主人應有報答，所以請求援助罷了。現在既然被懷疑，這個事情已經不可改變了。"於是準備供應食物，擺上大餸薄餅。到魏起兵，法和自郢進入漢口，將要奔赴江陵。梁元帝派人迎他說："這裏自己能够破賊，衹鎮守郢州，不需行動。"法和就回到郢州，用白土粉刷城門，穿着

“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堊其城門，着粗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脱之。及聞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着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鎚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荆州，宫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

粗白布衫、布褲、孝巾，用大繩束腰，坐在葦席上，穿了一整天纔脱下。到聽説梁元帝失敗滅亡，又取前面的凶服穿上，哭泣接受吊唁。梁人進入魏地，果然見到鎚餅。法和開始在百里洲造壽王寺，已經架起佛殿，又截短了梁柱，説：“後四十年左右佛法當會遭受雷電，這個寺地處幽僻，可以免除災難。”到魏平定荆州，宫室燒成灰燼，總管想拆取壽王佛殿，嫌它木材短小，就停止。後周氏滅佛法，這個寺院隔在陳國境内，所以没有遭難。

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道大行臺，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簉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虚心相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遥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虚心相待，何爲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幰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千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斂，尸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

天保六年春天，清河王高岳進兵抵臨長江，法和率全州歸入齊國。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道大行臺，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爵如舊。宋莅弟宋簉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前來侵襲江夏，齊軍棄城撤退，法和與宋莅二兄弟入朝。文宣聽説他有奇術，虚心相見，準備三公儀仗，在城南十二里設帳等待他。法和遥遥地望見鄴城，下馬跛行。辛術對他説：“您既然從萬里之外投誠，主上虚心相待，爲什麽作此法術？”法和手持香爐，步行跟隨君王所乘車，到達館舍。第二天引導入見，供給他通幰油絡網車，隨身衛士一百人。到宫門通報姓名，不稱官爵，不稱臣，衹説是荆山居士。文宣在昭陽殿宴請法和及其部下，賜予法和錢百萬、布帛一千匹、豪門宅院一處、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相應的生活所用的各種東西與此相當，賜予宋莅布帛一千匹，其餘儀同、刺史以下的人多少不一。法和所得的奴婢全放了他們，説：“各隨緣離開吧。”錢帛分散施捨，一日便盡。用皇上所賜的宅院營建佛寺，自己住一個房子，與凡人没有區别。三年間兩次做太尉，世人還是稱他爲居士。没有病而把自己死期告訴弟子，到時，燒香拜佛，坐在繩床上而終。洗浴完畢將要入殮，尸體變小，縮成僅三尺左右。文宣讓打開棺材看他，衹有空棺罷了。法和在他住室的墻壁書寫後又塗上了它，等塗物剥

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剥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嫁，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别更他淫。有司考驗并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王琳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父顯嗣，梁湘東王國常侍。琳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并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

太清二年，侯景渡江，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還荆州。稍遷岳陽内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剋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

琳果勁絶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平景之勛，與杜龕俱爲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爲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報。"泣而别。及至，帝以下吏，而廷尉卿黄羅漢、太府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并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執黄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爲帝所信，荆州疾之如仇，故納等因人之欲，抽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絶，又臠割備五刑而斬

落，有文字寫道："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寫道："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評說的人認爲婁太后生三個天子，自孝昭即位，到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

法和在荆郢，有少婦，年約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衣，不嫁，常隨法和東西奔走。或者與他私通十餘年。現在賜她離開，改許他人。主管官吏考察驗證，都是事實。越姥因此改嫁，生子數人。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父親王顯嗣，梁湘東王國常侍。王琳本爲士兵出身，元帝居於藩國之時，王琳的姐妹一起入後宫被寵幸，王琳因此未到二十歲就得以在元帝左右。少年時好武，於是作了將帥。

太清二年，侯景渡江，元帝派王琳獻米萬石。没有到達，都城失陷，就把米沉入江中流，輕船返回荆州。不久升任爲岳陽内史，因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派將領宋子仙占據郢州，王琳攻克郢州，抓獲了子仙。又跟隨王僧辯攻破侯景。後拜授湘州刺史。

王琳果敢强勁過人，又能禮賢下士，所得到的賞物，不拿到家中。部下萬人，多數是江淮成群的盗賊。平定侯景的功勞，與杜龕并爲第一，憑藉得寵在建業胡作非爲。王僧辯不能禁止他，恐他們將作亂，啓奏請求殺了他。王琳也懷疑有禍患，令長史陸納率部下前赴湘州，自身直接到江陵。將要出發，對陸納等人説："我如果不返回，你們將到哪裏？"都説："請以死相報。"流着淚分别。到達後，帝已將王琳交司法官吏審訊，而廷尉卿黄羅漢、太府卿張載以帝詔令曉諭王琳軍。陸納等和軍人一起哭着面對使者，不肯受命，於是抓住黄羅漢，殺了張載。張載性情嚴峻、苛刻，爲元帝信任，荆州恨他如仇敵，所以陸納等順應衆人的意願，抽腸拴在馬腿上，讓馬繞着跑，腸盡氣絶，又碎割施加五種刑法而後殺

之。梁元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無罪，請復本位，求爲奴婢。梁元乃鎖琳送長沙。時納兵出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本位，使琳拒蕭紀。紀平，授衡州刺史。

了他。梁元帝派王僧辯征討陸納，陸納等敗逃到長沙。這時湘州未平定，武陵王的兵士又氣勢旺盛，江陵官民恐懼，人們有謀反的意圖。陸納啓奏申説王琳没有罪過，請求恢復原來的官位，求爲奴婢。（此有脱文）梁元帝就押着王琳送往長沙。當時陸納的兵士出來正要作戰，適逢王琳到，僧辯讓王琳登上樓車給他們看。陸納等人扔下武器一起下拜，全軍都哭了，説："請求讓王郎入城，便立即出城。"放王琳入城，陸納等纔降，湘州平定。仍然恢復了他們本來的官位，讓王琳抵抗蕭紀。蕭紀平定後，拜授衡州刺史。

梁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衆，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受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若警急，動静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正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不敢啓，故遂率其衆鎮嶺南。

梁元帝生性多猜忌，因王琳部屬甚多，又得衆人之心，所以派他到嶺外，又授任都督、廣州刺史。他的友人主書李膺，爲帝所信任重用，王琳告訴他説："王琳承蒙提拔，常想畢生報效國恩。今天下未平，把王琳遷移到嶺外，如有萬一没有預料的情況，怎麽得到王琳的力量。考慮是皇上懷疑我吧。王琳的分内之望是有限的，能與皇上爭做帝王嗎？爲什麽不以王琳爲雍州刺史，讓我鎮守武寧，王琳自然棄兵種田，守衛國家。如有緊急情況，也能知道動静。假若遠棄嶺南，相距萬里，一旦有變，將要怎麽樣？王琳不是願意長期坐鎮荆南，正是爲國家考慮罷了。"李膺認爲他的話是對的，却不敢啓奏，所以就率領他的部下鎮守嶺南。

梁元爲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詧。乃爲梁元舉哀，三軍縞素。遣别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克，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款於魏，求其妻子；亦稱臣於梁。

梁元帝爲魏圍困，就召王琳前往救援，任湘州刺史。王琳的軍隊駐扎在長沙，知道魏平定江陵，已立梁王蕭詧。就爲梁元帝高聲哭號哀悼，三軍穿上喪服。派别將侯平率水軍攻梁。王琳屯兵長沙，向各方傳達檄文，制定進攻計策。當時長沙藩國之王蕭韶和上游衆將推舉王琳主盟。侯平雖然不能渡江，却多次攻破梁軍，又因王琳軍隊的威勢達不到，反而更加不受指揮。王琳派將攻打他，不勝，又因爲軍隊疲勞不能前進。於是派使者奉奏章到齊國，并呈獻馴養的大象；又派人向魏歸順投誠，索求他的妻子兒女；也向梁稱臣。

陳霸先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

陳霸先已經殺了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召王琳。王琳不接受，就大造樓船，將謀劃

艦，將圖義舉。琳將帥各乘一艦，每行，戰艦以千數，以“野猪”爲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誅琳，仍受梁禪。安都嘆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虎一人背恩，斬之。鎖安都、文育置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温太真何人哉!”江南渠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并爲敵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業。

初魏剋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於齊，請納莊爲梁主。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騊駼册拜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舍人辛慤、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城郡公，其餘并依齊朝前命。及陳霸先即位，琳乃輔莊次於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爲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吴明徹江中夜上，將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

琳兵因東下，陳遣司空侯安都等拒之。侯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投水死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

起義。王琳將帥各乘一戰船，每次行動，戰船數以千計，以“野猪”爲名。陳武帝派將領侯安都、周文育等討伐王琳，并繼承了梁的君位。安都嘆息説：“我們將失敗啊，出師無名了。”迎戰於沌口，王琳乘坐轎子，執鉞指揮軍隊，抓獲了安都、文育，其餘的人無一漏網。衹因周鐵虎一人背棄恩義，殺了他。給安都、文育帶鎖放在王琳所乘的戰船中，命令一個守門的僮僕看守他們。王琳於是遷移湘州軍府到郢城，甲兵十萬，在白水浦練兵。王琳視察軍隊説：“可以作爲盡力王事的軍隊了，温太真是什麼人呢!”江南首領熊曇朗、周迪懷有二心，王琳派李孝欽、樊猛和余孝頃共同攻打他們。三個將領的軍隊失敗，全被敵人囚禁。安都、文育等全逃回建業。

當初魏攻克江陵的時候，永嘉王蕭莊纔七歲，躲藏到别人家，後來，王琳迎回湘中，護衛送他東下。敬帝即位，到齊做人質，請求讓蕭莊回國作梁王。文宣派軍隊護送，於是派兼中書令李騊駼以册書授王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親近左右之官辛慤、游詮之等人携帶詔書到江南降旨慰勞，從王琳以下都有賞賜。王琳就派兄子叔寶率領所屬十州刺史的子弟奔赴鄴，在郢州擁戴蕭莊篡奪梁的君位。授予王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城郡公，其他都依照齊朝以前的命令。陳霸先即位，王琳就輔佐蕭莊在濡須口駐扎。齊派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領衆人抵臨長江，作爲他的聲援。陳派安州刺史吴明徹在夜間逆江而上，將偷襲湓城。王琳派巴陵太守任忠把他打得大敗，明徹僅自身得免。

王琳的軍隊於是東下，陳派司空侯安都等抵禦他。侯瑱等人因王琳軍氣勢正盛，帶領軍隊進入蕪湖避開他們。當時西南風忽起，王琳稱是得天道，將要直接攻取揚州。侯瑱等偷偷從蕪湖出來，在他們後面跟踪。等到雙方交兵，西南風翻轉爲侯瑱所用。王琳的軍隊點燃火炬用以擲向敵船的，皆返回來燒了自己的船。王琳的船艦潰敗大亂，士兵投水淹死的有十分之二三，其餘的都

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

琳尋與莊同降鄴都。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傖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婿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左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行，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給鐃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武成弘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爲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剥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爲血，蠕蠕而動。又有龍出於門外之地，雲霧起，晝晦。

會陳將吴明徹來寇，帝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吴兵甚鋭，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鬥。"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帝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吴明徹進兵圍之，堰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内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吴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

棄船上岸，被陳軍殺戮殆盡。當初王琳令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一同統領軍隊保衛蕭莊，到了軍隊失敗，袁泌就投降了陳，仲威帶着蕭莊投奔歷陽。

王琳不久與蕭莊一起投降鄴都。孝昭帝派王琳從合肥出發，聚集故舊，再謀劃進攻。王琳就修理船艦，分派到各地募集人員，淮南楚人，皆願同心協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是王琳兄王珉的女婿，請求以私人的親信引導齊軍。孝昭委派王琳與行臺左丞盧潛帶兵前往接應，猶豫不決。景暉害怕事情泄露，獨自脱身歸順齊。孝昭賜王琳詔書，令他鎮守壽陽，他部下的將帥任憑他們前往，於是任王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爲會稽郡公，又增加供官員役使的僕役和俸禄，并供給演鐃歌的軍樂隊。王琳戒嚴水陸，將伺機而動。適逢陳氏與齊結好，讓王琳再聽今後的打算。王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和，彼此攻擊，被召回到鄴，武成寬容不加過問。任滄州刺史，後又用王琳任特進、侍中。所住屋脊無故剥落，出來赤蛆數升，落地化爲血，蠕蠕而動。又有龍從門外之地出現，雲霧升起，白天昏暗。

適逢陳將領吴明徹入侵，帝令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兵救援秦州，讓王琳共同進行謀劃。王琳對他的親信説："今日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星宿的分界綫上，太白已升高，皆有利於敵人，我們將有難。"又對破胡説："吴的軍隊非常精鋭，應當從長計議，千萬不要輕易作戰。"破胡不聽從，就作戰，軍隊大敗，王琳獨自突圍，僅而得免。回到彭城，帝令即赴壽陽，并允許聚集人馬。又加封王琳爲巴陵郡王。陳將吴明徹進兵包圍他，在淝水築堤，以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軍在淮西，竟然不前往救援。明徹晝夜攻擊，城内水氣轉侵，人們都患腫病，病死的人互相枕藉。從七月至十月，城陷王琳被抓，百姓流着眼淚跟隨他。吴明徹害怕有變故，在城東北二十里之處殺了他，當時四十八歲，哭的人悲聲如雷。有一個老人用酒肉來祭奠他，哀悼完畢，收他的血，放在懷中離去。傳車送首級到建康，懸挂於

傳首建康，懸之於市。

市。

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

王琳的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給陳尚書僕射徐陵寫信求王琳的首級說：

竊以朝市遷貿，傳骨梗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晋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冑，沂州舊族，立功代邸，效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實追踪於往彦，信踵武於前修。而天厭梁德，上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遭萇弘之眚。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迹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嘆，猶懷客卿之禮，感兹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没九泉，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尸，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

我私下認爲朝廷變遷，傳頌剛直的風尚；朝廷興衰更替，表彰忠貞的事迹。所以晋朝將要滅亡，徐廣就作了司馬氏的遺老；魏國已經衰敗，馬孚自稱魏室的忠臣。其目的是能在史書中傳揚美名，名聲流傳於後世。梁朝的舊臣建寧公王琳，是洛濱的後人，沂州的舊族，先立功於梁始建之前，後又效力於朝廷，當離亂之時，總領地方之長的重任。於是輕生殉主，以身許國，確實是效法前修，追隨前賢。而上天厭棄梁朝的德行，還想匡扶時局，以延續統治，結果白白地懷有申包胥的信念，最終遇到了萇弘的災禍。到王業擴大，政權有了歸屬，於是遠走山東，寄身河北。雖然自己懷有羈旅之臣的慨嘆，仍然盡客卿之禮，感激遇到知己，爲此忘我捐軀。致使身體埋於九泉，頭顱遠行萬里。確實想以馬革裹尸，實現他平生的志願；原野暴體，成全他人臣的節義。然而身首異處，實在是令人悲哀啊；堆土爲墳，植樹爲飾，而没有人祭奠，確實讓人感到凄凉啊。

瑒早簉末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沾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横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莅壽陽，頗存遺愛；曾游江右，非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灑川而建塋域；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櫝。

我朱瑒早年側身於末僚之中，悦服薛君的吐哺握髮，禮賢下士，承蒙魏公的知遇之恩。因此，手巾和衣袖被淚水沾濕，爲可識别的面顔哀痛；痛心疾首，爲雖死猶生的面容憂傷。念及聖恩廣博深厚，發出英明的詔示，赦免王經之哭，應允田横的葬禮，朱瑒雖然微賤，私下也有這種心意。王琳治理壽陽，很有德政；曾經游歷江右，并非没有遺留的恩澤。并肩於東閣的官吏，接踵與西園的賓客，希望王琳的頭顱能够歸還其境，回去修了墳墓。孤墳已經修建，時而有銜土之燕飛來，豐碑樹立，時而有駐留落淚之人。近來老友王綰等已有呈文，承蒙裁斷，而没有同意所陳之見。從前廉公逝世，在灑川修建了墳地；孫叔敖去世，在芍陂種植了楸

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

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并爲啓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儀同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於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間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知勝等五人密送葬柩達於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録尚書事，謚曰忠武王，葬給轀輬車。

琳體貌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强記内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任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鄴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爲陳軍所執。吴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争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欷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

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

樹。由此説來，還是有這樣的先例的。不要讓壽春城下，獨傳報葛之人；滄州島上，惟有爲田横悲痛的賓客。冒死陳述祈求，恭恭敬敬地等待刑罰。

徐陵贊賞他的志氣和節操。此外明徹也多次夢見王琳要他的頭，一并啓奏陳主答應他。就與開府儀同主簿劉韶慧等携帶他的頭回到淮南，暫且埋葬在八公山側，故舊前來送葬的有數千人。朱瑒等於是抄小道北歸，另議迎接。不久有揚州人茅知勝等五人秘密送靈柩到達鄴。追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録尚書事，謚號爲忠武王，葬禮中使用了轀輬車。

王琳體態容貌嫻雅，站立時頭髮拖到地上，喜怒不形於色。雖然没有學問，而記憶力强，思維敏捷，軍府佐吏用千來計算，都記住他們的姓名，不濫施刑罰，輕財愛士，深得將卒之心。年輕時任將帥，屢經戰亂，平素有忠義的節操。雖然本來的計劃没有成功，鄴人也因此看重他，待遇甚爲豐厚。到失敗，爲陳軍抓獲。吴明徹想成全他，而他手下的將領多數爲王琳的舊吏，争相來請求，并給予資助，明徹因此嫉妒他，所以遭受災禍。當時，田夫野老，認識與不認識他的人，没有誰不爲他悲痛流淚。看他的誠信感人，即使是李將軍的循循善誘，恐怕也無以復加啦。

王琳有十七個兒子。長子王敬，在齊承襲王爵，武平末年，爲通直常侍。第九個兒子王衍，隋開皇年間爲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年，在渝州刺史任上去世。

北齊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蕭明　蕭祇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蕭明

蕭明，蘭陵人，梁武帝長兄長沙王懿之子。在其本朝，甚爲梁武所親愛。少歷顯職，封湞陽侯。太清中，以爲豫州刺史。

梁主既納侯景，詔明率水陸諸軍趨彭城，大圖進取。又命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總馭群帥，指授方略。明渡淮未幾，官軍破之，盡俘其衆。魏帝升門樓，親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於晋陽。世宗禮明甚重，謂之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爲魏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自出師薄伐，無戰不克，無城不陷，今自欲和，非是力屈。境上之事，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違命扇動耳。侯可遣使諮論，若猶存先王分義，重成通和者，吾不敢違先王之旨，侯及諸人并即放還。"於是使人以明書告梁主，梁主乃致書以慰世宗。

天保六年，梁元爲西魏所滅，顯祖詔立明爲梁主，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渙率衆以送。是時梁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鄴，推晋安王方智爲丞相。顯祖賜僧辯、霸先璽書，僧辯未奉詔。

蕭明，蘭陵人，梁武帝長兄長沙王蕭懿的兒子。在當朝，很爲梁武帝所親愛。年輕時歷任顯要的職務，封爲湞陽侯。太清年間，讓他任豫州刺史。

梁主已經接納了侯景，詔令蕭明率領水陸諸軍奔向彭城，謀劃大舉進兵。又命令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總領衆帥，指示方略。蕭明渡過淮河没有多久，官軍就攻破他，全部俘虜了他的部下。魏帝登上城樓，親自引見蕭明和衆將帥，解除對他們的囚禁，送往晋陽。世宗對蕭明的禮節非常隆重，對他説："先王同梁主和好十多年，聽説他拜佛的文辭常説敬奉魏主，以及先王，這很是梁主厚意。不料一朝失信，導致這場紛擾。自出師征伐，作戰没有不勝利的，攻城没有不陷落的，今天想要和好，不是武力疲憊。邊境上的事情，知道不是梁主的本意，應當是侯景違命煽動所致。您可派使者詢問斟酌，如果還念先王情義，重新往來友好，我不敢違背先王的旨意，您及衆人一并馬上放回。"於是讓人把蕭明的信報告梁主，梁主就送信來慰問世宗。

天保六年，梁元被西魏滅亡，顯宗詔令立蕭明爲梁主，從前所抓獲的梁將湛海珍等人都跟隨蕭明歸還，命令上黨王高渙率部下送行。這時梁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鄴，推舉晋安王方智任丞相。顯祖賜予僧辯、霸先璽書，僧辯没有接受詔書。上黨王進兵，蕭明又給僧辯寫信，

上黨王進軍，明又與僧辯書，往復再三，陳禍福，僧辯初不納。既而上黨王破東關，斬裴之横，江表危懼。僧辯乃啓上黨求納明，遣舟艦迎接。王饗梁朝將士，及與明刑牲歃血，載書而盟。於是梁輿東度，齊師北反。侍中裴英起衛送明入建鄴，遂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宇文黑獺、賊詧等不在赦例。以方智爲太子，授王僧辯大司馬。明上表遣第二息章馳到京都，拜謝宫闕。冬，霸先襲殺僧辯，復立方智，以明爲太傅、建安王。霸先奉表朝廷，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方智請稱臣，永爲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詔徵明。霸先猶稱藩，將遣使送明，會明疽發背死。

往來再三，陳述利害，僧辯起初不接受。不久上黨王攻破東關，殺了裴之横，江南危急恐懼。僧辯就啓奏上黨要求接納蕭明，派船迎接。上黨王以酒食款待梁朝的將士，與蕭明殺牲歃血，訂立了盟約。於是梁的車馬東渡長江，齊的軍隊向北返回。侍中裴英起護送蕭明進入建鄴，於是稱帝，改承聖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宇文黑獺、賊人蕭詧不在赦免之列。立方智爲太子，授任王僧辯大司馬。蕭明上表派第二子蕭章乘馬疾馳到京都，拜謝君王。冬天，霸先襲擊殺死僧辯，又立方智，以蕭明爲太傅、建安王。霸先給朝廷上表，説僧辯陰謀篡逆，所以殺了他。方智請求稱臣，永遠作屬國，齊派行臺司馬恭和梁人在歷陽訂立盟約。第二年，詔令蕭明前往。霸先還稱屬國，將派使者送蕭明，適逢毒瘡發作於背而死。

梁將王琳在江上與霸先相抗，顯祖遣兵納梁永嘉王蕭莊主梁祀。九年二月，自湓城濟江，三月，即帝位於郢州，年號天啓，王琳總其軍國，追謚明曰閔皇帝。明年莊爲陳人所敗，遂入朝，封爲侯。朝廷許以興復，竟不果。後主亡之日，莊在鄴飲氣而死。

梁將王琳在長江上游與霸先抗衡，顯祖派兵接梁永嘉王蕭莊回國作梁主。九年二月，從湓城渡江，三月，在郢州即帝位，年號爲天啓，王琳總領國政，追贈蕭明的謚號爲閔皇帝。第二年蕭莊被陳人打敗，於是入朝，封爲侯爵。朝廷答應恢復他的帝位，最終没有結果。後主滅亡之日，蕭莊在鄴忍氣死去。

蕭祇

蕭祇，字敬式，梁武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祇獨莅以嚴切，梁武悦之。遷北兖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鄴。祇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文襄令魏收、邢卲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祇等還南。俄而西魏剋江陵，遂留鄴都，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

蕭祇，字敬式，梁武之弟南平王蕭偉的兒子。年少聰明機敏，儀容美麗。在梁朝，封爲定襄侯，官位爲東揚州刺史。這時江東太平，政令寬和，人心鬆弛，惟獨蕭祇治理嚴厲，梁武喜歡他。改任北兖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包圍建鄴。蕭祇得知臺城失守，就跑到齊國。在武定七年到鄴，文襄命令魏收、邢卲接待他。歷任太子少傅，兼任平陽王的老師，封爲清河郡公。齊天保初年，授任右光禄大夫，兼任國子祭酒。當時梁元帝平定侯景，重新與齊往來友好，文宣想放蕭祇等人回南方。不久西魏攻克江陵，蕭祇就留在鄴都，去世。追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

州刺史。

蕭退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鄴陷，與從兄祗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禄大夫，卒。子慨，深沉有禮，樂善好學，攻草隸書。南士中稱爲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退，梁武帝之弟司空鄱陽王蕭恢的兒子。蕭退在梁，封湘潭侯，任青州刺史。建鄴陷落，與堂兄蕭祗一起進入東魏。齊天保年間，任金紫光禄大夫，去世。兒子蕭慨，深沉有禮貌，樂善好學，專心研習草書和隸書。在南朝士人之中被稱爲德高望重的人。歷任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在司徒從事中郎的官位上去世。

蕭放

蕭放，字希逸，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常有闕。時以爲至孝之感。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咏，頗善丹青，因此在宫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蕭放，字希逸，隨父親蕭祗到鄴。蕭祗去世，蕭放居喪以孝聞名。所住房舍前有兩隻慈烏前來停聚，各占一樹築巢，在午時以前，馴服地生活在庭院中飲水啄食，午時之後再不下樹，每次到時，展翅悲鳴，完全像哀泣。家人飼養它們未曾間斷。當時認爲是至孝的感應。守孝期滿脱去喪服，承襲爵位。武平年間，待詔文林館。蕭放生性喜好詩文，很善於繪畫，因此在宫中閱覽典籍和近代詩賦，督察畫工製作屏風等雜物爲人所知，於是被愛重款待。多次升遷任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徐之才

徐之才，丹陽人也。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爲江左所稱。之才幼而俊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虚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爲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吴郡張嵊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嘆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燕頷，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爲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帊出房，映光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

徐之才，丹陽人，父宗徐雄，在南齊做事，任蘭陵太守，因醫術高明爲江東稱頌。之才幼年時便才華外溢，五歲誦讀《孝經》，八歲大略通曉意義宗旨。曾與堂兄徐康到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住處聽講《老子》。周捨爲他們準備飯食，就與他開玩笑説："徐郎不用心探究旨義，而祇爲了吃飯吧?"之才回答説："聽説聖人是使他的心空虚而讓他的腹充實。"周捨很贊賞他。十三歲召爲太學生，粗通《禮記》、《易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吴郡張嵊等人每次一起談論《周易》及《喪服》的禮儀，應答如回聲。都贊嘆説："這是神童。"孝綽又説："徐郎相貌威武，有班定遠的封侯之相。"陳郡袁昂兼任丹陽尹，徵召徐之才爲主簿，關於人和事的安排和處理，都要拜訪他。郡官署起火，之才起身望見，夜裏没有穿衣，披着紅色的盛服出房，火光映照中被袁昂看見。郡功曹陳請免去他的官職，袁昂

職，帛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國左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

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吕梁，橋斷路絶，遂爲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之才在彭泗，啓魏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敕居南館，禮遇甚優。從祖謇子踐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又窺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爲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内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秘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南土之人，不堪典秘書，轉授金紫光禄大夫，以魏收代領之。之才甚怏怏不平。

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啓之。文宣聞而大悦。時自婁太后及勛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勁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祚後，彌見親密。之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爲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爲弄臣。

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采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

看重他的才能和醫術，就特别原諒了他。豫章王蕭綜外出鎮守江都，又任豫章王國左常侍，又改任蕭綜的鎮北主簿。

到蕭綜降魏，三軍失敗逃跑，之才退到吕梁，橋斷路絶，於是被魏統軍石茂孫所留。蕭綜降魏一個月，官至司空。魏聽任蕭綜收斂屬官，就在彭泗尋訪之才，啓奏魏帝説："之才非常擅長醫術，并機智長於言辭。"詔令徵之才。孝昌二年，到洛，帝令居住在南館，禮節待遇優厚。從祖徐謇的兒子徐踐啓奏請求之才還鄉。之才藥石治病多有效果，又涉獵經史，能言善辯，才思敏捷，朝廷争相邀迎薦舉，給他播揚聲譽。武帝時，封爲昌安縣侯。天平年間，齊神武徵召到晉陽，常在内館，禮節待遇逐漸豐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改任秘書監。文宣做丞相，百官普遍調整。楊愔因爲他是南方人，不勝任秘書監的職務，改任金紫光禄大夫，讓魏收代替他兼任這個職務。之才很是怏怏不平。

之才略懂天文，兼治圖讖之學，同館客宋景業參照比較吉凶，知道午年一定有變革，通過高德政啓奏這件事。文宣聽説而大喜。當時自婁太后到勛貴朝臣，都説關西已是勁敵，恐怕他們有挾天子令諸侯的藉口，不可先行禪讓和接替帝位的事情。惟獨之才説："一千個人追一隻兔子，一個人得到它，衆人都會停止。必須定業，怎麽允許反過來要學别人。"又援引證據，完備而有條理，帝聽從了他。登基後，更被親密。之才不惟靠醫術自謀仕進，也因爲首倡禪讓和接替帝位，又詼諧滑稽，説話没有不精深的，於是很被親近。不久任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變嚴，要求外出做官，任趙州刺史，竟然未得供職，還是作寵幸狎玩之臣。

皇建二年，授任西兗州刺史。没有到任，武明皇太后有病，之才給她治療，隨手便愈，孝昭賜予他彩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擅長醫術，即使授官外任，頃刻便召回。已經博學多聞，因此對於方術尤其高妙。大寧二年春天，武明太后又生了病。之才弟之範爲尚藥典御，帝令診治。内

才弟之範爲尚藥典御，敕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謡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爲字'此'下'系'，'綖'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

史都讓稱太后爲石婆，大概有世俗的忌諱，所以改名來驅避病災。之範出來告訴之才説："童謡説：'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惟得一量紫綖靴。'今天太后忽然改名，私下感到奇怪。"之才説："跂求伽，胡語'去已'之意。豹祠嫁石婆，難道有好事？斬冢作媒人，祇是讓他們合葬在斬冢。惟得紫綖靴，得到四月份，爲什麼呢？紫作爲字是'此'下有'系'，'綖'是熟，當在四月當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説："靴，革旁加化，難道是久長之物？"到四月一日，太后果然逝世。

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爲刀子靶者，五色班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

有人患脚跟腫痛，衆醫没有人能診斷。之才説："蛤精造成的病，因乘船入海，垂脚水中所致。"有病的人説："確實曾經這様。"之才爲他剖開得到蛤子兩個，大如榆莢。又有用骨頭做刀把的，五彩斑斕。之才説："此是人的瘤。"問得到的地方，説是在古墓見到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着看，有花紋，所以用它。他的聰明穎悟淵博通達大都如此。

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兖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虚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暫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兖州，即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爲左僕射，士開爲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恨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敕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

天統四年，幾次升任爲尚書左僕射，不久任兖州刺史，特供給演奏鐃歌的軍樂隊一部。之才醫術最高，特别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定，曾經發病，自己説起初見空中有五色物，逐漸靠近，變成一個美麗的婦人，離地幾丈，亭亭玉立。一頓飯的時間，變爲觀世音。之才説："這是色欲過多，大虚所致。"就開藥方，服了一劑，便覺得漸遠，又服，還原變成五色物，服數劑藥，病終於痊愈。帝每次疾病發作，突然派人騎馬召他，針藥施加之處，即刻見效，所以頻頻有賞賜。入秋，武成稍微安定，不再發病。和士開想依次改任晉升，因之才是户籍附入兖州的外地人，也就是當地人，於是奏請歸任刺史，以胡長仁爲左僕射，士開爲右僕射。到十月，帝又病發，對士開説："遺憾讓之才在外地任職，使我受苦。"這個月八日，帝令用驛車追回之才。帝在十日逝世，之才十一日纔到，已無有用，又返回奔赴兖州。在職其間没有侵犯暴掠，祇是不很

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疏慢，用捨自由。

熟悉法律，也很輕忽怠慢，用捨自由。

五年冬，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苦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

五年冬天，後主召之才。不久左僕射官位空缺，之才說："自然可以恢復禹的業績。"武平元年，重任尚書左僕射。之才對和士開、陸令萱母子竭盡謙敬親近，兩家病苦，百般救護，由此升任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任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痛恨地說："子野淘汰我。"祖珽眼有疾，所以用師曠比喻他。

之才聰辯强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訌，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當爲'乏'也。"即答云："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養馬則爲驢。"又嘗與朝士出游，遥望群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否？"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顔色何不悦？"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個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遥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

之才聰明善辯記憶力强，有過人的機敏，尤其是喜歡暢談反切隱語，因公務和私事聚會，常常相互嘲戲。鄭道育常戲稱之才爲師公。之才說："既爲你的老師，又爲你的祖父，在三義之中，頓時占有其中的兩種。"又嘲戲王昕的姓說："加上言就是訌，靠近犬便是狂，加頸項和脚就成了馬，施以角尾就成了羊。"盧元明於是嬉戲之才說："你的姓是未入人，名是字的錯，'之'當爲'乏'。"立即回答說："你的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就是虜，養馬就是驢。"又曾與朝臣出游，遠遠看到一群狗争着跑，衆人讓試着用眼看它們。之才立即應聲說："當是良犬宋鵲，當是良犬韓盧，爲追逐李斯東走，爲背着帝女南往。"李諧在廣衆之下，稱他父親之名說："你喜歡熊白生否？"之才說："平平罷了。"又說："你這話在理平否？"李諧急忙出去躲避他，路上遇到他的外甥高德正。德正說："舅舅的面色爲什麽不高興？"李諧把原因告訴他。德正直到座席，接連尋找熊白。之才對在座的人說："這個人家諱是什麽？"衆人不知。之才說："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這種人有什麽值得問的？"唐邕、白建正顯貴，當時人說："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輕蔑他們。正月初一，當着唐邕爲諸令史祝賀說："看你們諸位當作唐、白。"又因小吏好嚼筆，所以曾拿着筆靠近元文遥的嘴說："借您的齒。"他不謙遜到這個地步。

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

歷事諸帝，以善於戲狎得寵。武成生最後的

齻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悦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爲妻。和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寬縱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録尚書事，謚曰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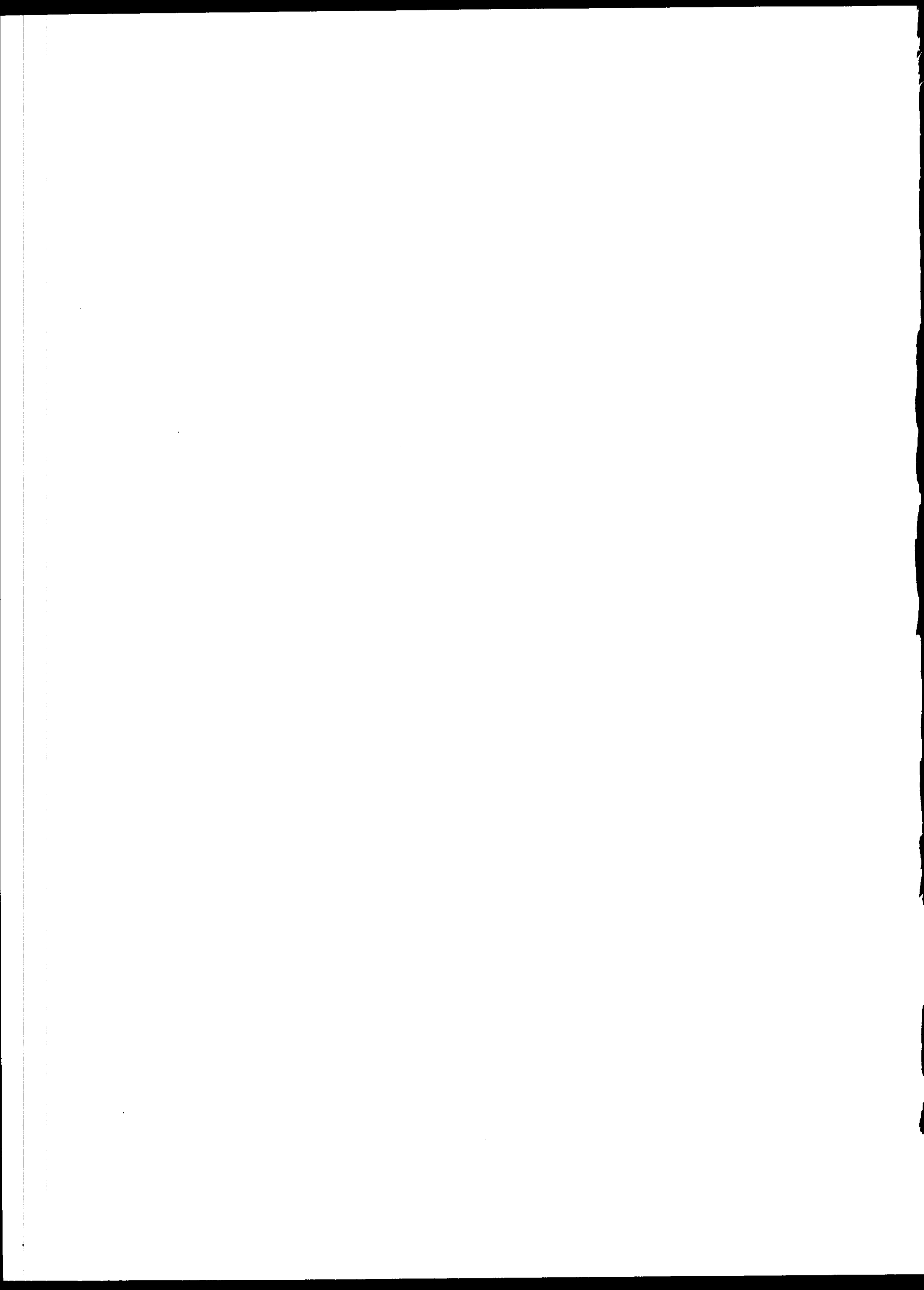
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嘆云："終恐同《廣陵散》矣。"

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

臼齒，問衆醫，尚藥典御鄧宣文如實回答，武成發怒打他一頓。後來用這件事問之才，拜賀説："這是智牙，生智牙的人聰明長壽。"武成很高興并賞賜了他。作僕射時，對人説："我在江東時，見徐勉作僕射，朝臣没有誰不對他阿諛奉承。現在我也是徐僕射，没有一個人奉承我，如何可活!"之才妻是魏廣陽王的妹妹，之才從文襄那裏求來作妻子。和士開知道這件事，就奸淫了他的妻子，之才遇見後反而躲避，還説："别妨礙了少年戲笑。"他寬和放縱到這個地步。八十歲去世。追贈司徒公、録尚書事，謚號文明。

長子徐林，字少卿，爲太尉司馬。次子同卿，爲太子庶子。之才因他没有學識，每每嘆息説："最終恐怕同《廣陵散》啊。"

弟徐之範，也以醫術知名，任太常卿，特别讓他承襲了之才的西陽王爵位。到周，授任儀同大將軍。開皇年間去世。



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頤

楊愔

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父津，魏時累爲司空侍中。愔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爲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群兒咸争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内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黄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

楊愔，字遵彥，小名叫秦王，弘農華陰人。他的父親楊津，魏時官至司空侍中。楊愔幼年的時候，嘴裏似乎説不出什麼道理，但風度深沉機敏，家裏家外，從未做過什麼頑皮的事。他六歲時開始學習歷史著作，十一歲時跟老師學習《詩經》、《周易》，喜愛《左傳》。幼年時母親便去世了。有一次他去拜訪舅舅源子恭，源子恭與他喝酒，問他在讀什麼書，他回答説："誦讀《詩經》。"源子恭問："讀到《渭陽》篇没有?"楊愔頓時號啕大哭，哽咽不已，源子恭也傷心地相對抽噎，酒再也喝不下去了。源子恭事後對楊津説："以前常説秦王不怎麼聰明，從今以後，應當對他刮目相看。"楊愔一家四代人生活在一起，家庭極其興盛，兄弟輩一起讀書的就有三十多人。學堂院子前面有柰樹，果實掉下來時，小孩們都去争搶，他却情緒低落地獨自坐在一旁。他的小叔楊暐碰巧到學校來，見到這一情景，大加感嘆，認爲這種行爲很特别，回過頭對客人們説："這孩子淡泊自足，具有我們家族的風尚。"住宅裏有一片茂密的竹林，於是特爲楊愔在竹林邊修建一間屋子，讓他一個人住，經常用銅盤裝着豐盛的食物給他吃。因此督促勉勵其他男孩説："你們衹要能像遵彥那樣謹慎小心，自然會得到獨住的竹林小屋，也會得到銅盤盛的美食。"楊愔堂兄黄門侍郎楊昱對他特别器重，曾對人説："這孩子乳齒未脱，已成爲我家的龍文名駒，再過十年，必當一躍千里。"楊昱曾與十多個人

大許之。

一起作詩，楊愔看過一遍便能背下來，没有一點遺漏。楊愔成年以後，善於清談，聲音優美，風度超凡脱俗，容貌舉止可觀。有名望的人見了他，無不敬重驚奇，有見識的人都認爲他前途無量。

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晋陽西懸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爲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爲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縶。未幾，洛周滅，又没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僞職。愔乃托疾，密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佯瘖不語。榮以爲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時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爲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渡，而潜欲南奔，愔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潜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卲隱於嵩山。

正光年間，楊愔跟隨父親到并州。他性格本就恬淡文静，加上喜歡山水景致，於是到晋陽西面的懸甕山讀書。孝昌初年，楊津轉任定州刺史，楊愔又隨父到定州任所。因軍功被授以羽林監，賜魏昌男的爵位，但没有接受任命和封賜。後中山城被叛亂的杜洛周攻克，楊愔全家都被關押起來。不久，杜洛周滅亡，楊愔又被葛榮所獲，葛榮想把女兒嫁給他，又逼他接受自己委任的官職。楊愔便稱自己有病，暗中含着幾合牛血，在大庭廣衆中吐出來，并裝啞不説話。葛榮認爲確實如此，纔没强迫他。永安初年，楊愔回到洛陽，被任命爲通直散騎侍郎，當時他十八歲。元顥進據洛陽，這時楊愔的堂兄楊侃任北中郎將，鎮守河梁。楊愔剛到楊侃那兒，便遇到主上棄洛陽，夜間來到黄河邊上。楊侃雖然迎接主上的車駕向北渡過黄河，但暗地裏却想向南投奔元顥，楊愔堅決加以勸阻。於是兩人一起隨主上到達建州。楊愔被任命爲通直散騎常侍。楊愔因世道變故還未平息，有志於躲避退隱，於是以有病爲名而辭職，與他的朋友中直侍郎河間邢卲到嵩山隱居。

及莊帝誅尒朱榮，其從兄侃參贊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爲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仇。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憐感，

後莊帝殺尒朱榮，楊愔的堂兄楊侃曾協助謀劃。朝廷任命楊愔的父親楊津爲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楊愔隨父到任。有個叫楊寬的邯鄲人，請求自備資糧隨楊津到并州鎮守，楊愔請楊津收納楊寬。不久孝莊帝被囚禁而死，楊愔當時正好要回都城洛陽，到達邯鄲，到楊寬家中拜訪，被楊寬拘留。楊寬將他送到相州，見相州刺史劉誕，劉誕因楊愔出身名門，德行卓著，對他很憐惜，讓長史慕容白澤把他軟禁起來。後派隊主鞏榮貴把楊愔監送到都城去。到達安陽亭時，楊愔對鞏榮貴説："我家世代都是忠臣，對魏朝忠心耿耿，現在家族散亡，國家破敗，竟到這種地步。我雖説是囚犯，但哪有臉去見君父的仇人。

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

如能讓我用一根繩子自殺，你把我的頭送去，這就是你給我的恩惠了。”翟榮貴很憐憫他，又爲他的話語所感動，便與他一起逃亡。楊愔於是投靠高昂兄弟。

既潛竄累載，屬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興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即署行臺郎中。大軍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㥄出。遭離家難，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恒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嘆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

楊愔隱姓埋名地流亡了幾年，碰到北齊神武帝率軍到信都，於是到營門遞呈名片，當即受到接見。楊愔稱頌國家中興，訴説自己家族所遇到的禍難，言語悲痛而有氣勢，眼淚滚滚而下，神武帝也不禁爲之動容。立即委任他爲行臺郎中。大軍向南攻打鄴城，途經楊寬居住的村莊，楊寬在楊愔的馬前叩頭請罪。楊愔對他説：“世上有人不知什麽叫恩德道義，這也是很尋常的事，我不恨你，你用不着害怕。”當時鄴城還未攻下，神武帝命令楊愔撰寫祭天的祭文，燎祭完畢，鄴城便被攻克。楊愔因此升任大行臺右丞。當時神武帝開創大業，軍政事務很多，各種文稿都是由楊愔和崔㥄撰寫的。楊愔遭受家禍，自行按禮制守喪，衹吃加鹽的米飯，居喪悲痛異常以致骨瘦如柴。神武帝哀憐他，經常對他進行勸慰。後在韓陵那次戰役中，楊愔每次作戰都衝在前面，他的朋友和同僚們都感到奇怪，感嘆説：“楊氏本是儒生，現在竟成了武士，仁德的人必然勇敢，這實在不是一句空話。”

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録尚書及中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

不久，楊愔上表請求解除職務把死難親屬的遺體運回家鄉安葬。一家人中，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的有兩人，贈太尉、録尚書事和中書令的有三人，贈尚書僕射、尚書的有五人，贈刺史、太守的達二十多人。追贈儀式之盛大，古今未有。當把靈柩送往墓地時，送葬的儀仗綿延二十多里地，前來參加葬禮的將近一萬人。那是深冬一個嚴寒的日子，風雪很猛，楊愔赤着雙脚，號哭着送葬，看到這一情景的人没有不傷心的。不久他被召到晉陽，仍舊擔任原來的職務。

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雁門温湯療疾。郭秀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

楊愔堂兄楊幼卿任岐州刺史，因言語正直而違背了主上的旨意被殺。楊愔聽到消息既悲痛又恐懼，因傷感而患病，後請急假到雁門温泉去治療。郭秀平時就妒忌楊愔的才能，趁機寫信恐嚇他説：“高王想把你拘拿到魏帝那兒去。”并勸他逃走。楊愔便把自己的衣服和帽子扔在水邊，仿

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

佛自己投水自盡了，然後改變姓名，自稱叫劉士安，到嵩山，與僧人曇謨徵等一起隱居，不與外界聯係。又暗中到光州，趁勢乘船向東到田橫島，以教書謀生，海邊一帶的士人稱他劉先生。太守王元景暗地裏保護他。

神武知愔存，遣愔從兄寶猗齎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悦，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黄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至碻磝戍，州内有愔家舊佛寺，入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嘔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

神武帝知道楊愔還活着，派他的堂兄楊寶猗帶着信去寬慰并開導他。同時派光州刺史奚思業察訪楊愔的踪迹，按禮節將他送到都城。神武帝見了楊愔很高興，任命他爲太原公開府司馬，轉任長史，又任命他爲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升任給事黄門侍郎，把自己妾所生的女兒嫁給楊愔爲妻。後楊愔兼任散騎常侍，擔任出使梁朝的主使。到碻磝戍，州内有一座楊愔家先前出資修建的佛寺，楊愔到僧堂禮拜，看到父親楊津的遺像，悲從中來，放聲大哭，吐出幾升鮮血，於是得病，不能出使，抱病乘車返回鄴城。過了很久，以原官兼任尚書吏部郎中。武定末年，楊愔因聲名和才幹都不錯，越級提升爲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等官職，并像從前一樣陪侍主上讀書和掌握選拔人才授官的事務。

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别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静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改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僚莫有下淚，愔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爲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

天保初年，以原任官職兼任太子少傅，另封爲陽夏縣男。朝廷又命令他管理太史，升任尚書右僕射。娶神武帝女太原長公主，即原魏孝静帝的皇后。恰巧有群雉鳥栖止在他家的房頂上，楊愔因此又被任命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改封爲華山郡公。天保九年，升任尚書令，又拜爲特進、驃騎大將軍。天保十年，封爲開封王。文宣帝逝世時，百官没有誰掉淚，楊愔却悲痛得支持不住。濟南王繼帝位後，對他更加信任親近，全國大政，由他一人决定，楊愔以誠心待人，躬行正道，當時没有不同的意見。乾明元年二月，被孝昭帝所殺，那年楊愔五十歲。天統末年，追贈他爲司空。

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温顔，咸出人表。重義輕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群從弟侄十數人，并待而舉火。頻遭迍厄，冒履艱

楊愔爲顯貴的子弟，很早就有名聲，他的風度儀表和見識，受到朝野之士的一致稱贊。他的家庭遭到禍事後，衹剩下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和幾個侄孫女，楊愔撫養孤兒幼弱，内心仁慈，臉色温和，比任何人都做得好。他重義氣輕錢財，先後獲得的賞賜，大都分給親戚和族人，跟隨他

危，一飡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仇，捨而不問。

的弟侄十多人，都依靠他而生活。楊愔連遭不幸，親歷危難，别人給他一頓飯的恩情，他總是重重地報答，而對他的仇人，他却不加清算。

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己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屑焉。其聰記强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謂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虚。"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爲士琛，士深自言。愔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縷大帶。遇李庶，頗以爲耻，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内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

楊愔主持選拔人才授官的事務達二十多年，以獎勵和提拔人士爲己任。但他大都以言語容貌録用人，他也常常因此而受到譏斥，説他録用人才就像窮人買瓜專揀大的一樣。楊愔聽到這種言論後，毫不介意。他記憶力特别好，衹要瞥見過一次的人，再也不會忘記。每當他召人尋問情况時，要麽衹稱姓，要麽衹稱名，從未失誤過。後來有個名叫魯漫漢的候選人，聲稱自己才能不高，出身低賤，所以衹有自己没被楊愔認識。楊愔説："你前次在元子思坊，騎一頭秃尾巴母驢，走過我旁邊看到我後也不下來，用方形曲餅把臉遮着，我哪能不認識你呢?"魯漫漢於是驚奇嘆服。楊愔又開他的玩笑説："名字是用來概括事物本質的，你叫漫漢，果然不假。"他又曾讓屬下官吏呼叫别人的名字，誤把盧士深讀成盧士琛，盧士深自己加以辨别。楊愔説："盧郎潤澤如玉，所以把你的名字看成玉旁。"自從娶太原長公主後，他穿着紫色的羅袍，繫金綫綉製的腰帶。後碰見李庶，很爲自己的衣着感到羞耻，對李庶説："我這身衣服，都是宫内縫製的，可是看到你李子將後，我不禁感到慚愧。"

及居端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册。愔辭氣温辯，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絶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鄰宅，愔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

後楊愔位居百官之首，執掌國家機密大政，事情千頭萬緒，但他思想上從没有反應遲鈍的時候。從天保五年以後，主上日漸荒淫，維持大局，救正時弊，全仗着楊愔。每當天子親到朝堂任命公卿，由楊愔發號施令，宣讀詔册。他聲音温和清楚，神采焕發，儀表出衆，百官看到他的表情，聽到他的聲音，無不驚懼動容。楊愔自從任高官後，没有再憑私人之交辦過事。他輕賤錢財，看重仁義，先後得到的巨額賞賜，都分給族人，屋中架子和箱子中，衹有幾千卷書籍。太保、平原王隆之的住宅與楊愔的住宅相鄰，楊愔曾看到他的門外有幾個富有的胡人，便對身邊的人説："幸好我的門前没有這些人。"他性情周密而謹慎，總像做得不够的樣子，每當聞知命下，臉色變得很嚴肅。

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愔與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黄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并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决。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宫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處太皇太后於北宫，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至是，愔先自表解其開府封王，諸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疏忌之迹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宫人李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宫。太后以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爲太師、録尚書事。

文宣帝病危，因常山王和長廣王二人爲親弟，將威脅到自己的兒子，爲身後的事感到深深的憂慮。楊愔與尚書左僕射、平秦王高歸彥、侍中燕子獻、黄門侍郎鄭子默等人受文宣帝遺命輔政。大家都因常山、長廣二王本就有很高的威望，對他們二人抱有猜忌心理。最初在晉陽時，因文宣帝還未安葬，而新皇帝守喪不能處理政事，大家商定讓常山王住在東館，如有事需上奏給皇帝，都要先找他商量然後再作决定。二旬之後，這一辦法不再實行。大家又打算讓常山王隨文宣帝的靈柩回鄴城，留下長廣王鎮守晉陽。但輔政的幾個人又覺得這樣不妥，於是常山、長廣二王又一同隨靈柩回到了鄴城。燕子獻定計，想把太皇太后婁氏遷到北宫，將大政交給皇太后李氏。另外，從天保八年以來，爵位封得很濫，這時楊愔率先上表，請求朝廷解除他開府儀同三司的職務和王爵，所有無才能而得官受封的人都隨之罷免。因此，那些因文宣帝寵信而得官現在却失去官職的人，全都擁護新皇帝高殷的兩個叔叔。高歸彥開始雖與楊愔等人同心，不久就背叛了他們，把楊愔等人對二王疏遠猜忌的情形告訴了二王。可朱渾天和又常説："如果不殺掉二王，新皇帝就不可能安然無事。"宋欽道又面奏皇帝，説他的兩個叔叔聲望太高，權勢過重，應當儘快把他們除掉。皇帝不答應，説："你可以與令公楊愔將這事再仔細商量一下。"楊愔等人討論决定讓二王離京任刺史。因皇帝仁慈，擔心他不准所奏，楊愔等於是又送一封信給皇太后，詳細地分析了安危形勢。有一個叫李昌儀的宫人，原是北豫州刺史高仲密的妻子，因高仲密犯罪連坐，被送進後宫服勞役。皇太后因爲李昌儀有同宗的情誼，對她很親近。皇太后把楊愔等人的信給李昌儀看了，李昌儀向太皇太后密報了這件事。楊愔等人又商量了一下，認爲不能將二王一起派出去，於是上奏，以長廣王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爲太師、録尚書事。

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并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脱。"愔云："吾

二王受任那天，在尚書省大會百官，楊愔等人都準備前往參加。鄭子默阻擋他們説："事情很難測度，不要太輕率了。"楊愔説："我們真誠

等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爲忽有此慮？”長廣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録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勛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勛胄約：“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杯，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即捉。”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構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愔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

地治理國家，難道在常山王受任時，我們有不到場的道理？爲什麼突然産生這種疑慮？”長廣王清晨在録尚書後面的屋子中埋伏下幾十名家奴，同時把這事通知了幾位在坐的功臣權貴。并與功臣們的子孫約定：“我敬酒走到楊愔等人面前時，勸他們每人喝兩杯，他們一定會推辭，我第一句話説‘拿酒’，第二句話仍説‘拿酒’，第三句説‘爲什麼不拿’，你們便把他們抓起來。”宴席上他們照此行事。楊愔大聲説：“你們幾個封王謀反，想殺害忠良嗎！我們尊奉天子，削弱諸侯，赤心爲國，不應受到這種待遇。”常山王想把他們放鬆一下，長廣王説：“不行。”於是楊愔和天和、宋欽道等人都受到拳頭棍棒的胡亂毆打，頭部和臉上鮮血直流，每人都被十個人死死揪住。又派薛孤延、康買到尚藥局把鄭子默抓獲。鄭子默説：“不聽聰明人的話，以致出現這一局面，難道不是命該如此嗎！”

二叔率高歸彦、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彦喻之，乃得入。送愔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彦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磚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彦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唇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皇帝基業，共執遵彦等領入宫，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默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陛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耶！”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

二王帶着高歸彦、賀拔仁、斛律金揪住楊愔等人横衝直闖地進入雲龍門。他們看見都督叱利騷，打手勢讓他過來，叱利騷不聽，便派人將他殺死。開府成休寧擋在雲龍門前，高歸彦勸開他後，他們一行人纔得以進去。楊愔等被送到皇帝面前。長廣王與高歸彦在朱華門外等候。太皇太后到昭陽殿，皇太后與皇帝侍立在她的旁邊。常山王用磚敲打頭部表示有罪，向前走幾步後説：“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彦等人想把持朝政，作威作福，王公以下，都不敢隨意行動和説話。他們相互依托，製造禍端，如果不趁早對他們采取行動，一定會給國家帶來危害。臣與高湛等人認爲國家大事最重要，賀拔仁、斛律金等人珍惜獻皇帝開創的基業，大家一起將楊遵彦等人捉住帶進宫來，不敢擅自把他們殺了。我們專斷所犯的罪行，死有餘辜。”皇帝當時默不作聲，領軍劉桃枝等人在他身邊侍衛，他們抓着刀柄，抬頭看着皇帝，可是皇帝没有瞟他們一眼。太皇太后命令儀衛退下，劉桃枝等人不動。太皇太后又厲聲説：“我馬上讓你們這些奴才人頭落地。”劉桃枝等人退去。太皇太后於是問楊愔在什麼地方。賀拔仁説：“他的一隻眼珠已被打出來了。”太皇

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譏己，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内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謡曰："白羊頭尾禿，羖羊歷頭生角。"又曰："羊羊吃野草，不吃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麽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爲愔也，"角"文爲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麽姑"，愔、子獻、天和皆帝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録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没一房，孩幼兄弟皆除名。

太后悲傷地説："楊郎能做得了什麽，留下他繼續做事不好嗎？"於是指責皇帝説："這幫人有謀反的野心，想殺我的兩個兒子，然後再殺我，你爲什麽要放縱他們？"皇帝仍然無話可説。太皇太后又憤怒又悲傷，王公們都哭起來。太皇太后説："怎能讓我們母子聽漢人老婆子擺布。"皇太后敬禮道歉。常山王不停地叩頭。太皇太后對皇帝説："爲什麽不安慰你叔叔。"皇帝纔説："天子也不敢對叔叔吝惜什麽，怎敢愛惜這些漢人？我衹願叔叔留兒一命，讓我自己下殿而去。這批人隨叔叔怎麽處置。"於是把他們全都殺掉。長廣王因鄭子默先前曾説過自己的壞話，撰寫過詔書，所以在殺他之前，先割下他的舌頭，斬斷他的雙手。太皇太后到楊愔靈前吊喪，哭着説："楊郎忠心爲國却得罪。"用皇帝私人的黄金鑄了一隻眼珠，親手將它安在楊愔的眼眶裏，説："以此略表我的心意。"常山王也後悔把楊愔殺了。事先有童謡説："白羊頭尾禿，羖羊歷頭生角。"又説"羊羊吃野草，不吃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説："阿麽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説是楊愔，"角"字可以拆成用刀，"道人"指的是廢帝高殷的小名，楊愔的妻子太原公主曾作過尼姑，所以稱爲"阿麽姑"，而楊愔、燕子獻、天和都是廢帝的姑夫。於是二王便以天子的名義下詔，宣布楊愔等人的罪狀，衹定他們本人的罪，不追究家裏的人。不久又想將楊愔等五家所有人口全部逮捕，王晞堅決勸阻，纔每個家族衹抄滅死者本人一房，孩幼兄弟都除去名籍，取消原有身份。

遵彦死，仍以中書令趙彦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驥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愔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楊遵彦死後，繼續以中書令趙彦深代掌機密事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下裏對人説："想走千裏長的路途，却殺掉良馬去騎一頭跛足驢子，太可悲了。"楊愔寫的詩、賦、表、奏和書論很多，他被殺後都散失了，他的門生收集到的有一萬多字。

燕子獻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之曰："使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關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年少時相面的人對他説："服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此後遇到宇文氏在關中稱霸，任用爲典籤，奉命出使

中，用爲典籤，將命使於茹茹。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高祖見之大悦，尚淮陽公主，甚被待遇。顯祖時，官至侍中、開府。濟南即位之後，委任彌重，除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又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嘆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於此矣。"

到茹茹。子獻想驗證相面人的話，投奔到齊國。高祖見了他很高興，娶淮陽公主爲妻，很被恩遇。顯祖時，官至侍中、開府。濟南王即位後，委任更重，任右僕射。子獻平素力氣大，頭髮又少，當狼狽之時，推開衆人走出宫門，斛律光追而抓住他。子獻嘆息説："大丈夫定計遲了，於是就到這個地步。"

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季弟也。以道元勳重，尚東平公主。累遷領軍大將軍，開府。濟南王即位，加特進，改博陵公，與楊愔同被殺。

可朱渾天和，道元的小弟。因道元功大，娶東平公主爲妻。幾次升任爲領軍大將軍，開府。濟南王即位，加授特進，改封博陵公，與楊愔同時被殺。

宋欽道

宋欽道，廣平人，魏吏部尚書弁孫也。初爲大將軍主簿，典書記。後爲黄門侍郎。又令在東宫教太子習事。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不甚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於子默。二人幸於兩宫，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欽道又遷秘書監。與楊愔同詔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

宋欽道，廣平人，魏吏部尚書宋弁之孫。開始爲大將軍主簿，主管書記之職。後任黄門侍郎。又令在東宫教太子熟諳事理。鄭子默因才學出名，也被親近寵愛。欽道本是通曉法令、執法嚴厲的官吏，不很熟悉古今歷史，凡有疑惑之事，必向子默詢問。二人得寵於兩宫，即使是諸王、貴臣没有誰不敬畏。欽道又任秘書監。與楊愔在同一詔令中追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

鄭頤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初爲太原公東閤祭酒，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爲之禮。俄而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道復舊與濟南款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二人權勢之重，與愔相埒。愔見害之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頤後與愔同詔追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頤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鄭據，爲魏彭城郡守，從滎陽遷徙到彭城。鄭頤聰明機敏，廣泛涉獵文辭。開始任太原公東閤祭酒，與宋欽道特别友好，欽道一向把他當作老師。楊愔起初看不起宋、鄭二人，對他們不禮。不久自己交結君主，參與帝王臨終遺命。欽道又舊與濟南王親近，互相引薦，無所不談。乾明初年，任散騎常侍。二人權勢之大，與楊愔相當。楊愔被害之時，邢子才流淚説："楊令君雖然是那樣的人，死時遺憾没有得到一個好的同夥。"鄭頤後與楊愔在同一詔令中追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鄭頤弟鄭抗，字子信，頗有才學。武平末年，兼任左右郎中，在文林館待詔。

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裴讓之 (弟)諏之 讞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卬 王松年 劉禕

裴讓之

裴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爲孝子乎?" 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則，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内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

讓之少好學，有文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 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爲不亡矣。" 梁使至，帝令讓之攝主客郎。

第二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神武問曰："諏之何在?" 答曰："昔吴、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遂心，況讓之老母在，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 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 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蘊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 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

裴讓之，字士禮。十六歲喪父，幾乎不勝悲哀，他的母親辛氏流淚安撫他説："拋棄我因喪親過度悲哀而毁滅生命，能够作孝子嗎?" 從此自勉。辛氏，有高明的作婦人的準則，又熟悉禮節。丈夫去世，衆子大多年幼弱小，便廣邀師友，有時親自教授。内外親屬有吉凶的禮制，多取來效法。

讓之少年好學，有文采，辯才傑出，早年獲得聲譽。魏天平年間被舉薦爲秀才，應試對策，名列前茅。幾次升任爲屯田主客郎中，宫禁之中有這樣的話："能賦詩，裴讓之。" 任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好，見面就清談終日。楊愔常説："這個人風流敏悟超群，使人驚異，裴文季没有死啊。" 梁的使臣到，帝令讓之代理主客郎。

第二弟諏之逃往關右，兄弟五人都被拘禁。神武問："諏之在哪裏?" 回答説："往昔吴、蜀二國，諸葛兄弟二人各自能够遂心，何況讓之的老母在世，君臣的職分已定，失去忠與孝，愚夫不爲。我願明公以誠信待人，如果以不誠信待人，人又怎麽能自信? 以此來成就霸業，好比倒行而求道罷了。" 神武認爲他的話説得好，兄弟全都釋放了。歷任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來又兼散騎常侍出使梁。文襄曾入朝，讓之引導，容儀含蓄，文襄看着他説："士禮是個好舍人。" 遷任長兼中書侍郎，兼任舍人。

齊受禪，静帝遜居别宫，與諸臣别，讓之流涕歔欷。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以爲黄門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奸吏斂迹，盗賊清靖。期月之期，翻然更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久吏奸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爲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案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爲内官，情非所願。"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耶！"於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讓之次弟諏之。

齊接受禪讓，静帝退居别宫，與衆臣告别，讓之悲痛流涕。因參與掌管制度儀節，封寧都縣男。帝想用作黄門郎，有人説他身體太胖，不堪奔走侍奉，於是任清河太守。至郡没多久，楊愔對讓之諸弟説："我與賢兄交往款誠，盼望聽到他的政績。恰巧有人從清河來，説奸吏收斂惡迹，盗賊清除。一個月的時間，焕然一新，變化很快。"清河有兩個豪吏田轉貴、孫舍興長久作官吏，非常奸猾，多有侵奪，因事就挾持人索取財物，計算贜物依法不够死罪。讓之因他們執法亂法，殺了他們。當時，清河王高岳任司州牧，派所部從事查辦他。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和，奏章彈劾説："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近爲内官，非所情願。"不久楊愔爲他求救，説："罪不該死。"文宣大怒，對他説："想與裴讓之同埋一個墳墓嗎?"於是没有敢説話的。事情啓奏後，終於賜死家中。讓之的次弟叫諏之。

裴諏之

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嘆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托諏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諏之及皇甫和弟亮并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諏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爲户曹參軍。"諏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爲記室。遷鄴後，諏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諏之爲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彦。"信敗，諏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爲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帝以爲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

諏之，字士正，年少喜好儒學，始仕爲太學博士。曾向常景借書一百卷，十日左右便送還。常景懷疑他没有讀，策問每卷，應答没有遺漏。常景贊嘆説："應奉一目五行，禰衡過目成誦，今天在裴生身上重新見到了。"楊愔合門改葬，托付諏之立即寫十幾個墓志銘，文辭都非常可觀。讓之、諏之與皇甫和之弟皇甫亮都知名於洛下，當時人有這樣的話："諏勝過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給他寫信説："屈遵爲户曹參軍。"諏之覆信不接受任用。沛王設立大司馬府，召爲記室。沛王去鄴後，諏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進入占據金墉，讓諏之任開府屬官，號稱"洛陽未任用的才德之士。"獨孤信失敗，諏之居住在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任中從事。西方的軍隊忽然來到，不久又退去，於是就跟隨西師入關。周文帝讓他任大行臺倉曹郎中。去世，追贈徐州刺史。

裴讞之

讞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嘆云："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爲忘年之友。昭帝梓宫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爲永昌太守，客旅過郡，出私財供給，人間所無，預代下出，爲吏人所懷。齊亡仕周，卒伊川太守。

讞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奮學習，早年知名。屢次升任爲司徒主簿。楊愔常稱贊説："河東士族，在京城作官的不少，惟有此家兄弟，全然没有鄉音。"讞之雖年輕，却不亂交朋友，衹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爲忘年交。昭帝靈柩將返回鄴，改任儀曹郎，尤其熟悉歷代舊事、禮儀制度，喪禮都能裁斷訂正。任永昌太守，旅客過郡，拿出私人財物供應，民間所没有的，爲他們準備，被官吏百姓所懷念。齊亡後在周作官，在伊川太守的官位上去世。

皇甫和

皇甫和，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别上勳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内愧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爲征虜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沉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

皇甫和，字長諧，安定朝那人，他祖先因作官寄居漢中。祖父皇甫澄，任南齊秦、梁二個州的刺史。父親皇甫徽，字子玄，任梁安定、略陽二郡郡守。魏正始二年，跟隨他妻子的父親夏侯道遷到魏，道遷另上書請功，想讓他爲主謀。皇甫徽説："創謀之始本没有參與，即使貪圖榮譽獎賞，也内心有愧。"於是拒絶没有答應。梁州刺史羊靈祐看重他的敦厚，上表任他爲征虜府司馬，去世。皇甫和十一歲喪父，母親夏侯氏，有才智懂禮節，親自傳授經書。皇甫和到年長，深沉有雅量，尤其深明禮儀，宗族親戚有了吉凶，多來咨詢。在濟陰太守的官位上去世。

李構

李構，字祖基，黎陽人。祖平，魏尚書僕射。構少以方正見稱，釋褐開府參軍，累遷譙州刺史，卒。

構從父弟庶，魏大司農諧子。方雅好學，風流規檢，甚有家風。稍遷臨漳令。《魏書》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其不平，并繫獄。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言王瓊不善事；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致訟，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收，遂白顯祖罪斐等，并髡頭鞭二百。庶死於

李構，字祖基，黎陽人。祖父李平，魏尚書僕射。李構年少時以品德方正著稱，始仕任開府參軍，屢次升任爲譙州刺史，去世。

李構堂弟李庶，魏大司農李諧的兒子，雅正好學，風流而舉止有度，很有自家的遺風。逐漸升任臨漳令。《魏書》成書，李庶與盧斐、王松年等人爲其不公正而争辯，一起被抓進監牢。魏收寫王慧龍自稱太原人，又説王瓊不善作事；盧同附在《盧玄傳》後；李平是陳留人，説他家貧賤。所以盧斐等人表示争辯，告訴楊愔説："魏收該殺。"楊愔偏袒支持魏收，就報告顯祖治盧斐等的罪，全都剃光了頭鞭打二百。李庶死在臨

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

漳監獄中，李庶兄李岳很痛心此事，終身不過臨漳縣衙之門。

張宴之

張宴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從尒朱榮平元顥，賜爵武成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爲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宴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常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嗟賞。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宴之女爲妃，令赴晉陽成禮。宴之後園陪宴，坐客皆賦詩。宴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真，爲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州，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嘆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

張宴之，字熙德。幼年喪父，天賦品性卓絕，受母親鄭氏的教誨，行爲必依禮法。跟隨尒朱榮平定元顥，賜予武成子的爵位，屢次升任爲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出征潁川，又讓他作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宴之是個文士，兼有軍事才能，常與高岳在帷帳中謀劃，又常常短兵相接作戰，親獲敵人首級，深爲高岳所贊賞。天保初年，文宣給高陽王娶宴之的女兒爲妃，令赴晉陽成婚。宴之在後園陪人宴飲，在座客人都賦詩。宴之賦詩説："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着説："得到你的箴刺諷諫，深深地感到慰藉。"後代理北徐州政事，不久授予正式職務，爲官吏百姓熱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到北徐州，没有彈劾的案件，衹得到百姓所作的《清德頌》數篇。於是贊嘆説："本來是查罪狀，却聽到贊頌之聲。"升任兗州刺史，没有到任，去世。追贈齊州刺史。

陸卬

陸卬，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群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爲河間邢卲所賞。卲又與卬父子彰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爲群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儒雅搢紳，尤所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侍郎，以本職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卬每兼官燕接，在帝席賦詩，卬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

陸卬，字雲駒。年少機智聰明，風韵神態美好，好學不倦，博覽群書，五經多能通曉大義。善於寫文章，很被河間邢卲所欣賞，邢卲又同陸卬的父親陸子彰交往，曾對子彰説："我認爲你是老蚌出了明珠，想要爲群拜紀可以嗎？"從此名聲與日俱增，學識淵博的儒士，尤其推崇贊許。從家中徵召出來任員外散騎侍郎，歷任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侍郎，還以本職兼任太子洗馬。從梁、魏友好，每年相互派使者，陸卬每每兼任宴請接待的官吏，在皇帝的宴席上賦詩，陸卬一定先完成，雖然不能全都精巧，却以敏捷迅速見稱。

除中書侍郎，修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毁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卬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卬昆

任中書侍郎，撰修國史。因父親去世離任，守喪盡禮，因哀痛身體受損消瘦到極點。詔令以原來的官職起用。文襄當時鎮守鄴，嘉獎他的卓越品行，親自登門寬慰勉勵他。陸卬母是魏上庸公主，當初封於藍田，是顯貴的婦人，很有志

季六人，并主所生。故邢卲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稟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卬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深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爲孝終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

天保初，常山王薦卬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黄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爲清都尹，辟爲邑中正，食貝丘縣幹。遭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至沉篤，頓昧伏枕。又感風疾。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尩病如此，性至慈愛，搏之死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慟。"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卬聞而悲痛，一慟便絶，年四十八。卬自在朝，篤慎固密，不説人短，不伐己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裁，朝野甚悲惜之。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卬所制。子乂嗣，襲爵始平侯。

王松年

王松年，少知名。文襄臨并州，辟爲主簿，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還，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别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黄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韵。宣訖，號慟自絶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晋陽，兼侍中，護梓宫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甚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情切，

節。陸卬兄弟六人，全是公主所生。所以邢卲常對人説："藍田生玉，果然名不虛傳啊。"公主教訓諸子，都遵循規範和道理，雖然創傷巨大悲痛深重，出於天性，然而行爲依照禮度，也是母親的教訓啊。陸卬兄弟相跟着在墓側結廬，背土成墳，朝廷非常贊賞，發布詔令加以褒揚，改他們所住的里爲孝終里。服喪完畢應當承襲官爵，却不忍心繼承侯爵。

天保初年，常山王推薦陸卬的才幹，文宣當面授予給事黄門侍郎，升任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任清都尹，召爲邑中正，食貝丘縣的俸禄。遭遇母親喪事，哀傷思慕毀形憔悴，幾乎不能承受喪事，極其沉重，困頓昏迷伏於枕上。又感風疾。第五弟陸搏得病臨終前，對他的兄弟們説："大哥瘦病如此，性格又極其慈愛，我死之日，一定不能讓大哥知道這件事，哭泣聲一定不可響徹，使他感傷悲痛。"家裏人到臨葬之時，纔告訴他。陸卬聽説而悲痛，一痛便斷氣，當時四十八歲。陸卬自從在朝，忠厚謹慎處事嚴格，不説人家的短處，不誇耀自己的長處，言談清明高遠，有審察識别人物的才能，朝野之人都非常悲痛惋惜他。追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號爲文。所著文章十四卷，刊行於世。齊的郊廟諸歌，大多爲陸卬所作。兒子陸乂繼承始平侯爵位。

王松年，年少知名，文襄到并州，召爲主簿，屢次升任爲通直散騎常侍，給李緯作副使出使梁國。返回，歷任尚書郎中。魏收寫成《魏書》，松年有詆毁的話，文宣發怒，監禁他，還施加杖罰。一年多纔得以赦免，任臨漳令，升任司馬、别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提拔爲給事黄門侍郎。帝時常賜坐，與他談論政事，很稱贊他。孝昭逝世，松年乘驛馬奔馳到鄴都宣讀遺詔，開口流淚，直到宣讀完，容色没有改變，吐辭諧韵。宣讀完畢，號啕痛哭，自己倒在地上，百官没有不感傷哀痛的。回到晋陽，兼任侍中，護送皇帝的靈柩回鄴。衆舊臣避免留下形迹，不敢極力表示悲痛，衹有松年痛哭流涕，朝廷官員都很恐懼。武成雖然對松年戀舊情切表示忿恨，但是

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幹，參定律令，前後大事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第三子卲，最知名。

也非常敬重他。以本官加任散騎常侍，食高邑縣的俸禄，參加制訂律令，前前後後的大事大多委托他。兼任御史中丞。從晉陽出發到鄴，在道路上患病去世。追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號爲平。第三個兒子王卲，最有名。

劉禕

劉禕，字彦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兖州刺史。禕性弘裕，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游處，莫不加敬。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中，釋巾太學博士。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埸之和。世宗輔政，降書褒獎，云："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并與吾共事，懷抱相托，亦自依然。宜勖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滿，徑歸鄉里侍父疾，竟不入朝。父喪，沉頓累年，非杖不起。世宗致辟，禕稱疾不動。五子，璿、玘、璞、瑗、瓚，并有志節，爲世所稱。

劉禕，字彦英，彭城人。父親世明，魏時爲兖州刺史。劉禕性格寬弘，有威嚴，容貌舉止可觀，即使是親密交往的好友，朝夕相處，没有人不加以敬重。好學，擅長《三禮》，吉凶的禮制，尤其是他所留心的。魏孝昌年間，始仕太學博士。屢次升任爲睢州刺史，邊民佩服他的威信，邊疆非常太平。世宗輔佐朝政，下詔書贊揚説："因你家世代忠厚純正，累世爲官，賢弟賢子，都與我共事，懷抱相托，也自然應當如此。應竭盡心力，不負委托，不用憂慮不富貴。"任期届滿，直接回到鄉里侍奉父親的疾病，終不再入朝。父親去世，重病多年，不拄杖不能起身。世宗發出徵召，劉禕稱病不動。五個兒子，劉璿、劉玘、劉璞、劉瑗、劉瓚，全有志向節操，爲世人稱道。

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

邢 卲

邢卲，字子才，河間鄚人，魏太常貞之後。父虬，魏光祿卿。卲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强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游宴爲娛，不暇勤業。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罘、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卲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爲忘年之交。

邢卲，字子才，河間鄚縣人，魏太常邢貞的後人。父親邢虬，任魏光祿卿。邢卲小字吉，年少時有所避諱，於是不以名行世。五歲時，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到他後驚奇地說："此子日後當有大的成就，官位名望通達顯要。"十歲，便能寫文章，很有才思，聰明記性好，一天能背誦一萬餘字。同族兄長邢巒，有品評和選拔人才的能力，對子弟們說："宗族中有這個小兒，不是平常的人啊。"少年時在洛陽，正值天下太平，與當時有名望的才俊之士專以游山玩水和宴飲爲樂，没有時間去讀書學習。曾經因爲連續大雨，纔讀《漢書》，五天時間，便都能記住了。後來因爲對宴飲游樂厭倦了，纔廣泛搜尋經史，一目五行，看一遍便能記住，無所遺忘。他的文章典雅而華麗，既内容富麗又寫得很快。不到二十歲，已在士人中頗有名氣。曾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堂兄邢罘、河南陸道暉等在北海王昕家中住宿飲酒，相互賦詩，共數十首，都放在主人的奴僕那裏。第二天，奴僕外出，衆人找不到所作之詩，邢卲一一爲他們背誦出來，衆人中有不承認他背的詩是自己所作，等到奴僕回來，取出原稿，不差一字。衆人將他比作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對他特別欽佩和敬重，引爲忘年之交。

釋巾爲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爲領軍元叉所禮，叉新除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叉令卲作謝表，須臾便成，以示諸

始仕爲牽引魏宣武柩車的挽郎，接着任奉朝請，升任著作佐郎。深受領軍元叉的禮遇，元叉新任尚書令，宴請李神儁和陳郡袁翻，元叉讓邢卲作謝恩表，一會兒便寫成，給在座的衆客人

賓。神儁曰："邢卲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黄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卲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于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卲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卲爲謝表。嘗有一貴勝初受官，大集賓食，翻與卲俱在坐。翻意主人托其爲讓表。遂命卲作之。翻甚不悦，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嘗客作章表，自買黄紙，寫而送之。"卲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爲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

觀看。神儁説："邢卲寫此表章，足以使袁公吃驚。"孝昌初年，與黄門侍郎李琰之共同掌管朝見時的禮儀。自孝明以後，文學之風大盛，邢卲文辭之美，獨步當時文壇，每有一篇文章剛寫出來，京師的紙就要漲價，頃刻傳誦於遠近各地。當時袁翻與范陽祖瑩都是有地位名望的顯貴，文章寫得很美，被有德行和學問的前輩所稱道，因爲邢卲文辭才思華美富麗，兩人都非常忌妒他。每逢洛陽有貴人受任官職，多要請邢卲寫謝恩表，曾經有一位貴人剛被授官，大宴賓客，袁翻與邢卲都在座。袁翻心想主人會托他寫辭讓官職的奏章。結果却請邢卲去寫。袁翻很不高興，常對人説："邢家小兒常被人雇傭作章表，自己買黄紙，寫好再送去。"邢卲恐怕被袁翻陷害，便藉口有病辭去官職。正好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用邢卲爲府司馬。於是到青州地方，終日盡情游樂，享受山水的樂趣。

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誥，文體宏麗。及尒朱榮入洛，京師擾亂，卲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事黄門侍郎，尋爲散騎常侍。太昌初，敕令恒直内省，給御食，令覆按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否，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毁過禮。

永安初年，連續升任到中書侍郎，所作詔書，文體恢宏壯麗。到尒朱榮進入洛陽，京師混亂不堪，邢卲與弘農楊愔在嵩高山避亂。普泰年間，兼任給事黄門侍郎，不久任散騎常侍。太昌初年，敕令邢卲常在内省值班，供給御食，讓他審查尚書門下所奏之事，凡任命大官，先問他可不可以，然後任命。後任衛將軍、國子祭酒。因母親年老還鄉，詔令當地官府特地撥給他使用的兵卒五人，并讓他每年入朝一次，以備顧問。爲母守喪，極度哀痛損傷身體超過禮制。

後楊愔與魏收及卲請置學。

後來楊愔與魏收以及邢卲請求設置學校。

累遷太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卲頓居三職，并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文宣幸晋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卲爲之序。及文宣皇帝崩，凶禮多見訊訪，敕撰哀策。後授特進，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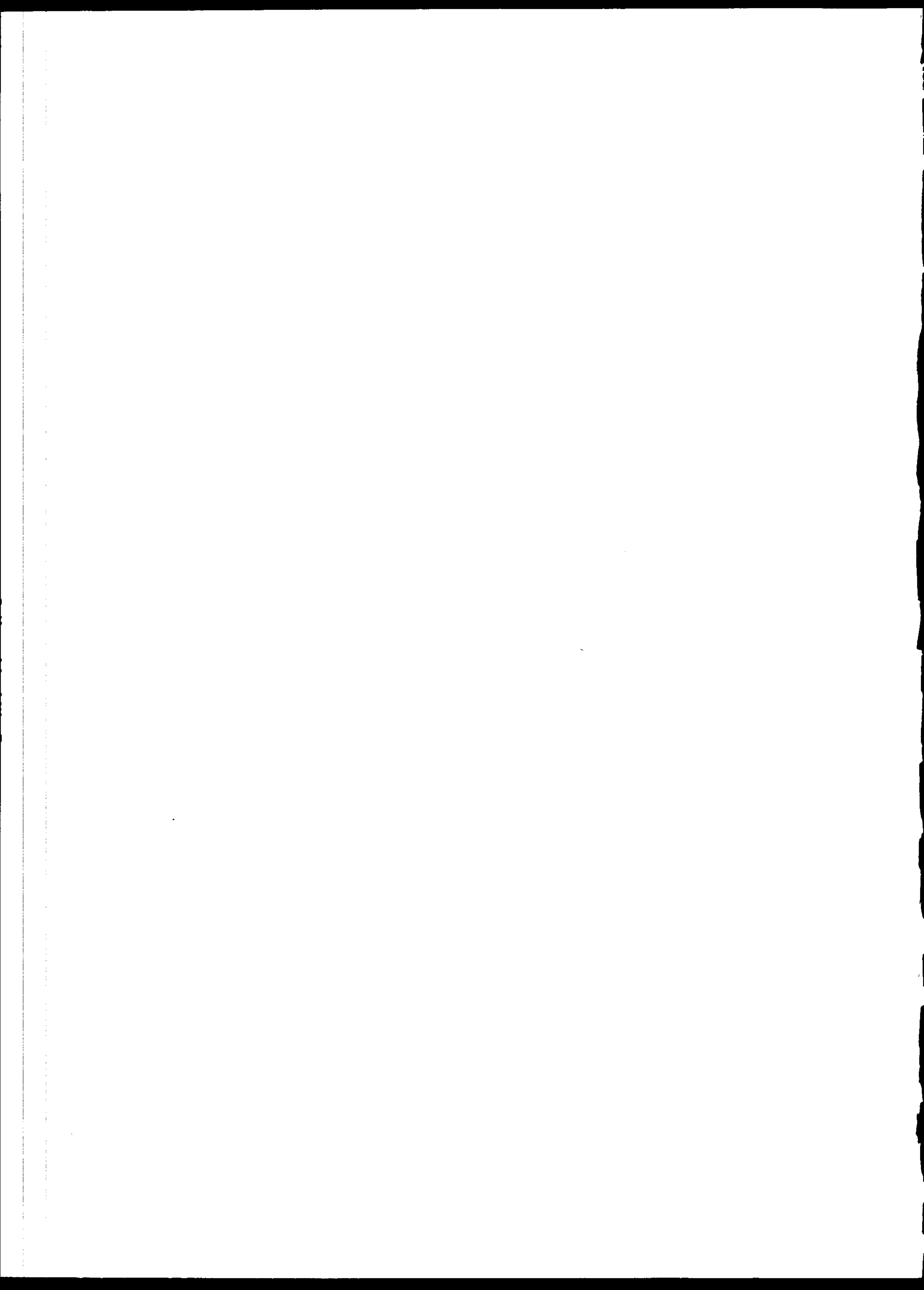
連續升任到太常卿、中書監，代理國子祭酒。當時朝廷大臣大多衹任一職，兼任二職的很少，邢卲一下兼任三職，并且是文學之士的領袖，當時人都羡慕他的榮耀。文宣到晋陽，路上不斷有降雨的吉兆，朝廷大臣們都作《甘露頌》，尚書命令邢卲爲他們作序。到文宣皇帝崩，喪禮之事大多詢問他，并令他撰寫哀悼的策文。後來授任特進，在任上去世。

卲率情簡素，内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

邢卲天性簡樸，在家行事謹慎，兄弟親戚之間關係和睦。博覽群書，無不通曉，晚年尤其着意研究《五經》章句，深究它的要旨。吉凶禮儀

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卲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温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温、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脱略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卧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啖。天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解衣覓虱，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疏，未嘗内宿。自云嘗晝入内閣，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自伴。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兖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顔色貶損。及子大寶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弔慰，抆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吴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子大寶，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焉。

之事，公私都來向他請教，他都能質疑解惑，成爲世人的指南。每逢公卿大臣聚會議事，凡有關典故的事情，邢卲都能當場提筆寫出，而且引證廣博完備，皇帝命寫表章，頃刻定稿。辭意宏遠，在當時無與倫比，與濟陰温子昇同爲文人之冠，世人議論以温、邢并稱。鉅鹿魏收，雖然天姿英發，而年歲在二人之後，所以子昇死後，方稱邢、魏。邢卲雖然名實兼重，却不以才能官位傲視别人。生活簡樸隨便，不講求服飾儀表，車馬服飾器物，僅够用而已。有齋院不居住，而坐卧常在一個小屋内。水果點心之類，往往挂在屋梁上，客人到來，取下來共食。他天姿質樸，很能與不同的人共處，士人無論賢愚，都能拜訪接待，有時對着客人一邊解衣捉虱，一邊暢談。有書很多，但不大校勘。見到别人校書，常笑着説："怎麽如此愚蠢，天下的書到死也讀不完，哪裏能周而復始地校勘它。而且思考和發現書中的錯誤，更是一件快事。"妻弟李季節，是有才學的人，對子才説："世上的人大多不聰明，想發現書中的錯誤怎麽可能。"子才説："如果找不到書中的錯誤，便不要勞神讀書了。"邢卲與妻子疏遠，未曾在内室住宿過。自稱曾經白天入内房，有狗在叫，説完便拍掌大笑。生性好談論品評，不能獨自閑居，辦完事回家休息，總須有賓客作伴。事奉寡嫂十分恭敬，撫養侄子邢恕，特别慈愛。在兖州時，有京城來信説邢恕患病，便憂慮，廢寢忘食，面色憔悴。到兒子大寶年少早喪，人們都爲他傷心，他本人雖然非常悲痛，却不再哭泣，賓客前來弔唁慰問，衹是擦淚而已。他情操高尚而通達事理，不爲塵俗牽累，是東門吴以來，所没有的。有文集三十卷，流傳於世。兒子大寶，有才情。庶子大德、大道，全不識字。



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

魏　收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曾祖緝，祖韶。父子建，字敬忠，贈儀同、定州刺史。收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板床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

初除太學博士。及尒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稿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敕典起居注，并修國史，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

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㥄從齊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㥄爲帝登阼赦，云"朕托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告之，㥄深憤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爲詔。㥄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爲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曾祖魏緝，祖父魏韶。父親子建，字敬忠，追贈儀同、定州刺史。魏收十五歲，已經能寫文章。跟隨父親去守邊後，又愛好騎射，想以武藝求得仕途。滎陽鄭伯取笑他說："魏郎弄戟多少?"魏收感到慚愧，於是改習武爲發奮讀書。夏天，坐在木板坐榻上，在樹蔭下誦讀，多年，板床磨損了許多，而他的學習精力不減。魏收以文筆華麗著稱。

最初魏收任太學博士。尒朱榮在河陰濫殺朝廷大臣，魏收也在包圍圈中，因爲天色晚而得以幸免。吏部尚書李神儁看重魏收的才學，啓奏授以司徒記室參軍的官職。永安三年，任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精選近侍，命魏收試寫《封禪書》，魏收下筆即成，不打草稿，全文近千字，改動的沒有幾處。當時黃門郎賈思同在旁站立，深感驚奇，告訴節閔帝說："即使是七步吟詩的才能，也不能超過他。"升散騎侍郎，不久命他掌管起居注，并修國史，兼中書侍郎，當時僅二十六歲。

孝武帝初年，又詔命魏收兼理本職，文誥繁多，處理均合主上之意。黃門郎崔㥄跟隨齊神武入朝，在當朝氣勢逼人，魏收起初不去拜訪他。崔㥄作帝登基的赦令，說"朕托體於孝文帝"，魏收嘲笑他的率直。正員郎李慎將此事告訴崔㥄，崔㥄非常忿怒忌恨。當時節閔帝去世，令魏收作詔書。崔㥄便揚言：魏收在普泰之世出入宮廷，整日寫詔，善於作詔書，然而起義之士都是

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爲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録，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天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時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

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敕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爲《庭竹賦》以致己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温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猜忌神武，内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晋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

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并爲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吴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唤取，遍行奸穢，梁朝館司皆爲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遊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

悖理之人；另外魏收的父親年老，應辭官侍候父親。南臺將要加以彈劾，靠尚書辛雄在中尉綦儁那裏爲他説情，纔得以解脱。魏收有賤生弟仲同，先前没有入籍，因此恐懼，入籍，遣他還鄉侍候。孝武曾徵調大批士卒，在嵩山之南狩獵十六天。當時天氣寒冷，朝野上下頗有怨言。帝與隨從官及衆妃主都奇裝異服，大多不合禮法。魏收想説又害怕，想沉默又做不到，於是上《南狩賦》來勸諫，當時二十七歲，雖然用辭艷麗，而旨趣典雅純正。帝親手寫詔書回覆魏收，對該賦大加贊揚。鄭伯對魏收説："你要是不遇到我，可能仍是一介武夫。"

當初神武堅決辭讓天柱大將軍，魏帝命魏收作詔，滿足神武的要求。神武想要加位相國，魏帝問相國的品秩，魏收如實回答，帝便没有下詔。魏收既然没有迎合主相的心意，因此對這件事一直心裏不安，便要求解除職務，得到准許。過了很久，魏收任帝兄之子廣平王元贊的開府從事中郎，魏收不敢推辭，便寫了《庭竹賦》來表白自己的心意。不久兼任中書舍人，與濟陰温子昇、河間邢子才齊名，世稱三才。當時孝武猜忌神武，内部已經有了矛盾，魏收於是以有病爲名，堅決辭掉了官職。舅父崔孝芬感到奇怪而問他，他説："怕有晋陽之禍。"不久神武起兵南下，帝西走入關。

魏收兼任通直散騎常侍，作爲王昕的副使出使梁，王昕風雅善辯，魏收辭藻宏富超群，梁主及群臣對他們都很敬重。此前南北剛開始和好，李諧、盧元明初次擔負通好的使命，二人的才幹，都爲鄰國所器重。現在，二人到達之後，梁主稱贊説："盧、李聞名於世，王、魏中興，不知後來的人又將如何?"魏收在梁朝館舍，買了吴婢帶進館舍，他的部下有買奴婢的，魏收也叫去，進行奸淫，梁朝館舍的官吏爲此受到處罰。人們稱贊他的才能而鄙視他的品德。在返回途中作《聘遊賦》，文辭非常華美。出使回來，尚書右僕射高隆之向王昕、魏收索取南方的貨物，未能如願，便暗示御史中尉高仲密將二人軟禁在御史臺，很長時間纔得以釋放。

及孫搴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爲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棰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以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優禮。

孫搴死後，司馬子如推薦魏收，被召往晉陽，用他作中外府主簿。因違背旨意，屢次受到斥責，甚至鞭打，長時間不得志。後逢司馬子如奉命來到晉陽，魏收想要司馬子如爲他求情。子如乘宴會的機會，開玩笑地對神武說："魏收曾是天子的中書郎，一國的大才，願大王給他點面子。"魏收因此轉爲府屬官，但仍未給予優待和禮遇。

收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并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卿。"耶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也，愚痴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玩。收忽季景，故方之，不遜例多如此。

魏收的堂叔季景，有才學，官職名聲，位望在魏收之上，而魏收常欺凌他。季景、魏收初去并州，頓丘人李庶，是已故大司農李諧的兒子，以文辭華麗善辯爲人稱道，曾經對魏收說："晉陽有二魏。"魏收輕率地說："以堂叔見比，便是以耶輸來比你。"耶輸是已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的兒子，愚痴出名，喜歡自己去市場，以高價買東西，商賈都譏笑和捉弄他。魏收輕視季景，所以如此相比，不恭敬的事例大多如此。

收本以文才，必望穎脱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爲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鷄，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時邢卲亦在側，甚恧焉。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内寧静，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内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爲體。後神武入朝，静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

魏收本以文才入仕，指望脱穎而出受到重用，而官位既不能如願，便要求修撰國史。崔暹爲他對文襄説："國史之事極爲重要，公家父子霸王功業，都須詳細記載，非魏收撰寫不可。"文襄上奏命魏收兼散騎常侍，撰修國史。武定二年，任正常侍，兼領中書侍郎，仍修撰國史。魏帝宴請百官，問爲何稱人日，都不知道。魏收回答説："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上説：'正月一日爲鷄，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當時邢卲也在旁邊，感到非常慚愧。自從魏、梁和好，梁給魏的文書最後總要寫上："想彼境内寧静，此率土安和。"梁後來的使者，其文書就去掉"彼"字，自稱仍寫"此"，想表示不將對方當成外人。魏收寫答書説："想境内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覆信，也依照這個體例。後來神武入朝，静帝授相國，神武堅决辭讓，令魏收寫奏章。奏章寫好呈上，文襄當時也在旁侍奉，神武指着魏收説："此人當是崔光再世。"武定四年，神武在西門豹祠宴會，對司馬子如説："魏收爲史官，寫我們的善惡，聽説北伐時，朝廷諸貴常宴請史官，司

史官，書吾等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

馬僕射也沒少宴會吧?”於是大家都大笑。又對魏收說：“你別看元康等人在我眼皮底下侍奉，以爲我覺得他們很勤勞，我後世的身名在你手中，不要以爲我不知道。”不久便加魏收兼著作郎。

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游東山，令給事黄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蛺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語。”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

魏收從前在洛京，非常輕薄，人們稱他爲“魏收驚蛺蝶”。文襄曾經出游東山，讓給事黄門侍郎顥等宴飲。文襄說：“魏收恃才而不能適中，須揭他的短處。”往返數次，魏收忽然大唱道：“楊遵彥理屈已倒。”楊愔從容地說：“我綽綽有餘，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就是魏；翩翩，就是蛺蝶。文襄事先知道，大笑稱善。文襄又說：“剛纔的話還委婉，應當再指責他。”楊愔應聲說：“魏收在并州作一首詩，當衆讀畢，說：‘打堂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也不辨此。’遠近所知，不敢妄言。”文襄高興地說：“我也早有所聞。”衆人都笑。魏收雖然自己申辯，不再抗拒，終身忌諱這些事。

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晋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横。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并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珽、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仍率部伍西上，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

侯景叛魏入梁，入侵南部邊境，文襄當時在晋陽，命魏收寫檄文五十餘紙，不到一天便寫成。又寫聲討梁朝的檄文，命送給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完成，文字超過七張紙。文襄贊賞他。魏帝曾在秋末舉行大射禮，命百官賦詩，魏收的詩末尾說：“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認爲寫得好，回頭對衆人說：“今日有魏收在朝，便是國家的光彩，他的文筆雅俗共賞，縱横通達。我也讓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言辭的氣魄，都比不上他。我有時有什麽想法，忘了未說，或言而不盡，意有未及，魏收呈上文字，都表達得很周詳，這實在難得。”又命魏收兼任主客郎，接待梁的使臣謝珽、徐陵。侯景攻陷梁都，梁鄱陽王蕭範當時爲合州刺史，文襄命魏收寫信勸他投降。蕭範收到信，便率部隊西上，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對魏收說：“今日平定一州，有你的功勞，遺憾的是‘尺書徵建鄴’還沒有實現。”

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黄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别館，令撰禪代詔册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

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禄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群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彦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雅、高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徒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録》三十卷。收於是部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采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爲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焉。

文襄逝世，文宣到晉陽，命魏收與黄門侍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在北邊府第掌管機密。改任秘書監，兼任著作郎，又任定州大中正。當時齊將要接受禪讓，楊愔啓奏將魏收安置到館舍，命他撰寫禪代的詔册等各種文書，派徐之才守門，不讓他外出。天保元年，任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爲富平縣子。

二年，奉詔撰修魏史。四年，任魏尹，旨在使他得到優厚的俸禄，專心在史館工作，不管郡事。當初帝令群臣各言其志，魏收説："我願在東觀直筆寫史，早些寫成《魏書》。"所以帝讓他專志著史。又詔令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修史之事，僅是挂名而已。帝命魏收説："好好直筆寫史，我决不會如魏太武那樣誅殺史官。"起初，魏初鄧彦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主管修史，游雅、高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等人相繼從事修史。崔浩爲編年體，李彪開始分作紀、表、志、傳，書還没有出。宣武時，命邢巒補撰《孝文起居注》，寫到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寫到孝明，事實都很詳備。濟陰王暉業撰寫《辨宗室録》三十卷。魏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處理，撰成《魏書》。辨别名稱，考證材料，搜集遺漏，補續後事，成爲一代史籍，上表奏聞。寫成一代大典：全書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表奏上呈。秋季，任梁州刺史。魏收因志尚未完成，上奏請求完成此事，得到准許。十一月，又奏呈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共二十卷，續於紀傳之後，合爲一百三十卷，分爲十二册。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

所引史官，恐其凌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讓雖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録，飾以美言。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尒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尒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韋、彭、伊、霍夫何足數。”

所引用的史官，魏收因擔心受到合作者的欺凌逼迫，僅用同一學派又早就依附於他的人。其中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讓雖然早就在朝爲官，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學知名，根本不勝任編輯。高孝幹以邪道求得仕途。修史者的宗族祖先姻親多被寫入，并加以美化。魏收性情很急，不能公平待人，素有怨恨的人，多不書其德。常説：“小子是什麽東西，敢跟我魏收變臉，抬舉則可上天，貶低便可入地。”當初，魏收在神武時任太常少卿，撰修國史，得到陽休之的幫助，因此感謝休之説：“難以感謝恩德，當爲您作篇好傳。”休之的父親陽固，魏時爲北平太守，因貪污暴虐被中尉李平所彈劾并判罪，載於《魏起居注》。魏收寫道：“陽固爲北平太守，甚有惠政，因公事有罪免官。”又説：“李平對他非常敬重。”尒朱榮在魏是奸臣，魏收因高氏出自尒朱榮部下，而且接受過尒朱榮放債所得息錢，所以少寫他的惡而多寫他的善，在評論中寫道：“若能修養仁義道德的高尚品格，那麽韋、彭、伊、霍又何足稱道。”

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録”，或云“妄有非毁”。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蒙人，斐、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贊，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贊，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

當時輿論説魏收寫史不公，文宣詔令魏收在尚書省與各家子孫共同討論，前後投訴的有百餘人，説“遺漏了他的家世官位”，或者説“其家不見記載”，或者説“有妄加毁謗之處”。魏收都一一答辯。范陽盧斐的父親盧同附見於族祖盧玄《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他本是梁國蒙人。斐、庶批評説：“史書不是直筆。”魏收性急，不勝憤慨，上奏誣告二人企圖殺害他。帝大怒，親自責問二人。盧斐説：“我父親仕魏，官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魏收不沾親帶故，便不立傳。博陵崔綽，官位僅是本郡功曹，更没有什麽事迹，是魏收外親，就列在《傳》的首位。”魏收説：“崔綽雖然没有官位，名聲可嘉，所以應當立傳。”帝説：“你怎麽知道他是好人？”魏收説：“高允曾爲崔綽作贊，稱他有道德。”帝説：“司空是個才士，爲人作贊，自然應當稱道。也好比你爲人作文章，説他好的豈能都是事實？”魏收無以答對，恐懼起來。但帝看重魏收的文才，不想加罪於他。當時太原王松年

粟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并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群口沸騰，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喧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并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支流。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

也毁謗史書，與斐、庶一起被定罪，鞭打之後發配到甲坊作苦役，或者因此致死，盧思道也被處以刑罰。但因衆人議論紛紛，帝令《魏書》暫不流傳，讓百官廣泛討論。准許有事迹之家入傳，有不實者陳訴。於是衆人喧嚷，稱《魏書》爲"穢史"，投訴者相繼而來，魏收無法抵擋。當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魏收都很親近，魏收便爲其家都作了傳。二人不願説史書不實，所以壓制和堵塞訴辭，終文宣之世再没有重論此事。又尚書陸操曾對楊愔説："魏收的《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楊愔對魏收説："此可謂無可更改之書，萬古流傳。可惜論及各家枝葉親姻，過於繁瑣，與舊史體例不同。"魏收説："以往由於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失略盡，因此詳寫其支流。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受責。"

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卲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卲。卲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游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僚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産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并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摇。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

天保八年夏，任太子少傅、監國史，又參與修訂律令。鄴城三臺建成，文宣説："臺建成了要有賦。"楊愔事先告訴魏收，魏收呈上《皇居新殿臺賦》，文辭非常優美。當時作賦的人，自邢卲以下都比不上他。魏收上賦前數日，纔告訴邢卲。邢卲後來告訴别人説："魏收很讓人討厭，不早説這件事。"帝曾出游東山，命魏收作詔書，宣揚威德，譬喻關西，魏收頃刻而就，詞理宏壯。帝對着百官大加贊賞。於是魏收兼任太子詹事。魏收娶其舅父之女，即崔昂之妹爲妻，生了一女，没有兒子。魏太常劉芳的孫女，中書郎崔肇師的女兒，夫家因事獲罪，帝都賜給魏收作妻子，當時人比之爲賈充置左右夫人。但也無子。後來魏收病得很重，怕死後妻妾之間鬧矛盾，便放了二姬。病好以後又懷念她們，作《懷離賦》來抒發自己的心意。文宣每到酒宴酣暢之時，就説："太子性格懦弱，宗廟社稷之事重大，最終當傳位給常山王。"魏收對楊愔説："古人説，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摇。皇上三爵之後，常言傳位給常山王，令臣下疑惑。若真有此意，便應果

實，便須决行。此言非戲。魏收既忝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於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餼，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宫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匹。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敕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

斷行事。這不是戲言。魏收既爲太子師傅，正當爲太子而死，衹擔心國家不得安寧。”楊愔將魏收的話告訴皇上，皇上從此不再説這樣的話。皇上多次因喜事舉行宴會，魏收都作爲侍從參預。皇太子納鄭良娣之時，主管官吏準備了食品，帝酣飲之後，起身將食品全部掀翻在地。對魏收説：“知道我的意思嗎?”魏收説：“臣愚以爲良娣既是東宫之妾，理不須饗食，聖上因此毀掉食品。”帝大笑，握着魏收的手説：“你知道我的心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的女兒爲妃，後來皇上到李家赴宴，妃母宋氏進獻兩個石榴於帝前。問衆人没有誰知道是什麽意思，帝就將兩個石榴扔了。魏收説：“石榴裏面多籽，安德王新婚，妃母想要子孫衆多。”皇上大喜，令魏收説：“你再去把兩個石榴拿來。”於是賜予魏收美錦二匹。天保十年，任儀同三司。皇上在宴席上，口頭命他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在樹下作詔。李愔因魏收是當代享有盛名的文才，不便輕率從事，過了很久没有寫完。到詔令寫成，帝已經酒醒，便不再提此事，李愔也不上奏，事情就此擱下。

及帝崩於晋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仍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禄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别令陽休之兼中書，在晋陽典詔誥，收留在鄴，蓋晞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爲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爲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

皇上在晋陽去世，驛傳召魏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管詔誥。仍任侍中，升任太常卿。文宣的謚號及廟號、陵名，都是魏收提議的。孝昭在朝主持政事，命魏收在宫中寫作各種詔令，連日不出。又改任中書監。皇建元年，魏收任兼侍中、右光禄大夫，仍爲儀同、監國史。魏收先前作爲王昕副使出使梁，兩人關係不好。當時王昕弟王晞與孝昭十分親密。孝昭别令陽休之兼中書，在晋陽掌管詔誥，魏收留在鄴城，大概是王晞的主張。魏收大爲不平，對太子舍人盧詢祖説：“如果讓你作文誥，我也不説了。”又任祖珽爲著作郎，想用他代替魏收。司空主簿李翥，也是文詞之士。他聽説後告訴人説：“詔誥全歸陽子烈，著作又派祖孝徵，文史忽然失去，恐怕魏公要曲背。”這時詔令議二王三恪，魏收堅持王肅、杜預之義，以元、司馬氏爲二王，通曹備三恪。詔令衆禮學之官，都堅持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所

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

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

大寧元年，加開府。河清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虚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爲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别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

始收比温子昇、邢卲稍爲後進，卲既被疏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毁，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卲文。卲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黄門郎顔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温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温所不逮，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

既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其年又以托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崑崙舶至，得奇貨猓然褥表、美玉盈

以議從魏收之説。又任兼太子少傅，免去侍中。

皇上因魏史一直没有流傳，詔令魏收進一步研究審核。魏收奉詔，對原書多有改正。後來詔命頒行魏史，魏收認爲直接放入皇家藏書閣内，外人無法見到。於是下令送一本給并州，一本給鄴下，任人抄寫。

大寧元年，加開府。河清二年，兼右僕射。當時武成終日醉酒，朝廷政事都交給侍中高元海。高元海平庸，不能當大任。因魏收才能名望極高，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決斷，所以虚心倚賴二人。魏收因畏避不能有所匡救，受到輿論的指責。皇上在華林另建了玄洲苑，山水臺觀頗爲壯麗，詔令在苑内閣上畫魏收的像，他被倚重達到這種地步。

開始魏收比温子昇、邢卲官位稍低，後邢卲已被疏遠出京，子昇因罪幽禁而死，魏收便大受重用，獨步一時。議論互相詆毁，各有朋黨。魏收常説邢卲的文章淺陋。邢卲則説："江南任昉，文體本來就粗疏，魏收非但模擬，而且大加剽竊。"魏收聽到後就説："他常在《沈約集》中作賊，怎麽還説我偷任昉的。"任、沈都有極高的名聲，而邢、魏各有所好。武平年間，黄門郎顔之推用二公看法問僕射祖珽，祖珽回答説："見邢、魏的褒貶，就是任、沈的優劣。"魏收因温子昇根本不作賦，邢卲雖有一兩首，也非其所長，常説："一定要能作賦，纔能成大才士。僅以章表碑志自許，此外如同兒戲。"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的詔命，軍國文書，都是魏收所作。每有緊急之事，接受詔命立即寫成，有時宫中宦官催促，魏收筆下如同早有構思，其敏捷迅速的工力，爲邢、温所不及，他在參議典制禮儀方面，與邢卲不相上下。

不久趙郡李公統因事被殺，其母虚報年齡而免於爲奴，魏收知情而放過她，事情告發後魏收被除名。那年又托付出使陳的大臣封孝琰，私帶他的門客同行，遇到崑崙船到，得到奇貨猓然

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清都尹。尋遣黄門郎元文遥敕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爲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禄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爲真。

收以子侄少年，申以戒厲，著《枕中篇》，其詞曰：

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爲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爲重，有潜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吕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躋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窅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期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粱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或出或處，不常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吕，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唇挑舌，怨惡莫之前。勛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橈，游刃砉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騖人世，

褥表、盈尺美玉等數十件，罪當流放，最後以贖罪論處。河清三年，起用爲清都尹。不久皇上派黄門郎元文遥告訴魏收説：“你是老臣，事奉我家時間最久，以前的罪過，情有可原。近來命你爲尹，不算美職，但開始重新起用，考慮再三祇能如此。朕怎麽可以用你的才能而忘記你這個人呢，等到十月，當恢復你的開府之官。”天統元年，任左光禄大夫。二年，代理齊州刺史，不久爲正職。

魏收因子侄年少，向他們申述告誡勸勉，著《枕中篇》，其詞如下：

我曾經讀管子的書，書中説：“責任之中没有比修養自身更重要的了，仕途之中没有比口舌之禍更可怕的了，期望之中没有比長壽更長遠的了。身負重任行走在可怕的道路上，又能達到長壽的期望，祇有君子纔能够做到。”現在追憶和回味這些話，令人發出慨嘆。像那矗立的大山算是穩重的吧，然而没有風雨侵蝕或加載土石而不傾坍的；深山的寶藏人們都認爲藏得牢固，然而赴山取寶的人奔走不停；吕梁山獨深，怎能邊走邊唱而没有警惕；焦原山險峻，又怎能攀登而不心驚；天下剛剛平定，因此應以遠大的目光迅速興舉大業；五紀均當正定，應深思遠慮而徵引古制。如果身負重任而言行有度，那麽越負重任地位就越牢固；登危險之途而有首術，那就可以面對危險而不憂。期望實現遠大的目標而又有前往的的途徑，就一定能獲得相應的結果。難道祇有神理是如此嗎，人間的事情也是這樣的。啊！人處於天地之間，辛勞在生死之地，身心被嗜欲所攻，被名利所牽，精美的飯食不用事先約定一起送到，珠玉没有長脚也一起到來；於是驕奢無度，危亡很快就會到來。然而那些上等智慧的大賢們，能洞察幽微的事理，或出世爲官，或退處隱居，都能相機而動，不循常規。他們展示才能就能有助於社會而成就功業，他們斂才引退就能銷聲匿迹。對於珠玉絲帛和美女，芳香珍奇之物和音樂，以及

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嵠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强，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

諂媚阿諛之事決不先於别人；對於稱肉度骨，挑撥是非，造成仇恨怨惡的事決不上前。功勛和名聲與山河同樣長久，志向和業績與金石一樣堅固。這大概稱得上大梁不折，游刃有餘了。至於那些德行無常的人，必定喪失他們所擁有的金玉。他們奔走於人世，影響着社會風氣。擁有火熱的太陽還説寒冷，財寶裝滿山谷還不滿足。源頭不清水流就會混濁，標尺不正日影就會邪曲。啊！膠漆豈能堅固，寒暑的更迭是很快的。那些不重修身正德的人必將反利而成害，變榮耀爲耻辱。喜和憂交替而來，得和失輪流相續。甚至於以身試法，而死於監獄。這難道不是因缺乏修養，足力不强而不能自拔，因而爲現實的利益所迷嗎。這就是所説的後車當以前車的傾覆爲借鑒，人當以先知先覺者爲師。

聞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爲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産，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

我從君子那裏聽説過，那些正道之士，都鑽研經學，飽讀文史之書。下筆有超人之論，談吐有勝人之理。他們是孝順父母和敬愛兄弟的楷模，能够上通神明之理。審查道路而後行，衡量道路而後止。善於推己及物，先人後己。情不計較名利的榮枯，心不爲喜怒所羈縻。不藉隱居山岩求得名望，不在鬧市之中待價而沽。他們言行一致，始終謹慎如一。有一位這樣的君子在此，就可以成爲國家和朝廷的儀範。他們敬居官職而展才任事，凡知道應該做的事情没有不努力去做的。不論在帝左還是帝右，都是這樣的優異之士所適宜的。對於自己所作的事情没有悔恨和遺憾，因此能處於高位而不招致危險。不同於那些衹知道前進而不知道後退的人，不顧原則去獲取利益而又生怕有所失，爲了博得千金的財産，求得俸禄萬鍾的官位，竟投身風捲烈火的門中，進入火焰熊熊燃燒的危室，結果一開始就喪失了遺留後世的基業，或者屈身蜷體而喪失正道善行。這難道不讓人畏懼嗎！難道不值得引以爲戒嗎！

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墻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强梁，人囚徑廷。幽奪其魄，明夭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爲己信，私玉非身寶。過涅爲紺，逾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

門邊有依傍的災禍，處事不可以不嚴密；墻外有埋伏的賊寇，言語不可以有失。應該細察自己的言論，應該端正自己的行爲。言語不善，行爲就不正。惡鬼也會被强梁之神所捕食，惡人也將被徑廷歷級而諫的人所囚禁。對於幹壞事的人和鬼，神明必將暗中奪其魂魄，明處折其性命。不做非法的事情，不幹不合乎道義的行爲。以公正爲自己贏得信譽，而個人擁有的珠玉并非護身的法寶。染之過黑就會變成紺色，過藍就會變成青色。要善於利用墨繩來審視直與不直，利用水平儀來觀測平與不平。時機成熟了再獲取，時機不到不要去想。知道適可而止，知道滿足，大概可以免於受辱。

是以爲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禄攸歸。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顏子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一簣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于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群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攲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

因此要想有所作爲必須觀察時機，要想有所舉動必須謹慎於細微之處。善於觀察時機又考慮仔細，那就很少有失敗的。既善於觀察時機又處事謹慎，那麽福禄就會到來。從前蘧瑗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顏子近三月不違。一步一步不停地走下去，可以達到千里之遠。用一竹筐盛土不斷地累進，可以累成萬仞的高山。所以説行遠路從近處開始，登高山從低處開始，堅持不懈就可以實現大而長久的目標，與世長存而永不敗亡。月亮滿到如同用圓規畫出來的一樣時，此後的夜間就要虧缺了。槿樹枝葉繁茂，到黄昏時候就要凋萎了。什麽東西能够祇增加而不減少，誰能做到有損缺而無害？好處不要想得太多，利益不要求得太大。祇有居守德操的人纔會害怕好處得的太多，體行真道的人纔會畏懼利益得的太大。道德尊貴就會有各種誹謗集中而來，責任重大就會有衆人的怨恨會聚其身。地位顯達即使是孔子也會感到惶惶不安，忠心耿耿即使如周公也會遭疑忌而處境狼狽。不要説別人小看我，在我不可以報復。不要説別人厚待我，在我不可以指出他的過錯。像山那樣高大，無所不有；向谷那樣空虛，無所不受；能剛能柔，可以擔

負重任；能伸能順，可以經歷危險；能智能愚，可以期望久長。要像周廟的金人那樣，封口三重以謹防失言。將滲漏的酒杯放在座前以表示永受而不滿，將傾斜易覆的盛水器放在座後以警惕自己盛滿則覆。以上這些話要使子孫牢記不忘，作爲座右銘世代相傳。

其後群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楊愔家《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改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

後來群臣多說魏史不實，武成再次下令重新審定，魏收又有所改寫。於是爲盧同立了傳，崔綽改爲附出。楊愔家《傳》，原說"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此改掉這八個字；又先前說"弘農華陰人，改爲'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這是魏收的失誤。

尋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主即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集七十卷。

不久爲開府、中書監。武成去世，没有發喪。內宮諸公因後主即位多年，不知是否需要下減免刑罰和租賦的赦令。諸公將魏收召去詢問，魏收堅持應當有赦令以示恩澤，就聽從了他的意見。命魏收掌管詔誥，任尚書右僕射，總管討論五禮之事，位特進。魏收奏請讓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與之共同監管。先告訴了和士開，和士開吃了一驚，以自己不學無術推辭。魏收說："天下事都由王決定，五禮非王不能決定。"士開表示謝意，并答應了他。魏收又多召文士讓他們執筆，儒學之士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際主管此事。武平三年去世，追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號文貞。有文集七十卷。

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游，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及季景與收并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爲獮猴與狗鬥，帝寵狎之。收外

魏收是學識淵博的大才，然而心地狹窄，不能知命而行正道。見了當朝權貴，常用言語和臉色取悅他們。但是提携後輩，以名望和品德爲先，浮華輕率之徒，雖有才能，也不予重視。當初河間邢子才及季景與魏收都以文章出名，世稱大邢小魏，說是俊才。魏收比子才小十歲，子才常說："佛助即魏收是官員中的偉人。"後來魏收漸與子才爭名，文宣貶低子才說："你的才能不及魏收。"魏收更加得志。自序說："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而魏收內心認爲邢邵淺陋，并不贊許。魏收爲人輕浮，愛好聲樂，擅長胡舞。文宣末年，多次在東山與衆伶人作獮猴與狗鬥，帝寵信親近他。魏收的表兄博陵崔巖以雙

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收答曰："顏岩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笭籠，著孔嘲玎。"其辯捷不拘若是。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先養弟子仁表爲嗣，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

聲嘲弄魏收說："愚魏衰收。"魏收對答說："顏岩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笭籠，著孔嘲玎。"其能言善辯不拘小節就像這樣。因爲撰史，有很多人怨恨他，齊滅亡那年，魏收的墳墓被人掘開，尸骨被拋在野外。先收養的弟弟之子仁表爲後嗣，官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年間在溫縣令的官位上去世。

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

辛術　元文遥　趙彦深

辛術

辛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胄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宫室，術有思理，百工克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爲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請立碑頌德。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遊道、中書侍郎李繪等并追詣晋陽，俱爲上客。累遷散騎常侍。

辛術，字懷哲，少年聰明，有見識和器度最初任司空胄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同主管營建鄴都宫室，辛術有構思，百工之事都能成功，兩次升任爲尚書右丞。出任清河太守，治政以才能出名。又授并州長史，因父親去世守喪而離任。清河父老幾百人到京城請求立碑歌頌功德，文襄繼承時，辛術與尚書左丞宋遊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人追到晋陽，一并成爲座上客。屢次升任至散騎常侍。

武定八年，侯景叛，除東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擒蕭明。還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略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税，術率諸軍渡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渡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敕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蕲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資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卲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盗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及王

武定八年，侯景叛亂，任東南道行臺尚書，封爲江夏縣男，同高岳等打敗侯景，捕獲蕭明升任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略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收江西的租税，辛術率領衆軍渡過淮河攔截他們，燒毁他們徵收的稻穀數百萬石。返回後鎮守下邳，百姓跟隨辛術北渡淮河的人有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聽説這件事，命令辛術從今以後所統率的十餘州衆人有犯法的，如果是刺史，先啓奏朝廷，刺史以下的，先處理再上奏。齊代行臺兼管民事，是從辛術開始的。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蕲城二鎮將領犯法，辛術都審理上奏殺了他們。睢州刺史及所屬的郡守都犯了死罪，朝廷把他們的奴婢百口及資財全部賜予了辛術，辛術再三辭讓没有允許，辛術就送給主管部門，不再過問。邢卲聽説此事，給辛術寫信説："過去鍾離意説'孔子在盗泉忍受乾渴'，便把珠玉扔到地上，你現在能够如此，可以説是不同時代的同一行爲。"王僧辯打敗侯

僧辯破侯景，術招携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傳魏、晋。懷帝敗，没於劉聰。聰敗，没於石氏。石氏敗，晋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鄴。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焉。尋徵爲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兗州梁郡幹。

景，辛術招引安撫，城鎮相繼歸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軍鎮於廣陵。獲得傳國玉璽送到鄴，文宣拿着玉璽告於太廟。此璽是秦所製，四寸見方，上紐盤龍交錯，其文字是："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兩漢相傳，又傳至魏、晋。懷帝失敗，淪於劉聰。劉聰敗，淪於石氏。石氏敗，晋穆帝永和年間，濮陽太守戴僧施得到，派督護何融送到建鄴。歷經宋、齊、梁，梁敗，侯景得到。侯景失敗，侍中趙思賢拿着玉璽投奔侯景的部下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郭元建送給辛術，所以辛術用以進獻。不久召爲殿中尚書，兼太常卿，於是與朝廷賢士議定律令。升任吏部尚書，享受南兗州梁郡的幹禄。

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帝少年高朗，所弊者疏；袁叔德沉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

遷到鄴以後，負責吏部銓選的官員，知名的有四個人，各有得失，未能盡善盡美。文襄帝年輕豁達開朗，缺點在於粗疏；袁叔德謹慎忠厚，缺點在於過細；楊愔風流敏捷，取人失於浮華。惟有辛術崇尚堅貞清白，以才能取士，力求名符其實，新老人員都加以舉薦，管庫的有才能一定提拔，門第高低貴賤都不遺漏。考察他們前後品業衡量，在辛術那裏最爲公允適中，很爲當時稱贊推崇。天保末年，文宣曾令辛術選拔百名官員，參選的二三千人，辛術品評士子，人們没有怨恨毁謗，他所提拔的人，後來也都顯貴。

術清儉，寡嗜欲。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修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資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饋遺權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子閣卿，尚書郎。閣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

辛術品德清廉，少奢欲。勤於所任職務，未曾有一點懈怠。指揮軍隊有威嚴，管理百姓施行仁政。年輕時喜愛文史，晚年更加勤於學習。即使在行軍途中，也手不釋卷。平定淮南，所有的物資秋毫無犯，惟有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的嘉本，搜集萬餘卷，還有顧、陸等人名畫，二王以下的法書也爲數不少，全都不上交王府，收入自己的家。還朝後，多用以饋贈權貴，人們的議論因此鄙視他。天保十年去世，享年六十歲。皇建二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兒子閣卿，任尚書郎。閣卿弟衡卿，有學識，任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年，在太常丞官位上去世。

元文遥

元文遥，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世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遥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曰孝。文遥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嘗大會賓客，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河間邢卲試命文遥，誦之幾遍可得？文遥一覽便誦，時年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

元文遥，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第六世孫。五世祖是常山王元遵。父親元晞，有孝敬父母的德行，父親去世後，在墓側結廬守喪而死。文遥顯貴後，追贈元晞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號孝。文遥聰明成熟早，濟陰王暉業常說："這個孩子有輔助君王的才能。"暉業曾大會賓客，有人帶《何遜集》初到洛，衆人都加以贊賞。河間邢卲測試文遥，讀幾遍可以背誦，文遥看一遍便背誦，當時年僅十餘歲。濟陰王說："我家的千里駒，現在到底怎麽樣?"邢卲說："這恐怕自古没有。"

起家員外散騎常侍。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閤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

從家中被徵召任員外散騎常侍。父親去世，服喪完畢，任太尉東閤祭酒。因天下正亂，就辭官侍養母親，隱居在林慮山。

武定中，文襄徵爲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受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遵彦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被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爲尚書祠部郎中。孝昭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參軍，典機密。及踐祚，除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彦、趙郡王叡等同受顧托，迎立武成。即位，任遇轉隆，歷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朝。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侍中。

武定年間，文襄召爲大將軍府功曹。齊接受禪讓，在登壇時受中書舍人，宣布傳達文武號令。楊遵彦常說："能够解穰侯印的，一定是此人。"後來忽然被秘密逮捕幽禁，竟然不知是何緣由。如此多年。文宣後來親自到監獄，握其手道歉，親自解下所佩金帶和御服賜予他，即日起用爲尚書祠部郎中。孝昭攝政，任大丞相府功曹參軍，掌管機密。孝昭即位，任中書侍郎，封爲永樂縣伯，參預軍國大事。皇上病危，與平秦王歸彦、趙郡王高叡等共同接受顧命囑托，迎立武成。武成即位之後，地位待遇更高，歷任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令特别賜予高姓，户籍屬於掌管王室親族的官吏，子弟照例每年一定時間入朝。再次升任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侍中。

文遥歷事三主，明達世務，每臨軒，多命宣敕，號令文武，聲韵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爲知音所重。齊因魏朝，宰縣多用厮濫，至於士流耻居百里。文遥以縣令爲字人之切，遂請革

文遥前後事奉三位君主，通達世務，皇上每到前殿，多命他宣布命令，號令文武百官，聲韵高亢清朗，發音流暢。然而探測主上旨意，時常被民間議論，所以不被瞭解的人所敬重。齊因襲魏朝，縣宰多用出身低下的人，致使士人耻於作縣令。文遥認爲縣令是撫治百姓的關鍵，就請求

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爲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彦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彦深清貞守道，又不爲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彦深之下。初文遥自洛還鄴，惟有地十頃，家貧，所資衣食而已。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遥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遥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

至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遥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遥由是出爲西兖州刺史。詣士開别，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愧朝廷。"既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遥自疑，用其子行恭爲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

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關，稍遷司勛下大夫。隋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遥令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遥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云："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任著作佐郎。

淘汰選拔。於是秘密命令訪求舉拔無官的貴族子弟，詔令任用他們。還恐怕他們陳訴，把他們召集到神武門，讓趙郡王高叡宣布主上旨意，大聲地念他們的姓名，深加撫慰曉諭。士人作縣令，從此開始。與趙彦深、和士開一起被信任重用，雖然不如彦深清貞守道，又不像士開貪淫亂政，處在季、孟之間。但他性情寬厚，與人無争，所以當時的評論不在彦深之下。當初文遥從洛到鄴，僅有土地十頃，家境貧窮，僅够供穿衣吃飯而已。魏將到末世，宗族被侮辱，有人冒然侵奪，文遥就把土地給了他。顯貴後，這個人還在，就帶領全家人逃跑。文遥大驚，追趕上加以撫慰，還把土地給他，那人慚愧而不接受，彼此相讓，於是成爲閑田。

後主繼位，趙郡王高叡、婁定遠等謀劃將和士開趕出朝廷，文遥也參加了他們的商議。高叡被殺，文遥由此出京任西兖州刺史。到和士開那裏告别，士開説："處在言官的職位，讓元家小兒作令僕，深愧朝廷。"説完之後便後悔，就握着手安慰他。還顧慮文遥有疑心，任用他的兒子行恭爲尚書郎，以寬其心。士開死，從東徐州刺史召入朝，最終没有任用，去世。

元行恭姿容英俊，有父輩的家風，并有卓越的才能，任中書舍人，在文林館待詔。齊滅亡，陽休之等十八人一起入關，升任司勛下大夫。隋開皇年間，任尚書郎，因事連坐流放瓜州而去世。行恭年少而驕横放縱，文遥讓他與范陽盧思道交往。文遥曾經對思道説："小兒近日略有學問，這是大弟的功勞，然而白天賭博，過量飲酒，也是從老師學的。"思道回答説："令郎言辭優異，自然能够繼承先祖的遺業，而白天賭博，過量飲酒，也是天性所成。"行恭弟行如，也聰明早成，武平末年，任著作佐郎。

趙彦深

趙彦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憙之後。高祖父難，爲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爲平原，故爲平原人也。本名隱，避齊廟諱，

趙彦深，自稱是南陽宛縣人，漢太傅趙憙的後代。高祖父趙難，爲清河太守，有好的政績，於是家居此地，清河後改爲平原，所以爲平原人。本名隱，因避齊的廟諱，改爲字稱。父親

改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令。彦深貴，贈司空。彦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游，爲雅論所歸服。昧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爲常。

初爲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爲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晋陽，索二史，子如舉彦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爲尚書令攝選，沙汰諸曹郎，隱以地寒被出爲滄州别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彦深小心恭慎，曠古絶倫。"

及神武崩，秘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彦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托，幸得此心。"既而内外寧静，彦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爲選封安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没，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彦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先是，文襄謂彦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群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彦深曰："使卿常獲此利。"

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爲侯。天保初，累遷秘書監，以爲忠

奉伯，在魏任中書舍人，兼代洛陽令。彦深顯貴後，追贈爲司空。彦深年幼喪父，家中貧困，侍奉母親非常孝順。十歲時，曾拜訪司徒崔光。崔光對賓客説："古人看眸子可以瞭解人，這個人必定前程遠大。"天性聰明，擅長文字和籌算，安閑樂道，不隨便與人交往，爲雅士推崇信服。黎明就自掃門外，不讓人看到，習以爲常。

起初是尚書令司馬子如地位低下的門客，負責書寫。子如喜歡他無錯，想要推舉他入觀省舍。趙隱靴中無氈，衣帽破舊，子如供給他。用他作書令史，月餘，補爲正令史。神武在晋陽，要找兩個史官，子如舉薦彦深。後來授子如開府參軍，越級授水部郎。到文襄爲尚書令兼任吏部尚書，揀選諸曹郎官，趙隱因地位低賤被外任滄州别駕，辭絶没有到任。子如把這報告神武，徵補爲大丞相功曹參軍，專門負責機密，公文信札由他起草書寫，十分得體敏捷。神武曾與他相對而坐，讓他擬定軍令，用手摸着他的額頭説："如果上天讓你長壽，必定大有前途。"常對司徒孫騰説："彦深小心恭慎，自古没有。"

神武逝世，對喪事保密，文襄擔心河南有變故，就親自巡視安撫，把後事委托彦深，改任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臨行，握着他的手流淚説："把母親弟弟托付給你，有幸得到你的誠心。"不久内外安寧，是憑藉彦深之力。回來發喪，對彦深大加贊揚，打開郡縣簿爲他選封安國縣伯。跟隨文襄出征潁川，當時引水灌城，城雉就要淹没，西魏將領王思政還想死戰。文襄令彦深隻身入城曉諭敵軍，當日投降，便手拉着思政出城。在此之前，文襄對彦深説："我昨夜夢到打獵，遇到一群猪，我全都射獲，僅有一隻大猪没有得到。你説當爲我獲取，一會兒抓到大猪進獻。"至此，文襄笑着説："夢應驗了。"就解下思政的佩刀給彦深説："使你常獵得此類大猪。"

文宣繼位，仍讓彦深掌管機密，進升爲侯爵。天保初年，多次升遷任秘書監，因爲他忠誠

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卿，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即輔贊太子，知後事。出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爲政尚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宣璽書勞勉，徵爲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爲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爲祖珽所間，出爲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爲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爲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

謹慎，每次祭祀天地、先祖，一定讓他兼太僕卿，駕車陪乘。改任大司農。皇上有時巡游，就輔助太子，掌管後方之事。出京任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治理崇尚施恩德守信用，爲官吏百姓所懷念，歸順的人很多。所駐軍的地方，士人百姓思念，稱爲趙行臺頓。文宣用加璽印的書信勉勵慰勞，召爲侍中，仍然掌管機密。河清元年，進升安樂公的爵位，幾次升任爲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改任尚書令，爲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授司空，被祖珽所離間，出京任西兗州刺史。武平四年，召爲司空，又改任司徒。母親去世，離官守孝，不久又起任原來的官職。武平七年六月突然生病去世，享年七十歲。

彦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温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行業爲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既執朝權，群臣密多勸進，彦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彦深有語。"晞以告，彦深不獲已，陳請，其爲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己，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雅有操識。彦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彦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彦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彦深拜太常卿，還，不脱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爲宜陽國太妃。彦深有七子，仲將知名。

彦深前後事奉幾個朝代，時常參與皇帝身邊的機要之事，性情温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從皇建以來，禮遇逐漸加重，每有召見，或入宫進見，經常呼他官號而不叫姓名。凡是各項選拔舉薦，先讓他審定，提拔獎勵，都以德行功業放在首位，輕薄之徒，不屑一顧。孝昭掌握朝廷大權，群臣大多秘密勸他當皇帝，彦深却不勸進。孝昭曾經對王晞説："如果説衆人之心都認爲天下有所歸附，爲什麽不見彦深説話。"王晞將這件事告訴彦深，彦深不得已，去勸陳，他在當時地位重要到如此地步。平時言語謙虚行爲恭順，不曾驕傲待人，所以有時顯達有時隱退，離官後還能復職。母親傅氏，素有節操見識。彦深三歲，傅氏便守寡，家人想要她改嫁，以死發誓不從。彦深五歲，傅氏對他説："家境貧困，孩兒年幼，靠什麽生活?"彦深流着淚説："如果上天哀憐，孩兒長大成人當報答撫養之恩。"傅氏很感動，相對哭泣。彦深授太常卿後，回家，不脱朝服，先進去拜見母親，跪在地上陳説幼小孤單，承蒙母訓得以至此。母子相對而泣許久，然後换服。傅氏後來成爲宜陽國太妃。彦深有七個兒子，仲將知名。

仲將，沉敏有父風。温良恭儉，雖對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群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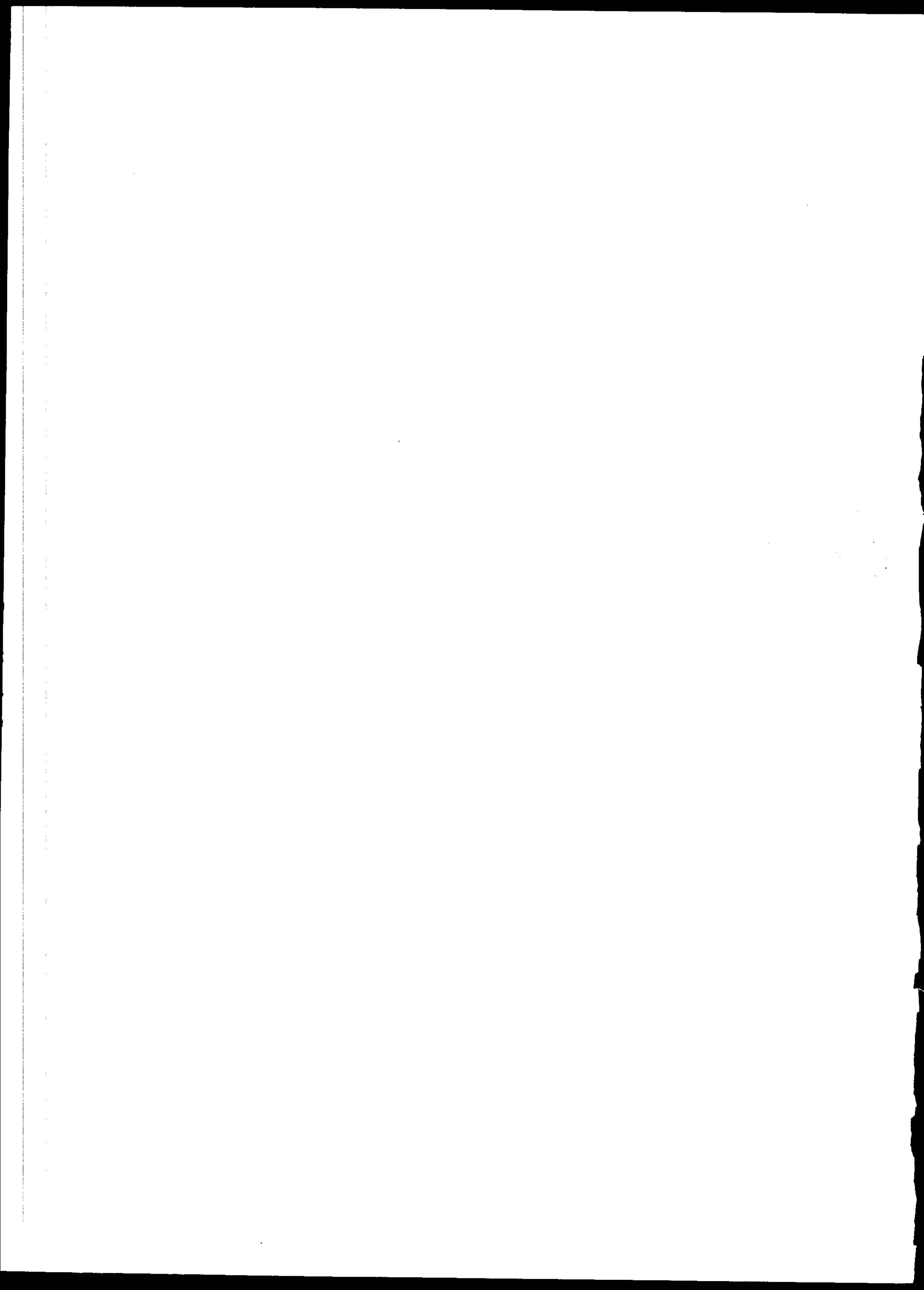
仲將，沉静聰明有父親的遺風。温良恭儉，即使對於妻子兒女也未曾怠慢，整日莊重嚴肅。博覽群書，擅長草書隸書。即使給弟弟寫信，寫

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彦深乞轉以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

字也是端正工整，説草書不能不懂，若寫給别人，就好像輕慢對方，如果寫給本家中卑幼之人，又恐怕他們懷疑所應當作的事情，因此必須用隸書。彦深請求改授他萬年縣子的爵位。任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年間，任吏部郎，在安州刺史的官職上去世。

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彦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并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材最劣。

齊朝的宰相，善始善終的僅有彦深一個人。然而用委婉的語言暗示朝廷讓他的兒子叔堅任中書侍郎，頗招致人們的議論。當時馮子琮的兒子慈明、祖珽的兒子君信相繼在中書省做官，所以當時有這樣的話："馮、祖和趙，髒了我的鳳池。"以叔堅才能最差。



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崔季舒　祖珽

崔季舒

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父瑜之，魏鴻臚卿。季舒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爲州主簿，爲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於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

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爲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内伎亦通隸焉，内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舒輒修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静帝報答霸朝，恒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奶母。"轉黄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心歸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傾心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

時勳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爲，甚被怨疾。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黄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

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父親瑜之，魏時爲鴻臚卿。季舒早年喪父，天性聰明，廣泛閱覽經史，長於公文信函，是當時的有才之士。十七歲，任州主簿，受到大將軍趙郡公高琛器重，向神武舉薦。神武親自選擇丞郎時，將季舒補爲大行臺都官郎中。

文襄輔政後，改任爲大將軍中兵參軍，很被親近寵愛。因在魏帝身邊，須安置親信，提拔他爲中書侍郎。文襄任中書監，將侍中的機要事務也都統一歸到中書管理，又因季舒擅長音樂，所以内宫樂伎也都歸中書管轄，内宫樂伎隸屬中書，是從季舒開始的。文襄每逢奏書魏帝，或有所進諫請求，凡是文辭繁雜的，由季舒修飾通順，得以申明勸誡罷了。静帝報告回覆高氏的詔令，都與季舒商議，説："崔中書如同我的奶母。"後改任黄門侍郎，兼任主衣都統。雖身在魏朝，而心歸高氏，所密謀的大計，都曾參與知道。於是賓客盈門，季舒傾心接待，聲譽越來越高，權勢壓倒崔暹。崔暹曾在朝堂屏退衆人，向季舒下拜説："我若得到僕射，皆是叔父之恩。"他的權勢重到如此地步。

當時功臣貴族大多横行不法，文襄没有追究，外界議論認爲是季舒和崔暹等人所造成，很被怨恨，到文襄遇難，文宣將前往晉陽，黄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行，説："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生性愛聲色，心在閑暇放達，就没有請求隨行，想恣意行樂。司馬子如因爲舊怨，與

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共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

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復，除光禄勳，兼中兵尚書。出爲齊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贓賄事，爲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大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拜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判事式爲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爲西兗州刺史。爲進典籤於吏部，被責免官，又以詣廣寧王宅，决馬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左光禄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勸文學，時議翕然，遠近稱美。

祖珽受委，奏季舒總監内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爲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晋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彦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争未决。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爲首，并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尸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

尚食典御陳山提等一起列其罪狀，因此季舒與崔暹各被鞭二百，流放到北邊。

天保初年，文宣知道他没有罪，將他追回任爲將作大匠，兩次升任爲侍中。不久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受恩寵。乾明初年，楊愔按文宣遺旨，撤銷了他的僕射之職。逢母親去世，辭去官職，服喪未滿重新起用，任光禄勳，兼中兵尚書。出任齊州刺史，因派人渡過淮水作買賣，也有貪贓受賄之事，被御史彈劾，適逢大赦而没有追究。武成當藩王時，曾患病，文宣讓季舒去給治病，竭盡心力。大寧初年，召回京城，召見并予以慰問和勉勵，屢遷至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建造昭陽殿，命令他監造。因審理訴訟的方式被胡長仁秘密地告發了他的罪過，出任西兗州刺史。爲了推薦典籤到吏部，被責罰免官，又因到廣寧王住宅，被判鞭打數十。武成逝世，不能參預哭泣哀悼。過了很久，任膠州刺史，又任侍中、開府，享受新安、河陰二郡的幹禄。加左光禄大夫，在文林館待詔，監修《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平素愛好圖書典籍，晚年更加精勤於此，加上注重推薦人才，鼓勵文學之士，當時遠近的人都稱贊他。

祖珽受委用時，奏請季舒總監内宫的營造。祖珽被排擠出朝，韓長鸞認爲他是祖珽的同黨，也想把他排擠出去。恰好皇上將到晋陽，季舒與張雕商議：認爲壽春被包圍，大軍出征抵禦，信使往返，須請示節度；而且道路上的百姓，或許因此驚恐，認爲皇帝向并州，畏避南軍；如果不進諫，必引起人心波動。於是就和隨從皇上的文官聯名上表進諫。當時朝廷權貴趙彦深、唐邕、段孝言等最初也表示同意，臨時又動摇，季舒與他們争論，没有結果。長鸞就啓奏説："漢人文官聯名總署，聲言是諫止陛下去并州，其實未必不是謀反，應予誅戮。"皇上當即召在上表中署名的官吏到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爲首，都被斬於殿庭之下，長鸞下令把他們的尸體丢入漳水。此外共同署名的

撻，趙彦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子徙北邊，妻女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没入貲産。

季舒大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鋭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厮養，亦爲之療。

庶子長君，尚書右外兵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并流於遠惡。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爲詞，悉召六人兄弟子侄隨軍趣晋陽。事敗，長君等并從戮，六人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云。

人，也都鞭打，趙彦深因阻止進諫而得以幸免。季舒等家屬男子被流放北邊，妻女、兒媳没入奚官官署爲奴婢，小男孩下獄受宫刑，没收財産。

季舒非常愛好醫術，天保年間，在流放之處没有事情做，更加精心研究，於是成爲名手，救治過許多人。雖然地位名望變得很高，未曾懈怠，縱然是貧賤之人甚至奴僕，也爲他們治療。

庶子長君，爲尚書右外兵郎中。次子鏡玄，爲著作佐郎。一起流放到邊遠荒蕪之地。没多久，季舒等六人的妻子因年老放出。後來南安王思好再説朝廷的罪惡，以季舒等人被害爲理由，全部召來六人兄弟子侄隨着軍隊奔赴晋陽。事情失敗，長君等人全被殺，六個人的妻子又追回入宫爲奴。周武帝滅齊，詔令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一起被從優追贈，季舒追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等。

祖珽　祖君信

祖珽，字孝徵，范陽遒人也。父瑩，魏護軍將軍。珽神情機警，詞藻遒逸，少馳令譽，爲世所推。起家秘書郎，對策高第，爲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爲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制《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神武聞之。時文宣爲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爲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爲時人傳咏。

祖珽，字孝徵，范陽遒縣人。父親祖瑩，官至護軍將軍。祖珽神情機智，文章雄健飄逸，小時候便美名遠揚，受到世人稱贊。初任秘書郎，經過對策，成績優等，任尚書儀曹郎中，掌管儀式禮節。他曾替冀州刺史万俟受洛撰寫《清德頌》，文詞典雅華麗，由此神武帝聽説有祖珽這個人。當時文宣帝任并州刺史，任用祖珽作他的倉曹參軍，神武帝曾向祖珽口授三十六件事，祖珽出去後，把這些事記録下來，没有一件事被遺漏，深受同僚們的贊譽。當時神武帝護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給蠕蠕，魏收寫了《出塞》和《公主遠嫁詩》兩首，祖珽和了兩首，被當時人廣爲傳誦。

珽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雖云州局，乃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産。又自解彈琵琶，能爲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儛爲娱，游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爲聲色之游。諸人嘗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嫗擲樗蒲賭之，以爲戲樂。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儁子

祖珽性格疏忽輕率，不能廉潔謹慎嚴守正道。倉曹雖然衹不過是州一級的小機構，但却負責接管山東各地交納的賦税，祖珽因此大肆貪污，家裏財産很多。祖珽又通曉彈奏琵琶，能譜寫新曲，招集城中年輕人唱歌跳舞，尋歡作樂，聚集到歌舞伎家中玩。他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人在一起，迷戀音樂女色。這幫人曾到祖珽家中過夜，祖珽拿出山東産的大文綾和連珠孔雀羅等精美的絲織品一百多匹作賭資，讓

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規爲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爲白，由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并爲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爲僚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受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孝徵所爲。"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深耻。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奸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尚稱娘子。"于時喧然傳之。後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泰令飲酒者皆脱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後爲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略》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晋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彦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疑其定不實，密以問彦深，彦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即引伏。神武大怒，决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新成，神武謂陳元康、温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絶，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

幾位婦女擲樗蒲賭博，以便游戲取樂。參軍元景獻，是已故尚書令元世雋的兒子，他的妻子是司馬慶雲的女兒，是魏孝靜帝的姑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祖珽突然把元景獻的妻子接到宴會上，并與衆人輪流睡覺，也是他用財物招誘來的。他就是這樣驕奢淫逸。他常説："大丈夫一輩子不應該虧了自己。"不久文宣帝被免去并州刺史的職務，祖珽按例應隨府改任他職，他謀劃繼續作倉曹參軍，讓陳元康代他求情，陳元康把他的想法給文宣帝説了，因此他得以再任倉曹參軍。祖珽又屈身巴結參軍事、代理典籤陸子先，并給陸子先出了一個主意，在取糧的時候，讓陸子先假傳文宣帝的命令，盗取十車倉庫中的糧食，被同僚抓獲送交官府。神武帝親自過問此事，祖珽自稱没有接到過文宣帝簽過名的命令，把罪責推給陸子先，神武帝相信他的話，便將他放了。祖珽出來後便説："這位丞相天生就明察秋毫，不過這次的事確實是我祖孝徵所作。"他生性放蕩不羈，曾經到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喝酒，席間偷藏了兩隻銅碟子，厨師請將來客挨個搜一下，結果在祖珽懷中查了出來，在場的人都認爲這是很大的耻辱。他常把自己乘坐的老馬稱作騮駒駿馬。又和一個姓王的寡婦私通，常在人面前相互往來，裴讓之早就同祖珽很親昵，在大庭廣衆中取笑祖珽説："你怎麽這樣奇怪，一匹十歲的老馬，你却稱作駿馬，妻子已六十歲了，你竟叫做娘子。"這話一時衆口相傳。後來祖珽任神武帝中外府功曹，神武帝宴請屬官，席間丢失一隻金叵羅，竇泰讓喝酒的人都取下帽子檢查，在祖珽的髮髻上找到了那隻金叵羅，神武帝也不能就此問他的罪。後來祖珽任秘書丞，兼任舍人，事奉文襄帝。有一客商來，要賣一部《華林遍略》。文襄帝招集很多抄書手，一天一夜便抄了一部，把原本退還給那位客商説："我不要了。"祖珽却在《華林遍略》中抽出幾本拿到當鋪當了錢去賭博，文襄帝打了他四十棍。祖珽又同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人僞造晋州送來的信函，請給三千石糧食，代替功曹參軍趙彦深宣布神武帝的命令，把粟支給城局參軍。這事通過典籤高景略那兒，高

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爲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鋌，唯與喜二鋌，餘盡自入己。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諶、季璩等。叔諶以語楊愔，愔嚬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據法處絞，上尋捨之。又盜官《遍略》一部。事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雅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便爾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竄是常，但宣一命向秘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

景略懷疑其中肯定有詐，暗中詢問趙彥深，趙彥深回答說根本没有這事，因此受到審查，祖珽當即招供。神武帝大怒，判決鞭打祖珽兩百，發配造鎧甲的作坊，還要加上鐐銬，被盜取的糧食加倍償還。還未執刑，恰遇并州定國寺剛建成，神武帝對陳元康、温子昇説："先前撰寫的《芒山寺碑》碑文，當時號稱最妙，現在《定國寺碑》該讓誰來撰寫呢?"陳元康推薦祖珽有才學，并且懂鮮卑話。便把紙筆送到囚禁祖珽的地方，讓他撰寫。祖珽在兩天内寫成，文詞華美。神武帝因他寫得又好又快，特加寬恕，不再問罪，但還是免去他的官職，無職參議相府事。文襄帝繼任丞相後，任祖珽爲功曹參軍。後文襄帝遇害的時候，陳元康受重傷，請祖珽幫他寫封信，向家屬吩咐一些事，信中還説："祖喜那兒還有點東西，你們應早一點去向他要。"祖珽於是不把這封信交出去，把祖喜叫來，私下盤問，得二十五錠金子，他衹給祖喜留下兩錠，其餘的全部據爲己有。他還偷了陳元康家中幾千卷書。祖喜懷恨在心，便將這些事告訴了陳元康的弟弟陳叔諶、陳季璩等二人。陳叔諶把情况向楊愔講了，楊愔皺着眉頭回答説："這事説出去恐怕對死者也没有好處。"因此纔没鬧下去。文宣帝作丞相時，祖珽負責選十多個人作令史，都分别向他們索取賄賂，按照法律應處以絞刑，文宣帝不久又將他放了。祖珽又偷了公家一部《華林遍略》，這事被發覺後，文宣帝交給從事中郎王士雅審查，并給平陽公高淹寫了一封信，讓他逮捕祖珽，把他看押起來，不要讓他逃了。高淹派田曹參軍孫子寬去叫祖珽，祖珽接到命令，趁機溜走。黄門郎高德正爲留臺副職，他定計説："祖珽自己知道有罪，驚懼逃竄，是人之常情，衹需向秘書省再送去一道命令，説'接到并州的指令要三部《五經》，希望秘書丞親自檢核校對，督促儘快發書'，這樣，祖珽心中就會安定，夜裏當回到家中，然後乘其不備，前往捉捕。"祖珽果然像高德正謀劃的那樣，回到家中。傍晚，突然到他家捕捉，把祖珽捆綁起來送給廷尉。根據他犯的枉法之罪，應判處絞刑，文宣帝因祖珽曾服事前

朝，用委婉的語言暗示有關機構，讓特別放寬對祖珽的處罰，於是上奏朝廷，免除他的死刑，罷去一切官職。天保元年，又被徵召讓他隨駕，按被免除官職的舊例，到晉陽參見文宣帝。

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文宣帝雖嫌其數犯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爲割截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爲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爲章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啓，爲孝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

祖珽天性聰明，很多事很容易就能學會，各種技藝，他没有不留心的，除了寫一手好文章外，又擅長音樂律理，懂得四方少數民族語言及陰陽占卜，特别精通醫術。文宣帝雖討厭他多次犯法，但愛他的才技，命令他到中書省做事，掌管詔誥。祖珽送交了一份密狀，陳述中書侍郎陸元規的罪行，文宣帝命令裴英審問，陸元規在回答問題時冒犯了文宣帝，被發配到造鎧甲的作坊。任命祖珽爲尚藥丞，不久，升任典御。他又上奏，請製造胡桃油，又因私留公家物資，被免去官職。文宣帝每次見到他，都把他叫做賊。文宣帝逝世，朝廷將文宣帝時有勛勞的舊臣都授以官職，祖珽被任命爲章武太守。剛好碰上楊愔等被殺事件，祖珽没有到任，被任命爲著作郎。他多次遞交密信，受到孝昭帝的痛恨，命令中書省和門下省禁止呈交祖珽的奏文。

珽善爲胡桃油以塗畫，乃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是爲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江南使人來聘，爲中勞使。尋爲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於天保世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爲威宗景烈皇帝，以悦武成，從之。

祖珽善於製胡桃油以染畫，便把胡桃油獻給長廣王，趁機説"殿下骨相非凡，我曾夢見殿下乘龍上天"。長廣王對他説："如果真的如此，我會讓你老兄大富貴。"即皇帝位後，就是北齊武成皇帝，升任祖珽爲中書侍郎。武成帝在後花園讓祖珽彈奏琵琶，叫和士開跳胡人的舞蹈，每人賞賜織錦百段。和士開忌妒祖珽，讓他離京任安德太守，轉任齊郡太守，因母親年老請求回家奉養，武成帝答應了他的請求。剛好江南陳朝的使節來訪，讓祖珽接待陳朝使節。不久升任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管詔誥。當初，祖珽在乾明和皇建時，就知道武成帝暗中有奪取帝位的意圖，便投靠武成帝，想方設法向他表示敬意。武成帝在天保時期常遭文宣帝的指責，對文宣帝懷恨在心。祖珽這時迎合武成帝的心意，上書請求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帝，把高祖文宣皇帝的尊號改爲威宗景烈皇帝，以獲得武成帝的歡心，武成帝同意了他的請求。

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

當時皇后喜歡小兒子東平王高儼，想讓他

爲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宫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宫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此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按《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宫，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

繼承皇位，武成帝認爲當時爲太子的後主高緯地位正，年齡又最大，難以改變。祖珽私下對和士開說："你受到皇上的寵幸，自古以來没有人比得上，假如皇上一旦去世，你想得個怎樣的結果?"和士開便請他出主意。祖珽說："應當討皇上的喜歡，說文襄、文宣及孝昭帝的兒子都未能繼承帝位，現在應該讓皇太子早點即位，使君臣名分確定下來，如果事情辦成了，皇后和小皇帝都會感激你，這是一條萬全之策。你現在暫且旁敲側擊，讓皇上大致領會你的意見，我會在外上表論述此事。"和士開答應了他。由於天上有彗星出現，太史上奏說這是除舊布新的徵兆。祖珽於是上書，說："陛下雖然身爲天子，便還没有獲得最尊貴的地位。據《春秋元命苞》說：'乙酉年，革除舊政。'今年太歲星運行爲乙酉年，應當把帝位傳給太子，使君臣名分早日確立下來，并且能上應天象。"他還把魏獻文帝禪位給兒子的事迹寫出來呈上。武成帝采納了他的意見。因此任祖珽爲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很受親信寵愛。

既見重二宫，遂志於宰相。先與黄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彦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遥、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彦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毁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欲毁之意，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遥、彦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内外交通，共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歌謡。若爲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宫乎?"帝益怒，以刀環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

祖珽被中宫和東宫看重後，便立志要作宰相。他起先與黄門侍郎劉逖關係較好，於是列出侍中尚書令趙彦深和侍中左僕射元文遥及侍中和士開的罪狀，讓劉逖上奏給朝廷。劉逖膽怯不敢上奏，這事嚴重泄密，趙彦深等人搶先到武成帝那兒爲自己作了辯解。武成帝大怒，把祖珽抓來責問他說："你爲什麽要誹謗我的和士開?"祖珽於是厲聲說："臣下因爲士開的關係纔受到重用，本來没有誹謗他的想法，陛下現在既然問到我，我不敢不據實回答。和士開、元文遥、趙彦深等人專權，作威作福，控制朝廷，同吏部尚書尉瑾内外勾結，互相呼應，出賣官職，憑錢斷案，處理政事受賄，全國各地都有歌謡指斥他們。如果被有見地的人知道了，傳到四邊的鄰國知道如何處理！陛下還不留意，我擔心大齊的江山就要毁滅了。"武成帝說："你竟敢誹謗我!"祖珽說："我怎敢誹謗，袛是陛下强奪民女。"武成帝說："我因她們貧困飢餓，所以收養了她們。"祖珽說："爲何不打開糧倉賑濟她們，却買來要放入

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可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縱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傅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疏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於己及子，俱保休祚。蕞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恚，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爲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坑，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

後宮呢？”武成帝更加憤怒，拿刀環搗他的嘴巴，用皮鞭棍棒亂打，將把他抽打死。祖珽大叫着說：“陛下如果不殺我，將落個好名聲，如果把我殺了，我就會得個好名聲。如果想得好名聲，就不要殺我，我好給陛下配製金丹。”這纔將他稍加寬貸。祖珽又說：“陛下有個范增那樣的人却不能用，知道該如何做嗎？”武成帝又發怒說：“你把自己比作范增，難道認爲我是項羽！”祖珽說：“項羽本人别人又怎能趕得上，衹是他没受天命罷了。項羽是個平民，率領烏合之衆，五年中便建立起霸王之業。而陛下憑藉父親和兄長的資本，走到這一步，我認爲不應簡單地輕視項羽。我又豈止可和范增相比呢，即使是張良也比不上我。張良身爲太子的師傅，仍需通過四皓，方能决定漢的繼承人。我不是輔佐大臣，地位疏遠，但竭力盡忠，勸陛下傳位給太子，使陛下被尊爲太上皇，兒子登上帝位，無論父子，都獲得福慶。小小一個張良，怎值一提。”武成帝更加憤恨，命令用泥土塞住他的嘴，祖珽邊吐邊説，一點也不屈服。於是打了他兩百鞭子，發配到造甲的作坊。不久又流放到光州。光州刺史李祖勳對他很好。光州别駕張奉禮迎合朝廷大臣的意圖，上奏説：“祖珽雖是被流放的罪犯，但却經常與刺史平坐一起。”朝廷回答説：“把他關在牢裏。”張奉禮説：“所謂牢，就是地牢。”於是挖了一個深坑，把祖珽關在裏邊，嚴加看管，脚鐐手銬從未取下過，家屬和親戚都不准探望。晚上用蕪菁子做的燭照明，祖珽雙眼被烟火熏烤，由此失明。

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深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耶？”和士開亦以珽能决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猶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此人有大功，宜報重

武成帝逝世後，後主想起他，派人到光州任命他爲海州刺史。這時陸令萱在外干預朝廷，他的兒子穆提婆又受到後主的寵信。祖珽於是寫信給陸媼的弟弟陸悉達説：“趙彥深深謀遠慮，想像伊尹、霍光那樣輔佐，儀同你們姐弟怎能平安無事，爲什麽不早任用有才幹的人呢？”和士開也認爲祖珽能决斷大事，想依靠他出謀劃策，所以抛棄舊怨，毫無成見地待他。與陸媼對後主説：“文襄、文宣、昭成三位皇帝的兒子都未能作成皇帝，現在陛下之所以能登上帝位，確實因

恩。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真可憑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從之，入爲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媪出彥深，以珽爲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

祖珽的緣故。這個人立有大功，應報答他的大恩。祖孝徵思想行爲雖然輕浮，但奇謀妙計超人一等，遇到急事還真可以依靠。況且他雙目失明，一定不會有謀反的意圖，請把他召回來，向他問計。”後主聽從了。祖珽回京任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他又勸陸媪讓趙彥深出京到地方做官，自己爲侍中。他在晉陽的時候，又送密信請殺琅邪王。他的計策實現後，逐漸受到後主的信任寵信。

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媪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鄰居，大事修築，陸媪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遥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常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嘗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他國家事。”又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謡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謡云：“高山崩，槲樹舉，盲老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翁是臣”，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光反，遂滅其族。

太后被囚禁的時候，祖珽想尊陸媪爲皇太后，將北魏皇帝尊立皇太后的事迹撰成文章，向太姬講述，并對人說：“陸太姬雖說是個女人，確實是英雄豪傑，女媧以後，没有誰比得上她。”陸太姬也把祖珽稱爲國師、國寶。因此任命他爲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管撰寫史書的工作，封他爲燕郡公，享受太原郡幹祿，給雜役七十人。他家在義井坊，拆了鄰居的屋舍拓展地基，大力修建，陸媪親自前去巡視，威勢傾動朝廷和民間。斛律光極其討厭他，遠遠地看見他也會悄悄的駡他說：“這個搬弄是非四處乞求的家夥，不知又在打什麽主意！”他還經常對將領們說：“以前邊境有什麽情況，需要分派人馬，趙彥深尚書令有時還與我們這些人商量。盲人掌管國家機密以來，全不給我們講，惟恐把他的國家大事耽誤了。”他這些話祖珽聽了不少，便利用斛律光的女兒斛律皇后失寵的時機，把民間流傳的謡言說給後主聽，謡言說：“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祖珽讓他妻子的哥哥鄭道蓋把這句謡言上奏給後主，後主詢問祖珽，祖珽證明確有其事。并說還有謡言說：“高山崩，槲樹舉，盲老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祖珽還說：“盲老翁講的是我。”并聲稱自己與國家共憂患，勸後主作出裁决，而且說：“謡言中說的多事老母，好像講的是女侍中陸氏。”後主又就這些話詢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且讓高元海、段士良秘密商量，大家都不同意處理斛律光。祖珽又通過斛律光將軍府的參軍封士讓遞交密信，告發斛律光謀反，於是將斛律光一族人殺絶。

珽又附陸媪，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并云與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顔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太守，叔略南營州録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内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决政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

祖珽又依附陸媪，請讓他作領軍，後主答應了他。詔令實行覆奏制度，并要求侍中斛律孝卿簽名。斛律孝卿把這事暗中告訴了高元海，高元海對侯呂芬、穆提婆説："祖孝徵是個漢人，兩隻眼睛又看不見東西，怎麽能作領軍將軍呢。"第二天早上，高元海當面上奏後主，詳細陳述祖珽不宜當領軍將軍的理由，而且奏章中還寫到祖珽與廣寧王高孝珩交結，没有大臣的規矩。祖珽也請求面見後主，後主命令把他帶進宫來。祖珽爲自己辯解，并説自己與高元海平時就有仇怨，肯定是高元海説了他的壞話。後主懦弱，隱瞞不住，説："是的。"祖珽便陳述高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人拉幫結派。於是任尹子華爲仁州刺史，李叔元爲襄城郡太守，張叔略爲南營州録事參軍。陸媪又與祖珽相呼應，又把高元海貶爲鄭州刺史。祖珽從此獨掌機密大政，主管騎兵曹、外兵曹的各種事務。他的内外親戚，都得高官。後主也命令幾個寵信的宦官扶祖珽出入皇宫，每次祖珽戴着紗帽，直到宫中的長巷，進入萬春門後，徑直來到後主住的聖壽堂，經常與後主坐在一個榻子上討論決定政事，極受後主的信任和倚重，大臣們没有誰比得上他。

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内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并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章服并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群小輩，推誠朝廷，爲致治之方。陸媪、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賄，知其事連穆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媪。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爲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陸媪聞而懷怒，百方排毁，即出君瑜爲金紫光禄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

自從和士開執政後，政治敗壞，祖珽推崇那些名望高的人，他所任命的官員都很稱職，朝廷和民間都稱贊他治國有方。他又打算增加或廢除一些政事，清理官員。先上奏請求廢除京畿府，合并到領軍府，和百姓有關的事務，都移交郡縣處理。宿衛都督等官位名號恢復原官名，文武官員的禮服都按原樣。他又想罷免參政的宦官和那些投機鑽營的小人，要求官員都忠於朝廷，以此作爲實現國家安定的方略。陸媪、穆提婆與祖珽的意見很不相同。祖珽於是暗示御史中丞麗伯律，讓他彈劾主書王子冲收取賄賂，祖珽知道這事與穆提婆有關，想讓他牽連到這個貪污案中，希望他因此得罪，并想牽涉到陸媪。他還擔心後主寵愛這些親近的人，想依靠皇后家族的援助，便請求讓皇后的哥哥胡君瑜作侍中、中領軍，又召胡君瑜的哥哥梁州刺史胡君璧，打算讓他作御

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益以疏，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默不對，及三問，乃下床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爲善人，故舉之。比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知。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出敕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後主，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栢閣。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爲刺史。

史中丞。陸媪聽説後大怒，千方百計排斥詆毀他們，立即貶胡君瑜爲金紫光禄大夫，解除他中領軍的職務，胡君璧還鎮梁州。胡皇后遭到廢黜，與此也有很大關係。對王子冲不加追究。祖珽與後主的關係日益疏遠，加上宦官們一起説他的壞話，所有手段都用上了。後主向陸媪詢問她對祖珽的看法，陸媪憂傷地沉默不語，後主連問三次，陸媪纔下座拜伏在地説："老婢該死，我原先見和士開稱道祖孝徵博學多才，説他是個好人，所以推薦他。從最近來看，這是犯了大錯誤，一個人確實難看清楚。老婢該死。"後主命令韓長鸞對祖珽進行審查，得到祖珽詐傳後主敕令冒領賞賜等十餘件罪行。因爲後主先前曾對祖珽發過重誓，有罪不殺，便解除祖珽侍中、僕射等職，出任北徐州刺史。祖珽請求見後主一面，韓長鸞因爲一直對祖珽不滿，派人把他推到栢閣外。祖珽堅决請求面見後主，坐在地上不肯走。韓長鸞命令士兵把他拖出去，讓祖珽立在朝堂上，對他大加指責。祖珽出發以後，又命令人把他追回來，解除他開府儀同三司的官職和燕郡公的封爵，僅任北徐州刺史。

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關城門，守埤者皆令下城静坐，街巷禁斷行人，鷄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不測所以，疑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珽忽然令大叫，鼓噪聒天，賊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陣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録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盲，謂爲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没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戰且守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

祖珽到北徐州後，有陳軍前來侵犯，百姓大多反叛以響應陳軍。祖珽不關城門，命令護守矮墻的士兵都下來静坐，不准人在大街小巷行走，不讓鷄狗鳴叫。陳軍聽不到聲音，看不見人影，弄不清是怎麽回事，懷疑人都逃走了，留下一座空城，没有防守。祖珽突然命令城中的人擊鼓呼喊，響聲震天，敵軍大吃一驚，立即離散逃跑。後敵軍又排開陣勢攻城，祖珽騎馬走出城門，命令録事參軍王君植統領兵馬，他自己也親自到戰場。敵軍事先聽説他是個瞎子，認爲他不會抵抗。忽然看見他親臨戰陣，彎弓射箭，大家都感到驚奇，因害怕而退。當時穆提婆對他還是很恨，想讓敵軍把城攻下，把祖珽捉走，雖然知道情况危急，却不派援軍。祖珽指揮軍隊一邊作戰，一邊守城，堅持了十多天，敵軍竟自逃走，城終於保全。祖珽後死於北徐州。

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諸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

兒子君信，廣泛閲讀典籍和史書，多通各種技藝。官位兼任通直散騎常侍，出使陳國的副

郎。珽出，亦見廢免。

使，中書郎。祖珽外貶，他也被免職。

祖君彥

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

君信弟君彥，身材短小，不善言辭，没有才學。隋大業年間，官至東平郡書佐。郡被翟讓攻陷，被李密所得，李密很禮遇他，任用爲記室，軍書羽檄都出自他手。李密失敗，被王世充殺害。

祖孝隱

珽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亦機警有辯，兼解音律。魏末爲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并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

祖珽弟孝隱，也有文學才華，早年知名。詞章雖然不及其兄，也機警有辯才，兼通音律。魏末任散騎常侍，迎候梁的使節。當時徐君房、庾信前來通好，名譽很高，魏朝聽説後很重視他們，接待的人多取當時優秀的人才，盧元景等人都降階代理官職，交替侍奉賓客。孝隱年少而在其中，人們談論中稱贊他。

祖茂

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重。大寧中，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爲奏官，茂乃逃去。

孝隱堂弟祖茂，很有文辭情調，然而嗜酒性情輕率，不被時人看重。大寧年間，因爲懂經學爲本鄉推薦，任給事，以病辭絶，不再作官。祖珽受委托，所以讓白祖茂，祖茂不得已，暫時來投奔他。祖珽想爲他奏請官職，祖茂就逃走。

祖崇儒

珽族弟崇儒，涉學有辭藻，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司州别駕、通直常侍。入周，爲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祖珽同族弟崇儒，廣泛學習有文采，年少以辦事才幹知名。武平末年，任司州别駕、通直常侍。到北周，任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年，在宕州長史的官位上去世。

北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二

尉瑾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尉瑾

尉瑾，字安仁。父慶賓，爲魏肆州刺史。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取其外生皮氏女，由此擢拜中書舍人。既是子如姻戚，數往參詣，因與先達名輩微相款狎。世宗入朝，因命瑾在鄴北宮共高德正典機密。肅宗輔政，累遷吏部尚書。世祖踐祚，趙彥深本子如賓僚，元文遙、和士開并帝鄉故舊，共相薦達，任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秘密，由是朝之幾事，頗亦預聞。尋兼右僕射，攝選，未幾即真。病卒。世祖方在三臺飲酒，文遙奏聞，遂命徹樂罷飲。

尉瑾，字安仁。父親尉慶賓，是魏肆州刺史。尉瑾年少時很聰明，好學向善。升官至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的時候，尉瑾娶了他的外甥皮家的女兒，因此被擢拔爲中書舍人。成了子如的姻親後，多次去拜見他，由此逐漸和一批名流顯貴來往。世宗入朝後，就命尉瑾在鄴都北宮和高德正一起掌管機密大事。肅宗輔佐朝政時，多次升遷任吏部尚書。世祖登基，趙彥深本來是子如的幕僚，元文遙、和士開都是皇上在家鄉時的朋友，大家互相引薦，都做了大官，尉瑾更加受到重用。吏部本來是選拔考核官員的機構，涉及許多機密，從此朝中一些隱秘大事，很多都能參與。不久兼任右僕射，幫助選拔官員，很快就得以正式任命，後來因病去世。當時世祖正在三臺喝酒，元文遙報告了尉瑾去世的消息，世祖隨即命人停止歌舞撤去了酒宴。

瑾外雖通顯，內闕風訓，閨門穢雜，爲世所鄙。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別之。及官高任重，便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即瞋詈，不可諮承。既居大選，彌自驕狠。子德載嗣。

雖然尉瑾在官場上地位顯達，但家中却缺少教養，內室污穢淫亂，受到世人的鄙視。但他却能禮賢下士，意圖交結名流，却又不加區別。等他做了大官，手握重權，脾氣也變得極其暴躁，尚書省內討論事情的官員，如果違背了他的意願就瞪眼大罵，不能繼續商討下去。掌握了銓選官吏的大權後，更加驕橫狠毒。兒子尉德載繼嗣。

馮子琮

馮子琮，信都人，北燕主馮跋之後也。父靈紹，度支郎中。子琮性聰敏，涉獵書傳，爲肅宗除領軍府法

馮子琮，信都人，是北燕國君馮跋的後代。他的父親馮靈紹，曾爲度支郎中。子琮本性聰敏，博覽群書，被肅宗任命爲領軍府法曹，主管

曹，典機密，攝庫部。肅宗曾閲簿領，試令口陳，子琮暗對，無有遺失。子琮妻，胡皇后妹也。遷殿中郎，加東宫管記。又奉别詔，令共胡長粲輔導太子，轉庶子。

機密，同時協助管理庫部。有一次肅宗檢查記事的文書，試着讓子琮口頭陳述，他都能背着回答上來，没有任何遺漏。子琮的妻子是胡皇后的妹妹。後來升任殿中郎，加授東宫管記。又奉另外的詔書，命他和胡長粲共同輔導太子，改任庶子。

天統元年，世祖禪位後主。世祖御正殿，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除給事黄門侍郎，領主衣都統。世祖在晉陽，既居舊殿，少帝未有别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宫。宫成，世祖親自巡幸，怪其不甚宏麗。子琮對曰："至尊幼年，纂承大業，欲令敦行節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過復崇峻。"世祖稱善。

天統元年，世祖禪位給後主。世祖來到正殿上，對子琮説："年少的國君周圍應該有正直的大臣輔佐，因爲你心地正直，所以今天我把國事托付給你。"任他爲給事黄門侍郎，領主衣都統。世祖在晉陽，仍然住在以前的宫殿，後主没有另外的住所，就命子琮監造大明宫。建成後，世祖親自來巡視，責怪修造得不够宏偉壯麗。他回答説："皇上年紀幼小，承襲了君位，希望能督促他行爲節儉來昭示給别的國家。况且這座宫殿北面和您的住所相連，也不應該過分高大雄偉。"世祖對他的回答很贊賞。

及世祖崩，僕射和士開先恒侍疾，秘喪三日不發。子琮問士開不發喪之意。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并秘喪不舉，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意欲普追集凉風堂，然後與公詳議。時太尉録尚書事趙郡王叡先恒居内，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臨淮王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之權，因答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傳位，群臣富貴者皆是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内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已下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宫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於是乃發喪。

僕射和士開原先一直侍候世祖的病情，世祖去世後，連續三天秘不發喪。子琮問和士開這樣做的原因。和士開引證神武帝、文襄帝去世時秘不發喪的舊例，認爲皇帝年紀幼小，恐怕王公貴族會有篡奪帝位之心，想把貴族大臣都召集到凉風堂，再和他們詳細商議。當時太尉録尚書事趙郡王高叡原先也一直住在宫内，參預謀劃宫内事務，子琮平時知道和士開很顧忌高叡和領軍臨淮王婁定遠，恐怕和士開會假托皇帝的遺詔，讓高叡就任外職，奪取婁定遠的職權，便回答説："剛去世的世祖皇帝，是神武帝的兒子，現在的皇帝又是先皇傳位的，群臣的富貴都是出自皇上父子的恩德，衹要你不改變大臣的權力地位，王公以下的人一定不會有什麽别的奢求。時代不同事情也發生了變化，過去的朝代不能和現在相比。况且你已經不出宫門幾天了，皇上去世的事，到處都在傳揚，長時間不發喪，恐怕會有别的變故。"於是發布皇上去世的消息。

元文遥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奬成太后干政，説趙郡王及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即令之任。子琮除州，非後主本意，中旨殷勤，特給後部鼓

元文遥因爲子琮是太后的妹夫，擔心他會協助太后干預朝政，就勸説高叡與和士開使子琮離開京城，任命他爲鄭州刺史，并且命他立即赴任。子琮出任刺史，并非是後主的本意，詔旨下

吹，加兵五十人，并聽將物度關至州。未幾，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爲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吏部尚書。其妻恃親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多少，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俄遷尚書右僕射，仍攝選。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托，卑辭曲躬，事事諮禀。士開弟休與盧氏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僚不異。是時内官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既恃内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琅邪王儼殺士開，子琮與其事。就内省絞殺之。子琮微有識鑒，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以爲深交；縱其子弟，官位不依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日便驗。子慈正。

達後皇上很眷顧他，特地賜給後部鼓吹，增派五十名士兵，并且聽任他帶着東西通過關卡上任。不久，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的大女兒爲妃子，子琮因而請假來到鄴都，於是被任命爲吏部尚書。子琮的妻子倚仗是太后的妹妹而放縱，公然請托，接受賄賂，太守和縣令的任命，先要確定財帛的多少，然後纔上奏給皇上。所奏之事，都能允准。子琮對妻子行爲也不加禁止。不久升任尚書右僕射，代爲選拔官吏。和士開任要職很長時間，子琮一直依附他，卑躬曲膝，凡事都要禀報。士開的弟弟士休和盧氏結婚時，子琮到處檢查奔走，與士開的幕僚没什麼兩樣。當時内官的任命都是由士開啓奏皇上，而子琮依仗自己是皇親并且兼選官吏，就自己獨攬大權，和和士開産生矛盾。琅邪王高儼殺士開時，子琮也參預其事。在内省把他絞死。子琮稍微有點識别人才的能力，等他地位日漸尊貴，完全改變了過去的心志，提拔一些不正之人，把他們當作深交。放縱子弟，授予官職也不依照正常秩序，而且專門和上層人物締結婚姻關係，照例許給他們官位，十來天就可以實現。他的兒子馮慈正。

赫連子悦

赫連子悦，字士欣，勃勃之後也。魏永安初，以軍功爲濟州别駕。及高祖起義，侯景爲刺史，景本尒朱心腹，子悦勸景起義，景從之。除林慮守。世宗往晋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悦答云："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遥遠，山嶺重叠，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子悦答云："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心。"世宗云："卿能如此，甚善，甚善。"仍敕依事施行。在郡滿，更徵爲臨漳令。後除鄭州刺史，于時新經河清大水，民多逃散，子悦親加恤隱，户口益增，治爲天下之最。入爲都官尚書，鄭州民八百餘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後以本官兼吏部。子

赫連子悦，字士欣，是勃勃的後代。魏永安初年，因軍功被任命爲濟州别駕。高祖起兵時，侯景爲刺史。侯景本來是尒朱榮的心腹，子悦勸説侯景起兵，侯景聽從了他的建議。子悦被任命爲林慮太守。世宗去晋陽，路上經過這裏，問他有什麼不便之處。子悦回答説："臨水、武安兩個縣離郡城很遠，山嶺重重，坐車步行都很難走，如果劃歸到魏郡，不僅道路平坦而且近便。"世宗笑着説："你衹知道要方便百姓，不知道自己的地盤减少。"他回答説："我所陳述的都是從百姓的疾苦出發，不敢因爲貪圖私利而違背自己的良心。"世宗説："你能做到這一點，很好，很好。"於是下令按子悦的意見執行。在郡任期滿後又被徵召爲臨漳縣令，以後又任命爲鄭州刺史。當時鄭州剛剛經歷了河清年間的大水，很多人都逃散了，子悦親自去慰問撫恤他們，使得户口比原來有了增加，鄭州被治理的成爲當時

悅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既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卒。

最好的地方。被召入朝廷任都官尚書時，鄭州百姓八百多人請求爲他樹碑頌德，朝廷下詔同意請求。後來又以都官尚書兼管吏部。子悅做官清廉勤謹自我約束，但没有治國之術，也没有什麽風度，如何鑒别人才，他也不内行，一旦做了銓選人才的首席官，招來許多人的非議，所以又改任爲太常卿，一直到去世。

唐邕

唐邕，字道和，太原晋陽人，其先自晋昌徙焉。父靈芝，魏壽陽令。邕少明敏，有治世才具。太昌初，或薦於高祖，命其直外兵曹，典執文帳。

唐邕，字道和，太原晋陽人，他的祖先從晋昌遷到這裏。父親唐靈芝，是魏壽陽縣令。唐邕小時候就聰明，有治理天下的才幹。太昌初年，有人把他推薦給高祖，命他在外兵曹任職，負責公文案卷。

邕善書計，强記默識，以幹濟見知，擢爲世宗大將軍府參軍。及世宗崩，事出倉卒，顯祖部分將士，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顯祖甚重之。顯祖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識悟閑明，承受敏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效由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閲，雖三五千人，邕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嘗謬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爲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是日，顯祖親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啓太后云："唐邕强幹，一人當千。"仍别賜錦綵錢帛。邕非唯强濟明辨，然亦善揣上意，進取多途，是以恩寵日隆，委任彌重。顯祖又嘗對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强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之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弊。"十年，從幸晋陽，除兼給事黄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顯祖嘗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

唐邕擅長文字和計算，記憶力很强，因爲才能出衆受到賞識，被擢拔爲世宗大將軍府參軍。世宗去世時，事出倉猝，顯祖指揮分派將士，鎮定四方，夜裏把唐邕召去調配各方面事宜，片刻之間就已安排停當，顯祖很倚重他。顯祖連年出塞，必定要唐邕陪同，專門掌管軍中機密。見識清楚，領會迅速，從督將以下，軍卒以上，他們的功績緣由，無不熟悉，顯祖每一次詢問，都能立即回答。在顯祖面前考察官員情況，即使有三五千人，唐邕也不用拿名册，憑記憶唱名，從來也没出過差錯。太昌七年，顯祖在羊汾堤講習武事，命唐邕爲諸軍指揮。完畢後，又命他做了飲宴習射的監禮官。這一天，顯祖親自拉着唐邕的手，帶他來到太后跟前，坐在丞相斛律金的上位，對太后説："唐邕精明强幹，一人可以抵得上一千人。"於是另外賜給他彩緞錢帛。唐邕不僅辦事幹練明辨，而且善於揣摩皇上的心思，多方博取皇上的歡心，因此皇上對他的恩寵日增一日，委任職權越來越大。顯祖曾經當着他的面對太后説："唐邕頭腦清楚記憶力强，每逢有什麽軍機大事，手上一面寫文書，嘴裏處理事務，耳朵還聽着别人的報告，實在是奇才。"一天之中，賞賜給他六次東西。又曾解下自己穿的青鼠裘皮大衣賜給唐邕，説："我的意思是車馬衣裘這些東西，可以和大臣一起來享用。"太昌十年，隨從顯祖到晋陽，兼任給事黄門侍郎，同時領中書

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其見重如此。其後語邕曰：“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彥更求一人堪代卿者，遵彥云比遍訪文武，如卿之徒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此意。卿宜勉之。”顯祖或時切責侍臣不稱旨者：“觀卿等舉措，不中與唐邕作奴。”其見賞遇多此類。

舍人。顯祖曾經登上童子佛寺，望着并州城說：“這是什麼樣的城池？”左右有人說：“這是一座固若金湯、物産豐富的城池。”皇上說：“我却認爲唐邕纔是座金城，而這座城却不是。”唐邕就是這樣被皇上看重。後來皇上又對他說：“你爲國家操勞很多年了，本來想讓你到外地去做官。也曾經多次命楊遵彥另外找一人代替你，但他說，近來在文武官員中普遍查詢了一次，像你這樣的實在找不出第二人，所以就打消了這念頭，你就努力地幹吧。”顯祖有時斥責那些不稱職的侍臣，說：“看你們的所作所爲，連給唐邕做奴才都不合格。”唐邕經常像這樣受到皇上的嘉獎。

肅宗作相，除黄門侍郎。於華林園射，特賜金帶寶器服玩雜物五百種。天統初，除侍中、并州大中正，又拜護軍，餘如故。邕以軍民教習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别三圍，以爲人馬疲敝，奏請每月兩圍。世祖從之。後出爲趙州刺史，餘官如故。世祖謂邕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作州者，以卿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追卿。”還右僕射，又遷尚書令，封晉昌王，録尚書事。屬周師來寇，丞相高阿那肱率兵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因此有隙。肱譖之，遣侍中斛律孝卿宣旨責讓，留身禁止，尋釋之。車駕將幸晉陽，敕孝卿總知騎兵度支，事多自决，不相詢禀。邕自恃從霸朝以來常典樞要，歷事六帝，恩遇甚重，一旦爲孝卿所輕，負氣鬱快，形於辭色。帝平陽敗後，狼狽還鄴都。邕懼那肱譖之，恨斛律孝卿輕己，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崇樹安德王爲帝。信宿城陷，邕遂降周，依例授儀同大將軍。卒於鳳州刺史。

肅宗作丞相時，唐邕任黄門侍郎。在華林園習射時，特别賞給他金帶、寶器及各種穿用玩賞的雜物五百種。天統初年，任侍中、并州大中正，又封爲護軍，其他職位不變。按照過去的慣例軍民要演習田獵，每年十二個月，每月圍獵三次，唐邕認爲這樣搞得人馬疲困，就奏明皇上，請求改爲每月兩次。世祖聽從了他的建議。後來唐邕出任趙州刺史，其他官職不變。世祖對他說：“朝中大臣没有以侍中、護軍、中正做州刺史的，僅因爲你的緣故纔有這事。給你一百多天的時間去休息，到了秋天再徵召你回來。”升任爲右僕射，改爲尚書令，封晉昌王，總領尚書事。北周軍入侵，丞相高阿那肱率領軍隊增援，唐邕調派人馬没有完全聽從，於是産生矛盾，高阿那肱陷害唐邕，派侍中斛律孝卿宣讀皇上的詔書指責他，把他拘留起來，不久又把他釋放。皇上要到晉陽去，命斛律孝卿總管騎兵的規劃籌備，而孝卿自己獨斷專行，從來不詢問唐邕，而唐邕也依仗自己從入朝以來一直掌管機要，事奉六位皇帝，很受皇上恩寵，如今却被孝卿輕視，心中氣憤鬱悶，常常在神情言談中表現出來。皇上在平陽戰敗後，狼狽地返回鄴都。唐邕害怕高阿那肱陷害自己，又恨斛律孝卿輕視自己，就留在了晉陽，和莫多婁敬顯等人推舉安德王爲帝。第二天，晉陽城陷落，他就投降了北周。按例被任爲儀同大將軍，死時官任鳳州刺史。

邕性識明敏，通解時事，齊氏一

唐邕本性聰明，熟悉時事，在北齊掌管軍事

代，典執兵機。凡是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强弱多少，番代往還，及器械精粗、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度支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越覽詞牒，條數甚多，俱爲憲臺及左丞彈糾，并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并爲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二十。齊時宰相未有撾撻朝士者，至是甚駭物聽。

機要。凡是涉及全國的兵力部署，戰鬥力强弱、軍隊數量多少、將領的輪换、武器的精粗和儲糧的虛實，都非常用心地承辦，都瞭如指掌。自從大寧以來，奢侈浪費，到了武平末年，國家的府庫漸漸空虛。唐邕籌劃取捨，對國家財政大有裨益。但是他一天天受到皇上的恩寵，心氣也一天天大。常常没有經過正常部門的陳訴，就越級管覽公文，而且次數很多，受到御史和左丞的彈劾，但皇上都赦免了他的罪過。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因爲徵收官錢違反了規定，被唐邕各打了脊杖二十下。北齊宰相從没有杖擊朝中大臣的，這件事在衆人看來實屬駭人聽聞。

邕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順、戎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

唐邕有三子，長子明君，官至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年，死於應州刺史任上。次子君徹，官至中書舍人。隋朝任順州、戎州刺史，大業年間，官至武賁郎將去世。小兒子君德，因爲唐邕降北周被殺。

齊朝因高祖作相，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天保受禪，諸司監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治，謂之外兵省、騎兵省。其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爲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高祖作丞相時，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别負責軍隊和戰馬。因爲這個原因，到天保年間，高祖接受禪位，其他部門都劃歸尚書省，衹有這兩個機構并不廢除，命唐邕、白建管理，稱作外兵省、騎兵省。此後唐邕、白建地位、名望越來越高，就各自作了省主，命中書舍人分别負責二省事務，所以當世并稱唐、白。

白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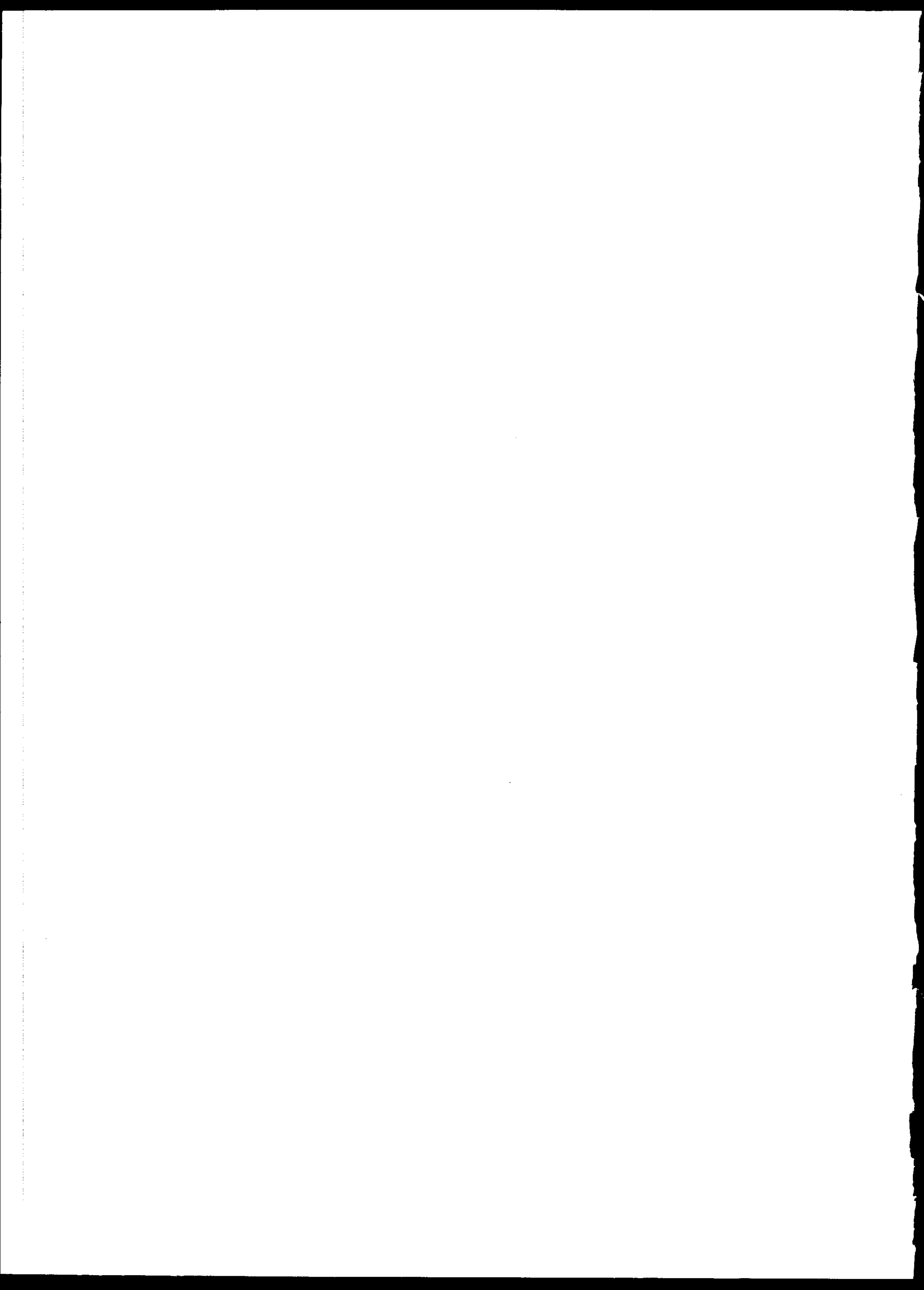
白建，字彦舉，太原陽邑人也。初入大丞相府騎兵曹，典執文帳，明解書計，爲同局所推。天保十年，兼中書舍人。肅宗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栢谷中避賊，經二十餘日。賊退後，敕建就彼檢校，續使人詣建間領馬，送定州付民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遂違敕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啓知，敕許焉。戎乘無損，建有力焉。武平末，歷特進、侍中、中書令。

白建，字彦舉，太原陽邑人。起初爲大丞相府騎兵曹，管理公文案卷，精通文字和籌算，受到同事的推崇。天保十年，兼中書舍人。肅宗輔政時，任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三年，突厥入侵，代州、忻州牧養的都是小馬，總數有幾萬匹，爲避免被突厥搶走，放在五臺山北部的栢谷中躲藏了二十幾天。突厥退走後，朝廷派白建去檢查，接着又派人到他那裏領取馬匹，準備送到定州由百姓喂養。白建看到馬匹長時間草料不足，非常瘦弱，恐怕長途運送會造成損失，就違反命令自己見機行事，就近分散給士兵喂養。奏明皇上後得到了允許。這批軍馬没有受到損失，白建有很大的功勞。武平末年，歷任特進、侍

中、中書令等職銜。

建雖無他才，勤於在公，屬王業始基，戎寄爲重，建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晉陽，國之下都，每年臨幸，徵詔差科，責成州郡。本藩僚佐爰及守宰，諮承陳請，趨走無暇。諸子幼稚，俱爲州郡主簿，新君選補，必先召辟。男婚女嫁，皆得勝流。當世以爲榮寵之極。武平七年卒。

白建雖然没有什麼别的才能，但處理公事很勤奮，國家剛剛建立，一切以軍旅之事爲重，他和唐邕都是由於掌握軍權而身登高位的。晉陽，是北齊的陪都，皇上每年都要去，徵召官吏、科派勞役，都由他負責督促檢查。他手下的僚佐以及太守縣令，紛紛前來請示，没有一點空閑時間。他的幾個兒子年紀很小就做了州郡的主簿，新皇帝挑選補充官員，必定先從他的兒子中選用。兒女嫁娶的，都是當世名流。當時的人們以爲榮耀到極點。武平七年去世。



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傅伏　高保寧

暴顯

暴顯，字思祖，魏郡斥邱人也。祖喟，魏琅邪太守、朔州刺史，因家邊朔。父誕，魏恒州刺史、左衛將軍，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有好相表，大必爲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僧，莫知所去。

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曾從魏孝莊帝出獵，一日之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孝昌二年，除羽林監。中興元年，除襄威將軍、晋州車騎府長史。後從高祖於信都舉義，授中堅將軍、散騎侍郎、帳内大都督，加安東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屯留縣開國侯。天平二年，除渤海郡守。元象元年，除雲州大中正，兼武衛將軍，加鎮東將軍。二年，除北徐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從高祖與西師戰於邙山，高祖令顯守河橋鎮，據中潬城。武定二年，除征南將軍、廣州刺史。侯景反於河南，爲景所攻，顯率左右二十餘騎突出賊營，拔難歸國。時高岳、慕容紹宗等討景，即配顯士馬，隨岳等破景於渦陽。武定六年，拜太府卿。從世宗平王思政於潁川，授潁州刺史。七年，轉鄭州刺史。八年，加驃

暴顯，字思祖，魏郡斥邱人。祖父暴喟，任魏琅邪太守、朔州刺史，於是定居在北方邊地。父親暴誕，任魏恒州刺史、左衛將軍，封爲樂安公。暴顯小時候，遇見一僧人指着他説："這孩子有一副好相貌，長大後一定會成爲優秀的將軍，成爲異常顯貴的重臣。"説完僧人即不見，不知去向。

暴顯年少時就從軍，擅長騎馬射箭。曾隨魏孝莊帝出外打獵，一天之中親手捉獲飛禽野獸七十三隻。孝昌二年，任羽林監。中興元年，任襄威將軍、晋州車騎府長史。後來隨高祖在信都起兵，被授爲中堅將軍、散騎侍郎、帳内大都督，加安東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屯留縣開國侯。天平二年，任渤海郡太守。元象元年，任雲州大中正，兼武衛將軍，加鎮東將軍。二年，任北徐州刺史、當州大都督。追隨高祖和西軍在邙山大戰，高祖命他防守河橋鎮，在中潬城據守。武定二年，任征南將軍、廣州刺史。侯景在黄河以南謀反，暴顯受到他的進攻。暴顯率領手下二十多名騎兵突破敵營，脱離險境回到國内。當時高岳、慕容紹宗等人正要討伐侯景，就爲他配備了軍隊馬匹，隨高岳等人在渦陽擊破了侯景的人馬。武定六年，授爲太府卿。隨世宗在潁川平定了王思政，授爲潁州刺史。武定七年，改任鄭州刺史。八年，加驃騎將軍，由侯爵晋升爲公爵，連同以前的食邑共有一千三百户。天保元年，加

騎將軍，進侯爲公，通前食邑一千三百户。天保元年，加衛大將軍，刺史如故。三年，與清河王高岳襲歷陽，取之。爲贓貨，解鄭州，大理禁止。處斷未訖，爲合肥被圍，遣與步汗薩、慕容儼等同攻梁北徐州。擒刺史王强。與梁秦州刺史嚴超達戰於涇城，破之。五年，授儀同三司。其年，又與高岳南臨漢水，攻下梁西楚州，獲刺史許法光。于時梁將蕭循與侯瑱等圍慕容儼於郢州，復以顯爲水軍大都督，從瀍口入江救之。師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賞帛五百匹。十年，食幽州范陽郡幹。乾明元年，除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轉封樂安郡開國公。二年，除趙州刺史。河清元年，遷洛州刺史。二年，復除朔州刺史，秩滿歸。天統元年，加特進、驃騎大將軍，封定陽王。四年卒，年六十六。

封大將軍，刺史職位不變。三年，與清河王高岳攻取歷陽，繳獲一批財物，非法押送到鄭州，被大理寺禁止。這件事還没有處理完，由於合肥被圍困，暴顯受命和步汗薩、慕容儼等人一起進攻南梁的北徐州，擒獲刺史王强。與梁秦州刺史嚴超達在涇城作戰，打敗梁軍。天保五年，授儀同三司。就在這一年，又同高岳在漢水以北攻占南梁的西楚州，活捉刺史許法光。此時梁大將蕭循和侯瑱等在郢州包圍了慕容儼，朝廷又任命暴顯爲水軍大都督，從瀍口進入長江救援。軍隊班師後，加開府儀同三司，賞賜絲綢五百匹。天保十年，享受幽州范陽郡的幹禄。乾明元年，任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改封樂安郡開國公。二年，任趙州刺史。河清元年，改洛州刺史。二年，又任朔州刺史，任期滿後回到朝中。天統元年，加特進、驃騎大將軍，封定陽王。天統四年去世，享年六十六歲。

皮景和　皮信　皮宿達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事。正光中，因使懷朔，遇世亂，因家廣寧之石門縣。

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高祖，後補親信副都督。武定二年，征步落稽。世宗疑賊有伏兵，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中，值賊百餘人，便共格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高祖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而獲之，深見嗟賞，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假節、通州刺史，封永寧縣開國子。後從襲庫莫奚，加左右大都督。又從度黄龍，征契丹，定稽胡。尋從討茹茹主菴羅辰於陘北，又從平茹茹餘燼。景和趫捷，有武用，每有戰功。十年，食安樂郡幹。乾明元年，除武衛將軍，兼給事黄門

皮景和，琅邪郡下邳人。父親皮慶賓任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事。正光年間，皮慶賓出使懷朔，遇上世道大亂，於是把家遷到廣寧郡的石門縣。

皮景和小時候就聰敏，擅長騎馬射箭，開始以親信事奉高祖，後來被補爲親信副都督。武定二年，征討步落稽，世宗懷疑對方有伏兵，就命景和率領五六名騎兵深入山谷中，遇到敵兵一百多人，就和他們格鬥。景和一人射死了幾十人，都是應弦而倒。高祖曾命他射一野猪，一箭就將猪射倒，大受贊賞，被任命爲庫直正都督。天保初年，授假節、通州刺史，封永寧縣開國子。後來隨從攻打庫莫奚，又加左右大都督。又隨從經過黄龍，征討契丹，平定稽胡。不久參與在陘北征伐茹茹族首領菴羅辰，并參加平定了茹茹餘部。景和矯健敏捷，有軍事才能，因此常有戰功。天保十年，享受安樂郡幹禄。乾明元年，任武衛將軍，兼給事黄門侍郎。肅宗爲丞相，以本

侍郎。肅宗作相，以本官攝大丞相府從事中郎。大寧元年，除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衛大將軍，尋加開府。二年，出爲梁州刺史。三年，突厥圍逼晋陽，令景和馳驛赴京，督領後軍赴并州，未到間，賊已退。仍除領左右大將軍，食齊郡幹，又除并省五兵尚書。天統元年，遷殿中尚書。二年，除侍中。	官職兼大丞相府從事中郎。大寧元年，任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衛大將軍，不久加開府。二年，出任梁州刺史。三年，突厥人圍逼晋陽，朝廷命景和從驛道兼程趕回京城，率領後軍開赴并州。没有到達，突厥人就已經退兵。景和領左右大將軍，享受齊郡幹禄。又任命爲并州省五兵尚書。天統元年，升任殿中尚書。二年，任侍中。
景和於武職之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均平，故頻有美授。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黄門等監治，恒令景和按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	景和任武職，又兼長吏事，而且秉性公平，因此常授以美職。北齊北周兩國關係和好後，使節來往，朝廷常派他去接待。他與使者習射，常常百發百中，很受推崇。武平年間，訴訟案件都交給中黄門督察，常令景和加以審查核實，他執法公正，從此就没有了曲解法律、濫施刑法的事。
後除特進、中領軍，封廣漢郡開國公。又隨斛律光率衆西討，剋姚襄、白亭二城，别封永寧郡開國公。又除領軍將軍。又從軍拔宜陽城，封開封郡開國公。琅邪王之殺和士開也，兵指西闕，内外惶惑，莫知所爲。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趙州刺史。尋遷河南行臺尚書右僕射、洛州刺史。	後來景和被授封爲特進、中領軍，封廣漢郡開國公。又隨斛律光西征，攻克姚襄、白亭兩地，封爲永寧郡開國公。又任領軍將軍。曾隨軍攻克宜陽城，封開封郡開國公。琅邪王殺了和士開，領兵威脅皇城，内外惶恐，不知所措，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親自發布命令。事情平定後，被任命爲尚書右僕射、趙州刺史。不久升任黄河以南行臺尚書右僕射、洛州刺史。
陳將吴明徹寇淮南，令景和率衆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轉食高陽郡幹。軍至柤口，值土人陳暄等作亂，景和平之。又有陽平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麵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爲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爲逆亂，謀泄，掩討漏逸。乃潛渡河，聚衆數千，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又欲襲西兖州城。景和自南兖州遣騎數百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生擒子饒，送京師烹之。及吴明徹圍壽陽，敕令景和與賀拔伏恩等赴救。景和以尉破胡軍始喪敗，怯懦不敢	陳大將吴明徹入侵淮南，朝廷命景和領兵抗擊，任命他爲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改享高陽郡幹禄。軍隊來到柤口，正遇上當地人陳暄等作亂，景和平定了他們。又有陽平人鄭子饒，謊稱皈依佛教，設立齋會，使用的米麵不多，但受供養的却很廣。他先把餅食藏在地下，供養時再逐漸取出來，一些愚昧的鄉民還以爲是出於神人的幫助，魏、衛兩州的百姓十分迷信他。鄭子饒想要叛亂，但陰謀泄露，朝廷去捉拿時他逃脱了。他暗中偷渡黄河，聚集了幾千人，自號長樂王，攻占了乘氏縣，又計劃偷襲西兖州城。景和在南兖州派遣幾百名騎兵打敗叛軍，斬殺兩千多人，活捉了鄭子饒，押送到京城烹殺。吴明徹圍攻壽陽，皇上命令景和與賀拔伏恩等人領軍救

進，頓兵淮口，頻有敕使催促，然始渡淮。屬壽陽已陷，狼狽北還，器械軍資，大致遺失。陳將蕭摩訶率步騎於淮北倉陵城截之，景和得整旅逆戰，摩訶退歸。是時拒吴明徹者多致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由是獲賞，除尚書令，别封西河郡開國公，賜錢二十萬，酒米十車。時陳人聲將渡淮，令景和停軍西兗州，爲拒守節度。武平六年病卒，年五十五。贈侍中、使持節、都督定恒朔幽安平六州諸軍事、太尉公、録尚書事、定州刺史。

長子信，機悟有風神，微涉書傳。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於勛貴子弟之中，稱其識鑒。於并州降周軍，授上開府、軍正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

少子宿達，武平末太子齋帥，有才藻檢行。開皇中，通事舍人。丁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絶，久而獲蘇，不能下食，三日致死。

援。景和因爲尉破胡的軍隊剛剛被擊敗而怯懦不敢進兵，屯兵在淮口，朝廷屢次派人催促，纔渡過了淮河。此時壽陽城已經被攻陷，衹好狼狽撤回，軍用物資和器械大多遺失。陳將蕭摩訶率領步兵、騎兵在淮河以北的倉陵城截擊齊軍。景和整頓軍隊迎戰，蕭摩訶退回。當時抗擊吴明徹的軍隊大都潰不成軍，衹有景和的人馬没有受到損失，因而受到獎賞，任命爲尚書令，另封西河郡開國公，賞錢二十萬，十車美酒和大米。陳人聲言要渡過淮河進犯，朝廷命令景和駐軍西兗州部署防衛。武平六年因病去世，時年五十五歲。追封侍中、使持節、都督定恒朔幽安平六州諸軍事、太尉公、録尚書事、定州刺史。

長子皮信聰明有神采風度，稍微讀了些書。武平末年任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當時的貴族子弟，稱贊他能賞識人才，辨别是非。在并州降周軍，授上開府、軍正大夫。隋開皇年間，死於洮州刺史任上。

小兒子皮宿達，武平末年任太子齋宫的禁衛長，有才思操守。開皇年間任通事舍人。爲母親守喪，服喪未滿提前徵召，趕赴京城前，辭别靈位時慟哭昏迷，好久纔蘇醒過來，吃不下食物，三天後就去世了。

鮮于世榮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朔州刺史。世榮少而沉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爲高祖親信副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後頻從顯祖討茹茹，破稽胡。又從高岳平郢州，除持節、河州刺史，食朝歌縣幹。尋爲肅宗丞相府諮議參軍。皇建中，除儀同三司、武衛將軍。天統二年，加開府，又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平信州賊，除領軍將軍，轉食上黨郡幹。從平高思好，封義陽王。七年，後主幸晋陽，令世榮以本官判尚書右僕射事，貳北平王北宫留後。尋有敕令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

鮮于世榮，漁陽人。父親鮮于寶業是懷朔的鎮將，武平初年，追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朔州刺史。世榮小時候沉着聰敏，有才幹。興和二年，任高祖親信副都督，升任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後來多次隨顯祖討伐茹茹，打敗稽胡。又隨高岳平定郢州，任命爲持節、河州刺史，享受朝歌縣幹禄。不久又任肅宗丞相府諮議參軍。皇建年間，任儀同三司、武衛將軍。天統二年，加授開府，又任鄭州刺史。武平年間，由於平定信州叛亂，任領軍將軍，享受上黨郡幹禄。參與平定高思好，被封爲義陽王。武平七年，後主到晋陽，命世榮以本官兼領尚書右僕射事，附屬於北平王北宫留後。不久又命他同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考核舉薦的人才。因爲從雲龍門外騎馬進入尚書省北門，受到御史的彈劾而罷官。後主

書省檢試舉人。爲乘馬至雲龍門外入省北門，爲憲司舉奏免官。後主圍平陽，除世榮領軍將軍。周師將入鄴，除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於城西拒戰，敗被擒，爲周武所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竊嘆之。見徵稅無厭，賜與過度，發言嘆惜。子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圍困平陽，任命世榮爲領軍將軍。北周的軍隊將要攻入鄴時，又被授爲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到城西抵抗，失利遭擒，被周武所殺。世榮雖然是員武將，没有什麼文才，但見到國家危難、朝政混亂，常常私下感嘆。看到徵收租税没有限度，賞賜過多，往往發表自己的見解表示痛惜。他的兒子子貞，武平末年爲假儀同三司。

綦連猛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祁連山，因以山爲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氏。父元成，燕郡太守。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他的祖先本來姓姬，戰國末年，因爲躲避戰亂到塞外，在祁連山居住，就以山爲姓，北方人發音不準，就變成了綦連氏。父親綦連元成，是燕郡太守。

猛少有志氣，便習弓馬。永安三年，尒朱榮徵爲親信。至洛陽，榮被害，即從爾朱世隆出奔建州，仍從尒朱兆入洛。其年，又從兆討紇豆陵步藩，補都督。普泰元年，加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尒朱京纏欲投高祖，謂猛曰："王以爾父兄皆在山東，每懷不信，爾若不走，今夜必當殺爾，可走去。"猛以素蒙兆恩，拒而不從。京纏曰："我今亦欲去，爾從我不?"猛又不從。京纏乃舉矟曰："爾不從，我必刺爾。"猛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即背京纏復歸尒朱。及兆敗，乃歸高祖。高祖問曰："尒朱京纏將爾投我，爾中路背去何也?"猛乃具陳服事之理，不可貳心。高祖曰："爾莫懼，服事人法須如此。"遂補都督。

綦連猛年少時就有遠大志向，熟習弓馬。永安三年，尒朱榮徵召他作爲親信。到了洛陽後，尒朱榮已經被害，就跟着爾朱世隆逃到建州，隨尒朱兆入洛。這一年，又隨尒朱兆討伐紇豆陵步藩，補授都督。普泰元年，加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綦連猛的父母兄弟都在山東，尒朱京纏想投奔高祖，對他説："你的父母兄弟都在山東，常常不信任你，今天晚上，你如果不逃走，一定會殺了你，可以馬上逃離。"綦連猛由於平素蒙受尒朱兆的恩寵，拒不聽從京纏的話。京纏説："現在我也想逃走，你和不和我一起跑?"他又不聽。京纏就舉起槊對着他説："你不順從的話，我就刺死你。"綦連猛便和他一起逃跑。離城走了五十多里，就背離了京纏重新回到尒朱兆部下。直到尒朱兆戰敗纔歸服高祖。高祖問他："尒朱京纏領着你來投奔我，你却在半路上回去了，這是什麼緣故?"他詳細説明了服事君主的道理，作臣子的不能懷有二心。高祖説："你不要怕，作臣子的就應該這樣。"於是補任他爲都督。

步落稽等起逆，在覆釜山，使猛討之，大捷，特被賞賚。元象元年，從高祖向河陽，與周文帝戰於邙山。二年，除平東將軍、中散大夫。其年，又轉中外府帳内都督，賞邙山之功，封廣興縣開國君。

步落稽等人在覆釜山發動叛亂，朝廷派綦連猛去討伐，大獲全勝，特别加以賞賜。元象元年，跟隨高祖到河陽，和周文帝在邙山大戰。二年，任平東將軍、中散大夫。同年，又改任中外府帳内都督，因爲邙山的戰功，封廣興縣開國君。

五年，梁使來聘，云有武藝，求訪北人，欲與相角。世宗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兼共試力，挽强，梁人引弓兩張，力皆三石，猛遂并取四張，疊而挽之，過度。梁人嗟服之。

元象五年，梁使者來聘問，誇説自己武藝過人，想找北方人較量。世宗派綦連猛到館舍去接待，各自帶了兩壺箭比賽騎射，而且還要通過拉强弓比試力氣大小。梁的使者可以同時拉開兩張三石的强弓，綦連猛拿過四張弓放在一起，同時拉開，竟然超過了弓的限度。梁使贊嘆不已而心悦誠服。

其年，除撫軍將軍，别封石城縣開國子，食肆州平寇縣幹。天保元年，除都督、東秦州刺史，别封雍州京兆郡霸城縣開國男。從顯祖討契丹，大獲户口。又隨斛律敦北征茹茹，敦令猛輕將百騎深入覘候。還至白道，與軍相會，因此追躡，遂大破之。賚帛三百段。七年，除武衛將軍、儀同三司。九年，轉武衛大將軍。乾明初，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封石城郡開國伯，尋進爵爲君。二年，除領左右大將軍，從肅宗討奚賊，大捷，獲馬二千匹，牛羊三萬頭。河清二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晋陽，敕猛將三百騎覘賊遠近。行至城北十五里，遇賊前鋒，以敵衆多，遂漸退避。賊中有一驍將，超出來鬥。猛遥見之，即亦挺身獨出，與其相對，俯仰之間，刺賊落馬，因即斬之。三年，别封武安縣開國君，加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還右衛大將軍，乃奉世祖敕，恒令在嗣主左右，兼知内外機要之事。三年，除中領軍。四年，轉領軍將軍，别封義寧縣開國君。五年，除并省尚書左僕射，餘如故。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

這一年，任撫軍將軍，另封石城縣開國子，享受肆州平寇縣幹禄。天保元年，任都督、東秦州刺史，另封雍州京兆郡霸城縣開國男。跟隨顯祖征討契丹，俘獲大量人口。又隨斛律敦北伐茹茹，斛律敦命他率領一百名騎兵深入敵方探察軍情，回來時在白道和大部隊會合，按着他們偵察的道路前進而大破敵軍。賞給他綢緞三百匹。七年，任武衛將軍、儀同三司。九年，改授武衛大將軍。乾明初，加封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封石城郡開國伯，不久升君爵。二年，任領左右大將軍，隨肅宗討伐奚賊，大勝，俘獲戰馬兩千匹，牛羊三萬頭。河清二年，加開府。突厥進犯晋陽，朝廷派他領三百騎兵偵察敵軍遠近。走到離城北十五里，和對方的前鋒部隊遭遇，敵衆我寡，且戰且退。敵軍中有一員大將，超出自己的隊伍追擊。綦連猛遠遠地看到了，挺身而出和他單獨交戰，片刻之間把他刺落馬下，隨手殺死了他。河清三年，另封武安縣開國君，加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升右衛大將軍。奉世祖的旨意，經常在太子左右，兼掌内外機要大事。三年，任中領軍。四年，改領軍將軍，另封義寧縣開國君。五年，任并州省尚書左僕射，其他官職不變。後來任并州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

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咨稟。趙彦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奸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既出彦深，以猛爲趙之黨與，乃除光州刺史。已發至牛蘭，

自從和士開死後，綦連猛漸漸開始參與朝政，朝中一些疑難不决的事或官員的任免賞罰，都徵求他的意見。在武將當中他能够嫉惡如仇，提出的建議也時有可取之處，所以趙彦深引薦他掌管機要。祖珽把趙彦深排擠出朝廷後，認爲他

忽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日猛亦知情，遂被追止。還，入内禁留，簿録家口。尋見釋，削王爵，止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慎，吏民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携引之，曾有敕徵詣闕，似欲委寄。韓長鸞等沮難，復除膠州刺史。尋徵還，令在南兗防捍。後主平陽敗還，又徵赴鄴，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尋卒。

是趙的黨羽，就任命他爲光州刺史。他被發派走到牛蘭，有人告發説和士開被殺時綦連猛也是知情人，於是朝廷下令追回。回到京城後，被拘留在禁中，而且逮捕了他全家的人。不久又被釋放出來，剥奪了王爵，僅以開府的身份到光州上任。任刺史期間，對待百姓寬和仁厚，自己清廉自守，受到官吏和百姓的愛戴。淮陰王阿那肱與他早就相知，常常想提携他，曾經下令徵召他去京城，似乎要委以重任，但受到韓長鸞等人的阻撓刁難，改任膠州刺史。不久又召回，命他在南兗州駐防。後主從平陽戰敗歸來，又召他到鄴，任大將軍。齊亡後降周，不久去世。

元景安

元景安，魏昭成五世孫也。高祖虔，魏陳留王。父永，少爲奉朝請。自積射將軍爲元天穆薦之於尒朱榮，參立孝莊之謀，賜爵代郡公。加將軍、太中大夫、二夏、豳三州行臺左丞，持節招納降户四千餘家。榮又啓封永朝那縣子，邑三百户，持節南豳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天平初，高祖以爲行臺左丞，尋除潁州刺史，又爲北揚州刺史。天保中，徵拜大司農卿，遷銀青光禄大夫，依例降爵爲乾鄉男。大寧二年，遷金紫光禄大夫。

元景安，魏昭成帝的第五代子孫。高祖元虔是魏陳留王。父親元永，年少時爲奉朝請，在任積射將軍時元天穆把他推薦給尒朱榮，參預立孝莊皇帝的計謀，因而被賜爵代郡公，加將軍、太中大夫、二夏、豳三州行臺左丞，持節收納投降人户四千多家。尒朱榮又奏明皇上封他爲朝那縣子，食邑三百户，持節南豳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天平初年，高祖任命他爲行臺左丞，不久任潁州刺史，又任北揚州刺史。天保年間，徵入朝中任大司農卿，升任銀青光禄大夫，依照規定降爲乾鄉男爵。大寧二年，升金紫光禄大夫。

景安沉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釋褐尒朱榮大將軍府長流參軍，加寧遠將軍，又轉榮大丞相府長流參軍。高祖平洛陽，領軍婁昭薦補京畿都督，父永啓迴代郡公授之，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隨武帝西入。天平末，大軍西討，景安臨陣自歸，高祖嘉之，即補都督。興和中，轉領親信都督。邙山之役，力戰有功，賜爵西華縣都鄉男，代郡公如故。世宗入朝，景安隨從在鄴。于時江南款附，朝貢相尋，景安妙閑馳騁，雅有容則，每梁使至，恒令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世宗嗣

景安沉静聰敏，有辦事才幹。年少時善於騎馬射箭，又擅長事奉人。最初任尒朱榮大將軍府長流參軍，加寧遠將軍，又改爲尒朱榮大丞相府長流參軍。高祖平定洛陽後，領軍婁昭推薦補授京畿都督，他的父親元永奏明朝廷把代郡公的爵位轉授給他，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隨魏武帝入西。天平末年，齊軍討伐西部，景安在陣前歸降，高祖嘉賞他，當即補授都督。興和年間，改領親信都督。由於在邙山戰役中力戰有功，賜西華縣都鄉男，代郡公不變。世宗入朝執政，景安到鄴追隨他。此時江南順附，朝貢源源不斷，景安精於騎射，做事很有規矩，每有梁使者到來，常常讓他和斛律光、皮景和等人與客人一起騎馬射箭，對他都很贊嘆。世宗即位後，他請求減少

事，啓減國封分錫將士，封石保縣開國子，邑三百户，加安西將軍。又授通州刺史，加鎮西將軍，轉子爲伯，增邑通前六百户，餘如故。天保初，加征西將軍，别封興勢縣開國伯，帶定襄縣令，賜姓高氏。三年，從破庫莫奚於代川，轉領左右大都督，餘官并如故。四年，從討契丹於黄龍，領北平太守。後頻從駕再破茹茹，遷武衛大將軍，又轉領左右大將軍，兼七兵尚書。

土地分賞將士，被封爲石保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加安西將軍，又任通州刺史，加鎮西將軍，改子爵爲伯爵，連同以前的食邑增加到六百户，其他官職依舊。天保初年，加授征西將軍，另封興勢縣開國伯，帶定襄縣縣令，賜姓高。天保三年，在代川參與打敗庫莫奚，改爲領左右大都督，其他官職依舊。四年，在黄龍參與討伐契丹，領北平太守。後來多次追隨皇帝出征，兩次打敗茹茹軍隊，升任武衛大將軍，又改任左右大將軍，兼七兵尚書。

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突厥强盛，慮或侵邊，仍詔景安與諸軍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顯祖聞之，遣使推檢，同行諸人贓污狼藉，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嘆，乃詔有司以所聚斂贓絹伍百匹賜之，以彰清節。

當時剛剛開始修築長城，邊防没有鞏固，而突厥很强大，朝廷考慮到突厥有時會侵犯邊境，就命景安和幾支軍隊沿着邊界駐守防護。將領很多，而手下的士卒往往很富有，就造成了公開的行賄受賄。顯祖知道後，派人檢查追究，許多共事的人都有大量的貪污，惟有景安絲毫没有涉及。皇上非常贊嘆，命令有關部門把收繳來的贓物五百匹絹賜給他，來表彰他清廉的品德。

又轉都官尚書，加儀同三司，食高平郡幹，又拜儀同三司。乾明元年，轉七兵尚書，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又兼侍中，馳驛詣鄴，慰勞百司，巡省風俗。

又改任都官尚書，加儀同三司，享受高平郡幹禄，又授儀同三司。乾明元年，改任七兵尚書，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又兼侍中，從驛道兼程到達鄴，慰勞百官，巡視各地風土人情。

肅宗曾與群臣於西園宴射，文武預者二百餘人。設侯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與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一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容儀，操弓引滿，正中獸鼻。帝嗟賞稱善，特賚馬兩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

肅宗曾經在西園和群臣飲宴射箭，參加的文武官員有二百多人。在距大堂一百四十多步的地方設立一個箭靶，凡射中靶心的賞給好馬和金玉綢緞。有一人射中了獸頭，離靶心的獸鼻還有一寸多，這時衹有景安還剩一枝箭没有射出去，皇上讓景安射中獸鼻。他從容地擺好姿勢，把弓滿滿拉開，一箭正中獸鼻。皇上贊嘆稱好，特别加賞給他兩匹馬、玉器絲綢各其他應得的物品。

大寧元年，加開府。二年，轉右衛將軍，尋轉右衛大將軍。天統初，判并省尚書右僕射，尋出爲徐州刺史。四年，除豫州道行臺僕射、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進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之在邊州，鄰接他境，綏

大寧元年，加開府。二年，改任右衛將軍，不久又改爲右衛大將軍。天統初年，判并省尚書右僕射，不久出京任徐州刺史。四年，任豫州道行臺僕射、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升任行臺尚書令，刺史依舊，封歷陽郡王。景安在邊境州郡時，與鄰國邊境相連，他能够安撫邊境，不互相侵掠，百姓安居樂業。管區内蠻

和邊鄙，不相侵暴，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被以威恩，咸得寧輯，比至武平末，招慰生蠻輸租賦者數萬户。六年，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大義郡開國公率衆討稽胡，戰没。

人多而漢人少，景安恩威并舉，所以和睦相處，到了武平末年，招納的蠻人繳納賦税的達到幾萬户。武平六年，徵召入朝任領軍大將軍。入周後，以大將軍、大義郡開國公率領人馬討伐稽胡，戰死。

子仁，武平末儀同三司、武衛，隋驃騎將軍，卒於丹陽太守。

兒子元仁，武平末年爲儀同三司、武衛，隋朝時任驃騎將軍，死於丹陽太守任上。

初永兄祚襲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疏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遂以此言白顯祖，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

當初元永的兄長元祚繼承了陳留王的爵位，元祚死後，兒子元景皓繼承。天保年間，與皇室關係密切的大多被殺掉，關係較遠的，像元景安等人想向皇上請求改姓高，景皓説："怎麽可以丢掉本姓，而隨别人的姓氏呢？大丈夫寧爲玉碎，不爲瓦全。"景安向顯祖報告了這些話，景皓被捉住殺掉，家屬遷到了彭城。因此景安賜姓高，元家其他人都任憑姓了本姓。

永弟种，子豫字景豫，美姿儀，有器幹。永安中，羽林監。元顥入洛，以守河内功，賜爵永安君。後爲濮陽郡守。魏彭城王韶引爲開府諮議參軍，韶出鎮定州，啓爲定州司馬。及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言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及問景皓，與豫所列符同，獲免。自外同聞語者數人，皆流配遠方。豫卒於徐州刺史。

元永弟弟元种的兒子元豫，字景豫，長相俊美有風度，有才幹。永安年間，在羽林監。元顥進入洛陽後，因爲守河内有功，賜爵永安君。後任濮陽太守。魏彭城王元韶引薦他爲開府諮議參軍，元韶鎮守定州時，奏明皇上任命他爲定州司馬。元景安向皇上告發景皓不敬的言辭時説，元豫也曾表示響應。元豫供稱："那時我用衣袖掩着景皓的嘴，説'你不要亂講話'"。再問景皓當時的情景，果然與他所説的相符，因此得以免罪。其他聽到景皓説話的幾個人都被流放到了遠方。元豫於徐州刺史任上去世。

獨孤永業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孤，隨母爲獨孤家所育養，遂從其姓焉。止於軍士之中，有才幹，便弓馬。被簡擢補定州六州都督，宿衛晋陽。或稱其有識用者，世宗與語悦之，超授中外府外兵參軍。天保初，除中書舍人，豫州司馬。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爲顯祖所知。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母親改嫁到獨孤氏家，當時永業年紀小而喪父，也跟隨着母親被撫養長大，就隨姓獨孤。他生活在士兵當中，有才幹，熟悉弓馬。被選拔補授爲定州六州都督，守衛晋陽。有人稱贊他有遠見，世宗與他交談後很高興，破格提拔他爲中外府外兵參軍。天保初年，任中書舍人，豫州司馬。永業精通文書簿計，能歌善舞，非常受顯祖看重。

乾明初，出爲河陽行臺右丞，遷洛州刺史，又轉左丞，刺史如故，加

乾明初年，出任河陽行臺右丞，升任洛州刺史，又改任左丞，刺史依舊，加散騎常侍。宜陽

散騎常侍。宜陽深在敵境，周人於黑澗築城戍以斷糧道，永業亦築鎮以抗之。治邊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至河清三年，周人寇洛州，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永業久在河南，善於招撫，歸降者萬計。選其二百人爲爪牙，每先鋒以寡敵衆，周人憚之。加儀同三司，賞賜甚厚。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河洛人情騷動。

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爲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尋徵爲領軍將軍。河洛民庶，多思永業，朝廷又以疆埸不安，除永業河陽道行臺僕射、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曰："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匆速，是故不出。"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將至，乃解圍去。永業進位開府，封臨川王。有甲士三萬，初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爲周將常山公所逼，乃使其子須達告降於周。周武授永業上柱國。宣政末，出爲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爲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城已經深入敵境之内，周軍在黑澗築起城堡以切斷他的糧道，永業也築城堡和他們對抗。他治理邊地很有威信，升任行臺尚書。到了河清三年，周軍進犯洛州，永業恐怕刺史段思文不能防守，趕到金墉幫助守城。對方築土山挖地道日夜不停地進攻，三十天後，大批援軍到來，周軍纔退去。永業長期鎮守河南，善於招納安撫，因此歸降的人數以萬計。他從中精選出二百人作爲自己的得力部下，每次作戰都爲先鋒，常常以寡敵衆，周人很害怕。朝廷加授儀同三司，賞賜很豐厚。永業爲人耿直，不和權貴結交。斛律光想向他索取兩名婢女没有得到，就在朝廷上詆毁他。河清末年，徵召爲太僕卿，用乞伏貴和代替他鎮守河南，從此西部邊防削弱，河洛地區人心騷動。

武平三年，朝廷派他攻取了斛律豐洛的轄地，因而任命他爲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不久徵入任領軍將軍。河洛地區的百姓都很想念永業，朝廷也考慮到邊疆不穩固，任命他爲河陽道行臺僕射、洛州刺史。周武帝親自領兵進攻金墉，永業率軍抵抗，向當地人詢問軍情，説："對方領兵的是什麽樣的大官，有什麽舉動？"周人回答説："是皇上親自領兵前來，主人何不出去看一看。"他説："這次出兵非常匆忙，不出去。"他連夜置辦了兩千馬槽。周軍聽説後，以爲齊軍的大隊人馬快要來了，就撤軍解圍而去。永業升爲開府，封臨川王。他手下有三萬士卒，初聽説晉州戰敗的消息，就請求討伐北周，但奏章被壓下，十分憤慨，接着又聽説并州也陷落了，自己又被周將常山公逼迫，就派兒子須達到北周請降。周武帝任命他爲上柱國。宣政末年，出任襄州總管。大象二年，被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傅伏

傅伏，太安人也。父元興，儀同、北蔚州刺史。伏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民大都督。周帝前攻河陰，伏自橋夜渡，入守中潬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

傅伏，太安人。父親傅元興任儀同、北蔚州刺史。傅伏年少時就在軍中，由於戰功逐漸升任開府、永橋領民大都督。周帝進攻河陰地區，傅伏領兵從永橋夜間渡河，入駐中潬城。南城陷落後，又堅守了二十天，齊軍趕到救援，周軍退

師還。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賊已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擒也。"貴和弗許。

武平六年，除東雍州刺史，會周兵來逼，伏出戰，却之。周剋晋州，執獲行臺尉相貴，以之招伏，伏不從。後主親救晋州，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軍來掠，伏擊走之。周克并州，遣韋孝寬與其子世寬來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便宜急下。"授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即給告身，以金馬碯二酒鍾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仇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

周帝自鄴還至晋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隔水相見，問至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别路入關。"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帝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世蒙齊家衣食，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帝親執其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疏，所以相付。"遂别引之與同食，令於侍伯邑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努力好行，無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職。伏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開國公。"周帝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教習兵馬，决意往取河陰，正爲傅伏能守，城不可動，是以收軍而退。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後以爲岷州刺史，尋卒。

走。他對行臺乞伏貴和説："敵軍已經疲敝不堪，你給我兩千精鋭騎兵去追擊，可以大獲全勝。"貴和没有答應。

武平六年，任東雍州刺史，趕上周軍進攻，傅伏出兵擊退了他們。周軍攻克晋州，俘虜了行臺尉相貴，用他的名義招降傅伏，傅伏没有投降。後主親自領兵救援晋州，任命他爲行臺右僕射。周軍來進攻，被傅伏擊退。周軍攻克并州，派韋孝寬和兒子傅世寬一起勸降，説："并州已經被攻下，所以請你的兒子來報告，應該見機行事，趕快歸降。"并説如果歸順的話，就任命傅伏爲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立即給授官文憑，并用兩酒鍾的金瑪瑙作爲憑證。傅伏没有接受，對孝寬説："侍奉國君以死相報，不能存有二心。我兒子作臣子不能盡忠，作人子不能行孝，爲人所痛恨，希望你馬上殺了他，以號令天下。"

周帝從鄴回到晋州，派高阿那肱等一百多人到汾河邊上招降傅伏。他出營在河對岸相見，問皇上現在哪裏。阿那肱説："已經被捉獲，從别的路入關了。"傅伏仰天大哭，率領衆人入城，在官衙大廳前向北號啕大哭了很久，然後投降。周帝召見他説："爲什麽不早點歸順呢?"他流着淚回答説："我家三代在齊作官，如此被信任，國家滅亡却不能殉職，已經羞於活在天地之間。"周帝親自拉着他的手説："作臣子的就應該這樣。我平定齊國，僅見到了你一個忠臣。"皇上自己吃了一片羊的肋骨，把骨頭賜給他，説："骨親肉疏，所以把骨交給你。"於是把他領到另一處一起吃飯，讓他在侍伯邑宿衛，授上儀同，對他説："如果馬上給你一個高官，恐怕歸降的人會動心，努力盡忠，不愁得不到富貴。"又問他以前救援河陰時得到什麽升賞。他説："晋升一級，授特進，封永昌郡開國公。"周帝對後主説："我三年前教練人馬，决心要攻下河陰，因爲傅伏善於防守，不能攻下，所以退兵。你當時的賞賜怎麽這樣微薄呢。"賜給傅伏金酒杯。後來任命爲岷州刺史，不久去世。

齊軍晉州敗後，兵將罕有全節者。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干苟生，鎮南兗州，周帝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

齊軍在晉州戰敗後，兵將極少有能保持氣節的。能够殺身成仁的，有儀同叱干苟生，鎮守南兗州，周帝攻破鄴都後，下旨赦免齊軍將領，詔書下到南兗州，苟生自縊而死。

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本字鵬，蠻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爲閹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沉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静，爲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毆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又有開府、中侍中太監田敬宣，本字鵬，是蠻人。十四五歲，喜好讀書，做了太監後，一有機會就向周圍的人請教，每次來到文林館，總是氣喘吁吁汗流浹背，除了請教書的知識，不説别的閑話。每當他看到古人節義的事迹，常常爲此憤激沉吟。顏之推看重他的勤學精神，很是開導獎勵他，後來終於做了大官。後主逃奔青州時，命他到西部偵察敵軍動静，被周軍擒獲問他齊主在何地，他哄騙説已經離開了。周軍毆打他想讓他投降，但每打斷他一肢，反而言辭更加激烈，臉色更加堅毅，最後竟打斷四肢而死。

又有雷顯和，晉州敗後，爲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城敗乃降。

還有一人叫雷顯和，晉州戰敗後，時任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帝派顯和的兒子去招降，他却把兒子關起來拒不接受，後來聽説鄴城失陷纔投降。

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略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絶，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其壯烈，贈馬七十匹而歸。

後主失去并州後，派開府紇奚永安向突厥他鉢略可汗求救。聽説齊滅亡的消息，他鉢把永安安排在吐谷渾手下。永安不順從他的安排，説："國家已經滅亡了，我怎麽能吝惜自己的生命，想絶氣自殺，又恐怕天下人不知道大齊有死節的忠臣，希望你殺了我，來昭示給遠近的人們。"他鉢很贊賞他的忠烈，送給他七十匹馬讓他回國。

高保寧

高保寧，代人也，不知其所從來。武平末，爲營州刺史，鎮黄龍，夷夏重其威信。周師將至鄴，幽州行臺潘子晃徵黄龍兵，保寧率驍鋭并契丹、靺鞨萬餘騎將赴救。至北平，知子晃已發薊，又聞鄴都不守，便歸營。周帝遣使招慰，不受敕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上表勸進，范陽署保寧爲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城起兵，保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騎來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已屠范

高保寧，代州人，不知他由何地遷來。武平末年，任營州刺史，鎮守黄龍，夷人和漢人都很看重他的威信。周軍將要攻打到鄴，幽州行臺潘子晃從黄龍徵調軍隊，保寧率領精鋭連同契丹、靺鞨騎兵一萬多人去救援。到了北平，知道子晃已經去了薊州，又聽説鄴都已經失守，就率領人馬返回營州。周帝派人來慰問招安，保寧拒不接受詔書。范陽王高紹義逃至突厥，他上表章請范陽王繼任帝位，高紹義任命他爲丞相。盧昌期占據范陽城起兵，保寧引紹義會集夷漢軍隊幾萬人趕來救助，到潞河時，聽説北周大將宇文神舉

陽，還據黃龍，竟不臣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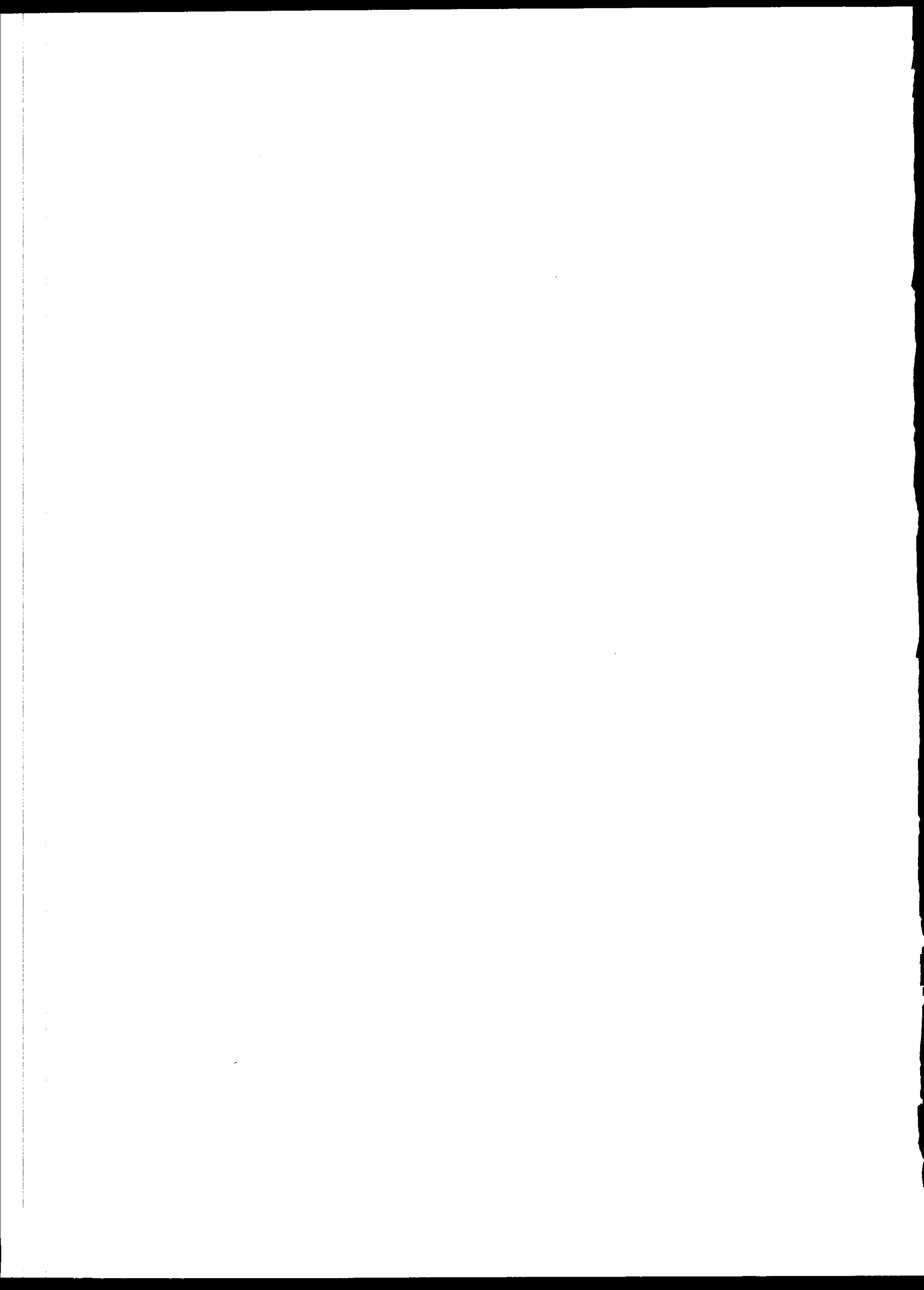
已經屠滅范陽，衹好領人馬退回，割據黃龍，最終也没有投降北周。

史臣曰：皮景和等爰自霸基，策名戎幕，間關夷險，迄於末運，位高任重，咸遂本誠，亦各遇其時也。傅伏之徒，俱表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册安可貴乎？

史臣曰：皮景和等人從北齊建國之初，就躋身軍旅之間，歷盡艱險，到滅亡前，官高權重，都能實現自己的忠誠，也算是各遇其時。像傅伏之類，都能够盡忠盡節，否則也不會名標青史了。

贊曰：唯此諸將，榮名是保，不愆不忘，以斯終老。傅子之輩，逢兹不造，未遇烈風，誰知勁草。

贊曰：這些將領，保全榮譽和名聲，没有過錯又不忘忠君報國，憑此而終老一生。傅子等人，時逢不幸，未遇疾風，難知勁草。



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修

陽斐

陽斐，字叔鸞，北平無終人也。父藻，魏建德太守，贈幽州刺史。孝莊時，斐於西兗督護流民有功，賜爵方城伯。歷侍御史，兼都官郎中、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

陽斐，字叔鸞，北平無終人。父親陽藻，任魏建德太守，死後贈幽州刺史。孝莊帝時，陽斐在西兗州監督保護流民有功，賜爵方城伯，歷任侍御史，兼都官郎中、廣平王開府中郎，負責撰修起居注。

興和中，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有舊，欲請斐至宅，三致書，斐不答。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主乃親謂斐曰："羊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天下一家，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使還，除廷尉少卿。

興和年間，任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到梁朝訪問。梁尚書羊侃，是魏的叛臣，和陽斐是朋友，想請他到家中作客，多次寫信向他致意，陽斐都没有答覆。梁人說："羊侃已經來了很長時間，而魏也已經亡國了，像李、盧等人也都去過羊侃家中，你又何必這樣爲難他呢？"陽斐說："柳下惠可以做這種事，但我却不能做。"梁帝親自勸他說："羊侃極想見你，如今我們兩國和好，天下一家，怎麼能再分彼此呢？"他最終還是推辭没有前去。出使回來，任廷尉少卿。

石濟河溢，橋壞，斐修治之。又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潬，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即壑以爲公家苑囿。遺斐書曰："當諮大將軍以足下爲匠者。"斐答書拒曰："當今殷憂啓聖，運遭昌曆。故大丞相天啓霸功，再造太極；大將軍光承先構，嗣績丕顯。國步始康，民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樹，

黄河在石濟决堤，把橋冲壞了，陽斐負責治理黄河，把渡口移到白馬，在河中間築起沙堆，兩岸修起關城，用了好幾年的時間纔完成。東郡太守陸士佩認爲黎陽是關河形勝之地，想靠山就水修造皇家園林。他給陽斐寫信說："我將與大將軍商量，讓你主持這件事。"陽斐回信拒絶說："國家經歷了很多憂患，正要開啓聖明，使國家昌盛。大丞相順承天命開創霸業，建立了大齊；大將軍繼承祖先的功績，逐步發揚光大。國家剛剛走上康莊大路，百姓的勞役仍不能减緩，此時應該輕徭薄賦，撫恤民生疾苦。《詩經》上不是說嗎：'百姓辛勤勞作，可以達到小康，施恩給

未足盡其意；下輦成宴，詎能窮其情。正足以靡天地之財用，剥生民之髓腦。是故孔子對葉公以來遠，酬哀公以臨民，所問雖同，所急異務故也。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係以隤墻填塹，亂以收罝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戾也。”

中原的人民，以安撫四方。’古代帝王也有圈定山水的，還不能滿足他們的心意；下了車輦擺起宴席，又怎能盡情表達情懷。都是浪費天地間的財物，剥奪百姓的血汗。所以孔子在回答葉公時説要招來遠方的人，回答哀公時又説要治理好自己的百姓，問的問題雖然相同，急於處理的政務却并不相同。司馬相如稱頌上林的壯觀，揚雄贊美帝王出獵場面的浩大，雖説是推墻填溝，乘亂收網，但他們的言辭終究無益於諷諫勸規，衹會促成帝王的錯誤。”

尋轉尚書右丞。天保初，除鎮南將軍、尚書吏部郎中。以公事免，久之，除都水使者。顯祖親御六軍，北攘突厥，仍詔斐監築長城。作罷，行南譙州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壽陽道行臺左丞。遷散騎常侍，食陳留郡幹。未幾，除徐州刺史，帶東南道行臺左丞。乾明元年，徵拜廷尉卿，遷衛大將軍，兼都官尚書，行太子少傅，徙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抗表致仕，優詔不許。頃之，拜儀同三司，食廣阿縣幹。卒於位。贈使持節、都督北豫光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敬簡。子師孝，中書舍人。

不久改任尚書右丞。天保初年，任鎮南將軍、尚書吏部郎中。因爲公事被免官，過了很長時間，任都水使者。顯祖統領六軍，向北進攻突厥，下令陽斐修築長城。任務完成後，行南譙州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壽陽道行臺左丞。升任散騎常侍，享受陳留郡幹禄。時間不長，任徐州刺史，帶東南道行臺左丞。乾明元年，徵入任廷尉卿，改任衛大將軍，兼都官尚書，行太子少傅，又調任殿中尚書，以本官去瀛州檢查。他向皇帝上表章要求辭官，承蒙皇上優待没有允許。不久任儀同三司，享受廣阿郡幹禄。死於任上。贈使持節、都督北豫州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號敬簡。兒子陽師孝，任中書舍人。

盧潛

盧潛，范陽涿人也。祖尚之，魏濟州刺史。父文符，通直侍郎。潛容貌瑰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儀同賀拔勝辟開府行參軍，補侍御史。世宗引爲大將軍西閤祭酒，轉中外府中兵參軍，機事强濟，爲世宗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世宗重其才識。潛曾從容白世宗云：“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世宗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初，除中書舍人，以奏事忤旨免。尋除左民郎中，坐譏

盧潛，范陽涿縣人。祖父盧尚之，任魏濟州刺史。父親盧文符，任通直侍郎。盧潛長得魁梧俊美，善於言辭，小時候就有大人的志向。儀同賀拔勝徵用爲開府行參軍，補侍御史。世宗引薦他爲大將軍西閤祭酒，改任中外府中兵參軍，精明幹練非常得力，爲世宗所信任，認爲他終究可以大用。王思政在潁川被捉獲，世宗很看重他的才能。盧潛曾勸説世宗：“王思政不能以死殉節，有什麽值得看重呢！”世宗對左右説：“我有了盧潛，等於又得了一個王思政。”天保初年，任中書舍人，因爲奏事觸犯了皇上的旨意被免官。不久又任左民郎中，由於議論指責《魏書》，

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岳將救江陵，特赦潛以爲岳行臺郎。還，遷中書侍郎，尋遷黄門侍郎。黄門鄭子默奏言，潛從清河王南討，清河王令潛説梁將侯瑱，大納賂遺，還不奏聞。顯祖杖潛一百，仍截其鬚，左遷魏尹丞。尋除司州别駕，出爲江州刺史，所在有治方。

肅宗作相，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爲陳兵所敗，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爲揚州刺史，敕潛與琳爲南討經略。琳部曲義故多在揚州，與陳寇鄰接。潛輯諧内外，甚得邊俗之和。陳秦、譙二州刺史王奉國、合州刺史周令珍前後入寇，潛輒破平之，以功加散騎常侍，食彭城郡幹。還合州刺史，左丞如故。又除行臺尚書，尋授儀同三司。王琳鋭意圖南，潛以爲時事未可。屬陳遣移書至壽陽，請與國家和好。潛爲奏聞，仍上啓且願息兵。依所請。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世祖追琳入京，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

潛在淮南十三年，任總軍民，大樹風績，甚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壽陽，聞其何當還北，此虜不死，方爲國患，卿宜深備之。"顯祖初平淮南，給十年優復。年滿之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税煩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敕送突厥馬數千匹於揚州管内，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間馬，并送官廄。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

和王松年、李庶等人一起被拘禁。當時清河王高岳準備救援江陵，特地赦免了盧潛并任命爲高岳行臺郎。回來後，升任中書侍郎，不久又改黄門侍郎。黄門鄭子默向皇上告發説，盧潛跟着清河王高岳討伐南方時，命他去游説梁將侯瑱，大受賄賂，回來時也不向皇上報告。顯祖把盧潛杖打一百，截斷鬍鬚，貶爲魏尹丞。不久任司州别駕，出任江州刺史，他管轄之地都能治理得好。

肅宗任丞相時，任命盧潛爲揚州道行臺左丞。早先梁將王琳被陳兵打敗，擁戴皇帝蕭莊回到壽陽，朝廷任命王琳爲揚州刺史，令盧潛和王琳爲南討經略。王琳部下的親朋故舊很多都在揚州，和陳接壤。盧潛安撫内外，百姓和樂相處。陳秦州、譙州刺史王奉國、合州刺史周令珍先後入侵，都被盧潛擊退，因戰功加散騎常侍，享受彭城郡幹禄。改任合州刺史，左丞依舊。又任行臺尚書，不久授儀同三司。王琳决心進攻南方，盧潛認爲時機還不成熟。陳派人到壽陽送信，請求和北齊通好。盧潛替他奏明朝廷，説對方願意休兵罷戰，皇上答應了這一請求。因此和王琳産生了矛盾，互相上表攻擊。世祖令王琳入京，任盧潛爲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

盧潛在淮南任職十三年，總攬軍政大權，非常有成績，陳對他很害怕。陳帝在寫給邊關守將的信中説："盧潛仍駐守在壽陽，要打探他什麽時候回朝，這個家夥一日不死，就是國家的禍患，你要對他加强戒備。"顯祖剛平定淮南時，免除了十年的租税和徭役。十年之後，到了天統、武平年間，各種税收非常繁雜。再加上高元海執政時，禁止百姓捕魚打獵，百姓没有了生活來源。胡商欠了官家債務，太監陳德信放任他們胡説自己依附於淮南的富户，讓州縣去繳收。又下令把幾千匹突厥馬送到揚州境内，命令當地富豪收買。剛剛交完了錢，就又下令搜求江淮之間的馬匹，全部收爲官馬。由此百姓騷動，怨恨之極，盧潛逐事安撫民衆，并利用權謀加以調和，江淮地區纔得以平安無事。

武平三年，徵爲五兵尚書。揚州吏民以潛戒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華緣道，流涕送之。潛嘆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陳將吴明徹渡江侵掠，復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尚書。五年，與王琳等同陷。尋死建業，年五十七，其家購尸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兖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邃子元孝爲嗣。

武平三年，入朝任五兵尚書。揚州的官員百姓因爲盧潛信奉佛教，戒了酒肉，就舉辦了大規模的僧會，用香花裝飾在道路兩旁，痛哭流涕地爲他送行。盧潛嘆惜説："恐怕時間不長我就又回來了。"到達鄴不久，陳將吴明徹渡過長江侵掠，又任命盧潛爲揚州道行臺尚書。五年，和王琳等人同時被俘。不久死在建業，時年五十七歲，他的家人買出他的尸體運回北方安葬。追封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兖州刺史。盧潛没有兒子，把弟弟盧士邃的兒子元孝指定爲繼承人。

盧士邃

士邃，字子淹，少爲崔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歷侍御史、司徒祭酒、尚書郎、鄴縣令、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出爲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

盧士邃，字子淹，年少時被崔昂看重，崔昂説："這兩兄弟是年輕一輩中的優秀人物，但很遺憾他們都不讀書。"歷任侍御史、司徒祭酒、尚書郎、鄴縣令、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出任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滅亡後去世。

盧懷仁

潛從祖兄懷仁，字子友，魏司徒司馬道將之子。懷仁涉學有文辭，情性恬靖，常蕭然有閑放之致。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又撰《中表實録》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曾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性慵，鍾會過而絶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泰甚。"衍以爲然。武平末卒。

盧潛從祖兄盧懷仁，字子友，是魏司徒司馬盧道將的兒子。他研究學問而且有文采，性情恬静安詳，有悠然自得的意趣。歷任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也不去赴任，選擇在陳留縣界内居住。創作的詩、賦、銘、頌有兩萬多字，又撰寫《中表實録》二十卷。懷仁很有操行，善與人交往，和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彼此相知。曾經對王衍説："當初太丘德行很深，許劭知道却不加注意；嵇康本性懶散，鍾會拜訪他却不説一句話。我處在季孫氏和孟孫氏即上等和下等之間，去掉他們太絶對的東西。"王衍認爲他説得對。武平末年去世。

盧莊之

懷仁兄子莊之，少有名望。官歷太子舍人、定州别駕、東平太守。武平中都水使者，卒官。

懷仁兄長的兒子莊之，年少時就有名望。歷任太子舍人、定州别駕、東平太守。武平年間任都水使者，死在任上。

盧昌衡

懷仁從父弟昌衡，魏尚書左僕射道虔之子。武平末尚書郎。沉靖有才識，風儀蘊籍，容止可觀。天保中，

懷仁叔伯弟弟昌衡，是魏尚書左僕射盧道虔的兒子。武平末年任尚書郎。爲人沉静有才識，寬厚有涵養，舉止得體。天保年間，尚書王昕由

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自兹以後，此道頓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泰珉、河南陸彦師、隴西辛德源、太原王脩并爲後進風流之士。

於清談獲罪，他的弟弟仍然保持這種情操，但從此以後，清談的風氣就很淡了。昌衡和頓丘李若、彭城劉泰珉、河南陸彦師、隴西辛德源、太原王脩都是年輕一代中的風流之士。

盧思道　盧正達　盧正思　盧正山

昌衡從父弟思道，魏處士道亮之子，神情俊發，少以才學有盛名。武平末，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

昌衡叔伯弟思道，是魏處士盧道亮的兒子，俊美豪放，少年時以富有才學而得盛名。武平末年，任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

思道從父兄正達、正思、正山，魏右光禄大夫道約之子。正達尚書郎，正思北徐州刺史、太子詹事、儀同三司，正山永昌郡守。兄弟以后舅，武平中并得優贈。

思道叔伯兄正達、正思、正山，是魏右光禄大夫盧道約的兒子。正達任尚書郎，正思任北徐州刺史、太子詹事、儀同三司，正山任永昌太守。兄弟三人因爲是皇后的舅舅，在武平年間都得到了優待。

盧公順

正山子公順，早以文學見知。武平中符璽郎，待詔文林館。與博陵崔君洽、隴西李師上同志友善，從駕晋陽，寓居僧寺，朝士謂"康寺三少"，爲物論推許。

正山的兒子公順，早就以博學知名。武平年間任符璽郎，待詔文林館。和博陵崔君洽、隴西李師上志同道合。隨從皇上到晋陽，寄住在寺院中，朝中大臣稱他們爲"康寺三少"，被當時人所推許。

盧熙裕　盧憨之

正達從父弟熙裕，父道舒。爲長兄道將讓爵，由是熙裕襲固安伯。虚淡守道，有古人之風，爲親表所敬重。

正達叔伯弟熙裕，是盧道舒的兒子。因爲大哥盧道將讓出了爵位，所以熙裕承襲了固安伯。爲人崇尚清淡守道，有古人的遺風，受到親戚們的敬重。

潜從祖兄憨之，魏尚書義僖之子。清靖寡欲，卒於司徒記室參軍。

盧潜叔伯兄憨之，是魏尚書盧義僖的兒子。清心寡欲，死時官任司徒記室參軍。

崔劼

崔劼，字彦玄，本清河人。曾祖曠，南渡河，居青州之東，時宋氏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爲東清河郡人。南縣分易，更爲東平原貝丘人也。世爲三齊大族。祖靈延，宋長廣太守。父光，魏太保。

崔劼，字彦玄，原是清河人。曾祖崔曠，南渡黄河，居住在青州之東，當時宋氏在黄河以南建立冀州，設置郡縣，於是成爲東清河郡人。南縣又分成兩部分，又成爲東平原貝丘人。崔家世代是三齊的望族。祖父崔靈延，任宋長廣太守。父親崔光，任魏太保。

劼少而清虚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自開府行參軍歷尚書儀曹郎、秘書丞，修起居注，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給事黄門侍郎，

崔劼少年時就清虚自守没有奢望，爲人好學深得家風。魏末，由開府行參軍歷任尚書儀曹郎、秘書丞，修起居注，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出使梁。天保初年，因爲參與禪讓，被任命爲給事黄門侍郎，加國子祭酒，在内

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爲顯祖所知。拜南青州刺史，在任有政績。皇建中，入爲秘書監、齊州大中正，轉鴻臚卿，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監國史，在臺閣之中，見稱簡正。世祖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劼，劼諫以爲不可，由是忤意，出爲南兗州刺史。代還，重爲度支尚書、儀同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撰新書。遇病卒，時年六十六。贈齊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貞。

省值班，掌管機密。爲人清廉節儉，做事謹慎，非常被顯祖信任。任南青州刺史，很有政績。皇建年間，入朝任秘書監、齊州大中正，又改任鴻臚卿，升任并州省度支尚書，很快又授京省，不久又改任五兵尚書，監國史，在朝中以嚴正著稱。世祖要把帝位讓給後主，先向崔劼徵求意見。崔劼勸他不要這樣做，因此觸犯了世祖，出任南兗州刺史。後來又命別人接替他，讓他回到朝中，重新任度支尚書、儀同三司，享受文登縣幹祿。不久任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修新書。後因病去世，時年六十六歲。追贈齊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謚號文貞。

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冑，多處京官，而劼二子拱、撝并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撝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損家代。"劼曰："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嘆服。

當初和士開專權時，想盡辦法沽名釣譽，許多大臣趁機替自家子弟謀求官位，世家子弟大多是京官，但崔劼的兩個兒子崔拱、崔撝都在外地做官。弟弟崔廓之勸他說："他們兩人都很有才能，爲什麼不在內省或清顯的部門中謀個官位呢？他們在外地，有損我們家的聲譽。"他回答說："自從我任職以來，想爲自己說一句晉身的話都感到恥辱。如果現在推薦了自己的孩子，和推薦自己有什麼區別呢。"最終也沒有爲孩子求得京官。聽說這件事的人都爲之嘆服。

拱，天統中任城王湝丞相諮議參軍、管記室。撝，揚州録事參軍。廓之沉隱有識量，以學業見稱。自臨水令爲琅邪王儼大司馬西閤祭酒，遷領軍功曹參軍。武平中卒。

崔拱，天統年間爲任城王高湝的丞相諮議參軍、管記室。崔撝，任揚州録事參軍。廓之沉静有見識，以學業著稱。由臨水令調任琅邪王高儼的大司馬西閤祭酒，改領軍功曹參軍。武平年間去世。

盧叔武

盧叔武，范陽涿人，青州刺史文偉從子也。父光宗，有志尚。叔武兩兄觀、仲宣并以文章顯於洛下。叔武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爲人。爲賀拔勝荆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武歸本縣，築室臨陂，優游自適。世宗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裘乘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稱疾不受。

盧叔武，范陽涿縣人，青州刺史盧文偉的侄子。父親盧光宗，有志向。叔武的兩位兄長盧觀、盧仲宣的文章在洛下都非常有名。叔武少年時很聰敏豪放任俠，喜歡奇策，仰慕諸葛亮的爲人。任賀拔勝荆州開府長史。但賀拔勝不采納他的計策，放棄城池投降了梁。叔武回到本縣，在池塘旁邊蓋起房子，悠然自得。世宗下令徵召他入京，他推托有病不去。天保初年再一次徵召，不得已，他穿布衣坐没有帷蓋的車到鄴。楊愔去探望他，以他爲司徒諮議，又自稱身體多病

肅宗即位，召爲太子中庶子，加銀青光禄大夫。問以世事，叔武勸討關西，畫地陳兵勢曰："人衆敵者當任智謀，智謀鈞者當任勢力，故强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貧。今大齊之比關西，强弱不同，貧富有異，而戎馬不息，未能吞并，此失於不用强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深謀遠算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屬之。彼若閉關不出，則取其黄河以東，長安窮蹙，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爲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内。我兵士相代，年别一番，穀食豐饒，運送不絶。彼來求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即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有艱難，與我相持，農作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上令元文遥與叔武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遂寢。

世祖踐阼，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出爲合州刺史。武平中，遷太子詹事、右光禄大夫。叔武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校。然而歲歲常得倍餘。既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曾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爲子費。"叔武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飧葵菜，木碗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叔武與族弟士遂皆以寒餒至斃。周將宇文

不接受。

肅宗即位後，徵召叔武爲太子中庶子，加銀青光禄大夫。皇上向他詢問天下大事，叔武建議討伐關西，并在地上畫出天下形勢圖説："如果雙方兵力相當就要使用智謀；如果智謀相當就要依靠勢力。所以勢力强大的可以制服弱小的，富庶的國家可以吞并貧窮的國家，如今大齊和關西相比，强弱不同，貧富有别，但連年用兵，却不能吞并，在於没有很好地利用自己的優勢。動用輕裝軍隊野戰，很難取勝，這是胡人的戰術，不是深謀遠慮的萬全之策。我們應在平陽設立重鎮，和對方的蒲州對抗，深溝高壘，多多積聚糧草和武器，築起城堡。敵人如果閉關不出，可以攻取黄河以東的地區，長安就會陷入困頓，自然就困死了。如果敵人出兵，不到十萬以上，就不是我們的對手，供應的糧食，都出自關内。我們的士兵，每年替换一次，糧食充足，供應不斷。他來進攻，我們不應戰。他如果退兵，我們就趁着對方疲困之機追殺。從長安往西，人烟稀少城市之間間隔很遠，敵軍來往，有很大困難，如果和我方對峙，農業生産就會停頓，不出三年，敵軍自然就瓦解了。"皇上采納了他的意見。叔武又請求駐守平陽，以完成這一計謀。皇上又命令元文遥和他一起籌劃，寫成《平西策》一卷。不久肅宗去世，謀劃也就作廢了。

世祖登基後，任命叔武爲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出任合州刺史。武平年間，升任太子詹事、右光禄大夫。叔武在家時有一千石糧食，春夏缺糧時，凡是没有糧食的人都可以自己來取，到了秋天，由他們償還，多少也不計較。但每年都能有多出一倍的收獲。做了大官以後，因爲年老，兒子又多，就蓋了一間大房子，説："高歌痛哭，都可以在此。"魏收曾經來拜訪他，詢問洛陽的一些往事，没有等叔武準備飯食就要告辭，説："不想讓你破費。"叔武挽留他，過了好長時間纔端上飯，却是小米飯和葵菜，用木碗盛着，另外有幾片乾肉而已。魏收帶來的僕人侍從，都被留下吃飯，和魏收吃的完全一樣。齊滅亡後，叔武回到范陽，正趕上戰亂城池陷落，他和本家弟弟

神舉以其有名德，收而葬之。

士遂都因飢寒交迫而死。周將宇文神舉因爲他有名望德行，收殮起他的尸體殯葬了。

盧臣客

叔武族孫臣客，父子規，魏尚書郎、林慮郡守。臣客風儀甚美，少有志尚，雅有法度，好道家之言。其姊爲任城王妃，天保末，任城王致之於朝廷，由是擢拜太子舍人。遷司徒記室，請歸侍祖母李。李强之令仕，不得已而順命，除太子舍人、太子中庶子。武平中，兼散騎常侍聘陳，還，卒於路。贈鄭州刺史、鴻臚卿。

叔武族孫臣客，父親盧子規，任魏尚書郎、林慮郡太守。臣客風度儀表俊美，從小就有大志，做事極有法度，喜好道家學說。他的姐姐是任城王王妃。天保末年，任城王把他推薦給朝廷，被提升爲太子舍人。改任司徒記室，請求回家侍奉祖母李氏。李氏强迫他出來做官，不得已而聽從，任太子舍人、太子中庶子。武平年間，兼散騎常侍訪問南陳，回來時，死在路上。追贈鄭州刺史、鴻臚卿。

陽休之

陽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也。父固，魏洛陽令，贈太常少卿。休之俊爽有風概，少勤學，愛文藻，弱冠擅聲，爲後來之秀。幽州刺史常景、王延年并召爲州主簿。

陽休之，字子烈，右北平郡無終人。父親陽固，任魏洛陽令，追封太常少卿。休之才華出衆，性格豪爽，很有風采。從小就勤奮學習，講究文采，二十歲左右就有了很大的名氣，是年輕人中的傑出人才。幽州刺史常景、王延年都召請他作州主簿。

魏孝昌中，杜洛周破薊城，休之與宗室及鄉人數千家南奔章武，轉至青州。是時葛榮寇亂，河北流民多湊青部。休之知將有變，乃請其族叔伯彥等曰："客主勢異，競相凌侮，禍難將作。如鄙情所見，宜潛歸京師避之。"諸人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别去。俄而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爲土民所殺，一時遇害，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獲免。

魏孝昌年間，杜洛周攻破薊城，休之和皇帝宗室及同鄉幾千家向南逃到章武，又輾轉到了青州。此時葛榮作亂，黄河以北的流民都聚集到青部。休之預料到將要發生變亂，就向族叔陽伯彥請求説："外來人口越來越多，已經超過了本地居民。雙方互相侵擾，災禍很快會發生，按我的看法，應該悄悄返回京城避難。"其他人都不聽從他的勸告。休之流着淚告别衆人離開了青州。不久邢杲叛亂，伯彥等人都被作亂的軍民殺死，同時遇害。陽姓家族死了幾十人，僅有休之兄弟幸免於難。

莊帝立，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以本官領御史，遷給事中、太尉記室參軍，加輕車將軍。李神儁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明、河間邢子明等俱入撰次。永安末，洛州刺史李海啓除冠軍長史。普泰中，兼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尋爲太保長孫稚府屬。尋敕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太昌初，除尚

莊帝即位，休之出仕任員外散騎侍郎，不久以本官領御史，升任給事中、太尉記室參軍，加輕車將軍。李神儁負責起居注時，向皇上申請讓陽休之、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明、河間邢子明等人一起參加編寫。永安末年，洛州刺史李海奏明皇上任命休之爲冠軍長史。普泰年間，兼任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不久爲太保長孫稚府屬官，很快朝廷下令命休之和魏收、李同軌等人編修國史。太昌初，任尚書祠部郎中，很快升

書祠部郎中，尋進征虜將軍、中散大夫。

任征虜將軍、中散大夫。

賀拔勝出爲荆州刺史，啓補驃騎長史。勝爲行臺，又請爲右丞。勝經略樊、沔，又請爲南道軍司。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高祖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至建業。休之聞高祖推奉静帝，乃白勝啓梁武求還，以天平二年達鄴，仍奉高祖命赴晋陽。其年冬，授世宗開府主簿。明年春，世宗爲大行臺，復引爲行臺郎中。

賀拔勝出任荆州刺史，補授休之爲驃騎長史。賀拔勝任行臺，又請求休之任右丞。後來賀拔勝到樊、沔負責軍事時，又請他任南道軍司。不久，魏武帝入關，賀拔勝請休之帶着表章到長安拜見。同時高祖也請休之任太常少卿。不久賀拔勝投奔南方，休之也一同來到建業。後來聽説高祖擁戴静帝即位，就勸説賀拔勝向梁武帝請求回到北方，并在天平二年到達鄴，又奉高祖的命令到了晋陽。這一年冬天，授世宗開府主簿。第二年春天，世宗任大行臺，又任休之爲行臺郎中。

四年，高祖幸汾陽之天池，於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其文曰“六王三川”。高祖獨於帳中問之，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是大王之字，王者當王有天下，此乃大王符瑞受命之徵。既於天池得此石，可謂天意命王也，吉不可言。”高祖又問三川何義。休之曰：“河、洛、伊爲三川，亦云涇、渭、洛爲三川。河、洛、伊，洛陽也；涇、渭、洛，今雍州也。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高祖曰：“世人無事常道我欲反，今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

天平四年，高祖來到汾陽的天池，在池邊發現一塊石頭，石頭上有凸起的花紋，形成四字“六王三川”。高祖單獨把休之叫到帳中問他這四字是什麽意思。他解釋説：“六是您名字中的一個字，王即應當統治天下，這是大王接受天命的好徵兆。既然這塊石頭是在天池邊發現的，可以説天意讓王作天子，是非常吉利的。”高祖又問：“三川是什麽意思?”他説：“黄河、洛水、伊水是三川，也可以説涇水、渭水、洛水是三川。黄河、洛水、伊水的中心是洛陽，涇水、渭水、洛水的中心是現在的雍州。大王如果承受天命，最終必須占據關右地區。”高祖説：“人們在無事時尚且説我要謀反，如果聽到了這事，恐怕更要議論紛紛，你要小心不要亂説出去。”

元象初，録荆州軍功，封新泰縣開國伯，食邑六百户，除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尚書左民郎中。興和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清河崔長謙使於梁。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時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晋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尚書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高祖禁止，會赦不治。五年，兼尚食典御。七年，除太子中庶子，遷給事黄門侍郎，進號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八年，兼侍中，持

元象初年，因賜荆州的軍功，被封爲新泰縣開國伯，食邑六百户，任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尚書左民郎中。興和二年，兼任通直散騎常侍，作清河崔長謙的副使出使梁。武定二年，任中書侍郎。當時有人開玩笑地嘲諷他説：“在進退兩難之際，騎着連錢青驄馬，從晋陽來到鄴，隨身帶着許多著作。”尚書左丞盧斐因爲他經常倚仗着自己的著作結交權貴謀求私利，請求高祖予以禁止，結果正趕上大赦而没能治罪。武定五年，兼尚食典御。七年，任太子中庶子，升給事黄門侍郎，進授爲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八年，兼侍中，持符節捧着皇帝的詔書到達并州，

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顯祖爲相國、齊王。是時，顯祖將受魏禪，發晋陽，至平城都，爲人心未一，且還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疏放，使還，遂説其事，鄴中悉知。於後高德政以聞，顯祖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脱誤，左遷驍騎將軍，積前事也。尋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開國男，以本官兼領軍司馬。後除都水使者，歷司徒掾、中書侍郎，尋除中山太守。顯祖崩，徵休之至晋陽，經紀喪禮。乾明元年，兼侍中，巡省京邑。仍拜大鴻臚卿，領中書侍郎。皇建初，以本官兼度支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領幽州大中正。肅宗留心政道，每訪休之治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民患爲政治之先。帝深納之。大寧中，除都官尚書，轉七兵、祠部。河清三年，出爲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爲光禄卿，監國史。休之在中山及治西兗，俱有惠政，爲吏民所懷。去官之後，百姓樹碑頌德。尋除吏部尚書，食陽武縣幹，除儀同三司，又加開府。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加金紫光禄大夫。武平元年，除中書監，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二年，加左光禄大夫，兼中書監。三年，加特進。五年，正中書監，餘并如故。尋以年老致仕，抗表辭位，帝優答不許。六年，除正尚書右僕射。未幾，又領中書監。

休之本懷平坦，爲士友所稱。晚節，説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及珽被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嫌隙。及鄧長顒、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

督促開導顯祖就任相國、齊王。此時，顯祖將要接受魏後主禪位，從晋陽進發，走到平城都，因爲人心不齊，又退回并州，恐怕泄露消息，不准人來往。休之本性疏放，所以顯祖允許他回去，但他回去後就宣揚了出去，京城人都知道了這件事。此後高德政把這件事告訴了顯祖，顯祖很生氣但没有表露出來。北齊建國後，休之任散騎常侍，修起居注。時間不長，因爲書寫詔書錯誤而獲罪，貶爲驍騎將軍，也是因他前事的緣故。很快因爲在接受禪位的時候，需要商定禮儀，就別封他爲始平縣開國男，以原來的官職兼領軍司馬。後來任都水使者，歷任司徒掾、中書侍郎。不久任中山太守。顯祖去世後，徵召休之到晋陽，管理喪葬事宜。乾明元年，兼侍中，巡察京城地區。授大鴻臚卿，領中書侍郎。皇建初，以本官兼任度支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領幽州大中正。肅宗十分注意治國，常向休之詢問治國之術。休之告訴他要明賞罰，慎選官，禁止驕奢淫逸，留心百姓疾苦，這些都是治理天下的首要。皇上非常注意采納他的意見。大寧年間，任都官尚書，又改任七兵尚書、祠部。河清三年，出任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年，徵入任光禄卿，負責編修國史。休之在中山和西兗州任職期間，都實行了寬容政策，深受當地官員和百姓的愛戴。他離任後，百姓樹碑來頌揚他。不久任吏部尚書，享受陽武縣幹禄，任儀同三司，又加開府。休之掌握很多以往朝代的舊事，熟悉氏族的情况，他選拔的官員，才能和門第都很恰當。加金紫光禄大夫。武平元年，任中書監，不久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二年，加左光禄大夫，兼中書監。三年，加特進。五年，任中書監，其他官職依舊。不久因爲年老退休，上表向皇上辭官，皇上特意優待他，没有允許。六年，任正尚書右僕射。不久，又領中書監。

休之襟懷坦蕩，受到士人和朋友的稱許。晚年的時候，説服祖珽撰寫《御覽》，書寫成後，加特進。祖珽被罷官，他又四處散布言論，説與祖珽原先就有矛盾。到鄧長顒、顏之推奏明皇上設立文林館時，顏之推本來不想讓一些上年紀的

休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又魏收監史之日，立《高祖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爲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意，上表論之。武平中，收還朝，敕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爲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决。收死後，便諷動内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便謂人云："我已三爲中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又謂其所親云："我非奴，何意忽有此授。"凡此諸事，深爲時論所鄙。

休之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爲典正。邢、魏殂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爲搢紳所愛重。周武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修、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脩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秘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黄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黄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高行恭、辛德源、王劭、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盧思道有所撰録，止云休之與孝貞、思道同被召者是其誣罔焉。尋除開府儀同，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大象末，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年七十四。所著文集三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并行於世。

子辟彊，武平末尚書水部郎中。辟彊性疏脱，無文藝，休之亦引入文林館，爲時人嗤鄙焉。

權貴參加，休之就又依附他們，和一些年輕的朝請、參軍一同入文林館待詔。又魏收負責編寫國史時，設《高祖本紀》，以平定四胡這一年爲齊元年。當時魏收在齊州，恐怕史官改變了自己的意思，上表論説這件事。武平年間，魏收回朝，皇上下令召集朝中大臣商討，休之提出應該以天保爲分界。魏收在世時，還議而不决。魏收死後，休之就説動内外大臣，最終皇上下令聽從了他的意見。後來領中書監，他對人説："我已經三任中書監，現在又任有什麽用?"隆化年間回到鄴，滿朝官員都升了官級，封休之爲燕郡王。他又對親信説："我不是奴僕，怎麽能授我這一官職呢?"凡此種種都受到當時人的鄙棄。

休之好學不倦，博覽群書，文章雖然説不上華麗，但也還典雅。自從邢卲、魏收二人死後，他被推崇爲前輩。地位和威望高了，待人接物却能虛懷若谷，受到士大夫的敬重。周武帝平定齊國後，休之與吏部尚書袁聿修、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脩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秘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黄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黄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高行恭、辛德源、王劭、陸開明十八人一起被徵召，命他們隨皇上到長安。對這件事盧思道曾經有所記述，僅説陽休之和李孝貞、盧思道一起被徵召是他記述錯誤。不久，休之任開府儀同，歷任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大象末年，進位上開府，任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官，死在洛陽，時年七十四歲。著有文集三十卷，又撰寫了《幽州人物志》，都流行於世。

他的兒子辟彊，武平末年任尚書水部郎中。辟彊性情疏略灑脱，没有文才，休之也引薦他入了文林館，受到當時人們的譏笑和鄙視。

袁聿修

袁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

袁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是魏中書

魏中書令翻之子也，出後叔父躍。七歲遭喪，居處禮度，有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沉有鑒識，清净寡欲，與物無競，深爲尚書崔休所知賞。魏太昌中，釋褐太保開府西閤祭酒。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尋兼尚書度支郎，仍歷五兵左民郎中。武定末，太子中舍人。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數年，大有聲績，遠近稱之。八年，兼太府少卿，尋轉大司農少卿，又除太常少卿。皇建二年，遭母憂去職，尋詔復前官，加冠軍、輔國將軍，除吏部郎中。未幾，遷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大將軍，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録事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四十萬娉太原王乂女爲妻，而王氏已先納陸孔文禮娉爲定，聿修坐爲首僚，又是國之司憲，知而不劾，被責免中丞。尋遷秘書監。

令袁翻的兒子，過繼給叔叔袁躍。七歲時父親死了，他的行爲都合乎法度，像成年人。九歲時，州裏徵召爲主簿。爲人深沉有見識，性情清静，與世無争，很受尚書崔休的信任賞識。魏太昌年間，出仕任太保開府西閤祭酒。十八歲，領本州中正。不久兼尚書度支郎，歷任五兵左民郎中。武定末年，任太子中舍人。天保初年，任太子庶子，以本官代理博陵太守。幾年時間，治理得很有成績和聲譽，遠近的人都稱贊他。天保八年，兼太府少卿，不久改任大司農少卿，又任太常少卿。皇建二年，爲母親守喪離職，不久皇上下令官復原職，加冠軍、輔國將軍，任吏部郎中。時間不長，升任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大將軍，兼御史中丞。司徒録事參軍盧思道私自從國庫借了四十萬錢娶太原王乂的女兒爲妻，但王氏的女兒已經收過了陸孔文的定禮，聿修是朝中的首席大臣，又是御史，知道了這件事却不加彈劾，因而獲罪免去了御史中丞。不久改爲秘書監。

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五禮。出除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人榮之。爲政清靖，不言而治，長吏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詣諸州，梁、鄭、兗、豫疆境連接，州之四面，悉有舉劾，御史竟不到信州，其見知如此。及解代還京，民庶道俗，追别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遠送。既盛暑，恐其勞弊，往往爲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還。還京後，州民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斂縑布數百匹，托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以紀功德。府省爲奏，敕報許之。尋除都官尚書，仍領本州中正，轉兼吏部尚書、儀同三司，尚書尋即真。

天統年間，皇上下令袁聿修和趙郡王高叡等商討制訂五禮。出任信州刺史，信州是他的家鄉，當時都很羡慕。他做官清廉，無爲而治，從長吏以下，一直到鰥寡孤幼，都很喜歡他。武平初，御史廣泛出動到各州視察，梁州、鄭州、兗州、豫州和信州接壤，這四州的長官，都受到彈劾，御史却没有到信州，聿修就是如此受到信任。等到他兼職期滿返回京城，追送的百姓擠滿了道路。有的人帶着酒肉，痛哭流涕地挽留他，都争着遠送。當時正是酷暑，爲避免百姓過於勞累，聿修常常停下來，隨手舉起一杯酒，答謝百姓的厚意，并勸説百姓們回去。回到京城後，信州百姓鄭播宗等七百多人請求爲聿修立碑，籌集了幾百匹布，委托中書侍郎李德林作文記載聿修的功德。府省替百姓奏明朝廷，得到了皇上許可。不久聿修被任都官尚書，仍領信州中正，又改兼吏部尚書、儀同三司。不久正式任尚書。

聿修少平和温潤，素流之中，最有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

聿修從小性情平和温順，在士大夫中最有操守。以名家子弟而歷任高官，當時的名流都很器

相器待，許其風監。在郎署之日，值趙彦深爲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彦深後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修猶以故情，存問來往。彦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愧，蓋亦由其接引。爲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嫁相尋，聿修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爲地勢然也。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遺，聿修在尚書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饋。尚書邢卲與聿修舊款，每於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爲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命考校官人得失。經歷兖州，時邢卲爲兖州刺史，别後，遣送白紬爲信。聿修退紬不受，與邢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忻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塞道喪，若違忤要勢，即恐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

重他，稱許其風度和鑒識。在任郎官時，正好趙彦深任水部郎中，兩人在一院辦公，成了朋友。後來趙彦深被罷官在家閑居，别人都和他斷絶了來往，聿修却記着舊情，去探望慰問他。當彦深被起用後，也記住了這一段交往，所以聿修的提升雖然是量才録用，也歸因於彦深的推薦。任吏部尚書以後，就是憑自己的聲望而升官。起初馮子琮以僕射兼管選拔官吏，總是選擇豪門締結婚姻關係，聿修常常譏笑他，對别人説："馮公忙着爲自己挑選親家而日不暇給。"等他自己也負責銓選官吏時，也免不了走上子琮的老路，人們認爲這是各人的地位造成的。聿修爲官很清廉，在當時很少有人像他這樣。魏、齊兩世，臺府郎官之間免不了相互來往饋贈，但他任尚書十年，却没有接受過任何禮物。尚書邢卲和他是老朋友，常在尚書省和他開玩笑，把他叫做清郎。大寧初，他以太常少卿身份巡察各地，朝廷命他考察官吏的功過得失。經過兖州時，邢卲正任兖州刺史，兩人分手後，邢卲派人送他一些白紬。聿修又退了回去，并給他寫信説："這一次來探望你，和你平時的行爲不一樣，古人從瓜田李下經過，都要避嫌，議論是可怕的，要想不讓他們説三道四，就像堵住決堤的河水一樣困難。你的心意我接受了，但不要給我留下自責。"邢卲也高興地領會了他的意思，回信説："今天送給你東西，都是因爲我過於輕率没有多加思考，承蒙你來信教導，我心中已經没有隔閡了。老弟你過去是清郎，現在成了清卿。"聿修在吏部時，國家已經到了政治敗壞、道德淪喪的時候，如果觸犯了權貴，恐怕立刻就會招來災禍，所以他雖然清廉自守，仍然免不了和權貴們周旋而累及自己的品德。

齊亡入周，授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大象末，除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又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尋卒，年七十二。

北齊滅亡後聿修歸降了北周，授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大象末年，任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又任東京都官尚書。廢除東京後，回到朝中，又任都官尚書。開皇二年，出任熊州刺史。不久去世，時年七十二歲。

子知禮，武平末儀同開府參軍

兒子知禮，武平末年任儀同開府參軍事。隋

事。隋開皇中，侍御史，歷尚書民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太子中舍人。

開皇年間任侍御史，歷任尚書民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年，死於太子中舍人任上。

史臣曰：崔彦玄奕世載德，不忝其先；盧詹事任俠好謀，志尚宏遠；陽僕射位高望重，鬱爲時宗；袁尚書清明在躬，以器能見任；與陽斐、盧潛并朝之良也。有齊季世，權歸佞幸，賴諸君維持名教，不然則拔本塞源，裂冠毁冕，安可道哉。

史臣曰：崔彦玄歷代都享受皇家的恩德，他能够做到不玷辱自己的祖先；盧詹事見義勇爲喜好謀略，志向遠大；陽休之權高望重，卓然超群，成爲當時的楷模；袁聿修清正廉潔，以身作則，以才識高超被委以重任；他們和陽斐、盧潛等人都是朝中的傑出人才。北齊後期，權柄落入奸臣手中，幸虧有這些人維護了國家的正常秩序，如果没有他們，就會本源俱喪，忠臣受害，一切將無從談起！

贊曰：惟兹數公，心安寵辱，不夷不惠，坐鎮流俗。

贊曰：惟有這幾位大臣，坦然面對個人榮辱，行事中正，無偏無頗，威鎮世俗。

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彪

李稚廉

李稚廉，趙郡高邑人也。齊州刺史義深之弟。稚廉少而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家人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强付，輒擲之於地。州牧以其蒙稚而廉，故名曰稚廉。聰敏好學，年十五，頗尋覽五經章句。屬葛榮作亂，本郡紛擾，違難赴京。永安中，釋褐奉朝請。普泰初，開府記室、龍驤將軍、廣州征南府録事參軍，不行。尋轉開府諮議參軍事、前將軍。

李稚廉，趙郡高邑人。齊州刺史李義深的弟弟。稚廉從小就清心寡欲，還是兒童的時候，從來不對家人提出什麼請求。有一次家人故意給他金寶，他却始終不要，强塞給他，就扔到地上。州牧看他雖然年紀小却不自私，所以就叫他稚廉。稚廉聰明好學，十五歲就已經熟讀了五經章句。正趕上葛榮作亂，郡中混亂，來到京城避難。永安年間，初爲奉朝請。普泰初年，授開府記室、龍驤將軍、廣州征南府録事參軍，没有去上任。不久改任開府諮議參軍事、前將軍。

天平中，高祖擢爲泰州開府長史、平北將軍。稚廉緝諧將士，軍民樂悦。高祖頻幸河東，大相嗟賞。轉爲世宗驃騎府長史。詔以濟州控帶川陸，接對梁使，尤須得人，世宗薦之，除濟州儀同長史。又遷瀛州長史。高祖行經冀州，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校户口增損。高祖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景取備，事緒非一。稚廉每應機立成，恒先期會，莫不雅合深旨，爲諸州准的。高祖顧謂司馬子如曰："觀稚廉處分，快人意也。"因集文武數萬人，令郎中杜弼宣旨慰勞，仍詰諸州長史、守令等，諸人并謝罪，稚廉獨前拜恩，觀者咸嘆美之。其日，賜以牛酒。高

天平年間，高祖提拔稚廉任泰州開府長史、平北將軍。他與將士們和睦相處，軍民關係融洽。高祖多次到河東，很嘆賞他的才幹。改任世宗驃騎府長史。下詔説，濟州是水陸要地，時常接待梁的使者，尤其需要一個得力之人，世宗推薦稚廉，任濟州儀同長史。又改任瀛州長史。高祖經過冀州時，檢查河北六州全部的文書簿籍，核對户口的增減。這些都是高祖親自分派布置，騎馬行軍，檢查所需要的簿籍，頭緒繁多，却必須立即準備妥當。稚廉能隨機應變，馬上辦好，他經常提前作好準備，與高祖的要求相符合，從而成爲其他各州的榜樣。高祖回頭對司馬子如説："看稚廉處理事情，足以讓人心情愉快。"於是召集文武幾萬人，讓郎中杜弼宣布皇上的旨意，慰勞稚廉，并且責問各州長史、太守縣令等，其他人都一齊謝罪，衹有稚廉上前謝恩，旁

祖還并，以其事告世宗。世宗喜而語人曰："吾足知人矣。"

觀的人都很感嘆羡慕。這一天，高祖賞給他牛和酒。回到并州後高祖把這件事告訴了世宗。世宗高興地對别人説："我可算是善於發現人才了。"

世宗嗣事，召詣晋陽，除霸府掾。謂杜弼曰："并州王者之基，須好長史，各舉所知。"時互有所稱，皆不允。衆人未答。世宗乃謂陳元康曰："我教君好長史處，李稚廉即其人也。"遂命爲并州長史。常在世宗第内，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爲館客，待以上賓之禮。

世宗繼承高祖後，召稚廉來到晋陽，在自己府中作屬官。世宗對杜弼説："并州是成就帝業之地，需要有好的長史，你們可以推薦自己瞭解的人。"當時各人都推舉了自己認爲稱職的人，不合世宗的意。衆人一時没有説話。世宗便對陳元康説："我告訴你一位優秀的長史，就是李稚廉。"於是任他并州長史。稚廉經常出入世宗的府第，和隴西辛術等六人并稱爲館客，用上賓的禮節招待他們。

天保初，除安南將軍、太原郡守。顯祖嘗召見，問以治方，語及政刑寬猛，帝意深文峻法，稚廉固以爲非，帝意不悦。語及楊愔，誤稱爲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郡守，帶西兗州刺史。徵拜太府少卿，尋轉廷尉少卿，遷太尉長史。肅宗即位，兼散騎常侍、省方大使。行還，所奏多見納用。除合州刺史，亦有政績，未滿，行懷州刺史。還朝，授兼太僕卿，轉大司農卿、趙州大中正。天統元年，加驃騎大將軍、大理卿，世稱平直。爲南青州刺史，未幾，徵爲并省都官尚書。武平五年三月，卒於晋陽，年六十七。贈儀同三司、信義二州刺史、吏部尚書。

天保初，任安南將軍、太原郡太守。顯祖曾經召見他，向他咨詢治國的方略，談及政策刑罰寬嚴，顯祖主張嚴刑峻法，稚廉堅持認爲這一主張是錯誤的，顯祖很不高興。他説到楊愔時，誤説成楊公。因爲回答不得體，被任命爲濟陰郡太守，帶西兗州刺史。召入任太府少卿，不久改任廷尉少卿，升太尉長史。肅宗即位後，兼散騎常侍、省方大使。巡察回來後，他所上的奏章大都被采納。任合州刺史時，也有政績，任期未滿，又代理懷州刺史。回到朝内，授兼太僕卿，改任大司農卿、趙州大中正。天統元年，加授驃騎大將軍、大理卿，當時以公允正直著稱。任南青州刺史，時間不長，召入任并州省都官尚書。武平五年三月，死於晋陽，時年六十七歲。追贈儀同三司，信州、義州刺史，吏部尚書。

封述

封述，字君義，渤海蓨人也。父軌，廷尉卿、濟州刺史。述有幹用，年十八爲濟州征東府鎧曹參軍。高道穆爲御史中尉，啓爲御史。遷大司馬清河王開府記室參軍，兼司徒主簿。太昌中，除尚書三公郎中，以平幹稱。天平中，增損舊事爲《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删定。梁散騎常侍陸晏子、沈警來聘，以述兼通直郎使梁。還，遷世宗大將軍府從事

封述，字君義，渤海蓨縣人。父親封軌，任廷尉卿、濟州刺史。封述有才幹，十八歲就做了濟州征東府鎧曹參軍。高道穆任御史中尉時，啓奏朝廷任封述爲御史。改任大司馬清河王的開府記室參軍，兼司徒主簿。太昌年間，任尚書三公郎中，以公正幹練著稱。天平年間，對過去史實加以增删寫成《麟趾新格》，書中的名分和法律條目都是他删定的。梁的散騎常侍陸晏子、沈警來訪問，朝廷任命封述兼任通直郎出使梁朝。回來後，改任世宗大將軍府從事中郎，監察京畿事

中郎，監京畿事。武定五年，除彭城太守、當郡督，再行東徐州刺史。武定七年，除廷尉少卿。八年，兼給事黄門侍郎。齊受禪，與李獎等八人充大使，巡省方俗，問民疾苦。天保三年，除清河太守，遷司徒左長史，行東都事，尋除海州刺史。大寧元年，徵授大理卿。河清三年，敕與録尚書趙彦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天統元年，遷度支尚書。三年，轉五兵尚書，加儀同三司。武平元年，除南兖州刺史，更滿還朝，除左光禄大夫，又除殿中尚書。

述久爲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爲時人所稱。而厚積財産，一無饋遺，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絶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迴避進趨，頗致嗤駭。前妻河内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娉，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作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徑府訴云："送騾乃嫌脚跛，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吝嗇所及，每致紛紜。

子元，武平末太子舍人。

封詢

述弟詢，字景文。魏員外郎，武定中永安公開府法曹，稍遷尚書起部郎中，轉三公郎，出爲東平原郡太守，遷定州長史，又除河間郡守，入爲尚書左丞，又爲濟南太守。隋開皇中卒。詢窺涉經史，清素自持，歷官皆有幹局才具，治郡甚著聲績，民吏敬而愛之。

宜。武定五年，任彭城太守、本郡都督，兩次代理東徐州刺史。武定七年，任廷尉少卿。八年，兼任給事黄門侍郎。齊立國後，封述和李獎等八人充任大使，巡視各地，訪問民間疾苦。天保三年，任清河太守，升司徒左長史，管理東都事宜，不久任海州刺史。大寧元年，召入任大理卿。河清三年，命他和録尚書趙彦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人商議制定法律。天統元年，升度支尚書。三年，改任五兵尚書，加儀同三司。武平元年，任南兖州刺史，任滿回朝，任左光禄大夫，又任殿中尚書。

封述長時間擔任執法官員，熟悉法律條文，裁斷公平，深受當時人稱贊。他家中廣積財産，非常富有，但絲毫不贈送給别人，即使至親好友貧病交加，也絶不救濟，朝野輿論很鄙棄他的爲人。外表方正却免不了攀附權貴，趨炎附勢，受到别人的譏笑。他的前妻是河内司馬氏，一兒子娶隴西李士元的女兒，送了許多財禮，到快要舉行婚禮時，還爲相差懸殊而争論不休。封述忽然拿出供養的畫像對着李士元打畫像發誓，士元笑着説："封公從哪裏弄來的應急像，要發誓便拿出來用。"一兒子娶范陽盧莊之的女兒。封述又到盧府去訴苦説："想送給你家騾子吧，又怕你嫌腿跛，送給你們土地，又怕你嫌鹽鹼地出産不多，送銅器又嫌古老而無用處。"所作所爲都極其吝嗇，經常被别人議論紛紛。

兒子封元，武平末年任太子舍人。

封述的弟弟封詢，字景文，任魏員外郎，武定年間任永安公開府法曹，升任尚書起部郎中，改任三公郎，出任東平原郡太守，升定州長史，又任河間郡太守，召入任尚書左丞，又任濟南太守。隋開皇年間去世。封詢涉獵經史，清白自守，歷任各職都非常有才幹，治理地方很有成績，百姓和官吏都很敬重愛戴他。

許惇

許惇，字季良，高陽新城人也。父護，魏高陽、章武二郡太守。惇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任司徒主簿，以能判斷，見知時人，號爲入鐵主簿。稍遷陽平太守。當時遷都鄴，陽平即是畿郡，軍國責辦，賦斂無准，又勛貴屬請，朝夕徵求，惇并御之以道，上下無怨。治爲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闕，詔頒天下。還魏尹，出拜齊州刺史，轉梁州刺史，治并有聲。還大司農。會侯景背叛，王思政入據潁城，王師出討，惇常督漕，軍無乏絶。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遷殿中尚書。惇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爲長鬣公。顯祖嘗因酒酣，握惇鬚髯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時人又號爲齊鬚公。世祖踐祚，領御史中丞，爲膠州刺史。尋追爲司農卿，又遷大理卿，再爲度支尚書，歷太子少保、少師、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特進，賜爵萬年縣子，食下邳郡幹。以年老致仕於家，三年卒。

許惇，字季良，高陽新城人。父親許護，任魏高陽、章武二郡太守。許惇高見卓識而敏捷，善於從政作官，任司徒主簿，因爲善於判斷，爲人所知，被稱爲入鐵主簿。逐漸升至陽平太守。當時都城遷到鄴，陽平成爲京畿郡，爲滿足軍隊和都城的供應，收取賦税没有標準，而且朝中權貴到處請托徵求無度，許惇想盡辦法妥善處理，使上下人等都没有怨言。陽平郡被治理得成爲天下第一，皇上特别加以賞賜，畫了他的畫像挂在宫裏，并且頒布全國。改任魏郡尹，出任齊州刺史，改任梁州刺史，都治理得很有成績。升任大司農。侯景叛亂，王思政進據潁城，朝廷派軍隊討伐，許惇負責運糧，使軍隊的糧食没有短缺。引來洧水灌城，就是許惇提出的策略。改任殿中尚書。許惇的鬍鬚長得很漂亮，一直垂到腰部，尚書省的人都叫他長鬣公。有一次顯祖喝酒喝得高興，握着他的鬍子稱贊不已，并用刀割斷，衹剩下一把長。許惇害怕了，從此再也不敢留長鬍子，人們就又叫他齊鬚公。世祖登基後，領御史中丞，任膠州刺史。不久召入朝廷任司農卿，又改任大理卿，兩次任度支尚書，歷任太子少保、少師、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特進，賜爵萬年縣子，享受下邳郡幹禄。因爲年老辭官回家，三年後去世。

惇少純直，晚更浮動。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爲之。同郡邢卲爲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卲競中正，遂馮附宋欽道，出卲爲刺史，朝議甚鄙薄之。雖久處朝行，歷官清顯，與邢卲、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之徒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説經史，或吟咏詩賦，更相嘲戲，欣笑滿堂，惇不解劇談，又無學術，或竟坐杜口，或隱几而睡，深爲勝流所輕。

許惇年經時純真正直，年老後變得很輕浮。齊朝的官制，本州大中正要由京官擔任。和他同郡的邢卲任中書監，德高望重，他爲了與邢卲競争大中正，就去依附宋欽道，使邢卲出任刺史，朝中大臣很鄙視他。許惇雖然長久在朝爲官，歷任的官職很高，和邢卲、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等人并駕齊驅，其他人談論經史，吟詩作賦，互相開玩笑，歡笑滿堂，他却不會激烈辯論，又没有學問，所以有時就默默坐着，有時靠着几案打瞌睡，名流非常輕視他。

子文紀，武平末度支郎中。文紀弟文經，勤學方雅，身無擇行，口無戲言。武平末，殿中侍御史。隋開皇初侍御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

兒子許文紀，武平末年任度支郎中。文紀弟文經，勤學苦讀，爲人方正雅達，從來不做違反法度的事，從來不説開玩笑的話。武平末年，任殿中侍御史。隋開皇初，任侍御史，兼通直散騎

副，主爵侍郎。卒於相州長史。

常侍，做了訪問陳的副使，主爵侍郎。死時官任相州長史。

惇兄遜，字仲讓，有幹局，乾明中平原太守，卒，贈信州刺史。遜子文高，司徒掾。

許惇的兄長許遜，字仲讓，有才幹，乾明年間任平原太守，去世，追贈信州刺史。他的兒子許文高，任司徒掾。

羊烈

羊烈，字信卿，太山鉅平人也。晋太僕卿琇之八世孫，魏梁州刺史祉之弟子。父靈珍，魏兗州別駕。烈少通敏，自修立，有成人之風。好讀書，能言名理，以玄學知名。魏孝昌中，烈從兄侃爲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潜知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爲己利乎?"卒無所受。

羊烈，字信卿，泰山鉅平人。晋太僕卿羊琇第八世孫，魏梁州刺史羊祉弟弟的兒子。父親羊靈珍，任魏兗州別駕。羊烈小時候很聰明，注重自身的修養，有成年人的風範。喜好讀書，能清談名理，以玄學知名。魏孝昌年間，羊烈的堂兄羊侃任太守，割據本郡起兵作亂。羊烈暗中知道了他的陰謀，害怕會禍及全家，就和堂兄廣平太守羊敦騎快馬趕到洛陽告發。朝廷要重賞他，羊烈對別人說："這就好比是砍掉自己的手來保住整個身體，保存重要的，豈是藉助堂兄的失敗爲自己謀利呢?"最終也没接受獎賞。

弱冠，州辟主簿，又兼治中從事。刺史方以吏事爲意，以幹濟見知。釋巾太師咸陽王行參軍，遷秘書郎。顯祖初爲儀同三司，開府。倉曹參軍事。天保初，授太子步兵校尉、輕車將軍，尋遷并省比部郎中，除司徒屬，頻歷尚書祠部，左、右民郎中，所在咸爲稱職。九年，除陽平太守，治有能名。是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敕書褒美焉。皇建二年，遷光禄少卿，加龍驤將軍、兗州大中正，又進號平南將軍。天統中，除太中大夫，兼光禄少卿。武平初，除驃騎將軍、義州刺史，尋以老疾還鄉。周大象中卒。

二十歲時，州裏徵用他任主簿，兼治中從事。刺史本來正爲吏事憂慮，羊烈憑着辦事幹練而被信任。開始作官時任太師咸陽王行參軍，升任秘書郎。顯祖初爲儀同三司，開府時，任命羊烈爲倉曹參軍事。天保初，任太子步兵校尉、輕車將軍，不久改任并省比部郎中，任司徒屬，屢任尚書祠部，左、右民郎中，都很稱職。九年，任陽平太守，治理以能幹出名。這時，各地常發生蝗災，但陽平境内却一點蝗蟲没有，皇上下詔書予以褒獎。皇建二年，升光禄少卿，加龍驤將軍、兗州大中正，加號平南將軍。天統年間，任太中大夫，兼光禄少卿。武平初，任驃騎將軍、義州刺史，不久因年老多病回家。周大象年間去世。

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飾，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并出家爲尼，咸存戒行。烈天統中與尚書畢義雲争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閥，云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爲我家故吏。烈答云："卿自畢軌被誅以還，寂無

羊烈家世代操守清白，家庭注重品德修養，受到世人的稱贊，家中的女子從來没有改嫁的。魏太和年間，在兗州造了一所尼寺，女子守寡又没有子女的都出家作了尼姑，而且都嚴守戒律。天統年間，羊烈和尚書畢義雲争奪兗州大中正的職位，畢義雲是歷代公卿世家，所以他説，我家幾代任本州刺史，而你家累世都是我家下屬。羊

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言。豈若我漢之河南尹，晉之太傅，名德學行，百代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雲之帷薄焉。

烈回答説：“你家自從畢軌被殺以後，就一直没出現過傑出人才，現在的刺史都是戰場上征戰得來的，你有什麽資格説話。哪裏比得上我家漢任河南尹，晉任太傅，名聲操守、學識品德，流芳百世。況且男人雅正，女子貞節，足以稱得上第一，其他方面也都值得大家贊揚。”他這樣説是爲了諷刺畢義雲内室污亂淫穢。

羊深 羊肅

祉子深，魏中書令。深子肅，以學尚知名，世宗大將軍府東閤祭酒。乾明初，冀州治中。趙郡王爲巡省大使，肅以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天統初，遷南兖州長史。武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出爲武德郡守。

羊祉的兒子羊深，任魏中書令。羊深的兒子羊肅，因學問高深知名於世，任世宗大將軍府東閤祭酒。乾明初，任冀州治中。趙郡王爲大使巡視時，羊肅被認定做事拖拉不能勝任而解職，朝中大臣討論後認爲他没有罪過，不久又官復原職。天統初，升南兖州長史。武平年間，進入文林館編撰書籍，不久出任武德郡太守。

烈弟脩，有才幹，大寧中卒於尚書左丞。子玄正，武平末將作丞。隋開皇中民部侍郎。卒於隴西郡贊治。

羊烈的弟弟羊脩，有才幹，大寧年間任尚書左丞去世。他的兒子羊玄正，武平末年任將作丞。隋開皇年間任民部侍郎。死於隴西郡贊治任上。

源彪

源彪，字文宗，西平樂都人也。父子恭，魏中書監、司空，文獻公。文宗學涉機警，少有名譽。魏孝莊永安中，以父功賜爵臨潁縣伯，除員外散騎常侍。天平四年，凉州大中正。遭父憂去職。武定初，服闋，吏部召領司徒記室，加平東將軍。世宗攝選，沙汰臺郎，以文宗爲尚書祠部郎中，仍領記室。轉太子洗馬。天保元年，除太子中舍人。乾明初，出爲范陽郡守。

源彪，字文宗，西平樂都人。父親源子恭，爲魏中書監、司空，文獻公。文宗學習機智靈敏，年輕時就有聲譽。魏孝莊帝永安年間，由於父親的功績賜爵臨潁縣伯，任員外散騎常侍。天平四年，任凉州大中正。因爲父親守喪解職。武定初，服喪期滿，吏部徵召領司徒記室，加平東將軍。世宗負責銓選官吏，淘汰不合格臺官，任命文宗爲尚書祠部郎中，仍然領記室參軍。改任太子洗馬。天保元年，任太子中舍人。乾明初，出任范陽郡太守。

皇建二年，拜涇州刺史。文宗以恩信待物，甚得邊境之和，爲鄰人所欽服，前政被抄掠者，多得放還。天統初，入爲吏部郎中，遷御史中丞，典選如故。尋除散騎常侍，仍攝吏部，加驃騎大將軍。屬秦州刺史宋嵩卒，朝廷以州在邊垂，以文宗往莅涇州，頗著聲績，除秦州刺史，乘傳之

皇建二年，任涇州刺史。文宗待人很寬厚講究信義，使邊境地區很穩定，受到鄰國的敬重，在他任前被掠走的人口，大多都被放了回來。天統初年，入朝任吏部郎中，升御史中丞，依舊典選官員。不久改任散騎常侍，仍然攝管吏部，加驃騎大將軍。正趕上秦州刺史宋嵩死去，朝廷考慮到秦州是邊疆地區，就委派文宗去治理涇州，成績很突出，任秦州刺史，乘坐驛站車馬到府上

府，特給後部鼓吹。文宗爲治如在涇州時。李孝貞聘陳，陳主謂孝貞曰："齊朝還遣源涇州來瓜步，真可謂和通矣。"尋加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徵領國子祭酒。三年，遷秘書監。

陳將吳明徹寇淮南，歷陽、瓜步相尋失守。趙彦深於起居省密訪文宗曰："吴賊侏張，遂至於此，僕妨賢既久，憂懼交深，今者之勢，計將安出？弟往在涇州，甚悉江、淮間情事，今將何以禦之？"對曰："荷國厚恩，無由報效，有所聞見，敢不盡言。但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復不得與吳楚争鋒，命將出軍，反爲彼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進既不得，退又未可，敗績之事，匪朝伊夕。王出而能入，朝野傾心，脱一日參差，悔無所及。以今日之計，不可再三。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淮南招募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淮北捉兵，足堪固守。且琳之於叠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別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彦深嘆曰："弟此良圖，足爲制勝千里，但口舌争來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

武平七年，周武平齊，與陽休之、袁聿修等十八人同敕入京，授儀同大將軍、司成下大夫。隋開皇初，授莒州刺史，至州，遇疾去官。開皇六年卒，年六十六。文宗以貴游子弟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游詣貴要之門，故時論以爲善於附會。

任，特别賞給他後部鼓吹。文宗治理秦州時如同在涇州一樣。李孝貞訪問陳，陳主對他説："齊國派源文宗到瓜步來，我們兩國算是真正的通好。"不久加授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徵入領國子祭酒。三年，改秘書監。

陳將吴明徹入侵淮南，歷陽、瓜步相繼失守。在起居省趙彦深暗地向文宗徵求意見説："吴明徹强横跋扈，已經造成了這樣的危害，我妨礙賢者之路已久，心中又急又怕，如今的形勢該采取什麽樣的策略呢？老弟過去在涇州，很熟悉江淮之間的情况，該用什麽方法抵抗敵人的入侵呢？"文宗回答説："我受國家的大恩，没有來得及報答，如果有什麽見解，怎麽敢不説出來呢。衹是朝廷一定不會讓將領們有過多的軍隊，少於幾千人，又不能和江南的軍隊交鋒，命令大將出征，反而成了送到對方口中的食物。尉破胡的人品，是皇上所熟知的。既不能進軍，又不能退兵，慘敗的結局，已經指日可待。軍隊出征并且可以班師，這是朝廷内外都很挂心的事情，倘若哪一天出現差錯，後悔也來不及了。所以如今制定策略，不能連續變動。國家重視淮南，稍一不慎就會很快失守。按照我的計策，不如全權委托給王琳，在淮南招募三四萬人，大家風俗習慣相同，自然能够拼死作戰，同時派原來的將領到淮北招兵買馬，就足以守衛。王琳很顯然不會投降叠項，所以我認爲這是最好的計謀。如果不能推心置腹地對待王琳，派别人去帶兵牽制，很快會招來大禍，决不可如此。"彦深嘆惜説："老弟這計謀，足以决勝千里，衹是大家争論了十幾天，都不肯聽從。世事已經到了這一地步，真是一言難盡。"二人相對而泣。

武平七年，周武帝消滅了齊國，源彪和陽休之、袁聿修等十八人同時奉命進京，授儀同大將軍、司成下大夫。隋開皇初年，任莒州刺史，到州上任，因爲生病而解職。開皇六年去世，時年六十六歲。源文宗出身於貴族而在朝中任要職，才識敏捷，因能幹受到重用。但是他喜歡結交權貴，所以當時的人們認爲他善於攀龍附鳳。

子師，少好學，明辨有識悟，尤以吏事知名。河清初，司空參軍事，歷侍御史、太常丞、尚書左外兵郎中。隋開皇中尚書比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大理少卿。

文宗弟文舉，亦有才幹，歷尚書比部、二千石郎中，定州長史，帶中山郡守。卒於太尉長史。

文宗從父兄楷，字那延，有器幹，善草隸書。歷尚書左民郎中、治書侍御史、長樂、中山郡守、京畿長史、黄門郎、假儀同三司。

元脩伯

齊滅，朝貴知名入周京者：度支尚書元脩伯，魏文成皇帝之後，清素寡欲，明識理體。少歷顯職，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司徒左長史、數郡太守、光州刺史，所在皆著聲績。及爲度支，屬政荒國蹙，儲藏虚竭，賦役繁興。脩伯憂國如家，恤民之勞，兼濟時事，詢謀宰相，朝夕孜孜，與録尚書唐邕迴换取捨，頗有裨益。周朝授儀同大將軍、載師大夫。其事行史闕，故不列於傳。齊末又有并省尚書隴西辛愨、散騎常侍長樂潘子義并以才幹知名。入仕周、隋，位歷通顯云。

論曰：李稚廉等以材能器幹，所在咸著聲名。封述聚積財賄，敝於鄙吝，季良以學淺爲累，文宗以附會見稱。然則羊、李二賢足爲具美，士人君子可不慎與！

贊曰：惟茲數賢，幹事貞固，生被雌黄，殁存縑素。封及源、許，終爲身蠹。

源彪的兒子源師，小時候就勤奮好學，能明辨是非有見識，尤其以善於處理刑事訴訟知名。河清初年，任司空參軍事，歷任侍御史、太常丞、尚書左外兵郎中。隋開皇年間，任尚書比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年，死於大理少卿任上。

文宗的弟弟文舉，也有才幹，歷任尚書比部、二千石郎中，定州長史，帶中山郡太守。死時官任太尉長史。

文宗叔伯兄源楷，字那延，有器度才幹，擅長草書和隸書。歷任尚書左民郎中、治書侍御史、長樂、中山郡太守、京畿長史、黄門郎、假儀同三司。

齊滅亡後，朝中知名大臣到周的有：度支尚書元脩伯，是魏文成皇帝的後代，清心寡欲，明於事理。年輕時就擔任重要官職，如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司徒左長史、數郡太守、光州刺史，每一次任職都能做出成績。任度支尚書時，朝政荒廢，國家危難，儲備奇缺，賦税繁多。脩伯憂國如憂家，體恤民生疾苦，以拯救天下爲己任，孜孜不倦地和宰相謀劃，與録尚書唐邕交换意見決定取捨，對國家大有益處。周授任他儀同大將軍、載師大夫。他的事迹在史書中缺乏記載，所以不能寫入列傳。北齊末年，還有并州省尚書隴西辛愨、散騎常侍長樂潘子義都以才幹知名。在周、隋二朝都做了大官。

論曰：李稚廉等人才能出衆，不同任職都能帶來好名聲。封述積聚財産，由於過於吝嗇，損害了威望，許季良受學識淺薄的拖累，源文宗因攀附權貴被鄙視。羊烈、李稚廉二人是具備全面美德的人，君子士大夫對自身的修養怎麽能不慎重呢！

贊曰：這幾位賢良大臣，辦事忠心耿耿，在生時遭到别人的非議，去世後却顯出清白的操守。封、源、許三人，最終也有了污點。

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儒　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雕　孫靈暉　石曜

班固稱"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行教化"者也。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是以古先哲王率由斯道。

高祖生於邊朔，長於戎馬之間，因魏氏喪亂之餘，屬尒朱殘酷之舉，文章咸蕩，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及仗義建旗，掃清區縣，以正君臣，以齊上下；至乎一人播越，九鼎潛移，文武神器，顧眄斯在；猶且援立宗支，重安社稷，豈非局名教之地，漸仁義之風歟?

屬疆埸多虞，戎車歲駕，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魏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禮於本郡起逆，高祖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并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之亡，復徵中山張雕、渤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儒家這些人，大概來源於司徒之類的官員，是協助國君諧調陰陽，實行教化"的。聖人揚明天道，樹立人倫，所以古代的先哲都尊奉儒學。

高祖出生在邊疆地區，在軍旅之中成長，正趕上魏代天下大亂，尒朱榮殘暴之時，道德敗壞，禮樂頹廢，高雅的音樂行將滅絕，祭祀不能正常進行。高祖樹起義旗，消滅各地割據勢力，使君臣綱常得以正常，上尊下卑得以恢復；他自己也英名遠播，大權逐漸集於一身，國家政權，垂手可得，但高祖仍然立北魏的宗室爲帝，重新使天下穩定，這難道不是恪守名教，使人們感染仁義的風氣嗎?

當時國家戰事頻繁，高祖連年在外征戰，雖然學校教育體制没有時間健全，但儒家之道時刻記挂在心上。魏天平年間，范陽盧景裕和堂兄盧禮在當地起兵作亂，高祖赦免了他的罪行，把他安置在賓館裏，用經書教授太原公以下的人員。景裕死後，又讓趙郡李同軌繼續從事這項工作，他們兩人都非常受到皇上重視，待爲上賓。同軌死後，又徵召中山張雕、渤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人相繼成爲諸子的師友。到了天保、大寧、武平三朝，也都引進名儒，傳授皇太子和諸王經學儒術。

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宫，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雕朽，迄用無成，蓋有由也。夫帝子王孫，禀性淫逸，况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内有聲色之娱，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便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實。下之從化，如風靡草，是以世胄之門，罕聞强學。若使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以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虚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欲求官正國治，其可得乎？胄子以通經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遊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

但是從國家建立，一直到末世，僅有濟南王作太子時，本性聰明，很用功，學到了儒學，其他人都驕横傲慢狠毒，動不動就違反法度，日積月累，最終默默無聞。就如同在冰上鏤花，在朽木上雕刻，以没有絲毫用處而告終，都是有自身的原因的。帝王家的子孫，本來就貪圖安逸，又不注重遵守行爲規範，紛紛向放蕩不正的邪路上走。他們如果不是生而知之，有極高的智慧，在宫中有聲色之娱，在外有犬馬漁獵之好，豈能做到入則切實實行儒學，出則與賢人作朋友呢。徒然有好的老師，却没有可供雕琢的人才。下面的人也效法這種情况，如同風吹草低一樣，所以王公貴族之家，很少聽説有學習用功的。如果貴族子弟都能用各種經書豐富自己，就可算稽山上的竹箭，加上了羽毛，高官厚禄俯拾即是，斷然無疑。然而在北齊一朝，有時就失於保守，師、保、疑、丞的官職衹能授予有功勞的貴族，國學博士徒有虚名，僅在國子監裏，有幾十個學生而已。這種狀態還想要官吏正派、國家長治久安，難道能做得到嗎？貴族之弟以經學聞名而當官的僅博陵崔子發、廣平宋遊卿而已，除此之外就不值一提了。

幸朝章寬簡，政網疏闊，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伏膺無怠，善誘不倦。入閭里之内，乞食爲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齊制：諸郡并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治，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

幸而國家朝政寬鬆，整天無事可做的人，占了十分之九。所以手捧着經書來求學的人，遍及鄉村城邑；背着書箱走上仕途的人，也不遠千里而來。學生求知毫不懈怠，老師循循善誘。學生到鄉村寄食爲生；在桑梓樹下稍作休息，動不動就超過上千人。根據燕、趙地區的風俗，這類人更多。按照北齊的制度：各郡都設立學校，設置博士助教講授經書，學生都被迫進入學校充當生員，名流和豪富人家的子弟却都不聽從調派。學校的學生并非真心喜歡讀書，所以他們根本不關心書本，又經常被州郡官吏驅使。即使有人懶惰不好好讀書，也没有人加以處罰，這種局面都是由於皇上不喜歡讀書造成的。各州郡奉命考察孝廉，博士、助教和游學的生員中凡是通解經書的，都有資格被推薦選拔。十條考試題目，衹要答對其中的八條，就給予九品出身，成績優異的還可以破格提拔。

凡是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河北講鄭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權會早入京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周易》，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總，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及李鉉、權會，并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間劉光伯、信都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爲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并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沮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吕黄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博陵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雕、劉晝、鮑長暄、王元則并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度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措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

所有研習經學的諸生，大都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的門下。徐遵明在河北講授鄭康成注的《周易》。他傳給了盧景裕和清河崔瑾，盧景裕又傳給權會，權會傳給郭茂。權會很早的時候就來到了京城，郭茂經常在他門下教授。此後，能講解《周易》的學者大都出自郭茂的門下。河南和青州、齊州地區的儒生大都學習王輔嗣注的《周易》，但從師學習的人比較少。北齊時的儒生，很少有學習《尚書》的，徐遵明對《尚書》也很精通。他從師於屯留王總，然後傳給了浮陽李周仁、渤海張文敬和李鉉、權會，都是鄭康成的注本，并不是古文《尚書》。鄉里的讀書人都没有見過孔注《尚書》。武平末年，河間劉光伯、信都劉士元發現費甝作的《義疏》，於是人們開始留意古文《尚書》。儒家經典中以《詩經》、《禮記》、《春秋》最流行，許多讀書人都能兼通。《三禮》都是徐遵明傳授的。徐傳給李鉉、沮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吕黄龍、夏懷敬。李鉉又傳給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熊安生又傳給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後來能通解《禮經》的大都是安生的學生。諸生都能通曉《小戴禮記》，能同時精通《周禮》、《儀禮》的占了十分之二三。精通《毛詩》的大都是魏朝博陵劉獻之的學生。劉獻之傳給李周仁，李周仁傳給董令度、程歸則，程歸則傳給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以後能講解《詩經》的大多出自二劉門下。河北能通解《春秋》的，都使用服子慎的注本，也是徐遵明傳授的。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雕、劉晝、鮑長暄、王元則都學到了服注的精髓。另外還有衛覬、陳達、潘叔度，雖然不是向徐遵明學習的，但也能達到通解的程度。另外姚文安、秦道静開始也學服子慎的注本，後來又兼帶講解杜元凱注本。河外儒生都學習杜氏的注本。對《公羊傳》、《穀梁傳》，都不太留心。《論語》、《孝經》，各人都要通習講解。像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等人都是自己注疏典籍。雖然是專門的學業，但也都是粗略地研習。

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粗習也。

今序所録諸生，或終於魏朝，或名宦不達，縱能名家，又闕其由來及所出郡國，并略存其姓名而已。俱取其尤通顯者列於《儒林》云。熊安生名在周史，光伯、士元著於《隋書》，輒不重述。

李鉉

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虬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冬不畜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至數百。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

年三十六，丁父喪。服闋，以鄉里寡文籍，來游京師，讀所未見書。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武定中，李同軌卒後，高祖令世宗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世宗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感孔子“必也正名”之言，乃喟然有刊正之意。於講授之暇，遂覽《説文》，爰及《倉》、《雅》，删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顯祖受禪，從駕

本書收録的儒生，有的終身生活在魏朝，有的仕途不順，即使名氣可以獨成一家，但對其生平事迹和家鄉籍貫缺乏記載，僅是保留姓名而已。所以選擇了最有名的列入《儒林》。熊安生的名字見於周史，劉光伯、劉士元歸入《隋書》，本書不再重述。

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九歲入學，抄寫《急就篇》，一個多月就能懂能通。家中素來貧困，常常春夏在家務農，冬季纔到學校學習。十六歲時，向浮陽李周仁學習《毛詩》、《尚書》，向章武劉子猛學《禮記》，向常山房虬學《周官》、《儀禮》，向漁陽鮮于靈馥學《左氏春秋》。他認爲家鄉没有可以做自己老師的人了，就和同州的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人結伴去向大儒徐遵明拜師受學。學習了五年，經常名列前茅。二十三歲時，自己潛心隱居，探討論述是非，撰寫了《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和《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共三十多卷。他極其刻苦，竟然有三年不用枕頭睡覺，每到入睡時，僅是坐着打瞌睡而已。二十七歲，回到家中奉養父母，於是就在鄉里教書，前來求學的學生經常有幾百人。燕、趙地區能够講解經書的，大都出自他的門下。

三十六歲時，父親去世而爲父親守喪。服喪期滿後，因爲鄉間書籍缺乏，就到京師游歷，想看看没有讀到的書。州裏舉薦他爲秀才，授太學博士。武定年間，李同軌去世，高祖讓世宗仔細挑選飽學之士，教授自己的兒子。世宗推薦了李鉉，被徵召到晉陽。當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和擅長書法的韓毅都在東館，教導諸王。李鉉認爲年代久遠，典籍中的文字有很多錯誤，有感於孔子“必也正名”這句話，毅然要加以刊正。在講課之餘，翻閲《説文》和《三倉》、《爾雅》等書，删除改正六藝經書和注解中的錯字，他把這部著作定名爲《字辨》。顯祖接受禪位後，李鉉隨從回

還都。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邢卲、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綦毋懷文等草定新曆，録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鉉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宮，顯祖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數年，病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故郡，太子致祭奠之禮，并使王人將送，儒者榮之。楊元懿、宗惠振官亦俱至國子博士。

到都城。天保初，皇上下詔他和殿中尚書邢卲、中書令魏收等人商議制訂禮律，兼任國子博士。當時詔令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綦毋懷文等人起草制訂新曆，録尚書平原王高隆之命李鉉和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舊曆的對錯。不久任國子博士。廢帝作太子時，顯祖命李鉉到宫中講授經義，對他很是優待。幾年後因病去世。特别追贈廷尉少卿。運回故鄉安葬時，太子親自來祭奠，并且派遣手下屬員護送，儒學之士都引以爲榮。楊元懿、宗惠振後來也成爲國子博士。

刁柔

刁柔，字子温，渤海人也。父整，魏車騎將軍、贈司空。柔少好學，綜習經史，尤留心禮儀。性强記，至於氏族内外，多所諳悉。初爲世宗挽郎，出身司空行參軍。喪母，居喪以孝聞。永安中，除中堅將軍、奉車都尉，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元象中，隨例到晋陽，高祖以爲永安公府長流參軍，又令教授諸子。天保初，除國子博士、中書舍人。魏收撰魏史，啓柔等與同其事。柔性頗專固，自是所聞，收常所嫌憚。

刁柔，字子温，渤海人。父親刁整，任魏車騎將軍，追贈司空。刁柔小時候勤奮好學，廣涉經史，尤其喜愛禮儀。記憶力很强，氏族内外之事都很熟悉。最初爲世宗的挽郎，任司空行參軍。母親去世爲母親守喪，因孝而知名。永安年間，任中堅將軍、奉車都尉，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元象年間，按例到晋陽，高祖任命他爲永安公府長流參軍，命他教自己幾個孩子讀書。天保初，任國子博士、中書舍人。魏收編寫魏史，啓奏皇上讓刁柔共同參與其事。刁柔爲人很固執，總認爲自己的見解正確，魏收常嫌棄他。

又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爲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孫弟。柔以爲無嫡孫，應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

> 柔案《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爲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爲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

刁柔又參與制定律令。當時人們認爲要設立五等爵位和封地，如果繼承人没有長子，就立長孫，没有長孫就立長子的弟弟，長子没有弟弟就立長孫的弟弟。刁柔認爲没有長孫，應該立長曾孫，而不應該立長子的弟弟。他發表意見説：

> 我認爲根據《禮記》的規定要立長子爲繼承人，所以把長子叫作嫡子。嫡子死了，就立長子的兒子爲嫡孫，嫡孫死後就依次立曾孫、玄孫爲繼承人。嫡子的設立，本來是爲了把家業傳之長孫。所以《禮記·喪服》説："妾所生的兒子三年之内不做長子，不能繼承祖先的基業并祭祀祖先。"《禮記》記載了公儀仲子死時的情景："檀弓説：'這是怎麽回事呢，我以前没有聽説過，仲子没有立嫡孫反而立庶子爲繼承人，這是什麽原因

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盾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伯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爲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爲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既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嫡子死而立嫡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復云：“嫡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絶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爲名。嫡名既在，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禮有損益，代相沿革，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爲後服

呢？'子服伯子說：'仲子也是依古代的禮節的，當初周文王没有立長子伯邑考而立了武王姬發，微子没有立嫡孫盾而立了弟弟衍，所以說仲子依照的是古禮。'”鄭玄注說：“伯子這是爲親者諱，不立嫡子是錯誤的。周文王立周武王，是權宜措施。微子的嫡子死了，立弟弟衍，這是根據商禮。”“子游就這件事去請教孔子，孔子說：'不應該這樣，應該立嫡孫。'”注解說：“這是根據《周禮》。”這樣就是說商代嫡子死了，就立嫡子的同母弟弟，周代是嫡子死，立嫡子的兒子爲嫡孫。所以根據《春秋公羊傳》的義理，嫡子有了孫子而死，崇尚實際的朝代重視親緣關係先立弟弟，崇尚文禮的朝代尊重先人先立嫡孫。《喪服篇》上說：“兒子死在父親之後，兒子可以不爲母親服喪。”《小記》上說：“祖父去世祖母去世時要守喪三年。”不爲被父親休棄的生母守喪，是因爲别人死了她不參加祭禮。爲祖母守喪三年，是由於要把家業傳給嫡系長孫。如今議論因爲嫡孫死了就立嫡子的同母弟弟，嫡子的同母弟弟就成爲父親的後代了。他本來不應該繼承家業，因爲没有嫡系長房長子，纔得以成爲後代。那麼嫡孫的弟弟，按理也應該成爲父親的後代。這樣父親死後他爲祖父母服斬縗，既然能爲祖父母服斬縗，却不能傳給家業的事，我没有聽說過。如果采用商代尚實的做法，本來不應該嫡子死後立嫡孫。如果采用周代尚禮的做法，怎麼能不立嫡孫而立嫡子的弟弟呢？用周代制度或用商代制度，運用起來都很迷惘。《禮記·小記》中又說：“嫡子之婦不能成爲公公的後代，則婆婆去世時衹能服小功喪。”鄭玄解釋說：“丈夫殘廢身有疾病或其他原因去世而没有兒子，則不能傳於長孫。小功，是庶子之婦服喪。凡是父母對於兒子、公婆對於媳婦，不傳於嫡長孫，而所傳的不是嫡系，那麼嫡系的服喪與其他庶子和媳婦的服喪是一樣了。”人們把死後没有兒子的人，叫做絶世無子，并不是把

斬，亦宜有因而改。

說没有嫡子。如果有兒子，怎麽說能没有後代呢？即使丈夫殘疾没有兒子，媳婦作嫡媳的名義仍然存在。名義還在，却想廢掉她的兒子，這將把禮法置於何地呢！禮法也有增删，代代相傳，一定要認爲嫡子繼承制可以改變的話，那麽後代服斬縗的喪禮也應該有理由改動了。

七年夏卒，時年五十六。柔在史館未久，逢勒成之際，志存偏黨。《魏書》中與其内外通親者并虚美過實，深爲時論所譏焉。

天保七年夏，刁柔去世，時年五十六歲。他在史館待的時間不長，皇上對《魏書》的編寫催逼很緊，其中他對人物的評價有偏頗。《魏書》中凡是和他有内外親戚關係的人都文過飾非，深受當時人的譏諷。

馮偉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敬憚。少從李寶鼎游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産，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身高八尺，身體强健，讓人見了肅然起敬。少年時隨從李寶鼎游學，由於聰明很受李的賞識，經常試着向他提問。馮偉精通多種經典，尤其熟悉《禮傳》。後來回到家鄉，近三十年閉門不出，不過問家業，不結交賓客，專心致志地學習，以至於無所不通。

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史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爲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終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其門。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脩，一毫不受。耕而飯，蠶而衣，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竟以壽終。

趙郡王鎮守定州的時候，派人以禮相迎，又多次寫信，縣令親自到他家中，仍然托病不出。郡王打算自己來請他，佐史前後相繼騎快馬到他家中報信，縣令親手爲他整理衣冠，不得已而去應召。趙郡王到堂下來迎接，不讓他跪拜，從臺階兩側一齊走到廳上，把他安置在賓館，受到禮待和器重。郡王想推薦他作秀才，他堅决推辭。過了一年多請求回家。郡王知道馮偉不願受拘束，依禮送他回家并饋贈了許多東西，他却絲毫没有要，僅接受了一件當時通行的服裝。回到家後，始終也不與人來往，郡守縣令常常親自到他家。常有人送來羊和酒，也推辭不受。學生的束脩一概不要。自己耕種吃飯、養蠶穿衣，簞食瓢飲，自得其樂，最後得以壽終。

張買奴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名聲甚盛。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天保中卒。

張買奴，平原人。經義廣博，學生有一千多人，儒士都很推崇他，名氣很大。歷任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天保年間去世。

劉軌思

劉軌思，渤海人也。説《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歸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軌思，天統中任國子博士。

劉軌思，渤海人。解説《詩經》非常精到。少年時向同郡劉敬和學習，劉敬和的老師是同郡的程歸則，所以他的家鄉大都研究《詩經》。軌思在天統年間任國子博士。

鮑季詳

鮑季詳，渤海人也。甚明《禮》，聽其離文析句，自然大略可解。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爲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衆，諸儒稱之。天統中，卒於太學博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武平末，爲任城王湝丞相掾，恒在京教授貴游子弟。齊亡後，歸鄉里講經，卒於家。

鮑季詳，渤海人。很通曉《禮記》，聽他講解其中的文句，自然而然就可以大體明白。他還同時精通《左氏春秋》，少年時爲李寶鼎都講，協助講經，後來自己有了大批學生，儒士對他也很稱道。天統年間，在太學博士任上去世。堂弟鮑長暄，精通《禮傳》。武平末年，任任城王高湝的丞相掾，常常在京城教授貴族子弟。北齊亡國後，回到家鄉講授經學，死在家中。

邢峙

邢峙，字士峻，河間鄚人也。少好學，耽玩墳典，游學燕、趙之間，通《三禮》、《左氏春秋》。天保初，郡舉孝廉，授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之風。厨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纊，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民吏愛之。以年老謝病歸，卒於家。

邢峙，字士峻，河間鄚人。少年時好學，致力於典籍，到燕、趙一帶游學，精通《三禮》、《左氏春秋》。天保初，郡中舉薦爲孝廉，授四門博士，升國子助教，到皇宫中教授太子經學。邢峙爲人方正淳樸，有儒者風範。厨師爲太子送來食物，有一道菜叫“邪蒿”，邢峙命人端走，説：“這菜名字不正，殿下不能吃。”顯祖聽説了這件事嘉獎他，賞給他被褥絲綢，授國子博士。皇建初，任清河太守，爲政寬厚，深受百姓和官吏的愛戴。因年老有病回到家中，在家中去世。

劉晝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負笈從師，伏膺無倦。與儒者李寶鼎同鄉里，甚相親愛，受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息。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從小喪父，家境貧寒，但喜好學習，常常到外地從師聽講，絲毫不覺疲倦。和儒生李寶鼎是同鄉，相互很友愛，向李寶鼎學習了《三禮》。又向馬敬德學習《服氏春秋》，都能通曉大義。他遺憾鄉下没有多少典籍，就騎馬來到京城。瞭解到太府少卿宋世良家中有很多書，就登門拜訪。宋世良接納了他。劉晝因此能够夜以繼日地盡情翻閲。

河清初，還冀州，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絶倫，吟諷不輟。乃

河清初，回到冀州，又因被舉爲秀才來到京城，對策没有考中。他爲自己没有用心學習寫文章而遺憾，又潛心練習辭藻，語言很古樸。曾經作過一篇賦，定名爲“六合”，自認爲冠絶當世，

嘆曰："儒者勞而少工，見於斯矣。我讀儒書二十餘年而答策不第，始學作文，便得如是。"曾以此賦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

常常吟誦。嘆惜說："儒生費盡心力而文章却失於工力，由此可以看出來了。我學習儒家經典二十多年而對策没有録取，剛剛開始練習作文章，就達到這樣的地步。"曾經把這篇賦呈送魏收品評。魏收對人說："賦的名字叫'六合'，已經很愚蠢了，看了全文，發現内容比'六合'更愚蠢。"

晝又撰《高才不遇傳》三篇。在皇建、大寧之朝，又頻上書，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而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進。天統中，卒於家，年五十二。

劉晝又寫了三篇《高才不遇傳》。在皇建、大寧兩代多次向皇帝上書，言辭切直，大多批評權貴，所以始終没有被采納。他自認爲博識多才，言談自滿自誇，常對人說："假如我的幾十卷書流傳到後世，即使用齊景公的千馬來交換也不换。"可是爲人行爲懈怠、舉止不合禮法，因而最終不能在仕途上有所發展。天統年間，死在家中，時年五十二歲。

馬敬德

馬敬德，河間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大儒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沉思研求，晝夜不倦，解義爲諸儒所稱。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衆。河間郡王每於教學追之，將舉爲孝廉，固辭不就。乃詣州求舉秀才，舉秀才例取文士，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乃策問之，所答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京。依秀才策問，唯得中第，乃請試經業，問十條并通。擢授國子助教，遷太學博士。

馬敬德，河間人。少年時喜好儒學，跟從大儒徐遵明學習《詩經》、《禮記》，稍微懂得大義而不能精通。於是留心研究《春秋左氏傳》，精研沉思，晝夜不倦，他的疏解被其他儒士所稱道。他在燕、趙之間教書，隨從學習的人很多。河間郡王常在他講學時來聽講，想舉薦他爲孝廉，被他堅決推辭。他到州裏要求推舉爲秀才，但推舉秀才例來選取文士，州將認爲他是個純粹的儒士，不想舉薦他。敬德請求當場考試方略，便問其對策，他回答的五條對策都很有水平。州官高興地選送他去了京城。按照常例進行秀才策問時，終於入選，又請求考經學，考問的十條都能精通，越級提拔他任國子助教，升太學博士。

天統初，除國子博士。世祖爲後主擇師傅，趙彦深進之，入爲侍講。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之曰："吾當得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既不好學，敬德侍講甚疏，時時以《春秋》入授。武平初，猶以師傅之恩，超拜國子祭酒，加儀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領瀛州大中正，卒。贈開府、瀛滄安

天統初，任國子博士。世祖爲後主挑選老師，趙彦深推薦了他，得以入宫任侍講。他的妻子夢見猛獸向他走來，敬德從一叢荆棘上跳了過去。妻子却趴在地上不敢動。敬德占卜說："我要做大官了。從荆棘上跳過去，就是要超過九卿。你趴在地上，表示要當夫人。"後主不好讀書，敬德侍講的次數較少，不時講授《春秋》。武平初，因爲是後主的老師，被越級任命爲國子祭酒，加儀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領瀛州大中正，去世。追贈爲開府，瀛州、滄州、安州諸軍

州諸軍事、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彦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於是亦封敬德廣漢郡王。子元熙襲。

事,瀛州刺史。後來侍書張景仁被封爲王。趙彦深説:"怎麽能允許侍書封王,侍講反而没有封。"於是敬德也被封爲廣漢郡王。兒子元熙承襲爵位。

馬元熙

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事文藻。以父故,自青州集曹參軍超遷通直侍郎,待詔文林館,轉正員。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可令教兒。"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内甚得名譽,皇太子亦親敬之。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元熙,字長明,少年時就得到父親的傳授,同時留意在辭藻上下功夫。由於父親的緣故,從青州集曹參軍越級升任通直侍郎,待詔文林館,後來又轉成正員。武平年間,皇太子要學習《孝經》,有關部門請求挑選老師。皇上説:"馬元熙是我的老師的兒子,學問不錯,可以讓他教太子。"於是進宫教太子《孝經》,儒士都羡慕他家世代享受皇家的恩寵。元熙寬和仁厚,在朝中名聲很好,皇太子對他也很親近敬重。隋開皇年間,死於秦王文學任上。

張景仁

張景仁者,濟北人也。幼孤家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選補内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超等齊名,世宗并引爲賓客。天保八年,敕授太原王紹德書,除開府參軍。後主在東宫,世祖選善書人性行淳謹者令侍書,景仁遂被引擢。小心恭慎,後主愛之,呼爲博士。歷太子門大夫、員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後主登祚,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除"通直"字,遂正常侍。左右與語,猶稱博士。

張景仁,濟北人。幼年喪父家境貧寒,以學習書法爲業,擅長寫草書和隸書,被選拔補充爲内書生。和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超等人齊名,世宗都延納爲賓客。天保八年,命他教太原王高紹德書法,任開府參軍。後主作太子時,世祖挑選擅長書法性情敦厚的人陪同練習,景仁被引薦選中。在宫中小心謹慎,後主很喜歡他,叫他博士。歷任太子門大夫、員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後主登基後,任通直散騎常侍。奏明皇上時,皇上親筆除去"通直"二字,於是任爲散騎常侍。手下人和他説話時仍稱爲博士。

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内官位稍高,遂爲其兄子取景仁第二息子瑜之女。因此表裏,恩遇日隆。景仁多疾,每遣徐之範等治療,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

胡人何洪珍受到後主的寵幸,想和朝中大臣通婚,因景仁在朝中官位稍高,洪珍就替哥哥的兒子娶了景仁次子子瑜的女兒爲妻。從此兩家互爲表裏,彼此提携,受到的恩惠日甚一日。景仁身體多病,皇上常派徐之範等人去爲他看病,送去各種藥物和珍饈美味,去探問的宦官絡繹不絶。此後皇上命令有關人員經常把皇上的食品送到他家。

遷假儀同三司、銀青光禄大夫,食恒山縣幹。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宿

升任假儀同三司、銀青光禄大夫,享受恒山縣幹禄。皇上有時到各處巡視,在路上停宿時,

處，每送步障爲遮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侍書、餘官并如故。每旦須參，即在東宫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顒希旨，奏令總制館事，除侍中。四年，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顒猶存舊款，更相彌縫，得無墜退。除中書監，以疾卒。贈侍中、齊濟等五州刺史、司空公。

景仁出自寒微，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妻姓奇，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既詔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謁之例，見者爲其慚悚。子瑜，薄傳父業，更無餘伎，以洪珍故，擢授中書舍人，轉給事黄門侍郎。長息子玉，起家員外散騎侍郎。

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衢向街。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游。自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常送布障給他遮擋風寒。升位儀同三司，不久加授開府，侍書、其他官職不變。每天早上必須去朝見皇上，在東宫停留。設立文林館後，宦官鄧長顒揣摩皇上的心意，啓奏讓景仁總管文林館事宜，任侍中。四年，封建安王。何洪珍死後，長顒仍然記着舊情，進一步密切兩家的關係，使得景仁的勢力不至於衰退。任中書監，以疾而終。追贈侍中，齊州、濟州等五州刺史，司空公。

景仁出身貧寒，本來没有什麽遠見卓識，很快做了開府、侍中、封爲王。他的妻子姓奇，不知道出身於何氏族，相貌言談，都很鄙俗。朝廷下令封她爲王妃，和諸公主、郡君一起朝見時，見過她的人都羞慚惶恐。子瑜，稍稍向父親學了點知識，再也没有其他的本領。但由於何洪珍的緣故，被提拔爲中書舍人，改任給事黄門侍郎。長子子玉，出仕爲員外散騎侍郎。

景仁爲人本來謙恭有禮，等他藉助胡人、宦官的力量，很快飛黄騰達，自己的志向節操都改變，漸漸養成了驕横傲慢。出門騎着高頭大馬，穿着輕暖的皮裘，侍從們前呼後擁，住宅高門廣厦，臨道當街。兒子都不認爲原是貧寒出身，自認爲是貴族子弟。自從蒼頡造字以來，憑着書法而置身青雲的人，僅有景仁一人而已。

權會

權會，字正理，河間鄚人也。志尚沉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探賾索隱，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魏武定初，本郡貢孝廉，策居上第，解褐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爲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拏盡師傅之禮，會因此聞達。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爲諸王師，會性恬静，不慕榮勢，耻於左宦，固辭。暹亦識其意，遂罷薦舉。尋被尚書符追著作，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皇建中，轉加中散大夫，餘并如故。

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甚儒

權會，字正理，河間鄚人。沉静文雅，一舉一動都合乎禮法。少年時學習鄭玄注的《鄭易》，潛心鑽研其中的奥妙，能够理解其中幽深的含義，對於《詩經》、《書經》、《三禮》也能廣泛融會其中的文義，并且懂得占卜的方法，知道天地玄象。魏武定初年，本郡推選孝廉，他在考策中名列前茅，初任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延請他作賓客，很敬重他，命世子達拏拜權會爲師，權會因此而顯達。崔暹想推薦他與馬敬德等人去教幾位王侯，可他性情淡泊，不羡慕榮華富貴，深以做諸王僚屬爲耻，堅決推辭。崔暹也明白他的心意，打消了推薦的念頭。不久尚書下令把他徵召到朝中任著作郎，編修國史，負責太史局的事務。皇建年間，加中散大夫，其他官職依舊。

雖然權會掌管的事情很多，但從不中斷教

懦，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動必稽古，辭不虛發，由是爲儒宗所推。而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鄰家，晝夜承閑，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

書。他本性柔弱，不善於言談，但和別人論辯時，總能應聲反駁，而且常常能援引古事，有據可依，因此被儒士推重。貴族子弟仰慕他的德義，有的直接到他家中請教，有的寄居在他鄰居家，利用一切空閑時間向他討教學業。權會總是很高興地爲他們講解，向來沒有鬆懈。

雖明風角，解玄象，至於私室，輒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并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唯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教之，其謹密也如此。曾令家人遠行，久而不反。其行人還，垂欲至宅，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瞥然，吹雪入户。會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命使人令詣某處追尋，果如其語。每爲人占筮，小大必中。但用爻辭、彖象以辯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

權會懂得占卜之術，能解釋天象，但涉及別人的隱私家事，就不再說，學生有求教的，也一言不發。他常常說："這種學問可以使你瞭解却不能說出來。你們都是貴族子弟，不用通過這條途徑謀求官職，也就不用費力來問了。"他僅有一個兒子，也不教給他這些，他就是這樣嚴謹。有一次命家人到遠方辦事，很久也沒有回來。出行的人回來，快要到其家的時候，忽然遇到了大雪，衹好寄居在別的地方。權會正在學堂講課，一股迅疾的旋風，把雪片吹進了門。他笑着說："出行人回來，怎麼又在中途停住了。"就派人到某地去找，果真像他所說的那樣。權會每次替人占卜，無論大事小事都能說中。他占卜吉凶使用爻辭、彖象，其他《易經》上的東西都不用。

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驢上下。且其職事處多，每須經歷，及其退食，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回動輕漂，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爾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驢之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

權會本來是一介貧士，沒有奴僕，剛任助教時，經常騎着一頭驢來來往往。可官職事務很多，每處都要親自去，等到回家吃飯時，天就很晚了。有一次他在半夜出了東城門，報時的鐘聲已經聽不到了，路上僅有他一人騎着驢前行。忽然出現了兩人，一人拉着驢頭，一人跟在後面，好像有人暗中幫忙，那兩人舉動輕飄，和活人不太一樣。逐漸迷了路，走的不是原路。權會心中覺得奇怪，就朗誦《易經》上篇，一卷沒有完，前後兩人，忽然分散而去。他也不知不覺從驢背上掉下來，昏了過去，到天亮纔蘇醒。醒來後發現掉下的地方，正在城外，離自己家僅有幾里。

有一子，字子襲，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不幸先亡，臨送者爲其傷慟，會唯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

他有一個兒子，字子襲，聰明勤奮，小時候就有成人的胸懷。不幸早亡，送葬的人都傷心慟哭，他哭了一次就不再哭，當時的人都很推崇他的達觀知命。

武平年，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爾暴亡，時年七十六。注《易》一部，行於世。會生平

武平年間，權會從府中回家，半路上馬無故跌倒，他受驚失語，暴病而死，時年七十六歲。他曾經注《易經》一部，在當時很流行。權會生

畏馬，位望所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平怕馬，但做官又必須騎馬，果然因馬而死。

張思伯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德之次。撰《刊例》十卷，行於時。亦治《毛詩》章句，以二經教齊安王廓。武平初，國子博士。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擅長講解《春秋左氏傳》，比馬敬德稍次。撰寫了《刊例》十卷，流行於時。同時治《毛詩》章句，用這兩種經書教授齊安王高廓。武平初，任國子博士。

張雕

張雕，中山北平人也。家世貧賤，而慷慨有志節，雅好古學。精力絶人，負篋從師，不遠千里。遍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强辨。

張雕，中山北平人。出身於貧賤之家，但爲人慷慨有氣節，喜好古學。他精力過人，背着書箱求師學習，不遠千里而去。研通《五經》，尤其通曉《三傳》，遠方來向他拜師求教的人數以百計，儒士都佩服他高超的論辯能力。

魏末，以明經召入霸府，高祖令與諸子講讀。起家殄寇將軍，稍遷太尉長流參軍、定州主簿。從世宗赴并，除常山府長流參軍。天保中，爲永安王府參軍事。顯祖崩於晋陽，擢兼祠部郎中，典喪事，從梓宫還鄴。乾明初，除國子博士。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世祖即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侍郎。琅邪王儼求博士精儒學，有司以雕應選，時號得人。尋爲涇州刺史。未幾，拜散騎常侍，復爲儼講。值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爲侍讀，與張景仁并被尊禮，同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

魏末，由於通曉經義被召入幕府，高祖命他給幾個兒子講授經學。初任殄寇將軍，升任太尉長流參軍、定州主簿。隨從世宗到并州，任常山府長流參軍。天保年間，任永安王府參軍事。顯祖在晋陽去世後，提拔他兼任祠部郎中，負責喪事，護送棺木回到鄴。乾明初，任國子博士。升平原太守，因貪污受賄被罷官。世祖即位後，感念往日的恩寵任他爲通直散騎侍郎。琅邪王高儼尋找精通儒學的博士，有關人員推薦了張雕，人們都認爲是選對了人。不久任涇州刺史。時間不長，任散騎常侍，再次成爲高儼的侍講，正好皇帝的侍講馬敬德去世，他得以入宫教習經書。皇上很倚重他，任命他爲侍讀，和張景仁同時受到禮遇，一起進入華光殿，共同講讀《春秋》。加授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

胡人何洪珍大蒙主上親寵，與張景仁結爲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托於洪珍，傾心相禮，情好日密，公私之事，雕常爲其指南。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雕爲洪珍謀主，甚忌惡之。洪珍又奏雕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敕奏事不趨，呼爲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

胡人何洪珍深受皇上寵愛，和張景仁結成姻親關係。張雕和景仁同宗，依附何洪珍，傾心接納，感情與日俱增，公私事宜，張雕常常給予指點。當時穆提婆、韓長鸞和何洪珍一同事奉皇上，知道張雕是洪珍的謀主，對他很忌恨。洪珍又保奏他監修國史。不久任侍中，加開府，奏度支事，委以重任，言聽計從。皇上特别允許他奏事時不用快跑，又稱他爲博士。張雕認爲自己出身微賤，却做了大臣，所以對國事勵精圖治，有

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欲立功效，以報朝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宫掖不急之費，大存減省，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替帷扆。上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雕便以澄清爲己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雕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其矜誕如此。

長鸞等慮其干政不已，陰圖之。會雕與侍中崔季舒等諫帝幸晉陽，長鸞因譖之，故俱誅死。臨刑，帝令段孝言詰之。雕致對曰："臣起自諸生，謬被抽擢，接事累世，常蒙恩遇，位至開府、侍中，光寵隆洽。每思塵露，微益山海，今者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功惡，無所逃死。伏願陛下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論說治道，令聽覽之間，無所擁蔽，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歔欷流涕，俯而就戮，侍衛左右莫不憐而壯之，時年五十五。子德冲等徙於北邊，南安之反，德冲及弟德揭俱死。

奮不顧身的志向，一心要建立功勛來報效朝廷。在朝堂上議論得失，不加迴避。宫廷中并不急需的花費，大爲減省，對皇上身邊放縱之徒加以約束，多次抨擊權貴，勸諫皇上。皇上也很倚重他，把朝廷大事都委托他處理。他以澄清朝政爲己任，意氣風發，在朝廷上曾對鄭子信說："當初我剛到朝廷的時候，見到精明幹練的唐邕處理事務得心應手，如果說製作行軍賬簿，我不如他，但要想幫助皇上作堯、舜，身居稷、契之位，那麽唐邕就不如我了。"他說話就是這樣狂妄自大。

韓長鸞等人擔心他會不停干預朝政，暗中想除掉他。正好張雕和侍中崔季舒等人勸皇上到晉陽去，長鸞陷害他，張、崔二人一同被殺。臨行刑前，皇上派段孝言去責問他。張雕說："我本來是一介書生，錯誤地被選拔做了官，歷任兩世，常常受皇家的恩澤，官至開府、侍中，寵幸榮耀集於一身。自己常想着即使像微塵滴露那樣渺小，也對山海有所裨益，這一次進諫，是我首先提出來的，本意好，却造成了惡果，我的死不可逃脱。希望皇上珍視一切美好的東西，開啓視聽，多引進像賈誼這樣的人，討論治理天下之道，皇上的視聽，不要受到蒙蔽，那麽我死了，也像活着一樣。"說完就涕淚交流，從容而死，左右侍衛都很同情而欽佩他，時年五十五歲。他的兒子德冲等人被流放到北部，南安謀反時，德冲和弟弟德揭都因戰亂而死。

張德冲

德冲和謹謙讓，善於人倫，聰敏好學，頗涉文史。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歷員外散騎侍郎、太師府掾，入爲中書舍人，隨例待詔。其父之戮也，德冲在殿庭執事，目見冤酷，號哭殞絶於地，久之乃蘇。

德冲爲人謙和禮讓，會識別人才，聰明好學，涉獵文史典籍。由於是皇帝老師的孩子，很早就得到表彰提拔。歷任員外散騎侍郎、太師府屬官，入朝任中書舍人，依例待詔。父親被殺時，德冲正在殿上值班，親眼看到了父親遭受的冤屈和酷刑，大哭着昏倒在地，很久纔蘇醒過來。

孫靈暉 孫萬壽

孫靈暉，長樂武强人也。魏大儒秘書監惠蔚，靈暉之族曾王父也。靈暉少明敏，有器度。惠蔚一子早

孫靈暉，長樂武强人。魏大儒秘書監惠蔚，是他本族的曾祖父。靈暉從小很聰明，有器度。惠蔚有一個兒子早死，家中的書籍都還保存着。

卒，其家書籍多在焉。靈暉年七歲，便好學，日誦數千言，唯尋討惠蔚手録章疏，不求師友。《三禮》及《三傳》皆通宗旨，然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刺史秀才，射策高第，授員外將軍。後以儒術甄明，擢授太學博士。遷北徐州治中，轉潼郡太守。

靈暉七歲時，非常好學，每天誦讀幾千字，他讀書祇讀惠蔚親手抄録的奏章，不求師訪友。《三禮》、《三傳》都能通曉大義，又去向鮑季詳、熊安生請教不明白之處，他所闡發的文義，熊、鮑二人也不能提出異議。被冀州刺史舉薦爲秀才，策問時成績優秀，授員外將軍。後來由於能闡發儒學，被提拔爲太學博士。升任北徐州治中，又改任潼郡太守。

天統中，敕令朝臣推舉可爲南陽王綽師者，吏部尚書尉瑾表薦之，徵爲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經。王雖不好文學，亦甚相敬重，啓除其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爲猖蹶，靈暉唯默默憂悴，不能諫止。綽欲以管記馬子結爲諮議參軍，乃表請轉靈暉爲王師，以子結爲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啓奏不合。後主於啓下手答，云“但用之”，仍手報南陽書，并依所奏。儒者甚以爲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終，靈暉恒爲綽請僧設齋，轉經行道。齊亡後數年卒。

天統年間，皇上命大臣推舉可以作南陽王高綽老師的人，吏部尚書尉瑾上表推薦靈暉，召爲國子博士，爲南陽王講授經書。高綽雖然不愛學文，對他却很敬重，奏明皇上讓他任本府諮議參軍。高綽任定州刺史時，他也隨同前往。高綽行爲放肆凶狠，他衹能默默地替他擔心，不能勸阻。南陽王想任命管記馬子結爲諮議參軍，就上表請求改任靈暉爲王師，使子結爲諮議。朝中大臣認爲王師屬三品之官，高綽的奏章不合規定。後主在表章上批示，説“可以任用”，并且親自給高綽回信，同意他的請求。儒士對靈暉受到的恩寵都很羡慕。高綽任大將軍時，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高綽被殺後，不再兼任。自從高綽死後，每到亡七和百日的祭日，靈暉就常請來僧人設齋，爲他念經行道。齊滅亡後不幾年，靈暉就去世了。

子萬壽，聰識機警，博涉群書，《禮》《傳》俱通大義，有辭藻，尤甚詩咏。齊末，陽休之辟爲開府行參軍。隋奉朝請、滕王文學、豫章長史。卒於大理司直。

兒子萬壽，聰明機警，博覽群書，《三禮》、《三傳》都能通曉大義，有文才，尤其擅長詩歌。北齊末年，陽休之徵召他爲開府行參軍。隋時爲奉朝請、滕王文學、豫章長史。死時任大理司直。

馬子結

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也。世居凉土，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兖，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陽總爲一篇酬答，即詩云“三馬俱白眉”者也。子結以開府行參軍擢爲南陽王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游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嗷或啼，令

馬子結，他的祖先是扶風人。世代住在西凉，太和年間遷到洛陽。祖父、父親都是清要之官。子結兄弟三人，都涉獵文學。陽休之在西兖州時，子廉、子尚、子結三兄弟和朝中大臣都寫了詩送行，陽休之作了一篇酬答，詩中提到的“三馬俱白眉”，就是指子結三兄弟。他由開府行參軍提升爲南陽王管記，隨從高綽到定州。每次高綽出外打獵，一定要讓子結騎着馬追趕禽獸。子結是儒生，行動遲緩，衣服被挂破了，帽子也

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爲歡笑。由是漸見親狎，啓爲諮議云。

掉了，高綽又哭又叫，讓他騎馬驅趕，每次子結不從馬上摔下來絶不會停止，高綽以此爲樂。由此二人的關係越來越親密，奏明朝廷任諮議參軍。

石曜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亦以儒學進。居官至清儉。武平中黎陽郡守，值斛律武都出爲兖州刺史，武都即丞相咸陽王世子，皇后之兄，性甚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聚斂絹數千匹以遺之。及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郡治下縣官。曜手持一縑而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來并須出於吏民，吏民之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後終於譙州刺史。此外行事史闕焉。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也憑着儒學得以當官。居官極其清廉。武平年間任黎陽郡太守，正好斛律武都出任兖州刺史，武都是丞相咸陽王的世子，皇后的兄長，爲人貪暴。先經過衛縣，命令從縣丞以下人員搜集了幾千匹絹送給他。到了黎陽，叫手下人去給石曜和其他縣官示意。石曜拿着一匹縑對他説："這匹縑是老石織的，姑且送給你吧。其他的東西都來自百姓，百姓之物，我一絲一毫也不敢動用。"武都也知道石曜是清廉的儒士，也就一笑而不爲難他。石曜著有《石子》一書共十卷，語言很通俗。後來去世時任譙州刺史。其他事迹史書上没有記載。

贊曰：大道既隱，名教是遵，以斯建國，以此立身。帝圖雜霸，儒風未純，何以不墜，弘之在人。

贊曰：大道已經隱没，惟有遵循名教，憑其建國，憑其立身。皇帝一心圖謀霸業，儒風不能保持純正，禮教之所以没有衰退，全靠儒士發揚光大。

北齊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逖　荀士遜
顏之推 袁奭 韋道遜 江旰 眭豫 朱才 荀仲舉 蕭慤 古道子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逖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遠也。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大聖踵武，邈將千載，其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咸宜韜筆寢牘，未可言文，斯固才難不其然也。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振鵷鷺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水，策奔電於崑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

天象顯明，可以觀察時運的變化，就是天文；仁聖先達著書立説，教化天下，就是人文；通曉隱晦和明顯的實際情況，明白上天與世人的關係，在於文。聆聽遠古的消息，貫通百世，制禮作樂，揚實傳聲，如果言辭没有文采，怎麽能够流傳久遠。孔子説："文王去世，文獻就不在這裏了嗎?"大聖遵循先王的足迹，延續千載，在此期間超絶出衆的英賢，不計其數，但他們這些人都應該放下自己的紙筆，不算是有文采，這本來就是由於才能所限達不到有文采的境地。後來子游、子夏以文詞擅長，顏回差不多可以算聖人了，屈原、宋玉步其後塵，司馬長卿、揚子雲辛勤創作。由此才子辭人層出不窮，施展才能，縱情筆墨，好比是在赤水中發現了黑色的明珠，在崑崙山上駕馭寶馬一樣發現了人才，如同春天開啓了照耀四方的光華，秋天就可收穫無數的果實。

然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帝資懸解，天縱多能，摛黼黻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雕雲之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縱其情思底滯，關鍵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騖勝流，周旋益

文學之源，在於發自内心的情感，人有六情，承受了五行的靈氣；人的情感和自然界的六氣相應，是由於順應了四時的季節。那些有帝王之資，解民倒懸的人，上天賜給他各種才能，對智者鋪陳華美的文辭，向先覺請教高尚的品格，好比是彩雲具有了五彩，又如同鳳凰的鳴叫暗合了八音，這本是上天有感於英明靈秀而賜予他突出的才能，并非用心學習就可以得到的。即使思

友，强學廣其聞見，專心屏於涉求，畫繢飾以丹青，雕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賢乎已也。謂石爲獸，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砉然游刃，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鑿之姿，窮奇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功者焉。善乎魏文之著論也：“人多不强力，貧賤則慑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大痛也。”

維停滯、門路不通，但他們會繼續努力，毫不懈怠，更加勤奮鑽研，熱心向名流請教，和有助益的朋友往來，通過强學拓寬自己的見聞，專心代替待人接物，繪畫用丹青來裝飾，器皿因雕琢成就用途，所以學而知之，仍然可以算是聖賢。李廣把石頭當作野獸，用箭射開，是精誠所至。庖丁殺牛剥皮很多年，做到游刃有餘，是由於修習的時間很長。如果不是像渾沌那樣没有可以開鑿的資質，像窮奇那樣有不可改變的凶惡本性，怎麽會有精誠所至而金石不開的事情呢。魏文帝所説的話太對了：“人們都不知道去努力，貧賤者自暴自棄於飢寒，富貴者耽於享樂，於是大家祇顧着處理眼前的事，却放棄了可以流傳千古的功德，日月流轉、歲月流失，容顔衰老、體力下降，很快就伴隨着萬物一起死亡，這是有志之士最感到痛心的。”

沈休文云：“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然自兹厥後，軌轍尤多。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宫，刑乎流俗，雜惉懘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爰逮武平，政乖時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猶存，履柔順以成文，蒙大難而能正。原夫兩朝叔世，俱肆淫聲，而齊氏變風，屬諸弦管，梁時變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并爲亡國之音；而應變不殊，感物或異，何哉？蓋隨君上之情欲也。

沈休文説：“從漢到魏，四百多年，才子辭人的文體經歷了三次演變。”但從此以後，軌迹紛繁。江南梁末，十分崇尚輕靡奇險，這種文風發起者是皇太子，被當時的文人模仿，把不和諧的聲音混雜在一起，所以雖悲而不雅。到了武平年間，朝政日益敗壞，文章注重辭藻的華美，但大雅之道仍然得以保存，寫文章篤守柔媚婉約，經歷大的變故纔能端正文風。推究兩朝末世，充斥着淫靡玩樂的習氣，而齊代變風，表現在音樂上。梁時變雅，表現在文章上。這無非是改變風俗造成的，都變成了亡國之音；可是同樣爲了應付習俗的變化，表現形式却不相同，什麽原因呢？恐怕是由於皇上的七情六欲導致的結果。

有齊自霸圖云啓，廣延髦俊，開四門以納之，舉八紘以掩之，鄴京之下，烟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樂安孫彦舉、中山杜輔玄、北平陽子烈并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天保中，李愔、陸卬、崔瞻、陸元規并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

從北齊建國以來，廣泛延納傑出人才，大開四門招攬他們，用優厚的條件使他留下來，於是來到鄴都的文士輻凑雲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樂安孫彦舉、中山杜輔玄、北平陽子烈都是當時的名流。又有范陽祖鴻勳也加入他們的行列。天保年間，李愔、陸卬、崔瞻、陸元規同在中書，負責起草皇帝的詔令文誥。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開始都以文章知名於當世。皇建一代，常

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知詔敕。自愔以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爲中書侍郎，諸軍國文書及大詔誥俱是德林之筆，道衡諸人皆不預也。

侍王晞獨領風騷。河清、天統年間，杜臺卿、劉逖、魏騫也參預起草詔書。李愔等人在中書，負責起草官吏任命的詔書，凡是涉及軍國大事的文書，都出自魏收之手。到了武平年間，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任中書侍郎，軍國文書和典誥都是李德林所作，薛道衡等人都没有參預。

後主雖溺於群小，然頗好諷咏，幼稚時，曾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及長亦少留意。初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蘭陵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録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艷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録事參軍蕭慤、趙州功曹參軍顔之推同入撰次，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托鄧長顒漸説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遜、陸乂、太子舍人王劭、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奭、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眭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閤祭酒崔德、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并敕放、慤、之推等同入撰例。復令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王訓、前南兗州長史羊肅、通直散騎常侍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上、温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

雖然後主受到一群小人的蒙蔽，但是很喜歡吟詩作賦，小的時候，曾讀詩賦，對人説："是不是有人知道寫作的方法呢?"長大後在這方面也加以留心。起初因爲畫屏風，命通直郎蘭陵蕭放和晉陵王孝式收集古代聖賢壯士和近代作詩輕艷的人畫在屏風上，皇上對此很看重。後來又徵召齊州録事參軍蕭慤、趙州功曹參軍顔之推一同參加撰寫，如同依附朝廷，把他們叫做館客。蕭放和顔之推想擴大範圍，而且祖珽輔佐朝政時，很看重顔之推，又委托鄧長顒逐漸勸説後主，留心文學。三年，祖珽奏明後主設立文林館，於是更廣泛招納文士，讓他們作文林館待詔。祖珽又啓奏皇上請求編寫《御覽》，皇上命祖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中書監陽休之負責編撰工作。祖珽等又請求徵召通直散騎侍郎韋道遜、陸乂、太子舍人王劭、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奭、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眭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州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閤祭酒崔德、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人入文林館一起參加，并命令蕭放、蕭慤、顔之推也一同到文林館加入編撰的行列。又命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王訓、前南兗州長史羊肅、通直散騎常侍馬元熙、并州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上、温君悠入館也讓他們編書。又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接着進入文林館作待詔。不久又命各人舉薦自己瞭解的文士，於是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太守魏騫、前西兗州

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太守魏騫、前西兗州司馬蕭溉、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孝騫、太尉掾張德冲、并省右民郎高行恭、司徒户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顗、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州治中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疆、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徒中兵參軍周子深、開府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謇并入館待詔，又敕右僕射段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録人亦有不時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也。待詔文林，亦是一時盛事，故存録其姓名。

司馬蕭溉、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孝騫、太尉掾張德冲、并省右民郎高行恭、司徒户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顗、獲嘉縣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州治中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疆、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徒中兵參軍周子深、開府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謇一同爲文林館待詔，又命右僕射段孝言也進入文林館。《御覽》編成後，參加編寫的人員也有不適合作待詔的，交給有關部門處理。這些人中也有文學修養膚淺的，憑着親戚朋友關係，胡亂推薦上來的占了十分之三四。即使這樣，當時能够操筆寫文章的人幾乎全部搜求來了。其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等幾人，若論他們的才情，文林館中也要有十之三四比不上他們。作文林館待詔，也可以算是當時的一件盛事，所以就記下了他們的姓名。

自邢子才以還，或身終魏朝，已入前史；或名位既重，自有列傳；或附其家世；或名存後書。輒略而不載。今綴序祖鴻勳等列於《文苑》者焉。自外有可録者，存之篇末。

邢子才以下這些人，有的在魏朝就去世了，前史有了記載；有的名大位高，已經歸入列傳；有的附在家族之中；有的保留在後史，所以都省去不加記載。如今把祖鴻勳等人按順序編入《文苑傳》。其他還有值得記録的，附於本傳的末尾。

祖鴻勳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歷雁門、咸陽太守，治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禄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謚惠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并爲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敕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及葛榮南逼，出爲防河别將，守滑臺。永安初，元羅爲東道大使，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父親祖慎，在魏歷任雁門、咸陽太守，都治理得很好。死時官任金紫光禄大夫，追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謚號惠侯。鴻勳二十歲時和同郡盧文符同任主簿。僕射臨淮王高彧上表推薦他有文才，應該通過考核授予適當的官職，下令爲奉朝請。别人對他説："臨淮王推舉了你，得以提升，而你却不感激他，恐怕是不應該的。"他説："爲國家舉薦賢才，是他職責所在，我爲什麽要去感謝他呢。"高彧聽到後高興地説："我算是選中人才了。"葛榮南侵時，鴻勳出任防河别將，駐守滑臺。永安初，元羅任東道大使，安排封隆之、邢卲、李渾、李象、鴻

署封隆之、邢卲、李渾、李象、鴻勳并爲子使。除東濟北太守，以父老疾爲請，竟不之官。後城陽王徽奏鴻勳爲司徒法曹參軍事，赴洛，徽謂之曰："吾聞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爲謝恩。"轉廷尉正。

勳任子使。任鴻勳東濟北太守，以父親年老多病爲由，没有去上任。後來城陽王高徽奏請他任司徒法曹參軍事，到了洛陽，高徽對他説："我聽説臨淮王舉薦你，你却不到他府上表示感謝，如今爲什麽到我這兒來?"他回答説："我今天是來赴職上任的，并非爲了謝恩。"又改任廷尉正。

後去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曰：

後來辭官返回家鄉。給陽休之寫了一封信説：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岩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檐下流烟，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柏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咏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遥，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縕襏，出藝粱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

陽生老弟：我近來由於家中貧困父親年邁，返回了故鄉。在本縣西部，有一座雕山，地處幽静，水清石麗，四周高山環繞，有良田數頃，原先還有一所房子，可是遭逢兵亂已經荒廢，如今重新起造。利用山石作地基，依靠樹林作棟梁。藤蘿掩映了屋檐，清泉繞階流淌，明月挂松風吹細草，在庭院中輝映；日照山果，在溪邊到處都是。房檐下升起的炊烟，同霧氣混合而乍舒乍捲；園中的桃樹李樹，與椿樹、柏樹相間而鬱鬱葱葱。撩着衣服趟過山澗，拄着拐杖登上山峰，心中感到悠然自得，身體飄飄欲仙，飄然出世的感覺忘了生活在天地之間。在山上陶醉了很久纔回到家中。獨自坐在危石上，對着流水彈琴，面向山凹吟誦，舉酒杯望月，聽風聲而文涌，聽鶴鳴而動懷。希望能如莊周一樣逍遥，羡慕尚子那樣的清静曠逸。頭戴蒲草帽，身穿麻布衣，種植稻米，侍奉雙親，徒步當車，無爲無欲，已經習慣，又何必少年同游。

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鎖，就良工之剞劂。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摛藻期之鞶綉，發議必在芬香。兹自美耳，吾無取焉。

但我生來就套上了功名的枷鎖，曾經向名師學習雕章琢句。列位朝堂之上，袖手殿廷之下。收集文獻中的疏漏，訪求散落的文章。在典籍中耗盡精力，在治理州縣中消磨心智。期盼自己的文章絢麗華美，希望自己的見解賞心悦目。其實這不過是自我誇飾，我是不會如此的。

嘗試論之。夫崑峰積玉，光澤者前毁；瑶山叢桂，芳茂者先

我再作論述。崑崙山上的寶玉，有光澤的首先被毁掉；瑶山上叢生的桂樹，花香的

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粱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於兹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携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别，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首先被采折。所以東都有挂冠的大臣，南方有捐棄的文士。不是他們厭惡錦衣玉食，喜歡布衣蔬食，而是爲了保全性命、終老百年罷了。如今你的官位已經很高了，華年遠逝，牙齒脱落，走向衰亡，油脂由於照明而熬盡，你已經通覽了老子養生之道，就應該仿效張良激流勇退的做法。如果能够幡然悔悟，仰慕清雅，解除世俗的羈絆，那麽我可以在此爲你蓋起一所居室。咱們兩人携手深入森林，把頭巾挂在樹枝上，帶着酒登上高峰，在平曠的山上鋪開席子，説平素的志向，談舊日的朋友，探究練丹的方法，討論玄學的典籍，也算是一種樂趣，何必一定要謀求富貴呢？陽子你該脱離塵俗了，儘快擺脱仕途，一旦失去機會，再回頭已是遠隔天漢而遥不可及。就寫這些，信中難以盡述。

梁使將至，敕鴻勳對客。高祖曾徵至并州，作《晋祠記》，好事者玩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天保初卒官。

梁使將要來到齊，皇上命鴻勳接待來使。高祖曾經把他徵召到并州，寫《晋祠記》，當時人們欣賞這篇文章。鴻勳官至高陽太守，居官清廉，妻兒免不了忍受飢寒，當時的人們因此而推崇他。天保初，死於任上。

李廣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群書，有才思文議之美，少與趙郡李騫齊名，爲邢、魏之亞。而訥於言，敏於行。魏安豐王延明鎮徐州，署廣長流參軍。釋褐蕩逆將軍。尒朱仲遠牒爲大將軍記室，加諫議大夫。荆州行臺辛纂上爲行臺郎中，尋爲車騎府録事參軍。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御史，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平陽公淹辟爲中尉，轉侍御史。顯祖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爲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他的祖先從遼東遷到范陽。李廣博覽群書，才思文論都很好，年輕時和趙郡李騫齊名，僅次於邢卲和魏收。爲人拙於言辭，善於做事。魏安豐王延明鎮守徐州時，安排李廣任長流參軍。初爲蕩逆將軍。尒朱仲遠徵召爲大將軍記室，加諫議大夫。荆州行臺辛纂提升他任行臺郎中，不久任車騎府録事參軍。中尉崔暹精心選拔御史，都是世家子弟，僅有李廣是以才學兼御史，編修國史。御史臺的奏章大多出自他的手筆。平陽公高淹徵召他任中尉，改任侍御史。顯祖繼位之初，命李廣掌管文書。天保初，想任命他爲中書郎，正趕上他病重作罷。

廣曾欲早朝，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云："吾向似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惚恍

李廣要去上早朝，天色未明坐着打瞌睡，忽然驚醒，對妻子説："我似睡非睡時，忽然看見一人從我的身體中出來，告訴我説：'你過於耗費心力，精神上已經承受不了，現在向你告辭

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資産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平無私，爲士流所愛，歲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托魏收爲之叙。其族人子道亦有文章。

了。'"因此精神恍惚悶悶不樂，不幾天就得了病，長年卧病在床，家財耗盡，無錢買藥。李廣有鑒別人的能力，度量大，胸懷坦蕩，士人都喜歡他，一年到頭對他常有饋贈，得以維持生活。最後因病身亡。他生前曾向崔暹推薦畢義雲，李廣死後，義雲整理了他的文集共十卷，委托魏收作叙。他的族人子道也有文采。

樊遜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并無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學，常爲兄仲優饒。既而自責曰："名爲人弟，獨受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之曰："汝欲謹小行耶?"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勉。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爲臨漳小史。縣令裴鑒莅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爲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等爲暹賓客。人有譏其靖默不能趣時者，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金馬，何必深山蒿廬之下，遂借陸沉公子爲主人，擬《客難》，製《客誨》以自廣。後崔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城王元旭時亦在坐，論欲命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佳行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武定七年，世宗崩，暹徙於邊裔，賓客咸散，遜遂往陳留而居之。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祖父樊琰，父樊衡，都没有作過官。而樊衡極其孝順，父親去世後，自己背土堆成墳丘，方圓幾十畝都種上柏樹，早晚在墳邊號哭。樊遜自小讀書，兄長樊仲對他常常照顧。他曾自責説："我名義上是弟弟，却獨自享受安逸，怎能不感到慚愧呢?"想和兄長一樣忙於家業。母親馮氏説："你想成爲拘於小節的人嗎?"他有感於母親的話，專心致志地讀書，常在墻上寫"見賢思齊"四字，用來自勉。本州淪陷，寄居在鄴，作臨漳小史。縣令裴鑒居官清廉，勤於政事，所以出現了白雀等祥瑞，樊遜作了十首《清德頌》。裴鑒非常欣賞，提拔他作了主簿。又推薦給右僕射崔暹，和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等人都成爲崔暹的賓客。有人譏諷他不能趨時，樊遜很佩服東方朔的話，逃避世俗，隱居在金馬門，何必一定要住到高山茅屋之中，於是就假藉陸沉公子爲主人，仿照《客難》，作了《客誨》來抒發自己的思想。後來崔暹大宴賓客，當時大司馬、襄城王元旭在座，討論誰可以作僚屬。崔暹指着樊遜説："此人學富才高，是行參軍的最佳人選。"元旭看着樊遜説："先生願意任這職位嗎?"他回答説："我出身寒微，不敢擔當重任。"武定七年，世宗去世，崔暹調任邊疆，賓客散去，樊遜遷到陳留居住。

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兼録事參軍，仍舉秀才。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爲五年已貢開封人鄭祖獻。計至此年未合。兼别駕王聰抗議，右丞陽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仕非

梁州刺史劉殺鬼任用樊遜兼録事參軍，舉薦他作秀才。尚書依照過去的法令，下州每三年可以推薦一次秀才，而梁州在武定五年已推舉了開封人鄭祖獻。截止到今年衹有兩年，不合規定。兼别駕王聰提出了抗議，右丞陽斐也不能推托。尚書令高隆之説："雖然樊遜才學優異，等明年

遠。”遜竟還本州。八年，轉兼長史，從軍南討。軍還，殺鬼移任潁川，又引遜兼潁州長史。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二年春，會朝堂對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聞罷，詔不報。

梁州重表舉遜爲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升中紀號，孝謙對曰：

臣聞巡岳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雨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晋，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袁准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玆爲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絶貢。我太祖收寶鷄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既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略，馬多冀北，將異山西，凉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崤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

再作官也還不晚。”最後樊遜回到了本州。武定八年，改爲兼長史，跟隨軍隊南下作戰。回來後，劉殺鬼改到潁川任刺史，又引薦他兼潁州長史。天保元年，本州又召他推薦秀才。二年春，在朝廷應試策問完畢，由中書郎張子融上奏中選。到了四年五月，樊遜和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人因爲策問後三年没有調職，被調赴外地，幾人上書請求停止，但朝廷没有批准。

梁州重新上表推薦樊遜爲秀才。天保五年正月下詔問在祭告上天時的名號，他上表回答説：

臣聽説天子巡狩邦國封禪之禮，記載在《虞書》裏，巡視四方之義，保存在《易象》中。過去的帝王，不衹是一家一姓，封禪時用金字刻在玉板上，像這樣的人很多。孔子不能盡識在梁甫山上封禪的人。管仲對齊桓公説古代封禪的七十二家，現在已所剩無幾。這樣的盛德大事，必須等天下太平後纔能進行，如果封禪者不够資格，反而會遭到神靈的譴責。秦始皇無道，招來狂風暴雨之災；漢武帝驕奢淫逸，陪同前去的奉車子侯暴病而死。光武帝劉秀上承天命，東漢王朝應火運而生，四海安寧，天下和睦，寶劍賜給將士，馬匹拉着載鼓之車，於是頒行了張純的文章，聽從了伯陽的建議進行封禪。到了魏、晋，雖然各有君主，各人以恩德來衡量，都不敢有封禪的想法。首先是蔣濟上書，白白玷污紙墨；後來袁准又提出建議，最終也不能實現。如今經歷了三朝，將近十祭，到了開啓聖明的時期，可算是一次盛會。但帝王的品德不好，函谷關阻塞不通，天馬不能進獻給王朝，進貢的青茅供應斷絶。我朝太祖有寶鷄的祥瑞，手捧天子的詔書，以德行來匡正朝廷，委曲自己侍奉國君，蕩除賊寇，好比用熱水澆化白雪。但文王姬昌已經承受了天命，到了武王姬發纔殺掉了商紂。即使象徵攻伐的太白星高懸，中原地區也很適宜作戰，高祖却置之度外，希望百姓改過向善。陛下憑藉着神武的雄姿，天生的才略，戰馬比冀北還多，將領也不同

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説，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鋭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霄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贊。但使彼之百姓一睹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慚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於山西，秋風至，白露降的時節，北上太行，東臨碣石，將吞并巴蜀而掃平崤函，把長洲當作園林，把長江、漢水當作護城河。又恐怕迎風放火，把靈芝和艾草一起燒毀，所以就按兵不動，停止征伐。當初周代發遣將帥，漢朝派出軍隊，目的在於拯救百姓，并不是喜好戰爭。至於投鼠忌器的説法，都是老生常談；教化遠方歸附的言論，怎能知道權變之道。如今内外都有優秀的人才，養精蓄鋭在等待良機，帶好糧食隨時聽從召唤。所以皇上不如親自率領將士，先收服隴右的百姓，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取荆南之地。當年秦軍攻取長平時，太白星遮住了昴星，楚國攻打鉅鹿時，晚上枉矢星從天空劃過，何況我軍有這樣顯赫的聲威，能不馬到成功。百姓見到正義之師，如同見到周王，如同遇見了救命的官員。然後再廢除各種嚴酷的法令，和他們約法三章，整頓軍隊班師，停息戰爭，在南海設銅柱，在東山刻石，記載天地之大功，流傳千載的名聲。如果馬兒没有死，子陽還健在的話，就按照朝廷的規劃，起草封禪射牛的禮儀，評判功德，會使以往的帝王都感到羞愧，祭天封禪，臣下對此還有所疑問。

又問求才審官，遜對曰：

皇上又下詔問選拔賢才考察官吏之策，他回答説：

臣聞雕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致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毁；肥遁之與賓王，翻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耻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

我聽説雕出的野獸畫出的龍，徒然有興風布雲之勢；黄金做成的船白玉製成的馬，最終不能使用。往返多次去禮聘賢才，一定能得到實效，一毛不拔，毫無收益。因此堯將天下讓給舜，保全了許由隱居箕山的節操；周取代了商，没有采納伯夷、叔齊的建議。隱士靠避世來博取名聲，這種現象已經歷史很長了；大臣没有才學而竊取高位，也非常之多。所以漢代任命丞相時，就産生鐘鼓之妖；魏任用三公，招來孫權的譏笑。所以山林和朝廷，對有道之士并没有損傷；隱居和做官，反而會顯出優劣。現在并不是跳海自殺的時代，却像魯仲連一樣説羞於作秦

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

國的百姓；現實也與老子出關不同，却說耻於參加衛國的戰亂。即使注定能做皇帝，也不改變高尚的心靈；即使作了士大夫，也始終有忠貞的志向。

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之明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慚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修德日新，廟鼎歌鍾，王勛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爲治，何欲不從。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强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自含弘。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録。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坼而還斂，《詩》稱多士，《易》載群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

自從我朝祖先太嶽以來，都能恢弘大業，禹向堯帝學習，舜效法文祖。皇上承受天命，光輝照耀，自己總攬朝政後，仿效文祖，模仿天地設立官員，取法星辰議定職位。漢代天子羞於使用自己的紀年，魏氏皇帝也將改變自己的年號。朝中的公卿大臣，或是天上的星宿，下到凡間，集中了山川的靈氣，都是奇人異士。所以皇上的品德，每天都有進步，宗廟朝廷一派笙歌，每年都要賞賜有功勛的人。考察他們的名實是否相符，在衆人中選拔賢才，朝堂上没有充滿銅臭氣的公卿，世界上也就没有了《錢神》之《論》。當初百里奚任秦國宰相，名字保存在《雀籙》裏；蕭何、張良輔佐沛公，姓名出現在《河書》中。今天的王公卿相，也是上天授命給他們，和他們一起治理國家，他們都會依從。不一定向天師請教，纔能知道牧馬之術；跪着在山上行走，纔能得到修身之道。皇上明察美善，自强不息，晚上讀書，白天處理政事。類似周文王認爲桀紂無道的言論，也欣然采納，劉毅以桓帝、靈帝作比，也能寬宏大量地接受。高官顯職，授給才能出衆的人，倉庫的東西没有絲毫浪費，漁鹽之類都好好收藏，不要因爲桓譚反對圖讖，就使他出任郡丞而死；趙壹身負奇才，最終僅爲計掾。那樣就會天下歸心，神人感動，歲精任職於漢，風神朝拜於周，品行端正的人離開又返回，百官散盡又重新聚集，《詩經》上說的多士，《周易》上記載的群賢，由此而來，皇上可以問心無愧。

又問釋道兩教，遜對曰：

又問他關於佛教、道教，他回答說：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遥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

我聽說天道性命之說，聖人都不加談論，大概是由於義理深妙，難以探求，很難稱說。伯陽關於道德的論述，莊周有關逍遥的說法，遺言取意，有理可尋。至於

簡金書，神經秘録，三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虚之説，海棗之談，求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既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没有餘責；王充之非黄帝，比爲不相。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宫。昆池地黑，以爲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虚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藥王燔軀，波論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宫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

所謂的玉簡金書、神經秘録、馭劍煉丹的奇法、呼風唤雨的妙術，淮南王劉安得道，他的狗也隨着升天，王子喬成仙，他的劍也飛上了天，都是憑空揑造，荒誕不經之説，刻意去學，就等於捕風捉影。而燕昭王、齊桓公、秦始皇、漢武帝，相信方士，希望遇到真正的仙人。徐福一去不返，欒大一無所獲，但仍以爲升天指日可待；祭鬼求神或許可以長生不死。秦始皇沉入長江的玉璧又被送回來，但仍埋入驪山墓穴；漢武帝從大宛獲得了良馬，仍然進入茂陵墓地。方知劉向相信洪範五行，没有更多的責任；王充非難黄帝，本來是因爲不相干。自從東漢末葉以來，大興佛教，到處抄寫經文，懸挂佛像。昆明池土地呈現黑色，就説是大劫中焚燒剩下的灰燼；春秋的夜晚分外明亮，就説是神仙降臨之日。佛性自在，變化無窮，把世界放在微小的塵埃中，把須彌山放在一粒黍米上。這種理論本來虚無飄緲，却用各種方法顯示出來。而一些奸邪之人，務求出家，宣揚藥王焚化自身，波論以血灑地，假如不能做到這些，還能够維護生命。其實豈有改變形體容貌，和活人大不相同的，却恣肆放蕩，與世俗之人没什麽兩樣。佛在龍宫説法、在鹿野苑傳道，從此被允許傳揚，社會的風氣因此而墮落。

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己濟民，山鬼效靈，海神率職。湘中石燕，沐時雨而群飛；臺上銅烏，溯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晋之地，王迹維始，眷言巡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瑶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

我認爲皇上接受上天授命，委屈自己拯救天下百姓，山鬼顯靈，海神相助。湘中石燕，沐浴雨露而群飛；靈臺上的銅烏，迎着和風而旋轉。周朝定都洛邑，治理得好的却是在鎬京，漢代定都在咸陽，劉邦却是在豐、沛起兵，汾州、晋州是我朝的發祥地，皇上應不斷巡視，而且派兵駐防。除此還要留心文苑，比較諸子百家，盼望着能在瑶池中任職，能在赤水上得到明珠。我以爲西王母送給周穆王玉環，是由於周有天子之德；上天賜給夏玉珮，是回報大禹治水的功績。班彪、班固父子編撰史書，

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

二司馬著述，從來没有出現過有關過去、未來、現在三世的言辭，也没有聽説過教人成佛的一乘之法。帝王的禮樂，尚且隨時代而改革；旁門左道和奇怪之民，終究像沙礫一樣被淘汰是毫無疑問的。

又問刑罰寬猛，遜對曰：

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善而莫遵；奸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蒼，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尸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關周禮。伏惟陛下昧旦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黄旗紫蓋，已絶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晋盜來奔；舜舉皋陶，不仁自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爲郡守，科閱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蒼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冤

皇上又向他詢問刑罰寬嚴，他回答説：

我聽説帝王建立國家，刑罰是用來協助禮節的，如同寒季、暑季協助陰陽，高山大川溝通天地一樣。自王朝末期以來，法令越來越多，費盡秦篆不能完全記録，楚簡不能完全記載。因此有關部門都有二種方法，刑罰的寬嚴全憑自己隨意處理。丢棄《周官》三典，可以不用；漢朝九章，可以違反。這就使得長平幾十萬人的怨氣，在飲酒之後消除；東海孝婦的冤屈，要通過天災纔能昭雪。詔書高懸在墻上，即使有好事也不遵行；奸猾之吏來到門前，無論要求做什麽都必須做到。這都是由於皇帝不按道義行事，百姓未蒙聖德。大臣執迷不悟，不能發現根本所在。鍾繇、王朗埋怨張蒼，祖訥、梅陶指責文帝。主張要拯濟蒼生，在於恢復肉刑；振興國家，和周禮無關。皇上上朝的時候，要留心政務，嚴明刑罰來糾察諸侯，申明恩德來撫育百姓。黄旗紫蓋式的雲氣，已經不再在東南出現；表示凶喪的白馬素車，就要出現在軹道。如果再嚴刑峻法，我實在不能同意，爲什麽呢？人就像天地一樣，受陰陽之氣，安寧的時候希望存活，禍亂的時候就衹有一死。所以帝王治理天下，一定先用禮樂教化百姓，再有不順從的，纔用刑罰，寬嚴并施，急緩并用，從來没有用商鞅、韓非之法而國家可以長久的。當初秦國讓士會回到晋國，結果晋國大治，大盜都來到了秦國；舜舉薦了皋陶，心懷不仁的人都自動離開。衹要使釋之、定國任主管刑獄的官員，龔遂、文翁繼續任太守，審核取捨法令，完全仿照他們以前的作法，高興地采納汲黯的進諫，哭泣着判定昭平的罪行。那樣一來，天下就可以治理，大道得以施行，幼

囚，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内，皆蹈德而咏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

獸能長出牙齒，蒼鷹垂下翅膀，楚王的錢庫，不再需要封存，漢家監獄中含冤的囚犯，自然得到昭雪。歸服的人，隨之受到教化；九州之內，都歌德而頌仁。即使想達到成、康盛世，又有什麽難呢？

又問禍福報應，遜對曰：

臣聞五方易辨，尚待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况復天道秘遠，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能盡悟。乘查至於河漢，唯睹牽牛；假寐游於上玄，止逢翟犬。造化之理，既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固難得而妄說。但秦穆有道，勾芒錫年，虢公凉德，蓐收降禍。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厄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關性命之理。子胥無君，馬遷附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協律見親，棹船得幸，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己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

又問他關於禍福報應，他說：

我聽説五方雖然容易辨别，仍然需要指南針指明方位；百代家族的歷史可以知曉，仍然需要吹動律管確定姓氏。更何况天道神秘玄遠，神仙的踪迹難以推究本源，如果没有靈異的才能，誰又能完全領悟。有人乘坐着木筏來到天河，僅見到了牽牛星；趙簡子睡夢中到上玄宫游玩，僅碰上了翟地的一條狗。大自然的造化，已經寂寂無聞；報應的來臨，本來就難以見到而胡傳。秦穆公政治清明，勾芒神賜給他十九年的壽命；虢公没有德行，蓐收降給他災禍。上天的神明非常清楚，對事都能掌握；不能認爲神明幽遠難知而不相信。像孔子被困在陳、蔡，孟軻被困在齊、梁，是因爲他們生不逢時，豈能認爲與性命之説有關。伍子胥領吴軍攻打楚國，將楚王鞭尸報仇，目無國君，司馬遷爲叛將李陵開脱，二人一被殺一受宫刑的耻辱，怎麽能怨天尤人。至於因擅長音樂而親近皇上，會駕船而受到寵幸，諸如此類，更不足爲怪。周武王伐商的時候殺戮太多，鮮血可以浮起舂米的石杵，纔引來上天的懲罰；白起在長平坑殺了趙軍四十萬降軍，完全是出於自己的意願。所以周可以有七百年的國運，而武安君白起却在杜郵被秦逼迫自殺。

昔漢問上計，不過日蝕；晋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爲難。推古比今，臣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游金馬，王言昭賁，思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

當初漢向大臣詢問好的計策，範圍不超過關於日食的問題；晋代考核秀才，也衹限於實際不存在的寒火。過去的賢士，對此感到爲難。推古及今，我認爲皇上的問題很容易找到答案。但我爲草野百姓，過分地享受了皇上的恩寵，策問後經過三年的磨礪，兩次在金馬門待詔，皇上向我咨詢大事，我竟然有若神助，如果回答問題不合皇上的意

尚書擢第，以遜爲當時第一。

十二月，清河王岳爲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顯祖納貞陽侯爲梁主，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於南，與蕭脩、侯瑱和解。遜往來五日，得脩等報書，岳因與脩盟于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爲清平勤幹，送吏部。

七年，詔令校定群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渤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秘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史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黄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并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秘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别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缺。

八年，詔尚書開東西二省官選，所司策問，遜爲當時第一。左僕射楊愔辟遜爲其府佐。遜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九年，有詔超除員外將軍。後世祖鎮鄴，召入司徒府管書記。及登祚，轉授主書，遷員外散騎侍郎。天統初，

圖，感到非常惶恐。

這一年科舉考試，尚書推薦樊遜爲第一。

天保五年十二月，清河王高岳任大行臺率領軍隊南征，帶樊遜從軍。第二年，顯祖承認貞陽侯是梁天子，高岳任命樊遜代理大行臺郎中，出使南朝，與蕭脩、侯瑱和解。他來回用了五天的時間，收到了蕭脩等人的回書，於是高岳在長江邊上和蕭脩訂立盟約。大軍回到鄴，樊遜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皇上下令交付尚書，經過考察發現他清廉能幹，送到吏部。

七年，皇上下令讓他校定群書，侍奉皇太子。樊遜和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渤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受尚書調遣一同參加校定。當時秘府中的書籍錯訛的很多，樊遜建議說："漢中壘校尉劉向奉命校定典籍，每一本書校完，就上表章，表章上注明：臣劉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史公、太常博士書、把内府藏書和外面的版本相互校對，然後定稿。現在校定的書籍，提供的版本有很多重復，有藏在蘭臺的，有藏在甲館的。按照劉向的慣例，府閣中的典籍，既然要刊定，就必須搜集其他版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黄門郎司馬子瑞、原國子祭酒李業興都是收藏極多的藏書家，請下令借來各種版本以參校正誤。"秘書監尉瑾調任尚書都坐，共得到其他版本書三千多卷，《五經》和各種史書，幾乎都没有缺漏。

八年，下令尚書爲東西二省選拔官員，主管人員考對策，樊遜是當時第一。左僕射楊愔徵召他作府佐。他推辭說："我出身貧寒，考察門第出身必然不行，請求補授員外司馬督。"楊愔說："如果才能出衆，選拔時就不能完全按常規處理。"特意啓奏皇上對他加以起用。九年，下令任員外將軍。後來世祖鎮守鄴，把他召入司徒府掌管來往文書。世祖登基後，改任主書，升任員

病卒。

劉逖

劉逖，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也。祖芳，魏太常卿。父棫，金紫光祿大夫。逖少而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交游，善戲謔。郡辟功曹，州命主簿。魏末徵詣霸府，世宗以爲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逖遠離鄉家，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晋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逖在游宴之中，卷不離手，值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咏。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奸事免，十餘年不得調。乾明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梁主蕭莊，還，兼三公郎中。皇建元年，除太子洗馬。肅宗崩，從世祖赴晋陽，除散騎侍郎，兼儀曹郎中。久之，兼中書侍郎。和士開寵要，逖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尋遷給事黄門侍郎，修國史，加散騎常侍。又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逖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世祖崩，出爲江州刺史。祖珽執政，徙爲仁州刺史。祖珽既出，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時被戮，時年四十九。

初逖與珽以文義相得，結雷、陳之契，又爲弟俊聘珽之女。珽之將免趙彦深等也，先以告逖，仍付密啓，令其奏聞。彦深等頗知之，先自申理，珽由此疑逖告其所爲。及珽被出，逖遂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絶如此。所制詩賦及雜文文筆三十卷。子

外散騎侍郎。天統初，病逝。

劉逖，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祖父劉芳，任魏太常卿。父親劉棫，任金紫光禄大夫。劉逖小時候很聰明，喜歡騎馬打獵，一心在於行樂，喜愛和人交往，愛和别人開玩笑。郡中徵召他任功曹，州裏任命爲主簿。魏末來到世宗府中，世宗任命他爲永安公高浚的開府行參軍。劉逖遠離家鄉，對旅居生活很厭倦，就發憤用功，專心致志地讀書。晋陽是當時的大都會，朝中人士會集，人們往來飲宴集會。劉逖即使在游玩宴飲時，也手不釋卷，如果遇到没有見過的典籍，就整天誦讀，甚至整夜不回家，他就是如此好學。他對文章詞藻也很留意，擅長寫詩。天保初，代理定陶縣令，由於奸事被免官，十幾年不能調任。乾明年，兼任員外散騎常侍，在梁主蕭莊在位時出使南梁，回來後，兼任三公郎中。皇建元年，任太子洗馬。肅宗去世後，隨從世祖來到晋陽，任散騎侍郎，兼儀曹郎中。很長時間以後，兼中書侍郎。和士開受寵身居要職時，劉逖依附他，任中書侍郎，參與國事。兼散騎常侍，爲訪陳使主，回國後，任通直散騎常侍。不久升任給事黄門侍郎，撰修國史，加散騎常侍。又爲假儀同三司，出使北周時任副使。兩國剛剛通好時，禮儀没有確定，他和周朝來回交涉，參考古今，都很合乎禮節，而且文辭也很好，取得了好名聲。出使回來，任儀同三司。世祖去世後，出任江州刺史。祖珽執政時，調任仁州刺史。祖珽被排擠出朝廷後，他被召回，作文林館待詔，重新任散騎常侍，在門下省主管上書。不久，和崔季舒等人同時被殺，時年四十九歲。

當初劉逖和祖珽以文章相交往，像雷義和陳重一樣友誼深厚，又替弟弟劉俊聘祖珽的女兒爲妻。祖珽罷免趙彦深等人時，先告訴了劉逖，給他秘密奏章，先奏明了皇帝。趙彦深對這件事有瞭解，就提前進行了申辯，祖珽由此懷疑是他告的密。等到祖珽被趕出朝廷，他又讓弟弟離婚，他就是如此輕易和朋友斷絶關係。創作的詩賦和

逸民，開府行參軍。

劉晉

逖弟晉，少聰明，好文學。天統、武平之間，歷殿中侍御史，兼散騎侍郎，迎勞陳使，尚書儀曹郎。周大象末，卒於黎州治中。子玄道，有人品識用，定州騎兵參軍。

劉顗

逖從子顗，字君卿。祖廞，魏尚書，爲高祖所殺。顗父濟及濟弟瓌俱奔江南。顗出後。武定中從瓌還北。瓌賜爵臨潁子，大寧中卒於司徒司馬。顗好文學，工草書，風儀甚美。歷瀛州外兵參軍、司空功曹，待詔文林館，除大理司直。隋開皇中鄜州司馬，卒。

荀士遜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末，舉司州秀才，迄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爲主書。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後主即位，累遷中書侍郎，號爲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滅年卒。

顏之推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九世祖含，從晉元東渡，官至侍中、右光祿、西平侯。父勰，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世善《周官》、《左氏》，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值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群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

雜文等共三十卷。兒子逸民，任開府行參軍。

弟弟劉晉，小時很聰明，喜好文學。天統、武平年間，任殿中侍御史，兼散騎侍郎，迎勞陳使，尚書儀曹郎。周大象末年，死於黎州治中任上。他的兒子玄道，有人品見識，任定州騎兵參軍。

劉逖的侄子劉顗，字君卿。祖父劉廞，任魏尚書，被高祖所殺。父親劉濟和叔父劉瓌都逃到了江南。劉顗過繼給劉瓌。武定年間隨劉瓌回到北方。劉瓌被賜爲臨潁子爵，大寧年間死於司徒司馬任上。劉顗喜好文學，擅長草書，風度俊美。歷任瀛州外兵參軍、司空功曹，文林館待詔，任大理司直。隋開皇年間任鄜州司馬，去世。

荀士遜，廣平人。爲人好學有思辨能力，寫的文章清麗典雅，受到知音者的贊賞。武定末年，被舉薦爲司州秀才，一直到天保十年也沒有任官。皇建年間，馬敬德推薦他爲主書。世祖時，改任中書舍人。他相貌醜陋，但因爲文辭很好而得到任用。有一次要啓奏某事，正好世祖在後庭，由於左右通報的人不知道他的姓名，就說是醜舍人。世祖說："一定是士遜。"打開封題來看果然是他，內臣太監全都笑起來。後主即位，多次升遷任中書侍郎，都認爲稱職。和李若等人撰寫《典言》流行於世。北齊滅亡那年去世。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九世祖顏含，隨晉元帝東渡，官至侍中、右光祿、西平侯。父親顏勰，梁湘東王蕭繹鎮西府諮議參軍。家中世代精通《周官》、《左傳》，之推很早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十二歲那年，蕭繹自己講授《莊子》、《老子》，就參加聽講。但他并不喜歡清談，回家學習《周禮》和《左傳》，同時博覽群書，無所不讀，文章辭采典雅清麗，得到蕭繹的賞識。蕭繹任他爲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喜好飲酒，爲人狂誕放縱，不修邊幅，受到當時人

幅，時論以此少之。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掌管記。值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獲免。被囚送建業。景平，還江陵。時繹已自立，以之推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爲周軍所破。大將軍李顯慶重之，薦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值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來奔，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决。顯祖見而悦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内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天保末，從至天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河清末，被舉爲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録事參軍。

的指責。蕭繹派世子蕭方諸駐守郢州，命之推爲掌管記。正好侯景攻陷郢州，屢次想殺掉他，幸虧行臺郎中王則搭救幸免於難，被囚禁押送到建業。侯景被平定後，回到江陵。這時蕭繹自己作了皇帝，任命他爲散騎侍郎，以舍人的身份奏事。後來被周軍打敗。大將軍李顯慶很看重他，推薦到弘農任職，負責他兄長陽平公李遠的文書。黄河水勢暴漲，他坐船帶領妻子兒女逃到北方，經過了險要的砥柱，人們佩服他的勇敢果决。顯祖召見後很欣賞他，授爲奉朝請，進入内館，在自己左右侍奉，很受青睞。天保末，陪同到天池，授中書舍人，顯祖命中書郎段孝信拿着詔書給之推看。之推正在營外飲酒，孝信回來報告了情況，顯祖説："暫且不要授官。"因此作罷。河清末，被舉薦爲趙州功曹參軍，不久又入文林館待詔，任司徒録事參軍。

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爲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加恩接，顧遇逾厚，爲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唤入，勘無其名，方得免禍。尋除黄門侍郎。

之推聰明機敏，博學多才有論辯能力，擅長文書，回答問題簡明，大受祖珽看重，命他負責文林館，處理來往文書。不久升任通直散騎常侍，不久領中書舍人。皇上不時索取東西，經常命宦官傳旨，之推領旨宣布，文林館都聽從他的安排。進奏的文章，都是他來署名，在進賢門奏入，等有了回音纔退出來。而且擅長文字之學，負責校訂書寫，做事勤謹迅速，人們認爲他很稱職。皇上很恩待他，待遇豐厚，受到權貴的嫉妒，常常想陷害他。崔季舒等人想勸諫皇上，不要到晋陽去，顏之推急忙返回家中，所以没有聯合署名。等到皇上召集參加勸諫的人，之推也被召來，查驗没有他的名字，避過了一次大禍。不久任黄門侍郎。

及周兵陷晋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顒進奔陳之策，仍勸募吴士千餘人以爲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甚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吴士難信，不須募之。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渡。雖不從

周軍攻陷晋陽，皇上率領輕裝騎兵回到鄴，走投無路不知該怎麽辦。之推通過宦官侍中鄧長顒勸皇上逃奔陳，主張招募吴地勇士一千多人加以護衛，從青州、徐州到達陳國，皇上很同意，就告訴了丞相高阿那肱等人。阿那肱不願意到陳去，就説吴地人難以信賴，不應該招募。勸皇上把珍寶輜重送到青州，并且堅守三齊之地。如果守不住，就慢慢從海上向南撤走。雖然皇上没有

之推計策，然猶以爲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并行於世。曾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其詞曰：

仰浮清之藐藐，俯沉奧之茫茫，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内諸夏而外夷狄，驟五帝而馳三王。大道寢而日隱，《小雅》摧以云亡，哀趙武之作孽，怪漢靈之不祥，旄頭玩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瀍澗鞠成沙漠，神華泯爲龍荒，吾王所以東運，我祖於是南翔。去琅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章，作羽儀於新邑，樹杞梓於水鄉，傳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

逮微躬之九葉，頹世濟之聲芳。問我良之安在，鍾厭惡於有梁，養傅翼之飛獸，子貪心之野狼。初召禍於絶域，重發釁於蕭墻。雖萬里而作限，聊一葦而可航，指金闕以長鎩，向王路而蹶張。勤王逾於十萬，曾不解其扼吭，嗟將相之骨鯁，皆屈體於犬羊。武皇忽以厭世，白日黯而無光，既饗國而五十，何克終之弗康。嗣君聽於巨猾，每凜然而負芒。自東晋之違難，寓禮樂於江湘。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浹於四方，咏苦胡而永嘆，吟微管而增傷。

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於沮

采納顔之推的計策，仍任命他爲平原太守，令他戍守河津。北齊滅亡後歸附北周，大象末年任御史上士。隋開皇年間，太子召他爲學士，很看重他。不久因病去世。有文集三十卷，撰有《家訓》二十篇，都流行於世。曾經寫過《觀我生賦》，文辭典雅意境幽遠。賦如下：

仰望蒼天渺渺茫茫，俯視大地漫漫無邊，自從世上有了百姓就有了教化，天下被分成不同的地域地區，中央是華夏外圍是夷狄，歲月如飛，五帝三王成了歷史。大道終結而一天天隱退，《小雅》受到摧殘而認爲已經消亡，哀趙武靈王實行胡騎射，怨漢靈帝的昏庸無能，軍隊戲弄了皇權，司馬等官職失去了俸禄，瀍水、澗水完全變成了沙漠，華夏淪落爲一片荒野，晋中宗因此東遷，齊高祖於是南下。離開了琅邪遷徙到南越，定都在金陵過去的舊址上，在新的都城重新立起帝王的旗幟，在浩渺水鄉又埋下了杞梓的種子。世代祖傳的清白没有代替，念念不忘的是遵守先人法度。

我的家族已經興盛了九代，世代相傳的美名却受到了敗壞。問我善良的人在何處，我極其厭惡南梁。給會飛的野獸添上翅膀，把貪心的野狼當作孩子。開始時從絶域招來了禍患，終於又禍起蕭墻。即使萬里之内，姑且藉一支蘆葦就可以遠航，手執着長矛來圍攻皇城，劍拔弩張對着皇上走來的道路。勤王的兵將超過十萬，竟然不能解救急難，感嘆剛直的將相，爲問候皇上衹好向叛臣投降。梁武帝不再留戀人世而出家，使得白天也黯淡無光，已執政了五十年，却因城破戰敗而餓死。繼位的君主聽命於奸猾的佞臣，常常感到如同芒針刺背。自從東晋遷到江南避難，江湘之間就成爲禮樂之鄉，到現在已經將近三百年，外族的統治却遍布四方，念誦着受苦於胡人的詩篇而長嘆，吟唱着管仲的樂曲而增添憂傷。

世祖面對艱難的時世而奮起，在沮水、

漳。授犀函與鶴膝，建飛雲及艅艎，北徵兵於漢曲，南發餫於衡陽。昔承華之賓帝，實兄亡而弟及，逮皇孫之失寵，嘆扶車之不立。間王道之多難，各私求於京邑，襄陽阻其銅符，長沙閉其玉粒。遽自戰於其地，豈大勛之暇集，子既殞而侄攻，昆亦圍而叔襲，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行路彎弓而含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旦其猶病諸，孝武悔而焉及。

漳水舉起義旗，被授予犀甲和鶴膝矛，建立起飛雲和艅艎的艦隊，北徵兵於漢水，南調糧於衡陽。過去先帝死了由太子來繼位，現在是兄長死了由弟弟當帝王，待到皇孫失寵後，讓人感嘆綠車也不能扶立。爲什麼王道這樣難，是由於都想撈取好處，襄陽拒不執行調兵的命令，長沙也不供給糧食。皇上親自去討伐，但大功豈能片刻之間成就，世子被殺而侄子又來進攻，兄長河東王被圍攻，岳陽王就來偷襲，防守湘州的褚氏家族投降了岳陽王，湘州城一晚上就失陷。襄陽的杜岸兄弟對岳陽王倒戈乘夜來投奔，素不相識的人雖兵戈相向却帶着笑容，至親骨肉互相誅殺衹能相對哭泣，周公旦爲避免成王的懷疑假裝生病，孝武帝殘殺兄弟悔之晚矣。

方幕府之事殷，謬見擇於人群，未成冠而登仕，財解履以從軍。非社稷之能衛。闕僅書記於階闥，罕羽翼於風雲。及荆王之定霸，始仇耻而圖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於夏汭。濫充選於多士，在參戎之盛列，慚四白之調護，厠六友之談説，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説。緊深宫之生貴，矧垂堂與倚衡，欲推心以厲物，樹幼齒以先聲。愾數求之不器，乃畫地而取名，仗禦武於文吏，委軍政於儒生。值白波之猝駭，逢赤舌之燒城，王凝坐而對寇，向詡拱以臨兵。莫不變猿而化鵠，皆自取首以破腦。將睥睨於渚宫，先憑陵於他道，懿永寧之龍蟠，奇護軍之電掃。奔虜快其餘毒，縲囚膏乎野草，幸先生之無勸，賴滕公之我保，剟鬼録於岱宗，招歸魂於蒼昊，荷性命之重賜，銜若人以終老。

湘東王的幕府中事務繁忙，人們錯誤地推薦了我，不到二十歲就步入仕途，剛剛十九歲就因軍功加墨曹參軍。并非能拿起武器保衛社稷。（闕文）僅在宫闈之中起草文書，很少能展翅搏擊風雲。等到荆王作了皇帝，纔開始報仇雪耻，水師駐在武昌，撫軍鎮於夏水之濱。我在衆多官員中充數，參加到軍隊的行列之中，很慚愧像商山四皓一樣輔佐世子，并躋身六友之中互相談説，即使形神都很相和，却不是我的意願。結識的都是皇室中的權貴，就像站在屋檐下倚在横木上覺得危險。想實現自己的理想去激勵，培養年幼的撫軍有聲威，到處尋求知己却不受器重，畫地爲牢以博取名聲，拿起武器防備侵犯都交給文官，行軍打仗都委托給書生。正是白波賊寇最猖獗的時候，朝廷却聽信讒言後果嚴重。王凝對敵寇不加防範，向詡拱手面對入侵的賊兵。全都變猿而化鵠，都是自取滅亡。將要進攻渚宫，先從别的道路前進，永寧公牢固地守衛着巴陵，護軍中軍一舉擊潰了叛軍。敗逃的敵人發泄心中的餘毒，要殺掉所有的俘虜，幸虧有先生王則像滕公一樣保護我，自己在東岳大帝的録鬼簿中删掉了名字，又從上天招回了靈魂，人若

得到了新生，都希望像別人一樣享受天年而終。

賊棄甲而來復，肆觜距之鵰鳶，積假履而弑帝，憑衣霧以上天，用速災於四月，奚聞道之十年。就狄俘於舊壤，陷戎俗於來旋，慨黍離於清廟，愴麥秀於空廛，鼖鼓臥而不考，景鐘毁而莫懸，野蕭條以橫骨，邑闃寂而無烟。疇百家之或在，覆五宗而翦焉。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弦。經長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連，深燕雀之餘思，感桑梓之遺虔，得此心於尼甫，信兹言乎仲宣。逷西土之有衆，資方叔以薄伐，撫鳴劍而雷咤，振雄旗而雲窣，千里追其飛走，三載窮於巢窟，屠蚩尤於東郡，挂郅支於北闕。吊幽魂之冤枉，掃園陵之蕪没，殷道是以再興，夏祀於焉不忽，但遺恨於炎昆，火延宫而累月。

賊人大敗以後又捲土重來，像大雕和飛鳶伸出尖嘴和利爪，殺掉天子自己做了皇帝，憑藉着霧氣以升天，四個月就招來了禍患，哪裏還用得了十年。在過去的土地上被狄人俘虜，度過了一段時間又回到了中原。站在清廟的廢墟上發出黍離的感慨，爲空蕩的糧倉長出禾穗而感到悲傷。鼖鼓横卧在街上不再有人擊打，景鐘被毁掉不能再懸挂，曠野蕭條到處布滿了白骨，村莊死寂都没有了炊烟。過去上百家族有的還存在，五個宗族已經被剪滅而覆亡。祇剩下昭君哀傷的彈奏，僅留住諸侯女兒悲哀的琴聲。經過舊日居住的長干巷而掩面哭泣，展望埋葬祖先的白下陵而流連忘返。燕雀離家時還要懷念，對故鄉祇留下虔心的祝願。孔子也具有這一心情，從王粲又得到了證實。遠離了西土的衆人，幫助方叔去討伐賊人，按着鳴響的寶劍似乎雷聲叱咤，揮動雄偉的旗幟好像雲彩浮動，飛奔千里去追擊敗逃的敵人，三年時間直搗對方的巢穴，在東郡殺死蚩尤，把郅支的尸體挂在北面的宫殿。安撫冤屈的幽魂，清掃荒蕪的陵園。殷道再度興盛，夏祭得以繼續，讓劉邦感到遺憾，阿房宫的大火延燒了幾月。

指余棹於兩東，侍升壇之五讓，欽漢官之復睹，赴楚民之有望。攝絳衣以奏言，忝黄散於官謗。或校石渠之文，時參柏梁之唱。顧甂甌之不算，濯波濤而無量，屬瀟湘之負罪，兼岷峨之自王。佇既定以鳴鸞，修東都之大壯。

駕着船來到江南，侍奉登基的皇上，再一次看到漢族官員而萌生敬意，滿足南方百姓殷切的希望。穿上絳色的朝服陳述自己的意見，做了散騎侍郎參與朝廷的議論，偶爾校定一下石渠閣的藏書，不時參加柏梁臺的唱和。不成材的大臣不計其數，要用無數的清水纔能濯洗。陸納占據瀟湘而負罪不來朝見，武陵王割據岷峨而自己稱王。用了很長時間治理得天下太平，開始整修壯麗的東都。

驚北風之復起，慘南歌之不暢。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宫之玉帳。徒有道而師直，翻無名之不

秦兵像北風一樣再次颳起，爲江南人民不再能和樂生活而嗟傷。防守着固若金湯的城池，皇上却在宫裏輾轉反側。正義的軍隊

抗。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烟煬，溥天之下，斯文盡喪。憐嬰孺之何辜，矜老疾之無狀，奪諸懷而棄草，踣於塗而受掠。冤乘輿之殘酷，軫人神之無狀，載下車以黜喪，揜桐棺之藁葬。雲無心以容與，風懷憤而憀悢。井伯飲牛於秦中，子卿牧羊於海上。留釧之妻，人銜其斷絕；擊磬之子，家纏其悲愴。

堅持道義，反而是師出無名者難以抵擋。百萬百姓都成爲俘虜，無數的典籍被焚燒，普天之下，斯文盡喪。可憐那些婦女嬰兒是多麼無辜，哀憐年老多病的人走投無路。從別人手中奪來又像草一樣丟棄，倒斃在路上又受到搶掠。怨恨軍隊的殘酷，悲痛人神都反常，出喪時用粗陋的木車裝運尸體，遮護着桐木棺草草下葬。白雲無心緩緩浮動，北風滿懷憤怒而呼嘯。井伯到秦中去飲牛，子卿到海邊去牧羊。僅留下金釧之妻，人們可憐她斷絕了後代；擊磬人的兒子死了，家中哭聲悲愴。

小臣恥其獨死，實有愧於胡顏，牽痾疻而就路，策駑蹇以入關。下無景而屬蹈，上有尋而亟搴，嗟飛蓬之日永，恨流梗之無還。若乃玄牛之旌，九龍之路，土圭測影，璇璣審度，或先聖之規模，乍前王之典故，與神鼎而偕没，切仙宮之永慕。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十代之州壤，接耳目而不通，咏圖書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猶曩。每結思於江湖，將取斃於羅網，聆代竹之哀怨，聽出塞之嘹朗，對皓月以增愁，臨芳樽而無賞。

我恥於獨自死去，又有何面目苟且求生，我蹣跚而登程，騎着老驢而入關。下看不到影子而跺脚，上有所尋而帶住坐騎，嘆惜飄泊不定而埋怨白天太長，遺憾時間飛逝而一去不返。至於畫着青牛的旗幟，九龍路過的道路，用土圭測量時間，用璇璣觀測天象，有的是先代聖人的規定，恰好符合前王的舊章，但和神鼎一樣隱没不再出現，被保藏在仙宮讓人永遠懷念。十六國的風俗，流傳了七十代的天下，想要用耳目但此路不通，想要藉助書籍來歌頌僅能憑空想象，爲什麼黎民百姓不再安居樂業，衹有山川還和舊時一樣。在江湖上游蕩思緒萬千，在世俗的羅網中感到疲憊，聆聽代北竹笛哀怨的曲調，傾聽出塞曲嘹亮地奏響，對着天空一輪皓月更增添了愁思，眼前的美酒也無心去品嘗。

自太清之內釁，彼天齊而外侵，始蹙國於淮滸，遂壓境於江潯。獲仁厚之麟角，剋俊秀之南金，爰衆旅而納主，車五百以夐臨，返季子之觀樂，釋鍾儀之鼓琴。竊聞風而清耳，傾見日之歸心，試拂蓍以貞筮，遇交《泰》之吉林。譬欲秦而更楚，假南路於東尋，乘龍門之一曲，歷砥柱之雙岑。冰夷風薄而雷呴，陽侯

自從太清年間發生內亂，上天輔助齊國不斷對外擴張，國家衹能收縮到淮河邊上，被敵人大軍壓境一直到長江北岸。新立了仁厚的國主，統率南方的優秀人才。於是各支軍隊都接受皇上指揮，用五百輛車去迎接遠方入侵者。出使的季札聽完音樂得以返回國內，鍾儀鼓琴後也被釋放還朝。聽到消息好像柔風使耳朵得以清新，傾慕見到太陽而天下歸心，試着用蓍草加以卜算，得到了《泰》卦吉利象徵。好比

山載而谷沉，侔挈龜以憑淩，類斬蛟而赴深，昏揚舲於分陝，曙結纜於河陰。追風飆之逸氣，從忠信以行吟。

是想去秦國却到了楚國，本來是去東方却走了南路，乘船渡過龍門的河曲，又行過砥柱的兩座高山。黄河上的風迎面吹來雷聲轟鳴，波浪起伏負載着船高高低低地前進。如同携帶着大龜任憑河水有多深，又好似到深水去斬殺蛟龍，黄昏時舟船離開了陝地，第二天清晨在河陰結纜。追逐着暴風而超凡脱俗，爲能實現忠信的理想而一路吟咏。

遭厄命而事旋，舊國從於采芑，先廢君而誅相，訖變朝而易市，遂留滯於漳濱，私自憐其何已，謝黄鵠之迴集，恧翠鳳之高峙，曾微令思之對，空竊彦先之仕，纂書盛化之旁，待詔崇文之裏，珥貂蟬而就列，執麾蓋以入齒。款一相之故人，賀萬乘之知己，秖夜語之見忌，寧懷寂之足恃。諫譖言之矛戟，惕險情之山水，由重裘以寒勝，用去薪而沸止。

遭逢厄運難以回到南朝，故國也不堪回首，廢掉了國君又殺死了丞相，改換了朝廷變更了街市。我滯留在漳河邊，哀嘆什麽時候結束飄流的生活，黄鵠尚且能飛回故地而深感内疚，翠鳳能高翔而自覺慚愧，竟然不能像令思那樣對答皇上的提問，白白地像彦先那樣做了高官。在盛化旁編撰典籍，做了崇文館的待詔，作了常侍而列於大臣，進入朝廷而任職。丞相對我的才能也贊嘆不已，説我已經超越了他。在夜間陪同皇上談話而被别人嫉妒，蒙受皇上的寵幸又何足自恃。要防備别人的唇槍舌劍，警惕仕途中的艱險，如同穿上了厚重的皮裘而抵寒，釜底抽薪水就停止了沸騰。

予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原始，唯驕奢之是修，亦佞臣之云使。惜染絲之良質，惰琢玉之遺祉，用夷吾而治臻，昵狄牙而亂起。誠怠荒於度政，惋驅除之神速，肇平陽之爛魚，次太原之破竹。實未改於弦望，遂□□□□□，及都□而升降，懷墳墓之淪覆。迷識主而狀人，競己栖而擇木，六馬紛其顛沛，千官散於奔逐，無寒瓜以療饑，靡秋螢而照宿，仇敵起於舟中，胡、越生於輦轂。壯安德之一戰，邀文武之餘福，尸狼藉其如莽，血玄黄以成谷，天命縱不可再來，猶賢死廟而慟哭。乃詔余以典郡，據要

後主是武成帝的繼承者，作太子時就仿效成帝，縱情於驕奢淫逸，也是由於奸臣的唆使，可惜浪費了無數精美的絲綢，廢棄了許多采玉的遺址，若任用管仲則天下大治，若親近狄牙便引起禍亂。恨朝政的荒廢，惜天下的喪失，起因於平陽之戰中濫竽充數，以後敵軍纔勢如破竹地攻到太原。我一直挂念着國家的安危，遂□□□□□，及都□而升降，心懷墳墓的覆亡。和皇上失去聯係，許多人又選擇了新的國君，皇帝自己尚且顛沛流離，文武百官四散奔逃，晚冬時分没有食物可以充飢，夜晚歇宿時也見不到一絲火光，仇敵出在内部，胡、越的寵臣都在皇帝身旁。安德王的并州一戰極其壯烈，以文武大臣的餘勇，殺得尸體遍地血流成河。天命失去就不會再來，如同忠賢爲國家而死失聲

路而問津，斯呼航而濟水，郊鄉導於善鄰，不羞寄公之禮，願爲式微之賓。忽成言而中悔，矯陰疏而陽親，信諂謀於公主，競受陷於奸臣。曩九圍以制命，今八尺而由人，四七之期必盡，百六之數溘屯。

痛哭也無濟於事。皇上命我作了平原太守，占據要地把守黄河渡口，如果失利就乘船南渡，我可以充當嚮導投奔南陳，即使寄人籬下也不覺得羞耻，我更願意作閑散之官。剛剛計議完畢又改變了初衷，丞相暗中背叛皇上又僞裝忠心，暗中達成陰謀，奸臣又對我加以誣陷。昔日的九州都聽命於人，如今天下都被人控制，齊國二十八年的期限果然按時終結，百六的厄運定然降臨。

予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鳥焚林而鎩翮，魚奪水而暴鱗，嗟宇宙之遼曠，愧無所而容身。夫有過而自訟，始發矇於天真，遠絶聖而棄智，妄鎖義以羈仁，舉世溺而欲拯，王道鬱以求申。既銜石以填海，終荷戟以入秦，亡壽陵之故步，臨大行以逡巡。向使潛於草茅之下，甘爲畎畝之人，無讀書而學劍，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以污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玆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泣麟也。

我一生經歷了三個朝代，備嘗生活的艱辛，燒毁樹林飛鳥也脱落了羽毛，水源乾涸魚也受到曝曬，嘆惜宇宙如此遼闊，懊悔竟然没有容身之地。有了過失要自我責備，發矇在於天真，遠離聖人而絶智，妄想保住仁義而愚蠢，世界都一片混濁却想拯救，王道失去却想發揚。想銜石而填海，終帶戟而入秦，失去壽陵的教訓，到太行山又猶豫。假如當初隱居在草屋，甘心作農夫，不去讀書而學劍，不高談闊論去修身，放棄珍寶而甘賤，推掉富貴而安貧，堯、舜不能羨慕我的樸素，桀、紂不能玷污我的清白，困頓何由而來，屈辱又怎能招來。從今後，再也不怨天而哀嘆。

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愍楚，不忘本也。《之推集》在，思魯自爲序録。

之推在北齊有兩個兒子，長子思魯，次子愍楚，表明不忘根本。《顔之推集》如今得以保存，思魯作了序録。

袁奭

袁奭，字元明，陳郡人，梁司空昂之孫也。父君方，梁侍中。奭，蕭莊時以侍中奉使貢。莊敗，除琅邪王儼大將軍諮議，入館，遷太中大夫。

袁奭，字元明，陳郡人，梁司空袁昂的孫子。父親袁君方，任梁侍中。蕭莊時，袁奭以侍中身份奉命出使。蕭莊戰敗後，任琅邪王高儼的大將軍諮議，入文林館，升太中大夫。

韋道遜

韋道遜，京兆杜陵人。曾祖肅，隨劉義真渡江。祖崇，自宋入魏，寓居河南洛陽，官至華山太守。道遜與兄道密、道建、道儒并早以文學知名。道密，魏永熙中開府祭酒。因患恍惚，沉廢於家。道建，天保末卒司

韋道遜，京兆杜陵人。曾祖韋肅，跟隨劉義真渡江。祖父韋崇，從宋入魏，寄居在河南洛陽，官至華山太守。道遜和兄道密、道建、道儒很早都以文學出名。道密，北魏永熙年間任開府祭酒。因爲患有精神恍惚症，在家閑居。道建，天保末年死於司農少卿任上。道儒，歷任中書黄

農少卿。道儒，歷中書黄門侍郎。道遜，武平初尚書左中兵，加通直散騎侍郎，入館，加通直常侍。

門侍郎。道遜，武平初爲尚書左中兵，加授通直散騎侍郎，入文林館，加通直常侍。

江旰

江旰，字季，濟陽人也。祖柔之，蕭齊尚書右丞。叔父革，梁都官尚書。旰，梁末給事黄門郎，因使至淮南，爲邊將所執，送鄴。稍遷鄭州司馬，入館，除太尉從事中郎，轉太子家令。齊亡，逃還建業。終於都官尚書。

江旰，字季，濟陽人。祖父江柔之，任南齊尚書右丞。叔父江革，梁時任都官尚書。江旰在梁末任給事黄門侍郎，因爲出使淮南，被守邊將領捉獲，送到鄴。逐漸升爲鄭州司馬，入文林館，任太尉從事中郎，改任太子家令。齊亡後，逃回建業。死時官任都官尚書。

眭豫

眭豫，字道閑，趙郡高邑人。父寂，梁北平太守。道閑弱冠，州舉秀才。天保中，參議禮令，歷晋州道行臺郎、大理正、奉車都尉。入館，遷員外散騎常侍，尋兼祠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洛州司馬。豫宗人仲讓，天保時尚書左丞。

眭豫，字道閑，趙郡高邑人。父親眭寂，任梁北平太守。道閑二十歲時，本州推舉他爲秀才。天保年間，參預擬訂禮令，歷任晋州道行臺郎、大理正、奉車都尉。入文林館，升任員外散騎常侍，不久兼祠部郎中。隋開皇年間，死於洛州司馬任上。族人眭仲讓，天保年間任尚書左丞。

朱才

朱才，字待問，吴郡人。蕭莊在淮南，以才兼散騎常侍，副袁奭入朝。莊敗，留鄴。稍遷國子博士、諫議大夫。齊亡，客游信都而卒。

朱才，字待問，吴郡人。蕭莊在淮南時，任用他兼散騎常侍，隨袁奭入朝。蕭莊失敗後，留在鄴。逐漸升爲國子博士、諫議大夫。齊滅亡後，客游至信都去世。

荀仲舉

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世江南。仕梁爲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粲甚禮之。與粲劇飲，嚙粲指至骨。顯祖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其故，答云："我那知許，當是正疑是鹿尾耳。"入館，除符璽郎。後以年老家貧，出爲義寧太守。仲舉與趙郡李概交款，概死，仲舉因至其宅，爲五言詩十六韵以傷之，詞甚悲切，世稱其美。

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世代居住在江南。梁時任南沙令，追隨蕭明而在寒山被俘。長樂王尉粲很禮待他。仲舉和尉粲一起豪飲，把尉粲的手都咬得露出骨頭。顯祖知道後，將他杖打了一百。有人問他這樣做的緣故，他回答說："我怎麽知道，當時我還以爲是鹿尾呢。"入文林館，任符璽郎。後來由於上了年紀且家中貧困，出任義寧太守。他和趙郡李概交情深厚，李概死後，仲舉來到他家中，作了五言詩十六韵來哀悼他，詞意悲切，世人都稱頌詩美。

蕭愨

蕭愨，字仁祖，梁上黄侯曄之子。天保中入國，武平中太子洗馬。

蕭愨，字仁祖，梁上黄侯蕭曄之子。天保年間來到北齊，武平年任太子洗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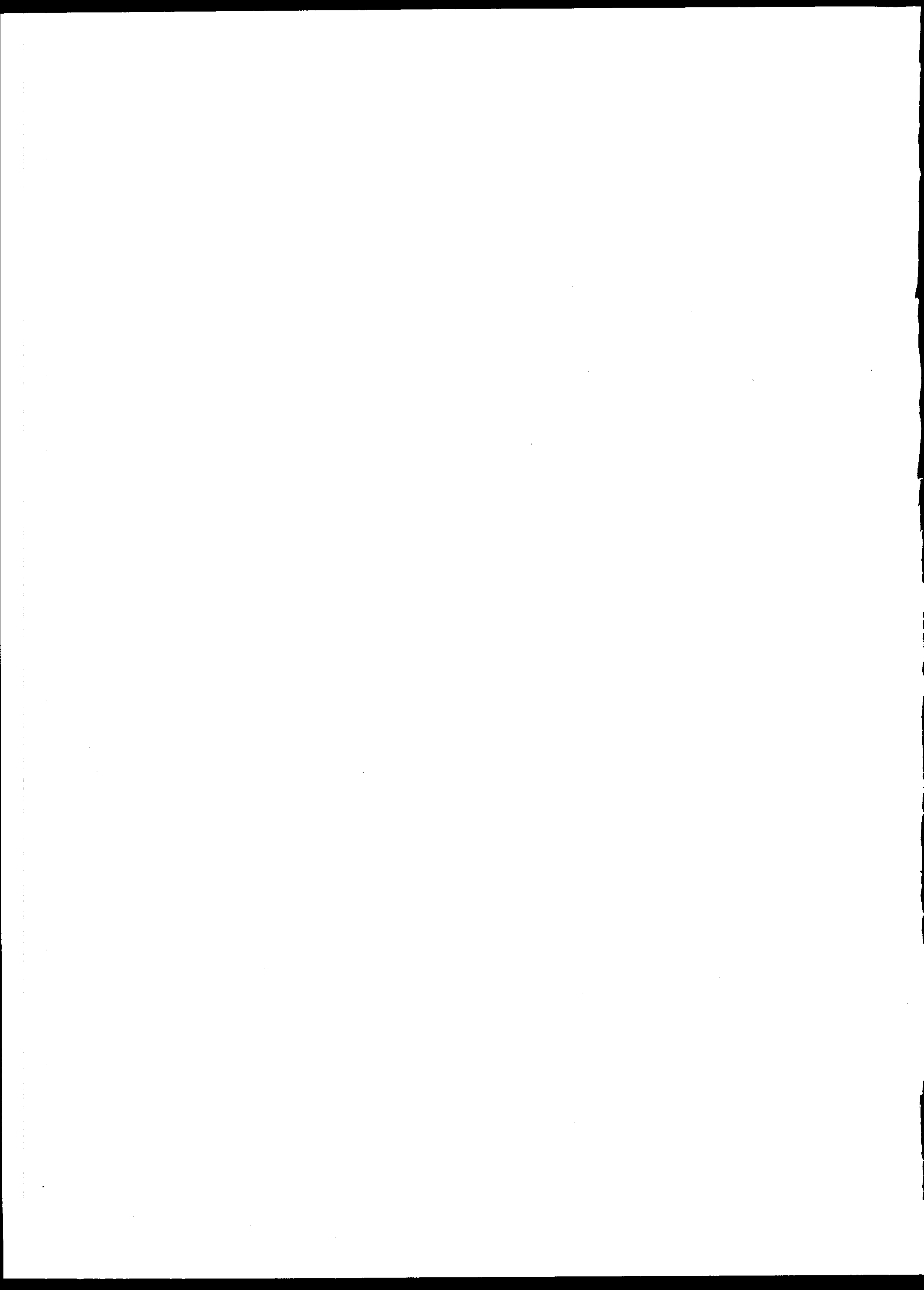
古道子

古道子，河内人。父起，魏太中大夫。道子有幹局，當官以强濟知名，歷檢校御史、司空田曹參軍。自袁奭等俱涉學有文詞。荀仲舉、蕭慤工於詩咏。慤曾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爲知音所賞。

古道子，河内人。父親古起，任魏太中大夫。古道子做事幹練，居官以能力出衆聞名，歷任檢校御史、司空田曹參軍。袁奭等人都涉獵文詞。荀仲舉、蕭慤擅長詩歌。蕭慤曾在秋天的晚上作詩，其中有兩句說“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受到知音者贊賞。

贊曰：九流百氏，立言立德，不有斯文，寧資刊勒。乃眷淫靡，永言麗則，雅以正邦，哀以亡國。

贊曰：九大流派和諸子百家，都主張立言立德，如果没有文學，怎麽能刊刻而保存。最終竟然發展到文辭華靡，吟咏典雅，雅以正邦，哀則亡國。



北齊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循　吏

張華原　宋世良(弟)世軌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奸，禮教以防其欲。故分職命官，共理天下。《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人則惠。"睿哲之君，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高祖撥亂反正，以恤隱爲懷，故守令之徒，才多稱職。仍以戰功諸將，出牧外藩，不識治體，無聞政術。非唯暗於前言往行，乃至始學依判付曹，聚斂無厭，淫虐不已，雖或直繩，終無悛革。於戲！此朝廷之大失。大寧以後，風雅俱缺，賣官鬻獄，上下相蒙，降及末年，黷貨滋甚。齊氏循良，如辛術之徒非一，多以官爵通顯，別有列傳。如房仲幹之屬，在武平之末能卓爾不群，斯固彌可嘉也。今掇張華原等列於《循吏》云。

古代的帝王治理天下，管理百姓，以刑法禁絶各種奸邪之事，以禮教防犯人的各種欲念。所以把職權分給各級官吏，共同治理天下。《尚書》上説："知人則明，任用人安定人則惠。"聖明的君主，一定能吸引用清明大臣，昏亂之朝，多貪婪殘暴之官。高祖撥亂反正，以體恤爲懷，所以太守縣令等官，大都稱職。有戰功的將領，出外鎮治州郡，但不明白治國之道，不懂治術。不僅對前人的言行不清楚，甚至學着把應該處理的事情交給手下去辦，聚斂財物貪得無厭，邪惡殘暴，即使有的被繩之以法，最終也没有人悔改。唉！這是朝廷的一大過錯。大寧以後，雅正的風氣喪失，賣官受賄，上下相欺，到了末年，貪污更加嚴重。北齊一朝的官吏大多能奉公守法，像辛術之類的人很多，因爲官居顯位，本書另有列傳。像房仲幹等人，在武平末年依然能卓爾不群，確實值得嘉獎。現選擇張華原等人列入《循吏傳》。

張華原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高祖開驃騎府，引爲法曹參軍，遷大丞相府屬，仍侍左右。從於信都，深爲高祖所親待，高祖每號令三軍，常令宣諭意旨。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年輕時聰明，有器量和風度。高祖設驃騎府，引薦他爲法曹參軍，升大丞相府屬，得以隨侍在高祖左右。隨從到信都，深受高祖寵幸和優待，高祖向軍隊頒布命令，常常叫他來宣布。

周文帝始據雍州也，高祖猶欲以

周文帝占據雍州時，高祖還想向他説明叛亂

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説焉。周文密有拘留之意，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誕生，殆天所縱，以明公蕞爾關右，便自隔絶，故使華原銜喻公旨。明公不以此日改圖，轉禍爲福，乃欲賜脅，有死而已。”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高祖以華原久而不返，每嘆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

累遷爲兗州刺史，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决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亦遣歸家申賀，依期至獄。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駮食之，咸以化感所致。後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

和歸順的利弊，派華原進關去勸説他。周文帝暗中要把他扣留，對他説：“如果先生能够委屈留下來，一定和你共享富貴，如果不歸降，今天就殺了你。”華原説：“渤海王是天意所降生的，受上天的支派，因爲你占據關右，彼此隔絶，所以派我來陳述他的意旨。你却不趁此機會改變態度，轉禍爲福，竟然威脅我，我惟有一死。”周文帝誇獎他忠誠，允許他回去。高祖因爲他去了很長時間不回來，常感嘆惋惜，聽説他回來了，不禁喜形於色。

經多次升遷任兗州刺史，人心歸附，盜寇匿迹。州獄中本來有一千多名犯人，華原爲他們一一判决發遣。到了年底，僅剩下幾十名重罪犯人，他還允許犯人回家慶賀，犯人都按期回到獄中。原先境内經常有猛獸傷人的事，自從他上任後，忽然有傳説中的吃虎猛獸出現，吃掉了猛獸，都認爲是他的感化造成的。後來華原死於任上，全州大小無不思念號哭。

宋世良

宋世良，字元友，廣平人。年十五，便有膽氣，應募從軍北討，屢有戰功。尋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户，大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令悉收瘞。其夜，甘雨滂沱。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

宋世良，字元友，廣平人。十五歲時，就有膽量，應招入伍參加北伐，多次立下戰功。不久任殿中侍御史，到黄河以北登記户口，發現了很多隱滿不報的情況。回來時見汲郡外有許多尸骨，就下令給州郡，命他們全都收殮埋葬。當晚，下了一場大雨。回到朝中，孝莊帝慰勞他説：“我知道你登記的户口數比賬簿上多了一倍，如果作官治民都像你這樣用心，就又能創出一個天下。”

出除清河太守。世良才識閑明，尤善治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吴、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謡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迹。”後齊天保中大赦，郡先無一囚，群吏拜詔而已。獄内穭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虚寂，無復訴訟者。其冬，醴泉出於界内。及代至，

出任清河太守。世良才識俱佳，尤其擅長治理州郡，上任時間不長，就博得了好名聲。在郡東南有個曲堤，被成公一家占據，强盜多在那裏聚集。人們都説：“寧可經東吴、會稽，也不經過成公曲堤。”世良頒行了八條措施，强盜都跑到了其他地方。老百姓又謡説：“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迹。”後來齊天保年間大赦天下，而清河郡的監牢竟没有囚犯，僅是官員拜領詔書而已。監獄到處是野生的莊稼，桃樹和蓬蒿長滿了院子。每天衙門空無一人，再没有來打官司的。冬天，境内出現了甘泉。任期將滿，全城

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已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君非唯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君，民何濟矣。"莫不攀援涕泣。除東郡太守，卒官。世良强學，好屬文，撰《字略》五篇、《宋氏别録》十卷。與弟世軌俱有孝友之譽。

人都來送行。有一位叫丁金剛的老人，哭着走上前來，拜謝説："我已經九十歲了，記得經歷了三十五任太守，先生不僅善於治理，又極其清廉。今天你要走了，以後百姓還能依靠誰呢。"大家全都攀着轎杆失聲痛哭。又任東郡太守，死在任上。世良極其好學，喜好作詩文，編撰《字略》五篇、《宋氏别録》十卷。和弟弟世軌都以孝順友愛聞名。

宋世軌

世軌，幼自嚴整。好法律，稍遷廷尉卿。洛州民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暹爲廷尉，以之爲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少卿，判其事爲劫。於是殺魁首，餘從坐悉捨焉。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决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絶。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顯祖引見二人，親敕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與之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敕義雲曰："卿比所爲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仍顧謂朝臣曰："此二人并我骨鯁臣也。"及疾卒，廷尉、御史諸繫囚聞世軌死，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

世軌，年幼時就嚴謹。喜好法律，逐漸升至廷尉卿。洛州百姓集合起來要搶劫河橋，官吏逮捕了一批人加以審訊，牽連了元姓家族黨羽一千七百多人。崔暹任廷尉，認爲是謀反，連續幾年不能斷案。世軌爲少卿，判定爲搶劫，於是殺掉了罪魁禍首，其他受牽連的人全部予以釋放。當時大理正蘇珍之也以公正幹練聞名，大理寺中的人説："决定嫌疑蘇珍之，由表及裏宋世軌。"奉爲大理寺的二絶。南臺的囚犯送到廷尉，世軌大多能爲他們昭雪。於是移送御史，要問濫用刑罰的罪行，中尉畢義雲不送，文書往來不絶。世軌給皇帝上書，極力説畢義雲殘酷專權。顯祖召見他倆，親自勸解他説："我知道南臺欺壓大理寺已經很久，你能依據法律和他們抗衡，如果能永遠有此心，不愁不會富貴。"又對義雲説："你素來所作所爲實在該死，但因爲你疾惡如仇，姑且寬恕你。"又對衆位大臣説："這兩人都是我剛直不阿之臣。"世軌因病去世，廷尉、御史臺中羈押的囚犯聽説後，都大哭着説："宋廷尉死了，我們哪還有生路呢!"

世良從子孝王，學涉，亦好緝綴文藻。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段孝言開府參軍，又薦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毁朝士，撰《别録》二十卷，會平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

世良的侄子孝王，稍有學問，也喜歡寫文章。他身材矮小容貌醜陋却好評價人物，人們對此很憎恨。任段孝言的開府參軍，又被推薦任北平王文學。請求入文林館未能如願，就誹謗朝中大臣，撰寫二十卷《别録》，周滅齊時，又改名爲《關東風俗傳》，又增加了些見聞，成三十卷呈送給皇帝。言辭大多虚妄荒謬，篇章冗雜，毫無著述體例。

郎基

郎基，字世業，中山人。身長八

郎基，字世業，中山人。身高八尺，鬍鬚漂

尺，美鬚髯，泛涉墳典，尤長吏事。起家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梁吴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亮，精通典籍，尤其擅長政事。初爲奉朝請，多次升遷任海西鎮將。梁吴明徹率領人馬圍攻海西，郎基勉勵軍民，固守一百多天，軍糧將要告罄，裝備也將用完，以致削木做箭，剪紙做羽。解圍後回到朝中，僕射楊愔迎接慰勞他説："你本是文官，竟然有武將的謀略。削木剪紙，都没有先例，魯班、墨子的奇想都比不上你。"

後帶潁川郡，積年留滯，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臺報下，并允基所陳。條綱既疏，獄訟清息，官民遐邇，皆相慶悦。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後卒官，柩將還，遠近將送，莫不攀轅悲哭。

後來兼管潁川郡，多年積存的案件，他在幾天之内，都分判完畢，御史臺批覆，也同意他的判決。法令寬，訴訟案件相對減少，遠近的官吏百姓，都互相慶幸。郎基爲人清廉審慎，没有私欲，曾對人説："我到任所，連木枕都不做，更何况更貴重的呢。"他很喜歡寫書。有一次潘子義在寫給他的信中説："做官寫書，也算是風流罪過。"他答覆説："見錯知仁，也就可以了。"後來死於任上，靈柩將要運回時，遠近的人都來護送，全都拉着車轅傷心痛哭。

孟業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盗官絹，分三十匹與之，拒而不受。魏彭城王韶拜定州，除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内，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徵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别，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因瘦而死。韶以業家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既不能裨益，寧可損敗清風。"後高祖書與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韶，高祖之婿也。仁之後爲西兗州，臨别謂吏部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出身貧寒，年輕時任本州小吏。爲人廉潔謹慎，同僚侵吞公家綢緞，分給他三十匹，他拒絶接受。魏彭城王元韶在定州任職時，任他爲典籤。長史劉仁之對他説："我主外，你主内，齊心協力，也許會成就大事。"不久劉仁之調入朝廷任中書令，臨上路前對元韶説："殿下左右可以信任的惟有孟業，希望委以重任。其他人都不可信。"又和孟業告别，拉着他的手説："如今我到京城去，你就失去了依靠，恐怕你以後不能保全自身。衹有正和直，希望你能自勉。"孟業僅有一匹馬，因爲瘦弱死了。元韶因爲他家中貧困，命令州府中的官吏一起吃馬肉，想補償他，孟業却推辭不受。元韶和他開玩笑説："你是想博取名聲。"他回答説："我出身貧賤，在你手下供職，已經不能對你有什麽幫助了，怎麽能敗壞清廉之風。"後來高祖在寫給元韶的信中説："那位姓孟的典籤做事極其用心，何不把他留在身邊。"元韶是高祖的女婿。劉仁之後來守西兗州，臨行前對吏部崔暹説："你們州的人，惟孟業是人才，應該舉薦

宜銓舉之，他人不可信也。”崔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兖如此欽嘆？”答曰：“稟性愚直，唯知自修，無他長也。”

選拔他，其他人不可信。”崔暹問孟業：“過去你在定州，有什麽政績，讓劉仁之這樣佩服呢？”他說：“我稟性愚昧率直，僅知加强自身修養，没有其他政績。”

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聞業名行，復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决之處，乃謂業曰：“卿斷决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尋遷東郡守，以寬惠著。其年，麥一莖五穗，其餘三穗四穗共一莖，合郡人以爲政化所感。尋以病卒。

天保初，清河王高岳任司州牧，聽説了他的言行，徵召他任法曹。他身材短小，拜見時，高岳小看他的矮小，笑着不説話。後來决斷事務時，纔對他説：“你决斷明快，可以説超過了你的容貌用途。”不久升任東郡太守，以寬大仁義著稱。當年，一棵麥杆長出了五穗，其他也有長三四穗的，全郡人都認爲是政治清明感動了上天導致的。不久因病去世。

崔伯謙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父文業，鉅鹿守。伯謙少孤貧，善養母。高祖召赴晋陽，補相府功曹，稱之曰：“清直奉公，真良佐也。”遷瀛州别駕。世宗以爲京畿司馬，勞之曰：“卿騁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殷，是用相授。”族弟暹，當時寵要，謙與之僚舊同門，非吉凶，未曾造請。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父親文業，任鉅鹿太守。伯謙小時候父親去世家中貧困，用心侍奉母親。高祖徵召他到晋陽，補授相府功曹，稱贊他説：“清廉奉公，真是好佐吏。”升瀛州别駕。世宗授爲京畿司馬，慰勞説：“你在瀛州施展才能，治理得很太平，我府中事務繁多，因此將此職授你。”族弟崔暹當時受到皇上寵幸而顯要，伯謙和他同在朝廷爲官，若非遇到婚喪大事，絶不到他家中去。

後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乃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有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治政何如。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因誦民爲歌曰：‘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德，民無争。’”客曰：“既稱恩化，何由復威？”曰：“長吏憚威，民庶蒙惠。”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以弟讓在關中，不復居内任，除南鉅鹿守，事無巨細，必自親覽。民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有白鬚公，不慮不决。”後爲銀青光禄大夫，卒。

後來任濟北太守，遍行恩德，把鞭子改爲熟皮製作，不忍心見罪人流血，表明耻辱而已。有當朝權貴從郡中經過，詢問太守政績如何。那人回答説：“太守用恩德教化我們，從古未有。所以老百姓作的歌謡説：‘崔太守，能治政，换皮鞭，施威德，民不争。’”客人説：“既然是恩德教化，爲什麽又説有威嚴呢？”回答説：“官吏害怕威嚴，百姓蒙受恩德。”徵召到鄴時，百姓都哭着擠在路上。因爲弟弟崔讓在關中任職，不能再在内做官，任南鉅鹿太守。事情無論大小，一定要親自過問。百姓中有因家貧體弱而不能訴訟的，都説：“我們有白鬍子太守作主，不用發愁决斷不了。”後來任銀青光禄大夫，去世。

蘇瓊

蘇瓊，字珍之，武强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問

蘇瓊，字珍之，武强人。父親蘇備，魏時任衛尉少卿。珍之年輕時和父親在邊境上，曾拜訪東荆州刺史曹芝。曹芝開玩笑地問他：“想做官

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爲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强盜，長流參軍推其事，所疑賊并已拷伏，失物家并識認，唯不獲盜贓。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别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

除南清河太守，其郡多盜，及瓊至，民吏肅然，奸盜止息。或外境奸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縣民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者，即便放之。雙成訴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密走私訪，别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多放散，云："但付府君。"有鄰郡富豪將財物寄置界内以避盜，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狗，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鄰邑於此伏其德。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杯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産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郡民趙潁曾爲樂陵太守，八十致事歸。五月初，得新瓜一雙自來送。潁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仍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剖。人遂競貢新果，至門間，知潁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争田，積年不斷，各相援引，乃至百

嗎?"他回答説："設立官職是爲尋求人，并不是要人去找官做。"曹芝認爲他很奇特，授爲本府長流參軍。文襄爲儀同開府時，引薦他爲刑獄參軍，常加以鼓勵慰勞。并州發生一起搶劫案，長流參軍審問這個案子，疑犯經過用刑都已招認，失主也已確認，僅是找不到贓物。文襄命蘇瓊進一步審訊，另外發現了元景融等十幾人，并起獲了贓物。文襄大笑，對那些被胡亂株連成强盜的人説："你們若不是碰到我們的好參軍，幾乎要冤枉而死。"

任南清河太守，郡中多盜賊，等他一上任，吏民整肅，盜賊的事也都停止了。有人在境外犯了法，而從境内經過，也被捉獲送交。零縣百姓魏雙成丢了牛，懷疑是同村魏子賓偷的，扭送到郡府，他一審問，知道并不是魏子賓偷的，馬上放了他。雙成説："太守把賊放走，我的牛到何處去找呢?"蘇瓊不再審理，微服私訪，另外捉住了盜牛的罪犯。從此百姓放牧牲畜不用再趕回家，大多分散放養，説："祇要交給太守就可以了。"鄰郡有一富翁把財物寄存在此郡以防備盜賊，被賊人逼迫急了，就告訴他們説："我的東西已寄托給蘇公了。"賊人祇好離去。平原郡的妖賊劉黑狗，聚衆結黨，勢力擴展到海邊。珍之率領人把村莊連成一片，絲毫不受影響。鄰郡官員都很欽佩他的德行。郡中原來有一百多賊人，都歸順了他，百姓中發生的各種事，甚至長吏喝了人家一杯酒，他也能立即知道。珍之爲人清廉謹慎，從來不寫私信。僧人道研是濟州僧侣首領，有大批資財，在郡中有很多産業，常常被郡縣徵税。每次他來求見，蘇瓊知道他的來意，接見時就談論玄理，態度嚴肅，道研雖然多次爲債務來拜見，却一直没有機會開口。他的弟子問他是什麽緣故，他説："每次見了太守，他就領着我直接到了青雲之上，怎有機會談地上的事呢。"郡中的趙潁做過樂陵太守，八十歲的時候退休回鄉。五月初，收穫兩隻新瓜親自爲太守送來。趙潁依仗自己上了年紀，苦苦請求收下。蘇瓊祇得留下，放到大廳的梁上，始終没有打開吃。人們於是争着送來時新瓜果，走到大門口，知道趙潁

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 因而下淚，衆人莫不灑泣。普明弟兄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中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内，其兵賦次第并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長吏常無十杖稍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絶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部中有粟家，自從貸粟以給付饑者。州計户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 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 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户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爲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爲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述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

的瓜還在，衹好面面相覷地離開。百姓乙普明兄弟争奪田産，多年不能裁决，各自尋找證人，竟然有近百人。蘇瓊叫來普明兄弟二人勸告衆人説："天下難得的就是兄弟，容易獲得的是土地，如果得到土地却失去兄弟之情怎麽樣?" 説完流下了眼淚，衆人也流淚哭泣。普明兄弟磕頭請求到外面再商議，分家了十年以後，又搬到一起住。每年春天，蘇瓊把有名的儒生衛覬隆、田元鳳等人召集來，在郡學中講學，官吏辦完公事，都要來學習，當時人們把官吏住的地方叫學生屋。他又下令禁止淫祠，婚喪嫁娶都要節儉而合乎禮法。到了養蠶的時候預先在部内定好絲綢的數量，兵役、賦税的順序也都明白規定，到了調派差役的時候，事情一定提前辦好，郡縣長吏不再出錯受罰。當時其他州縣派人來到南清河郡，學習治理的方法。天保年間，郡中發了大水，百姓受了災，没有糧食吃的有一千多家。他召集郡中有糧食的人家，自己借貸出糧食發給没有糧食的人家。州中按人户徵收租税，又想用借貸糧食的事推托。手下人對他説："這樣做雖然是同情挨餓的人，但恐怕會連累太守。" 他説："我一人獲罪，却能使千家人活命，還有什麽怨恨的呢。" 於是上表陳述了情况，上面派人核查屬實就免去了租税，百姓都得到了保全。這些受惠的人抱着兒子説是太守給了你們活命。蘇瓊在郡中任職六年，百姓感恩，再没有人到州裏去上訴。先後四道表章，被列爲最好。因服喪而解職，朋友的饋贈，絲毫不受。不久起用爲司直、廷尉正，朝中大臣都爲他抱屈。尚書辛述説："他爲人正直，按名定官，不用擔心不能施展才能。"

初瓊任南清河太守，裴獻伯爲濟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爲樂陵郡，過州。裴問其外聲，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 裴云："得民譽者非至公。" 祐答言："若爾，黄霸、龔遂君之罪人也。" 後有敕，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爲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

當初蘇瓊任南清河太守時，裴獻伯任濟州刺史，動用刑法很嚴酷，蘇瓊對人却很有恩德。房延祐到樂陵郡上任，經過州中，裴問自己在外面名聲怎麽樣，房延祐説："我聽説太守好、刺史惡。" 裴説："在百姓中有聲譽的不能秉公辦事。" 延祐説："照你所説，黄霸、龔遂在你眼中都成了罪人。" 後來皇上下詔，命各州舉薦清正的人，裴獻伯因爲有前面的話，恐怕蘇瓊會陷害他，蘇瓊申理受到裴冤枉而留滯的案件，人們都認爲决

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公平，得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撿，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怨枉，不放反逆。"昂大慚。京師爲之語曰："斷决無疑蘇珍之。"

斷公平。畢義雲任御史中丞時，處理事情過於激烈，大理寺的官員對他很忌憚，不敢違抗。蘇瓊審訊務求公平，昭雪的人很多，由大理寺處理御史臺案件的慣例，就從蘇瓊開始。後升三公郎中。趙州、清河和南中地區多次有人告發謀反，前後都交給蘇瓊審理，大都得以昭雪。尚書崔昂對他説："如果想成就功名，應該想别的辦法，如果靠着給叛逆昭雪，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就看得太輕了。"他嚴正地説："我昭雪的都是受到冤枉的人，叛逆者不會放過。"説得崔昂非常慚愧。爲此京城人都説："斷决無疑蘇珍之。"

遷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盗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鄰防宿及縱迹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爲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俗嘆伏。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儉，啓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饑，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爲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

升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的銅像突然被盗走了一百尊，有關部門檢查後，把左右四鄰、守夜人員及涉嫌疑犯，逮捕了幾十人。蘇瓊却同時放了。寺中的僧侣埋怨他不認真審問，他遣走僧人，説："你們暫且回到寺裏等候，發現了佛像就送回去。"過了十天，抄録了盗賊的姓名和埋藏贓物的地方，直接去捉拿，全部捉獲歸案，盗賊相互驚嘆，僧俗百姓都贊嘆佩服。按照舊例淮河兩岸被封鎖後不允許商販隨意往來。這一年淮南歉收，蘇瓊奏明朝廷，允許商人到淮北糴糧。後來淮北發生災荒，他又請求允許商人去淮南糴糧，於是雙方的商人可以來往，互相調濟，水陸交通一直沿伸到河北。後來蘇瓊任大理卿時北齊滅亡，他在周任博陵太守。

房豹

房豹，字仲幹，清河人。曾祖法壽，《魏書》有傳。父翼宗。豹體貌魁岸，美音儀。釋褐開府參軍，兼行臺郎中，隨慕容紹宗。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促。公若實有災眚，恐非禳所能解，若其實無，何禳之有。"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爲復爾耳。"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爲知微。

房豹，字仲幹，清河人。曾祖父法壽，《魏書》有傳。父親翼宗。房豹身材魁偉，聲音清亮儀表俊美。初任開府參軍，兼行臺郎中，跟隨慕容紹宗。紹宗説自己有溺水之災，就在戰船上沐浴，并跳到水中，希望能壓制厄運。房豹説："人命由天，人怎能延長或縮短。你如果真的有災難，恐怕除邪消災之祭也不能解除，如果確實没有，就不用祭拜。"紹宗笑着説："不能免俗，我也如此。"不久紹宗溺水而死，人們都覺得房豹有預見。

遷樂陵太守，鎮以凝重，哀矜貧弱，豹階庭簡静，囹圄空虚。郡治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

升任樂陵太守，做事穩重，同情孤苦，房豹的官衙冷冷清清，監獄中空空蕩蕩。樂陵瀕臨海邊，水又苦又鹹，他命人挖了一口井，發現了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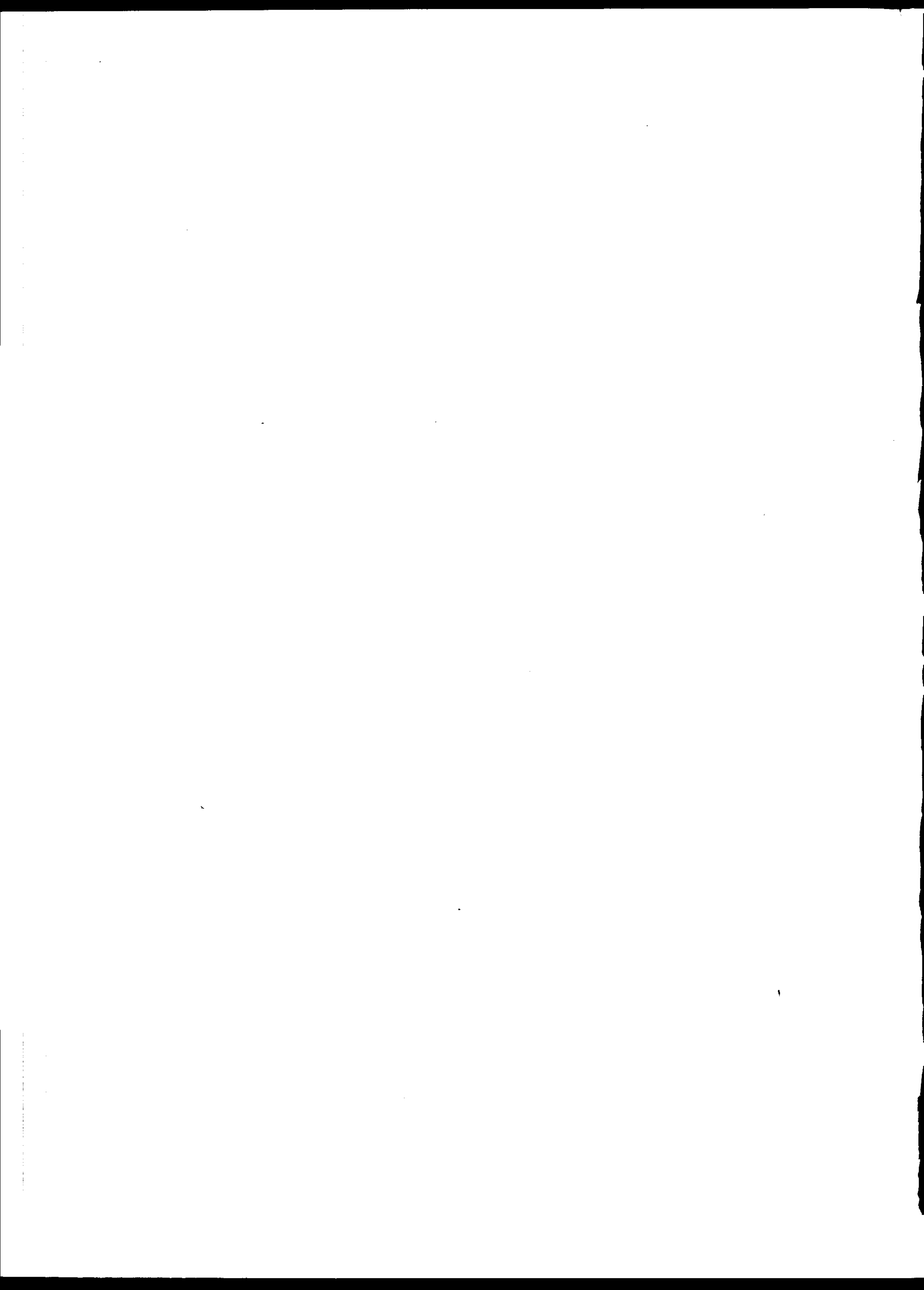
甘泉，遐邇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還鄉園自養，頻徵辭疾。終於家。

甜的泉水，遠近的人們都認爲是政德教化所致。他罷官回去後，井水又變得苦鹹。北齊滅亡後，回到家鄉自食其力，多次徵召都托辭有病，最後終老在家。

路去病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疏朗，儀表瑰異。釋褐開府參軍。敕用士人爲縣宰，以去病爲定州饒陽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爲吏民嘆服。擢爲成安令。京城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難，綱維不立，功臣內戚，請囑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廝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爲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隋大業中，卒於冀氏縣令。

路去病，陽平人。風神俊秀，儀表堂堂。起初任開府參軍。朝廷下令任用士人任縣令，授任他定州饒陽縣令。路去病通曉政務，性格嚴厲剛毅，旁人都不敢欺騙他，但爲人廉正公平，受到百姓的尊敬。提升爲成安縣令。京城下轄三縣：鄴、臨漳、成安，天子脚下，一向以難以治理著稱，而且時世艱難，朝政混亂，綱紀不立，功臣和皇親國戚，到處營私請托。去病到任後排除矛盾，以理抗争，權貴之家，即使是家中的厮役僕人也都忌憚他的作風，但又不至於恨他。自從都城遷到了鄴，考察三縣令的功績，去病排名第一。周武帝平定北齊，看重他居官的才能，和濟陰郡太守公孫景茂兩人没有被替换，反而下詔予以表揚。隋大業年間，死於冀氏縣令任上。



北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酷　吏

邸珍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夫人之性靈，稟受或異，剛柔區別，緩急相形，未有深察是非，莫不肆其情欲。至於詳觀水火，更佩韋弦者鮮矣。獄吏爲患，其所從來久矣。自魏途不競，網漏寰區，高祖懲其寬怠，頗亦威嚴馭物，使内外群官，咸知禁網。今録邸珍等以存《酷吏》，懲示勸勵云。

人的性情，從上天承受來時有所區别，剛柔不同，緩急相異，没能深入考察是非，都隨意按自己的欲望做事。能够做到和衷共濟，引以爲戒，接受啓迪和教導的就更少了。掌管刑獄的官吏爲非作歹，由來已久。從魏開始對官吏的限制不够嚴格，有許多漏網之魚，高祖認爲過於寬鬆不好，就强調用威猛嚴厲加以控制，使朝廷内外官員，都能知道法網的厲害。如今收録邸珍等人編入《酷吏傳》，以便起到懲前毖後勸誡警世的作用。

邸珍

邸珍，字寶安，本中山上曲陽人也。從高祖起義，拜爲長史，性嚴暴，求取無厭。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珍御下殘酷，衆士離心，爲民所害。後贈定州刺史。

邸珍，字寶安，原是中山上曲陽人。追隨高祖起兵，任爲長史，性情嚴酷貪暴，搜刮無度。後來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邸珍控制部下極其殘酷，衆官背離，被百姓殺死。後來追贈爲定州刺史。

宋遊道

宋遊道，廣平人，其先自燉煌徙焉。父季預，爲渤海太守。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别居，叔父爲奴誣以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爲鎧曹，及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廣陽王爲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録妻子，遊道爲訴得釋，與廣陽王子迎喪

宋遊道，廣平人，他的祖先從燉煌遷來。父親宋季預，任渤海太守。二十歲時宋遊道陪同父親在郡，父親亡故時，官吏的饋贈，他絲毫不接受，侍奉母親以孝順而出名。他和叔父分開居住，叔父被奴僕誣陷爲叛逆，遊道用計召回了奴僕，殺了他爲叔父雪恨。魏廣陽王元深北伐，請他爲鎧曹，元深作了定州刺史，又命他爲府佐。廣陽王被葛榮殺死後，元徽誣衊元深投降賊寇，逮捕了元深的妻子兒女，全靠遊道替他們上

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賊能討宋遊道。"

孝莊即位，除左中兵郎中，爲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僞梁廣發士卒，來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即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爲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彧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琡已下百餘人并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宫以迎暴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趨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僚，乃欲爲私害政。'爲臣此言，彧賜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彧亦奏言："臣忝冠百僚，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

訴而釋放，又和廣陽王的兒子一起把棺木迎回家埋葬。中尉酈善長嘉賞他有氣節，引薦他作侍御史，御史間傳説："見賊能討宋遊道。"

孝莊帝即位後，遊道任左中兵郎中，受到尚書令臨淮王元彧的譴責，遊道拿着笏板長揖説："您如果嗔怪我我表示謝罪，如果把我送交刑獄我不能謝罪。"當天他就到宫中上書説："徐州刺史元孚多次有表章説：'南梁調集了大批軍隊，來攻打彭城，請求增派二千羽林軍。'元孚是皇親重臣，申請的事應該屬實，所以根據他的請求調派了一千名武官。現在元孚調職，却在路上築起路障防守，把駐防的八百羽林軍收編在自己手下，向朝廷説：'邊境上没有什麽事，請求率領他們回家。'我負責有關部門，知道這樣做不行。尚書令臨淮王元彧是元孚兄長的兒子，在接連三天中八次派省事謝遠來催逼，説應該允許。我不敢因附和大臣而欺瞞皇上，辜負皇上的聖明。但元孚在任，屢次請求增兵，等他被調换時，又請求放兵士回家，進退都是爲了自身，没有替國家分憂之意。元孚所請求的不符合法令，他的罪行可以判刑。元彧把我召到尚書都堂説：'你是一小小的郎中，爲國分憂之心，難道比我還深厚嗎？'對我大駡，絲毫不顧忌朝廷禮儀，右僕射世隆、吏部郎中薛琡以下一百多人都聽到了。我就直言相告，説：'忠臣效忠國家，主要在於内心，又何必論高低貴賤。自從高祖從北海入主洛陽，王爺不能爲西魏死難，反而大開宫門迎接賊寇。鄭先護在廣州舉義，王爺又打着大旗去討伐他。趨惡如流，伐善何速。如今你位居百官之首，竟然爲私利而害政。'我説了這話，元彧更加惱怒。我没有才能，觸犯了貴臣，請求解除郎中令職務。"皇上召見遊道，對他給予嘉獎和慰勞。元彧也對皇上説："我在百官之列，竟然被一郎中捋起袖子大聲喝叱，出言無忌損害我的威嚴，請求解除尚書令。"皇上下旨聽憑遊道辭去郎中令。

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

後來任司州中從事。當時要回鄴去，正趕上霖雨不停，行人擁擠在河橋上。遊道在帳篷中早晚飲宴歡歌，行人説："都什麽時候了還唱歌，

固大痴。”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痴。”

後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宋遊道耶？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爲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以遊道爲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爲御史中尉，以遊道爲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録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賚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并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

肯定是大白痴。”他應聲説：“都什麼時節了還不唱歌，也是大白痴。”

後來神武從太原來朝見，見到了他，説：“這就是宋遊道嗎？常聽説大名，今天纔見到本人。”任他作了别駕。後天，神武到達司州，宴會大臣時，舉杯勸他説：“喝了高歡手中這杯酒的是大丈夫，按你的爲人，應該喝這杯酒。”回到晉陽之前，文武百官在紫陌告别。神武帝拉着他的手説：“我瞭解權貴中有人怨恨你，你用心辦事，不用害怕，我會使你的官職和他們相似。”於是上奏皇上任他爲中尉。文襄又執意請求，便任吏部郎中崔暹爲御史中尉，遊道爲尚書左丞。文襄對他們説：“你們一人負責南臺，一人掌管北省，應該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條。”他到了尚書省後，彈劾太師咸陽王元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録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利用公家的金銀，放貸取息，雖然不是揭發貪贓受賄，却也是不畏豪强。又上書批駁尚書省各種違法事幾百條，尚書省的高官王儒等人都受到鞭刑和叱責。開始按照舊例，在尚書省門口設立簽名的地方，記下每人出入早晚的情況，尚書令僕射以下的官員都得小心翼翼。

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遊道厲色挫辱己，遂枉考群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僞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案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諂言，肆其奸詐，罕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毁譽由己，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

魏安平王犯事逃亡，章武二王和各位王妃、太妃這些直系親屬都被叱責。都官郎中畢義雲負責這件事，有的奏明加以拘禁，有的未經奏明也禁閉起來。遊道决定移交廷尉定罪，高隆之不同意。於是反誣他直言厲色折辱自己，就冤枉拷打各令史使他們作證，和左僕射襄城王元旭、尚書鄭述祖等人上書説：“掩飾混淆真情，依國法必須革職；附和下屬欺瞞皇上，朝政不能容忍。我們認爲尚書左丞宋遊道本來缺乏名望，又没有功績。永安初年，朝中大臣逃散，没有人才的時候，他投機作了郎中。急躁諂媚，十分奸詐，不懂名義，不顧法令，人們都鄙視他的爲人，却怕他誣害。從州調入尚書省，歷次擔任清貴職務，却長期作惡不悔改，毫無忌諱，敗壞或贊美由自己决定，好惡隨自己的性情。近日因爲安平王的事，出於偏心，公報私仇，和郎中畢義雲互相勾

中畢義雲遞相糾舉。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内降人左澤等爲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何物官府，將此爲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遊道并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況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贓污未露，而奸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分爲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不爾，他經略殺卿。"遊道從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又以爲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爲中尉，遊道以諮議領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

結檢舉。又有左外兵郎中魏叔道送來文書說：'管轄的左澤等投降者被京畿府送到尚書省，命他們取保釋放。'大將軍在尚書省時，判定說'任憑處理'。宋遊道大怒說：'過去的官府是什麼官府，竟然按他的慣例辦事。'又說：'按照過去的規定，那成什麼體統！'依事問他，他都承認了。依照法令：'對抗皇上的使者，没有大臣禮節，對皇上大不敬的死罪。'對抗使者尚且是死罪，更何況他說出大逆不道的言論，犯了輕侮皇上之罪，嘴上說着伯夷、叔齊，心中想的却是盜跖，欺騙皇上出賣法律，貪污受賄，官位越高，家產越多，雖然貪污受賄還没有顯露，但如此奸詐，僅舉一例，其他可想而知。現依照禮法和律令應判處遊道死罪。"當時朝中大臣都認爲他過不了這一關，而文襄聽說了他和高隆之反對的話，對楊遵彥說："他真是個鯁直剛烈的大惡人。"遵彥說："比如說養狗吧，本來是要其叫喚的，如果現在因爲叫喚的次數太多而殺了它，恐怕將來再也没有會叫的狗了。"下詔移交廷尉，遊道被定罪開除官職。文襄派元景康對他說："你早點隨我到并州去，否則，用别的方法也會殺掉你。"遊道隨從到了晉陽，任大行臺吏部，又任太原公開府諮議。平陽公任中尉時，遊道以諮議領書侍御史。不久以本官兼任司徒左長史。

及文襄疑黄門郎温子昇知元瑾之謀，繫之獄而餓之，食敝襦而死。棄尸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懼。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

文襄懷疑黄門郎温子昇知道元瑾的陰謀，把他投入監獄不給飯吃，温子昇吃短襖破絮而死。尸體被丢棄在路邊，遊道把他收殮埋葬了。文襄對他說："近日我寫信給京城的權貴，談論到朝中大臣，你不善於結交朋黨，將是一大缺陷。現在看來，你真是重視節義之人，這種節義不可奪。我本來不想殺子昇，你埋葬他又怕什麼呢。天下替你擔心的人，是不瞭解我的心啊。"不久任御史中尉。

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杖遊道而判之曰："遊道稟性遒悍，是非肆口，吹毛洗垢，瘡疵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

東萊王道習參加御史的銓選，在規定的期限之外呈狀，道習和遊道是故友，他命令令史接受。文襄很生氣，杖罪遊道并判令說："遊道稟性强悍，隨口談論是非，吹毛求疵，中傷人物。過去和郎中蘭景雲争競，列舉了景雲十條罪狀。等到仔細查察，發現全是捏造。這一次和道習兩

凌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遊道被禁，獄吏欲爲脱枷，遊道不肯曰：“此令命所着，不可輒脱。”文襄聞而免之。遊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遊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盗截，得巨萬計。奸吏返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謚曰貞惠。

人凌侮國家法典，執法之人犯法，尤其難以寬恕，應該交付尚書省定罪。”遊道被拘禁，獄卒想爲他解去枷鎖，他却不肯，説：“這是令公讓戴上的，不能輕易脱下。”文襄聽説後就免了他的罪。遊道仍恪守剛强的性格不改。天保元年，命他兼任太府卿，在少府檢核主管部門截留的財物，有數以萬計，狡猾奸吏反而誣陷他而上奏，遊道入獄。不久被放出來，他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到府中處理事務。去世時，留下遺囑喪事從簡，不立墓碑，不要朝廷的追贈和謚號。朝廷追贈他爲瓜州刺史。武平年間，因爲他的兒子士素長久掌管國家大事，重新追贈爲儀同三司，謚號貞惠。

遊道剛直，疾惡如仇，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兗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貞預建義勛，意將含忍。遊道疑陳元康爲其内助，密啓云：“子貞、元康交游，恐其别有請囑。”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僚，撲殺子貞。又兗州人爲遊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遊道别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悦色。朝士甚鄙之。

遊道性情剛直，嫉惡如仇，看到别人犯罪，就想處以極刑。彈劾大臣雷厲風行，又好揭發人的隱私。審問案件，鞭撻嚴酷。兗州刺史李子貞在本州貪暴，遊道審理時，文襄因爲子貞參預起兵有功，想含糊了事。遊道疑心陳元康是子貞的内應，暗中向文襄報告説：“子貞、元康有交往，恐怕他另有請托。”文襄很生氣，在尚書都堂召集百官，打死了子貞。又有兗州人爲遊道建立生祠，爲塑像題名叫“忠清君”。遊道另外彈劾的吉寧等五人一同被處死，他却顯得很高興。朝中大臣很鄙視他。

然重交游，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爲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襄事。爲司州綱紀與牧昌樂、西河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既而獎爲河南尹，辟遊道爲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帢待之，握手歡謔。元顥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遊道爲獎訟冤，得雪，又表爲請贈，迴己考一泛階以益之。又與劉廞結交，托廞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劉廞伏法

可是遊道注重和朋友交往，時常記着對别人的許諾。任官都很嚴謹，可是有時又大收賄賂，分給親友中生活艱難的人，遇到失去父母或家境貧困的人，就爲他們主持婚嫁，喪事必去哀悼，親自辦理喪葬事宜。任司州綱紀時和州牧昌樂王、西河王不和，二王死後，他却都加以過問存恤。和頓丘李獎見過一面，就結下了以死相報的交情。李獎説：“我年紀已經大了，正好用你做我的佐史，如果總能做我的佐史就好了。”遊道説：“不行。”時間不長，李獎任河南尹，以遊道爲中正，使者相繼來到，給官服官帽，兩人握手高興地開玩笑。元顥進入洛陽，李獎奉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和城中居民趙紹殺了他。遊道替他訟冤，昭雪後，又上表替他請求追贈，把自己被考察後升一級的獎勵轉加給李獎。又和劉廞結

於洛陽，粹以徐州叛，官軍討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錢五百萬後聽收。遊道時爲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敕至，市司猶不許。遊道杖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時李獎二子構、訓居貧，遊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遊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衣帽也。將與構絶，構謝之，豁然如舊。遊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遊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遊道而訴焉。士遜晝卧如夢者，見遊道怒己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

交，委托劉廞的弟弟劉粹到徐州殺了趙紹。後來劉廞犯法在洛陽被處死，劉粹占據徐州叛亂，官軍平定了反叛，在鄴市上把劉粹斬首。孫騰派門客告訴管理市場的官員，有人出錢五百萬就可收殮尸體。遊道當時任司州中從事，命家人扮作劉粹的親戚，上州陳訴，依照法律應該判"允許收尸"而上奏。命令下達，市場上的官員仍然不許，遊道對他施以杖刑，命他快速交出尸首。孫騰聽到消息大怒。此時李獎的兩個兒子李構、李訓閑居在家，生活難以維持，遊道讓他們找三家犯死罪的富裕人家，判决免去死刑，一共得錢一百五十萬，全部送給兩人。他就是這樣義氣豪俠。當時人説："宋遊道長了一副獼猴相，陸操身材像蝌蚪，但情義和相貌無關，何必一定認爲醜陋的人必然無情呢。"有一次他大會賓客，李構戲弄他説："你的堂兄弟在門外，是位大好人，應該親自去迎接。"并替他通名説是"族弟遊山"。遊道出門來看，竟然是一隻戴着帽子的獼猴。他要和李構絶交，李構連忙謝罪，他就像什麽也没發生一樣和李構繼續來往。他去世後，李構任定州長史，遊道的第三子士遜任墨曹、博陵王管記，和典籤一起誣陷李構并上奏朝廷。李構在被拘禁的地方祭奠遊道并訴説了情况。士遜白天在床上躺着就覺得像作夢一樣，看見遊道很生氣地對他説："我和李構的恩義，你難道不知道嗎，爲什麽和小人一起誣陷清白正直之人！"士遜驚慌地跪下説："不敢、不敢。"十天後就去世了。

遊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太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

遊道常常告誡他的孩子士素、士約、士慎等説："我執法過於嚴厲，多次遭受艱難困苦，這是我天性如此，子孫不值得效仿。"孩子們認真聽取父親的話，爲人謙遜柔和。

宋士素

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彦深引入内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黄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常領黄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温恭，甚爲彦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彦深爲刺

士素沉静寡言，有才能見識。升遷任中書舍人。趙彦深把他引薦到内省，參預大事，歷任中書、黄門侍郎，升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常領黄門侍郎。任要職將近二十年，謹慎周到温和謙恭，很受趙彦深倚重。祖珽執掌朝政時，命彦深出任刺史。又上奏朝廷任用士素爲東郡太守，中

史。珽奏以士素爲東郡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黄門侍郎，共參機密。士約亦爲善士，官尚書左丞。

書侍郎李德林勸説祖珽把他留下，由此任黄門侍郎，共同參預機密。士約也是善士，官至尚書左丞。

盧斐

盧斐，字子章，范陽涿人也。父同，魏殿中尚書。斐性殘忍，以强斷知名。世宗引爲相府刑獄參軍，謂之云："狂簡，斐然成章，非佳名字也。"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别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爲。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迹屏氣，皆目之爲盧校事。斐後以謗史，與李庶俱病鞭死獄中。

盧斐，字子章，范陽涿縣人。父親盧同，任魏殿中尚書。盧斐本性殘忍，以殘忍獨斷出名。世宗引薦爲相府刑獄參軍，對他説："狂妄而疏略却又斐然成章，你的名字不好。"天保年間，升任尚書左丞，另外負責京畿地區的刑獄，他嚴酷用刑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無論大事小事，都用刑過度，在大棒和車輻下致死的人有很多。有時在嚴冬極冷的天氣，把囚犯放在冰雪上；有時盛夏酷暑，放在烈日下。受冤枉誣陷而死的人，前後數以百計。又暗中偵察官員的過失罪行，動不動就上奏朝廷，朝臣見了他，全都加快脚步屏住呼吸，把他叫做盧校事。後來因爲誹謗國史，和李庶一起受鞭刑病死在獄中。

畢義雲

畢義雲，小字陁兒。少粗俠，家在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爲稱職，令普勾僞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曾爲司州吏所訟，云其有所減截，并改换文書。文襄以其推僞，衆人怨望，并無所問，乃拘吏數人而斬之。因此鋭情訊鞫，威名日盛。

畢義雲，小名叫陁兒。年少時粗獷豪俠，家住在兖州北境，經常打劫商旅，州鄉把他當作禍患。晚些時候纔歸順官府，多次升職任尚書都官郎中。本性嚴酷，辦事果决。齊文襄做丞相時，認爲他很稱職，命他負責管理投降過來的官員，專以車輻拷打，大有收獲，却引起許多人的怨恨和議論。有一次司州官吏訴訟，説他自己截留錢財，并且改换文書。文襄因爲他查問僞官，引起衆人的怨恨，所以毫不過問，就逮捕了幾個吏人殺掉。從此義雲審訊時更加嚴酷，威名日盛一日。

文宣受禪，除治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勳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然豪横不平，頻被怨訟。前爲汲郡太守翟嵩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債，先任京畿長吏，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爲司徒左長史。尚書

文宣接受禪位後，義雲任治書侍御史，彈劾時也不避諱有功的大臣和皇親國戚。多次升遷任御史中丞，執行法律、檢舉大臣更是嚴切。但爲人專横不公，常被人控訴。被汲郡太守翟嵩在奏章中列述説：義雲堂伯僧明欠下官債，原先翟嵩任京畿長吏，没有理會義雲的請托，定下期限强行徵收，義雲從此懷恨在心，多次派御史到郡巡察，想把他捉起來審問。又因爲私藏工匠，家中用十幾張織機織錦，并且打造金銀器物，因此獲

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姨祖載日，内外百官赴第吊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爲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爲祖已就平吉，特乞暗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之夕，衆儲備設，剋日拜閣，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吏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誣罔干上。義雲資産宅宇足稱豪至，忽道孤貧，亦爲矯詐。法官如此，直繩焉寄。又駕幸晋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以下五品已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敕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爲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聞，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瑞，事亦上聞。爾前宴賞，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疏，聲望大損。

罪并拘禁。但很快又被釋放，任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上表彈劾他，説："天保元年四月，爲竇氏皇姨舉行祖祭禮這一天，朝廷内外大臣都到家中吊唁慰問，義雲僅派了御史遞上名帖，自己却不參加。他上書説：'我的妻子死了而家中孤苦貧困，續娶李世安之女爲妻。世安自己雖然爲父守喪没有結束，他女兒認爲祖父已經入土爲安，特意請求悄悄迎娶，不敢送禮品。'義雲成婚的當晚，把家中珍藏的東西，全部陳列出來，到了拜門之時，用高頭大馬開路，擺起盛大的儀仗，同時派出御史臺吏二十名，命令他們穿上光鮮的衣服在車後侍奉。這真是爲了成婚，不惜欺瞞皇上。他的資産房宅足以算得上豪富之家，忽然説自己孤苦貧寒，也是欺君之罪。作爲法官尚且如此，怎麽可能會有公正的判決呢。皇上到晋陽時，都坐判示説：'參拜皇上起居表，四品以下五品以上官員提前一天到南都簽名，三品以上當天簽名。'他却違反規定，簽名這一天，要過表先在家簽上名，到了第二天却説自己有私人忌日不能前去。"於是皇上下令移交廷尉論罪，不久又下令免予追究。子瑞又上表彈劾義雲十條罪狀，都是瑣碎小事，僅是處以罰金，還不至於罷官。子瑞堂兄消難任北豫州刺史，義雲派御史張子階到州裏收集民間反映，先拘禁了他手下的典籤門客等人。消難害怕，叛逃到北周。當時人們認爲應歸罪於畢義雲，説他報復子瑞，這事也呈報皇上。以前的宴飲賞賜，常有義雲參加，從此皇上召見他的次數逐漸稀少，聲望大受損害。

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昭赴晋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爲此款密，無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彦至都，武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宫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晋陽，參預時政。尋除兖州刺史，給後部鼓吹，既本州也，軒昂自

乾明初，子瑞升任御史中丞。鄭子默正受皇上重用，義雲的姑姑是子默的祖母，就任命他爲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被處死後，左丞的職務撤銷。孝昭到晋陽，高元海留在鄴，義雲依附他。知道他信奉佛教，常常跟隨他去聽講佛法，由此二人關係密切，無所不至。孝昭帝病危，臨終前把顧命重任交給武成。高歸彦到京城傳遞消息，武成表示疑惑。元海派人用牛車把義雲接到北宫共同謀議，就和元海等人勸武成帝繼任帝位，隨同來到晋陽，參預朝政。不久任兖州刺史，給後部鼓吹，他到達兖州時，洋洋自得，希

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别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鐃吹，至於案部行游，遂兩部并用。猶作書與元海，論叙時事。元海入内，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爲此元海漸疏，孝貞因是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彦起逆，義雲在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他意。爲人所啓。及歸彦被擒，又列其朋黨專擅，爲此追還。武成猶録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尚書。

望很快就會受到提拔。接見官員時，答應可以引薦。又説很快就要和大家分手，不會在兖州停留很長時間。原先已經有了演奏鐃歌的軍樂隊，到巡視隊伍游行時，又和後部鼓吹同時使用。他還寫信給元海，論述時事。元海入宫時，不覺把信遺失，被給事中李孝貞拾到呈送皇上，因此對元海漸漸疏遠，孝貞因而兼任中書舍人。高歸彦發動叛亂時，義雲在兖州私自招集人馬，并且收集鎧甲武器，想用來自衛，實際并没有其他意思。結果被人上奏朝廷。高歸彦被擒獲時，列舉他爲同黨專權，因此義雲被追召回朝。武成帝記得他過去的忠心，最終没有定他的罪，又命他兼七兵尚書。

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爲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聲遍朝野。爲郎，與左丞宋遊道因公事忿競，遊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爲汝。"義雲一無所答。然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爲家尤甚，子孫僕隸，常瘡痍被體。有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奸通，搒掠無數，爲其着籠頭，繫之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即善昭所佩刀也，遺之於義雲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世祖令舍人蘭子暢就宅推之。爾前，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貌。子暢疑盧奸人所爲，將加拷掠。盧具列善昭云爾，乃收捕繫臨漳獄，將斬之。邢卲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是朝貴，不可發。乃斬之於獄，棄尸漳水。

義雲性情粗豪放縱，時常對别人施行恩惠，他家世代任本州刺史，家中廣有資財，遇到貧困的士人，都加以救濟。爲貴臣後，就十分驕奢淫逸，營造的房屋宏偉壯麗，不久就完工了。家中淫亂污穢，惡名遍於朝野。任郎中時，與尚書左丞宋遊道因公事而生氣争吵，遊道在朝堂上侮辱他説："《詩經》上諷刺淫亂的《雄狐》，千年以來就是你的寫照。"把他説得啞口無言。但他爲人殘暴狠毒，不近人理，治家更是厲害，子孫奴僕，常常被打得遍體傷痕。他有一孽子叫善昭，性情極其凶狠，和義雲的侍女通奸，拷打無數，給他戴上籠頭，繫在院中樹上，用草料喂他，十幾天纔放下來。半夜，義雲被强盗殺死，凶器就是善昭經常佩帶的腰刀，遺落在義雲的院中。善昭聽説父親死了大哭着跑過來，家人發現了佩刀，他就害怕了，跑出家門，投奔到平恩的别墅住下。第二天，世祖命舍人蘭子暢到他家訪察。原先，義雲新娶了范陽盧氏爲妾，有姿色。子暢懷疑是盧家奸人所爲，要動用刑具。盧氏把善昭所作所爲都供了出來，子暢捉住善昭羈押在臨漳監獄，要將他斬首。邢卲向皇上説，此人殺父，但畢義雲是朝中顯貴，不能够聲張。於是在獄中把善昭殺死，尸體拋入漳河。

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

外　戚

趙猛　婁叡　尒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自兩漢以來，外戚之家罕有全者，其傾覆之迹，逆亂之機，皆詳諸前史。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唯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今依前代史官，述《外戚》云爾。

自從兩漢以來，外戚的家庭極少有能保全的，他們傾覆的道路，叛逆作亂的情況，在前史中記載得都很詳細。北齊一代后妃的家族，大都能够保全，僅有胡長仁因爲進譖言詆毁别人纔招來災禍，斛律光由於擁兵割據被殺，都不是因爲女兒失去皇帝寵幸造成的。現依照前代史官的體例，編成《外戚傳》。

趙猛

趙猛，太安狄那人。姊爲文穆皇帝繼室，生南趙郡公琛。猛性方直，頗有器幹。高祖舉義，遷南營州刺史，卒。

趙猛，太安狄那人。姐姐是文穆皇帝繼室，生下了南趙郡公高琛。趙猛性情剛直，很有器度和才幹。高祖起兵時，升任南營州刺史，去世。

婁叡

婁叡，字佛仁，武明皇后兄子也。父壯，魏南部尚書。叡少好弓馬，有武幹，爲高祖帳内都督。從破尒朱於韓陵，累遷開府儀同、驃騎大將軍。叡無器幹，唯以外戚貴幸，而縱情財色，爲時論所鄙。皇建初，封東安王。高歸彦反於冀州，詔叡往平之。還，拜司徒公。周兵寇東關，叡率軍赴援，頻戰有功，擒周將楊㯹等。進大司馬，出總偏師，赴懸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侵削官私，專行非法，坐免官。尋授太尉。薨。

婁叡，字佛仁，武明皇后哥哥的兒子。父親婁壯，任魏南部尚書。婁叡少年時喜好弓馬，有軍事才幹，任高祖帳内都督。隨從高祖在韓陵打敗尒朱，多次升官任開府儀同、驃騎大將軍。他没有什麽器度才幹，通過外戚的關係作高官受到寵幸，縱情於財色，受到當時人的鄙棄。皇建初，封爲東安王。高歸彦在冀州謀反，朝廷命他率軍平叛。回來後，任司徒公。周軍入侵東關，他領兵前往救援，多次立下戰功，擒獲周將楊㯹等人。升爲大司馬，出朝率領軍隊，開赴懸瓠。婁叡在豫州境内，停留了一百多天，侵吞公私財産，專門做違法的事，被定罪免去官職。不久授太尉。去世。

尒朱文暢

尒朱文暢，榮第四子也。初封昌樂王。其姊魏孝莊皇后，及四胡敗滅，高祖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既藉門地，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等深相愛狎，外示杯酒之交，而潛謀逆亂。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竹簇之戲，有能中者，即時賞帛。任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高祖臨觀，謀爲竊發，事捷之後，共奉文暢爲主。爲任氏家客薛季孝告高祖，問皆具伏。以其姊寵故，止坐文暢一房。

弟文略，以兄文羅卒無後，襲梁郡王。以兄文暢事，當從坐，高祖特加寬貸。文略聰明俊爽，多所通習。世宗嘗令章永興於馬上彈胡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其八。世宗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世宗愴然曰："此不足慮也。"初高祖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横，多所凌忽。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而取之。明日，平秦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横笛，謡咏，倦極便卧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之，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爲其父作佳傳，收論尒朱榮比韋、彭、伊、霍，蓋由是也。

尒朱文暢，尒朱榮第四子。最初封爲昌樂王。他的姐姐是魏孝莊皇后，四胡被消滅後，高祖又納她作了妃子，對待她家很優厚，因此文暢被任肆州刺史。他家廣有資財，招了許多門客，門第升高後，更是窮奢極欲。和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等人交往密切，表面上在一起飲酒赴宴，暗地裏圖謀反叛。從魏開始形成一種風俗，正月十五的晚上流行打竹簇的游戲，有能打中的，馬上賞給絲帛。任胄命仲禮在褲中暗藏武器，趁着高祖來觀看的時候，計劃偷偷刺殺他，事情成功後，一起擁戴文暢作皇帝。任胄家的門客薛季孝向高祖告發了這件事，審問時都供認不諱。因爲她姐姐受寵幸的緣故，僅給文暢一房定罪。

弟弟文略，由於兄長文羅死後没有後代，就繼承了梁郡王的爵位。受兄長文暢的牽連，應該一同定罪，高祖特别寬大赦免了他。文略聰明有才智，各種技藝都通。有一次世宗命令章永興在馬上彈奏胡琵琶，演奏了十幾曲，試着讓文略記下曲譜，共記下了八曲。世宗開玩笑説："聰明人大多不長壽，你可要謹慎從事。"文略回答説："我命的長短，全在明公。"世宗感慨地説："這一點你可以不用擔心。"當初高祖遺令恕他十次死罪，他依仗這些更加驕横，常常欺凌别人。平秦王有一匹能跑七百里的好馬，他用漂亮侍女和平秦王相互打賭，他得到了馬。第二天，平秦王請求歸還他的馬。文略殺了侍女和馬，用兩個銀器盛着侍女的頭和馬肉給他。平秦王到文宣帝那裏去告狀，把他捉到京畿監獄。在獄中，文略彈奏琵琶，吹起横笛，有時唱起民謡，累了就躺下來唱挽歌。過了數月，奪取看守的弓箭射人説："不這樣，皇上記不起我。"有關部門上奏，被處决。文略曾經送給魏收大量金錢，請他爲父親作一篇好傳，魏收在傳記中把尒朱榮比作韋、彭、伊、霍，就是由於這緣故。

鄭仲禮

鄭仲禮，滎陽開封人，魏鴻臚嚴庶子也。少輕險，有膂力。高祖嬖

鄭仲禮，滎陽開封人，魏鴻臚卿鄭嚴的庶子。年少時輕浮狠毒，有氣力。高祖寵愛他的姐

寵其姊，以親戚被昵，擢帳内都督。嘗執高祖弓刀，出入隨從。任胄爲好酒不憂公事，高祖責之，胄懼，謀爲逆。賴武明婁后爲請，故仲禮死，不及其家。

姐，由於姐弟關係也受到高祖的喜愛，提拔爲帳内都督。曾經拿着高祖的弓箭佩刀，出入跟隨。任胄因爲好喝酒不顧及公事，被高祖譴責，任胄害怕，圖謀反叛。仲禮也參與其事，幸虧武明婁皇后替他求情，所以僅殺了仲禮一人，没有牽連到他的家族。

李祖昇

李祖昇，趙國平棘人，顯祖李皇后之長兄。父希宗，上黨守。祖昇儀容瑰麗，垂手過膝，睦姻好施，文學足以自通。仕至齊州刺史，爲徒兵所害。

李祖昇，趙國平棘人，顯祖李皇后的大哥。父親李希宗，任上黨太守。祖昇相貌俊美，雙手垂下來能超過膝蓋，内外和睦樂善好施，文學足以自通典籍。官至齊州刺史，被徒兵殺害。

弟祖勳。顯祖受禪，除秘書丞。及女爲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陽王。濟南廢，爲光州刺史。祖勳性貪慢，兼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以數坐贓，免官。無才幹，自少及長，居官皆因内寵，無可稱述，卒。

弟弟祖勳。顯祖接受帝位後，任秘書丞。女兒成爲濟南王的王妃後，任侍中，封爲丹陽王。濟南王被廢掉後，改任光州刺史。祖勳本性貪婪輕慢，加上妻子崔氏驕横參預政事，受到時人的鄙視。因爲多次貪贓，被罷官。没什麽才幹，從小到大，都是由於是外戚纔能做官，没有什麽值得稱道記述的，後去世。

元蠻

元蠻，魏太師江陽王繼子，肅宗元皇后之父也。歷光禄卿。天保十年，大誅元氏，肅宗爲蠻苦請，因是追原之，賜姓步六孤氏。尋病卒。

元蠻，魏太師江陽王元繼之子，肅宗元皇后的父親。歷任光禄卿。天保十年，大肆誅殺元氏家族，肅宗替他苦苦求情，因此赦免了他，賜姓步六孤氏。不久因病去世。

胡長仁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武成皇后之兄。父延之，魏中書令。長仁累遷右僕射及尚書令。世祖崩，預參朝政，封隴東王。左丞鄒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托。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史欲諮都座，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間而往，停斷公事，時人號爲三佞，長仁私游密席，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於是奏除孝裕爲章武郡守，元亮等皆出。孝裕又説長仁曰："王陽卧疾，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見太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武成皇后之兄。父親胡延之，任魏中書令。長仁多次升遷任右僕射及尚書令。世祖去世後，開始參預朝政，被封爲隴東王。左丞鄒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都和他交往深厚。長仁每次到尚書省，孝裕一定和他并駕到達。尚書省事務繁多，文書堆積，令史想向都座請示的事情，每天都有幾百起。孝裕把其他人屏退獨自和長仁交談。退朝時也緊緊跟隨，仁惠、元亮又找機會來拜訪，把公事都耽擱了，人們把他們叫作三佞，長仁私游或宴會，也到處追隨。孝裕勸他去求取官職，和士開很忌恨他們，於是奏明朝廷任命孝裕爲章武郡太守，元亮等人也都被派往外地。孝裕又勸長仁説："王爺假裝生病，士開一定會來探望，你就

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徙孝裕爲北營州建德郡守。後長仁倚親，驕豪無畏憚。士開出爲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令刺士開，事覺，遂賜死。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爲后，重加贈謚，長仁弟等前後七人并賜王爵，合門貴盛。

從祖兄長粲。父僧敬，即魏孝静帝之舅，位至司空。長粲少而敏悟，以外戚起家給事中，遷黄門侍郎。後主踐祚，長粲被敕與黄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世祖崩，與領軍婁定遠、録尚書趙彦深、和士開、高文遥、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爲八貴。於後，定遠、文遥并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别總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晋陽。後主即位，富於春秋，庶事皆歸委長粲，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爲侍中。長仁心欲入處機要之地，爲執政不許，長仁疑長粲通謀，大以爲恨。遂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爲州，後主不得已從焉。除趙州刺史。及辭，長粲流涕，後主亦憫默。至州，因沐髮手不得舉，失音，卒。

趁機殺了他。進宫去見太后，也不過一百多天不當官，以後就可以頂替他的位置了。”和士開知道了他們的陰謀，把孝裕調任北營州建德郡太守。後來長仁倚仗是皇親，驕横而無所畏忌。和士開出任齊州刺史。長仁心中懷恨，計劃派人去刺殺他，事情敗露，被賜死。不久後主娶他的女兒爲皇后，重新加以追贈并加謚號，他的弟弟先後有七人被賜王爵，滿門富貴之極。

同祖堂兄長粲。父親僧敬，是魏孝静帝的舅舅，官至司空。長粲年少時聰明，由於是外戚而初任給事中，升黄門侍郎。後主即位，允許他和黄門馮子琮可以出入皇宫，專門負責向皇上傳送奏章。世祖去世後，和領軍婁定遠、録尚書趙彦深、和士開、高文遥、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僕射唐邕共同執掌朝政，當時人稱他們爲八貴。此後，婁定遠、高文遥到外地任職，唐邕專門負責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總領武職，長粲常在皇帝左右，兼管宣布詔令，隨從到晋陽。後主即位時，年富力强，許多事情都交給他辦理，他也盡心侍奉，博得了好名聲。又任侍中。長仁想入朝執掌大權，没有被當權者允許，他懷疑是長粲合謀對付自己，十分仇恨。便上告於太后，揭發長粲的隱私，請求讓長粲到州任職，後主迫不得已聽從。任趙州刺史。告别皇上時，長粲痛哭流涕，後主也因爲憐憫而默然不語。到了趙州，因爲洗頭髮時手舉不起來，説不出話而去世。

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一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吴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於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神農、桐君論《本草》藥性，黄帝、岐伯説病候治方，皆聖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龜策》、《日者》及《扁鵲倉公傳》，皆所以廣其聞見，昭示後昆。齊氏作霸以來，招引英俊，但有藝能，無不畢策，今并録之以備《方伎》云。

《易經》上説：確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的美名，最好用蓍草和烏龜占卜。所以天生神物，聖人效法。神農、桐君論《本草》的藥性，黄帝、岐伯指出病症和治療的藥方，這些都是聖人看重的。因此司馬遷在《史記》中寫出了《龜策》、《日者》和《扁鵲倉公傳》，都是用來增廣人們的見聞，昭示給後人。北齊立國以來，招納英俊之士，衹要有技能，全都加以任用，現在收録下來編入《方伎傳》。

由吾道榮

由吾道榮，琅邪人。少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入長白、太山潛隱，具聞道術。仍游鄒、魯之間，習儒業。晋陽人某，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爲人家傭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咒禁、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絶。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

由吾道榮，琅邪人。年輕時喜好道術，和一些志趣相投的人互相聯絡到長白山、泰山潛心隱居，都通曉了道術。於是在鄒、魯之間游歷，學習儒學。聽説晋陽某人，很精通法術，就去尋找他，某人正爲别人做苦力，没有誰認識他，過了很長時間纔找到。此人對於道家符水、咒禁、陰陽曆數、天文、藥性全都通曉，由於道榮願意鑽研，就全部傳授給他。他對道榮説："我本是恒山上的仙人，有些小小的罪過，被天官貶到人間。如今期限滿了要回到天上去，你可以把我送到汾水。"到了河邊，正好河水暴漲，橋被冲壞了，渡船也很難通過。此人在河邊一跛一拐地走着，把一道符投到水中，水流斷絶。很快積聚的水快要漲到天上，此人慢慢從沙石渡過。惟有道

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道榮仍歸本部，隱於琅邪山，辟穀，餌松术茯苓，求長生之秘。尋爲顯祖追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有猛獸去馬十步，所追人驚怖將走。道榮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俄值國廢，道榮歸周。隋初乃卒。又有張遠遊者，顯祖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顯祖置之玉匣，云："我貪世間作樂，不能即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榮看到他這樣渡河，旁人都説河水這樣上漲，此人竟然能够浮過去，都非常驚訝。道榮回到家鄉，在琅邪山隱居，修習辟穀術，僅吃松籽茯苓，探求長生的秘訣。不久被顯祖追召到晉陽。走到遼陽山中，有一猛獸出現在馬前十步遠的地方，徵召的人驚怕想逃走。道榮在地上用拐杖畫出一火坑，猛獸連忙逃跑。很快北齊覆滅，道榮歸順北周。直到隋初去世。又有一位叫張遠遊的人，顯祖時常命他和其他術士燒煉九轉金丹。練成後，顯祖珍藏在玉匣裏，説："我貪戀人間的歡樂，不能馬上飛升上天，等我臨死時再拿出來服用。"

王春

王春，河東人。少好易占，明風角，游於趙、魏之間，飛符上天。高祖起於信都，引爲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高祖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未時，必當大捷。"遽縛其子詣王爲質，不勝請斬之。俄而賊大敗。其後每從征討，其言多中，位徐州刺史，卒。

王春，河東人。年輕時喜好占卜之術，知道風角術數，在趙、魏之間游學，可以把紙符送到天上去。高祖從信都起兵，引他作了門客。韓陵之戰時，四面受敵，從凌晨一直到中午，三次交鋒又三次罷戰。高祖想退兵，王春拉着他的馬説："到下午未時，就可以大獲全勝。"急忙把他自己的兒子捆上送給高祖作人質，説如果不能取勝可以殺掉兒子。很快賊軍大敗。此後每次出征作戰，王春説的話都能應驗。官至徐州刺史，去世。

信都芳

信都芳，河間人。少明算術，爲州里所稱。有巧思，每精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算之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以術數干高祖爲館客，授參軍。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絶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遂留意，十數日，便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内葭莩灰。"後得河内葭莩，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不爲時所重，竟不行，故此法遂絶云。芳又撰次古來渾天、地動、攲器、漏刻諸巧事，并畫圖，名曰《器準》。又著《樂書》、《遁甲經》、

信都芳，河間人。年輕時就精通算術，受到州人稱道。有巧妙構想，常潛心研究，廢寢忘食，有時走路會掉到坑裏。有一次告訴别人説："算術的學問，非常巧妙深奥，我每次深入思考，連打雷聲都聽不見。"他就是如此用心。憑着自己的學問作了高祖的門客，授爲參軍。丞相倉曹祖珽對他説："用律管吹灰，測定季節氣候，這種方法極其微妙，已經失傳很久了，我一直想不出其中的道理，你試着考慮一下。"他就留心這件事，十幾天後，就説："我已經弄通了，但是必須要河内産的蘆葦薄膜的灰。"後來得到了，一加試驗，果然到了季節灰就飛揚起來，而其他的灰却不動。但這種方法没有受到當時人的重視，竟然没有流傳，所以失傳了。他又把古代的渾天儀、地動儀、攲器、漏刻等記録成文，并且

《四術周髀宗》。芳又私撰曆書，名爲《靈憲曆》，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爲此法，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書未就而卒。

畫出圖，編成《器準》這部書。又撰寫了《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他又自己編製曆書，定名叫《靈憲曆》，計算月份大小月相間，不足的用朔補足，證據很顯明。他常說："何承天也使用了這方法，但不能精確，如果靈憲曆成功了，百代没有異議。"書没有寫成就去世了。

宋景業

宋景業，廣宗人。明《周易》，爲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曆數。魏末，任北平守。顯祖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是時，魏武定八年五月也。高德政、徐之才并勸顯祖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顯祖曰："景業當爲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顯祖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爲君，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御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顯祖大悦。天保初，授散騎侍郎。

宋景業，廣宗人。通曉《周易》，研究陰陽讖緯之學，同時精通天文曆法。魏末，任北平太守。顯祖任丞相時，在晉陽，景業通過高德政上書說："《易稽覽圖》上說：'《鼎》卦，五月，聖人作君主，上天賜給他壽命，東北水中，平民稱王，高得到。'謹按東北水指渤海，高得到，說明姓高的得到天下。"當時，是魏武定八年五月。高德政、徐之才同時勸顯祖順應天命接受禪讓，於是顯祖前往鄴。走到平城都，各位大臣阻止計劃的實行，要回晉陽。賀拔仁等人又說："景業要誤大王，應該把他斬首謝天下。"顯祖說："景業可以作帝王的老師，怎麽可以殺掉。"回到并州，顯祖命他卜卦，得到了《乾》卦中的《鼎》卦。他說："《乾》代表君，是天。《易經》上說：'此時可以駕着六龍統治天下。'《鼎》卦，是五月卦，應該在仲夏吉日受禪統治天下。"有人說："根據陰陽書的說法，五月不能入官，違犯了就會死在位上。"他說："這是大吉，大王作了天子，不會再有下臺的日子，怎能不終老在皇位上呢。"顯祖非常高興。天保初年，授散騎侍郎。

又有荆次德，有術數，預知尒朱榮成敗，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問其天人之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渤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吉。"榮不從也。

還有個人叫荆次德，有術數，能預先知道尒朱榮的成敗，又說代魏的是齊。葛榮聽說後，就自號齊王。用特殊的禮節對待他，向他請教有關天子之事，他回答說："齊應當興旺，東海出現天子，如今你占據渤海，是古代齊國之地。而且太白星和月亮挨到一起，要迅速用兵，遲了不吉利。"葛榮没有聽從他的建議。

許遵

許遵，高陽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

許遵，高陽人。通曉《周易》，善於卜筮，兼通天文、風角、相面、逆刺，都非常應驗。高

若神。高祖引爲館客，自言禄命不富貴，不横死，是以任性疏誕，多所犯忤，高祖常容惜之。邙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彼爲火陣，我木陣，火勝木，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開府田曹記室。岳封王，以告遵，遵曰："蜜蜂亦作王。"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好與生人相隨，不欲共死人同路。"還。岳至京尋喪。顯祖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當死。"遂布算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顯祖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祖用他作了門客，他説自己命中注定不能富貴，不會横遭慘死，所以爲人放任疏闊，經常違命頂撞，高祖也常常寬容他。邙陰之戰時，他對李業興説："對方擺的是火陣，我們擺的是木陣，火能克木，我方一定失敗。"果被他言中。清河王高岳任他爲開府田曹記室。高岳封王後，告訴許遵，許遵説："蜜蜂也可以封王。"後來高岳要救援江陵，許遵説："這次出兵一定會爲以後招來凶險，應該推托有病不去。"高岳説："在所難免，我還要和你一起去。"許遵説："我能和活人去，不能和死人同路。"説完就回去了。高岳到了京城不久就去世了。顯祖無道日盛一日，他對别人説："這樣做一定會折掉他的壽命，我來占卦這狂夫什麽時候該死。"就在床上鋪滿了卦，卜算後大聲説："他已經活不過初冬了，而我竟然看不到這一天。"顯祖在十月去世，許遵果然在九月就去世。

吴遵世

吴遵世，字季緒，渤海人。少學《易》，入恒山從隱居道士游處。數年，忽見一老翁謂之云："授君開心符。"遵世跪取吞之，遂明占候。後出游京洛，以易筮知名。魏武帝之將即位也，使遵世筮之，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帝曰："何謂也?"遵世曰："初登于天，當作天子。後入于地，不得久也。"終如其言。世祖以丞相在京師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將起兵，每宿著令遵世筮之，遵世云："不須起動，自有大慶。"俄而趙郡王奉太后令以遺詔追世祖。及即祚，授其中書舍人，固辭疾。

吴遵世，字季緒，渤海人。少年時學習《周易》，進恒山和隱居的道士住在一起。過了幾年，忽然看到一個老翁對他説："給你開心符。"他跪着接過來吞了下去，於是通曉占卜之術。後來出山到京洛游歷，靠《周易》卜筮出名。魏武帝將即位時，命他占卜吉凶，卜到了《明夷》卦中的《賁》卦説："初登於天，後入於地。"魏武帝問他："這是什麽意思?"他説："初登於天，是説你應當作天子。後入於地，是説時間不會太久。"結果真如他所説。世祖以丞相的身份駐守京師，總覺得會招來别人的猜疑，心中很是憂慮恐懼，謀劃起兵，每天晚上讓遵世占卜。他説："不用起兵，自然會有大慶之日。"不久，趙郡王奉太后的旨意送來詔書追召世祖入朝。即位後，授他爲中書舍人，他却以有病爲由堅决推辭。

趙輔和

趙輔和，清都人。少以明《易》善筮爲館客。高祖崩於晋陽，葬有日矣，世宗書令顯祖親卜宅兆相於鄴西北漳水北原。顯祖與吴遵世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命遵世筮之，遇

趙輔和，清都人。少年時因爲精通《周易》善於卜筮作了高祖的門客。高祖在晋陽去世，已經埋葬了幾天，世宗寫信讓顯祖親自到鄴西北漳水以北的原野上選風水寶地。顯祖和吴遵世去選地方，多次占卜都不吉利，又到了一個地方，命

《革》，遵世等數十人咸云不可用。輔和少年，在衆人之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象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顯祖遽登車，顧云：“即以此地爲定。”即義平陵也。有一人父疾，是人詣館別托相知者筮之，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疾愈。”是人喜。出後，和謂筮者云：“《泰卦》《乾》下《坤》上，然則入土矣，豈得言吉？”果以凶問至。和大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授通直常侍。

遵世卜算，遇到了《革》卦，遵世等幾十人都説不能用。輔和年輕，跟在衆人後面，走上前來説：“《革卦》對天下人來説都是凶兆，惟有帝王家用之大吉。《革象辭》説：‘商湯周武改朝换代，承受天命順從人心。’”顯祖立刻上車，回頭説：“就定下用這地方。”也就是義平陵。有一人的父親生病，此人到館裏托朋友來卜卦，卜到《泰卦》，卜卦的人説：“這卦很吉利，你父親的病能够痊愈。”此人很高興。他出去後，輔和對卜卦的人説：“《泰卦》下是《乾》上是《坤》，這表示要入土，怎麽能説吉利呢？”果然就傳來了凶信。輔和在大寧、武平年間爲後宫妃子卜算生男生女和生産日期都能説中，於是授他爲通直常侍。

皇甫玉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善相人，常游王侯家。世宗自潁川振旅而還，顯祖從後，玉於道旁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會是道北垂鼻涕者。”顯祖既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袜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顯祖，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并亦貴，而各私掐之。至石動統，曰：“此弄痴人。”至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爲高歸彦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彦曰：“我何爲反？”玉曰：“不然，公有反骨。”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慶，慶以啓帝，帝怒召之。玉每照鏡，自言當兵死，及被召，謂其妻曰：“我今去不迴，若得過日午時，或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

皇甫玉，不知是什麽地方人。善於給人看相，經常出入王侯之家。世宗從潁川領軍回朝，顯祖跟在後面。皇甫玉站在路邊仔細觀察，對別人説：“大將軍做不了皇帝，應該是路北那位還流着鼻涕的人。”顯祖即位後，試驗他的相術，故意先用絲巾蒙住他的眼，讓他輪流摸每一個人。摸到顯祖，説：“這是你們之中最有前程的。”摸到任城王，説：“會作丞相。”摸到常山王、長廣王，也説都地位尊貴，其實都改變了面容。摸到石動統，説：“這是裝瘋賣傻逗人高興的優伶。”摸到供膳人，説：“此人僅能獲得好飲食而已。”他曾經替高歸彦相面，説：“你可以位極人臣，但不要謀反。”歸彦説：“我爲什麽會謀反呢？”他説：“不對，你有反骨。”他曾對妻子説：“孝昭帝高演作天子不會超過兩年。”他的妻子告訴了舍人斛斯慶，斛斯慶禀告了皇上，皇上很生氣地召見皇甫玉。皇甫玉每次照鏡子，都説自己會被殺，這次被召見，對妻子説：“我這次一去不回了，如果能活過午時，或許能活下來。”到了正午，就被處斬了。

世宗時有吴士，雙盲而妙於聲相，世宗歷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爲人所使。”

世宗時吴地有位士人，雙目失明却善於通過聲音相面，世宗命他輪流試驗。他聽到劉桃枝的聲音，説：“繫屬於別人，但會大富大貴，王侯將相很多會死在他的手上，如同鷹犬被人驅使。”

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翕赫，不及前人。"聞太原公之聲，曰："當爲人主。"聞世宗之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謬言："亦國主也。"世宗以爲我群奴猶當極貴，况吾身也。

聽到趙道德的聲音，説："也是繫屬於別人，富貴顯赫，比不上前一位。"聽到太原公的聲音，説："會做帝王。"聽到世宗的聲音，默然不言，崔暹暗地裏掐他，纔亂説道："也是天子。"世宗認爲我這些手下還能極其富貴，何况我自己呢。

解法選

解法選，河内人。少明相術，鑒照人物，皆如其言。頻爲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爲府參軍。

解法選，河内人。年輕時通曉相術，能識別人物，都能像他所説的那樣。多次替和士開相面都説中了，士開啓奏朝廷授爲府中參軍。

魏寧

魏寧，鉅鹿人。以善推禄命徵爲館客。武成親試之，皆中。乃以己生年月托爲異人而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謡言：'盧十六，雉十四，犍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也。

魏寧，鉅鹿人。因爲善於推算別人的官運被徵召爲門客。武成親自試他，都能説中。就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僞裝别人的來問他，他説："富貴之極，今年就該死了。"武成帝大驚，説："這是我的生辰年月。"魏寧馬上又改口説："如果是帝王的，自會有辦法。"又有一人叫陽子術，對人説："民間歌謡唱道：'盧十六，雉十四，犍子拍頭三十二。'而四八三十二是天的大數，皇上在位的時間，恐怕不能超過此數。"不久武成帝去世，正是三十二歲。

綦母懷文

綦母懷文，不知何郡人。以道術事高祖。武定初，官軍與周文戰於邙山。是時官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言於高祖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黄。"高祖遂改爲赭黄，所謂河陽幡者。

綦母懷文，不知道是何郡人。以道術追隨高祖。武定初，齊軍與周文在邙山大戰。當時齊軍旗幟都是紅色，周軍是黑色。他對高祖説："紅是火的顔色，黑是水的顔色，水能克火，不應該用紅色對黑色，土能勝水，應該改成黄色。"高祖就把旗幟换成赭黄色，就是所説的河陽幡。

又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乃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不能截三十札也。懷文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以瑩刀。"懷文官至信州刺史。

他又打造宿鐵刀，方法是把生鐵和熟鐵放在一起燒煉，經過幾個晚上就變成鋼。用熟鐵製作刀脊，浸在牲畜的尿中，用牲畜的油脂淬火，可以斬斷三十札的鎧甲。現在襄國所煉的鋼，就用他的方法，鑄成刀很鋒利，但不能截斷三十札。他説過："廣平郡南面幹子城是干將鑄劍的地方，其土可以磨刀。"懷文官至信州刺史。

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爲廣州士曹，聞城人曹普演言，

又有個叫孫正言的，對人説："過去武定年間我爲廣州士曹，聽城人曹普演説，高氏諸王的

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即承之也。

子孫中，阿保應該作天子，高德之繼承，然後就該滅亡了。”阿保説的是天保年，德之説的是德昌年，北齊滅亡時年號是承光，也就是繼承的意思。

張子信

張子信，河内人也。性清净，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於白鹿山。時游京邑，甚爲魏收、崔季舒等所禮，有贈答子信詩數篇。後魏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時還山，不常在鄴。

張子信，河内人。爲人清净，喜愛文學。年輕時以醫術聞名，常隱居在白鹿山。到京城游歷，很受魏收、崔季舒的禮待，與他相互贈和詩數篇。後來魏以太中大夫的官職徵召他，任由他不時回山，不經常住在鄴。

又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鬥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唤，必不得往，雖敕，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敕唤。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又擅長《周易》卜卦風角。武衛奚永洛和他對坐，有喜鵲在樹上鳴叫，相互争鬥掉在地上。子信説：“喜鵲説的話不好，如果傍晚時會有西南風，颳過這棵樹，擦過堂角，就會有口舌之争。今天晚上有人叫你，一定不要去，雖有王命，也要托病推辭。”子信去後，果真有風從西南吹來。當天晚上，琅邪王五次派人急召永洛，而且説是皇上的旨意。永洛想動身去，被妻子苦苦勸住，説從馬上掉下來摔折了腰。到了早朝時就發生了災禍。子信，齊滅亡時去世。

馬嗣明

馬嗣明，河内人。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爲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卲子大寶患傷寒，嗣明爲之診，候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晚，不可治。”楊、邢并侍宴内殿，顯祖云：“子才兒，我欲乞其隨近一郡。”楊以此子年少，未合剖符。宴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惡，一年内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期而卒。

馬嗣明，河内人。年輕時通曉醫術，收集鑽研了許多醫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等書全都讀過。替人診治，一年前就可以預知生死。邢卲的兒子大寶得了傷寒，嗣明爲他看病，把完脉，退下來告訴楊愔説：“邢公子的傷寒不用治也能痊愈，但脉象顯示不出一年就會死。病症發現晚了，已經不能救治。”楊愔、邢卲兩人在内殿陪皇上喝酒，顯祖説：“邢卲的兒子，我想讓他在近處任郡守。”楊愔回答説孩子年輕，不宜委以重任。宴會結束後，纔啓奏説：“馬嗣明診斷大寶的脉象很不好，一年之内恐怕會死，如果到外郡任職，醫藥都難以找到。”便作罷。大寶果然不到一年就死了。

楊令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粗黄色石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内淳醋中，自屑，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簁。

楊令背上發腫，嗣明用練石抹上就痊愈了。製練石的方法：把鵝鴨蛋大小的粗黄色石頭，用猛火燒成紅色，放在醇醋裏，就變成粉末，多次燒煉到石頭燒完，取出石末曬乾，放在篩子裏。

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後遷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

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榜，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榜至，問病狀，不敢下手。唯嗣明獨治之。問其病由，云曾以手將一麥穟，即見一赤物長二寸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漸及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絶。嗣明爲處方服湯。比嗣明從駕還，女平復。嗣明，隋初卒。

加上醋抹在腫的地方，什麼病都可以治好。後來嗣明任通直散騎常侍。他針灸的穴位，往往和《明堂》中記載的不同。

隨從皇上去晉陽，走到遼陽山裏，在幾處地方見到告示，説有一人家的女兒病了，如果有人能治愈，就懸賞十萬。許多名醫按榜文指示前去治病，詢問病症後，都不敢下手醫治。惟有嗣明一個人前來。問女子得病的原因，説曾經用手拿着一麥穗，看見一二寸長像蛇一樣的紅色東西，鑽入手指中，於是驚倒在地，覺得手臂疼痛并且腫起來，漸漸半身都腫，疼得難以忍受，晝夜不停地呻吟。嗣明開了湯藥的處方。等他隨皇上返回時，女子已經康復。嗣明在隋初去世。

北齊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二

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等)

甚哉齊末之嬖倖也，蓋書契以降未之有焉。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刑殘閹宦、蒼頭盧兒、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者接武，開府者比肩。非直獨守弄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杼軸之資，剥掠將盡。縱龜鼎之祚，卜世靈長，屬此淫昏，無不亡之理，齊運短促，固其宜哉。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之徒唯左右驅馳，内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大寧之後，奸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民免夫被髮左衽，非不幸也。今緝諸凶族爲《佞幸傳》云。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迹，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仍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今亦出焉。

齊代末年恩幸寵愛太過分了，大概從有文字記載以來還不曾有過。心腸比錐子和鋼刀還要鋭利，却占據國家的重要位置；智力昏沉得分不清五穀，却執掌着國家的中樞。受過宫刑的宦官、奴僕、西域的胡人、龜兹的雜伎，被封爲王爵的接二連三，授爲開府的比比皆是。他們又不甘心作弄臣，還多方干預朝政，賞賜大量的金錢，使國庫都空虚；國家的資財，被掠奪殆盡。即使是承受上天的帝位，注定要作萬物的靈長，遇到這些淫穢昏憒的人，豈有不滅亡的道理。北齊國運短暫，本來就是應該的啊。高祖、世宗還能治國，任用的文武大臣，大多是忠良幹練的官員，僅有郭秀小人，敗壞了皇上的英明聖德。天保五年以後，雖然皇上胡作非爲，受寵幸的人惟供左右驅使，内外親近，絲毫不管政事。大寧以後，奸詐邪惡的人越來越多，國家的基業，被他們顛覆。百姓免於受外族統治，也非不幸。如今搜集各凶黨編成《佞幸傳》。那些宦官一類的人，尤其是滅亡齊國的主要因素，名聲醜惡而行爲污穢，千頭萬緒，他們的劣迹都空缺不予記載，僅大略記下他們的姓名，附在本《傳》的末尾。帝王家的奴僕和胡人樂師，受到寵幸的，也在其中。

郭秀

郭秀，范陽涿人。事高祖爲行臺右丞，親寵日隆，多受賂遺。秀遇

郭秀，范陽涿縣人。侍奉高祖爲行臺右丞，日漸受到恩寵，多方收受賄賂。郭秀生了病，高

疾，高祖親臨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爲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高祖自至其宅，親使録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已下同學讀書。初秀忌楊愔，詐脅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高祖追忿秀，即日斥孝義，終身不齒。

祖親自去探望他，問他想作什麼官。他請求任七兵尚書，任命的詔書没有下就死了。他家裏子弟都没有成年，高祖親自到他家中，命人登記好財物和糧食有多少，然後離開。又下令讓他兒子孝義和太原公以下的皇室子弟在一起讀書。起初郭秀忌恨楊愔，假稱皇上的旨意威脅楊愔逃亡。郭秀死後，楊愔回到京城，高祖追念前事而恨郭秀，當天斥退孝義，一輩子不再録用爲官。

和士開

和士開，字彦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孝静嘗夜中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答曰："臣不識北斗。"高祖聞之，以爲淳直。後爲儀州刺史。

和士開，字彦通，清都臨漳人。他的祖先是西域作生意的胡人，本來姓素和氏。父親和安，聰明恭謹善於侍奉人，升至中書舍人。有一次魏孝静帝在晚上與大臣講學，命和安觀察北斗星斗柄的指向，和安回答説："我不認識北斗星。"高祖聽他的回答後認爲他淳樸正直。後來任儀州刺史。

士開幼而聰慧，選爲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爲同業所尚。天保初，世祖封長廣王，辟士開府行參軍。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於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此親狎。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如此。顯祖知其輕薄，不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長城。後除京畿士曹參軍，長廣王請之也。

士開年少時很聰明，被選爲國子學生。思維敏捷，受到同學的推崇。天保初，世祖被封爲長廣王，徵召士開任本府行參軍。世祖喜歡握槊的游戲，士開擅長這種游戲因此而被提拔。加上他又乖巧能順應心意，又會彈奏胡琵琶，所以和世祖關係很密切。曾經對世祖説："殿下不僅是天上的仙人，而且是天上的皇帝。"世祖説："你不僅是世間的人，而且是世間的神仙。"兩人相愛如此之深。顯祖知道他爲人輕薄，不讓世祖和小人親近，責備他們過分親密，就把士開調到長城。後來任京畿士曹參軍，也是長廣王爲他請求的。

世祖踐祚，累除侍中，加開府。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吕芬詣宅，晝夜扶侍，成服後方還。其日，帝又遣以犢車迎士開入内，帝見，親自握手，愴惻下泣，曉喻良久，然後遣還，并諸弟四人并起復本官。其見親重如此。除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屬帝氣疾發，又欲飲，士開淚下歔欷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復飲。言辭容止，

世祖爲帝後，多次升遷任侍中，加授開府。因母親劉氏去世而辭官，皇上聽説後也爲他感到悲傷惋惜，派武衛將軍吕芬到他家，晝夜服侍，大殮後方回。出喪這一天，皇上又派牛車把士開迎到宫内，皇帝見到他時，拉着他的手，悲傷得流淚，勸導了很長時間，然後讓他回去，士開和四位弟弟都被起用并擔任原來的職位，他就是如此受到重用。任右僕射。皇上原先就患有氣喘病，一飲酒就會發作，士開經常勸諫也不聽從。一次正好病情發作，又想喝酒，士開流着淚哽咽着説不出話。皇上説："你這是不説話的勸諫。"

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説世祖云："自古帝王，盡爲灰燼，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苦也。"世祖大悦。其年十二月，世祖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世祖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士開之手曰："勿負我也。"仍絶於士開之手。

於是不再喝酒。兩人的言談舉止，極其猥褻，夜以繼日，不再有君臣的禮節。他甚至勸世祖説："自古以來的帝王，都化成了灰燼，堯、舜、桀、紂，最終的下場没有區别。陛下應該趁着年輕，盡情享樂，放縱横行，即使快活一天也抵得上一千年。國家大事都交給大臣處理，不用擔心辦不好，不要把自己搞得這麽辛勤勞苦。"世祖非常高興。這一年十二月，世祖住在乾壽殿養病，士開到宫内侍奉送藥。世祖説他有伊尹、霍光的才能，真誠地向他托付後事，臨終前，拉着士開的手説："你不要辜負我啊。"説完握着士開的手而死。

後主以世祖顧托，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等謀出士開，引諸貴人共爲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宫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以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孤寡耶！但飲酒，勿多言。"叡詞色愈厲。或曰："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明日，叡等共詣雲龍門，令文遥入奏之，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傳言，太后曰："梓宫在殯，事大匆速，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并拜謝，更無餘言。太后及後主召見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群官之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心，若出臣，正是剪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令士開爲州，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真出，必心喜之。"後主及太后然之，告叡等如士開旨，以士開爲兖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條諸寶玩以詣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

後主因爲世祖把國家大事托付給了士開，非常依靠他。他又先受到胡太后的寵幸。所以更加親密。趙郡王高叡和婁定遠等人商量將他趕出朝廷，招集權貴們共同謀劃。正趕上太后在前殿擺酒宴犒賞權貴，高叡當面陳述了士開的罪狀，説："士開是先帝的弄臣，如同城狐社鼠而任勢爲非作歹，收受賄賂，擾亂宫廷，我們這些人不能閉口無言，都冒着死罪來陳述。"太后説："先帝在世時，你們爲什麽不説呢？今天想欺負我們孤兒寡母嗎！衹喝酒，不許多説。"高叡的言辭更加激烈。有的大臣説："不趕走士開，朝野人心不安。"高叡等人有的把官帽扔到地上，有的拂衣而起，大聲怒吼，説什麽的都有。第二天，他們一起來到雲龍門，讓文遥進去稟奏，太后不聽。段韶把胡長粲喊過來讓他傳話，太后説："先帝的靈柩還等着下葬，事關重大要儘快辦理，請你們再考慮考慮。"趙郡王等人一起拜謝，再也没有别的話。太后和後主召見士開并問他該怎麽處理，士開説："先帝在各位大臣中，對我最看重，先皇剛剛閉眼，大臣就窺視皇上的寶座。如果把我趕走，正是剪除了陛下的羽翼。應該對高叡等人説：'讓士開出京到州任職，等先帝的靈柩下葬以後，再行發落。'高叡等人認爲我果真要出朝，心中一定很高興。"後主和太后同意了他的計策，按士開的意思告訴了高叡等人，任命士開爲兖州刺史。下葬後，高叡等人催促他上路，士開用車裝着美女和珠簾及各種珍寶古玩去

别，謹具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得還入不?”士開曰：“在内久，常不自安，今得出，實稱本意，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作大州刺史。今日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宫。”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後主，進説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觀朝貴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及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召入而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右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除尚書令、録尚書事，復本官悉得如故。

見婁定遠，謝罪説：“各位權貴想殺士開，承蒙您饒了我的性命，作了刺史。現在來和你告别，獻上兩名女子、一幅珠簾。”定遠很高興，對士開説：“還想不想回來?”士開説：“在朝内呆久了，自己常覺得不安，這次能够出去，非常符合我的本意，不願意再回來，請你多加保護，能長久擔任大州的刺史。今天遠行，希望能去向太后和皇上辭行。”定遠答應了他。士開因此能見到太后和後主，啓奏説：“先帝突然去世，我恨不能自己也一起死去。我看大臣們想要把皇上當作乾明帝一樣對待。我離開後，一定會有大的事變，我還有什麽臉面去到地下見先帝呢。”於是放聲大哭。皇上和太后也哭起來，問他該怎麽辦。士開説：“我已經到了宫内，還有什麽好擔心的，衹需要幾行字的詔書罷了。”於是下詔命婁定遠出任青州刺史，責問趙郡王高叡不守臣道的罪名，召入宫内殺了他。又任士開爲侍中、右僕射。定遠歸還了士開送的東西，又加上其他珍寶來賄賂他。武平元年，封爲淮陽王，任尚書令、録尚書事，恢復了原來的一切官職。

世祖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卧内無復期限，遂與太后爲亂。及世祖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御史王子宜、武衛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并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其年七月二十五日旦，士開依式早參，伏連前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兵士防送，禁於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時年四十八，簿録其家口。後誅儼等。上哀悼，不視事數日，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爲常侍，又敕其弟士休入内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黄鉞、十州諸軍事、左丞相、太宰，録尚書事如故。

世祖時，經常命士開和太后握槊，并且出入太后的卧室没有期限，他就和太后通奸，世祖去世後，更加放縱，琅邪王高儼很仇視他，和領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御史王子宜、武衛高舍洛等人謀劃殺掉他。伏連調集京畿軍隊，逼近神武門、千秋門外，暗中約定好，不許士開進入大殿内。這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清晨，士開按照規定去早朝，伏連上前拉着士開的手説：“今天有一件大好事。”王子宜就交給他一封書函，説：“皇上令士開到御史臺。”派軍士護送，把他拘禁在治書侍御史的大廳。高儼派都督馮永洛到御史臺把他殺了，時年四十八歲，查抄其家産奴婢。後來高儼等被殺死。皇上對士開的死很感傷，連續幾天没有上朝，一直思念他。下詔重新起用他的兒子道盛爲常侍，又命他弟弟士休到内省參預大事，追贈士開假黄鉞、十州諸軍事、左丞相、太宰，録尚書事如故。

士開稟性庸鄙，不窺書傳，發言

士開稟性卑鄙庸俗，不閱讀書傳，談吐之

吐論，惟以諂媚自資。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會，甚者爲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開，值疾。醫人云："王傷寒極重，進藥無效，應服黄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與，王不須疑惑，請爲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士開深感此心，爲之强服，遂得汗病愈。其勢傾朝廷也如此。雖以左道事之者，不問賢愚無不進擢；而以正理干忤者，亦頗能捨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罪，即命諷喻，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云。

間，專門以討好賣乖作資本。河清、天統年間以後，權勢漸漸加重，大商人不分早晚都來拜見，不知廉耻的大臣們也跑來依附，甚至有人作了他的乾兒子。和一些市井小人稱兄道弟。還有一人，曾經來拜見他，正好他在生病。醫生説："王爺的傷寒很嚴重，吃藥也没有療效，要服用黄糞湯。"士開臉有難色，此人説："這種東西很容易服用，王爺不用疑惑，請允許我先替你嘗。"一下都喝了。士開心中很感動，勉强喝下去，於是出了汗病就痊愈了。他權傾朝廷到如此地步，即使那些憑着歪門邪道來投靠他的人，不管有無才能一律加以提拔，而堅持正道違背頂撞他的人，也能不加追究。士開看到有人將要受刑殺頭，能多方營救，那人被免罪後，他又派人去告訴那人，索要珍寶，叫作贖命物。即使有人能保全性命也都不是通過正常途徑辦成的。

穆提婆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誅。提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襁褓之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奶，遂大爲胡后所昵愛。令萱奸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宫掖之中，獨擅威福。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嬉戲醜褻，無所不爲。寵遇彌隆，官爵不知紀極，遂至録尚書事，封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爲母，是以提婆改姓穆氏。及穆后立，令萱號曰太姬，此即齊朝皇后母氏之位號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内外矣。庸劣之徒皆重迹屏氣焉。自外殺生予奪不可盡言。晋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小皆棄市，籍没其家。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父親駱超，因爲謀反被殺。提婆的母親陸令萱曾經被配到宫中，當時後主出生不久，讓她喂養，把她叫做乾阿奶，於是胡皇后對她非常昵愛。陸令萱奸詐乖巧善於應對，用盡各種方法討好，在宫内作威作福。天統初年，她啓奏請提婆到宫内侍奉後主，朝夕陪伴左右，大受寵愛，嬉戲玩要，無所不爲。寵幸日重，加封官爵也没有盡頭，最後任録尚書事，封城陽王。令萱又奸佞諂媚，穆昭儀把她當母親奉養，由此提婆改姓穆氏，等到穆氏被立爲皇后，令萱被進號爲太姬，這是齊皇后母親的封號，被當作一品，列位在長公主之上。從武平以後，她們母子的權勢已經壓倒朝廷内外了。才能平庸低劣的人對她們都非常畏懼。其他生殺予奪之事無數。晋州軍隊戰敗後，後主回到鄴，提婆投奔了北周軍。令萱自殺，子孫無論大小一律斬首示衆，没收了他的家財。

高阿那肱

高阿那肱，善無人也。其父市貴，從高祖起義。那肱爲庫直，從征討，以功勤擢爲武衛將軍。肱妙於騎

高阿那肱，善無人。父親市貴，追隨高祖起兵。那肱任庫直，陪同征討，以戰功被提拔爲武衛將軍。那肱精通騎射。對人取巧獻媚，每次宴

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爲世祖所愛重。又諂悦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爲之言，彌見親待。後主即位，累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封淮陰王，又除并省尚書令。

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之下，而奸巧計數亦不逮士開。既爲世祖所幸，多令在東宫侍後主，所以大被寵遇。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録尚書事，又總知外兵及内省機密。尚書郎中源師嘗諮肱云："龍見，當雩。"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顔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肱云："漢兒强知星宿！"其墻面如此。又爲右丞相，餘如故。

周師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晋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肱云："大家正作樂，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至。"乃奏知。明早旦，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一圍。及軍赴晋州，令肱率前軍先進，仍總節度諸軍。後主謂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肱曰："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着汾河中。"帝意未决。諸内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漸進。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去曰："大家去！大家去！"帝以淑妃奔高梁關。開府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且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回，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迴，不信臣言，乞將内參往視。"

飲習射，都非常受世祖看重。他又能討好和士開，關係尤其密切，和士開經常爲他説話，所以更加受到優待。後主即位後，多次升遷任并州省尚書左僕射，封淮陰王，又任并州省尚書令。

那肱才能平庸，不喜讀文史典籍，論見識才能不如和士開，論起奸詐權謀也不如和士開。受到世祖寵幸後，大都命他在東宫侍奉後主，所以大受恩寵。和士開死後，後主認爲他的見識胸襟都足以接替士開，被任命爲宰相。武平四年，命他録尚書事，又總管外兵和内省大權。尚書郎中源師曾經向他請教："龍出現，當雩。"他反問源師説："什麽地方出現了龍？是什麽顔色？"源師説："這是説龍星出現，應該舉行雩祭，并不是真正有龍出現。"那肱説："漢族小子勉强懂得星宿的知識。"由此可見他的不學無術。後來又任右丞相，其他官職不變。

北周軍隊逼近平陽，後主正在天池打獵，晋州多次派人告急，從早晨到中午，驛站快馬多次來到，那肱説："皇上正在興頭上，何必這麽急着啓奏。"到了傍晚，驛使又來了，説："平陽城已失陷，賊兵就要來到了。"這纔禀明皇帝，第二天早晨，後主想領兵回去，淑妃又請求再圍獵一次。等後主領兵趕赴晋州，命那肱率軍爲前鋒，統轄各路人馬。後主問那肱説："打好呢，還是不打好？"那肱説："不能作戰，應該退守高梁橋。"安吐根説："這麽一小撮賊兵，可以馬上斬殺扔到汾河中。"皇上遲疑不决，各太監説："對方也是天子，我們也是天子，他還能從遠方來進攻我們，我們爲什麽要堅守陣地顯示弱小呢？"後主説："這話説得對。"於是領兵漸漸推進，提婆觀戰，看到東面的軍隊有不少人後退，提婆連忙退却説："皇上快撤退，皇上快撤退。"皇上帶着淑妃跑到高梁關。開府奚長勸諫説："有進有退，是戰爭中常有的事。如今軍隊仍然完整，没有傷亡，皇上離開能到何處安身？皇上一撤，導致人心慌亂，應該迅速回去安撫士兵。"武衛張常山從後面趕來，也説："軍隊很快就收回，非常嚴整，圍城的周軍也没有行動，皇上應

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難信。"帝遂北馳。有軍士告稱那肱遣臣招引西軍，今故聞奏。後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云："此人妄語。"還至晉，那肱腹心告肱謀反，又以爲妄，斬之。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內官數十騎從行。

該回去，如果不相信我的話，請派太監去探視。"皇帝想聽從他們的勸說。提婆拉着皇帝的胳膊說："這些人的話難以相信。"於是皇上又向北逃奔。有個軍士說那肱派他招引西路人馬，現在特意來禀明皇上。後主命侍中斛律孝卿核查此事，孝卿回奏說："此人胡說。"回到晉陽，那肱的心腹又指控那肱要謀反，後主又認爲是胡說，把告發的人殺了。於是狼狽地回到鄴，侍衛大都逃散，僅有那肱和幾十個太監跟隨皇帝。

後主走度太行後，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覘候。每奏："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未須南行。"及周將軍尉遲勤至關，肱遂降。時人皆云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擒。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公，爲隆州刺史，誅。初天保中，顯祖自晉陽還鄴，陽愚僧阿禿師於路中大叫，呼顯祖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是時茹茹主阿那瓌在塞北强盛，顯祖尤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爲"瑰"音，斯固"亡秦者胡"，蓋懸定於窈冥也。

後主逃過太行山後，那肱率領幾千人投奔濟州關，屢次派人問候後主，每次都說："周軍還没有到，暫且在青州集結，不需要向南進軍。"等到周將軍尉遲勤攻到關前，那肱就投降了北周，當時人都說那肱上表周武帝，一定想活捉齊主，所以不及時向後主報告周軍將到，致使後主被擒。那肱到了長安，被授爲大將軍，封爲公爵，任隆州刺史，被殺。當初在天保年間，顯祖從晉陽回到鄴，裝瘋的僧人阿禿師站在路中大叫，喊着顯祖的名字說："阿那瓌最終要破滅你的國家。"當時茹茹國主阿那瓌在塞北很强盛，顯祖對他尤其顧忌，所以每年都派兵征討，最後滅亡齊國的正好是阿那肱。雖然是"肱"字，世人都讀"瑰"音，這與從前所說的"亡秦者胡"是同樣的道理，大概一切在冥冥中都已經注定。

韓鳳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青州刺史。鳳少而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都督，後主居東宮，年幼稚，世祖簡都督二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父親永興，任青州刺史。韓鳳小時候就聰明有觀察力，氣力過人，善於騎射。逐漸升爲都督，後主作太子時，年紀很小，世祖挑選了二十名都督到東宮侍衛太子，韓鳳是其中之一。在衆人當中後主親自拉着韓鳳的手說："都督看望我來了。"因此被認識，多次被叫來一同游戲。

後主即位，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强弓長矛無容相謝，軍國謀算，何由得爭。"鳳答曰："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封昌黎郡王。男寶仁尚公主，在晉陽賜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昌滿月，駕幸鳳宅，

後主即位後，多次升官任侍中、領軍，總管內省大事。有一次祖珽和他當着後主討論事情。祖珽對韓鳳說："强弓和長矛都不允許互相推辭，謀劃軍國大事，有什麼好争論的呢。"韓鳳回答說："大家各抒己見，何必分别文武優劣呢。"被封爲昌黎郡王。兒子寶仁娶公主爲妻，在晉陽賜給他們一所宅院，公主生下兒子韓昌滿月時，皇

宴會盡日。軍國要密，無不經手，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兹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因愁爲？"君臣應和若此。其弟萬歲，及二子寶仁、寶信并開府儀同。寶信尚公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

上親自來到韓鳳家，擺宴席慶賀了一整天。軍國大事，全部經韓鳳處理，和高阿那肱、穆提婆共同執掌大權，被稱爲三貴，但損害國家禍害朝政，越來越厲害。壽陽陷落後，韓鳳和穆提婆獲得戰敗的消息，仍然不停止握槊游戲，説："這是别人的天下，由他去吧。"後來皇上派他到黎陽去黄河邊上築堡防守，説："事情緊急時暫且守住此還可以作龜兹國子，更可憐人生短暫，應該及時行樂，何必要發愁呢？"君臣的話如此相互應和。他弟弟韓萬歲，他兩個兒子寶仁、寶信同時爲開府儀同。寶信娶公主時，皇上又一次來到他家，親戚都受到了賞賜。

鳳母鮮于，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爲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晋陽宫。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營宅，即語云："僕射爲至尊起臺殿未訖，何容先自營造？"鳳及穆提婆亦遣孝言分工匠爲己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晋陽，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上因此發忿，與提婆并除名，亦不露其罪。仍毁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吏部門參。及後主晋陽走還，被敕入内，尋詔復爵。從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爲周軍所獲。

韓鳳的母親鮮于，是段孝言從母兒子的姐姐，因此二人相互依附，韓鳳啓奏後主派段孝言監造晋陽宫。陳德信從驛道兼程去檢查，發現孝言派工匠爲自己營造宅院，就對他説："僕射替皇上起造宫殿還没有完工，爲什麽先替自己造屋呢？"韓鳳和穆提婆也讓孝言分派工匠爲自己修造房宅，德信回朝稟奏了皇上。皇上到晋陽時，韓鳳把官馬讓給别人乘坐，因此皇上發怒，和穆提婆一起被除名，但没有公布他們的罪行。於是拆掉了他的房屋，公主也離了婚。又被派到鄴接受吏部的審查。後主從晋陽逃回鄴都，他又被召入朝廷，不久命他官復原職，陪同後主逃亡渡過黄河，到達青州時，一同被周軍俘獲。

鳳於權要之中，尤嫉人士，崔季舒等冤酷，皆鳳所爲。每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厮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在權貴之中，韓鳳尤其嫉妒有才能的人，崔季舒等人被冤枉受到酷刑，都是韓鳳陷害的。每次朝中大臣向他請示事情，都不敢仰臉看他，動不動就受到呵叱，駡他們説："狗漢人實在讓人受不了，衹有殺了纔行。"如果見到武職人員，即使是服雜役的低級武官也能容納下來。在隋朝任職，死時官任隴州刺史。

韓寶業

宦者韓寶業、盧勒叉、齊紹、秦子徵，并高祖舊左右，唯門閣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叉等或爲中常侍。世祖時有曹文摽、鄧長顒輩，亦有至儀同食幹

宦官韓寶業、盧勒叉、齊紹、秦子徵，都是高祖過去的部下。他們是供驅使的宦官，没有受到恩寵。歷經天保、皇建兩朝，也不受寵幸，但逐漸有了職權。寶業官至長秋卿，勒叉等人有的官至中常侍。世祖時有曹文摽、鄧長顒等人，有的官至儀同食幹，惟有鄧長顒在武平年間任參宰

者，唯長顒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後寶業、勒叉、齊紹、子徵并封王，不過侵暴。於後主之朝，有陳德信等數十人，并肆其奸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中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數十人，又皆封王、開府。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顔色，競進諂諛，莫不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逾巨萬，丘山之積，貪吝無厭。猶以波斯狗爲儀同、郡君，分其幹禄。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爲解卸廳。諸閹或在内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數十爲群，馬塵必坌。諸朝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聽趨避，不敢爲言。

高祖時有蒼頭陳山提、蓋豐樂、劉桃枝等數十人，俱驅馳便僻，頗蒙恩遇。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

又有何海及子洪珍皆爲王，尤爲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鬻獄賣官。又有史醜多之徒胡小兒等數十，咸能舞工歌，亦至儀同開府、封王。諸宦者猶以宫掖驅馳，便煩左右，漸因昵狎，以至大官。蒼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嶮，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爲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

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

相，干預朝政。後來寶業、勒叉、齊紹、子徵都被封王，却不過分侵奪殘暴。在後主一朝，有陳德信等幾十人，都任意胡爲奸詐，敗壞朝政而虐待百姓，從古至今向來没有過。大多被授開府，很少不到儀同的，也有人加封光禄大夫，賜給金章紫綬的。大多兼中侍中、中常侍，擔任這兩個官職的有幾十人，又都封爲王爵、開府。這些人經常出入宫禁，往來於御花園之間，陪伴皇上，夜以繼日。看皇上臉色行事，争着阿諛奉承，説話時没有不動心思的，都能合皇上的心意。做一次游戲的賞賜，動不動超過巨萬，堆積如山，貪得無厭，好像任用波斯狗作了儀同、郡君，分掉了國家的俸禄。神獸門外有供朝廷權貴休息的場所，當時人叫解卸廳。各宦官有時在宫中呆了許多天，暫時放他們回家休息，他們牽着自己騎的馬走到神獸門的臺階上，然後騎上去，揚鞭賽馬，幾十人一群，奔馬弄得塵土飛揚。朝中權貴們甚至連唐、趙、韓、駱等手握重權的人也都到廳上躲避，不敢説一句話。

高祖時有奴僕陳山提、蓋豐樂、劉桃枝等幾十人，都是供驅使而又巧言令色的人，很受高祖寵愛。天保、大寧兩朝，他們的權勢逐漸大起來，到武平年間都做了開府，被封王，没有活到武平年間的就追贈爲王爵。

還有何海和他的兒子何洪珍都被封王，尤其受高祖的親信，洪珍玩弄權勢，操縱刑獄而又賣官。另外有史醜多之流幾十名胡人小子都能歌善舞，爲儀同開府，被封王。各個宦官都因爲在宫中供驅使，陪侍在皇帝左右，越來越親密，因而作了大官。奴僕起初都來自家人，感情深厚，到了後主時，認爲是前朝舊人，因爲過去的功勞，蒙受寵幸。至於那些胡人小子等凹眼高鼻，没有絲毫用處，不合情理地喜歡他們，排斥朝中大臣，尤其被人們憎惡。憑着音樂作了大官的人有：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纔十四五歲，就爲假節通州刺史。

當時又有開府薛榮宗，自己常説能驅使鬼怪。周軍逼近時，他對後主説："我已派遣斛律明月率領大軍前去抵擋。"皇上聽信了他的話。

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着大帽，吉莫靴，插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群妄多皆類此。

經過一古墓，榮宗問舍人元行恭這是誰的墳墓，行恭開玩笑地說：“是郭林宗的墳墓。”他又問郭林宗是誰，行恭說：“是郭元貞的父親。”於是榮宗上前啓奏說：“我剛見到郭林宗從墓中出來，戴着大帽，穿着吉莫靴，插了馬鞭，問我‘我們阿貞來了嗎’?”當時的奸邪之輩大都屬這類人。

贊曰：危亡之祚，昏亂之朝，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贊曰：危亡之國，昏亂之朝，小人之道横行，君子之道消亡。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北齐书
作者＝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页数＝５３０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４９９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年０１月第１版

ｈｔｔｐ：／／ｈｎ３．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６／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５／０１／！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５／０１／！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５３０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５０７９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８２－３　／　Ｋ２０４．１／Ｘ５７１ｂ
【原书定价】　１１２．００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北齐（５５０　５７７）　纪传体　北齐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北齐书．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